蘇軾全集校注

詩集五

張志烈 馬德富 周裕鍇 主編

蘇軾全集校注

【第五册】
【詩集五】

張志烈　馬德富　周裕鍇　主編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蘇軾詩集校注卷二六

古今體詩五十首

次韻許遵〔一〕

蒜山渡口挽歸艎〔二〕，朱雀橋邊看道裝〔三〕。供帳已應煩百兩〔四〕，擊鮮毋久溷諸郎〔五〕。問禪時到長干寺〔六〕，載酒閑過緑野堂〔七〕。此味祇憂兒輩覺〔八〕，逢人休道北窗涼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六月作。《宋史·許遵傳》：「請知潤州（治所在今江蘇鎮江市），

又請提舉崇福宮，尋致仕。」詩中「歸艎」、「供帳」及「長干寺」云云，明遵時已罷潤州，歸金陵也。許遵：泗州（今安徽泗縣）人，字仲塗。第進士，又中明法。擢大理寺詳斷官。累典刑獄，强敏明恕。知登州，判大理，出知潤州，尋致仕。

〔二〕蒜山：在江蘇鎮江市西。臨江絶壁，以山多澤蒜而得名。朱長文《春眺揚州西崗寄徐員外》：「瓜步早湖吞建業，蒜山晴雪照揚州。」一作算山。相傳周瑜與諸葛亮議拒曹操謀算於此，故名。（參閱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八九《潤州》）歸艎：歸船。謝朓《辭隋王牋》、「清江可望，候歸艎於春渚。」

〔三〕朱雀橋：爲晉、南北朝時建康朱雀門外古浮橋，跨秦淮河，故址在今南京市鎮淮橋東。三國吴時稱南津橋，晉時改名朱雀桁。因在都城正南，又稱南航。道裝：本謂道士服。此指道袍，古燕居之服也。其服腰中間斷，以一綫横道貫者稱程子衣，無綫道横貫者稱道袍。（參閱明王世貞《觚不觚録》）

〔四〕供帳：即供張。張設惟帳也。《漢書·疏廣傳》：「上疏乞骸骨。上以其年篤老，皆許之。……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、供帳東都門（長安東廓門）外，送者車數百兩。」兩：通輛。《尚書·牧誓序》：「武王戎車三百兩。」孔安國傳：「車稱兩。」此用疏廣事，言許遵離潤時，父老相送之情狀。美遵爲官清正，德澤在人。

〔五〕擊鮮：謂殺牲。新宰牲畜，其肉鮮美。《漢書·陸賈傳》：賈病免，分金與五子，謂其子曰：「與女約：過女，女給人馬酒食極飲（一作欲），十日而更。所死家，得寶劍車

騎侍從者。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，率不過再過，數擊鮮，毋久溷女爲也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鮮謂新殺之肉也。溷，亂也。言我至之時，汝宜數數擊殺牲牢，與我鮮食。我不久住，亂累汝也。」

[六] 長干寺：《梁京寺紀》：「建康南五里有山岡，其間平地，庶民雜居。有大長干，小長干，東長干，並是地名。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。出大江，梁初起長干寺。」

[七] 緑野堂：唐裴度別墅。在河南洛陽。《新唐書·裴度傳》：「度不復有經濟意，治第東都集賢里。沼石林叢，岑繚幽勝。午橋作別墅，具燠館涼臺，號緑野堂。」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以長干寺推之，則緑野堂亦在建康也。……或曰，時王介父（甫）閑居，故以緑野堂比之耳。」

[八] 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：「謝安嘗謂羲之曰：『中年以來，傷於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。』羲之曰：『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頃正賴絲竹陶寫。恒恐兒輩覺，損其歡樂之趣。』」

[九] 北窗涼：言自在清閑。《晉書·陶潛傳》：「嘗言夏月虛閑，高卧北窗之下，清風颯至，自謂羲皇上人。」

集評

查慎行：既用「諸郎」，復云「兒輩」，未免重複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溪陰堂〔一〕

白水滿時雙鷺下，緑槐高處一蟬吟。酒醒門外三竿日〔二〕，卧看溪南十畝陰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六月作於真州（今江蘇儀征縣）。蘇軾五月歸常，寄家於真州。六月受命知文登，遂離常至真挈家，詩當作於此時。溪陰堂：《輿地紀勝》卷三八《真州》：「溪陰亭，在（儀真）縣東范氏園。」

〔二〕三竿日：謂日升已高，時將近午。《南齊書·天文志上》：「日出高三竿。」

集評

曾慥：子美詩云：「兩箇黄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（下略）。」東坡《題真州范氏溪堂詩》云：「白水滿時雙鷺下，緑槐高處一蟬吟（下略）。」蓋用老杜詩意也。（《高齋詩話》）

查慎行：無意作聯，自爾合拍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勝語不由補假，氣象澄鮮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王文誥：此名作也，足與李杜齊驅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六）

送穆越州〔一〕

江海相忘十五年〔二〕，羨公松柏蔚蒼顏〔三〕。四朝耆舊冰霜後〔四〕，兩郡風流水石間〔五〕。舊政猶傳蜀父老，先聲已振越溪山〔六〕。罇前俱是蓬萊守〔七〕，莫放高樓雪月閑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六月作。穆越州：即穆珣，字東美。元豐初提點梓州路（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縣）刑獄，元豐八年以中散大夫知越州（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市），元祐元年三月移壽州，三年移知廬州。

〔二〕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……不如相忘於江湖。」句謂各自不相往來。江海：指江河湖海廣大之地。高適《送桂陽孝廉》：「如今江海一歸客，他日雲霄萬里人。」「相忘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相望」。底本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續集改。

〔三〕「羨公」，集乙作「羨君」。

〔四〕四朝：作此詩時，哲宗已即位。穆珣歷仁、英、神、哲四朝。耆舊：故老，年老之舊好。《漢書·蕭望之傳》附蕭育：「上以育耆舊名臣，乃以三公使車，載育入殿中受

策。」

［五］穆珣前提點梓州路刑獄，今知越州，所在皆山明水秀之郡。

［六］先聲：聲威在實行、實績之前。《漢書·韓信傳》：「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。」此言珣盛名先人而至。

［七］俱是蓬萊守：登州乃漢東萊郡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一三《登州·蓬萊縣》：「漢武帝於此望蓬萊山，因築城以蓬萊爲名。貞觀八年於此置蓬萊鎮，神龍三年析黃縣置蓬萊縣，在鎮南一里。即今登州所理是也。」越州使宅有蓬萊閣。元稹守越州，其《以州宅誇於樂天》云：「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謫居猶得住蓬萊。」故蘇軾守登，穆珣知越州，皆可稱蓬萊守。

［八］「雪月」，七集續集作「雲月」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意象闊遠，詞調鏗鏘。七律正宗，足以上追王、杜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小飲公瑾舟中［一］

青泥赤日午相烘［二］，走訪船窗柳影中［三］。輟我東坡無限睡［四］，賞君南浦不貲

風〔五〕。坐觀邸報談迂叟〔六〕，閑説滁山憶醉翁〔七〕。鄧，滁人也。是日坐中觀邸報云：迂叟已押入門下省〔八〕。此去澄江三萬頃〔九〕，祇應明月照還空〔一〇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六月作。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從外集補編於此。公瑾：姓鄧，生平未詳。「公瑾」，類本作「公謹」。

〔二〕青泥：黑色土壤。庾信《哀江南賦》：「關上泥青。」

〔三〕「走訪」，類本作「走扣」。七集原校：「訪」一作「扣」。

〔四〕輟：停止。東坡：地名。在湖北黄岡縣東。元豐間，蘇軾貶黄州團練副使，築室於此，自號東坡居士。「無限」，外集作「無礙」。

〔五〕「賞君」，類本作「當君」。南浦：面南之水邊。屈原《九歌·河伯》：「送美人兮南浦。」不貲：不能以資財計算，言其珍貴。

〔六〕邸報：漢、唐時，地方官於京師設邸，傳抄詔令奏章以報於藩，故稱邸報。後因稱朝廷官報爲邸鈔。迂叟：謂司馬光。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一〇：「司馬溫公少自稱『迂叟』，著《迂書》四十一篇。」

〔七〕滁山：泛指滁州（今安徽滁縣）之山。滁州之琅琊、豐、孤諸山，風景秀麗奇絶，爲一郡偉觀。歐陽修《醉翁亭記》：「環滁皆山也。」醉翁：指歐陽修。曾於仁宗慶曆

五年貶知滁州。

［八］押入：宋制，兩府（中書省、樞密院）有除拜，未受命先押入，以示不準辭免之意。「鄧，滁人也。是日坐中觀邸報云：迂叟已押入門下省」，類本無此條自注。「觀邸報」，外集作「見邸報」。「迂叟已押入門下省」，「迂」、「已」字，底本據外集補。

［九］「此去」，七集作「我去」。

［一〇］「祇應」，外集作「祇因」。　明月照還空：言月下江水空明如無物。李白《望廬山瀑布》：「海風吹不斷，江月照還空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（袁宏道）於「船窗柳影」至「不貨風」皆連圈。如此看蘇詩極是。然止晚唐人中小有意耳，此反低看子瞻也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五）

查慎行：「不貨風」三字獨創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酒坐劇談，嘯傲之慨可想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金山妙高臺［一］

我欲乘飛車［二］，東訪赤松子［三］。蓬萊不可到，弱水三萬里［四］。不如金山去，

清風半帆耳。中有妙高臺，雲峯自孤起〔五〕。仰觀初無路，誰信平如砥〔六〕。臺中老比丘〔七〕，碧眼照窗几〔八〕。巉巉玉爲骨，凜凜霜入齒〔九〕。機鋒不可觸〔一〇〕，千偈如翻水〔一一〕。何須尋德雲〔一二〕，即此比丘是。長生未暇學，請學長不死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七月作於潤州（今江蘇鎮江市）　妙高臺：《方輿勝覽》卷三《鎮江府》：「妙高臺在金山上。」《金山志》謂臺爲宋僧了元建。

〔二〕飛車：古代傳説中乘風飛行之車。張華《博物志》卷二《外國》：「奇肱國，其民善機巧，以殺百禽，能爲飛車，從風遠行。湯時西風至，吹其車至豫州。湯破其車，不以視民。十年東風至，乃復作車遣返。」　「乘飛車」，何焯校：真跡作「乘輕舟」。查注：石刻「飛車」作「輕舟」。馮應榴注：汪砢玉《珊瑚網》載先生自書此詩真蹟，「飛車」作「輕舟」。

〔三〕赤松子：傳説中仙人。干寶《搜神記》卷一：「赤松子者，神農時雨師也。」「赤松子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赤城子」，底本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改。沈汾《續僊傳》卷上《謝自然》：自然投一席於海上，泛波東海訪蓬萊。俄到一山，「一道士笑曰：『蓬萊隔弱水，去此三千萬里，非舟楫可行，非飛仙莫到。』」

［四］李石《續博物志》：「蓬萊山，使高麗者望之甚遠，前後峭拔可愛。其島屬昌國縣，其上平廣，可以種蒔。島人云：『蓬萊三仙山，越弱水三萬里，不應指顧間便見，此外不復見山。』」

［五］「雲峯」，底本作「雪峯」。今據集甲、施乙、類丙、清施本、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改。

［六］「仰觀」二句：砥：磨石之細者。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礪砥砮丹。」孔安國傳：「砥細於礪，皆磨石也。」白樂天《遊悟真寺》：「山下望山上，初疑不可攀。誰知中有路，盤折通巖巔。」詩意與此二句略同。

［七］比丘：梵語。意爲乞者。佛教章制，少年出家，初受戒稱爲沙彌。到二十歲受具足戒，成爲比丘。《魏書·釋老志》：「桑門爲息心，比丘爲行乞（僧人須乞法、乞食），……婦人道者爲比丘尼。」王十朋集注引師曰：「謂了元長老也。」

［八］碧眼：綠色之眼。宋睦菴《祖庭事苑》四：「初祖達摩大師眼有紺青色，故稱祖曰『碧眼。』」

［九］「巉巉」二句：巉巉：高峻貌。此則狀人之威嚴。　玉爲骨：言人雋爽、高潔。杜甫《徐卿二子歌》：「大兒九齡色清徹，秋水爲神玉爲骨。」　凜凜：寒涼貌。　霜入齒：此形容其人神清氣肅。孟郊《秋懷》詩：「霜氣入病骨。」又蘇軾詩集卷一四《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》：「眼明小閣浮煙翠，齒冷新詩嚼雪風。」

［一〇］機鋒：出語巧捷犀利，含義深刻，不落言筌，佛家謂之機鋒。《景德傳燈録·序》：

「機緣交激，若拄於箭鋒；智藏發光，旁資於鞭影。」

〔一一〕千偈：言其偈多也。偈乃佛經中頌詞偈佗之簡稱。多用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以至多言爲句，四句合爲一偈。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二《鳩摩羅什》：「從師受經，日誦千偈。偈有三十二字，凡三萬二千言。」　翻水：猶倒水，潑水。此以喻思維敏捷，言談無礙。韓愈《寄崔二十六立之》：「文成如翻水，初不用意爲。」

〔一二〕德雲：《華嚴經》卷六二：文殊告善財童子：「於此南方，有一國土，名爲勝樂。其國有山，名曰妙峯。於彼山中，有一比丘，名曰德雲。」

〔一三〕「長生」二句：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長生謂學僊，長不死謂佛不生不滅也。」「未暇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未可」。底本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改。「請學」，施乙作「且學」。

紀昀：「長生」句繳起四句，「請學」句繳了元一段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集評

劉辰翁：其欽佛印如此。長不死即長生，駢語雜禪。（劉辰翁批點《蘇東坡詩集》）

汪師韓：若先談妙高之勝，而別稱赤松、蓬萊以作波瀾，便是人人意中所有。妙在於未入題之前，作破空而來之勢，遠望寥寥，若攢圖之托霄上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雖不深厚，而頗爲恣逸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贈杜介〔一〕并敘

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杜幾先自浙東還，與余相遇於金山，話天台之異〔二〕，以詩贈之。

我夢遊天台，橫空石橋小〔三〕。松風吹茵露，翠濕香蒨蒨〔四〕。應真飛錫過，絶磵度雲鳥〔五〕。舉意欲從之，翛然已松杪〔六〕。微言粲珠玉，未説意先了。覺來如墮空，耿耿窗户曉〔七〕。羣生陷迷網，獨達從古少。杜叟子何人，長嘯萬物表〔八〕。妻孥空四壁，振策念輕矯〔九〕。遂爲赤城遊〔一〇〕，飛步淩縹緲〔一一〕。問禪不歸舍，屢爲瓠壺繞〔一二〕。何人識此志，佛眼自照瞭〔一三〕。我夢君見之，卓爾非魔嬈〔一四〕。仙葩發茗椀，剪刻分葵蓼〔一五〕。從今更不出，閉户閑騶裹〔一六〕。時從佛頂巖，馳下雙蓮沼〔一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七月二十五日作於潤州。杜介：字幾先，揚州人。見前卷一

六《杜介熙熙堂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天台：山名。在今浙江天台縣北，爲甬江、曹娥江和靈江分水嶺。風景奇麗，石渠瀑布尤爲著名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八《台州》：「天台山在州西一百一十里。《臨海記》云：『天台山超然秀出，有八重，視之如帆。』」

［三］石橋：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八《台州》：『「《啟蒙記》注云：『天台山去天不遠，路經油溪，水深險清冷。前有石橋，路徑不盈尺，長數十丈，下臨絶澗，惟忘其身然後能濟。』」

［四］「松風」二句：「松風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秋風」，底本據集本、施乙改。菌露：菌上露珠。菌，植物名。嫋嫋：繚繞貌。

［五］「應真」二句：應真：佛家羅漢之別稱。意即能上應乎真道，當受人天供養之真人。飛錫：《釋氏要覽》上：「今僧遊行，嘉稱飛錫。此因高僧隱峯遊五臺、出淮西，擲錫飛空而往也。若西天得道僧，往來多是飛錫。」孫綽《遊天台山賦》：「王喬控鶴以沖天，應真飛錫以躡虚。」

［六］「舉意」二句：舉意：猶言縱意。杜甫《鳳凰臺》：「坐看綵翮長，舉意八極周。」絶磵：橫越山澗。絶，跨越。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：「南絶幕，遇前將軍、右將軍。」「絶磵」，底本校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作「絶澗」。

翛然：迅疾貌。杜甫《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》：「翛然欲下陰山雪，不去非無漢署香。」

［七］耿耿：明亮貌。謝朓《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》：「秋河曙耿耿，寒渚夜蒼蒼。」

［八］長嘯：蹙口作聲。成公綏《嘯賦》：「邈姱俗而遺身，乃慷慨而長嘯。」　萬物表：即萬物外。

［九］「妻孥」二句：空四壁：謂家無一物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家居徒四壁立。」

振策：舉杖。孫綽《遊天台山賦》：「振金策之鈴鈴。」李善注：「金策，錫杖也。」

輕矯：輕舉，輕身飛起。韓愈《同冠峽》：「羈旅感和鳴，囚拘念輕矯。」

［一〇］赤城：山名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八《台州》：「赤城山在縣（赤城縣）北六里。孔靈符《會稽記》云：赤城山色皆赤，狀似霞雲。」

［一一］縹緲：高遠隱約貌。李白《天門山》：「參差遠天際，縹緲晴霞外。」「縹緲」，集甲作「縹眇」。

［一二］瓠壺繞：猶言壺廬繞壺廬。王十朋集注引《倦遊録》：金鑾長老問歐陽景取書索米於玉泉長老。景授一緘及詩一絶云：金鑾來覓玉泉書，金玉相逢價倍珠。到了不干藤蔓事，壺廬自去纏壺廬。」案，今《倦遊録》無此條。

［一三］佛眼：禪門語。覺者之眼能照了諸法實相，謂佛眼。《無量壽經》卷下：「佛眼具足，覺了法性。」　「照瞭」，集本、施乙、類甲作「照燎」。

［一四］卓爾：特異貌。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贊》：「夫惟大雅，卓爾不羣，河間獻王近之

矣。」　魔嬈：徐陵《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》：「迷人知返，去道不遥。幸速推排，急登正路。法師非是無知，遂爲愚者所迷，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嬈。」

［一五］「仙葩」二句：施注：「天台山五百大阿羅漢，有精誠設茗供者，多現花卉。」　葵蓼：植物名。葵爲菊科植物；蓼花淡紅色或白色。二句言茗供現葵蓼之花，精美如剪刻而成。　「椀」，施乙作「盌」。案，「盌」通「椀」。

［一六］騶裹：神馬名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罔騶裹，射封豕。」裴駰集解引郭璞：「騶裹，神馬。日行萬里。」　「裹」，集甲、類丙作「褭」。案，《集韻》：「裹」，或書作「褭」。

［一七］「時從」二句：佛頂巖：在赤城西北。梁僧定光隱此三年（見《天台記》）。　雙蓮沼：查注引《名勝志》：「過金地嶺西北有寒風闕，由闕東上，爲華頂峯，乃山之第八重最高處。自下望之，若蓮華之萼。峯下數里有雙溪。上天柱峯轉左，上下有二池。」雙蓮沼當指此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不述杜介之語，而自述夢遊，使實境皆從空明中出，筆端玲瓏縹緲，是驂鸞控鶴人也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爲文造情，憑空布局，善於掉弄筆鋒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余將赴文登，過廣陵，而擇老移住石塔，相送竹西亭下，留詩爲別〔一〕

竹西失却上方老〔二〕，石塔還逢惠照師〔三〕。我亦化身東海去〔四〕，姓名莫遣世人知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八月二十八日作於廣陵（今江蘇揚州市）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　文登：縣名。宋屬登州，在今山東威海市南。　擇老：即釋法言無擇長老。嘗從蘇軾遊。元豐間住杭州法喜院，軾名其所居之軒曰雪齋。（參閱秦觀《雪齋記》）　石塔：寺名。在揚州。《重修揚州府志》卷二八《寺觀一·江都縣》：「古木蘭院在縣治西，即石塔禪寺。……開成三年，建石塔，葬古佛舍利，因改爲石塔寺。」　竹西亭：在今揚州市北。杜牧《題揚州禪智寺》：「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。」後因於其處築竹西亭。（參閱《嘉慶一統志》卷九七《揚州府·古蹟》）「竹西亭」，外集「竹」上有「至」字。

〔二〕竹西：指竹西寺。　上方老：詳詩意，當指無擇。

［三］惠照師：唐張讀《宣室志》卷九：「（惠照）師生於南朝梁普通七年。唐元和猶健在，凡二百九十餘歲。貌衰體羸，然烈寒甚暑，未嘗有微恙。言人休咎，無不中。」此用以指無擇。

［四］化身：佛之三身之一。佛、菩薩之本身曰法身，爲世人所不見。普度衆生，在世上現身説法者，乃佛、菩薩之化身。慧遠《大乘義章》卷一九：「佛道衆生現種種形，或人或天，或龍或鬼，如是一切，同世色像，不爲佛形，名爲化身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殊淺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附録

張邦基《墨莊漫録》卷四：東坡自常州赴登州，經過揚州石塔寺，長老戒公來謁東坡。坡云：「經過草草，恨不一別石塔。」塔起立云：「遮個是磚浮圖耶？」坡云：「有縫。」塔云：「若無縫，何以容得世間螻蟻？」坡首肯之。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也。明日，坡又作詩贈之云：「竹西失却上方老……。」

贈葛葦〔一〕

竹椽茅屋半摧傾，肯向蜂窠寄此生〔二〕。長恐波頭卷室去〔三〕。欲將船尾載君行〔四〕。小詩試擬孟東野，大草閑臨張伯英〔五〕。消遣百年須底物〔六〕，故應憐我不歸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八月作。葛葦：年里仕歷不詳。「贈葛葦」，施乙作「贈葛鞏」。七集續集重收此詩，題同。

〔二〕蜂窠：蜂巢、蜂房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管輅傳》：「家室倒懸，門户衆多；藏精育毒，得秋乃化。此蜂窠也。」此喻居所窄小。

〔三〕「波頭」，七集續集作「千頭」。

〔四〕「船」，七集作「舡」。

〔五〕「小詩」二句：孟東野：名郊。唐著名詩人。郊詩現存四百餘首，多寒苦之辭，有理致，詩思遲澀。大草：即今草。較之於章草，更放縱恣逸。張伯英：名芝，東漢敦煌酒泉人。徙家弘農華陰。與弟昶並善草書，尤長章草。相傳其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。

家之衣帛，必書而後漂煮。

〔六〕底物：何物。句言除偶以詩、書消遣外，不須何物，於世無求。

贈王寂〔一〕

與君暫別不須嗟，俯仰歸來鬢未華〔二〕。記取江南煙雨裏〔三〕，青山斷處是君家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八月作。王寂：年里仕歷不詳。

〔二〕「與君」二句：華：頭髮花白。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「唐且華顛以悟秦，甘羅童牙而報趙。」二句乃東坡慰藉朋友之辭，言己之歸來只在早晚之間。

〔三〕記取：猶記住。白居易《感興》之二：「我有一言君記取，世間自取苦人多。」

〔四〕斷處：猶盡處。「君家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吾家」。底本據各本改。

集評

紀昀：偶作嫵媚，亦自宜人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趙克宜：此風調詩中之極淺者，紀氏既賞此種，而力詆漁洋一派，可見全是客氣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二）

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，在邵伯堰〔一〕

落帆謝公渚〔二〕，日脚東西平〔三〕。孤亭得小憩，暮景含餘清〔四〕。坐待斗與牛〔五〕，錯落挂南甍〔六〕。老僧如夙昔〔七〕，一笑意已傾。新詩出故人〔八〕，舊事疑前生〔九〕。吾生七往來，送老海上城〔一〇〕。逢人輒自哂，得魚不忍烹。似聞績溪老，復作東都行〔一一〕。小詩如秋菊，艷艷霜中明〔一二〕。過此感我言，長篇發春榮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八月作於揚州。施注云：「此詩墨跡，欽宗東宮所藏，今在曾文清家。宿刻石餘姚縣治。詩尾題云：『予自宜興赴文登，過邵伯埭。埭上僧舍有小亭，名斗野亭，有孫莘老長韻，舍弟子由小詩。乃次莘老韻，留示子由。時子由以校書郎召，將過此也。』」　孫莘老：名覺。神宗時，直集賢院。王安石行新法，覺議不合，出知

廣德軍，徙湖州。哲宗時，累官至龍圖閣學士。參見前卷七《宿餘杭法喜寺，寺後緑野堂，望吴興諸山，懷孫莘老學士》注〔一〕。　斗野亭：在揚州市北。胡植《嘉靖惟揚志》：「斗野亭在邵伯鎮梵行院之側。熙寧二年建。」　邵伯堰：又稱邵伯埭。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二三《揚州府·江都縣》：「晉太元十一年，謝安築新城，於城北二十里築堰，以灌民田。民思其德，比於邵公，因名。」「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，在邵伯堰」，施乙無「在邵伯堰」四字。查注云：「在邵伯堰」四字爲題下自注。

〔二〕落帆：下帆，停舟泊岸。何遜《宿南洲浦詩》：「解纜及朝風，落帆依暝浦。」謝公渚：即安石渚，亦即邵伯埭。

〔三〕日脚：自雲隙下射之日光。杜甫《羌村三首》：「崢嶸赤雲西，日脚下平地。」

〔四〕暮景：傍晚之景。杜甫《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》：「復有樓臺銜暮景，不勞鐘鼓報新晴。」　餘清：無限清爽。謝靈運《遊南亭》：「密林含餘清，遠峯隱半規。」

〔五〕斗與牛：指斗宿和牛宿。《輿地紀勝》卷三七：揚州「於天文爲牛斗之分。」

〔六〕南甍：南邊之屋脊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：「猶援廟桷，動於甍。」杜預注：「甍，屋棟。」孔穎達正義：「此是屋上之長椽，所以憑依者也。今俗謂之屋脊。」

〔七〕老僧：名榮。蘇轍《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閘上斗野亭見寄》自注云：「僧榮，斗野主人也。」　「夙昔」，施乙作「宿昔」。案，《康熙字典》：「宿」通「夙」。

〔八〕故人：指孫莘老。

［九］前生：佛教輪迴之説，稱過去的一生爲前生。鄭處誨《明皇雜録》卷上：「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，邢真和璞自太山來。房琯虚心禮敬，因與携手閒步。不覺行數十里，至夏谷村，遇一廢佛堂，松竹深映。和璞坐松下，以杖叩地，令侍者掘深數尺，得一瓶，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。和璞笑謂曰：『省此乎？』房遂灑然方記其爲僧時。永公即房之前生也。」

［一〇］「吾生」二句：七往來：東坡熙寧四年（一〇七一）倅杭，道經揚州，其一也。七年（一〇七四）移知密州，其二也。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移知湖州，其三也。是年八月赴臺獄，其四也。七年（一〇八四）乞常至南都，其五也。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四月自南都歸常，其六也。合此知文登，正七往來。　送老：消遣晚年。杜甫《秦州雜詩》之一四：「何時一茅屋，送老白雲邊。」　海上城：指濱海之登州。

［一一］「似聞」二句：績溪老：謂子由。　東都：汴京。元豐七年九月，子由自監筠州鹽酒税移知歙之績溪。元豐八年八月，自績溪以校書郎召入京（參閱《蘇潁濱年表》）。故二句云。

［一二］艷艷：光潔鮮明貌。韓愈《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》：「欹眠聽新詩，屋角月艷艷。」

［一三］春榮：言春日之繁盛。曹植《與吴季重書》：「文采委曲，曄若春榮，瀏若清風。」子由自績溪入京，須經邵伯堰，故篇末及之。

集評

紀昀：結少促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附録

孫莘老《題邵伯斗野亭》：淮海無林丘，曠澤千里平。一渠閑防潴，物色故不清。老僧喜穿築，北户延朱甍。簷楯斗杓落，簾幃河漢傾。平湖杳無涯，湛湛春波生。結纜嗟已晚，不見芙蓉城。尚想紫芡盤，明珠出新烹。平生有微尚，一舟聊寄行。遇勝輒偃蹇，霜須刷澄明。可待齒牙豁，歸與謝浮榮。（《全宋詩》卷六三二）

送楊傑并敍〔一〕

無爲子嘗奉使登太山絶頂，雞一鳴，見日出〔二〕。又嘗以事過華山，重九日飲酒蓮華峯上〔三〕。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。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〔四〕。善哉！未曾有也。作是詩以送之。

天門夜上賓出日〔五〕，萬里紅波半天赤。歸來平地看跳丸，一點黃金鑄秋橘〔六〕。太華峯頭作重九〔七〕，天風吹鬢黃花酒〔八〕。浩歌馳下腰帶鞓〔九〕，醉舞崩崖一揮手。神遊八極萬緣虛〔一〇〕，下視蚊雷隱污渠〔一一〕。大千一息八十返〔一二〕，笑厲東海騎鯨魚〔一三〕。三韓王子西求法〔一四〕，鑿齒彌天兩勍敵〔一五〕。過江風急浪如山，寄語舟人好看客〔一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九月作於楚州（今江蘇淮陰市）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八：元豐八年秋七月癸丑，「高麗國佑世僧統求法沙門釋義天等見於垂拱殿，進佛像經文，賜物有差。」以詩考之，乃朝見之後，楊傑即奉詔館伴義天南遊錢塘。蘇軾方北之文登，遇傑於淮水，遂作此詩相送。楊傑：字次公，無爲（今安徽無爲縣）人。自號無爲子。嘉祐四年進士。元豐中官太常，一時禮樂之事，皆預研討。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，出知潤州，除兩浙提點刑獄。卒年七十。有《無爲集》一五卷。《宋史》有傳。「并敍」，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〔二〕《五燈會元》卷一六：「（楊傑）奉祠泰山。一日，雞一鳴，睹日如盤涌。」

〔三〕蓮華峯：在華山頂。《華嶽志》：「嶽頂中峰曰蓮華峯。」「蓮華」，集本作「蓮花」。

〔四〕方外：世俗之外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彼遊方之外者也，而丘遊方之內者

也。』」

［五］天門：在泰山頂。泰山有東、西、南三天門，觀日則在南天門。李白《遊泰山》之一：「天門一長嘯，萬里清風來。」賓：引導。《尚書·堯典》：「寅賓日出。」孔安國傳：「賓，導也。」孔穎達正義：「東方之官敬導出日。」

［六］「歸來」二句：跳丸，秋橘：言日之狀。葛洪《抱朴子》卷六《微旨》：真人守身鍊形之術，「始青之下月與日，兩半同昇合或（成）一。出彼玉池入金室，大如彈丸黃如橘。」韓愈《秋懷詩》之一〇：「憂愁費晷景，日月如跳丸。」

［七］太華：即華山，在陝西華陰縣南。

［八］天風：高天之風。韓愈《記夢》：「隆樓傑閣磊嵬高，天風飄飄吹我過。」灩：水波蕩漾貌。

［九］浩歌：放聲長歌。屈原《九歌·少司命》：「望美人兮未來，臨風怳兮浩歌。」腰帶鞓：華山地名。陸遊《感舊四首，末章蓋思有以自廣》亦云：「青城山里屏風疊，太華峯頭腰帶鞓。」

［一〇］八極：八方極遠之地。《荀子·解蔽》：「明參日月，大滿八極，夫是之謂大人。」萬緣：佛教謂一切因緣。即事物的因果關係。白居易《酒功贊》：「萬緣皆空，時乃之功。」宋李彌遜《病後戲呈謨老禪師》：「一事關身俱是夢，萬緣彈指已非今。」

［一一］蚊雷：聚蚊鳴聲如雷。《漢書·中山靖王勝傳》：「夫衆口鑠金，積毀銷骨，聚蠅成錦。」顏師古

注：「蠶，古蚊字。靁，古雷字。」

〔一二〕大千：大千世界之省稱。李靖《造報德像碑》：「放光明於大千，燎華燈於深夜。」

〔一三〕厲：連衣涉水而過。《詩·邶風·匏有苦葉》：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

〔一四〕三韓：指高麗國。漢時其南分爲馬韓、辰韓、弁韓三國（見《後漢書·東夷傳》），後遂以三韓代稱高麗。杜甫《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》：「方丈三韓外，崑崙萬國西。」　王子：謂義天。釋覺岸《釋氏稽古略》卷四：「義天僧統，高麗國君文宗仁孝王第四子，出家名義天。」

〔一五〕《晉書·習鑿齒傳》：「時有桑門釋道安，俊辯有高才，自此至荆州，與鑿齒相見。道安曰：『彌天釋道安。』鑿齒曰：『四海習鑿齒。』時人以爲佳對。」光聰諧曰：「蓋釋與識同聲，借之言普天之下人皆識己也。鑿齒依其義答之，亦言四海之人皆習之己。」（《有不爲齋隨筆》卷庚）此以喻楊傑、義天。　勍敵：強大之敵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「勍敵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贊我也。」此言強勁對手。

〔一六〕「過江」二句：《唐摭言》卷一三《矛盾》：「令狐趙公（令狐楚）鎮維揚，處士張祜嘗與狎讌。公因視祜改令曰：『上水船，風又急。帆下人，須好立。』祜應聲答曰：『上水船，船底破。好看客，莫倚桅。』『好看客』即出此。

集評

葉矯然：坡公寫日初出則云：「天門夜上賓日出，萬里紅波半天赤。歸來平地看跳丸，

一點黃金鑄秋橘。」寫月初生則云：「明月未出羣山高，瑞光万丈生白毫。一盃未盡銀闕湧，亂雲脱壞如崩濤。」此等氣魄，直與日月爭光。李杜文章雖光焰萬丈，安得不虚此老一席？（《龍性堂詩話》續集）

賀裳：坡詩常有全篇不佳，一二語奇絶者。形容泰山日出，「一點黃金鑄秋橘」，刻畫可謂精工。（《載酒園詩話》）

汪師韓：直敍三事，奔盪之音，奇突壯偉。李白《登落雁峯》曰：「恨不携謝朓驚人語來，搔手問青天！」此詩奇勝，亦真足與泰華爭巍峩矣！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筆墨横恣。○結亦波峭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趙克宜【「一點黃金鑄秋橘」】奇句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一）

楊康功有石，狀如醉道士，爲賦此詩〔一〕

楚山固多猿，青者黠而壽〔二〕。化爲狂道士，山谷恣騰蹂。誤入華陽洞〔三〕，竊飲茅君酒〔四〕。君命囚巖間，巖石爲械杻〔五〕。松根絡其足，藤蔓縛其肘。蒼苔眯其目，叢棘哽其口。三年化爲石，堅瘦敵瓊玖〔六〕。無復號雲聲，空餘舞杯手〔七〕。樵夫見之笑，抱賣易升斗〔八〕。楊公海中仙〔九〕，世俗那得友。海邊逢姑射〔一〇〕，一笑微俯首。胡不載之歸，用此頑且醜。求詩紀其異，本末得細剖。吾言豈妄云，

得之亡是叟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九月作於楚州（今江蘇淮安市）。蘇軾《與楊康功書》云：「兩日大風，孤舟掀舞雪浪中，但閤户擁衾，瞑目塊坐耳。楊次公惠醞一壺，少酌徑醉。醉中與公作得《醉道士石》詩，托楚守寄去。一笑。」楊康功：名景略（一〇四〇—一〇八六），華陰（今陝西華陰縣）人。治平二年擢進士第。知安豐縣，改開封府推官，遷判官，歷提點兩浙刑獄，尚書右司郎中，進龍圖閣待制，知揚州，移蘇州，復徙揚州。元祐元年卒，年四十七。軾作此詩時，楊正知揚州。

〔二〕「楚山」二句：楚山：楚地之山。顏延之《北使洛詩》：「振楫發吴洲，秣馬陵楚山。」點：狡猾。《戰國策·楚策三》：「今之山澤之獸，無點如麋。」

〔三〕華陽洞：在江蘇句容縣句曲山（亦即茅山）。又名金壇華陽之天。《淵鑒類函》卷二五：「句曲山之洞，周迴一百五十里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。」

〔四〕「竊飲」，何焯校作「竊醉」。茅君：名盈，字叔申，咸陽人。十八歲入恒山學道，積二十年而道成。後至江南句曲山，山有洞室，神仙所居，君治之焉。山下之人爲立廟而奉事之。太上老君命五帝使者持節以白玉牌黄金刻書加九錫之命，拜君爲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，主吴越生死之籍。（參見葛洪《神仙傳》卷五）

［五］械杻：古之刑具。猶今之脚鐐手銬。亦作杻械。杜甫《草堂》：「眼前列杻械，背後吹笙竽。」

［六］敵：相當。瓊玖：玉名。《詩·衛風·木瓜》：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玖。」毛傳：「瓊玖，玉名。」

［七］「無復」二句：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『號雲』以言猿，『舞杯』以言醉道士。」干寶《搜神記》卷七：「天下爲《晉世寧》之舞。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。歌曰：『晉世寧，舞杯盤。』」

［八］升斗：言少許之物。《漢書·梅福傳》：「言可采取者，秩以升斗之禄，賜以一束之帛。」

［九］海中仙：楊康功曾使高麗，故云。宋龐元英《文昌雜録》卷五：「元豐甲子，起居郎楊景略、左司郎中錢勰奉使高麗，七月二十四日同自密州發洋。楊起居至大洋遇東風飄回登州，八月初二日再發洋，十三日方至高麗境上。」

［一〇］姑射：謂姑射仙人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。」

［一一］亡是叟：即亡是公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亡是公者，亡（無）是人也。」此謂詩中所言石由猿化，又化爲道士，復化爲石，乃設虚辭以言也。

集評

呂本中：東坡詩有汗漫處，……（如）「楚山固多猿，青者黠而壽」。皆窮極思致，出新意於法度，表前賢所未到。然學者專力於此，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。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八引《童蒙詩訓》）

范季隨：東坡作文，如天仙變現，初無根葉，不可揣測。如《醉道士》詩共二十八句，却二十六句假説，惟用二句收拾。此真千古絶調也。（《陵陽室中語》）

王若虚：東坡《眉子硯》、《醉道士石》等，可謂横放而曠遠，然亦未嘗去題。而論者猶戒其專力於是，則秉筆者曷少貶乎？（《滹南詩話》卷二）

譚元春：無一好結，便不可選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五）

查慎行：發端落想，迥不猶人，筆亦不可捉摸。「三年化爲石」，出題確如木陷釘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猿化石，石化道士，都是課虚無以責有。此特偶爾以文爲戲，非《武昌銅劍歌》等可比也。故結出「吾言豈妄云，得之亡是叟」。見所謂妄者乃不妄，不妄者乃妄耳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終是野調，不入正格，不得循聲贊歎。　○惟假設太多，所以反有傳奇氣。如以此意練作數語，如松石屏風詩之用畢宏、韋偃，崔白大幅詩之用天女擲梭，原是奇語。（《紀評

蘇詩》卷二六）。

趙克宜：落想有奇趣，失在未練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附録卷下）

陳僅：問：「東坡《醉石道士》詩二十八句，而二十六句皆設假象。坡公以前無此格，當是獨創。」答：「《詩經·甫田》、《衡門》、《鶴鳴》全篇皆設喻。《鶴鳴》章末二句，雖露誨意，而仍用假説，妙在不離不即之間。坡詩本此，讀者自不覺耳。」（《竹林答問》）

迨作《淮口遇風詩》，戲用其韻〔一〕

我詩如病驥〔二〕，悲鳴向衰草。有兒真驥子〔三〕，一噴群馬倒〔四〕。養氣勿吟哦〔五〕，聲名忌太早。風濤借筆力，勢逐孤雲掃。何如陶家兒，遠舍覓梨棗〔六〕。君看押強韻〔七〕，已勝郊與島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九月作於楚州（今江蘇淮安市）。蘇迨：字仲豫，蘇軾次子。

〔二〕病驥：患病之駿馬。杜甫《第五弟豐獨在江左，近三、四載寂無消息，覓使寄此二首》：「草黄騏驥病，沙晚鶺鴒寒。」

〔三〕驥子：良馬。左思《蜀都賦》：「並乘驥子，俱服魚文。」劉良注：「驥子，良馬。」此

以喻蘇迨。又，杜甫有子宗武，其《遣興》詩云：「驥子好男兒。」

［四］噴：猶噴吼，謂吐氣長鳴。元稹《望雲騅馬歌》：「上前噴吼如有意，耳尖卓立節踠奇。」

［五］養氣：函養氣質、意志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吟哦：推敲詩句。宋張綱《傷春》：「苦索吟哦成底急，且休拘束任吾真。」

［六］「何如」二句：陶淵明《責子》：「通子垂九齡，但覓梨與栗。」二句緣此。

［七］強韻：生僻少用之險韻。《梁書·王筠傳》：「筠爲文能壓強韻，每公宴並作，辭必妍美。」

［八］郊與島：指唐代詩人孟郊、賈島。孟郊，字東野。見本卷《贈葛葦》注［四］。賈島，字閬仙，一作浪仙。初爲僧，名無本。後還俗，舉進士，久不第。文宗時爲長江主簿。有《長江集》。作詩好押險韻，用僻典，詩風矯激。

集評

紀昀：前後皆作譽詞，而以「養氣」二句橫插規戒於其中，脉絡都不相貫。此亦牽於韻脚故也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次韻送徐大正[一]嘗與余約，卜鄰於江淮間。將赴登州，同舟至山陽[二]，以詩見送。留別[三]。

別時酒醆照燈花[四]，知我歸期漸有涯[五]。去歲渡江萍似斗，今年並海棗如瓜[六]。多情明月邀君共，無價青山爲我賒[七]。千首新詩一竿竹，不應空釣漢江槎[八]。

校注

[一] 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九月作於楚州。徐大正：字德之，號北山，甌寧（今福建建甌縣）人。徐君猷之弟。嘗築室北山下，名閑軒。秦觀爲之記，軾爲賦詩。參見前卷二四《徐大正閑軒》注[一]。「次韻送徐大正」，七集續集重收此詩，題作《次韻徐得之，嘗與余約，卜鄰於江淮間，將赴登州，同舟至山陽，以詩見送，留別》。

[二] 山陽：即楚州。

[三] 「嘗與余約」云云，底本校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無此條自注。

[四] 「酒醆」，集甲作「酒盞」。孔凡禮曰：《説文》：「琖」，玉爵也，從玉，盞聲，或從

「皿」。又《經典釋文》：「醆」，或作「琖」。則「醆」、「盞」通。燈花：燈芯餘燼爆成之花，古人以爲吉兆。《西京雜記》卷三：「夫目瞤得酒食，燈火華得錢財。」杜甫《獨酌成詩》：「燈花何太喜，酒緑正相親。」

［五］有涯：有竟、有止境。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」杜甫《春歸》：「世路雖多梗，吾生亦有涯。」

［六］「去歲」二句：去歲渡江：元豐七年，蘇軾移汝州，八月至鎮江，而後北上淮泗，故云。萍似斗：萍實大如斗。《孔子家語》卷二《致思》：「楚昭王過江中，有物大如斗，圓而赤，直觸王舟，舟人取之。王大怪之，遍問羣臣，莫之能識。使使聘於魯問孔子。孔子曰：『此所謂萍實者也。可剖而食之。吉祥也，惟伯（霸）者能獲焉。』」並海：猶言傍海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自榆中並河以東，屬之陰山。」裴駰《集解》引服虔云：「並音傍。傍，依也。」蘇軾所知登州濱海，故云。棗如瓜：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（漢武帝），曰：「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。安期生食臣棗，大如瓜。」

［七］「多情」二句：賒，賖物緩償其值。此言自然賜與之慷慨。李白《送韓侍御之廣德》：「暫就東山賒月色，酣歌一夜送泉明。」蘇軾《前赤壁賦》：「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……取之不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」二句意類此。

［八］漢江槎：即漢江之槎頭鱍。縮頭，弓背，大腹，色青，味美，以産漢水中者尤著名。人常用槎攔截，因又稱槎頭縮項鱍。孟浩然《峴潭作》：「試垂竹竿釣，果得槎頭鱍。」

集評

汪師韓：因爲有卜鄰之約，故曰「無價青山爲我賒」。因與同舟，故曰「多情明月邀君共」。運實於虚，鈎綿秀絶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【「去歲」二句】用事不切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次韻徐積［一］

殺雞未肯邀季路，裹飯先須問子來［二］。但見中年隱槐市［三］，豈知平日賦蘭臺［四］。海山入夢方東去，風雨留人得暫陪［五］。若説峨嵋眼前是［六］，故鄉何處不堪回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九月作於楚州。徐積：（一〇二八—一一〇三）字仲車，楚州

山陽人。從胡瑗學。治平二年登進士第。元祐元年官楚州教授。崇寧二年卒，年七十六，賜謚節孝處士。軾作此詩時，徐積在山陽家居不仕。

〔二〕「殺雞」二句：季路，即子路。孔子弟子。《論語·微子》：荷蓧丈人「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。」此反用其意。　子來：當作子桑。孔凡禮校曰：《永樂大典》卷八二一（見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七册）引《甕牖閑評》：「唐韓文公、蘇東坡皆誤用《莊子》中子桑裹飯事，作子來。……東坡詩云：（略）。余原此字之失，蓋『來』字與『桑』字頗相類。文公已爲誤用，東坡又承其誤爾。」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子輿與子桑友，而霖雨十日，子輿曰：『子桑殆病矣！』裹飯而往食之。」

〔三〕槐市：漢長安市名，因其地多槐，故名。《三輔黄圖》：「倉之北，爲槐市。列槐樹數百行爲隊，無牆屋。諸生朔望會此市，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、笙磬樂器，相與買賣。雍容揖讓，或議論槐下。」駱賓王《帝京篇》：「鉤陳肅蘭所，璧沼浮槐市。」積登第後，母終居喪，盡禮廬墓側十餘年，元祐元年方除揚州司户參軍充楚州州學教授。（參見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七、三七六）此時尚未授職，故云。

〔四〕「平日」，施乙作「公子」。　賦蘭臺：宋玉《風賦》：「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。宋玉、景差侍。有風颯然而至，王乃披襟而當之。……」此以宋玉作《風賦》言徐積寫作詩文。

〔五〕「海山」二句：「海山」句言將東北赴登州。　風雨留人：陸機《要覽》：「昔羽山有

神人焉，逍遥於中岳，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。坐欲起，子訓應欲留之，一日之中三雨。今呼五月三時雨，亦爲留客雨。」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二二《夏中》）蘇軾渡淮阻於風雨，故云。蘇軾《與徐得之書》：「風雨如此，淮浪如山。舟中摇撼，不可存濟，亦無由上岸，但闔户擁衾爾。」

〔六〕峨嵋：山名。在四川峨眉山市西南。山勢雄偉，有山峯相對如蛾眉，故名。馮應榴云：「先生自淮揚赴登，經由密、海二州，而小峨嵋在密，故云眼前是也。」案蘇軾密州詩《出城送客，不及，步至溪上二首》：「東望峨嵋小，廬山翠作堆。」自注云：「郡東廬山，絶類峨嵋而小。」「峨嵋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丙、七集作「蛾眉」。「眼前是」，類丙作「眼前事」，疑誤。查注：宋刻本作「是」。

集評

吴曾：東坡《次韻徐積》詩：「殺雞未肯邀季路，裹飯應須問子來。」按莊子書：「子杞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。」然無裹飯之事。莊子書又載「子輿、子桑友，而淋雨十日，子輿曰：『子桑殆病矣。』裹飯而往食之。」乃知裹飯者子輿、子桑，非子來也。東坡此詩爲誤。（《能改齋漫録》卷三）

紀昀：起二句東坡習徑，不必效之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元豐七年，有詔京東、淮南築高麗亭館，密、海二州，騷然有逃亡者。明年，軾過之，歎其壯麗，留一絶云〔一〕

簷楹飛舞垣牆外〔二〕，桑柘蕭條斤斧餘。盡賜昆邪作奴婢〔三〕，不知償得此人無？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海州（治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）。《宋史·高麗傳》載：熙寧四年（一〇七一），高麗以欲遠契丹爲由，改途由明州（今浙江寧波市）詣闕。郡縣供頓無舊準，擾民殊甚。熙寧九年，命仿都亭西驛例治館。自是，待之益厚，其使來者亦愈多。明、越困於供給，朝廷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。詩雖因密、海二州亭館而發，實乃爲宋朝取媚高麗而興歎。高麗亭館：高麗入貢使旅居之館舍。「元豐七年」，類丙「年」字後有「上」字。

〔二〕簷楹：此指房檐。楹（房柱）乃因簷連類而及。垣牆：短牆。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「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。」《釋名·釋宮室》：「垣，援也。人所以依阻以爲援衛也。」準此，垣牆即猶今之圍牆也。

〔三〕昆邪：即渾邪。《漢書·汲黯傳》：「渾邪王至，賈人與市者，坐當死五百餘人。黯入，

請間，見高門（未央宮中之高門殿），曰：『夫匈奴攻當路塞，絶和親，中國舉兵誅之，死傷不可勝計，而費以鉅萬百數。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，皆以爲奴婢，賜從軍死者家；鹵獲，因與之，以謝天下，塞百姓之心。今縱不能，渾邪帥數萬之衆來，虚府庫賞賜，發良民侍養，若奉驕子。……臣竊爲陛下弗取也。』」荀悦《漢紀》作「昆邪」。蘇軾《論高麗進奉狀》亦云：「臣伏見熙寧以來，高麗人屢入朝貢，至元豐之末，十六七年間，館待賜予之費，不可勝數。兩浙、淮南、京東三路築城造船，建立亭館，調發農工，侵漁商賈，所在騷然，公私告病。朝廷無絲毫之益，而夷虜獲不貲之利。……有識之士，以爲深憂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太直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絶〔一〕

其一

尚父提封海岱間，南征惟到穆陵關〔二〕。誰知海上詩狂客，占得膠西一半山〔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懷仁（宋屬海州。治所在今江蘇贛榆縣西北）。此二詩施編不載，查注從外集補編。陳德任：年里仕歷未詳。占山亭：未詳。「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絶」，底本校：類本「懷仁令」作「懷口令」，查注謂「口」訛。七集題作《占山亭》。外集「懷」字上有「留題」二字。

［二］「尚父」二句：周武王稱姜尚爲尚父，意謂可尊尚的父輩。《詩·大雅·大明》：「維師尚父，時爲鷹揚。」提封：謂所轄封疆。《舊唐書·東夷傳》：「魏晉以前，近在提封之内，不可許以不臣。」海岱：指東海與泰山。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海岱維青州。」惟到穆陵關：即僅到穆陵關。《左傳·僖公四年》：「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『五侯九伯，女實征之，以夾輔周室。』賜我先君履，東至於海，西至於河，南至於穆陵（在今山東臨朐縣南），北至於無棣（治所在今山東無棣縣東）。」二句言齊國之大，封疆亦不出海岱之間。

［三］「誰知」二句：詩狂客：指陳德仁。膠西：漢文帝所置郡國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一一：「漢文帝十六年分齊立膠西國，都高密。」其地宋時爲密州。「占得膠西一半山」，乃言亭之高。

集評

紀昀：掉弄筆墨之作，却嫌其淺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其二

我是膠西舊使君[一]，此山仍合與君分。故應竊比山中相[二]，時作新詩寄白雲[三]。

校注

[一] 使君：州郡長官之尊稱。蘇軾熙寧七年至九年曾知密州。其地漢時爲膠西，故云。「使君」，七集作「史君」。類本句下注「曾守密州」四字。

[二] 山中相：指陶弘景。《南史·陶弘景傳》：陶弘景止句曲山，「帝手敕招之，錫以鹿皮巾。後屢加禮聘，並不出。……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，無不前以咨詢。月中常有數信，時人謂爲山中宰相。」

[三] 陶弘景《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》：「山中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。祇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」

過密州次韻趙明叔、喬禹功〔一〕

先生依舊廣文貧〔二〕，老守時遭醉尉嗔〔三〕。汝輩何曾堪一笑〔四〕，吾儕相對復三人〔五〕。黃雞催曉淒涼曲〔六〕，白髮驚秋見在身〔七〕。一別膠西舊朋友〔八〕，扁舟歸釣五湖春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密州（今山東諸城市）。趙明叔：名杲卿。鄉貢進士。時爲密州教授。喬禹功：名敍。曾官太常博士。見前卷一二《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廣文：謂唐鄭虔。虔，工書畫，曾將其詩畫呈獻，帝署曰：「鄭虔三絶。」天寶初爲協律郎。以私撰國史，坐謫十年。還京爲廣文館博士。虔在官貧約澹如。杜甫《醉時歌》：「諸公衮衮登臺省，廣文先生官獨冷。甲第紛紛厭粱肉，廣文先生飯不足。」此句以鄭虔之貧喻趙明叔。

〔三〕老守：謂喬禹功。因其曾爲施州、瀘州等地太守。醉尉嗔：《漢書·李廣傳》：「嘗夜從一騎出，從人田間飲。還至亭，霸陵尉醉，呵止廣。廣騎曰：『故李將軍。』尉

曰：『今將軍尚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？』」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云：「禹功必以別處太守替罷或致仕而歸，故以故將軍比之。」「尉嗔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尉瞋」。

［四］何曾：意即何能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「爾何曾比予于管仲？」

［五］吾儕：我輩。李白《月下獨酌》：「對影成三人。」

［六］黃雞催曉：白居易《醉歌》：「誰道使君不解歌，聽唱黃雞與白日。黃雞催曉丑時鳴，白日催年酉前沒。腰間紅綬繫未穩，鏡裏朱顏看已失。」「黃雞催曉」之曲即指此。曲意乃感歎時光流逝，人生苦短。故云「淒涼」。「催曉」，王文誥注本、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作「唱曉」。底本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改。

［七］見在身：即現在身。「見」乃「現」之本字。唐牛僧孺《席上贈劉夢得》：「休論世上升沉事，且鬬樽前見在身。」

［八］膠西：指密州。見前《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絶》其一注［三］。

［九］五湖：說法不一，一般以太湖及附近的長蕩湖、射湖、貴湖、滆湖爲五湖。《國語·越語下》：「范蠡辭於王曰：『君王勉之，臣不復入越國矣。』……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，莫知其所終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「汝輩」句太激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〔一〕

傴僂山前叟〔二〕，迎我如迎新。那知夢幻軀〔三〕，念念非昔人〔四〕。江湖久放浪〔五〕，朝市誰相親。却尋泉源去，桃花應避秦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密州（今山東諸城市）。常山：在密州城南二十里。蘇軾《零泉記》：「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，不甚高大，而下臨城中。」參見前卷一三《次韻章傳道喜雨》注〔二〕。昔年留別詩，指熙寧九年十二月軾離密州前所作《留別零泉》詩。

〔二〕傴僂：脊背彎曲貌。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：「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。」

〔三〕夢幻軀：佛教以世事無常，一切皆空，即便軀體亦如夢幻。《金剛經》：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，亦如電。」

〔四〕念念：猶言剎那。《維摩詰所説經·方便品》：「是身如電，念念不住。」柳宗元《戲題石門長老東軒》詩：「石門長老身如夢，……坐來念念非昔人。」

〔五〕放浪：恣意放任，無所拘檢。《晉書·郭璞傳》：「無巖穴而冥寂，無江湖而放浪。」此

言黃州貶謫生活。

[六]「却尋」二句：陶潛《桃花源記》言秦人避秦，至於桃源，遂成與世隔絶之樂土。其地人人豐衣足食，怡然自樂，不知世間有禍亂憂患。後因稱這種理想境界爲世外桃源。

「應避秦」，集本、施乙、類本作「逢避秦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用避秦事欠的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〔一〕

昔飲雩泉別常山，天寒歲在龍蛇間〔二〕。山中兒童拍手笑，問我西去何當還。十年不赴竹馬約，扁舟獨與漁蓑閑〔三〕。重來父老喜我在，扶挈老幼相遮攀〔四〕。當時襁褓皆七尺，而我安得留朱顏。問今太守爲誰歟？護羌充國鬢未斑〔五〕。翔自言：在熙河作屯田有功。躬持牛酒勞行役〔六〕，無復杞菊嘲寒慳〔七〕。超然置酒尋舊迹，尚有詩賦鑱堅頑〔八〕。孤雲落日在馬耳〔九〕，照耀金碧開煙鬟〔一〇〕。邦淇自古北流水〔一一〕，跳波下瀨鳴玦環〔一二〕。願公談笑作石埭，坐使城郭生溪灣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密州。超然臺：蘇軾建。在密州城北。蘇轍《超然臺賦》序云：子瞻既守密，「無以自放，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。……嘗試以超然命之，可乎？」霍翔：生卒年不詳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載：（霍翔）熙寧九年以駕部員外郎知都水監，提舉疏濬汴河。十年，提點秦鳳路刑獄。元豐間，先後除京東提刑，主客郎中，提舉京東保馬。八年五月知密州。軾作此詩時，霍翔正知密州。

［二］「昔飲」二句：雩泉：在密州城南常山。見前卷一三《留別雩泉》注［一］。熙寧九年十二月軾罷密守任。是年爲丙辰，屬龍；次年丁巳，屬蛇。故云「龍蛇間」。

［三］「十年」二句：蘇軾熙寧九年（一〇七六）罷知密州，至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再過密州，正十年。竹馬約：謂與童稚之約。《後漢書·郭伋傳》：伋「行部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兒數百，各騎竹馬，道次迎拜。伋問：『兒曹何自遠來？』對曰：『聞使君到，喜，故來奉迎。』伋辭謝之。及事訖，諸兒復送至郭外，問：『使君何日當還？』伋謂別駕從事，計日告之。行部既還，先期一日。伋爲違信於諸兒，遂止於野亭，須期乃入。」下句「扁舟」云云，指貶謫黃州時放浪山水的閑居生活。

［四］扶挈：猶扶携。「挈」，施乙作「携」。遮攀：謂攔車阻道，攀轅扣馬。《後漢書·寇恂傳》：「車駕南征，恂從至潁川，盜賊悉降，而竟不拜郡。百姓遮道曰：『願從陛下

復借寇君一年。』」《東觀漢記・第五倫傳》：第五倫爲會稽太守，自奉節儉，俸餘皆賤糶與民饑羸者。「爲事徵，百姓攀轅扣馬呼曰：『舍我何之？』」

［五］護羌充國：漢趙充國年七十餘，以後將軍出平羌戎，條上屯田便宜十二事，功在國家。（參見《漢書・趙充國傳》）翔自言在熙河屯田有功，故軾以趙充國爲喻。「斑」，施乙、集甲作「班」。紀昀：「此伏結四句之根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［六］牛酒：古時饋問、宴犒、祭祀多用牛酒。《戰國策・齊策六》：「乃賜（田）單牛酒，嘉其行。」行役：因公務而跋涉在外。《詩・魏風・陟岵》：「予子行役，夙夜無已。」

［七］蘇軾熙寧八年在密州，作《後杞菊賦》云：「及移守膠西，意且一飽，而齋廚索然，不堪其憂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，求杞菊食之，捫腹而笑。」（《烏臺詩案》謂其「以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，齋醞廚薄事皆索然無備也。」）故云。寒慳：貧窮而吝於物。查慎行：「以見今非昔比也。」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［八］鑱：鑿也，刻也。堅頑：指石。熙寧間，超然臺成，蘇軾有《超然臺記》及《和潞公超然臺次韻》詩，子由有《超然臺賦》。或當即刻石，故云。

［九］馬耳：山名。在密州西南六十里。蘇軾文《超然臺記》：「南望馬耳、常山，出沒隱見，若近若遠。」參見前卷一三《雪後書北台壁二首》其一注［五］。

［一〇］煙鬟：本指婦女環形之髮髻蓬松如煙。此處狀山巒。軾《淩虛臺》「暮雲點煙鬟」、《李思訓畫長江絶島圖》「峨峨兩煙鬟」、《送程七表弟知泗州》「曉鏡開煙鬟」亦以煙

鬟狀山巒。

〔一一〕邽淇：即扶淇，水名。《水經注》卷二六《濰水》：濰水又「左合扶淇之水，水出西南常山，東北流注濰。」「邽淇」，類丙作「却淇」，疑誤。

〔一二〕瀨：砂石上之急流。屈原《九歌·湘君》：「石瀨兮淺淺，飛龍兮翩翩。」玦環：二玉佩名。環謂中心有孔之圓形玉。玦則如環而缺。

〔一三〕「願公」二句：「願公」，王文誥注本、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作「願君」。底本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改。石埭：堵水之石壩。坐使：致使。二句寄語霍翔興利於民。紀昀：「化出一意作結，是對屯田有功人語，是舊官對現在官語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集評

紀昀：平敍中自饒老潔之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常山贈劉鎡〔一〕

劉侯年少日〔二〕，駿馬拊便面〔三〕。援弓雁自落，不待白羽貫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密州。此詩施注原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下卷移編於此，類本載貽贈類，七集載續集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於卷四七補編詩。案，王文誥删去此詩並無確實根據，今仍查注之舊。常山：在密州城南二十里。見本卷《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》注［一］。「山」，外集作「州」。劉鎡：未詳。《廣西志金石龍隱題名》：「劉鎡……宣和己亥（宣和二年）仲秋二十三日同游。」未知即此人否。

［二］劉侯：謂劉鎡。侯，古代士大夫間之尊稱。猶言君。杜甫《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》：「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。」「年少」，外集作「少年」。

［三］便面：《漢書·張敞傳》：「（敞）走馬章臺街，使御史驅，自以便面拊馬。」顏師古注：「便面，所以障面，蓋扇之類也。不欲見人，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，故曰便面，亦曰屏面。今之沙門所持竹扇，上表平而下圜，即古之便面也。」拊：拍。

［四］「援弓」二句：《戰國策·楚策》四：「更羸（一作嬴）與魏王處京臺之下，仰見飛鳥。更羸謂魏王曰：『臣爲王引虚弓發而下鳥。』……有間，鴈從東方來，更羸以虚弓發而下之。」白羽：謂箭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彎繁弱，滿白羽，射游梟。」張守節《正義》：「文穎云：『以白羽羽箭，故云白羽也。』」「援」，外集作「摇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似非完篇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雜詩〔一〕

昔日雙鴉照淺眉〔二〕，如今婀娜緑雲垂〔三〕。蓬萊老守明朝去〔四〕。腸斷簾間綷縩時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密州。此詩施編不載，七集本爲《雜詩二首》之一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二九卷中。馮應榴注據新王本以其一首入《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》詩，以此詩爲《雜詩》，並置二九卷元祐二年冬杪。王文誥移編於此，以爲重過密州作。「雜詩」，外集作「無題」。

〔二〕雙鴉：即雙鴉，幼女之丫髻。淺眉：淡眉。「淺眉」，外集作「畫眉」。

〔三〕婀娜：搖曳貌。《玉臺新詠》卷一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》：「四角籠子幡，婀娜隨風

轉。」　綠雲：喻女人髮多而黑。杜牧《阿房宮賦》：「綠雲擾擾，梳曉鬟也。」

［四］蓬萊老守：蘇軾自謂。見本卷前《送穆越州》注［七］。

［五］綷縩：衣聲也。《漢書·班倢伃傳》：「感帷裳兮發紅羅，紛綷縩兮紈素聲。」「綷縩時」，七集作「蟋蟀悲」，外集作「緌縩時」。馮應榴謂「緌縩」疑爲「綷縩」之訛。王文誥謂「蟋蟀」非是，「緌」字亦訛。案，縩、縩音義同，可通用。

遺直坊［一］并敍

富公之客李君諱常［二］，登人也。故太守李公諱師中［三］，榜其閭曰遺直。而其子大方［四］，求詩於軾。爲賦一首。

使君不浪出［五］，羔雁親扣門［六］。先生但清坐，薤水已多言［七］。當時邦人化，市無晨飲豚［八］。歲月曾幾何，客主皆九原［九］。魯經有遺歎［一〇］，楚些無歸魂［一一］。我作遺直詩，過者式其藩［一二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登州（今山東蓬萊市）。　遺直：謂直道而行，有古遺

風。《左傳・昭公十四年》：「仲尼曰：『叔向，古之遺直也。』」坊：街市里巷之通稱。《唐六典》卷三《户部尚書》：「兩京及州縣之郭内分爲坊，郊外爲村。」題下「并敍」，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〔二〕富公：富弼，字彦國。仁宗時與韓琦主政中書省。熙寧二年拜相。始封祁國公，進封鄭，後封韓國公。參見前卷九《暴雨初晴樓上晚景》其二注〔三〕。「富公之客」，集本、七集本作「富鄭公之客」，類本作「富鄭公客」。李常：仕歷不詳。《明一統志》卷二五《登州府・人物》：「李常，登州人。性鯁直。」歐陽修《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》：「先生二十年東魯，能使魯人皆好學。其間張績與李常」，剖琢珉石得天璞。」則李常學亦有成也。「李君諱常」，類本無「君諱」二字。

〔三〕李師中（一〇一三—一〇七八）：字誠之，楚丘（今山東曹縣東南）人。徙居鄆州（今山東東平縣）。舉進士。累官中允，提點廣西刑獄。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，熙寧五年知登州。元豐元年卒，年六十六。「李公諱師中」，類本無「公諱」二字。

〔四〕「而其子」，類本無「而」字。李大方：不詳。

〔五〕使君：州郡長官之尊稱，此指登州知州。浪出：隨便出，輕意出。杜甫《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》：「龐公不浪出。」

〔六〕羔雁：小羊和雁。古卿大夫相見所執禮品。《禮記・曲禮下》：「凡贄，天子鬯，諸侯圭，卿羔，士大夫雁。」此言使君見李常執禮甚恭。

［七］薤水：《後漢書・龐參傳》：「拜參爲漢陽太守。郡人任棠者，有奇節，隱居教授。參到，先候之。棠不與言，但以薤一大本、水一盂，置户屏前，自抱孫兒伏於户下。主簿白以爲倨。參思其微意，良久曰：『棠是欲曉太守也。水者，欲吾清也。拔大本薤者，欲吾擊強宗也。抱兒當户，欲吾開門恤孤也。』於是歎息而還。」

［八］《孔子家語》卷一《相魯》：「初，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，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。……及孔子之爲政也，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。」飲羊，似因押韻之故作飲豚。「晨飲」，類本作「朝飲」。

［九］九原：山名。在山西新絳縣北。晉卿大夫墓多在此。《禮記・檀弓下》：「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。文子曰：『死者如可作也，吾誰與歸？』」後遂以稱墓地。

［一〇］魯經：此指《左傳》。遺歎：指孔子言「叔向，古之遺直也」之歎。見注［一］。「遺歎」，集本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餘歎」。

［一一］楚些：《楚辭・招魂》句尾有「些」字，爲楚人習用語氣辭。後因以泛指楚地樂調或《楚辭》。此指宋玉《招魂》。其詞曰：「魂兮歸來，去君之恒幹，何爲乎四方些。」無歸魂：言雖有楚些之招，魂終不返。

［一二］式其藩：言憑式以禮常之閭里。式，古人立乘，低頭撫式，以示敬意。《儀禮・士喪禮》：「主人不哭，辟君式之。」鄭玄注：「式謂小俯以禮主人也。」藩，藩邸。謂諸侯王府第。此指李常閭里。庾信《故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銘》：「有美令德，茂親

藩邸。」

鯖魚行〔一〕

漸臺人散長弓射，初嗽鯖魚人未識〔二〕。西陵衰老總帳空，肯向北河親饋食〔三〕。兩雄一律盜漢家〔四〕，嗜好亦若肩相差〔五〕。莽、操皆嗜鯖魚。食每對之先太息，不因噎嘔緣瘡痂〔六〕。中間霸據關梁隔〔七〕，一枚何啻千金直〔八〕。百年南北鮭菜通〔九〕。往往殘餘飽臧獲〔一〇〕。東隨海舶號倭螺〔一一〕，異方珍寶來更多。磨沙瀹瀋成大胾〔一二〕，剖蚌作脯分餘波。君不聞蓬萊閣下駝碁島〔一三〕，八月邊風備胡獠〔一四〕。船舶跋浪黿鼉震〔一五〕，長鑱鏟處崖谷倒〔一六〕。膳夫善治薦華堂，坐令雕俎生輝光〔一七〕。肉芝石耳不足數〔一八〕，醋芼魚皮真倚牆。中都貴人珍此味〔一九〕，糟浥油藏能遠致〔二〇〕。割肥方厭萬錢廚〔二一〕，決眥可醒千日醉〔二二〕。三韓使者金鼎來〔二三〕，方奩饋送煩輿臺〔二四〕。遼東太守遠自獻，臨淄掾吏誰爲材〔二五〕。吾生東歸收一斛〔二六〕，苞苴未肯鑽華屋〔二七〕。分送羹材作眼明〔二八〕，却取細書防老讀〔二九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登州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。鮑魚：海生，無鱗有壳，一面附石，背側細孔或七或九。亦曰鮑魚、九孔螺、石決明。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六《介之二·石決明》：「石決明形如小蚌而扁，外皮甚粗，細孔雜雜。内側光耀，背側一行有孔如穿成者。」

［二］「漸臺」二句：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莽軍師外破，大臣内畔，左右亡所信，憂懣不能食，亶（通但）飲酒，啗鮑魚。庚戌，莽就車，之漸臺（在建章宫。高二十餘丈。漢武帝建），欲阻池水。「軍人入殿中，諰曰：『反虜王莽安在？』有美人出房曰：『在漸臺。』衆兵追之，圍數百重。臺上亦弓弩與相射，稍稍落去。矢盡，無以復射，短兵接。」二句由此檃栝而成。

［三］「西陵」二句：《明一統志》卷二八《彰德府·宫室》：「銅雀臺在臨漳縣（今河北臨漳縣）治西。魏曹操築。……其上複道樓閣相通，中央懸絶，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，置之樓頂。臨終遺令施總帳於上，朝晡使宫人歌吹帳中，望吾西陵。」曹植《請祭先王表》：「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。羊、猪、牛，臣自能辦。杏者，臣縣自有。先王喜食鮑魚，臣前以表，得徐州臧霸上鮑二百枚，足以供事。」

［四］一律：一樣，一例。韓愈《南陽樊紹述墓誌銘》：「後皆指前公相襲，從漢迄今用一

律。」

［五］肩相差：猶差肩、比肩也。韓愈《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》：「四真皆齒列，二聖亦肩差。」

［六］《南史·劉穆之傳》：「邕性嗜食瘡痂，以爲味似鮝魚。嘗詣孟靈休，靈休先患灸瘡，痂落在牀，邕取食之。靈休大驚，痂未落者悉襞取飴邕。邕去，靈休與何勗書曰：『劉邕向顧見噉，遂舉體流血。』」

［七］霸據：猶言割據，指南北朝。關梁：關隘、津梁。指水陸要衝。宋玉《九辯》：「猛犬狺狺而迎吠兮，關梁閉而不通。」

［八］《南史·褚彥回傳》：「時淮北屬，江南無鮝魚。或有間關至者，一枚直數千錢。」

［九］百年：宋統一百餘年，取成數。鮭菜：魚菜。杜甫《王竟攜酒高亦同過》：「自愧無鮭菜，空煩卸馬鞍。」此指鮝魚。

［一〇］臧獲：奴婢。《荀子·王霸》：「如是，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。」楊倞注：「臧獲，奴婢也。」

［一一］《三國志·魏書·東夷傳》：「（倭人）好捕魚鮝，水無深淺，皆沈没取之。」鮝魚又名九孔螺，倭産之鮝即號倭螺。

［一二］磨沙：磨去鮝魚之粗糙外皮。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六《介之二·石決明》：「凡用，以麵裹煨熟，磨去粗皮。」瀹潘：以湯烹煮。瀹，煮也。潘，湯汁。《左傳·哀公三

年》：「無備而官辦者，猶拾瀋也。」裁：大塊肉。《漢書・周勃傳》：「（景帝）召亞夫食，獨置大裁，無切肉，又不置箸。」此指鮑魚肉。

〔一三〕蓬萊閣：在登州。見本卷《送穆越州》注〔七〕。　駝碁島：即鼉磯島。《明一統志》卷二五《登州府・山川》：「沙門島在府城西南六十里。……相聯屬則有鼉磯、牽牛、大竹、小竹，凡四島。皆紫翠巉絶，出波濤中，真神仙所宅。」

〔一四〕蘇軾《登州召還議水軍狀》：「每歲四月，遣兵戍駝碁島，至八月方還，以備不虞。」

〔一五〕跋浪：騰越波浪。　黿：大鼈。背青黄色，頭有疙瘩，俗稱癩頭黿。　鼉：一名鼉龍、猪婆龍，或稱揚子鱷。體長可丈餘，背尾有鱗甲。

〔一六〕長鑱：掘土工具。杜甫《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》之二：「長鑱長鑱白木柄，我生託子以爲命。」　鮑魚生石上，採集則以鐵鑱鏟取。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六《介之二・石決明》：「（石決明）生於石崖上，海人泅水乘其不意即易得之，否則緊粘難脱也。」上四句言采鮑魚。

〔一七〕「膳夫」二句：膳夫：本周代掌王及后妃飲食之官。此指廚師。薦：進獻。　坐令：因令，致令。　雕俎：刻鏤雕飾之食具。俎，古代祭祀、宴飲陳設牲犧之禮器。《詩・小雅・楚茨》：「執爨踖踖，爲俎孔碩。」

〔一八〕肉芝：道家對千歲蟾蜍、蝙蝠、靈龜、燕之屬之稱。食者可長壽。（參見《抱朴子・内篇》卷一一《僊藥》）　石耳：地衣類植物，又名靈芝。體扁平，徑可三寸餘，中

央有短柄，著於深山崖石上。可食。皮日休《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》：「龍上已生新石耳，壁間空帶舊茶煙。」

〔一九〕中都：京城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漕轉山東粟，以給中都官。」

〔二〇〕糟浥：以酒或酒糟浸漬。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六《介之二·石決明》：「吳越人以糟決明、酒蛤蜊爲美品。」

〔二一〕肥：指鮓魚肉。　萬錢廚：何曾性奢豪，廚膳滋味，過於王者。食日萬錢，猶曰無處下箸。（見《晉書·何曾傳》）

〔二二〕決眥：張眼瞪視。杜甫《望嶽》：「盪胸生曾雲，決眥入歸鳥。」此言張開醉眼。

醒千日醉：言鮓魚有醒酒之功。馮應榴注引宋毛勝《水族加恩簿》石決明令云：「酒方沈酣，臭薰一座。挑筋少進，神明頓還。」

〔二三〕三韓：謂朝鮮。見本卷《送楊傑》注〔一四〕。　金鼎：金質之鼎。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：「金鼎玉杯，銀樽珠襦之寶，皆以送女。」此言饌具之華貴。

〔二四〕奩：古代婦女鏡匣。《後漢書·光烈陰皇后紀》：「（帝）從席前伏御牀，視太后鏡奩中物，感動悲涕，令易脂澤裝具。」泛指盛物之器。　輿臺：古代人分十等，輿、臺等次在後，遂以稱下層勞動者。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：「人有十等，……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皁，皁臣輿，輿臣隸，隸臣僚，僚臣僕，僕臣臺，馬有圉，牛有牧。」

［二五］臨淄掾吏：《後漢書·吴良傳》：「吴良字大儀，齊國臨淄人。初爲郡吏，歲旦與掾史入賀。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，諂稱太守功德。良於下坐勃然進曰：『望佞邪之人，欺諂無狀。願勿受其觴。』太守斂容而止。」李賢注引《東觀漢記》：「太守曰：『此生言是。』賜良鮝魚百枚。」

［二六］斛：量器名。《莊子·胠篋》：「爲之斗斛以量之，則並與斗斛而竊之。」古以十斗爲一斛。南宋改五斗一斛，兩斛爲一石。

［二七］苞苴：以茅或葦裹魚肉。此指鮝魚肉。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六《介之二·石決明》：「登萊海邊甚多，人采肉供饌。及乾，充苞苴肉。」　鑽：鑽營。班固《答賓戲》：「商鞅三術以鑽孝公，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。」　華屋，謂勢要之家。

［二八］蘇軾登州《與滕達道書》：「鮝魚三百枚，……聊爲土物。」分送羹材當指此。　「羹材」，馮應榴注：「羹」一作「美」。　「作」，查注：「作」疑誤，當作「乍」。

眼明：《本草綱目》卷四六：「石決明主治目障、醫痛、青盲。」

［二九］防老讀須大書文字，此言細書，乃諧謔語，謂食過鮝魚能長保眼睛明亮。

集評

紀昀：步步努力，不見興會之妙。　「不因」句費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方東樹：《鮝魚行》使事太多。以此炫俗人，乃近來作俗詩，入魔最下，凡俗可厭。「肯

向」、「緣瘡痂」、「誰爲材」等字俱擲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趙克宜：一味鋪敘，初無精神團結處，故不爲工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附録卷下）

登州孫氏萬松堂〔一〕

萬松誰種已撚撚〔二〕，半嶺蒼雲映此邦〔三〕。露重珠瓔蒙翠蓋〔四〕，風來石齒碎寒江〔五〕。浮空兩竹横南閣〔六〕，倒景扶桑射北窗〔七〕。坐待夕烽傳海嶠〔八〕，重城歸去踏逢逢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登州。萬松堂：《嘉慶一統志·登州府·古蹟》：「萬松堂在府城内。」「萬松堂」，集本、施乙、類本無「萬」字。

〔二〕撚撚：聳立貌。揚雄《太玄經·逃》：「喬木維撚，飛鳥過或降。」

〔三〕「蒼雲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丁作「蒼髯」。

〔四〕珠瓔：以珠串綴之項飾。此言露珠懸垂貌。「珠瓔」，集本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珠纓」。蒙翠蓋：言露珠綴滿樹冠。蒙，覆蓋。翠蓋：翠羽裝飾之車蓋。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「馳要褭，建翠蓋。」此指樹冠。

［五］石齒：參差交錯之崖石。孟郊《峽哀十首》：「石齒嚼百泉，石風號千琴。」寒江：清冷之江。杜甫《送鮮于萬州遷巴州》：「祖帳排舟數，寒江觸石喧。」

［六］兩竹：謂登州北大竹、小竹二島。見前詩注［一三］。

［七］倒景即倒影。倒景扶桑，乃扶桑倒景之倒置。扶桑：神木名。傳說日出其下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飲余馬於咸池兮，總余轡乎扶桑。」此以扶桑倒影言日。

［八］夕烽：薄暮所起之堠烽。亦曰平安火。杜甫《夕烽》：「夕烽來不近，每日報平安。」登州控遼東，爲鎮戍要郡，故旦暮傳烽。蘇軾文《登州召還議水軍狀》：「登州地近北虜，號爲極邊。……自國朝以來，常屯重兵，教習水戰，旦暮傳烽，以通警急。」海嶠：近海高山。嶠，尖峭之山。《爾雅·釋山》：「山小而高，岑；銳而高，嶠。」

［九］逢逢：鼓聲。《詩·大雅·靈臺》：「鼉鼓逢逢，矇瞍奏公。」紀昀：「言俟鼓動而歸也。然『踏逢逢』復成何語？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登州海市［一］并敘

予聞登州海市舊矣［二］。父老云：嘗出於春夏［三］，今歲晚不復見矣［四］。予到官五日而去［五］，以不見爲恨。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［六］，明日見焉，乃作此詩［七］。

東方雲海空復空，羣仙出没空明中。蕩摇浮世生萬象〔八〕，豈有貝闕藏珠宫〔九〕。心知所見皆幻影，敢以耳目煩神工〔一〇〕。歲寒水冷天地閉〔一一〕，爲我起蟄鞭魚龍〔一二〕。重樓翠阜出霜曉，異事驚倒百歲翁。人間所得容力取〔一三〕，世外無物誰爲雄。率然有請不我拒〔一四〕，信我人厄非天窮。潮陽太守南遷歸，喜見石廩堆祝融〔一五〕。自言正直動山鬼，豈知造物哀龍鍾〔一六〕。伸眉一笑豈易得，神之報汝亦已豐〔一七〕。斜陽萬里孤鳥没〔一八〕，但見碧海磨青銅〔一九〕。新詩綺語亦安用，相與變滅隨東風〔二〇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月作於登州。阮元《江左金石志》卷一七收此詩石刻，並校。石刻末題云：「元豐八年十月晦，書呈全叔承議。」作詩當在此前數日也。登州：今山東蓬萊市。　海市：大氣因光射而成之海上奇觀。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二一：「登州海中時有雲氣，如宫室臺觀，城堞人物，車馬冠蓋，歷歷可見，謂之海市。」「登州海市」，集本、施乙無「登州」二字。題下「并敍」，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〔二〕舊矣：久矣。《尚書·無逸》：「其在高宗，時舊勞于外，爰暨小人。」

［三］「嘗出」，集本、施乙作「常見」。查注：石刻「出」作「見」。阮校：作「常出」。

［四］「見矣」，查注：石刻作「出也」。

［五］「予到官」句：蘇軾元豐八年十月十五日到登州知州任，二十日以禮部郎中召還。

［六］廣德王廟：俗稱東海龍王廟。《通典》卷四六《禮六·山川》：「天寶十載正月，以東海爲廣德王，南海爲廣利王，西海爲廣潤王，北海爲廣澤王。」「廟」，阮校：石刻作「祠」。

［七］「此詩」，阮校：石刻作「是詩」。

［八］萬象：世間一切事物、景象。謝靈運《從游京口北固亭應詔》：「皇心美陽澤，萬象咸光昭。」

［九］貝闕、珠宮：紫貝爲闕，珠飾其宮。言水神所居宮室。屈原《九歌·河伯》：「魚鱗兮龍堂，紫貝兮朱（珠）宮。」「珠宮」，何焯校作「朱宮」。

［一〇］「神工」，王文誥注本、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作「神功」。底本據集本、施乙、類本及《山左金石志》所收石刻改。

［一一］天地閉：秋冬萬物藏斂，故云。《易·坤》：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」

［一二］蟄：昆蟲伏藏。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」

［一三］「所得」，底本校：類甲作「所待」。

［一四］率然：猶率爾。輕遽貌。

［一五］「潮陽」二句：韓愈于永貞元年秋由陽山令移江陵掾，曾游衡山，默禱神靈，天宇轉清，峯巒畢見，乃作《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》詩。有句云：「我來正逢秋雨節，陰氣晦昧無清風。潛心默禱若有應，豈非正直能感通。須臾靜埽衆峯出，仰見突兀撐青空。紫蓋連延接天柱，石廩騰擲堆祝融。」紫蓋、天柱、石廩、祝融，均衡山峯名。此則蘇軾誤記爲元和十五年由潮州召還事。

［一六］「自言」二句：正直：此爲韓愈自謂。山鬼：山神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」。「豈知」，查注：石刻「豈」作「不」。何焯校：真迹作「不知」。龍鍾：衰憊萎縮貌。

［一七］「伸眉」二句：伸眉：展眉，揚眉。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：「乃欲仰首伸眉，論列是非，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？」「伸眉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石刻作「信眉」。案，《集韻》：「伸」通「信」。

［一八］「孤鳥」，類本作「孤島」。

［一九］磨青銅：謂磨光之青銅鏡。喻海面平靜明潔。蘇軾《蓬萊閣記》：「閣上望海如鏡面，與天相際。」

［二〇］「新詩」二句：紀昀曰：「是海市結語，不是觀海結語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王文誥注：「此詩出之他人，則「斜陽」二句已可結矣。公必找截乾淨而唱歎無窮，此猶海市靈奇不可以端倪也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六）

集評

譚元春：每每寓感慨意，然不覺其憤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六）

查慎行：起便超脱，以下迎刃矣。祇「重樓翠阜出霜曉」一句著題，此外全用議論，亦避實擊虚法也。若將幻影寫作真境，縱摹擬盡情，終屬拙手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海市祇是重樓翠阜，此正不盡形容，亦不能形容也。從未見之前，既見之後，與歲晚見之異結撰至思，煒煒精光，欲奪人目。是乃能使元氣剖判，成乎筆端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方東樹：敘寫清妙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施補華：《登州海市》詩雖不襲退之《衡山》，而風格近似，蓋情略同之故也。人所不能比喻者，東坡能比喻；人所不能形容者，東坡能形容。比喻之後，再用比喻，形容不盡，重加形容。此法得《華嚴》、《南華》。東坡《秧馬歌》、《水車詩》，皆形容盡致之作，雖少陵不能。（《峴傭説詩》）

趙克宜：【「信我人厄非天窮」】頓句遒勁。【「潮陽太守南遷歸」】拉一陪客，氣勢方厚。【「斜陽萬里孤鳥没」】以此句渲染下句，摹寫盡致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二）

附録

柳貫《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》：右蘇長公書自作《登州海市》七言古體詩一章，凡

十二韻。集有小序，而此不著。登州岸東大海，每春夏之交，于波濤晻靄間，見城郭、邑屋、樓臺、觀闕參差隱見，而人物、車輿、騎從、稗販之類，往來雜遝，不啻通都要區之突出乎前。里俗誇言海市以爲異，餘時莫之覩也。長公以元豐八年六月自陽羨起知登州，十月十五日至登，二十日召爲禮部員外郎。念奇觀之非時，而茲游之莫再，乃瀝誠禱于海神廣德王之廟。明日，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，因作詩紀異。視昌黎公之謁于衡嶽，不亦異體而同符哉？儒者語常不語怪。海市云云，涉于奇詭。佛言幻境，豈近是耶？然則，盈天地間一氣耳，其屈伸消息，固有忽然而成形，亦有窅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。海爲歸墟，魚龍物怪，何所不有？則夫翕是百物之精，而使光景變化，隨感隨應爲城邑樓觀，爲人物車騎，尚皆神之所爲，而造化之迹也。黃太史（黃庭堅）云：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，神物亦愛魁礧之士乎？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。夫奚疑哉？（《柳待制文集》卷一九）

黃宗羲《海市賦》：余登達蓬山望海，山僧四五人皆言，春夏之交，此地特多海市。各舉所見，與圖書傳聞者絶異。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，影象見於空中，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？言者不出雲氣髣髴，豈知五彩歷落，刻露秋毫？東坡在登州，以歲晚得見爲奇。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，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。信耳信目，自有差等。（《梨洲文集·賦類》）

奉和陳賢良〔一〕

不學孫、吴與《六韜》〔二〕，敢將駑馬並英豪〔三〕。望窮海表天還遠，傾盡葵心日

愈高〔四〕。身外浮名休瑣瑣〔五〕，夢中歸思已滔滔〔六〕。三山舊是神仙地〔七〕，引手東來一釣鼇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一月作於登州。此詩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登州詩中，王文誥編於此。陳賢良：未詳。宋有賢良方正科，賢良乃稱其出身。「奉和陳賢良」，外集作「次韻陳賢良」。

〔二〕孫吳：謂孫武兵法和吳起兵法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《吳孫子兵法》八十二篇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孫武也，臣於闔廬。」又，「《吳起》四十八篇。」《六韜》：漢人掇舊說，託名呂尚編撰之兵書。分文、武、龍、虎、豹、犬六韜，記周文王、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。

〔三〕駑馬：劣馬。比喻才能低下。並：並行，並列。

〔四〕「望窮」二句：望窮：望盡、望斷。海表：猶言海之盡頭。傾盡葵心：曹植《求通親親表》：「若葵藿之傾太陽，雖不爲回光，然向之者誠也。」范仲淹《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》：「但得葵心長向日，何妨駑足未離塵。」

〔五〕瑣瑣：細小瑣碎貌。《詩·小雅·節南山》：「瑣瑣姻亞，則無膴仕。」休瑣瑣即休瑣瑣掛懷之意。「休瑣瑣」，外集作「真瑣瑣」。

［六］滔滔：水盛貌。《詩・大雅・江漢》：「江漢滔滔，南國之紀。」此喻歸思。

［七］三山：海中仙人所居之處。又曰三壺。《史記・秦始皇本紀》：「秦人徐市等上書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。」

［八］引手：伸手、舉手。《易・繫辭上》：「引而伸之。」釣鼇：渤海之東有五山，天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負載。龍伯國有大人，舉足數步而至五山，一釣六鼇，於是岱輿、員嶠二山流於北極，沈於大海。（見《列子・湯問》）後釣鼇遂爲志趣高遠，舉止豪邁之喻。《唐語林》卷五：「李白開元中謁宰相，封一板，上題曰：『海上釣鼇客。』」

留別登州舉人［一］

身世相忘久自知［二］，此行閑看古黃腄［三］。自非北海孔文舉，誰識東萊太史慈［四］。落筆已吞雲夢客，抱琴欲訪水仙師［五］。莫嫌五日恩恩守［六］，歸去先傳《樂職》詩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一月作於登州。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，王文誥編於此。　登州舉人：姓名不詳。

［二］身世相忘：言自身與人世隔絶。鮑照《詠史》：「君平悲寂寞，身世兩相棄。」

［三］黄腄：二縣名。其地分別爲今山東黄縣和牟平縣。時俱爲登州所轄。「黄腄」，外集作「黄陲」。

［四］「自非」二句：北海孔文舉：三國孔融（字文舉）爲北海國（治所在今山東濰坊市西南）相。東萊太史慈：太史慈，字子義，東萊黄縣（今屬山東）人。少好學，長臂善射，年四十一卒。《三國志·吴書·太史慈傳》：太史慈避禍遼東，「北海孔融聞而奇之，數遣人訊問其母，並致餉遺。」二句用此事。

［五］「落筆」二句：司馬相如《子虚賦》：烏有先生謂齊之大：「吞若雲夢者八九，於其胸中曾不帶芥。」水仙師：謂伯牙師成連。傳説伯牙曾從成連學琴，三年不能精通。成連因與伯牙同往東海蓬萊山，使聞海水激蕩、林鳥悲鳴之音。伯牙情致專一，終成天下妙手。（見吴兢《樂府古題要解》下《水仙操》）「抱琴」，七集作「抱寒」。馮應榴注謂「寒」訛。二句推重舉人之才華。

［六］五日悤悤守：蘇軾知登州五日而去，故云。見本卷《登州海市》注［五］。「悤悤」，外集、查注、馮應榴注作「匆匆」。

［七］《樂職》：王褒作。詩頌漢宣帝之盛德。《漢書·王褒傳》：「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，……使褒作《中和》、《樂職》、《宣布詩》，選好事者令依《鹿鳴》之聲習而歌之。……武等學長安，歌太學下，轉而上聞。宣帝召見武等觀之，皆賜帛，謂曰：『此

盛德之事，吾何足以當之？』」「樂職詩」，外集作「樂賦詩」，疑誤。外集「詩」字後原注：「到登五日被召，故云。」

過萊州雪後望三山〔一〕

東海如碧環，西北卷登萊〔二〕。雲光與天色，直到三山回。我行適冬仲〔三〕，薄雪收浮埃。黃昏風絮定，半夜扶桑開〔四〕，參差太華頂，出沒雲濤堆〔五〕。安期與羨門，乘龍安在哉？茂陵秋風客，勸爾麾一杯〔六〕。帝鄉不可期〔七〕，楚些招歸來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一月作於萊州（治所在今山東萊州市）。三山：在萊州東北海邊。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二〇《萊州》：「三山在縣北五十里海之南岸。」

〔二〕「東海」二句：東海：海名。此指渤海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：「爲之歌齊，曰：美哉，泱泱乎，大風也哉！表東海者，其大公乎？」登萊：謂渤海東南之登州（治所在今山東蓬萊市）、萊州。

〔三〕冬仲：即仲冬。時在十一月，故云。

〔四〕「黃昏」二句：風絮定：謂雪霽。風絮，指雪。謝道韞咏雪有「未若柳絮因風起」之句。「半夜」句：言萊州臨海，早見日出也。扶桑：指日。見本卷《登州孫氏萬松堂》注〔七〕。

〔五〕「參差」二句：參差：高低不齊貌。太華頂：即太華峯。見本卷《送楊傑》注〔七〕。此以華山三峯比三山。雲濤：雲涌如濤。白居易《海漫漫》：「雲濤煙浪最深處，人傳中有三神山。」

〔六〕「安期」四句：安期：即安期生。先秦方士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漢武帝遣使入海求蓬萊、仙人安期生之屬。羨門：古仙人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始皇之碣石，使燕人盧生求羨門、高誓。」裴駰《集解》：「韋昭曰：『（羨門、高誓）古仙人也。』」乘龍：傳説仙人多乘龍飛升。「茂陵」句：漢武帝曾作《秋風辭》，死後葬茂陵（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），後世詩文遂以茂陵秋風客稱之。李賀《金銅仙人辭漢歌》：「茂陵劉郎秋風客，夜聞馬嘶曉無蹟。」麾：舉手也。此言舉杯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麾蛟龍以梁津兮。」四句因萊州三山而及三神山、仙人及武帝求仙事。

〔七〕帝鄉：傳説中天帝之所居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「千歲厭世，去而上仙。乘彼白雲，至於帝鄉。」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：「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」

〔八〕楚些：指宋玉《招魂》。見本卷《遺直坊》注〔一二〕。

集評

葛立方：善哉！東坡之論也。「安期與羨門，乘龍安在哉？茂陵秋風客，勸爾麾一杯。帝鄉不可期，楚些招歸來」。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。（《韻語陽秋》卷一二）

紀昀：不失古格，然是恒意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書文與可墨竹〔一〕并敍

亡友文與可有四絶，詩一，楚辭二，草書三，畫四。與可嘗云：世無知我者，惟子瞻一見，識吾妙處。既没七年，覩其遺迹，而作是詩。

筆與子皆逝，詩今誰爲新？空遺運斤質〔二〕，却弔斷絃人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一月自登州還朝途中作。此詩查注仍施編之舊，列於元祐元年丙寅《次韻子由送千之侄》後，馮應榴注從之。並誤。蘇軾《題文與可墨竹》云：「與

可既没八年，始還朝。」此敍言「既没七年」，則軾尚未還朝也。與可没於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己未，至元豐八年乙丑，正七年。故以列元豐八年爲是。王文誥編於此，今從。

文與可：名同，宋梓州永泰（今四川鹽亭縣）人。皇祐進士。元豐初任湖州太守。善畫山水，尤長墨竹。參見前卷六《送文與可出守陵州》注［一］。題下「并敍」，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［二］運斤質：施斧之對象。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「郢人堊慢（一作漫）其鼻端，若蠅翼，使匠石斲之，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堊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『嘗試爲寡人爲之。』匠石曰：『臣則嘗能斲之。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。自夫子之死也，吾無以爲質矣。』」此運斤質乃軾自謂。

［三］斷絃人：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載，伯牙善鼓琴，惟好友鍾子期盡解琴意。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絶絃，終身不復鼓琴，以爲世無足爲知音者。

次韻趙令鑠［一］

東坡已報六年穰［二］，惆悵紅塵白首郎［三］。枕上溪山猶可見，門前冠蓋已相望［四］。故人年少真瓊樹［五］，落筆風生戰堵牆［六］。端向甕間尋吏部，老來專以醉爲鄉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趙令鑠：字伯堅。熙寧中，以諸衛將軍對策學士院，改職方員外郎，簽書南京判官。元祐初爲光禄少卿、將作監，終太僕卿。

［二］六年穰：六年豐收。蘇軾元豐三年二月至黄州，四年春始躬耕東坡。自三年至八年，凡六年。此概略言之。穰，禾實豐也。《管子·國蓄》：「歲有凶穰，故穀有貴賤。」

［三］紅塵：指京城。京城繁華熱鬧，塵土飛揚。班固《兩都賦》：「紅塵四合，煙雲相連。」盧照鄰《長安古意》：「佳氣紅塵暗天起。」　白首郎：謂老大而爲郎官。荀悦《漢紀·孝文二》：「時上輦過郎署，見郎署長馮唐年七十餘矣。……白首屈於郎署，豈不惜哉？」蘇軾爲禮部郎中年近五十，遂以馮唐爲喻。

［四］「枕上」二句：蘇軾自謫籍起知登州，席不暇暖，以禮部郎中召還。溪山猶在夢中，而冠蓋已集於門前。《戰國策·魏策四》：「齊楚約而攻魏，魏使人求救於秦，冠蓋相望。」冠蓋，官吏服飾和車乘，借指官吏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冠蓋如雲，七相五公。」

［五］故人：指趙令鑠。瓊樹：喻美好人品。《世説新語·賞譽》：「王戎云：『太尉（王衍）神姿高徹，如瑶林瓊樹，自然是風塵外物。』」

［六］戰堵牆：謂與衆學士争競。杜甫《莫相疑行》：「集賢學士如堵牆，觀我落筆中書堂。」趙令鑠爲宋宗室登進士第之冠，易文階最先。故云。（見《宋詩紀事》卷八五）

[七]「端向」二句：甕間尋吏部：《晉書·畢卓傳》：「爲吏部郎，常飲酒廢職。比舍郎釀熟，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，爲掌酒者所縛。明旦視之，乃畢吏部也，遽釋其縛。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，致醉而去。」以醉爲鄉：《新唐書·王績傳》：性嗜酒，乘牛經酒肆，留或數日。「所居東南有盤石，立杜康祠祭之，尊爲師，以（焦）革配。著《醉鄉記》以次劉伶《酒德頌》。」「專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一作「惟」。

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仙風入骨已淩雲〔二〕，秋水爲文不受塵〔三〕。一噫固應號地籟〔四〕，餘波猶足挂天紳〔五〕。買牛但自捐三尺〔六〕，射鼠何勞挽六鈞〔七〕。莫向百花潭上去，醉翁不見與誰親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王定國：名鞏。自號清虛先生。有雋才，長

於詩。參見前卷一五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注〔一〕。潁：指潁州。治所在今安徽阜陽市。倅：太守之副貳，即通判。

〔二〕仙風入骨：謂人風度神彩不同凡俗。李白《大鵬賦序》：「余昔於江陵見司馬子微（承禎），謂余有仙風道骨，可與神遊八極之表。」

〔三〕秋水：言人清秀俊爽。杜甫《徐卿二子歌》：「大兒九齡色清澈，秋水爲神玉爲骨。」

〔四〕噫：出氣。地籟：風吹孔穴所出之聲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是惟無作，作則萬竅怒號。……地籟則衆竅是已。」

〔五〕天紳：自天垂下之大帶。指瀑布。韓愈《送惠師》：「是時雨初霽，懸瀑垂天紳。」

〔六〕買牛：《漢書·龔遂傳》：「遂見齊俗奢侈，好末技，不田作，乃躬率以儉約。……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。」三尺：謂劍。《漢書·高帝紀》：「吾以布衣，提三尺取天下。」顏師古注：「三尺，劍也。」

〔七〕《三國志·魏書·杜襲傳》：「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。」六鈞：謂弓。《左傳·定公八年》：「顏高之弓六鈞。」此句合用二典，言定國爲倅，才力有餘。紀昀曰：「中四句太雕琢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〔八〕「莫向」二句：百花潭：未詳。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應在潁州。」醉翁：謂歐陽修。其《醉翁亭記》云：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。」定國倅潁時，歐陽修已辭世，故云不見。「親」，集本、類本作「春」。

其二

滔滔四海我知津，每愧先生植杖芸[一]。自少多言晚聞道[二]，從今閉口不論文。艷翻白獸樽中酒[三]，歸煮青泥坊底芹[四]，要識老僧無盡處，牀頭牛蟻不曾聞[五]。

校注

[一]「滔滔」二句：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長沮、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『夫執輿者爲誰？』子路曰：『爲孔丘。』曰：『是魯孔丘與？』曰：『是也。』曰：『是知津矣。』……（桀溺）曰：『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』」「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荷蓧，子路問曰：『子見夫子乎？』丈人曰：『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』……植其杖而芸。」滔滔，水流廣大貌。津，渡口。二句謂自己實非知津識路者。

[二]晚聞道：《莊子·漁父》：「子之早湛於人僞，而晚聞大道也。」「晚聞」，類本作「聞晚」。馮應榴謂「聞晚」訛。

[三]白獸樽：本曰白虎樽，唐人因諱虎字而改。《晉書·禮志》：「魏制，……正旦元會，設白虎樽於殿庭，樽蓋上施白虎。若有能獻直言者，則發此樽飲酒。」施注：「哲宗即

位，求言上書者以千計。司馬温公考定，孔宗翰居第一，定國第二。故用白獸樽事。」

［四］青泥坊：施注引《仙傳拾遺》：「周末殺蓑弘於蜀，其血碧色，入地化爲碧玉，數里内土皆青色。今蜀有青泥坊，即弘死處。」杜甫《崔氏東山草堂》詩：「飯煮青泥坊底芹。」此借用杜詩以言思歸之意。

［五］「要識」二句：無盡：禪門語。《景德傳燈録》卷四《壽州道樹禪師》：「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，祇消老僧不見不聞；伊伎倆有窮，吾不見不聞無盡。」「牀頭」，集本、施乙、類本作「牀前」。牛蟻：《世説新語·紕漏》：「殷仲堪父病虚悸，聞牀下蟻動，謂是牛鬬。』此言世間無謂爭鬬。

次韻趙令鑠惠酒［一］

神山無石髓［二］，生世悲暫寓［三］。坐待玉膏流［四］，千載真旦暮［五］。青州老從事，鬲上非所部［六］。惠然肯見從［七］，知我憎市酤［八］。開瓶自洗盞，肴核誰與具［九］？門前聽剥啄［一〇］，烹魚得尺素［一一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趙令鑠：見本卷《次韻趙令鑠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「神山」，類丙作「神仙」。　石髓：石鐘乳。傳説人服之長壽。《晉書・嵇康傳》：「（王）烈嘗得石髓如飴，即自服半，餘半與康。」

［三］寓：寄居。傅咸《鳴蜩賦》：「生世忽兮如寓。」紀昀：「起得迂遠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［四］玉膏：神話謂玉之膏脂。《山海經・西山經》：「丹水出焉。……其中多白玉，是有玉膏。」「玉」，類丙作「石」。

［五］旦暮：言時間短促。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：「萬世之後而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」

［六］「青州」二句：《世説新語・術解》：「桓公（温）有主簿，善別酒，有酒輒令先嘗。好者謂青州從事，惡者謂平原督郵。青州有齊郡，平原有鬲縣。從事言到臍，督郵言在鬲上住。」此以青州從事喻趙所惠酒。

［七］惠然：仁愛貌。《詩・邶風・終風》：「終風且霾，惠然肯來。」

［八］憎市酤：不喜歡市上所售之酒。《論語・鄉黨》：「酤酒、市脯，不食。」「憎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一作困。」

［九］肴核：指菜肴、果類食物。《詩・小雅・賓之初筵》：「籩豆有楚，殽（通肴）核維旅。」具：備辦。

［一〇］剥啄：敲門聲。高適《重陽》：「豈有白衣來剥啄，亦從烏帽自欹斜。」

［一一］《文選·古樂府》之一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雙鯉魚。呼兒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。」紀昀「收得少味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附録

趙令畤：《子瞻和予致齋詩，有「端向甕間尋吏部，老來惟欲醉爲鄉」之句，因送薄酒，兼成斐章，冀發笑也》：古人醉以酒，蓋亦有所寓。一飲百憂忘，陶陶朝復暮。公欲醉爲鄉，甕間尋吏部。惜取青銅錢，濁醪安足酤。敢竊好事名，聊資子雲具。巧手斧鼻端，此情知有素。（《宋詩紀事》卷八五）

送范純粹守慶州［一］

才大古難用，論高常近迂［二］。君看趙、魏老，乃爲滕大夫［三］。浮雲無根蒂，黄潦能須臾［四］。知經幾成敗，得見真賢愚。羽旄照城闕，談笑安邊隅。當年老使君，赤手降於菟［五］。諸郎更何事［六］，折箠鞭其雛［七］。吾知鄧平叔，不鬬月支胡［八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六一：「元豐八年十一月癸巳，朝奉郎、直龍圖閣、權發遣京東路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，代其兄純仁也。」同月，蘇軾自登還，過鄆州，純粹尚在京東任所，且與蘇軾論給田募役事。是時始罷還。蘇軾十二月還朝，純粹必未離京，遂有此詩相送。范純粹：字德孺（一〇四六—一一一七），吴縣（今江蘇蘇州市）人。仲淹第四子。以蔭入仕。沉毅有幹略，論事剴切。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。哲宗立，以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移知慶州。後以元祐黨奪職，知均州。徽宗時，以徽猷閣待制致仕。年七十二卒。有奏議十七卷。慶州：治所在今甘肅慶陽縣。

［二］「才大」二句：杜甫《古柏行》：「古來才大難爲用。」論高：議論恢宏高遠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「離世異俗，高論怨誹，爲亢而已矣。」迂：迂闊，不切實情。

［三］「君看」二句：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。」孟公綽，魯大夫。趙魏老，晉趙、魏二卿之家臣。滕薛，春秋時二小國。

［四］「浮雲」二句：「蒂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丙作「蔕」。案：《正字通》：「蔕」，小篆作「蒂」。黄潦：即潢潦，雨後窪地積水。韓愈《符讀書城南》：「潢潦無根源，朝滿夕已除。」二句言無才而位高者，如浮雲黄潦，起滅在瞬息之間。「黄」，類丙作「潢」。

［五］「羽旄」四句：羽旄：羽旗。《左傳・定公四年》：「晉人假羽旄於鄭，鄭人與之。」杜預注：「析羽爲旌，王者游車之所建。」此指邊將所建之旗。老使君：指純粹之父范仲淹。元昊反，仁宗知仲淹才兼文武，令知延州。時議諸路進討，獨仲淹固守鄜、延不從。後徙慶州，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，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。居三歲，士勇邊實，乃謀取横山、復靈武。（參見《東都事略・范仲淹傳》）「使君」，施乙作「史君」。於菟：虎。春秋楚人稱虎爲於菟。《左傳・宣公四年》：「楚人……謂虎於菟。」此喻悍敵。

［六］諸郎：指仲淹子純仁、純粹兄弟。二人相繼知慶州。

［七］折箠：折斷策馬之杖。《後漢書・邓禹傳》：「赤眉無穀，自當來東。吾折捶（通箠）笞之，非諸將憂也。」雛：指夏國王趙秉常。

［八］「吾知」二句：《後漢書・鄧禹傳》：禹子訓，字平叔。爲護羌校尉。「先是，小月氏胡分居塞内，勝兵者二三千騎，皆勇健富彊，每與羌戰，常以少制多。雖首施兩端，漢亦時收其用。時迷吾子迷唐，别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，來至塞下。未敢攻訓，先欲脅月氏胡。訓擁衛稽故，令不得戰。……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，悉驅羣胡妻子内之，嚴兵守衛。羌掠無所得，又不敢逼諸胡，因即解去。由是湟中諸胡，皆言『漢家常欲鬬我曹，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，開門内我妻子，乃得父母。』咸歡喜叩頭曰：『惟使君所命。』」二句寄語純粹勿以殺傷爲安邊之策。

集評

查慎行：【「當年老使君」四句】他人遇此題，須多少鋪敘？老手祇以數語了之，何等簡要？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舊德之思，良友之誼，懃懃懇懇，意餘於詞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理足而失之太質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送范德孺〔一〕

漸覺東風料峭寒〔二〕，青蒿黃韭試春盤。遥想慶州千嶂裏〔三〕，暮雲衰草雪漫漫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氏原編不載，類本載紀行類，七集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下卷移編於此。紀昀疑爲他人之作誤入，筆墨凡近，不類蘇軾。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。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今仍查注之舊。范德孺：名純粹。見前詩注〔一〕。「送范德孺」，類甲、類乙作「過范縣訪德孺」。類丙作「過范縣訪德孫」。外集作「席上送范德孺」。

[二] 料峭：風寒著肌戰慄貌。陸龜蒙《京口》：「東風料峭客帆遠，落葉夕陽天際明。」

[三] 慶州：治所在今甘肅慶陽縣。千嶂：言山峯衆多。范仲淹《漁家傲·秋思》：「千嶂裏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」

次韻王震〔一〕

攜文過我治平間〔二〕，霧豹當時始一斑〔三〕。聞道吹噓借餘論〔四〕，故教流落得生還〔五〕。清篇帶月來霜夜，妙語先春發病顏〔六〕。詩酒暮年猶足用〔七〕，竹林高會許時攀〔八〕。

校注

[一] 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王震：字子發（一〇四六—一〇九五），莘縣人。鞏從子。賜進士第。上諸路學制，神宗稱其才。累拜龍圖閣直學士、知開封府。徙樞密都承旨，奪職知岳州。紹聖二年卒，年五十。《宋史》有傳。

[二] 治平：英宗年號。治平二年（一〇六五）二月，蘇軾自鳳翔還朝，除直史館。震訪蘇軾或在此時。

[三] 霧豹：喻潛居者。此指王震。《文選》謝朓《之宣城新林浦向版橋詩》：「雖無玄豹姿，

終隱南山霧。」李善注引《列女傳》：「陶答子妻曰：『妾聞南山有玄豹，隱霧而七日不食，欲以澤其衣毛，成其文章。』」一斑：《晉書·王獻之傳》：「獻之年數歲，嘗觀門生搏蒲，曰：『南風不競。』門生曰：『此郎亦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』」此句合用二典，言初識震之文彩。

［四］吹噓：替人宣揚延譽。《文選》劉孝標《廣絶交論》李善注引其《與諸弟書》：「任（昉）既假以吹噓，各登清貫。」餘論：謂本論外之議論。《南史·謝朓傳》：「士子聲名未立，應共獎成，無惜齒牙餘論。」王鞏《聞見近録》：「蘇子瞻既貶黄州，神宗憐之。一日語執政曰：『國史大事，朕意欲俾蘇軾成之。』執政有難色。上曰：『非軾則用曾鞏。』其後，鞏亦不副上意。上復有旨起蘇軾以本官知江州。中書蔡持正、張粹明受命，震當詞頭。」吹噓云云，當謂此。

［五］流落：飄泊失意。李白《與韓荆州書》：「白隴西布衣，流落楚漢。」

［六］陳鵠《西塘集·耆舊續聞》卷五：「東坡謫黄岡，元豐末，移汝州團練副使。制詞云：『蘇某謫居之久，念咎已深；人才實難，不忍終棄。』坡甚歎服。蓋王子發詞也。元祐初，坡入掖垣，尚與子發同僚。和子發詩云：『清篇帶月來霜夜，妙語先春發病顔。』蓋爲此也。」

［七］「足用」，類本作「得用」。

［八］竹林高會：《晉書·嵇康傳》：「所與神交者，惟陳留阮籍、河内山濤。豫其流者河内

向秀，沛國劉伶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。遂爲竹林之游，世所謂『竹林七賢』也。」王震乃定國之姪，故比諸阮咸。

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〔一〕

楚有孫叔敖〔二〕，長城隱千里〔三〕。哀哉練裙子〔四〕，負薪躡破履〔五〕。豈無故交親，逝去如覆水〔六〕。不如老優孟，談笑託諧美〔七〕。世家不可恃〔八〕，如倚折足几。祥符有賢相〔九〕，手握天下砥〔一〇〕。懿敏亦名公〔一一〕，三貴德爵齒〔一二〕。蓋棺今幾日，公子誰料理〔一三〕。誰要卿料理，欲説且止止〔一四〕。宅相開府公〔一五〕，久爲蒼生起〔一六〕。如何垂老別，冰盤饋蒼耳〔一七〕。親嫌妨鷓鴣〔一八〕，相對發微泚〔一九〕。新詩如彈丸〔二〇〕，脱手不移晷〔二一〕。我亦老賓客〔二二〕，苦語落紈綺〔二三〕。莫辭三上章，有道貧賤恥〔二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王定國：名鞏。見本卷《次韻王定國得穎倅》注〔一〕。　韓子華：名絳。慶曆二年進士。神宗朝拜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，後代王安

石爲相。詳見前卷九《韓子華石淙莊》注〔一〕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九：「元豐八年八月，鎮江軍節度使、知河南府韓絳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。絳陛見，面諭以河北水災，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。遣使就第賜告。」過飲或在此時。東坡和詩，則在後也。查注云：「定國人材門第，自堪大用。子華乃王之所自出，當路有汲引之力，反托親嫌，不爲表薦，遂使三年瘴癘，萬里生還。區區穎、揚二倅，轉徙靡常，與流落何異？子華不得辭其責也。公此詩，似爲定國痛惜。然所以諷刺子華者深矣。」

〔二〕孫叔敖：春秋楚令尹。蔦賈之子。沈尹莖薦之於楚王以自代。開鑿芍陂，灌田萬頃。相傳三任令尹而不喜，三去職而不悔。（參見《左傳·宣公十一年》、《宣公十二年》，《史記·循吏列傳》）

〔三〕長城：《晉書·檀道濟傳》：「道濟見收，脱幘投地曰：『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。』」《舊唐書·李勣傳》：「朕（太宗）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，遂使突厥畏威遁走，塞垣安靜，豈不勝遠築長城耶？」

〔四〕「練裙子」，底本原作「練裙子」。今據《南史》改。查注：宋刻本作「練」。案，練，白色熟絹。練，練葛。作練方切詩意。《南史·任昉傳》：「（昉）有子東里、西華、南容、北叟，並無術業，墜其家聲。兄弟流離不能自振，生平舊交莫有收恤。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，道逢平原劉孝標，泫然矜之，謂曰：『我當爲卿作計。』乃著《廣絶交論》。」

〔五〕負薪：背柴草。指任力役。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「問庶人之子，長曰，能負薪矣；幼

曰，未能負薪。」

［六］覆水：傾倒之水。《後漢書·何進傳》：「覆水不可收。」此喻親故離散，不復見。

［七］「不如」二句：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「（孫叔敖）病且死，屬其子曰：『我死，汝必貧困。若往見優孟，言我孫叔敖之子也。』居數年，其子窮困負薪，逢優孟，與言曰：『我，孫叔敖子也。父且死時，屬我貧困往見優孟。』……即爲孫叔傲衣冠，抵掌談語。歲餘，像孫叔敖，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……欲以爲相，優孟曰：『請歸與婦計之，三日而爲相。』莊王許之。三日後，優孟復來。王曰：『婦言謂何？』孟曰：『婦言慎無爲，楚相不足爲也。如孫叔敖之爲楚相，盡忠爲廉以治楚，楚王得以爲霸。今死，其子無立錐之地，貧困負薪以自飲食。必如孫叔敖，不如自殺。』……於是莊王謝優孟，乃召孫叔敖子，封之寢丘四百户，以奉其祀。後十世不絶。」「談笑」，查注謂宋刻本「笑」作「説」。然集本、類本、施乙作「談笑」。紀昀：「美字强押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［八］世家：世代顯貴之家族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「（陳）仲子，齊之世家也。」「不可恃」，集甲、集乙作「不可待」。疑誤。

［九］祥符：宋真宗年號，大中祥符之簡稱。賢相：謂定國之祖文正公王旦。《宋宰輔編年録》：旦景德三年拜相，歷祥符，至天禧元年，在相位凡十二年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九〇：「旦端重堅正，明達治體，接物若甚和易，而風格峻整，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。其爲宰相，務遵守法度，重改作，妙於啓奏，言簡理順，……自守直道，不爲曲辯所遷，

有識略，善鎮定大事。」

〔一〇〕砥：均平之意。《國語・魯語下》：「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遠邇。」韋昭注：「砥：平也。平遠邇所差也。」紀昀：「砥字強押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〔一一〕懿敏：謂文正公旦季子王素。素事仁宗，出入垂三十年。有政聲，卒謚懿敏。（見《宋史・王素傳》）名公：有名望之公卿。

〔一二〕《孟子・公孫丑下》：「天下有達尊者三：爵一、齒一、德一。」

〔一三〕公子：指王定國。

〔一四〕止止：猶止也。《莊子・人間世》：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」郭象注：「下『止』字爲語末助詞。」紀昀：二句「太率易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〔一五〕「宅相」句：《晉書・魏舒傳》：「（魏舒）少孤，爲外家甯氏所養。甯氏起宅，相宅者云：『當出貴甥。』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，意謂應之。舒曰：『當爲外氏成此宅相。』」文正公旦長女嫁韓忠憲公，子華乃王氏甥，故宅相云。開府：自建府署，置僚屬。唐宋以开府儀同三司爲極品之階官。韓子華熙寧間兩度爲相。哲宗立，更鎮江軍節度使，開府儀同三司，謂爲使相，封康國公。（參見《宋史・韓絳傳》）

〔一六〕蒼生：謂百姓。《晉書・謝安傳》：「中丞高崧戲之曰：『卿屢違朝旨，高卧東山。諸人每相與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將如蒼生何？蒼生今亦將如卿何？』」

〔一七〕「如何」二句：垂老別：臨老而別。冰盤，喻盤之潔淨。蒼耳：草名。又名菜

耳、卷耳。古供蔬食，實可榨油。臨老而別，僅得蔬食，言其清貧也。

〔一八〕鶉薦：舉薦才具卓越之人。孔融《薦禰衡疏》：「鷙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觀。」

〔一九〕泚：汗出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「其顙有泚，睨而不視。」趙岐注：「泚，汗出。」

〔二〇〕彈丸：《南史·王筠傳》：「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。」

〔二一〕不移晷：言作詩甚速。晷，日影。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白日未及移其晷，已獵其什七八。」

〔二二〕嘉祐二年軾應進士試時，韓絳爲座師。故此云「老賓客」。

〔二三〕苦語：謂忠言、逆耳之語。南朝梁劉孝綽《栖隱寺碑》：「苦語軟言，隨方弘訓。」落紈綺：意猶落盡鉛華。落，脱也。紈綺，精美之絲織物。此喻藻飾之辭。

〔二四〕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耻也。」王文誥注：「末句結出作詩本意，否則此題無可和也。」

次韻馬元賓〔一〕

流落江湖萬里歸〔二〕，相逢自慰已差池〔三〕。初聞好句驚人倒，悔過東庭識面遲〔四〕。握手寧知無賀監〔五〕，結交誰復許袁絲〔六〕。塞鴻正欲摩天去，垂老追攀

豈可期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注本不載，查注據清施本補編，王文誥編於此。　馬元賓：不詳。

〔二〕流落：見本卷《次韻王震》注〔五〕。軾謫黃州五年，故云。

〔三〕「慰已」，外集作「喜燕」。　差池：意外。李端《古別離》之一：「與君桂陽別，令君岳陽待。後事忽差池，前期日空在。」此謂感到意外。

〔四〕過東庭：言造訪馬元賓居所。　識面：見面。杜甫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：「李邕求識面，王翰願卜鄰。」

〔五〕寧知：豈知。　賀監：謂唐秘書監賀知章。《舊唐書·李白傳》：「初，賀知章見白，賞之曰：『此天上謫仙人也。』」此指馬元賓。

〔六〕「誰復」，類本作「誰定」。　許：贊許。杜甫《戲贈閿鄉秦少公短歌》：「同心不減骨肉親，每語見許文章伯。」　袁絲：即袁盎。《史記·袁盎傳》：「絳侯得釋，盎頗有力。絳侯乃大與盎結交。」

〔七〕「塞鴻」二句：塞鴻即塞雁。候鳥，善飛。鮑照《代陳思王京洛篇》：「春吹回白日，霜歌落塞鴻。」　追攀：追踪攀摹。謂學習師法。　「豈可」，類丙作「豈所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【「驚人倒」】三字粗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惠崇春江晚景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〔二〕。蒌蒿滿地蘆芽短〔三〕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惠崇：建陽（今福建建陽市）人（一説淮南人）。宋初九僧之一。能詩善畫。宋郭若虚《圖畫見聞誌》卷四《花鳥門》：「建陽僧惠崇，工畫鵝雁鷺鷥，尤工小景，善爲寒汀遠渚。蕭灑虚曠之象，人所難到也。」王安石亦甚推崇，其《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》云：「畫史紛紛何足數，惠崇晚出吾最許。」

「惠崇春江晚景二首」，集本、七集本「晚景」作「曉景」。七集續集重收此二首，題作《書袁儀所藏惠崇畫二首》。

〔二〕鴨先知：清毛奇齡《西河詩話》卷五：「（予）與汪蛟門（汪懋麟）舍人論宋詩，舍人舉東坡詩『春江水暖鴨先知』，『正是河豚欲上時』，不遠勝唐人乎？予曰：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。『花間覓路鳥先知』，唐人句也。覓路在人，先知在鳥，以鳥習花間故也。此『先』，先人也；若鴨，則先誰乎？水中之物，皆知冷暖，必先及鴨，妄矣。」王士禎於毛説則頗有微詞：「肖山毛奇齡大可，不喜蘇詩。一日復於座中訾謷之。汪蛟門懋麟起曰『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』云云。……毛怫然曰：『鵝也先知，怎祇説鴨？』」（《漁洋詩話》卷中）嗣後，兩説各有紹述，爭論不休。錢鍾書《談藝録》六八條云：「是必惠崇畫中有桃竹蘆鴨等物，故詩遂遍及之。正如鍾記室《詩品》序所謂『思君如流水』既是即目，『高樓多悲風』亦惟所見。先者，亦先人也。西河未顧坡詩題目，遂有此不根之談。唐張渭《春園家宴》：『竹里行廚人不見，草間覓路鳥先知』，即西河所謂『唐人』。東坡詩意，實近梁王筠《雪裏梅花》：『水泉猶未動，庭樹已先知。』」此乃東坡以意參畫，興到筆到之作。錢説最得詩旨。

〔三〕蔞蒿：草名。一曰白蒿。《爾雅·釋草》：「購，蔣蔞。」郭璞注：「蔣蔞，蔞蒿也。生下田，初出可啖，江東用羹魚。」張耒《明道雜志》：「余時守丹陽及宣城，見土人户食之（河豚）。其烹煮亦無法，但用蔞蒿，荻筍、菘菜三物。云最相宜，用菘以滲其膏耳，

而未嘗見死者。」則蓴蒿似可使河豚肥，又是魚羹佐料，且能解毒。

［四］河豚：魚名。古謂之魨。又名鮐、鮭。亦稱河豘。味美而有毒，誤食可致命。産於海。春江水漲，則沿江上行，故所得時有先後。宋陳巖肖《庚溪詩話》卷下：「余嘗寓居江陰及毘陵，見江陰每臘盡春初食之。魚至江左，則已暮春矣。」據此，蘇軾所詠或江左河豚。詩中桃花云云，乃暮春景象。王士禎：「非但風韻之妙，蓋河豚食蘆芽則肥，亦如梅聖俞之『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飛楊花』，無一字泛設也。」（《漁洋詩話》卷中）

集評

汪師韓：吹畦風馨，適然相值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此是名篇，興象實爲深妙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王文濡：絶妙風景。老饕見之，饞涎欲滴。（《宋元明詩評注讀本》卷四）

其二

兩兩歸鴻欲破羣［一］，依依還似北歸人［二］。遥知朔漠多風雪［三］，更待江南半月春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兩兩：成雙成對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六星，兩兩相比者，名曰三能。」　破羣：猶言離羣。

［二］依依：戀戀不舍貌。《韓詩外傳》二：「其民依依，其行遲遲，其意好好。」

［三］朔漠：北方沙漠地帶。《後漢書·袁安傳》：「今朔漠既定，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，并領降衆。」

［四］待：止留。《穆天子傳》：「乃命邢侯待攻玉者。」郭璞注：「待，留之也。」

集評

趙克宜：二詩皆善於虛處設想，此首設想尤曲。○指點境象，饒有餘味，正以題畫佳耳。若實賦則味減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二）

次韻周邠［一］

南遷欲舉力田科［二］，三徑初成樂事多［三］。豈意殘年踏朝市［四］，有如疲馬畏陵坡。羨君同甲心方壯［五］，笑我無聊鬢已皤［六］。何日西湖尋舊賞［七］，淡煙疎雨

暗漁簑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周邠：字開祖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。嘉祐八年進士。元豐中爲溧水令，仕至朝請大夫輕車都尉。蘇軾倅杭，多與酬唱。「次韻周邠」，類本題下原注：「周開祖也。」

［二］南遷：貶官到南方。蘇軾謫黄州五年，故云。力田科：耕田之營生。《戰國策·秦策五》：「今力田疾作，不得暖衣餘食。」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。」紀昀：「首句強押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［三］三徑：西漢末，王莽專權，兗州刺史蔣詡告病辭官，隱居鄉里，於院中闢三徑，惟與求仲、羊仲來往。事見趙岐《三輔決録·逃名》。

［四］殘年：餘年。《列子·湯問》：「以殘年餘力，曾不能毀山之一毛。」朝市：朝廷與市肆。此指朝廷。蘇軾時爲起居舍人。

［五］同甲：同年。同科進士。歐陽修《與知縣寺丞》：「與之同甲，内顧身世，可爲凛凛。」

［六］皤：白也。《易·賁》：「六四，賁如皤如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皤是素白之色。」

［七］舊賞：昔日賞心之事。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六六：「熙寧間蘇軾倅杭，（邠）多與醻唱，所謂周長官者是也。」西湖乃舊遊之地，故云。

次韻胡完夫〔一〕

青衫別淚尚斕斑〔二〕，十載江湖困抱關〔三〕。老去上書還北闕，朝來拄笏看西山〔四〕。相從杯酒形骸外〔五〕，笑説平生醉夢間〔六〕。萬事會須咨伯始，白頭容我占清閑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胡完夫：名宗愈，晉陵（今江蘇常州市）人。胡宿弟之子。舉進士甲科。神宗朝，累官至同知諫院。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，蘇頌、李大臨不草制，落職。胡宗愈封還詞頭，坐奪職，通判真州。哲宗即位，爲中書舍人，遷給事中，累遷御史中丞、吏部尚書。卒謚修簡。「次韻胡完夫」，西樓帖有此詩，題作《次韻完夫舍人見戲一首》，下書「軾上」。

〔二〕青衫：唐制，文官八品九品服青。後以言官職卑微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座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歐陽修《聖俞會飲》：「嗟余身賤不敢薦，四十白髮猶青衫。」「青衫」，馮應榴注謂「衫」一作「山」，并謂「山」訛。斕斑：色彩錯雜貌。白居易《郡中春宴因贈諸客》：「閤淡緋衫故，斕班白髮新。」「斕斑」，集乙作「斕

班」。

［三］抱關：守門也。言位卑禄薄。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：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。」《宋史·胡宗愈傳》：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，蘇頌、李大臨不草制，坐絀。「宗愈又爭之，安石怒，出通判真州。歷提點河東刑獄，開封府推官，吏部右司郎中。」十年抱關當謂此。

［四］「老去」二句：上書北闕：《漢書·枚臯傳》：「上書北闕，自陳枚乘之子。上得之大喜，召入見待詔。」　拄笏看西山：《世説新語·簡傲》：「王子猷（徽之）作桓車騎（沖）參軍。桓謂王曰：『卿在府久，比當相料理。』初不答，直高視，以手版拄頰云：『西山朝來，致有爽氣。』」　「看西山」，集本、類本、西樓帖作「望西山」。哲宗即位，完夫起復，元豐八年七月爲起居郎中，同年十二月遷中書舍人。（參見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九、三六三）二句或謂此。

［五］形骸外：形體、軀壳之外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「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？」

［六］醉夢：酒醉如夢。李涉《題鶴林寺僧舍》：「終日昏昏醉夢間，忽聞春盡強登山。」

［七］「萬事」二句：會須：應須。伯始：漢胡廣字。此指胡完夫。《後漢書·胡廣傳》：「（廣）達練事體，明解朝章。……故京師諺曰：『萬事不理問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。』」　紀昀：「此却不嫌小巧，以其恰答來語也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附録

胡宗愈《宗愈聞子瞻舍人有懷居之興，爲短詩戲呈》：蘇公五十鬢髯斑，雲衲青袍入漢關。賈誼謫歸猶太傅，謝安投老負東山。黄岡泉石紅塵外，陽羨牛羊返照間。知有竹林高興在，欲閑誰肯放君閑。（施、顧《注東坡先生詩》卷二四）

次韻錢穆父[一]

老人明光踏舊班[二]，染鬚那復唱陽關[三]。故人飛上金鑾殿[四]，遷客來從飯顆山[五]。大筆推君西漢手[六]，一言置我二劉間[七]。便須置酒呼同舍[八]，看賜飛龍出帝閑[九]。

校注

[一] 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錢穆父：名勰（一〇三四——一〇九七）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。五歲日誦千言，以蔭知尉氏縣。熙寧三年舉賢良召對稱旨，以不附王安石被絀，權鹽鐵判官。歷提點京西、河北、京東刑獄。奉使高麗，還拜中書

舍人。元祐初，遷給事中，知開封府。出知越州，徙瀛州。召拜工部、户部侍郎，進尚書，加龍圖閣直學士，復知開封。哲宗涖政，歷翰林學士，罷知池州。紹聖四年卒，年六十四，謚文肅。工行草書，文章得西漢體。「次韻錢穆父」，類本題下原注：「錢勰也。」

〔二〕明光：漢宮殿名。此指汴京之宮殿。《三秦記》：「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，中有明光殿。皆金玉珠璣爲簾箔，綴明月珠，金砌玉階，晝夜光明。」舊班：昔日朝官排列之位次。班，謂朝班。杜甫《秋興》：「一卧蒼江驚歲晚，幾回青瑣點朝班。」蘇軾治平二年除直史館，熙寧二年除判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。熙寧三年春差充殿試編排官。故云踏舊班。

〔三〕染鬚：染已白之鬚爲黑色。劉禹錫《與歌者米嘉榮》：「近來時世輕先輩，好染髭鬚事後生。」陽關：曲名。即陽關三疊。又名渭城曲。劉禹錫《與歌者何戡》：「舊人惟有何戡在，更與殷勤唱渭城。」

〔四〕金鑾殿：唐宮殿名。在東内大明宮還周殿西北。殿與翰林院相接，召見學士常在此殿。（見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三六《唐紀》順宗永貞元年）此指宋召見學士之殿。李白《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》：「承恩初入銀臺門，著書獨在金鑾殿。」穆父時爲中書舍人，故云。

〔五〕遷客：貶謫在外之人。李白《與史郎中飲聽黄鶴樓上吹笛》：「一爲遷客去長沙。」此蘇軾自謂。「遷客」，施乙據墨迹作「病客」。飯顆山：李白《戲贈杜甫》：「飯顆山前逢杜甫，頭戴笠子日卓午。借問別來太瘦生，總爲從前作詩苦。」句暗以杜甫自喻。

［六］大筆：猶言大手筆、著名作家。此指錢穆父。唐張説（燕公）、蘇頲（許公）以文章著，稱燕許大手筆。　西漢手：言穆父爲文上追西漢。宋李綱《梁溪集》卷一六七《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》：「（公）所爲文章，雄深雅健，得西漢體。」

［七］二劉：謂漢劉向、劉歆父子。二人俱以文章學術稱。宋周必大《二老堂詩話·陸務觀説東坡三詩》：「曾吉甫侍郎藏子瞻《和錢穆父》詩真本，所謂『大筆推君西漢手，一言置我二劉間』者。其自注云：『穆父嘗草某答詔，以歆、向見喻，故有此句。』」（何文煥《歷代詩話》下）「二劉」，施乙據墨迹作「老劉」。

［八］同舍：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》：「光武先在長安時，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。」杜甫《戲贈閿鄉秦少翁短歌》：「朝迴君是同舍客。」

［九］飛龍：良馬名。張衡《南都賦》：「騏飛龍兮驂騑。」　帝閑：唐宮内馬廐名。《舊唐書·職官志》：「開元時仗内六閑，……號六廐馬。」此指宋宮内馬廐。江少虞《事實類苑》卷二九《詞翰書籍》：「舊規云，學士新入院，飛龍（飛龍廐）賜馬一匹，鞍轡及芻粟，謂之長借。今則賜馬並鞍轡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以下數首皆詞館應酬之作，毫無佳興。昌黎云歡娛之詞難工。信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

卷二六）

附録

錢穆父《次完夫韻簡子瞻右史舍人》：史觀婆娑馬與班，十年流落共間關。鸞凰喜見翔西省，猿鶴何勞怨北山。豈學三閭吟澤畔，仍欣二陸下雲間。非維綸綍須椽筆，讜論尤宜賜燕閑。（施、顧《注東坡先生詩》卷二四）

次韻完夫再贈之什，某已卜居毘陵，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〔一〕

柳絮飛時筍籜斑〔二〕，風流二老對開關〔三〕。雪芽我爲求陽羨〔四〕，乳水君應餉惠山〔五〕。竹簟涼風眠晝永〔六〕，玉堂制草落人間〔七〕。應容緩急煩閭里〔八〕，桑柘聊同十畝閑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注原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。完夫：見本卷《次韻胡完夫》注〔一〕。毘陵：今江蘇常州市。「次韻完夫再贈之

什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」，外集「完夫」上有「胡」字，「某」作「軾」，「廬里」作「鄰里」，無「云」字，題下注云：初和見前集卷一五（指本卷《次韻胡完夫》詩）。

〔二〕筍籜斑：籜，筍殼。筍老而殼落，其上多有斑點。斑竹筍脱殼後竹上亦生斑。宋釋贊寧《筍譜》：「（斑竹筍）脱其殼，乃爲簟竹，方生斑。」

〔三〕風流二老：謂作者與完夫。杜甫《寄贊上人》：「與子成二老，來往亦風流。」對開關：猶言門對門。謂住宅緊鄰。開，啓門。《老子》：「善閉，無關楗而不可開。」關，閉門之橫木。此指門。

〔四〕雪芽：茶之一種。此指宜興之茶。宋子安《東溪試茶録》：「茶之名有七，一曰白葉茶，民間大重。……芽葉如紙，民間以爲茶瑞。」《明一統志》卷一〇《常州府》：「唐貢山在宜興縣東南三十五里。山産茶，唐時入貢，故名。」「我爲」，七集作「爲我」。陽羨：故城在今江蘇宜興南。

〔五〕乳水：此指惠山泉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二《常州府》：「陸子泉在慧山寺。……唐陸羽品天下水味，以此爲第二，故又名第二泉。」陸羽《茶經》卷下：「其水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其山水揀乳泉、石池漫流者上。」「君應」，外集作「君當」。

〔六〕竹簟：竹席。「涼風」，七集作「水風」，外集作「暑風」。

〔七〕玉堂：漢殿名。揚雄《解嘲》：「歷金門，上玉堂。」唐宋後稱翰林院爲玉堂。制

草：制詔之稿。宋敏求《春明退朝録》下：「凡公家文書之稿，中書謂之『草』，樞密院謂之『底』，三司謂之『檢』。」《宋史·職官志》：「（中書舍人）主行詞命，與學士對掌内外制。凡有除拜，中書吏赴院納詞頭。」完夫元豐八年十二月除中書舍人。故云。

〔八〕煩：煩勞、煩擾。《左傳·僖公三十年》：「若亡鄭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。」閭里：鄉里。此言鄰里。

〔九〕《詩·魏風·十畝之間》：「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。」

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〔一〕

詔語春温昨夜班〔二〕，屋頭鳴鳩便關關〔三〕。游仙夢覺月臨幌〔四〕，賀雨詩成雲滿山〔五〕。憐我白頭來仗下〔六〕，看君黄氣發眉間〔七〕。鳳池故事同機務〔八〕，火急開樽及尚閑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穆父：見本卷《次韻錢穆父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舍人：官名。中書省屬官。《宋史·職官志》：「（中書舍人）四人，舊六人。掌行命令爲制詞。分治六房，隨房當制。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，則論奏封還詞頭。……與學士

對掌内外制。」

〔二〕詔語：指擢蘇軾起居舍人之詔旨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六三：「元豐八年十二月戊寅，（詔）禮部郎中蘇軾爲起居舍人。」班：頒布。《漢書·翟方進傳》：「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，……制禮樂，班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」顔師古注：「班謂布行也。」

〔三〕鳴鳩：謂伯勞之鳴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七月鳴鵙（通鴂）。」毛傳：「鵙，伯勞也。」關關：鳥鳴聲。

〔四〕游仙：心游仙境，遠離塵俗。幌：帷幔，窗簾。張協《七命》：「重殿疊起，交綺對幌。」

〔五〕賀雨詩：古時久旱得雨，侍從之臣常作賀雨詩示慶。如白居易《賀雨詩》寫皇帝寬農責己，順人心，從天意，和氣沖融，遂久旱而雨。

〔六〕仗：謂朝會之儀仗。《新唐書·儀衛志上》：凡朝會之仗，三衛番上，分爲五仗，號衙内五仗。一曰供奉仗，二曰親仗，三曰勳仗，四曰翊仗，五曰散手仗。皆帶刀捉仗，列坐於東西廊下。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閣外，號曰内仗。朝罷，皇帝步入東序門，然後放仗。《新唐書·百官志二·門下省》：「起居郎二人，從六品上，掌録天子起居法度。天子御正殿，則郎居左，舍人居右。有命，俯陛以聽，退而書之，季終以授史官。……每仗下議政事，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録於前，史官隨之。」蘇軾元豐八年十二月爲起居舍人，年届五十，故句云。

［七］黄氣：吉祥之氣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卞皇后傳》：「后生齊郡白亭，有黄氣滿室移日。父敬侯怪之，問卜者王旦，旦曰：『此吉祥也。』」　眉間：謂兩眉間人之印堂穴。相面以印堂形狀、顔色斷吉凶。黄氣發於印堂，吉祥之兆也。

［八］鳳池：謂中書省。《南齊書・劉瓛傳》：「上欲用瓛爲中書郎，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。戢謂瓛曰：『上意欲以鳳池相處，恨君資輕，可且就前除。』」　故事：先例、舊日制度。《漢書・楚元王傳》：「是時，宣帝循武帝故事，招名儒俊才置左右。」　機務：機要事務。此言國家大事。《新唐書・百官志二・中書省》：「（中書舍人）掌侍進奏，參議表章。……百司奏議考課，皆預裁焉。」穆父時爲中書舍人，故云。

次韻答李端叔［一］

若人如馬亦如班，笑履壺頭出玉關［二］。已入西羌度沙磧［三］，又從東海看濤山［四］。識君小異千人裏，慰我長思十載間。西省鄰居時邂逅［五］，相逢有味是偷閑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注原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。　李

端叔：名之儀，自號姑溪居士，滄州無棣（舊治在今山東無棣西北）人。元豐間進士。從蘇軾於定州幕府，歷樞密院編修官，通判原州。元符中監內香藥庫，以從蘇軾辟勒停。徽宗初，提舉河南常平。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，編管太平州，徙唐州。終朝請大夫，卒年八十餘。有《姑溪居士集》七十卷。「次韻答李端叔」，七集無「次韻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「若人」二句：若人：猶言此人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南宮适出，子曰：『君子哉！若人。尚德哉！若人。』」馬，指馬援；班，指班超。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，軍沒，援請行。「三月，進營壺頭。賊乘高守隘，水疾，船不得上。」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：班超壯年出玉門關（在今甘肅燉煌縣西北），志捐軀命，轉側絶域，曉譬諸國，因其兵衆，靖邊積三十一年。

〔三〕西羌：少數民族，居國之西境。漢代泛稱爲西羌。　沙磧：沙漠。《周書·高昌傳》：「自敦煌向其國，多沙磧，道里不可準記，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。」「沙磧」，外集作「沙漠」。

〔四〕「又從」，類丙、七集作「又來」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四一：元豐六年十二月壬申：「上批：祭奠高麗國使楊景略等奏辟李之儀書狀官。聞之儀雖諳達吏方，隨器可使，然文章之稱不著士論。緣高麗俗喜文，中夏詞格乃彼所視效，宜得問學博洽、用字秀整者乃稱兹選。可詔赴中書，試擬用書狀進呈。」馮應榴云：之儀「其後之應辟與否，無可考。以先生詩首二聯揣之，似曾應辟也。」

［五］西省：謂中書省。《晉書·徐邈傳》：「年四十四，始補中書舍人，在西省侍帝。」蘇軾時爲起居舍人，屬中書省，故云。「鄰居」，七集作「憐君」。

次韻答滿思復［一］

自甘茅屋老三間，豈意彤庭綴兩班［二］。紙落雲煙供醉後［三］，詩成珠玉看朝還［四］。誰言載酒山無賀［五］，記取啼烏巷有顏［六］。但恐跛牂隨赤驥［七］，青雲飛步不容攀［八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滿思復：名中行，濟州金鄉（今山東金鄉縣）人。元豐初爲國子監直講、著作佐郎，擢館閣校勘。元豐八年十二月爲起居郎。歷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，累官直龍圖閣知明州。

［二］彤庭：漢宮殿中庭漆以朱色，稱彤庭。《文選》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於是玄墀釦砌，玉階彤庭。」李善注引《漢書》：「昭陽舍中庭彤朱。」此指汴京宮殿。「庭」，集甲、七集本作「廷」。　兩班：兩省供奉班。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一：「唐制，兩省供奉官，東西對立，謂之『娥眉班』。國初，供奉班於百官前横列。……今，初序班，分立；百

官班定，乃轉班橫行。」蘇軾時爲起居舍人，屬中書省，故云。

〔三〕紙落雲煙：言才思敏捷，創作神速。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：「揮毫落紙如雲煙。」晉潘岳《楊荆州誄》：「翰動若飛，紙落如雲。」

〔四〕珠玉：言詩文之美。杜甫《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》：「朝罷香煙攜滿袖，詩成珠玉在揮毫。」

〔五〕李白《憶賀監》：「稽山無賀老，却棹酒船回。」句反用其意。

〔六〕《異苑》卷一〇：「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，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，烏口皆傷。一境以爲顏至孝，故慈烏來萃。銜鼓之異（一作「興」），欲令聾者遠聞。即於鼓處置縣，而名爲烏傷（今浙江義烏縣）。」思復或有孝行，故云。施注謂思復爲東陽人，故有此句。

〔七〕跛牂：瘸腿羊。蘇軾自謙之詞。「牂」，馮應榴注作「羊」。　赤驥：駿馬。此喻思復。《穆天子傳》卷四：「癸酉，天子命駕八駿之乘，赤驥之駟，造父爲御，南征翔行。」時思復爲起居郎，與蘇軾同在供奉班，故云。

〔八〕青雲：謂高空。屈原《遠遊》：「步青雲以汎濫兮，忽臨睨夫舊鄉。」

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，將老焉〔一〕

拾遺被酒行歌處，野梅官柳西郊路〔二〕。聞道華陽版籍中〔三〕，至今尚有城南

杜〔四〕。我欲歸尋萬里橋〔五〕，水花風葉暮蕭蕭〔六〕。芋魁徑尺誰能盡〔七〕，橙木三年已足燒〔八〕。百歲風狂定何有〔九〕，羨君今作峨眉叟〔一〇〕。縱未家生執戟郎，也應世出埋輪守〔一一〕。莫欺老病未歸身，玉局他年第幾人。會待子猷清興發，還須雪夜去尋君〔一二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戴蒙：字正仲，號無知子，杜陵（今西安市東南）人（一説吴興人）。慶曆六年進士。元豐元年，以尚書都官郎中知綿州。玉局觀：唐宋著名道觀之一。在成都城南柳堤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七二《劍南西道·益州》：「玉局潭在城南柳堤玉局觀内，張道陵得道之所。」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一《成都府》：玉局觀，「道經二十四化，上應二十四氣，六十甲子分隸之，玉局化其一也。……永壽元年，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，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，老君升座爲道陵説《南北斗經》。既去而座隱地中，因成洞穴，故以玉局名之。」

〔二〕「拾遺」二句：拾遺，謂杜甫。甫於唐至德二年（七五七）授左拾遺。被酒：爲酒所加，猶言中酒。《漢書·高帝紀》：「高祖被酒，夜徑澤中。」顔師古注：「被，加也。被酒者，爲酒所加。」行歌：且行且歌。杜甫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：「行歌非隱淪。」又《西郊》：「時出碧雞坊，西郊向草堂。市橋官柳細，江路野梅香。」

［三］華陽：唐宋時成都府附郭縣。版籍：户籍。《舊唐書·楊炎傳》：「賦不加斂而增入，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實。」「版籍」，集甲作「板籍」。案《集韻》：「版」，或從木。

［四］城南杜：唐京兆杜氏爲西漢杜周、杜延年及西晉杜預之後，世爲望族。所居杜曲在長安城南。《三秦記》云：「城南韋杜，去天尺五。」杜甫系襄陽杜預之後，且居長安城南杜陵，自稱杜陵布衣。故蘇軾稱其蜀中後裔爲城南杜。

［五］萬里橋：在成都城南。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三二《劍南道·成都府》：「萬里橋架大江水，在縣南八里。蜀使費禕聘吴，諸葛亮祖之。禕歎曰：『萬里之路始於此！』因以得名。」

［六］水花風葉：水邊花，風中葉。蕭蕭：摇動貌。屈原《九歌·山鬼》：「風颯颯兮木蕭蕭。」「蕭蕭」，施乙作「瀟瀟」。

［七］芋魁：芋頭。《漢書·翟方進傳》：「飯我豆食羹芋魁。」《漢書·貨殖傳》：卓氏之遷蜀，曰：「吾聞岷山之下沃野，下有蹲鴟，至死不飢。」顔師古注引《華陽國志》：「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。」

［八］楛木：落葉喬木，易成而可薪，成都尤多。杜甫《馮何十一少府邕覓楛木哉》：「飽聞楛木三年大，與致溪邊十畝陰。」故宫舊藏東坡墨迹《書杜詩堂成並跋》：「蜀中多楛木，讀如欯仄之欯。散木也，獨中薪耳。然易長，三年乃拱。故子美詩云：……凡木所蔽，其地則瘠；惟楛不然。葉落泥中輒腐，能肥田，甚於糞壤，故田家喜種之。得風，

葉聲發發如白楊也。」

［九］句言人生之疾速、短暫。韓愈《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》：「男兒不再壯，百歲如風狂。」

［一〇］峨眉叟：峨眉老人。峨眉山在今成都西南峨眉縣。大而言之，成都在峨眉山側，戴蒙赴成都，故云。

［一一］「縱未」二句：執戟郎：謂揚雄。雄蜀郡成都人。少好學，博通典籍，長於辭賦。成帝時拜爲郎。漢郎官主執戟宿衛，故云。（見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）埋輪守：謂漢張綱。綱犍爲武陽（轄今四川彭山縣東）人。雖爲公子，而勵布衣之節。《後漢書·張綱傳》：「漢安元年，選遣八使徇行風俗，皆耆儒知名，名歷顯位，惟綱年少，官次最微。餘人受命之部，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，曰『豺狼當路，安問狐狸？』遂奏曰：『大將軍冀，河南尹不疑，……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。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。』書御，京師震竦。」二句言蜀中古多賢俊，風教所及，戴蒙之子孫定不乏文章名世之人，義節可風之士。

［一二］「會待」二句：《世説新語·任誕》：「王子猷居山陰，夜大雪，……忽憶戴安道。時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王曰：『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？』」「雪夜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夜雪」。底本據各本改。

集評

紀昀：亦是應酬之作，尚不失風調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六）

方東樹：清韻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趙克宜：借少陵生情，起有筆勢。運用皆切蜀中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二）

王克讓　校注
陳應鸞　審訂
馬德富

蘇軾詩集校注卷二七

古今體詩三十九首

正月八日招王子高飲〔一〕

屋雪號風苦戰貧〔二〕，紙窗迎日稍知春。正如蒼葛林中坐，更對芙蓉城裏人〔三〕。昨想玉堂空冷徹〔四〕，誰分銀榼送清醇〔五〕？海山知有東南角，正看歸鴻作小顰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、七集本不載，外集載卷七。查注從蒲積中《歲時雜詠》收入

續採中，王文誥編於此。總案繫此詩於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正月。然孔凡禮據蘇轍《次韻子瞻招王蘧朝請晚飲》，以爲元祐元年正月八日蘇轍尚未至汴京，故此詩當作於元祐二年正月。（詳見《蘇軾年譜》卷二五、二六等）王子高：名迥，後改名蘧，字子開。虞部員外郎正路之次子。官至左中散大夫。世傳與仙人周瑤英同遊芙蓉城。蘇軾爲作《芙蓉城》詩。「招王子高飲」，外集「高」後有「晚」字。

〔二〕「屋雪」，外集作「雪屋」。

〔三〕「正如」二句：薝蔔：花名。梵語。又譯作旃簸迦，瞻博迦。義譯爲鬱金花。花凡六出。此以喻雪。芙蓉城裏人：指王子高。芙蓉城乃傳説中仙人居所，世謂子高曾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。軾有《芙蓉城》詠其事。二句言招飲。

〔四〕玉堂：指翰林院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七：「學士院正廳曰玉堂。……太宗時，蘇易簡爲學士，上嘗語曰：『玉堂之設，但虚傳其説，終未有正名。』乃以紅羅飛白『玉堂之署』四字賜之。」軾元祐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。

〔五〕銀榼：銀質酒器。《新唐書·曹確傳》：帝寵優人李可及，「家嘗娶婦。帝曰：『第去，吾當賜酒。』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。」清醇：謂酒。嵇康《琴賦》：「蘭肴兼御，旨酒清醇。」

〔六〕小顰：眉微蹙。晏幾道《玉樓春》：「小顰若解愁春暮。」

附録

蘇轍《次韻子瞻招王鞏朝請晚飲》：矯矯公孫才不貧，白駒衝雪喜新春。忽過銀闕迷歸路，誤認瑶臺尋故人。訪我不嫌泥正滑，留君深愧酒非醇。歸時九陌鋪寒月，清絶空教僕御顰。（《欒城集》卷一五）

和王晉卿〔一〕并引

駙馬都尉王詵晉卿，功臣全斌之後也〔二〕。元豐二年，予得罪貶黄岡〔三〕，而晉卿亦坐累遠謫〔四〕，不相聞者七年。予既召用，晉卿亦還朝〔五〕，相見殿門外。感歎之餘，作詩相屬，託物悲慨〔六〕，阨窮而不怨，泰而不驕。憐其貴公子有志如此〔七〕，故和其韻〔八〕。

先生飲東坡，獨舞無所屬〔九〕。當時挹明月，對影三人足〔一〇〕。醉眠草棘間，蟲虺莫予毒〔一一〕。醒來送歸雁，一寄千里目。悵然懷公子〔一二〕，旅食久不玉〔一三〕。欲書加餐字〔一四〕，遠託西飛鵠〔一五〕。謂言相濡沫〔一六〕，未足救溝瀆。吾生如

寄耳〔一七〕，何者爲禍福？不如兩相忘，昨夢那可逐。上書得自便，歸老湖山曲〔一八〕。躬耕二頃田，自種十年木。豈知垂老眼，却對金蓮燭〔一九〕。公子亦生還，仍分刺史竹〔二〇〕。賢愚有定分，樽俎守尸祝〔二一〕。文章何足云，執技等醫卜〔二二〕。朝廷方西顧，羌虜驕未伏〔二三〕。遥知重陽酒，白羽落黄菊〔二四〕。羨君真將家，浮面氣可掬。袁天綱謂竇軌，君語則赤氣浮面，爲將勿多殺人〔二五〕。何當請長纓，一戰河湟復〔二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注編元祐二年《九月十五日……臣軾詩云》詩後，查注、馮應榴注從之。王文誥云：「敍稱『不相聞者七年』。自元豐庚申（一〇八〇）至元祐丙寅（一〇八六），正七年也。是年九月八日，作《王晉卿詩跋》，十一月二十一日，爲王晉卿書《黄泥坂》詞，必非二年九月始遇於殿門也。」遂改編於此。孔凡禮《蘇軾年譜》繫於元祐元年七月。王晉卿：名詵，太原人。娶英宗女蜀國長公主，爲駙馬都尉。能詩善畫，山水盡用破墨法，善寫廣漠平原煙雲變幻之景。有寶繪堂，藏古今書畫。以與蘇軾、黄庭堅、米芾等爲友，坐黨籍被貶謫。

〔二〕全斌：王全斌，太原人。早年事唐莊宗，後仕周官都指揮使。宋初爲四川行營前軍都指揮，平蜀有功。官終武寧軍節度。「駙馬都尉王詵晉卿，功臣全斌之後也」，類本、查

注、馮應榴注無此十五字。集甲、施乙、七集本「斌」作「彬」。

[三] 黄岡，今湖北黄岡市。「黄岡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黄州」。

[四] 坐累遠謫：元豐二年十二月，絳州團練副使駙馬都尉王詵，追兩官勒停。坐受軾謗訕文書及借軾錢。更遣人抵（王）鞏、（蘇）轍前，使毀匿所謗訕文書。（見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〇一）「而晉卿亦坐累遠謫」，類本作「而駙馬都尉王詵亦坐累遠謫」。

[五] 蘇軾《與王定國》書云：「晉卿已召還都，月給百千。其女泣訴，聖主爲惻然也。」據此，晉卿已早歸也。「晉卿」，類本作「詵」。

[六] 「託物」，底本校：類本「託」上有「詞雖不甚工然」六字。

[七] 「憐其」，集甲作「佳其」，施本作「嘉其」。

[八] 「和其韻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施本作「次其韻」。「韻」後類本尚有「欲使詵姓名附見予詩集中，然亦不以示詵也。詵字晉卿，功臣全彬之後云」諸字。王文誥注：「此詩原敍與合注（即馮應榴注本）所載鄭羽重刊施注本、七集本詳略小異，其鄭本似後又改定者也，今從鄭本爲當。」

[九] 「先生」二句：東坡：地名。在湖北黄岡縣東。蘇軾元豐中貶黄州團練副使，築室於此，自號東坡居士。屬：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：「酒酣，智起舞屬邕，邕不爲報。」趙次公云：「古者舞以向人曰屬，所以致殷情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[一〇] 「當時」二句：李白《月下獨酌四首》之一：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」挹：援

引。郭璞《遊仙詩》：「左挹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」此言邀請。

〔一一〕虺：毒蛇。俗稱虺蛇。屈原《天問》：「雄虺九首，儵忽安在？」莫予毒：即莫毒予，謂不能加害於我。《左傳》宣公十二年：「城濮之役，晉師三日穀，文公猶有憂色。……及楚殺子玉，公喜而後可知也，曰：『莫余毒也已。』」

〔一二〕「悵然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施本、七集本作「悵焉」。

〔一三〕旅食：此言待遇菲薄之貶謫生活。《儀禮·燕禮》：「尊士旅食於門西。」玉：謂玉食，即珍美之食。《晉書·王濟傳》：濟尚常山公主，「麗服玉食。」

〔一四〕加餐：多進飲食。《古詩十九首》之一：「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。」

〔一五〕鵠：鴻鵠。似雁而大，善飛。段玉裁《説文解字注》：「鵠，黃鵠也。……或單言鵠，或單言鴻。」「鵠」，七集本作「鵲」，疑誤。

〔一六〕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」

〔一七〕句言生命短促，猶暫時寄居世間。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」

〔一八〕「上書」二句：蘇軾自黃移汝，兩上《乞常州居住表》云：「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，粗給饘粥。欲望聖慈，許於常州居住。」詔許之。元豐八年五月，東坡至常州。

〔一九〕「却對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對此」。底本從集甲、施乙改。金蓮燭：宮中御用燭。燭臺取形蓮花。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五：「令狐相公大中初在内庭，恩澤無二。常便殿召對，夜艾方罷，宣賜金蓮花送歸院。……金蓮花，燭柄耳，惟至尊方有之。」時蘇軾

爲起居舍人，天子御殿則侍立，行幸則扈從，故云。

[二〇] 刺史竹：謂竹使符。《史記・孝文帝本紀》：「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、竹使符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〇三：「元豐三年四月，前絳州團練使、駙馬都尉王詵復慶州刺史，聽朝參。」宋之刺史猶漢之太守，故「刺史竹」云謂。

[二一] 樽俎：酒食器具。樽以盛酒，俎以盛肉。此借指庖人。尸祝：謂祭祀者。尸代鬼神受享，祝則傳鬼神之語。《莊子・逍遥遊》：「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此以庖人、尸祝各守其職，喻各得其所。

[二二] 「文章」二句：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文史星曆，近乎卜祝之間。」二句本此。

[二三] 「朝廷」二句：羌虜：指西夏。元豐末，宋與西夏屢起戰端。八年四月，吕惠卿遣兵入西界，破六砦，斬首六百餘級。五月，西夏犯，鄜延路供奉官王英戰死，士卒陷没者六千餘人。元祐元年二月，禁邊民與夏人爲市。（參見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六及《宋史・哲宗紀》）王文誥注：「王詵乃武世家，且官居武職。自此以下，皆就詵作勸勉之詞也。」

[二四] 「遥知」二句：白羽：謂箭。《史記・司馬相如傳》：「彎繁弱，滿白羽，射遊梟。」張守節正義：「以白羽羽箭，故云白羽也。」李白《九日登巴陵置酒，望洞庭水軍》寫永王軍旅之整肅，有句云：「白羽落酒樽，洞庭羅三軍。黄花不掇手，戰鼓遥相聞。」二句或由此化出。

［二五］語出《舊唐書・袁天綱傳》。「袁天綱謂竇軌」云云，施本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注文與此略同。集甲「謂」作「語」。

［二六］「何當」二句：《漢書・終軍傳》：軍自請「願受長纓，必羈南越王而至闕下。」河湟：指西北黄河、湟水流域之地。《新唐書・吐蕃傳》：「湟水出蒙谷，抵龍泉與河合。……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。」宋時西北邊郡俱廢，河湟大部入吐蕃。故結句云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如不經意而出，然句如堅城，而氣極和厚。蓋其老年詩境，漸造平淡如此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次韻王覿正言喜雪［一］

聖人與天通，有詔寬獄市［二］。好語夜喧街，濕雲朝覆砌［三］。紛然退朝後，色映宮槐媚。欲誇剪刻工，故上朱藍袂［四］。我方執筆侍［五］，未敢書上瑞［六］。君猶伏閤爭［七］，高論亦少慰［八］。霏霏止還作［九］，盎盎風與氣［一〇］。神龍久潛伏，一怒勢必倍［一一］。行當見三白［一二］，拜舞讙萬歲［一三］。歸來飲君家，酣

詠追《既醉》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正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編於《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》詩後，查注仍之，王文誥改編於此。證之詩中「有詔寬獄市」（參見注〔二〕）、「行當見三白」諸句，當以王編爲是。　王覿：字明叔，如皋（今江蘇如皋縣）人。第進士。哲宗初遷右司諫，極論蔡確等朋邪害政。章數上，遂謫確出知陳州。士論壯之。出知蘇州，有惠政，吏民歌之。覿清修簡澹，人莫見其喜慍。始終持正，再罹遣逐，不稍變。徽宗時安置臨江軍，無疾而終，年六十八。　正言：官名。掌規諫。唐稱拾遺。「次韻王覿正言喜雪」，西樓帖作「和王明叔喜雪一首」。「雪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雨」，但其目録作「雪」。各本皆作「雪」。「雨」誤刊。

〔二〕「聖人」二句：聖人：此指哲宗。寬獄市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六四：「元祐元年正月丙午，上御延和殿，疏決在京繫囚，除常赦所不原外，雜犯死罪以下降一等，杖以下釋之。」獄市，謂獄訟及市肆。此言刑獄。

〔三〕濕雲：含水氣之雲。唐崔櫓《華清宮》：「紅葉下山寒寂寂，濕雲如夢雨如塵。」砌：台階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於是玄墀釦砌，玉階彤庭。」

〔四〕「故上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上」，一作「入」。朱藍袂：朱藍之服。袂，衣袖。此指

衣服。王注續曰：「今之任職者，或以朱藍而加金帶之飾，亦士林之榮。」

［五］執筆侍：東坡時爲起居舍人，天子御殿則侍立，行幸則扈從，大朝會則與起居郎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。（參見《宋史·職官制》）「執筆侍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本、西樓帖作「執筆待」。

［六］上瑞：謂天感善政所降之吉兆。《宋書·符瑞志下》：「大明五年，正月戊午元日，花雪降殿庭。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，雪集衣。還白，上以爲瑞。」《宋史·職官志》：起居舍人掌記天子言行，制誥德音，四時氣候，四方符瑞。降雪正在所書之列。時朝局初更，無善政可言，故云未敢。

［七］伏閣：拜伏於閣門。《舊唐書·陽城傳》：「城乃伏閣上疏，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。」

［八］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六三：「元豐八年十二月，奉議郎太常丞王覿爲右正言，首上疏論知人安民。」高論或指此。

［九］霏霏：紛飛貌。《詩·小雅·采薇》：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」紀昀：自此以下「純寓時事，蓋其時局漸變而勢未定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［一〇］盎盎：盛貌。杜牧《李賀詩集序》：「春之盎盎，不足爲其和也。」

［一一］「神龍久潛伏，一怒勢必倍」。西樓帖無此二句。

［一二］三白：降雪三場。《全唐詩》卷八八〇載唐人諺：「要見麥，見三白。」

［一三］拜舞：跪舞。《吴越春秋》卷五《勾踐入臣外傳第七》采葛婦乃作詩：「羣臣拜舞天顔舒，我王何優能不移。」讙：此謂歡呼。萬歲：歡呼祝賀之辭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（詔）翌日登嵩高。御史乘屬，在廟旁吏卒咸聞，呼萬歲者三。」

［一四］《既醉》：《詩·大雅》篇名。《毛詩》序曰：「《既醉》，太平也。醉酒飽德，人有士君子之行。」

集評

查慎行：【「我方執筆侍」四句】正色凛然，有元和諷諭體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紀昀：「高論」句不醒豁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元祐元年二月八日，朝退，獨在起居院讀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，感申公故事，作小詩一絶［一］

寂寞申公謝客時，自言已見穆生機［二］。綰、臧下吏明堂廢，又作龍鍾病免歸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二月八日作於汴京。此詩類本不載，施編在遺詩中，查注補於

《和人假山》詩後，王文誥編於此。起居院：《宋史·職官志》：「國朝置起居院，命三館校理以上修起居注。」「元祐元年二月八日，朝退，獨在起居院讀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，感申公故事，作小詩一絶」，外集題作《讀〈儒林傳〉》」，以此詩題爲引。施乙「感申公故事，作小詩一絶」作「感申公故事作」。申公：見後注〔三〕。

〔二〕穆生機：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：「初，元王敬禮申公等。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爲穆生設醴。及王戊即位，常設，後忘設焉。穆生退曰：『可以逝矣！醴之不設，王之意怠。不去，楚人將鉗我於市。』……穆生曰：『《易》稱知幾其神乎！幾者動之微，吉凶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，爲道之存故也；今而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？豈爲區區之禮哉？』，遂謝病去。」句本此。「穆生機」，施乙、七集作「穆生幾」。

〔三〕「綰臧」二句：申公：魯人也。少與楚元王交，俱事齊人浮丘伯。浮丘伯在長安，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於學。元王薨，郢嗣立爲楚王，令申公傅太子戊。戊不好學，病申公。及戊立爲王，胥靡（相繫而作役）申公。申公愧之，歸魯，退居家教，終生不出門，復謝賓客。蘭陵王臧及代趙綰從受《詩》。武帝時，綰、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師申公。於是上使使者束帛加璧，安車以蒲裹輪，駕駟迎申公。至，見上，上問治亂之事。申公時已八十餘，老，對曰：「爲治不在多言，顧力行何如耳。」上默然。竇太后喜《老子》言，不悦儒術。得綰、臧之過，以讓上。上因廢明堂事，下

綰、臧吏，皆自殺。申公亦病免歸，數年卒。（見《漢書・儒林傳》）明堂：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所。凡朝會、祭祀、慶賞、選士、教學等均於此舉行。龍鍾：老態衰憊貌。

集評

紀昀：借題抒意，東坡此時已有不安其位之勢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趙克宜：祇是不可再辱意，託之詠古便得風人之旨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送陳睦知潭州〔一〕

華清縹緲浮高棟〔二〕，上有纈林藏石甕〔三〕。一杯此地初識君，千巖夜上同飛鞚〔四〕。君時年少面如玉，一飲百觚嫌未痛〔五〕。白鹿泉頭山月出〔六〕，寒光潑眼如流汞。朝元閣上酒醒時〔七〕，卧聽風鑾鳴鐵鳳〔八〕。舊遊空在人何處，二十三年真一夢〔九〕。我得生還雪鬢滿〔一〇〕，君亦老嫌金帶重〔一一〕。有如社燕與秋鴻，相逢未穩還相送〔一二〕。洞庭青草渺無際〔一三〕，天柱紫蓋森欲動〔一四〕。湖南萬古一長嗟〔一五〕，付與騷人發嘲弄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二月作於汴京。陳睦：字和叔，一字子雍，莆田（今福建莆田市）人。嘉祐六年進士。累遷史館修撰，判尚書刑部，進鴻臚卿，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，移知潭州，卒贈少保。潭州：治所在今湖南長沙市。

［二］華清：唐宮名。故址在今陝西臨潼縣驪山。貞觀十八年置。咸亨十二年名温泉宮。天寶六載更名華清宮。「縹緲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丙作「縹眇」。高棟：高屋。杜甫《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》：「高棟層軒已自涼，秋風此日灑衣裳。」軾此謂華清宮殿閣。

［三］唐鄭嵎《津陽門詩》：「石魚巖底百尋井，銀牀下卷紅綆遲。」自注云：「石魚巖下有天絲石，其形如甕，以貯飛泉。故上以石甕名寺。寺僧於上層飛樓中懸轆轤，斜引修綆長二百餘尺以汲，甕泉出於紅樓喬樹之杪。」此即「繽林藏石甕」。繽林，言紅樓緑樹相輝，燦若文繒。

［四］飛鞚：猶言飛馬。鞚，有嚼口之馬絡頭。鮑照《拟古》：「獸肥春草短，飛鞚越平陸。」

［五］「君時」二句：《史記·陳丞相世家》載絳侯、灌嬰謂陳平「美丈夫，如冠玉耳」。軾暗用此並切姓。

［六］觚：商周之酒器。長身侈口，呈喇叭狀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」痛：極、盡情。孟郊《看花》：「將何謝青春，痛飲一百杯。」白鹿泉：《長安志》卷一五：「山城内多馴鹿，有流澗號飲鹿泉。」鄭嵎《津陽門詩》：

「飲鹿泉邊春露晞。」白鹿泉或即飲鹿泉。王注次公引《述征記》：「驪山中又有白鹿觀。」

［七］朝元閣：《長安志》卷一五：殿在華清宮。「天寶七載，玄宗皇帝見於朝元閣，即改名降聖閣。」

［八］鳳鑾：殿、塔檐下所懸之鐸，因風而鳴，聲若鑾鈴。鐵鳳：屋脊之飾。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鳳騫翥於甍標，咸遡風而欲翔。」薛綜注：「謂作鐵鳳凰，令張兩翼，舉頭敷尾，以函屋上，當棟中央，下有轉樞，常向風，如將飛者焉。」「風鑾」，施乙、類本作「鳳鸞」。

［九］自元祐元年丙寅上溯二十三年，乃英宗治平元年甲辰。是年十二月，蘇軾自鳳翔代還，經長安，因遊驪山，曾作《驪山三絶句》。

［一〇］生還：蘇軾自謫地黄州還朝，備嘗艱辛，故云。雪鬢滿：鬢髮盡白。

［一一］金帶：宋高官之服飾。歐陽修《歸田録》卷下：「國朝之制，自學士以上賜金帶。……太宗嘗語曰：『玉不離石，犀不離角，所貴者惟金也。』乃創爲金銙之制以賜羣臣，方團毬路以賜兩府，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。」

［一二］「有如」二句：社燕：燕也。春社時來，秋社時去，故稱社燕。秋鴻：雁也。春往秋來，故名。二者此來則彼往，相見之日即送別之時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仲秋之日，「鴻雁來，玄鳥（燕）歸。」紀昀：「以上從陳睦生情，末四句以潭州作結，章法清

老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〔一三〕洞庭青草：二湖名。在湖南省北部，長江南岸。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水滙流處。青草湖緊鄰洞庭，水漲即相接，所謂重湖也。

〔一四〕天柱紫蓋：衡山二峯名。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七五《湖廣》一：「（衡山）峯之最大者五，曰祝融、紫蓋、雲密、石廩、天柱。……天柱峯形如雙柱，屹然聳拔。」韓愈《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》：「紫蓋連延接天柱，石廩騰擲堆祝融。」

〔一五〕杜甫《祠南夕望》：「湖南清絶地，萬古一長嗟。」「湖南」句本此。

集評

紀昀：窄韻巧押，綽有餘力。淋漓飛動，曲折自如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方東樹：妙。「君時」六句敍昔遊，收四句忽合。妙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《蘇東坡》）

趙克宜：【「一飲百觥嫌未痛」】峭句。【「我得生還雪鬢滿」】此下，筆情洋溢。【洞庭青草渺無際」二句】潭州二語有力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〔一〕

雙猊蟠礎龍纏棟〔二〕，金井轆轤鳴曉甕〔三〕。小殿垂簾白玉鉤〔四〕，大宛立仗朱絲

鞚［五］。風馭賓天雲雨隔［六］，孤臣忍淚肝腸痛［七］。羨君意氣風生座［八］，落筆縱橫盤走汞［九］。上樽日日瀉黃封［一〇］，賜茗時時開小鳳［一一］。閉門憐我老太玄［一二］，給札看君賦雲夢［一三］。金奏不知江海眩［一四］，木瓜屢費瑤瓊重［一五］。豈惟蹇步苦追攀［一六］，已覺侍史疲奔送［一七］。春還宮柳腰支活，水入御溝鱗甲動［一八］。借君妙語發春容［一九］，顧我風琴不成弄［二〇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二月作於汴京。西掖：中書省之別稱。漢應劭《漢官儀》上：「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，因謂中書爲右曹，亦稱西掖。」楊奐《汴故宮記》：「檢院之東曰左掖門，門之南曰待漏院。鼓院之西曰右掖門，門之南曰都堂。」「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」，三希堂石刻有此詩，題作《錢穆父借韻見贈復以原韻答之》，末書「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三日醉書」，「書」字後書「趙郡蘇氏」四字。

［二］猊蟠礎：柱石上斲以獅子。猊，獅子。「蟠」，三希堂石刻作「踞」。礎，柱下石。《淮南子·説林》：「山雲蒸，柱礎潤。」高誘注：「礎，柱下石。磉也。」

［三］金井：飾以雕欄之井。費袒《行路難二首》：「惟聞啞啞城上烏，玉闌金井牽轆轤。」

［四］小殿：查注：「小殿即睿思殿。」黃庭堅《謝送碾賜壑源揀芽》：「睿思殿東金井欄，甘露薦椀天開顏。」「白玉鉤」，施乙作「碧玉鉤」，「碧」下云：「一作白」。三希堂

石刻作「碧玉鉤」。

［五］大宛：謂大宛馬。《漢書・西域傳》：「（大宛）多善馬。馬汗血。……上遣使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。」立仗：設儀仗。李肇《唐國史補》下：「每元日冬至立仗，大官皆備珂傘列燭。」《新唐書・百官志二》：「飛龍厩日以八馬列宮門之外，號南衙立仗馬。仗下，乃退。」朱絲韁：朱絲馬勒。「朱」，施乙作「青」。

［六］風馭：風之車駕。馭，車駕。唐太宗《賦秋日懸清光賜房玄齡》：「仙馭隨輪轉，靈鳥帶影飛。」賓天：指帝王之死。所謂上仙也。此言神宗。《汲冢周書》卷九《太子晉解》篇云：「王子曰：『吾后三年，上賓於帝所。……師曠歸未及三年，告死者至。』」查慎行：「元祐元年作詩時，神宗晏駕未久，故有『風馭賓天』之句」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［七］孤臣：失勢無怙之臣。《孟子・盡心上》：「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。」柳宗元《入黄溪聞猿》：「孤臣淚已盡，虚作斷腸聲。」

［八］意氣：意志與氣慨。《史記・李將軍列傳》：「會日暮，吏士皆無人色，而廣意氣自如。」

［九］盤走汞：汞之在盤，如圓荷瀉露，晶瑩透亮，流走自然。此喻文筆恣肆優美。杜牧《注孫子序》：「丸之走盤，横斜圓直。計於臨時，不可盡知。」意與此同。

［一〇］上樽：即上尊酒。謂上等醇酒。《漢書・平當傳》：「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，上尊

酒十石。」「日日」，類甲作「日月」，疑誤。黃封：酒名。宮廷釀造之酒以黃羅帕封，故名。泛指美酒。

〔一一〕小鳳：茶名。即小鳳團。《宣和北苑貢茶録》：「太平興國初，特置龍鳳模，遣使即北苑造團茶，以別庶飲。龍鳳茶蓋始於此。」歐陽修《歸田録》卷上：「茶之品莫貴於龍鳳，謂之團茶。凡八餅重一斤……小團，凡二十餅重一斤。」

〔一二〕太玄：揚雄草《太玄》，人或嘲之，因作《解嘲》云：「吾默默獨守吾太玄。」老太玄，蘇軾自謂。

〔一三〕札：小木牘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上許，令尚書給筆札。」雲夢：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云：「臣聞楚有七澤，嘗見其一，……名曰雲夢。雲夢者方九百里。」此以言西掖諸公之作。

〔一四〕金奏：擊鐘鎛以爲樂。此言朝廷之樂。《周禮·春官》：「鐘師掌金奏。」鄭玄注：「金奏：擊金爲奏樂之節。金謂鐘及鎛。」江海：謂江海之人。此東坡謙辭。《莊子·至樂》：「昔者海鳥止於魯郊。魯侯御而觴之于廟。奏九韶以爲樂，具太牢以爲膳。鳥乃眩視憂悲，不敢食一臠。」句暗用此。

〔一五〕木瓜：實楕圓，有香氣。「木瓜」，三希堂石刻作「木桃」。瑤瓊：美玉。《詩·衛風·木瓜》：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……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」木瓜喻己之詩，瑤瓊喻西掖諸公之作。「瑤瓊」，施乙作「瓊瑤」。句言己詩不及諸公之作。

［一六］蹇步：步履艱難。謝宣遠《張子房詩》：「四達雖平直，蹇步愧無良。」　追攀：追踪攀緣。謂學習師法。「苦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三希堂石刻作「困」。

［一七］侍史：侍於左右，主文書者。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：「孟嘗君待客坐語，而屏風後常有侍史，主記君所與客語。」

［一八］「水入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三希堂石刻作「雨入」。　鱗甲：言水波。杜甫《秋興八首》：「石鯨鱗甲动秋風。」白居易《秋日……狂歌凡百三十八字》：「伊水細浪鱗甲生。」

［一九］春容：《禮記·學記》：「善待問者如撞鐘，……待其從容，然後盡其聲。」鄭玄注：「從，讀如富父春戈之春。」此指鐘聲回蕩相應。　「發春容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作「發春容」，三希堂石刻作「寫春容」。沈欽韓《蘇詩查注補正》：「《學記》：善待問者如撞鐘，待其從容，然後盡其聲。《正義》：春謂擊也。以爲聲之形容。言鐘之爲體，必待其擊。每一春而爲一容，然後盡其聲。此詩正以鐘聲比西掖和詩，而以風琴自況。作『春容』者大謬。」（《蘇詩查注補正》卷二四）

［二〇］「顧我」，三希堂石刻作「自顧」。　風琴：懸於檐前之鐵片。亦稱鐵馬、風鈴、風箏。因風而響，故名。王安石《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》：「疏鐵檐間掛作琴，清風纔到遽成聲。」弄：謂樂曲。檀道鸞《續晉陽秋》：「右將軍桓伊善音樂，孝武飲燕，謝安侍坐。帝命伊吹笛，伊神色無忤，既吹爲一弄，乃放笛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無所取義，却説得精采。此種純以筆力勝，不以性情勝矣。○中幅少露不合之意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趙克宜：【「雙猊蟠礎龍纏棟」四句】從禁掖敍起，必如此華貴，方稱。○【「春還宫柳腰支活」二句】插此聯便生動。○【「金奏不知江海眩」以下】答人見和，詞气謙抑入情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再次韻答完夫穆父〔一〕

掖垣老吏識郎君〔二〕，並轡天街兩絶塵〔三〕。汗血固應生有種〔四〕，夜光那復困無因〔五〕。豈知西省深嚴地〔六〕，也著東坡病瘦身。免使謫仙明月下，狂歌對影祇三人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此詩在中書舍人任作。施編在《次韻答滿思復》

之前，本誤。查注、馮應榴注編入卷二六元豐八年十二月，尤非。集甲題下有「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」十字。施注、查注同，惟各增「東坡自注云」，「公自注」諸字。施注云：「此詩墨迹，藏吴興秦氏。首云：又次韻穆父舍人和完夫初入省，且述世契。」完夫：胡宗愈之字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［一］。穆父：錢勰之字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［一］。類本、馮應榴注本題無「再」字。

［二］掖垣：唐門下、中書兩省稱左右掖。《唐書·權德輿傳》：「輿獨直兩省，數旬一還舍，乃上書言：『左右掖垣，承天子誥命。……要重之司，不宜久廢。』」「老吏」，施乙作「老史」。

［三］並轡：兩馬同進。時完夫、穆父俱爲中書舍人，故云。三國魏劉邵《人物志·釋爭》：「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。」天街：京城街道。高適《酬裴員外以詩代書》：「自從拜郎官，列宿煥天街。」絶塵：良馬名。比喻完夫、穆父。漢文帝自代還，有駿馬九，號九逸，其一名絶塵。（見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）

［四］汗血：古代駿馬名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太初四年，「貳師將軍（李）廣利斬大宛王首，獲汗血馬來，作《西極天馬之歌》。」顔師古注引應劭曰：「大宛舊有天馬種，蹋石汗血。汗從前肩髆出，如血。號一日千里。」

［五］《史記·魯仲連鄒陽列傳》：「臣聞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投人於道路，人無不按劍相眄者。何則？無因而至前也。」句化用此，言完夫、穆父終爲世用。

［六］西省：又稱西垣、西掖。指中書省。應劭《漢官儀》上：「左右曹日受尚書事。前世文士以中書省在右，因謂中書省爲右曹，亦稱西掖。」　深嚴，極其莊嚴。《宋史·竇儀傳》：「太祖謂宰相曰：『深嚴之地，當得宿儒處之。』」

［七］「免使」二句：李白《月下獨酌四首》之一：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」此言三人同朝，不孤也。「狂歌」，類本作「强歌」。

和蔣發運［一］

夜語翻千偈［二］，書來又一言［三］。此身真佛祖［四］，何處不羲軒［五］。船穩江吹坐［六］，樓空月入樽［七］。遥知思我處，醉墨在頹垣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　蔣發運：名之奇，字穎叔，常州宜興人。元豐中爲江淮荆浙發運使。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，歷户部侍郎。參見前卷二四《次韻蔣穎叔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千偈：《晉書·鳩摩羅什傳》：「羅什從師受經，日誦千偈。偈有三十二字，凡三萬二千言。」偈，佛經中頌詞。梵語偈佗之簡稱。翻千偈，謂言辭富贍。

［三］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八四：「元祐元年八月，朝議大夫、直龍圖閣、江淮等路發運使蔣之奇爲集賢殿修撰、知廣州。」時之奇在發運使任所，故云書來。「一言」，施乙作「一年」。似誤。

［四］佛祖：禪門稱得道之人爲佛，謂开宗立派之人爲祖師，合稱佛祖。亦專指佛教創始人。

［五］羲軒：指伏羲和軒轅。李商隱《韓碑》：「元和天子神武姿，彼何人哉軒與羲。」

［六］「船」，施乙作「舡」。

［七］王文誥注：「江淮發運使，置司真州，有東園池臺之勝。歐陽修爲記。……元豐七年，公寄居真州之時，與蔣之奇燕集此園。」

集評

趙克宜：思念對方，却從彼處寫來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送表弟程六知楚州［一］

炯炯明珠照雙璧［二］，當年三老蘇、程、石［三］。里人下道避鳩杖［四］，刺史迎門倒鳧舃［五］。我時與子皆兒童，狂走從人覓梨栗。健如黃犢不可恃，隙過白駒那暇惜［六］。醴泉寺古垂橘柚［七］，石頭山高暗松櫟［八］。諸孫相逢萬里外，一笑未解

千憂集[九]。子方得郡古山陽[一〇]，老手生風謝刀筆[一一]。我正含毫紫微閣[一二]，病眼昏花困書檄[一三]。莫教印綬繫餘年[一四]，去掃墳墓當有日[一五]。功成頭白早歸來，共藉梨花作寒食[一六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詩有「我正含毫紫微閣，病眼昏花困書檄」之句，知爲在中書舍人任之作。查注列於《元祐元年二月八日……作小詩一絶》之前，馮應榴注同。並誤。王文誥改編於此。程六：蘇軾母成國夫人之侄，名之元，字德孺，眉山人。之才之弟。嘗知楚州，又持節嶺南。元祐中任夔路轉運使，有政績。楚州：治所在今江蘇淮安市。

[二] 雙璧：喻程氏德孺、懿叔兄弟才行並美。北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，洛陽令賈楨見其兄弟，歎曰：「僕以老年，更覩雙璧。」（參見《魏書·陸俟傳》）程氏兄弟三：德孺、懿叔、正輔。正輔之妻乃蘇軾女兄，早亡。老蘇公以爲恨，蘇軾亦耿耿。故此詩云「炯炯明珠照雙璧」，卷三〇《次前韻送程六表弟》又云「君家兄弟真連璧」，皆不及正輔。

[三] 蘇、程、石：指軾之祖宮傳，外祖父程文應及鄉人石揚休昌言之父。昌言乃蘇洵從表兄。其《送石昌言引》所述情誼甚篤。

[四] 下道：猶言讓路。《左傳·莊公九年》：「秦子、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。」　鳩杖：端

飾鳩鳥之杖。古授老人以爲尊老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二一引應劭《風俗通》：「俗説高祖與項羽戰，敗於京索，遁藂薄中。羽追求之，時鳩鳥正鳴其上，追者以鳥在，無人，遂得脱。後及即位，異此鳥，故作鳩杖以賜老者。」

［五］刺史：官名。此指州郡長官。倒屣：急於迎客，將鞋倒穿。形容迎客熱情。屣，謂鞋。《後漢書·王喬傳》：「爲鄴令。喬有神術，……常自縣詣臺朝。帝怪其來數，而不見車騎，密令太史伺望之。言其臨至，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。於是候鳧至，舉羅張之，但得一隻舄焉。」

［六］隙過白駒：言光陰迅速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「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。」《史記·魏豹彭越列傳》：「人生一世間，如白駒過隙耳。」《索隱》：「小顔云『白駒謂日影也。隙，壁隙也。』以言速疾，若日影過壁隙也。」

［七］醴泉寺：寺名。眉州西八里，有醴泉山。山半有井，清甘如醴，曰醴泉井。上有寺，曰醴泉寺。（見《眉山縣志》卷一）

［八］石頭山：不詳，待考。　暗松櫟：言松樹、櫟樹密茂，山中曖暗不明。「暗」，集甲、七集本作「闇」。

［九］「千憂集」，集甲、類本作「千憂積」。

［一〇］山陽：晉郡名。宋楚州領晉山陽郡地。

［一一］「生風」，類本作「風生」。　謝刀筆：謝，辭也，免也。郭璞《游仙詩》：「高蹈風

塵外，長揖謝夷齊。」刀筆，《漢書・蕭何曹參傳》：「蕭何、曹參皆起於秦刀筆吏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刀所以削書也。古者用簡牒，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。」

［一二］含毫：以口潤筆。言爲文也。《晉書・束晳傳》：「含毫散藻，考撰同異。」紫微閣：指中書省官廨。唐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，中書舍人稱紫微舍人。取紫微垣爲義。岑參《寄左省杜拾遺》：「聯步趨丹陛，分曹限紫微。」

［一三］書檄：指軍旅及官府文書。此言中書省文書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王粲傳》：「太祖並以（陳）琳、（阮）瑀爲司空軍謀祭酒，管記室。軍國書檄，多琳、瑀所爲。」

［一四］印綬：官印及繫印之絲帶。此言官爵。《史記・張耳陳餘列傳》：「（餘）乃脱解印綬，推予張耳。」

［一五］掃墳墓：祭掃先人之墓。言退居鄉里。《舊唐書・裴寂傳》：「太宗數之曰：『但以舊情，不能極法。歸掃墳墓，何能復辭？』寂遂歸蒲州。」

［一六］藉：借也。《戰國策・秦策三》：「此所以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。」寒食：節令名。在農曆清明前一或二日。宗懔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去冬節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風甚雨，謂之寒食。禁火三日，造飧大麥粥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層次井然，有情文相生之樂。○瀠洄起處作結，章法完密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

七）

曾國藩：前十句敍少時故鄉聚處，後十句敍暮年京師送別。（《曾文正公全集・讀書録》卷九《東坡文集》）

和人假山〔一〕

上黨攙天碧玉環〔二〕，絶河千里抱商顔〔三〕。試觀煙雨三峯外〔四〕，都在靈仙一掌間〔五〕。造物何如童子戲〔六〕，寫真聊發使君閑〔七〕。何當挈取西征去〔八〕，畫作圍牀六曲山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

〔二〕上黨：謂今山西長治市所轄之地。其地甚高，有太行、王屋、五龍、慶云諸山。《明一統志》卷二一《潞安府》：「上黨，秦名。言其地極高，與天爲黨。……居天下之脊。」攙天：直插青天。攙，《説文》：「刺也。」碧玉環：言水環繞。蘇軾《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》：「門前江水去掀天，寺後清池碧玉環。」

〔三〕《漢書・溝洫志》：「自徵引洛水至商顔下。」應劭曰：「徵在馮翊。商顔，山名也。」顔

師古注：「商顏，商山（在今陝西商縣東）之顏也。謂之顏者，譬人之顏額也。」

［四］三峯：謂華山三峯，蓮華、松檜、毛女也。楊敬之《華山賦》：「天雨初霽，三峯相差。」

［五］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巨靈贔屭，高掌遠蹠。」薛綜注：「此本一山，當河水過之而曲行。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，足踏離其下，中分爲二，以通河流。手足之迹，于今尚在。」

［六］造物：創造萬物者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偉哉夫造物者，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「物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化」。

［七］寫真：摹畫人或物之像。李白《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》：「聞君寫真圖，島嶼備縈迴。」使君：漢以後對州郡長官之尊稱。

［八］西征去：言歸眉山故居。蘇軾素有歸鄉之願，雖西垣視草，亦未忘懷。（參見蘇軾詩卷二五《歸宜興，留題竹西寺三首》注［二］）「西征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征西」。

［九］六曲山：謂繪有山巒之六折屏風。李賀《屏風曲》：「團迴六曲抱膏蘭。」

送王伯敭守虢［一］

華山東麓秦遺民［二］，當時依山來避秦［三］。至今風俗含古意，柔桑緑水招行人［四］。行人掉臂不回首［五］，爭入崤函土囊口［六］。惟有使君千里來［七］，欲飲

三堂無事酒〔八〕。三堂本來一事無，日長睡起聞投壺〔九〕。牀頭硯石開雲月〔一〇〕，澗底松根斸雪腴〔一一〕。山棚盜散人安寢〔一二〕，勸買耕牛發陳廩〔一三〕。歸來祇作水衡卿〔一四〕，我欲攜壺就君飲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王伯敭：名廷老，應天府（舊治在河南商丘市南）人。熙寧間提點兩浙刑獄。以附吕惠卿罷職。官至虢州守。虢：宋州名。治所在今河南靈寶市。

〔二〕華山東麓：指虢州。其地在華山之東。遺民：亡國之民。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：「衛之遺民，男女有七百三十人。」

〔三〕施注引楊文公《談苑》云：「華山南，有川廣袤數百里，連山洞壑，不知其極。人有登蓮花峯絶頂，俯瞰人煙，舍屋相望，四時常有花木，疑靈仙之窟宅。」並云「秦人避難者居，此其裔也。」

〔四〕「緑水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淥水」。

〔五〕掉臂：搖動手臂，示不顧而去。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：「日暮之後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。」

〔六〕崤函：謂崤山與函谷關。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左有崤函重險，桃林之塞。」土囊口：

函谷關東自崤山，西至潼津，深險如函，故以爲喻。土囊，盛土之袋。《舊唐書·馬燧傳》：「實以土囊以遏水。」曾國藩：「謂行人爭入函谷關而至長安，不肯久留虢州也。」（《曾文正公全集·讀書録》卷九《東坡文集》）

〔七〕使君：謂州郡長官。此指王伯敭。王自南都過京師赴虢。

〔八〕三堂：唐虢州刺史園名。在靈寶縣舊虢州治内。唐岐、薛二王刺此州時建。（見《嘉慶一統志》卷二〇二。）韓愈《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》序云：「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，在任逾歲，職修人治，州中稱無事。」

〔九〕投壺：古人宴飲之戲。設特制之壺，賓主以次投矢其中，中多者勝，負者飲。（見《禮記·投壺》）《左傳·昭公十二年》：「晉侯以齊侯宴，中行穆子相，投壺。」

〔一〇〕硯石開雲月：謂硯石上有月形白斑。米芾《硯史》：「虢州石理細如泥，色紫可愛，發墨不滲，……墨磨之則有泥香。」梅堯臣《和吴沖卿學士石屏》：「忽得虢略一片石，其中白色圓如規。」

〔一一〕廝雪腴：掘取茯苓。茯苓一名松腴。色白，蘇軾遂稱雪腴。

〔一二〕山棚：山居游民。《舊唐書·吕元膺傳》：「（李）師道多買田於伊闕、陸渾之間，凡十餘處，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。……集二縣山棚人作亂。」時虢州有盜亂發生。子由《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》亦云：「都城挽不住，山賊近方侈。提刀索崖谷，援桴動閭里。」

［一三］買耕牛：《漢書·龔遂傳》：「遂見齊俗奢侈，好末技，不作田，乃躬率以儉約，勸民務農桑。……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。」句用此。發陳廩：發放久儲之糧。廩，糧食。《管子·問》：「問死事之寡，其餼廩何如？」

［一四］水衡：官名。漢武帝時置水衡都尉、水衡丞，掌上林苑，兼管皇室財物及鑄錢。《漢書·龔遂傳》：龔遂爲渤海太守，「吏民皆富實，獄訟止息」，徵還，「拜爲水衡都尉。」

道者院池上作［一］

下馬逢佳客，攜壺傍小池。清風亂荷葉，細雨出魚兒［二］。井好能冰齒，茶甘不上眉［三］。歸途更蕭瑟，真個解催詩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道者院：一名普安院。李濂《汴京遺迹志》：「道者院在鄭門外五里。宋時所建。每歲中元節、十月朔，設大會道場，焚錢山祭軍陣亡歿孤魂。」

［二］杜甫《水檻遣心》：「細雨魚兒出。」

［三］上眉：指皺眉。苦味使人顰蹙，猶飲酒臉紅稱上臉也。

［四］「歸途」二句：蕭瑟：謂雨聲。《文選》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「櫹槮森萃，蓊茸蕭瑟。」李善注：「蕭瑟，聲也。」催詩：迫人作詩。此言助人詩興。杜甫《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》：「片雲頭上黑，應是雨催詩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「風」、「雨」二字已隔一聯，蕭瑟催詩俱嫌無著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次韻子由送千之姪［一］

江上松楠深復深，滿山風雨作龍吟。年來老幹都生菌，下有孫枝欲出林［二］。白髮未成歸隱計，青衫儻有濟時心［三］。閉門試草三千牘，仄席求人少似今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千之：蘇軾同祖兄不欺之子。蒲傳正之甥。蘇軾《與李端伯寶文》：「邑子每來，稔聞豈弟之政，西南泰然。……小姪千之初官，

得在麾下，想蒙教誨成就也。」則千之以官西歸也。

〔二〕孫枝：樹之嫩枝，自子幹而出者也。此喻千之。嵇康《琴賦》：「乃斲孫枝，準量所任。」

〔三〕青衫：謂小官。唐制，文官八品、九品服以青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座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儻有：或有。濟時：匡時救世。《國語·周語中》：「寬所以保本也，肅所以濟時也。」杜甫《遣興五首》：「豈無濟時策，終竟畏羅罟。」

〔四〕「閉門」二句：三千牘：言書奏之多。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「（東方）朔初入長安，至公車上書，凡用三千奏牘。」牘，書板，木簡。《急就篇》三顏師古注：「牘，木簡也。既可以書，又執之以進見於尊者。形若木笏，但不挫其角耳。」仄席：即側席。不正坐。《後漢書·章帝紀》：「朕思遲真士，側席異聞。」李賢注：「側席：謂不正坐，所以待賢良也。」「仄席」，類本作「側席」。案，「側」同「仄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前四句一氣相承，純作比體。於古體爲常格，於近體爲新調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附録

蘇轍《送千之姪西歸》：京洛東遊歲月深，相逢初喜解微吟。夢中助我生池草，別後同誰

飲竹林？文字承家憐女在，風流似舅慰人心。便將格律傳諸弟，王謝諸人無古今。（《欒城集》卷一四）

題文與可墨竹〔一〕并敍

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〔二〕，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，待蘇子瞻來，令作詩其側。與可既没八年，而軾始還朝。見之，乃賦一首。

斯人定何人，游戲得自在〔三〕。詩鳴草聖餘，兼入竹三昧〔四〕。時時出木石，荒怪軼象外〔五〕。舉世知珍之，賞會獨予最〔六〕。知音古難合〔七〕，奄忽不少待〔八〕。誰云生死隔〔九〕，相見如襲、隗〔一〇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編元祐二年《戲周正孺二絶》之後，查注、馮應榴注從之。並誤。敍云：「與可既没八年，而軾始還朝。」與可没於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己未，計至元祐丙寅，正八年。則詩當作於元祐元年。王文誥改編於此，

是。文與可：見卷六《送文與可出守陵州》注〔一〕。題下「并敍」，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〔二〕王執中：未詳。

〔三〕自在：束縛盡去，從心所欲。《漢書·王嘉傳》：「大臣舉措，恣心自在。」

〔四〕「詩鳴」二句：詩鳴：以詩達其心志。此言作詩。韓愈《送孟東野序》：「孟郊東野，始以其詩鳴。」草聖：對草書有最高成就者之美稱。此指草書。三昧：言奧妙、訣竅。唐李肇《國史補》中：「長沙僧懷素善草書，自言得草聖三昧。」二句言與可善詩，詩餘復善草書，尤長於畫竹。

〔五〕荒怪：荒僻怪異。句言畫之意境奇絶，超逸形象之外。釋皎然《評論》：「固當繹慮於險中，采奇於象外；狀飛動之趣，寫真奧之思。」司空圖《與極浦書》：「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，豈容易可譚哉？」

〔六〕賞會：欣賞領悟。

〔七〕難合：不易遇合。韓愈《贈崔立之評事》：「知音自古稱難遇。」

〔八〕奄忽：比喻死亡。《後漢書·趙岐傳》：「有重疾，卧蓐七年。自慮奄忽，乃爲遺令敕兄子。」

〔九〕「生死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死生」。

〔一〇〕《晉書·隗炤傳》：「（炤）善於《易》。臨終，書版授其妻曰：『吾亡後當大荒窮。

雖爾，慎莫賣宅也。却後五年春，當有詔使來頓此亭。姓龔，此人負吾金，即以此版往責之，勿違言也。』……期日，有龔使者止亭中，妻遂齎版往責之。使者執版惘然，不知所以。妻曰：『夫臨亡，手書版見命如此，不敢妄也。』使者沉吟良久而悟，謂曰：『賢夫何善？』妻曰：『夫善於《易》，而未曾爲人卜也。』使者曰：『噫！可知矣。』乃命取蓍筮之。卦成，撫掌而歎曰：『妙哉隗生！含明隱迹，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。』於是告炤妻曰：『吾不相負金也，賢夫自有金耳。知亡後當暫窮，故藏金以待太平。所以不告兒婦者，恐金盡而困無已也。知吾善《易》，故書版以寄意耳。金有五百斤，盛以青甕，覆以銅柈，埋在堂屋東頭，去壁一丈，入地九尺。』妻還掘之，皆如卜焉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微覺局促，而語特沉著。○【「荒怪軼象外」】五字有神，寫盡高人筆墨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趙克宜：【「荒怪軼象外」】語自妙悟中出，全詩賴此可存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附録

《唐宋詩醇》：集中有《書文與可墨竹》絶句，序曰：「與可有四絶：詩一，楚辭二，

書三，畫四。與可嘗云：『世無知我者，維子瞻一見識我妙處。』」而詩中有「空遺運斤質，却弔斷弦人」之句，蓋作於爲王執中題書之前一年。其作《墨君堂記》，謂「與可能以墨象君之形容，作堂以居君，而囑余爲文以頌君德」。又稱其畫竹之工，以爲「與可獨能得君之深，而知君之所賢。雍容談笑，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。稚壯枯老之容，披折偃仰之勢。風雪淩厲以觀其操，崖石犖确以致其節。得志，遂茂而不驕；不得志，瘁瘠而不辱。羣居不倚，獨立不懼。與可之於君，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」。由此文觀之，軾自謂「賞會獨予最」者，良非虛語；而文同必待軾來，令作詩其側，亦見知己惟此一人。豈特筆墨相推重已哉？（卷三八）

次韻錢舍人病起[一]

牀下龜寒且耐支[二]，杯中蛇去未應衰[三]。殿門明日逢王傅[四]，櫑具爭先看不疑[五]。坐覺香煙攜袖少，獨愁花影上廊遲[六]。何妨一笑千疴散[七]，絶勝倉公飲上池[八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錢舍人：錢勰，字穆父。見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[一]。錢時爲中書舍人。

［二］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：「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，行二十餘歲。老人死，移牀，龜尚生不死。」

［三］杯中蛇去：言病愈。此用杯弓蛇影事。見前卷二五《書劉君射堂》注［四］。

［四］王傳：賈誼數上疏陳政事，言時弊，爲大臣所忌，出爲長沙王太傅，遷梁王太傅，因稱王傅。杜甫《題鄭十八著作丈》：「賈生對鵩傷王傅，蘇武看羊陷賊庭。」此指錢勰。

［五］《漢書·雋不疑傳》：「不疑冠進賢冠，帶櫑具劍，佩環玦，褒衣博帶，盛服至門上謁。」櫑具，古長劍名。木柄上有蓓蕾形玉飾等。顏師古注引晉灼：「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，上刻木作山形，如蓮花初生未敷時。今大劍木首，其狀似此。」句以不疑比錢勰。

［六］「坐覺」二句：香煙：謂殿廷中焚香之煙。勰以病不朝，故攜袖少也。杜甫《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》：「朝罷香煙攜滿袖，詩成珠玉在揮毫。」花影上廊：言日昃也。二句懸擬舍人病後心境。

［七］《莊子·達生》：「桓公田於澤，管仲御，見鬼焉。公撫管仲之手，曰：『仲父何見？』對曰：『臣無所見。』公反，誒詒爲病，數日不出。齊士有皇子告敖者，曰：『公則自傷，鬼惡能傷公？』……桓公矍然而笑曰：『此寡人之所見也。』於是正衣冠與之坐，不終日，而不知病之去也。」「千疴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作「千痾」。案，《集韻》：「疴，《説文》：『病也。』或從阿。」

［八］倉公：即淳于意。漢臨菑人。曾爲齊太倉長。少喜醫術，爲當時名醫。《史記·扁鵲倉

公列傳》：「舍客長桑君過，扁鵲獨奇之，常謹遇之。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。出入十餘年，乃呼扁鵲私坐，閒與語曰：『我有禁方，年老，欲傳與公，公毋泄。』扁鵲曰：『敬諾。』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：『飲是以上池之水，三十日當知物矣。』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。忽然不見，殆非人也。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，視見垣一方人。」

次韻和王鞏〔一〕

謫仙竄夜郎〔二〕，子美耕東屯〔三〕。造物豈不惜，要令工語言〔四〕。王郎年少日，文如瓶水翻〔五〕。爭鋒雖剽甚〔六〕，聞鼓或驚奔〔七〕。天欲成就之，使觸羝羊藩〔八〕。孤光照微陋〔九〕，耿如月在盆〔一〇〕。歸來千首詩，傾瀉五石樽〔一一〕。却疑彭澤在，頗覺蘇州煩〔一二〕。君看騶忌子，廉折配春溫〔一三〕。知音必無人〔一四〕，壞壁挂桐孫〔一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三月作於汴京。王鞏：字定國。自號清虛居士。有雋才，長於詩，從蘇軾游。軾得罪，鞏亦竄賓州，數歲得還。參見前卷一五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

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謫仙：指李白。其《對酒憶賀監詩序》云：「太子賓客賀公（知章）於長安紫極殿一見余，呼余爲謫仙人。」竄夜郎：流放夜郎（今貴州桐梓縣）。《舊唐書·李白傳》：「永王亂，兵敗，白坐長流夜郎。」

［三］子美：杜甫字。東屯：《嘉慶一統志》卷三九八《夔州府》：東屯在奉節縣東。……公孫述於東瀼水濱墾稻田，因號東屯。杜甫《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》：「來往皆茅屋，淹留爲稻畦。」

［四］「造物」二句：造物：謂創造萬物者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「偉哉夫造物者，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韓愈《調張籍》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……惟此兩夫子，家居率荒涼。帝欲長吟哦，故遣起且僵。」二句意同此。

［五］瓶水翻：言爲文迅速，一瀉而出。韓愈《寄崔二十六立之》：「文成如翻水，初不用意爲。」句本此。

［六］剽：剽疾。言勇猛敏捷。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「楚人剽疾，願上無與爭鋒。」

［七］「或驚奔」，馮應榴云「或」一作「忽」。

［八］《易·大壯》：「羝羊觸藩，羸其角。……不能退，不能遂。」句謂遭受挫折。

［九］孤光：杜甫《王兵馬使二角鷹》：「迴風滔日孤光動。」微陋：微陋之人。此句及下句喻王翬在貶地的生活、心境。

［一〇］月在盆：杜甫《贈蜀僧閭邱師兄》：「夜闌接軟語，月落如金盆。」

［一一］「傾瀉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本作「傾寫」。五石樽：大樽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惠子謂莊子曰：『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而成實五石……。』莊子曰：『……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？』」

［一二］「却疑」二句：彭澤：謂陶淵明。嘗爲彭澤令。蘇州：韋應物曾官蘇州刺史，人稱韋蘇州。其詩閒淡簡遠似陶淵明。煩：煩蕪，不純粹。《書·説命中》：「禮煩則亂。」《春秋繁露》卷七：「有益者謂之公，無益者謂之煩。」

［一三］「君看」二句：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：「騶忌子曰：『夫大弦濁以春温者，君也；小弦廉折以清者，相也。』」

［一四］知音：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記伯牙善鼓琴。鍾子期善聽琴。鍾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絶絃，終身不復鼓琴。後世因謂知己爲知音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王粲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曹丕與吴質書：「昔伯牙絶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於子路，愍知音之難遇，惜門人之莫逮也。」

［一五］桐孫：此指琴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五六《木部》引《風俗通》：「梧桐生嶧山陽巖石之上，採東南孫枝爲琴，聲甚清雅。」（今本《風俗通》無此則）嵇康《琴賦》：「乃斲孫枝，準量所任。至人據思，制爲雅琴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「天欲」句率。「却疑」二句太凡近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用王鞏韻贈其姪震〔一〕

衡門老苔蘚〔二〕，竹柏千兵屯〔三〕。開樽邀落日，未對烏鳥言。清風舉吹籟〔四〕，散亂書帙翻。傳呼一何急，人馬從車奔。貧居少賓客，鄰婦窺籬藩〔五〕。牆頭過春酒〔六〕，緑泛田家盆〔七〕。比來伏青蒲，坐捉白獸樽〔八〕。王猷修潤色〔九〕，亦有簿領煩〔一〇〕。朝廷貴二陸〔一一〕，屢聞天語温〔一二〕。猶能整筆陣〔一三〕，愧我非韓孫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四月作於汴京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，王文誥編於此。　王鞏：字定國，見前詩注〔一〕。　王震，鞏從子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王震》注〔一〕。　詩題，七集續集、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均作《用定國韻贈二十

姪震》。查注：「題中『二十』，當是『其』字之訛。」馮應榴注：「王定國《聞見近録》作『六姪震』，則『二十』字自誤。」紀昀校：「此非東坡詩，續補者誤採耳。」

〔二〕衡門：橫木爲門，言宅居簡樸。《詩·陳風·衡門》：「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」

〔三〕「竹柏」，七集、查注、馮應榴注作「行柏」。何焯校：「竹柏」。

〔四〕籟：簫也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撚金鼓，吹鳴籟。」《集解》引《漢書音義》：「籟，簫也。」句言風聲。

〔五〕「傳呼」四句：言寥落貧居，車馬忽至，鄰婦驚疑，窺其籬藩。

〔六〕句言借酒鄰人。杜甫《夏日李公見訪》：「隔屋喚西家，借問有酒不？牆頭過濁醪，展席俯長流。」

〔七〕緑：酒之色。李白《襄陽歌》：「遥看漢水鴨頭緑，恰似葡萄初醱醅。」

〔八〕「比來」二句：比來：近來。伏青蒲：《漢書·史丹傳》：元帝欲廢太子，「候上閒獨寢時，丹直入卧内，頓首伏青蒲（青緑蒲席）上涕泣言曰：『皇太子以適長立。……今者道路流言，爲國生意，以爲太子有動摇之議。審若此，公卿以下必以死爭，不奉詔。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。』」　白獸樽：本名白虎樽，唐人諱虎字而改。《晉書·禮志》：「魏制，……正旦元會，設白虎樽於殿庭，樽蓋上施白虎，若有能獻直言者，則發此樽飲酒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六八：「元祐元年閏二月，及司馬光當國，震不自安，欲引去。」並與司馬光爭獄事於中書省。「明日，以光所斷當生而殺者，具其名數，誦言於

朝。」於此可見震之忠直。何焯校：「『伏青蒲』、『捉白獸』，亦非坡公作。」

〔九〕王猷：王者之謀畫。此言朝廷大計。《尚書·君陳》：「爾有嘉謀嘉猷，則入告爾后于內。」王震爲中書舍人（參見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四、三六二），掌制誥，故云「修潤色」。

〔一〇〕簿領煩：文簿之事煩雜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四二：「元豐七年正月，王震會定五路錢物，以沿邊糴買，鈔付逐路經略司，管認糴入支遣。」

〔一一〕二陸：謂晉陸機、陸雲兄弟。《晉書·陸雲傳》：「雲字士龍，六歲能屬文。性清正，有才理。少與兄機齊名。雖文章不及機，而持論過之。號曰『二陸』。」案，二陸，兄弟也，比諸王氏叔姪，殊不類。猶下一首《用王翠韻，送其姪震知蔡州》以温大雅、温彦博兄弟比定國叔姪。

〔一二〕天語：帝王之詔諭。劉禹錫《送源中丞充新羅册立使》：「身帶霜威辭鳳闕，口傳天語到雞林。」

〔一三〕筆陣：言詩文雄健有力如軍陣。蕭統《錦帶書十二月啓·太簇正月》：「談叢發流水之源，筆陣引崩雲之勢。」

〔一四〕韓孫：不詳，待考。

用王鞏韻，送其姪震知蔡州〔一〕

九門插天開〔二〕，萬馬先朝屯〔三〕。舉鞭紅塵中〔四〕，相見不得言。夜走清虛宿〔五〕，扣門驚鵲翻。君家汾陽家，永巷車雷奔〔六〕。夕郎方不夕，列戟以自藩〔七〕。相逢開月閣，畫簷低金盆〔八〕。至今夢中語，猶舉燈前樽。阿戎修玉牒〔九〕，未憚筆削煩〔一〇〕。君歸助獻納〔一一〕，坐繼岑與溫〔一二〕。我客二子間，不復尋諸孫。子美詩云：權門多嘽沓，且復尋諸孫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四月作於汴京。王鞏：字定國。見本卷《次韻和王鞏》注〔一〕。王震：字子發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王震》注〔一〕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六八：元祐元年閏二月，「給事中王震爲龍圖閣待制知蔡州（治今河南汝南縣）。」

〔二〕九門：古天子所居有九門。泛指皇宮。王維《同崔員外秋宵寓直》：「九門寒漏徹，萬井曙鐘多。」插天：聳入青天。李賀《巫山高》：「碧叢叢，高插天。」

〔三〕屯，聚集。陸機《從軍行》：「胡馬如雲屯。」「朝屯」，盧文弨校：「期屯」。

［四］紅塵：飛揚的塵土，形容繁華熱鬧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闉城溢閣，旁流百廛；紅塵四合，煙雲相連。」

［五］清虛：指王鞏清虛堂。蘇軾有《王鞏清虛堂》詩（見卷一九）。

［六］「君家」二句：唐郭子儀封汾陽王。《舊唐書·郭子儀傳》：「其宅在親仁里，居其里四分之一，中通永巷，家人三千，相出入者不知其居。」車雷奔：車奔其聲如雷。杜牧《阿房宮賦》：「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。」王鞏乃世家，祖父文正公旦爲宋初名相。故二句以郭汾陽家爲喻。

［七］「夕郎」二句：夕郎：黃門侍郎之別稱。應劭《漢官儀》：「黃門郎日暮入，對青鎖門拜，名曰夕郎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六二：「元豐八年十月，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范純仁，中書舍人王震，並爲給事中。」宋之給事中猶漢黃門郎。列戟：門戟也。《宋史·輿服志二》：「門戟，木爲之而無刃，門設架而列之，謂棨戟。天子宮門左右各十二，……臣下則諸州公門設焉。」震出典蔡州，故云不夕、列戟。

［八］金盆：謂明月。杜甫《贈蜀僧閭邱師兄》：「夜闌接軟語，月落如金盆。」

［九］阿戎：王戎。《晉書·王戎傳》：「阮籍與渾（案王戎之父）爲友。戎年十五，隨渾在郎舍。戎少籍二十歲，而籍與之交。……謂渾曰：『濬沖（王戎字）清賞，非卿倫也。共卿言，不如共阿戎談。』」此指王鞏。玉牒：帝王族譜。宋淳化六年置玉牒所，並建玉牒殿，屬宗正寺。（參見《宋史·職官志四》）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七一：「元

祐元年三月，承議郎王鞏爲宗正寺丞。」故云「修玉牒」。

〔一〇〕筆削：古無紙，書於竹簡木牘，誤則削之以刀，正之以筆。後稱修改文字爲筆削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至於爲春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」

〔一一〕獻納：建言以供採納。班固《兩都賦序》：「朝夕論思，日月獻納。」震時爲給事中，侍從皇帝左右，備顧問應對，有駁正制敕違失及章奏封還之權。故云。

〔一二〕坐：猶正也。岑：謂唐中書舍人、侍郎岑文本及兄子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岑長倩。（參見《舊唐書·岑文本傳》）　温：謂唐黄門侍郎温大雅及其弟中書舍人、侍郎温彦博。（參見《舊唐書·温大雅傳》）

〔一三〕此杜甫《示從孫濟》之句。蘇軾反用之。　此條注文，施乙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集甲「沓」作「嗒」。

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〔一〕

我在東坡下〔二〕，躬耕三畝園。君爲尚書郎〔三〕，坐擁百吏繁。鳴蛙與鼓吹，等是俗物喧〔四〕。永謝十年舊，老死三家村〔五〕。惟君綈袍信〔六〕，到我雀羅門〔七〕。緬懷故人意，欲使薄夫敦〔八〕。新年對宣室，白首代堯言〔九〕。相逢問前輩，所見多後昆〔一〇〕。道館雖云樂，冷卿當復温〔一一〕。還持刺史節〔一二〕，却駕朱輪

軒〔一三〕。黃髮方用事〔一四〕，白鬚宜少存。嗣聖真生知〔一五〕，拯民如救燔〔一六〕。初囚羽淵魄，盡返湘江魂〔一七〕。坐憂東郡決，老守思王尊〔一八〕。北流桑柘没，故道塵埃翻〔一九〕。知君一寸心，可敵千步垣。流亡自棲止，老幼忘崩奔〔二〇〕。得閑閉閣坐〔二一〕，勿使道眼渾〔二二〕。聊乘應捨筏〔二三〕，直泝無生源〔二四〕。歸來成二老，夜榻當重論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四月作於汴京。用舊韻：用《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》韻（見前卷一五）。魯元翰：字有開。見前卷一〇《九日，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，以詩戲之》其一注〔一〕。洺州：治所在今河北永年縣東南。類丙題下原注：「魯少卿也。」

〔二〕東坡：地名。在湖北黃岡縣東。宋元豐間，蘇軾貶謫黃州團練副使，築室於此，自號東坡居士。（見《欒城集·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》）

〔三〕尚書郎：尚書省屬官。宋尚書省各部司郎中和員外郎，總稱郎官。

〔四〕「鳴蛙」二句：《南齊書·孔稚珪傳》：稚珪風韻清疎，「門庭之内，草萊不剪，中有蛙鳴。或問之曰：『欲爲陳蕃乎？』稚珪笑曰：『我以此當兩部鼓吹，何必期效仲舉？』」鼓吹：樂名。以鼓鉦簫笳爲之。本軍中樂，魏晉以後，牙門督將、五校，皆得具鼓

吹。（參見崔豹《古今注・音樂》及《宋書・樂志》）

［五］三家村：人煙稀少之偏僻村落。此指黃州貶所。《景德傳燈録》卷二四《白雲和尚》：「恁麽見解，何似三家村裏。」

［六］綈袍信：謂故舊之誠。綈袍，戰國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，爲賈毁謗，笞辱幾死。逃至秦國，更名張禄，仕秦爲相。後須賈出使入秦，范睢故著敝衣往見。賈憐其寒，取一綈袍爲贈。旋知睢爲秦相，大驚請罪。睢以賈曾贈綈袍，有眷戀故人之意，故釋之。高適《詠史》：「尚有綈袍贈，應憐范叔寒。」信，誠也。

［七］雀羅門：門庭冷落，來客絶少，至能張羅捕雀。《史記・汲鄭列傳》：太史公曰：「始翟公爲廷尉，賓客闐門；及廢，門外可設雀羅。」「雀羅」，施乙作「羅雀」。

［八］薄夫敦：薄行者爲之寬厚。《孟子・萬章下》：「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」

［九］「新年」二句：對宣室：《漢書・賈誼傳》：誼爲長沙王太傅。「後歲餘，文帝思誼，徵之。至，入見，上方受釐，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。誼具道所以然之故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」宣室，漢未央宫殿名，爲皇帝齋戒之所。「對」，類本作「到」。　代堯言：代人君傳言。堯，傳説中古帝陶唐之號。此指哲宗。元豐八年，東坡自謫籍起知登州。任未旬日，以禮部郎中詔還。十二月，除起居舍人。元祐元年三月，遷中書舍人，掌制誥，爲代言之職。故二句云。

［一〇］後昆：後輩子孫。《漢書・敘傳》：「景征吳楚，武興師旅。後昆承平，亦猶有紹。」「後昆」，類丙作「從昆」。

［一一］「道館」二句：《東都事略・魯有開傳》：知冀州，「擢膳部郎中，以事免。」馮應榴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，魯元翰元豐七年八月與宮觀差遣。故此云「道館」。冷卿：王十朋集注引倬曰：「京師謂光禄爲飽卿，衛尉爲煖卿，鴻臚爲睡卿，司農爲走卿，宗正爲冷卿。」復温：言起知洺州。

［一二］刺吏節：唐初，諸州刺史加號持節（實無節）。節，符節，所以爲凭證也。

［一三］朱輪軒：古代高官所乘朱漆兩輪之車。軒，曲轅有轓之車。《左傳・閔公二年》：「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者。」杜預注：「軒，大夫車。」

［一四］黄髮：人老髮白，白久則黄。因以指年高者。《尚書・秦誓》：「尚猷詢茲黄髮，則罔所愆。」

［一五］嗣聖：指哲宗趙煦。生知：其才天縱，不學而知。《論語・季氏》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」

［一六］救燔：救火。《隋書・音樂志下》：「平暴夷險，救溺救燔。」《詩・小雅・楚茨》：「或燔或炙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燔者，火燒之名。」

［一七］「初囚」二句：羽淵魄：指鯀。《左傳・昭公七年》：「昔堯殛鯀于羽山，其神化爲黄熊，以入于羽淵。」湘江魂：謂屈原。王褒《九懷》：「屈子沉湘。」哲宗九齡登

極，宣仁后秉政，新法所不便者悉罷，前朝議新法不合被竄謫者，皆召還録用。二句乃申此意。

〔一八〕「坐憂」二句：坐憂：深憂。李白《長干行》：「感此傷妾心，坐愁紅顏老。」《漢書·王尊傳》：尊爲東郡（治所在今河南濮陽縣西南）太守，「河水盛溢，泛浸瓠子金隄。老弱奔走，恐水大決爲害。尊躬率吏民，投沉白馬，祀水神河伯。尊執圭璧，使巫策祝，請以身填金隄。因止宿，廬居隄上。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，尊終不肯去。及水盛隄壞，吏民皆奔走，惟一主簿泣在尊旁，立不動。而水波稍却迴還。吏民嘉壯尊之勇節。」《東都事略·魯有開傳》：「知冀州，河決小吴，水不至城下數里。有開議增築護城隄，人皆謂初無水患，何以勞役爲？有開曰：『當備未然。後水至而民不病，計之上也。』卒成之。明年河決水至，以有備，州以無患。」故二句借王尊以美之。

〔一九〕「北流」二句：慶曆八年（一〇四八）河決商胡埽（今河南濮陽縣東北）改道，經河南内黄，河北大名、南宫、棗强、武邑、獻縣、青縣，入今南運河，至天津由海河入海，宋稱北流。（參閱《宋史·河渠志》）故道堙廢。故謂桑柘没、塵埃翻云。

〔二〇〕「知君」四句：垣：矮牆。指河隄。「流亡」，七集本作「流云」。案，「云」當系「亡」之訛。崩奔：崩壞、奔騰。謝靈運《入彭蠡湖口》：「洲島驟回合，圻岸屢崩奔。」漳水中貫洺州，北流往往西決漫入而爲患。四句言元翰於冀州治水著績，此

去定收功於洛州。

〔二一〕《漢書・汲黯傳》：「黯學黃老言，治官民，好清靜，擇丞任之，責大指而已，不細苛。黯名病，卧閣内不出。歲餘，東海大治，稱之。」句用此。「閣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關」。

〔二二〕道眼：謂能抉擇真妄之眼。《楞嚴經》卷一：「發妙明心，開我道眼。」

〔二三〕應捨筏：《金剛經》：「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説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説法，如筏喻者。法尚應舍，何況非法？」「筏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栈」。句謂不可執著於法。

〔二四〕無生：佛教謂涅槃之真理本無生滅，故曰無生。《圓覺經》：「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，是故説名轉輪生死。」王維《登辨覺寺》：「空居法雲外，觀世得無生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語頗雜沓，句法亦多未堅老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次韻朱光庭初夏〔一〕

朝罷人人識鄭崇，直聲如在履聲中〔二〕。卧聞疎響梧桐雨，獨詠微涼殿閣風〔三〕。

《諫苑》君方續承業〔四〕，《醉鄉》我欲訪無功〔五〕。陶然一枕誰呼覺〔六〕，牛蟻初除病後聰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四月作於汴京。朱光庭：字公掞（一〇三四—一〇九七），偃師（今屬河南）人。少能文，以父蔭擢第。調萬年主簿，人以明鏡稱。歷四縣令，簽書河陽判官，復從吕大防於長安幕府。哲宗即位，爲左正言，遷左司諫，改左司員外郎。遷太常少卿，拜侍御史、右諫議大夫、給事中。落職守亳，徙潞州而卒。

〔二〕「朝罷」二句：《漢書·鄭崇傳》：鄭崇字子游。「哀帝擢爲尚書僕射，數求見諫爭。上初納用之，每見曳革履，上笑曰：『我識鄭尚書履聲。』」二句本此。哲宗立，光庭爲右正言，首乞罷提舉常平官、保甲、青苗等法。論蔡確爲山陵使，而先靈駕而行，爲臣不恭。又言章惇欺罔肆辯，韓縝挾邪冒寵，言甚切。宣仁后嘉其守正，諭令盡言，毋有畏避。故詩以鄭崇爲喻。（參見《宋史·朱光庭傳》）

〔三〕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：公權爲中書舍人，每諫諍，「辭氣不可奪。帝（文宗）謂之曰：『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，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，却授卿諫議大夫。』」又，「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。帝曰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』公權續曰：『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』時丁、袁五學士皆屬繼，帝獨諷公權兩句，曰：『辭清意足，不可多得。』」此句

以柳公權隱喻光庭也。王文誥云：「上聯太實，此則急脉緩授，其意自到，非不貫也。曉嵐謂牽於韻脚，前四句語脉不貫。此乃認作寫景之誤也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七）

［四］承業：樂運字承業，隋淯陽人。仕北周，累遷京兆郡丞。時宣帝昏暴，運乃興櫬詣朝堂，陳帝八失。帝將殺之，後見宥。及文帝爲相，左遷潯陽令。開皇五年，轉高唐令，有聲績。運嘗願處一諫官，從容諷議。以性訐直，爲人排抵，不被任用，乃録夏商以來諫諍事，集而部之，凡六百三十九條，合四十一卷，名曰《諫苑》奏上之。隋文帝喜而嘉焉。（見《北史·樂運傳》）

［五］無功：唐王績字。績著《醉鄉記》，盛贊醉鄉之美。

［六］陶然：自樂也。陶淵明《時運》：「揮之一觴，陶然自樂。」「一枕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作「一醉」。

［七］牛蟻：《世説新語·紕漏》：「殷仲堪父病虚悸，聞牀下蟻動，謂是牛鬬。」此言世間無謂之爭。「初除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作「新除」。

集評

賀裳：《次韻朱光庭初夏》：「卧聞疎響梧桐雨，獨詠微涼殿閣風。」……使事妙無痕跡，真鉅匠也。（《載酒園詩話》）

汪師韓：古賢傳誦之語，一經剪裁對仗，輒覺别調氛氳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前四語脈不貫，牽於韻脚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次韻朱光庭喜雨〔一〕

久苦趙盾日，欣逢傅説霖〔二〕。坐知千里足，初覺兩河深〔三〕。破屋常持傘，無薪欲爨琴〔四〕。清詩似《庭燎》，雖美未忘箴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四月作於汴京。朱光庭：見前詩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「久苦」二句：趙盾日：《左傳·文公七年》：「趙衰，冬日之日也；趙盾，夏日之日也。」杜預注：「冬日可愛，夏日可畏。」傅説霖：《尚書·説命》：殷高宗謂傅説曰：「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」

〔三〕兩河：謂汴京之蔡河、汴河。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卷一六《讀史·漕運》：「天設二渠，曰蔡曰汴。通江會海，縈畿帶甸。千倉是新，萬庾是建。」

〔四〕爨琴：以琴作薪。爨：炊也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「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」

〔五〕「清詩」二句：《庭燎》：《詩·小雅》篇名。序曰：「美宣王也，因以箴之。」朱詩或有箴規之意，故云。

奉勅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〔一〕

其一

聖主新除祕祝〔二〕，侍臣來乞豐年〔三〕。壽宮神君欲至，夜半靈風肅然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七月立秋日作於汴京。西太一：謂西太一宮。范鎮《東齋記事》卷一：「太平興國六年，司天言：『五福太一，自甲申年入黃室巽宮，在吳分。』乃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。至天聖六年又言：『戊辰自黃室趣蜀分。』乃於八角鎮築西太一宮。」（參閱《宋史·禮志》）韓川：字元伯，乾州（治今陝西乾縣）人。進士上第。元祐初爲監察御史，極論市易之害，遷侍御史。累進吏、禮二部侍郎。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，徙虢州。貶坊州，再謫道州安置。徽宗立，復故官，知青州。崇寧中，卒於知襄州任上。

〔二〕祕祝：官名。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：「蓋聞天道，禍自怨起，而福由德興。百官之非，宜由朕躬。今祕祝之官，移過於下，以彰吾之不德，朕甚不取。其除之。」《集解》引應

劭曰：「祕祝之官，國家諱之，故曰祕。」

［三］乞豐年：龐元英《文昌雜録》：祠部每歲「立春祭東太一宫，立夏、立冬祭中太一宫，立秋祭西太一宫。」以乞歲。

［四］「壽宫」二句：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：「武帝置壽宫神君。神君最貴者曰太一，其佐曰太禁、司命之屬，皆從之。非可得見，聞其言，言與人音等。時去時來，來則風肅然。」《三輔黄圖》亦云：「北宫有神仙宫、壽宫，張羽旂，設供具，以禮神君。神君來則肅然風生，帷帳皆動。」「夜半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作「半夜」。

其二

玉璽親題御筆［一］，金童來侍天香［二］。禮罷祝融參乘［三］，前驅已過衡湘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玉璽：天子之印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（趙高）令子嬰齋，當廟見，受玉璽。」《後漢書·輿服志下》李賢注引《漢舊儀》曰：「璽皆白玉螭虎紐，文曰『皇帝行璽』、『皇帝之璽』、『皇帝信璽』、『天子行璽』、『天子之璽』、『天子信璽』，凡六璽。」

［二］金童：仙童。道家有散花玉女，侍香金童。徐彦伯《幸白鹿觀應制》：「金童擎紫蕊，玉女獻青蓮。」　天香：祭神之香。庾信《奉和同泰寺浮屠》：「天香下桂殿，仙梵入

伊笙。」

［三］祝融：火官之神。《吕氏春秋·四月》：「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。」高誘注：「祝融，顓頊氏後，老童之子吴回也。爲高辛氏火正，死爲火官之神。」參乘：陪乘者。古代乘車，尊者在左，御者在中，又一人在右，稱參乘或車右。《左傳·哀公六年》：「每朝必參乘焉。」

［四］前驅：先導。《詩·衛風·伯兮》：「伯也執殳，爲王前驅。」

其三

解劍獨行殘月［一］，披衣困卧清風。夢蝶猶飛旅枕［二］，粥魚已響枯桐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解劍：去其佩劍。《宋史·輿服志四·諸臣服上》：「諸臣祭服：……五旒冕：青羅衣裳，無章，銅裝佩劍，革帶。餘同七旒冕。四、五品爲獻官（奉祀官）則服之。」東坡以中書舍人奉祀，秩四品，當佩劍。詩第三首寫祭畢去服後之輕松閒適，故有解劍云云。

［二］夢蝶：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昔者莊周夢爲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」

[三] 粥魚：僧寺於黎明擊木，招呼衆僧會聚食粥。木象魚形，故稱粥魚。枯桐爲制琴良材，以爲木魚，其聲必佳。故云「響枯桐」。

其四

陂水初含曉淥[一]，稻花半作秋香。皂蓋却迎朝日[二]，紅雲正繞宫牆[三]。

校注

[一] 陂水：池塘之水。《淮南子·説林》：「十頃之陂，可以灌田四十頃。」

[二] 皂蓋：黑色車蓋。《後漢書·輿服志上》：「中二千石、二千石皆皂蓋，朱兩幡。」《宋史·輿服志二》：「傘，人臣通用，以青絹爲之。……京城外，則庶官通用。」蘇軾爲中書舍人，故得用皂蓋。

[三]《翼聖記》：「玉帝所居，常有紅雲擁之。」

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，偶次其韻二首[一]

其一

秋早川原淨麗，雨餘風日清酣。從此歸耕劍外[二]，何人送我池南[三]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七月立秋日作於汴京。西太一：見前詩「其一」注［一］。王荊公：名安石（一〇二一—一〇八六），字介甫，撫州臨川（今江西撫州市）人。神宗熙寧二年參知政事，領三司條例使，實行新法。熙寧九年罷相。以元豐中封荊國公，世稱荊公。是時已卒於金陵。

［二］劍外：劍閣以南。指蜀地。杜甫《恨別》：「草木變衰行劍外，兵戈阻絶老江邊。」

［三］池南：古詩常用語，不可實指。鮑照《贈故人馬子喬詩六首》：「池北既少露，池南又多風。」王建《宮中三臺詞二首》：「池北池南草緑，殿前殿後花紅。」

其　二

但有樽中若下［一］，何須墓上征西［二］。聞道烏衣巷口［三］，而今煙草萋迷。

校注

［一］若下：村名。在吴興。以産酒名世，遂以名酒。鄒陽《酒賦》：「其品類則沙洛淥酃，程鄉若下。」《唐音癸籤》卷二〇《酒名春》：「烏程有若下春。劉禹錫詩：『鸚鵡杯中若下春。』」

〔二〕曹操《讓縣自明本志令》：「後征爲都尉，遷典軍校尉。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，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，然後題墓道言『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』。此其志也。」句反用此。

〔三〕烏衣巷：地名。在今南京市東南。三國吴時於此置烏衣營，以兵士服烏衣而名。東晉時，王謝諸望族居此。《世説新語·雅量》：「吾角巾逕還烏衣。」劉孝標注引《丹陽記》：「烏之起，吴時烏衣營處所也。江左初立，琅邪諸王所居。」《宋書·謝弘微傳》：「（謝混）惟與族子靈運、瞻、曜、弘微並以文義賞會。嘗共宴處，居在烏衣巷，故謂烏衣之遊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六言難得如此流利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附録

王安石《題西太一宫壁二首》：「草色浮雲漠漠，樹陰落日潭潭。（一作柳葉鳴蜩緑暗，荷花落日紅酣）三十六陂春（一作宫煙）水，白頭想見江南。」「三（一作二）十年前此路，父兄持我東西。今日重來白首，故尋陳迹都迷。」

蔡絛《西清詩話》卷中：「元祐間，東坡奉祠西太乙，見公舊題：『楊柳鳴蜩緑暗，荷花落日紅酣。三十六陂春水，白頭想見江南。』注目久之，曰：『此老野狐精也。』」

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〔一〕

誰能如鐵牛，橫身負黃河〔二〕。滔天不能沒〔三〕，尺篴未易訶〔四〕。世俗自無常，徐公故逶迤〔五〕。別來不可説，事與浮雲多。當時無限人，毀譽即墨阿〔六〕。虚聲了無實，夜蟲鳴機梭〔七〕。相逢一笑外，奈此白髮何。天驥皆爾雲，長鳴飽芻禾〔八〕。王庭旅百實，大貝隨弓戈〔九〕。君獨一麾去〔一〇〕，欲賡五袴歌〔一一〕。甘棠古樂國〔一二〕，白酒金叵羅〔一三〕。知君不久留，治行中新科〔一四〕。過客足嗔喜，東堂記分鵝〔一五〕。此外但坐嘯〔一六〕，後生工揣摩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七月作於汴京。陳侗：字成伯（一〇二四—一〇八八），莆田人。早孤，苦心力學，舉嘉祐二年進士。富弼守汝州，辟爲從事。後除館閣校勘，出知陝州、潮州，一時名公皆推重之。元祐三年卒，年六十五。有文集五十卷。陝州：治所在今河南三門峽市。

〔二〕「誰能」二句：古代治河、建橋，常鑄鐵牛置於隄下或橋上以鎮水。宋張邦基《墨莊漫

録》卷四：「陝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，謂之鐵牛，舊有祠宇。唐封號順正廟。宋大中祥符四年，真宗祀汾陰，幸其廟，作《鐵牛詩》。」侗知陝州，故二句用陝州事。

〔三〕滔天：漫天。《尚書·益稷》：「洪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。」

〔四〕尺箠：一尺之鞭。箠亦作棰。江淹《孫廷尉綽雜述》：「靜觀尺棰義，理足未嘗少。」

〔五〕徐公：謂徐邈。此以喻陳侗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徐邈傳》：盧欽著書稱徐邈。「或問欽：『徐公當武帝時，人以爲通。自在涼州及還京師，人以爲介。何也？』欽答曰：『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等用事，貴清素之士。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爲通。比來天下奢靡，轉相仿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與俗同。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。是世人之無常，而徐之有常也。』」　逶迤：從容自得貌。《後漢書·楊秉傳》：「尚書令周景……奏：『……（楊秉、韋著）俱徵不至，誠違側席之望。然逶迤退食，足抑苟進之風。』」

〔六〕「當時」二句：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：「（齊）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：『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毀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視即墨，田野闢，民人給，官無留事，東方以大寧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。』封之萬家。召阿大夫語曰：『自子之守阿，譽言日聞。然使使視阿，田野不闢，民貧苦。昔日趙攻甄，子弗能救。衛取薛陵，子弗知。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。』是日，烹阿大夫，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三四：「（熙寧五年六月）丁卯，詔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陳侗同判登聞鼓院，罷樞密院檢

詳。以御史張商英言侗行能不足，宮邸有妻族之親，每休沐相從宴飲無度故也。」卷三〇六：「（元豐三年七月）甲申，御史王祖道言前知湖州陳侗，昨慈聖光獻太后遺誥後，侗赴任至蘇州，即令女伎佐酒，於本路自首。侗之學術紕繆，行檢鄙惡，衆所共聞。使之出守方州，已不足率厲民俗。……詔提點兩浙路刑獄孫昌齡體量。」卷三三一：「（元豐五年十一月）乙酉，詔罷知宣州陳侗再任，差判登聞檢院。以御史王桓言其不當以便私求再任也。」故二句云。

〔七〕「虛聲」二句：虛聲：謂無實之譽。此兼毀譽二義。《後漢書·黃瓊傳》：自頃徵聘之士，「其功業皆無所採，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。」夜蟲：謂蟋蟀。一名促織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中：「促織，一名投機。謂其聲如急織也。」

〔八〕「天驥」二句：天驥：千里馬。張協《七命》：「天驥之駿，逸態超越。」籋雲：蹑踏浮雲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郊祀歌：「籋浮雲，晻上馳。」顏師古注引蘇林曰：「言天馬上蹑浮雲也。」

努禾：謂草料。《儀禮·聘禮》：「上賓太牢，積惟芻禾。」鄭玄注：「上賓有禾十車，芻二十車。禾以秣馬。」二句言達者得意肆志之狀。

〔九〕「王庭」二句：《左傳·莊公二十二年》：「庭實旅百，奉之以玉帛，天地之美具焉。」旅，陳列。實，指禮物或貢物。「百實」，集本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百寶」。施本作「百實」。《尚書·顧命》：「胤之舞衣、大貝、鼖鼓，在西房。兗之戈、和之弓、垂之竹矢，在東房。」大貝，貝類。古以爲寶。二句言衆美聚於朝。

［一〇］一麾：謂一麾出守。顔延年《五君詠·阮始平》：「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」杜牧《將赴吴興登樂遊原》：「欲把一麾江海去，樂遊原上望昭陵。」

［一一］賡五袴歌：謂紹繼後漢廉范之政。《後漢書·廉范傳》：「遷蜀郡太守，……百姓爲便，乃歌之曰：『廉叔度，來何暮？不禁火，民安作。平生無襦今五絝。』」

［一二］甘棠：傳説周武王時，召伯（奭）巡行南國，憩息甘棠樹下，民思其德而名其地。《水經注》卷一六《甘水》：「水之所導，發於山（河南宜陽縣鹿蹄山）曲之中，故世人目其所爲甘棠。」其地在陝州之東。蘇軾統而言之，故云。　樂國：安樂之地。《詩·魏風·碩鼠》：「適彼樂國。」

［一三］金叵羅：古代酒器。《北齊書·祖珽傳》：「神武宴寮屬，於坐上失金叵羅。竇泰令飲酒者皆脱帽，於珽髻上得之。」

［一四］治行：治理政務之績。《漢書·趙廣漢傳》：「以治行優異，遷京輔都尉，守京兆尹。」　新科：新法令、條律。此指元祐初之政。《三國志·何夔傳》：「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。」

［一五］「過客」二句：「嗔喜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作「瞋喜」。《晉書·劉毅傳》：「初，江州刺史庾悦，隆安中爲司徒長史，曾至京口。毅時甚屯窶，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。而悦後與僚佐徑來詣堂。毅告之曰：『毅輩屯否之人，合一射甚難。君於諸堂並可，望以今日見讓。』悦不許。射者皆散，惟毅留射如故。既而悦食鵝，毅求其餘，悦

又不答，毅常銜之。義熙中，故奪悅豫章，解其軍府，使人微示其旨。悅忿懼而死。」二句本此，以戒陳侗。

［一六］坐嘯：閑坐吟嘯。後漢成瑨任南陽太守，用岑晊（公孝）爲功曹，公事悉委於岑。郡中爲謠曰：「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瑨但坐嘯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以「鐵牛」擬人，未免不倫。○【「毀譽即墨阿」】句法好。○亦未免太露牢騷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送賈訥倅眉二首［一］

其一

當年入蜀歎空回，未見峨眉肯再來［二］。童子遥知頌襦袴［三］，使君先已洗樽罍［四］。李大夫，眉之賢太守也［五］。鹿頭北望應逢雁，人日東郊尚有梅［六］。人日出東郊，渡江，游蟆頤山，眉之故事也。我老不堪歌《樂職》［七］，後生試覓子淵才［八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作於汴京。賈訥：不詳。曾爲朝奉郎。眉：眉州。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市。此二詩，西樓帖有後一首。施注曰：「此詩第二首墨迹刻於成都府治。」

［二］峨眉：山名。也作峨嵋。在四川峨眉縣西南。山勢雄偉，有山峯相對如蛾眉，故名。肯：願意。《詩·邶風·終風》：「終風且霾，惠然肯來。」

［三］頌襦袴：稱其德也。見前詩注［一一］。

［四］使君：州郡地方長官之尊稱，此指眉守。樽罍：酒器名。《詩·周南·卷耳》：「我姑酌彼金罍。」

［五］「太守」，集甲無「太」字。

［六］「鹿頭」二句：鹿頭：關名。在今四川德陽縣北，以鹿頭山得名。距成都一百五十里。人日：農曆正月初七。見宗懔《荆楚歲時記》。二句寫蜀地冬、春物候。

［七］《樂職》：詩題名。《漢書·王褒傳》：益州刺史王襄「使褒作《中和》、《樂職》、《宣布詩》，選好事者令依《鹿鳴》之聲習而歌之。……轉而上聞。宣帝召見武等觀之，皆賜帛，謂曰：『此盛德之事，吾何足以當之？』」

［八］子淵：王褒，字子淵。西漢資中（今四川資中市）人。宣帝時徵入都，與張子僑等並

待詔，擢爲諫議大夫。善詩賦。

集評

紀昀：深穩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其　二

老翁山下玉淵回［一］，手植青松三萬栽［二］。父老得書知我在，小軒臨水爲君開［三］。試看一一龍蛇活［四］，更聽蕭蕭風雨哀［五］。便與甘棠同不剪，蒼髯白甲待歸來［六］。先君葬於蟆頤山之東二十餘里，地名老翁泉。君許爲一往。感歎之深，故及之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老翁山：指蟆頤山。山下有老翁泉，東坡遂因泉而名山。　玉淵：指老翁井。《眉州屬志》卷二《山川》：「老翁井在蟆頤山下，一名老翁泉。」該卷《冢墓》：「蘇洵墓在蟆頤山東二十里老翁泉旁。」

［二］三萬栽：猶言三萬株。古人呼樹苗曰栽。王充《論衡·初禀》：「朱草之莖如鍼，紫芝之栽如豆。」杜甫《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》：「奉乞桃栽一百根，春前爲送浣花村。」是

句自言營造塋林。

［三］「小軒臨水」，施本作「蓬蒿親手」。施注云：「墨迹作『蓬蒿親手』。」「爲君」，類本作「爲誰。」

［四］龍蛇：言松。「龍蛇活」，施本作「龍蛇舞」。施注云：墨迹作「龍蛇舞」。

［五］蕭蕭：風聲。此兼雨聲。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白楊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。」

［六］「便與」二句：《史記·燕召公世家》：「召公巡行鄉邑，有棠樹，決獄政事其下。自侯伯至，庶人各得其所，無失職者。召公卒，而民人思召公之政，懷棠樹不敢伐，歌詠之，作《甘棠》之詩。」《詩·召南·甘棠》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」蒼髯白甲：言松。西樓帖此句下有自注云：「先人葬□（案，似「於」字）眉之老翁泉上。眉倅賈訥來別，欲親至其處，故作此詩送之。」

［七］「故及之」，集甲無「之」字。

集評

查慎行：【「父老得書知我在」二句】輕便，似絶不經意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爲情造文，通篇獨就青松迴環往復，語淺而思深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一氣渾成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送程建用〔一〕

先生本舌耕〔二〕，文字浩千頃〔三〕。空倉付公子，坐待發苕穎〔四〕。十年困新説〔五〕，兒女爭捕影〔六〕。鑿垣種蒿蓬〔七〕，嘉穀誰復省〔八〕。空餘《南陔》意，太息北堂冷〔九〕。織屨隨方進，採薪教韋逞。辛勤守一經，菽水賢五鼎〔一〇〕。今年聞起廢，《魯史》復光景〔一一〕。公子亦改官〔一二〕，三就繁馬頸〔一三〕。歸來一笑粲，素髮颯垂領〔一四〕。會看金花詔，湯沐奉朝請〔一五〕。天公不吾欺，壽與龜鶴永〔一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作於汴京。程建用：王十朋集注引堯卿曰：「字彝仲。時爲宣德郎，還眉山。」施注：「程建用，字彝仲，眉山人。少時奉親稅居，與老蘇公東西相望。嘗與二蘇公、楊堯咨會草舍中，大雨，聯句六言以爲戲，先生嘗追書之。建用後得官，以獄掾改宣德郎而歸。」

〔二〕舌耕：舊時學者授徒，恃口舌謀生，猶農耕之得粟，故曰舌耕。舊題王嘉《拾遺記》

卷六《後漢》：「（賈逵）門徒來學，不遠萬里，或襁負子孫，舍於門側，皆口授經文。贈獻者積粟盈倉。或云：『逵非力耕所得，誦經舌倦，世所謂舌耕也。』」

［三］浩千頃：言書史之富。韓愈《秋懷詩十一首》其三：「歸還閱書史，文字浩千萬。」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云：「句首所謂先生，指言建用之父也。後所謂公子，則建用矣。」

［四］「空倉」二句：公子：指程建用。發苕穎：陵苕挺生，禾穗秀出。《文選》陸機《文賦》：「苕發穎豎，離衆絶致。」注：「苕，草之苕也。……禾穗謂之穎。」

［五］王安石對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周禮》三書新作解説，稱《三經新義》。自熙寧末，考試經義論策，限用新説。建用或因此而久困場屋。故有十年云。

［六］兒女：青年男女。此指年輕讀書人。捕影：捕捉虚幻不實之物。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：谷永説上曰：姦人挾左道以欺罔世主。「聽其言，洋洋滿耳，若將可遇；求之，盪盪如繫風捕景，終不可得。」安石《新義》多置古訓古注不顧而斷諸己意，後生趨之，多爲無根之説，故此云「爭捕影」。

［七］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「是其於辯也，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。簡髮而櫛，數米而炊，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？」底本校：「蒿蓬」，類本作「蓬蒿」。

［八］嘉穀：古以粟爲嘉穀。後爲五穀之總稱。《尚書·吕刑》：「稷降播種，農殖嘉穀。」

［九］「空餘」二句：《南陔》：《詩·小雅》篇名（今僅存目）。小序云：「孝子相戒以養也。」北堂：謂母親。《詩·衛風·伯兮》：「焉得諼草，言樹之背。」毛傳：「背，

北堂也。」後因以北堂代稱母親。李白《贈歷陽褚司馬，時此公爲稚子舞，故作是詩也》：「北堂千萬壽，侍奉有光輝。」

［一〇］「織屨」四句：《漢書・翟方進傳》：「（方進）欲西至京師受經。母憐其幼，隨之長安，織屨以給方進讀，經博士受《春秋》。積十餘年，經學明習。」《晉書・韋逞母宋氏傳》：「宋氏幼喪母，其父躬自養之。及長，授以《周官》音義，謂之曰：『吾家世學《周官》，傳業相繼。此又周公所制，經紀典誥，百官品物，備於此矣。吾今無男可傳，汝可受之，勿令絶世。』……逞時年少，宋氏晝則樵採，夜則教逞，然紡績無廢。」菽水：豆和水。指粗茶淡飯。《禮記・檀弓下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啜菽飲水盡其歡，斯之謂孝。』」賢：勝也。五鼎：謂盛饌佳餚。《漢書・主父偃傳》：「丈夫生不五鼎食，死則五鼎亨耳。」《孔子家語・致思》：「從車百乘，積粟萬鍾。累裀而坐，列鼎而食。」四句言建用母之賢，建用亦不爲浮説所誘；母子相依，安貧力學。

［一一］「今年」二句：起廢：振興廢棄之事。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：「幽厲之後，王道缺，禮樂衰，孔子修舊起廢，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則學者至今則之。」《魯史》：指《春秋》。杜預《春秋左氏傳序》：「《春秋》者，魯史記之名也。……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，考其真僞，而志其典禮；上以遵周公之遺制，下以明將來之法。」王荆公以《春秋》爲破爛朝報，廢之。比其當軸，考試以《新義》爲準的。及哲宗立，宣仁后秉政，詔復詩賦及《春秋》。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：元祐元年二月，「詔

禮部議，裁定詩賦經義取士之格，立《春秋》博士，復置賢良茂材等科，試新科明法加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大義等。」故二句云。

〔一二〕改官：施注：「以獄掾改宣德郎。」孔凡禮云：「吕陶《淨德集》卷三十一有《送程彝仲赴東川教授》詩，知建用所改者乃東川教授。」（參《蘇軾年譜》卷二五）

〔一三〕三就：三圈。就，一周、一匝。《禮記·禮器》：「大路繁纓一就。」孔穎達正義：「一匝曰就。」繁：謂繁纓，馬腹飾也。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：「既，衛人賞之以邑，辭；請曲縣繁纓以朝，許之。」杜預注：「繁纓：馬飾。」

〔一四〕潘岳《秋興賦》：「斑鬢髟以承弁兮，素髮颯以垂領。」素髮，白髮。颯，零亂。

〔一五〕「會看」二句：金花詔：以金花牋所寫官告、制敕。宋敏求《春明退朝録》卷中：「凡官告之制，……郡夫人、常使，金花羅紙七張。」湯沐：謂湯沐邑，天子賜臣下之封邑。奉朝請：古代諸侯朝見天子，春曰朝，秋曰請。二句言建用之母將得到朝廷封贈。

〔一六〕相傳龜鶴皆長壽。成語有「龜齡鶴壽」。白居易《和雨中花》：「松枝上鶴著下龜，千年不死仍無病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氣自遒緊，但乏深味。○「魯史」句未穩切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附録

蘇轍《送程建用宣德西歸》：昔與君同巷，參差對柴荆。艱難奉老母，弦歌教諸生。藜藿飽臧獲，布褐均弟兄。貧賤理則窮，禮義日益明。我親本知道，家有月旦評。逡巡户牖間，時聞歎息聲：善惡不可誣，孝弟神所聽。我見此家人，處約能和平。它年彼君子，豈復地上行？爾來三十年，遺語空自驚。松阡映天末，苦淚緣冠纓。子親八十五，皤然老人星。安輿及禄養，平反慰中情。月俸雖不多，足備甘與輕。今年復考課，得秩真代耕。倚門老鶴望，策馬飛鴻征。歸來歲云莫，手奉屠蘇觥。我詩不徒作，以遺鄉黨銘。君昔嘗稅居，與弊廬東西相望。武昌君見其家事，知非貧賤人也。此語未嘗語人。俯仰三十年矣，因君西歸，作詩言之，不覺流涕。（《欒城集》卷一五）

次韻李修孺留别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十年流落敢言歸〔二〕，魚鳥江湖祇自知〔三〕。豈意青天掃雲霧，盡呼黄髮寄安危〔四〕。風流吾子真前輩，人物他年記一時〔五〕。我欲折繻留此老〔六〕，《緇衣》

誰作好賢詩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作於汴京。李修孺：名曼，遂寧人（一謂射洪人）。嘉祐間進士。治平中爲洪雅令，熙寧六年知瀘州，元豐四年知遂州。後仕至利州路提點刑獄。范祖禹贊曼有吏才。《馮安岳集》卷一一《寄賀李修孺移利憲》稱其「一生孤直」。軾所撰《李曼知果州制》作於本年，知修孺此歸乃知果州。（以上據孔凡禮《蘇軾年譜》卷二五）

［二］「十年」句：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，蘇軾謫黄州，元豐七年移汝州安置，八年春至南都商丘，尋自南都赴常。七月赴登州任，十一月以禮部郎中詔還。至作詩日凡跨八年。十年乃取其成數。敢：豈敢。

［三］魚鳥：謂以魚鳥爲伴。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：「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？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」蘇軾《送芝上人遊廬山》：「豈知世外人，常與魚鳥逸。」

［四］「豈意」二句：青天掃雲霧：謂盡去姦慝，時政清明。黄髮：指老人。見本卷《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洺州》注［一四］。寄安危：以安危相託。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。」元豐八年三月，神宗病逝，哲宗立，除新法所不便者，保甲、市易、青苗、免役諸法陸續罷去。前所斥逐大臣司馬光、吕公著、范純仁、吕大防、

文彦博等相繼用事，位居台衡。（參閱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）

［五］人物：指才德名望非常之人。《後漢書·許劭傳》：「好共覈論鄉黨人物。」

［六］折繻：毀掉出關憑證。折，毀掉。《後漢書·樊宏傳》：「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，其庶幾君子之富乎？」繻，漢代出入關隘之帛制憑證。《漢書·終軍傳》：「步入關，關吏予軍繻。軍問以此何爲，吏曰：『爲復傳還，當以合符。』軍曰：『大丈夫西游，終不復傳還！』棄繻而去。」

［七］《緇衣》：《詩·鄭風》篇名。舊以爲思賢之作。小序云：「美武公也。……美其德，以明有國善善之功。」孔子亦云：「好賢如《緇衣》。」（《禮記·緇衣》）

集評

黃徹：「把酒祝公公莫拒，淄衣心爲好賢傾」。「我欲折繻留此老，緇衣誰作好賢詩」。共用一事，而造語居然不同。（《碧溪詩話》卷六）

紀昀：【「豈意青天掃雲霧」】此等終是病痛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其二

此生別袖幾回麾［一］，夢裏黃州空自疑。何處青山不堪老［二］，當時明月巧相隨［三］。窮通等是思家意［四］，衰病難堪送客悲［五］。好去江魚煮江水，劍南歸路

有姜詩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麾：通「揮」。鮑照《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》：「離袖安可揮。」

〔二〕堪：可、能。《韓非子·難三》：「君命不二。除君之惡，惟恐不堪。」

〔三〕「當時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作「當年」。李白《把酒問月》：「月行却與人相隨。」此句意與之同。

〔四〕窮通：謂失意與顯達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「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。」

〔五〕難堪：難於承擔、忍受。堪，忍受。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：「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將不堪。」

〔六〕姜詩：東漢廣漢（今四川廣漢縣）人，以孝聞。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：「廣漢姜詩妻者，同郡龐盛之女也。詩事母至孝，……舍側忽有涌泉，味如江水，每旦輒出雙鯉魚，常以供二母之膳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此首特多情。○「窮通」句精警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趙克宜：五、六真至。兩「堪」字複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次韻黃魯直赤目〔一〕

誦詩得非子夏學，紬史正作丘明書〔二〕。天公戲人亦薄相〔三〕，略遣幻翳生明珠〔四〕。賴君年來屏鮮腴〔五〕，百千燈光同一如〔六〕。書成自寫蠅頭表〔七〕，端就君王覓鏡湖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十一月作於汴京。黃魯直：名庭堅。見前卷一六《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》其一注〔一〕。元祐初，召入館，修《神宗實録》，遷著作佐郎，升起居舍人。

〔二〕「誦詩」二句：子夏：卜商字。春秋衛人，孔子弟子。曾序《詩》傳《易》，爲魏文侯師。有子早亡，哭失明。紬史：撰寫史書。紬，綴集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「（父）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。」丘明書：指春秋魯史官左丘明所著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。此言歷史著作。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。」丘明目盲，世稱盲左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七一：「元祐元年三月，宰臣司馬光言，……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，即日在本省別無職事，欲望特差與范祖禹及男康

同校定《資治通鑑》。從之。」魯直有眼疾，善詩，復參與修史，故以丘明、子夏爲喻。

［三］薄相：輕薄之相。猶今捉弄、開玩笑。

［四］幻翳：目生翳，眼前多見飛蠅、花發等幻象。參見前卷二五《贈眼醫王彦若》注［二一］。

［五］鮮腴：指甘脆肥膿之味。《南史·梁武帝紀》：「晚乃溺信佛道，日止一食。膳無鮮腴，惟豆羹糲飯而已。」

［六］「百千」，施本作「百年」。查注云「年」訛。施注引《維摩經》：「譬如一燈燃千百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無盡。」蘇軾文《蘇程庵銘》：「百千燈，同一光。」意與此同。是句似言目疾近愈，眼前重影、幻象消失。

［七］蠅頭表：以蠅頭書所寫表章（史書成例須上奏天子）。蠅頭，謂蠅頭細書。《南史·齊衡陽元王道度傳》附蕭鈞：「鈞常手自細書寫《五經》。……侍讀賀玠問曰：『殿下家自有墳素，復何須蠅頭細書？』」表，臣言於君之文體。《後漢書·胡廣傳》李賢注引《漢雜事》：「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：一曰章、二曰奏、三曰表、四曰駁議。」

［八］《新唐書·賀知章傳》：「天寶初，病，夢游帝居。數日寤，乃請爲道士，還鄉里。詔許之，以宅爲千秋觀而居。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，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亦效山谷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武昌西山〔一〕并敍

嘉祐中〔二〕，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爲武昌令〔三〕。常游寒溪西山，山中人至今能言之。軾謫居黄岡，與武昌相望，亦常往來溪山間。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考試館職〔四〕，與聖求會宿玉堂〔五〕，偶話舊事。聖求嘗作《元次山窪尊銘》刻之巖石〔六〕。因爲此詩，請聖求同賦。當以遺邑人〔七〕，使刻之銘側。

春江漲漲蒲萄醅〔八〕，武昌官柳知誰栽〔九〕。憶從樊口載春酒〔一〇〕，步上西山尋野梅。西山一上十五里，風駕兩腋飛崔嵬〔一一〕。同游困卧九曲嶺〔一二〕，褰衣獨到吴王臺〔一三〕。中原北望在何許，但見落日低黄埃。歸來解劍亭前路〔一四〕，蒼崖半入雲濤堆。浪翁醉處今尚在〔一五〕，石臼抔飲無樽罍〔一六〕。爾來古意誰復嗣，公有妙語留山隈〔一七〕。至今好事除草棘，常恐野火燒蒼苔。當時相望不可見，玉堂正對金鑾開〔一八〕。豈知白首同夜直，卧看椽燭高花摧〔一九〕。江邊曉夢忽驚斷，銅環玉鎖鳴春雷〔二〇〕。山人帳空猿鶴怨〔二一〕，江湖水生鴻雁來。請公作詩寄父

老〔二二〕，往和萬壑松風哀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十一月二十九日作於汴京。武昌西山：即樊山。又名來山、樊岡、壽昌山。今稱雷山。在湖北鄂城縣西北。蘇軾文《記樊山》即言此。「武昌西山」，三希堂石刻收此詩，詩後書：「右武昌西山贈鄧聖求一首。」題下「并敍」，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〔二〕嘉祐：宋仁宗年號。（一〇五六—一〇六三）。

〔三〕翰林學士承旨：翰林學士院屬官，不當直，以學士久次者爲之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九：「元豐八年八月丁卯，翰林學士兼侍讀鄧温伯爲翰林學士承旨。」鄧聖求：字温伯（一〇二七—一〇九四），建昌（治所在今江西永修縣北）人。皇祐進士。熙寧中遷翰林學士。哲宗立，進承旨，與修《神宗實録》。以母喪去。終制，除禮部尚書。紹聖元年二月，首陳紹述之説，拜尚書左丞。卒年六十八，謚安惠。

〔四〕館職：唐宋時凡供職史館、昭文館、集賢館等處，自直館至校勘，皆稱館職。（參閱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一八《館職名存》）

〔五〕玉堂：翰林院正廳。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七：「太宗時，蘇易簡爲學士。上嘗語曰：『玉堂之設，但虚傳其説，終未有正名。』乃以紅羅飛白『玉堂之署』四字賜之。」

［六］《元次山窪樽銘》：窪樽在道州。次山《窊（通窪）樽銘序》云：「道州城東有左湖，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，山巔有窪石，可以爲樽。乃爲亭樽上，刻銘爲志。」在武昌者，乃抔樽也。次山《抔樽銘序》云：「郎亭西乳有蘗石，石臨樊水，漫叟（即元次山）構石顛以爲亭。石有窪顛者，因修之以藏酒。士源愛之，命爲抔樽。乃爲士源作《抔樽銘》。」聖求或以抔樽爲窪樽也。

［七］邑人：指王齊愈（字文甫）。蘇軾《與王文甫二首》云：「《西山》詩一册，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。並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。或能爲入石安溪亦佳。不然，寫放壁中可也。」

［八］「淥漲」，類丙作「緑漲」。蒲萄醅：即葡萄酒。醅，未濾之酒。李白《襄陽歌》：「遥看漢水鴨頭緑，恰似葡萄初醱醅。」

［九］武昌官柳：即陶公柳。《晉書·陶侃傳》：鎮武昌，「嘗課諸營種柳。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。侃後見，駐車問曰：『此是武昌西門前柳，何因盜來此種？』」

［一〇］樊口：在今湖北鄂城縣西北。因位於樊山脚下，爲樊港入長江之口，故名。《水經注》卷三五《江水三》：「江水右得樊口。」春酒：冬季釀製，及春而成之酒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」

［一一］風駕兩腋：猶兩腋生風。盧仝《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》：「七椀喫不得，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」

［一二］九曲嶺：在西山南嶺。山路九折，故名。蘇轍《武昌九曲亭記》：「然將登西山，行於松柏之間，羊腸九曲而獲少平，遊者至此必息。」

［一三］褰衣：撩起衣服。《詩·鄭風·褰裳》：「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」　吳王臺：一名吳王峴。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七六《樊山》：「在縣（武昌縣）西三里。……南有九曲嶺，九曲嶺下爲吳造峴，亦曰吳王峴。昔孫權於樊口被風破船，鑿樊嶺而歸。」

［一四］解劍亭：《武昌縣志·方輿志·古蹟》：「亭在縣東北江次，與五洲相望。昔伍員渡江，解劍謝漁父於此。」

［一五］浪翁：謂唐元結。其《自釋》云：「天下兵興，逃亂入猗玕洞，始稱猗玕子。後家瀼濱，乃自稱浪士。」　「尚在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安在」。

［一六］石臼：即抔樽。元結《抔樽銘》：「時俗澆狡，日益僞薄。誰能抔飲，守其淳樸。」「抔飲」，施本、類甲作「杯飲」。　樽罍：酒器。

［一七］「公有」，三希堂石刻作「君有」。　妙語：指鄭聖求《元次山窪尊銘》。

［一八］金鑾：唐宮殿名。唐大明宮紫宸殿北爲蓬萊殿，其西曰還周殿，還周西北曰金鑾殿。李白《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》：「承恩初入銀臺門，著書獨在金鑾殿。」此指宋殿。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七：「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，腹背相倚，不可南向，故以其西廊西向，爲院之正門，而後門北向，與集英相直，因牓曰『北門』。……學士朝退入

院，與禁中宣命往來，皆行北門。」

［一九］椽燭：如椽之燭。言燭之巨。

［二〇］「銅環」，施本、類本作「銅鐶」。「玉鎖」，三希堂石刻作「玉瑣」。

［二一］南朝周顒初隱鍾山，一聞詔旨便志變神動，離山出仕。孔稚珪作《北山移文》以諷云：「蕙帳空兮夜鶴怨，山人去兮曉猿驚。」是句化用此。

［二二］「請公」，三希堂石刻作「請君」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述舊遊，則中原迷於落日；敍會宿，則曉夢驚於江邊。互相鈎貫，情文相生，健筆圓機，開出劍南一派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筆筆老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翁方綱：不減少陵。（《石洲詩話》卷三）

方東樹：正峯寫起。「憶從」二句，追敍昔遊，用逆，故有筆勢。「西山」以下細述，夾寫帶棱。「當時」句束。「江邊」四句，如水銀入地，筆不暇給，神流意極。「請公」二句收，順逆棱汁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曾國藩：前十二句敍昔在黄州西山。「浪翁」六句敍鄭曾作《窪尊銘》。「當時」六句，敍會宿玉堂。（《曾文正公全集·讀書録》卷九）

附録

查慎行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：此詩公手書真蹟在江陵岑象求巖起家。岑跋云：「子瞻内翰昔竄謫黄岡，遊武昌西山，觀聖求所題墨蹟。時聖求已貴，處北扉，而子瞻方忤時遠放，流落窮困。不二年，遂與聖求對掌誥命，並驅朝門，同優游笑語於清切之禁。在常人固足感歎，有文而深於情者宜何如哉？此前詩所以作也。元祐丁卯二月因會飲子功侍郎宅，子瞻爲余筆此，遂記而藏之。」云云。後有四明樓鑰跋，明正德朝爲陸都憲全卿所得，李長沙爲跋尾。

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，再用前韻爲謝〔一〕

朱顔發過如春醅，胸中梨棗初未栽〔二〕。丹砂未易掃白髮〔三〕，赤松却欲參黄梅〔四〕。寒溪本自遠公社〔五〕，白蓮翠竹依崔嵬〔六〕。當時石泉照金像，神光夜發如五臺〔七〕。飲泉鑑面得真意，坐視萬物皆浮埃。欲收暮景返田里〔八〕，遠泝江水窮離堆〔九〕。還朝豈獨羞老病，自歎才盡傾空罍〔一〇〕。諸公渠渠若夏屋〔一一〕，吞吐風月清隅隈〔一二〕。我如廢井久不食〔一三〕，古甃缺落生陰苔〔一四〕。數詩往復相感發，汲新除舊寒光開。遥知二月春江闊，雪浪倒卷雲峯摧。石中無聲水亦

靜，云何解轉空山雷。韋應物詩：水性本云靜，石中固無聲。如何兩相激，雷轉空山驚〔一五〕。欲就諸公評此語〔一六〕，要識憂喜何從來。願求南宗一勺水〔一七〕，往與屈、賈湔餘哀〔一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十一月二十九日後不久作於汴京。集甲、施本、類本題作《再用前韻》。七集續集重收此詩，「用前韻」作「次前韻」。

〔二〕梨棗：謂交梨火棗。道教傳説之仙果，食之能羽化飛行。《真誥》卷二：「玉醴金漿，交梨火棗，此則騰飛之藥，不比於金丹也。……火棗交梨之樹，已生君心中也。心中猶有荆棘相雜，是以二樹不見。」

〔三〕丹砂：一名硃砂。水銀與硫之化合物。道家以爲仙藥之資，謂煉製服之可反老還童。

〔四〕赤松：謂仙人赤松子。神農時爲雨師，服水玉以教神農，入火不燒。黄梅：指禪宗五祖弘忍大師。弘忍，蘄州（治所在今湖北蘄春縣）黄梅人。在黄梅東山寺傳法。上元二年寂，壽七十四。建塔於黄梅東山。黄州緊鄰蘄州。

〔五〕寒溪：在武昌（今湖北鄂城縣）樊山東。《武昌記》：「樊山東有小溪，夏時懷袖，恒有寒氣，故謂之寒溪。」遠公社：晉釋慧遠與慧永、劉遺民等十八人結社於廬山東林寺，同修淨土之法，因號白蓮社。（見宋陳舜俞《廬山記》二《敘北山》）

［六］崔嵬：指高聳之山崖。

［七］「當時」二句：蘇軾《菩薩泉銘》：「晉陶侃爲廣州刺史，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，以白侃。侃使迹之，得金像。視其款識，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。初送武昌寒溪寺。……其後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。……會昌中，詔毀天下寺，二僧藏像錦繡谷。比釋教復興，求像不可得。而谷中至今有光景，往往發見，如峨眉、五臺所見。……今寒溪稍西數百步，別爲西山寺，有泉出嵌竇間，色白而甘，號菩薩泉。……豈昔像之所在乎？」又贊寧《宋高僧傳·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》：「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，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睹白光數四，次有異雲靉靆。雲開，見五色通身光，光内有圓光紅色，文殊乘青毛獅子，衆皆明見。乃霏微下雪，及五色圓光偏於山谷。」「金像」王文誥注本原作「金瑞」。底本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改。

［八］暮景：老年光景。宋胡宿《乞楊安國改官奏》：「安國授經老臣，年近八十。桑榆暮景，光陰幾何？」

［九］離堆：山名。相傳爲秦蜀守李冰所鑿。在今四川都江堰市西一里。（一説在樂山）《漢書·溝洫志》：「蜀守李冰鑿離堆，避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中。」

［一〇］《南史·江淹傳》：「嘗宿於冶亭，夢一丈夫自稱郭璞，謂淹曰：『吾有筆在卿處多年，可以見還。』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。爾後爲詩絶無美句，時人謂之才盡。」

［一一］渠渠若夏屋：《詩・秦風・權輿》：「於我乎！夏屋渠渠。」毛傳：「夏，大也。」鄭箋：「屋，具也。渠渠，猶勤勤也。」

［一二］隅隈：隅角隩隈也。《楚辭・天問》：「隅隈多有，誰知其數？」注：「隅，角也。」

［一三］言才思枯竭。賈島《戲贈友人》：「一日不作詩，心源如廢井。」不食：不可食。《易・井》：「井泥不食。」

［一四］古甃：古老之井壁。《莊子・秋水》：「吾跳梁乎井幹之上，入休乎缺甃之崖。」《釋文》：李頤云：「甃，如闌，以磚爲之，著井底闌也。」

［一五］此韋應物《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》詩句。「韋應物詩」云云，施本、類丙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集甲、七集續集無此條自注。

［一六］「此語」，七集續集作「此句」。

［一七］南宗：佛教禪宗自五祖弘忍之後，分爲南北二宗。南宗爲六祖慧能所立。釋本覺《釋氏通覽》卷一二《韶國師》：「又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？（法）眼曰：『是曹溪一滴水。』韶聞乃大悟，」

［一八］屈、賈：謂屈原和賈誼。二人都擅長辭賦，又同遭讒陷，不受信用，故後人并稱屈賈。杜甫《水上遣懷》：「中間屈賈輩，讒毀竟自取。」瀹：洗滌。

集評

紀昀：【後八句】忽入議論，發出今昔大感，波瀾壯闊之至。妙於本地風光，不是橫生枝

節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翁方綱：次篇再用前韻，尤爲超逸。真以雲英化水之妙，爲萬丈光燄者也。（《石洲詩話》卷三）

狄詠石屏［一］

霏霏點輕素［二］，渺渺開重陰［三］。風花亂紫翠［四］，雪外有煙林。雪近勢方壯，林遠意殊深。會有無事人，支頤識此心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蘇軾《書狄武襄事》：「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，與詠同館北客。」本詩當作於此時前後。狄詠：字子雅，汾州西河（今山西汾陽市）人。狄青次子。美豐姿，天下謂爲「人樣子」。知隴州，以戰洮西有功，爲西上閤門使。元豐四年，權環慶路副總管。七年，復東上閤門使。石屏：即下首所謂雪林硯屏。

［二］霏霏：紛飛貌。《詩·小雅·采薇》：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」

［三］渺渺：微遠貌。《管子·內業》：「渺渺乎如窮無極。」

［四］風花：風中落花。庾信《詠畫屏風》：「水紋恒獨轉，風花直亂迴。」紫翠：言山色

絢爛。杜牧《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寄書懷四韻》：「千峯橫紫翠，雙闕凭蘭杆。」

［五］支頤：以手托頰也。白居易《除夜》：「薄晚支頤坐，中宵枕臂眠。」

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［一］

西山無時春，巉巖鎖頑陰。分明倚天壁［二］，點綴無風林。物固爲人出，興誰於此深。窮奇真自蠹，詩句且娛心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。《蘇詩總案》繫此詩於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十二月。然黃魯直《子瞻題狄引進石屏要同作》原注：「元祐二年秘書省作。」（《山谷全書》外集卷八）魯直：黃庭堅之字。案，此首即用前首《狄詠石屏》之韻。

［二］「壁」，外集作「璧」。

［三］「詩句」，外集作「得句」。

虢國夫人夜游圖〔一〕

佳人自鞚玉花驄〔二〕，翩如驚燕蹋飛龍〔三〕。金鞭爭道寶釵落〔四〕，何人先入明光宮〔五〕。宮中羯鼓催花柳〔六〕，玉奴絃索花奴手〔七〕。坐中八姨真貴人〔八〕，走馬來看不動塵〔九〕。明眸皓齒誰復見〔一〇〕，衹有丹青餘淚痕。人間俯仰成今古，吴公臺下雷塘路〔一一〕。當時亦笑張麗華，不知門外韓擒虎〔一二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宋袁文《甕牖閒評》卷五：「余嘗見《虢國夫人夜游圖》，乃晏元獻公（晏殊）家物，後歸於内府。徽宗親題其上云：『張萱所作。』蘇東坡諸公有詩皆在其後。而黄太史（黄庭堅）跋東坡此詩乃云：『周昉所作《虢國夫人夜游圖》。』疑太史未嘗見此圖，以意而言之耳。」李之儀《姑溪居士後集》卷三有此詩和作。題云：「内侍劉有方蓄名畫，乃唐《虢國夫人夜游圖》最爲絶筆。東坡館北客都亭驛，有方敢（請）跋其後。」東坡於是年十二月館伴北使，詩即作於其時。　虢國夫人：　楊貴妃第三姊封號。

［二］鞚：有嚼口之馬絡頭，此言駕御。　玉花驄：唐玄宗名馬之一。《能改齋漫録》卷一四引《明皇雜録》：「上所乘馬有玉花驄、照夜白。」（今本《明皇雜録》無此條）杜甫《丹青引贈曹將軍霸》：「先帝天馬玉花驄，畫工如山貌不同。」鄭處誨《明皇雜録》卷下：「號國每入禁中，常乘驄馬，使小黄門御。紫驄之俊健，黄門之端秀，皆冠絶一時。」

［三］翩如：輕疾貌。曹植《洛神賦》：「翩若驚鴻，婉若遊龍。」

［四］《舊唐書·楊貴妃傳》：「（天寶）十載正月望夜，楊家五宅夜游，與廣平公主（《新唐書·楊貴妃傳》作「廣寧公主」）騎從爭西市門。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，公主墮馬。」「爭道」，章鈺校：《國朝文鑑》作「淨道」。

［五］明光宫：漢宫名。漢武帝置。一在北宫，太初四年秋建。南與長樂宫相連。一在甘泉宫，爲武帝求仙而建。（見《三輔黄圖》三《北宫》、《甘泉宫》）此指唐宫。

［六］羯鼓：古羯族樂器。唐代諸樂龜兹部、高昌部、疏勒部、天竺部皆用羯鼓。形如漆桶，下以小牙牀承之。擊用二杖，音聲急促高烈。南卓《羯鼓録》：「（玄宗）嘗遇二月初詰旦，巾櫛方畢，時宿雨始晴，景氣明麗，殿庭柳杏將拆。上曰：『對此景物，豈得不爲他判斷乎？』左右相目，將命備酒，獨高力士遣請羯鼓。上臨縱擊一曲，曲名《春光好》。神思自得。及顧柳杏，皆已發拆。」

［七］玉奴絃索：楊貴妃小名玉奴，善彈琵琶。舊題牛僧孺《周秦行紀》：「太真視潘妃而對

曰：『潘妃向玉奴説：懊惱東昏侯疏狂，終日出獵，故不得時謁耳。』」《楊太真外傳》：妃善琵琶，「諸王郡主，妃之姐妹，皆師妃爲琵琶弟子，每一曲徹，廣有獻遺。」花奴手：汝陽王李璡小名花奴，善擊羯鼓。南卓《羯鼓録》：「上（玄宗）性俊邁，酷不好琴。曾聽彈琴，正弄未畢，叱琴者出，曰：『待詔出去！』謂内宫曰：『速召花奴將羯鼓來，爲我解穢。』」

［八］八姨：謂秦國夫人。《楊太真外傳》：天寶七載，「封大姨爲韓國夫人，三姨爲虢國夫人，八姨爲秦國夫人。」是句舊注有兩説：馮應榴曰：余初疑先生詩詠虢國而作八姨似誤，後據蘇轍詩及鄭（羽）刊施注，皆稱《秦虢圖》，因疑題中脱去秦國字。又疑詩中脱去虢國二句，因此詩皆四句一轉韻，而「宫中」云云，止二句一轉韻。（見馮應榴注本卷二七）王文誥云：言八姨只是作襯，與「玉奴」句以楊貴妃等作襯一樣。李之儀和作亦爲十四句，脱落二句之説無據。（參閲王文誥注本卷二七）案，王説較勝。

［九］此句用杜甫《麗人行》「黄門飛鞚不動塵」句意。

［一〇］此句用杜甫《哀江頭》「明眸皓齒今何在？血污游魂歸不得」句意。

［一一］吴公臺：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二三《揚州》：「吴公臺在縣西北四里，將軍沈慶之攻竟陵王誕所築弩臺也。後陳將吴明徹圍北齊，柬廣州刺史敬子猷增築之，號吴公臺。」雷塘：《太平寰守記》卷一二三《揚州》：「雷塘在縣東北十里。」隋煬帝國亡身死，先葬於吴公臺，唐平江南後改葬雷塘。

〔一二〕「當時」二句：「亦笑」，章鈺校：《國朝文鑑》作「一笑」。　張麗華：　南朝陳後主寵妃。隋兵入陳，與後主同被收。「張麗華」，集甲作「潘麗華」。馮應榴注謂「潘」訛。　韓擒虎：　隋河南東垣人。原名豹，字子通。開皇九年，隋伐陳，擒虎爲先鋒，以輕騎五百，直取金陵，生俘後主。陳平，進位上柱國。　「韓擒虎」，施乙作「韓禽虎」。顏師古《大業拾遺記》：　煬帝嘗遊吴公宅雞臺，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，尚喚帝爲殿下。後主「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（張麗華）北渡，尔時麗華最恨，方倚臨春閣試東郭練紫毫筆，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碧月句未終，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入，殊煞風景。……後主問帝龍舟之游樂乎？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，今日復此逸遊，大抵人生各圖快樂，曩時何見罪之深邪？」杜牧《臺城曲二首》其一：「門外韓擒虎，樓頭張麗華。」亦用此事。二句言煬帝曾笑陳後主、張麗華一味游樂，終爲韓擒虎所俘。但自己仍不免逸游誤國亡身。意謂玄宗和楊氏姐妹之行徑、結局又復如此。

集評

胡應麟：　子瞻雖體格創變，而筆力縱横，天真爛熳。集中如《虢國夜游》、《江天疊嶂》、《周昉美人》、《郭熙山水》、《定惠海棠》等篇，往往俊逸豪麗，自是宋歌行第一手。（《詩藪》外編卷五）

紀昀：收得淡宕，妙於不黏唐事，彌覺千古一轍之慨。○直以莊論作收，而唱歎有神，此爲詩人之言，異乎道學之史論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方東樹：《虢國夫人夜游圖》起寫。「祇有」句收題。「人間」以下推開入議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《蘇東坡》）

趙克宜：絶不鋪張夜游，意主後半發慨。其慨歎處又全然脱離本事，在詩中另闢一格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王克讓　校注
陳應鷟
馬德富　審訂

蘇軾詩集校注卷二八

古今體詩四十五首

和周正孺墜馬傷手〔一〕

平生學道已神完，豈復兒童私自憐〔二〕。醉墜何曾傷內守〔三〕，色憂當爲念先傳〔四〕。書空漸覺新詩健〔五〕，把蟹行看樂事全〔六〕。賣却老驄爲酒直〔七〕，大呼鄉友作新年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正月作於汴京。周正孺：名尹，新繁（治今四川郫縣東北）

人。慶曆六年進士。嘗知利州，累官屯田郎中。後兼侍御史，出知眉州。丁母憂，服除，入爲主客郎中，遷考功兼權吏部。元祐四年知梓州，五年除直秘閣。

[二] 私自憐：憐惜自己。宋玉《九辯》：「惆悵兮而私自憐。」

[三] 内守：釋道養生之術。此指内在真氣。《莊子·達生》：「夫醉者之墜車，雖疾不死。骨節與人同，而犯害與人異。其神全也。乘亦不知也，墜亦不知也。」

[四]《禮記·祭義》：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，數月不出，猶有憂色。門弟子問其故，曰：「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，可謂孝矣。……今予忘孝之道，予是以有憂色也。」

[五] 書空：以手指於空中虚劃字形。《世説新語·黜免》：「殷中軍（浩）被廢，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。揚州吏民尋義逐之，竊視，惟作『咄咄怪事』四字而已。」杜甫《對雪》：「數州消息斷，愁坐正書空。」

[六] 把蟹：《世説新語·任誕》：「畢茂世云：『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，拍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。』」

[七] 驄：青白雜毛之馬。　直：通值。酒直即酒錢。

集評

紀昀：「色憂」句腐。○結粗獷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戲周正孺二絶〔一〕

其一

折臂三公未可知〔二〕，會當千鎰訪權奇〔三〕。勸君鬻駱猶閑事，腸斷閩中楊柳枝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正月作於汴京。此詩及《和周正孺墜馬傷手》，施注編《次韻黄魯直赤目》之前，查注改編於此，王文誥仍之。周正孺：見前詩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折臂三公：《晉書·羊祜傳》：「有善相墓者，言祜祖墓有帝王氣，若鑿之則無後。祜遂鑿之。相者見曰：『猶出折臂三公。』而祜竟墜馬折臂，位至公而無子。」三公，輔佐國君之最高軍政長官，指稱多有異同。《尚書·周官》以太師、太傅、太保爲三公。西漢則稱大司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。東漢又以稱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。（參閲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上》、《後漢書·順帝紀》）唐、宋已爲虚銜。

〔三〕千鎰訪權奇：猶千金求駿馬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九三《獸部五·馬一》：「太公《六韜》曰：『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（原作十，疑誤），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。於是得犬戎氏文馬，毫毛朱鬣，目如黃金，項如雞尾，名雞斯之乘，以獻商王。』」權奇，謂名馬。李白《天馬歌》：「嘶青雲，振綠髮，蘭筋權奇走滅沒。」

〔四〕「勸君」二句：白居易《不能忘情吟》序：「樂天既老，又病風。乃録家事，會經費，去長物。妓有樊素者，年二十餘，綽綽有歌舞態，善唱楊枝，人多以曲名之，由是名聞洛下。籍在經費中，將放之。馬有駱者，駔壯俊穩，乘之亦有年。籍在經物中，將鬻之。圉人牽馬出門，馬驤首反顧一鳴，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。素聞馬嘶，慘然立且拜，婉孌有辭，辭畢，泣下。予聞素言，亦愍默不能對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【末二句】戲筆却有思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其二

天廄新頒玉鼻騂〔一〕，故人共敝亦常情〔二〕。相如雖老猶能賦〔三〕，換馬還應繼二生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天廄：天子馬廄。《宋史·兵志一二·馬政》：「太平興國五年，改飛龍爲天廄坊。雍熙四年，改天廄爲左、右騏驥院。左右天駟監四，左右天廄坊二，皆隸焉。」　玉鼻騧：毛色赤黄之白鼻馬。《詩·魯頌·駉》：「有騂有騏。」毛傳：「赤黄曰騂。」查注：「石刻云：『元祐元年，予初入玉堂，蒙恩賜玉鼻騧。』」

［二］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願車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

［三］相如：謂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：「辭莫麗於相如，作四賦。」《揚子法言·吾子》：「如孔氏之門用賦也，則賈誼升堂，相如入室矣。」此蘇軾自謂。

［四］李玫《異聞實録·妾換馬》：「酒徒鮑生多聲妓，外弟韋生好乘駿馬。經行四方，各求其好。一日，相遇於途，宿於山寺，各出所有易之。乃以女妓善四弦者換紫叱撥。」

潘推官母李氏挽詞［一］

南浦淒涼老逐臣［二］，東坡還往盡幽人［三］。杯盤慣作陶家客［四］，絃誦嘗叨孟母鄰［五］。尚有升堂他日約［六］，豈知負土一阡新［七］。今年我欲江湖去，暮雨連山宰樹春［八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年正月作於汴京。　潘推官：名鯁，字昌言。先徙齊安，後歸長樂。從周希孟學。元豐二年進士。歷蘄水尉、和州防御推官、瑞昌令、吉州軍推官，改宣德郎監漢陽酒稅，以奉議郎致仕。元符元年卒，年六十三。有《春秋斷義》十二卷，《易要義》三卷，文集三十卷。

［二］南浦：面南之水邊。古詩常用語。　逐臣：朝廷放逐之臣。元豐二年，蘇軾謫黃州，故云。

［三］還往：謂朋友交際。王維《答張五弟》：「不妨飲酒復垂釣，君但能來相往還。」　幽人：隱士。《易·履》：「履道坦坦，幽人貞吉。」孔稚珪《北山移文》：「或歎幽人長往，或怨王孫不游。」

［四］「盤」，王文誥注原作「柈」。底本據集甲、類本改。案，施乙、七集、查注亦作「盤」。《正字通》：「柈」、「盤」通。　陶家客：《晉書·陶侃傳》：「侃早孤貧，爲縣吏。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，時倉卒無以待賓，其母乃截髮得雙髮，以易酒肴，樂飲極歡，雖僕從亦過所望。」

［五］絃誦：謂學習授業。古之學校授詩，以琴瑟配樂歌詠爲絃歌，不配樂只朗讀爲誦，合稱絃誦。《舊唐書·音樂志》：「三五之代，世有闕官。故虞廷振干羽之容，周人立絃誦之

教。」「嘗」，集甲、類丙作「常」。　叨：謙詞，猶言叨蒙、叨承。孟母：謂孟軻母。劉向《列女傳》卷一《鄒孟軻母》：「孟母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也，嬉游爲墓間之事，踴躍築埋。孟母曰：『此非吾所以居處子。』乃去，舍市傍。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。孟母又曰：『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。』復徙舍學宮之傍，其嬉游乃設俎豆揖讓進退。孟母曰：『真可以居吾子矣。』」後遂以孟母爲賢母之典範。此以比推官母李氏。

［六］《後漢書·范式傳》：范式字巨卿，「少游太學，爲諸生，與汝南張劭爲友。劭字元伯。二人并告歸鄉里。式謂元伯曰：『後二年當還，將過拜尊親，見孺子焉。』乃共克期日。後期方至，元伯具以白母，請設饌以候之。母曰：『二年之別，千里結言，爾何相信之審邪？』對曰：『巨卿信士，必不乖違。』母曰：『若然，當爲爾醞酒。』至其日，巨卿果到。升堂拜飲，盡歡而別。」

［七］《晉書·許孜傳》：「二親没，柴毀骨立。杖而能起，建墓於縣之東山。躬自負土，不受鄉人之助。」　阡：墳墓。杜甫《故武衛將軍挽詞》：「哀挽青門去，新阡降水遥。」

［八］宰樹：墓上之樹。王僧孺《從子永寧令謙誄》：「宿草行没，宰樹方攢。」盧思道《春夕經行留侯墓》：「夕風吟宰樹，遲光落下春。」

玉堂栽花，周正孺有詩，次韻［一］

故山桃李半荒榛［二］，粗報君恩便乞身［三］。竹簟暑風招我老［四］，玉堂花蕊爲誰

春。纖纖翠蔓詩催發〔五〕，皎皎霜葩髮鬬新〔六〕。祇有《來禽青李帖》〔七〕，他年留與學書人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正月作於汴京。施注云：「欽宗在東宮藏公帖，以賜吴少宰。有與王晉卿都尉一帖云：『花栽，乞兩荼蘼、兩林檎、兩杏。仍乞令栽花人來，種之玉堂前後，亦異時一段嘉事也。』此詩之作，正爲是也。宿（施元之子）刻此帖餘姚縣齋，汪端明刻此詩於成都府治。」　玉堂：謂翰林學士院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七：「學士院正廳曰『玉堂』，……太宗時，蘇易簡爲學士，上嘗語曰：『玉堂之設，但虚傳其説，終未有正名。』乃以紅羅飛白『玉堂之署』四字賜之。」　周正孺：見本卷《和周正孺墜馬傷手》注〔一〕。詩題，類本「次」字後有「其」字。　查注：一本「周」前有「同」字。馮應榴注：「周」一作「同」。

〔二〕荒榛：木叢生而荒蕪。榛，叢木。《廣雅·釋木》：「木叢生曰榛。」

〔三〕乞身：舊時以作官爲委身事君，因稱致仕退職爲乞身。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：「今聞齊王甚憎儀，儀之所在，必興師而伐之。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齊必興師而伐梁。」

〔四〕竹簟暑風：言閑適之田園風致。歐陽修《内制集序》：「涼竹簟之暑風，曝茅簷之冬日。」

［五］翠蔓：青翠之藤蔓。皮日休《奉和魯望薔薇次韻》：「紅芳掩斂將迷蝶，翠蔓飄摇欲掛人。」

［六］霜葩：謂白色之花。韓愈《李花二首》：「奈何趁酒不省録，不見玉枝攢霜葩。」髮鬬新：謂白髮與白花爭巧鬬新。言髮白之多、之速也。

［七］《來禽青李帖》：王羲之所書法帖。因篇首有「青李來禽」，故名。

杜介送魚［一］

新年已賜黄封酒［二］，舊友仍分赬尾魚［三］。陋巷關門負朝日，小園除雪得春蔬。病妻起斫銀絲鱠［四］，稚子讙尋尺素書［五］。醉眼朦朧覓歸路［六］，松江煙雨晚疎疎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正月作於汴京。杜介：字幾先，揚州人。居於平山堂。

［二］黄封酒：宫廷釀造之酒，以黄羅帕封，故稱。

［三］「舊友」，集甲、施本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舊老」。查注云「老」訛。赬尾魚：即赤尾魚。《詩·周南·汝墳》：「魴魚赬尾。」毛傳：「赬，赤色。」

［四］斫：以刀剁。　銀絲鱠：細切之魚肉。杜甫《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》：「鮮鯽銀絲鱠，香芹碧澗羹。」

［五］尺素書：蔡邕《飲馬長城窟行》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雙鯉魚。呼兒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。」

［六］「朦朧」，施乙、七集作「曚曨」。

［七］松江：即吳松江。爲太湖三大支流之一，産鱸魚。　疎疎：稀疎貌。釋貫休《山居詩》之一〇：「石窗欹枕疎疎雨。」

送杜介歸揚州［一］

再入都門萬事空［二］，閑看清洛漾東風［三］。當年帷幄幾人在，回首觚稜一夢中［四］。采藥會須逢薊子［五］，問禪何處識龐翁［六］。歸來鄰里應迎笑，新長淮南舊桂叢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正月作於汴京。　杜介：見本卷《杜介送魚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再入：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蘇軾作《杜介熙熙堂》稱其「崎嶇世路最先回」，則杜介

已於十年前罷官。故稱此次來京爲再入。「萬事空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萬」，一作「何」。查注謂「何」訛。

〔三〕清洛：謂汴渠。汴渠舊引黄河水，水濁。元豐二年六月導洛水通汴成，水變清。因稱清汴，或謂之清洛。「東風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春風」。

〔四〕「當年」二句：帷幄：宫室之帷幕。此指入侍帷幄之近臣。蘇轍和蘇軾《杜介送魚》詩稱杜介供奉，其曾爲近臣可知。蘇軾守湖州，介已歸老平山堂。十年後再入京城，當年近臣或零落殆盡，故謂幾人在云。觚稜：宫殿屋角之瓦脊，因成稜瓣之形，故稱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設璧門之鳳闕，上觚稜而棲金爵。」杜牧《杜秋娘》：「觚稜拂斗極，迴首尚遲遲。」此處代指皇宫。

〔五〕薊子：謂薊子訓。《後漢書·薊子訓傳》：「有百歲翁，自説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，顔色不異於今。」此句以下設想杜介歸後之事。

〔六〕龐翁：龐居士也。名蘊，字通玄，唐衡陽人。貞元初，與石頭和尚、丹霞禪師爲友。奉佛，不落髮，舉家入道。挈其所有沉入水中，以鬻手制竹器爲生。後居襄陽，機辯迅捷，人稱襄陽龐居士。（參閲《景德傳燈録》卷八）

〔七〕「長」，馮應榴注謂「長」一作「到」。桂叢：劉安《招隱士》：「桂樹叢生兮山之幽，偃蹇連卷兮枝相繚。」

和黃魯直燒香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四句燒香偈子〔二〕，隨香遍滿東南。不是聞思所及〔三〕，且令鼻觀先參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黃魯直：名庭堅。見前卷一六《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》其一注〔一〕。元祐初召入館，修《神宗實録》，遷著作佐郎，升起居舍人。

〔二〕偈子：佛經中之頌詞。梵語偈佗之簡稱。用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以至多言爲句，四句合爲一偈。

〔三〕聞思：聞信教法，思維法理。《楞嚴經》卷六：「我於彼佛發菩提心，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。」

〔四〕鼻觀：即觀鼻端白。佛教修練養性法之一。《楞嚴經》五：「世尊教我及俱絺羅觀鼻端白，我即諦觀，經三七日，見鼻中氣出入煙，身心内明，圓洞世界；遍成虚淨，猶如琉璃。煙相漸銷，鼻息成白。心開漏盡，諸出入息化爲光明，照十方界，得阿羅漢。」

其　二

萬卷明窗小字，眼花衹有斕斑。一炷煙消火冷［一］，半生身老心閑［二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一炷：謂一炷香。李中《貽念法華經綏上人》：「五更初起掃松堂，瞑目先焚一炷香。」

［二］「身老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年老」。

再和二首［一］來詩言飲酒、畫竹石、草書［二］。

其　一

置酒未逢休沐［三］，便同越北燕南［四］。且復歌呼相和，隔墻知是曹參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「再和二首」，施本無「二首」二字。

［二］「來詩言飲酒、畫竹石、草書」，底本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補。施乙冠有「東坡云」三字。

［三］休沐：休息沐浴。指假日。《漢書·霍光傳》：「光時休沐出，（上官）桀輒入代光決事。」《初學記》卷二〇：「休假亦曰休沐。」

［四］越北燕南：謂相背也。謝靈運《答慧琳問》：「苟南向可以造越，背北可以棄燕，信燕北越南矣。」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蓋言惟得休沐假而後相聚。不然，則如越之北而燕之南也。」

［五］「且復」二句：《史記·曹相國世家》：「相舍後園近吏舍，吏舍日飲歌呼。從吏患之，無如何，乃請參遊後園。聞吏醉歌呼，從吏幸相國召安之。乃反取酒張坐飲，大歌呼與相和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四：「（元祐二年正月辛未）校書郎黃庭堅爲著作佐郎。」供職崇文院。蘇軾時爲翰林學士，在學士院。二院相近，故謂「隔墻」云。

其二

丹青已是前世［一］，竹石時窺一斑［二］。五字當還靖節［三］，數行誰似高閑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丹青：丹砂和青艧。泛指繪畫顏料，後亦指繪畫藝術。《晉書·顧愷之傳》：「尤善丹青，圖寫特妙。」「已是」，集甲、施本、類本、七集作「已自」。前世：前生。

［二］窺一斑：《晉書・王獻之傳》：「獻之年數歲，嘗觀門生撜蒱，曰：『南風不競。』門生曰：『此郎亦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』」

［三］五字：謂五言詩。「當還」，施乙作「還當」。靖節：陶淵明死後，顏延之作誄，謂「宜謚曰『靖節徵士』」。故世稱靖節先生。

［四］韓愈《高閑上人序》：「往時張旭善草書，……書變動猶鬼神，不可端倪，以此終身而名後世。今閑之草書，有旭之心哉！」

送楊孟容［一］

我家峨眉陰［二］，與子同一邦。相望六十里，共飲玻璃江［三］。江山不違人，遍滿千家窗。但苦窗中人，寸心不自降［四］。子歸治小國［五］，洪鐘嘻微撞［六］。我留侍玉座［七］，弱步攲豐扛［八］。後生多高才，名與黃童雙［九］。不肯入州府，故人餘老龐［一〇］。殷勤與問訊［一一］，愛惜霜眉龐［一二］。何以待我歸，寒醅發春缸［一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春作於汴京。楊孟容：眉山人。累官知廣安軍。治平時，與

濮議（朝臣關於英宗當稱其生父濮王爲皇考還是皇伯之議），不合；熙寧間議新法，又不合。元祐中乞致仕，哲宗書「清節」二字賜之。「送楊孟容」，西樓帖有此詩，題作《送楊禮先知廣安軍》，與施注所云「墨迹刻石」之題同。

〔二〕峨眉陰：峨眉山北。山北曰陰。蘇軾家眉州，在峨眉山北。故云。

〔三〕玻璃江：即峨江。又名蟆頤津。范成大《吴船録》卷上：「眉州城外江即玻璃江也。冬時水色如此。」

〔四〕不自降：不平靜。降，放下心。《詩·召南·草虫》：「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降。」

〔五〕「子歸」，施注：墨迹作「君歸」。西樓帖作「君歸」。小國：指廣安軍（治今四川廣安市）。

〔六〕句言洪鐘微撞，聲不得暢。東方朔《答客難》：「以筵撞鐘，豈能……發其音聲哉？」言孟容治廣安，不能展其才。

〔七〕侍玉座：奉侍皇帝左右。玉座：皇帝御座。謝朓《同謝諮議銅雀臺》：「玉座猶寂寞，況乃妾身輕。」白居易《蠻子朝》：「上心貴在懷遠蠻，引臨玉座近天顔。」蘇軾時爲翰林學士、知制誥，故云。

〔八〕弱步：步趨孅柔無力。梁簡文帝蕭綱《詠舞詩》：「嬌情因曲動，弱步逐風吹。」

攲：傾斜。豐扛：《説文·豆部》：「豐，豆之滿者也。」扛，舉也。《漢書·項籍

傳》：「力扛鼎。」是句蘇軾自言力不勝任。

［九］「後生」二句：「高才」，施注：墨迹作「賢才」。西樓帖作「才賢」。黃童：東漢黃香。江夏安陸人，字文彊。九歲失母，事父至孝，暑扇牀枕，寒以身温席。博學經典，能文章。京師號曰：「天下無雙，江夏黃童。」官至尚書令。馮應榴注引何焯曰：「即指魯直也。」

［一〇］「故人」，施注云墨迹作「至今」。西樓帖作「至今」。老龐：謂後漢龐德公。漢末襄陽人。因年長，人稱龐公。有令名。居襄陽峴山之南，未嘗入府城。爲司馬徽、諸葛亮、徐庶等所尊事。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，不能屈。後攜其妻登鹿門山采藥不返。（見《後漢書·龐公傳》）上二句謂故人中有如龐公者。

［一一］「殷勤」，施注：墨迹作「君歸」。西樓帖作「君歸」。

［一二］霜眉龐：眉白年老。杜甫《戲爲韋偃雙松圖歌》：「松根胡僧憩寂寞，龐眉皓首無住著。」「霜眉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雙眉」。底本據集甲、類本、西樓帖、清施本改。

［一三］寒醅：冬天所釀之濁酒。歐陽修《秋晚凝翠亭》：「嘉客日可攜，寒醅美新酢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以窄韻見長，別無佳處。（《紀評蘇詩》二八）

趙克宜：昌黎之後，此足嗣音，不煩苛議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，輒次其韻。余昔在館中，同舍出入，輒相聚飲酒賦詩。近歲不復講，故終篇及之，庶幾諸公稍復其舊，亦太平盛事也〔一〕

君先魯東家〔二〕，門户照千古〔三〕。文章故應爾，鬚鬣餘似處〔四〕。雖非蒙俱狀〔五〕，尚肖歷國苦〔六〕。誦書口瀾翻，布穀雜杜宇〔七〕。十年困奔走，櫛沐飽風雨〔八〕。吾道其非邪，野處豈兕虎〔九〕。灞陵閑老將，柏直口尚乳〔一〇〕。自君兄弟還，鼎立知有補〔一一〕。蓬山耆舊散〔一二〕，故事誰删去〔一三〕。來迎馮翊傳，出餞會稽組〔一四〕。吾猶及前輩〔一五〕，詩酒盛册府〔一六〕。願君倡此風〔一七〕，揚觶斯杜舉〔一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二月作於汴京。孔常父：名武仲，臨江軍新喻（今江西新餘市）人。文仲弟。嘉祐八年進士。嘗論科舉之弊，詆王氏學，請復詩賦，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。元祐間歷官國子司業，累遷禮部侍郎，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。坐元祐黨奪

職。居池州卒，年五十七。　余昔在館中：治平二年二月，蘇軾罷鳳翔府簽判，磨勘轉殿中丞，除判登聞鼓院，尋詔試館職，除直史館。故云。

［二］先：先世、先祖。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。」　魯東家：指孔子。見卷一五《代書答梁先》注［四］。

［三］門户：猶言門第。《世説新語·賢媛》：「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，門户計耳。」

［四］鬚鬣：鬚也。《孔叢子》卷上：「子思適齊，齊君嬖臣美鬚眉，立乎其側。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：『假貌可相易，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。』子思曰：『若無此鬚鬣，非伋所病也。』」《左傳·昭公十七年》：「楚子享公于新臺，使長鬣者相。」杜預注：「鬣，鬚也。」句言孔常父鬚似孔子。

［五］蒙倛：古驅疫之神象。此言孔子貌。《荀子·非相》：「仲尼之狀，面如蒙倛。」楊倞注：「倛，方相也。其首蒙茸然，故曰蒙倛。」

［六］尚肖：還類。「肖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有」。　歷國：指孔子歷聘諸國。司馬遷謂孔子歷魯、齊、宋、衛、陳、蔡六國。（參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）常父於執政多有違迕，熙寧以來，少留京師。故云。

［七］「誦書」二句：口瀾翻，猶言滔滔不絶。韓愈《記夢》：「挈攜陬維口瀾翻，百二十刻須臾間。」　布穀：鳥名。又名勃姑、鵓鳩、戴勝。鳴聲似「布穀」，故名。　杜宇：鳥名。又名杜鵑、子規、子巂、鶗鴂、催歸。二鳥皆鳴聲不停。此喻常父誦書之勤苦。

［八］《莊子・天下》：「禹之湮洪水，……沐甚雨，櫛疾風。」櫛，梳頭；沐，洗髮。句言其奔走辛勞。

［九］「吾道」二句：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：楚使人聘孔子，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，不得行。孔子知弟子有愠心，乃召子路而問曰：「詩云：『非兕非虎，率彼曠野。』吾道非邪？吾何爲於此？」二句本此。

［一〇］「灞陵」二句：《漢書・李廣傳》：廣亡失多，當斬，贖爲庶人。「嘗夜從一騎出，從人田間飲。還至亭，灞陵尉醉，呵止廣。」庾信《哀江南賦》：「豈知灞陵夜獵，猶是故時將軍。」又《漢書・高帝紀》：魏王豹反，「漢王問：『魏大將誰也？』對曰：『柏直。』王曰：『是口尚有乳臭，不能當韓信。』」二句用二典，言有才能者閑置屏居，而年少凡庸者用事。

［一一］「自君」二句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一：「元祐元年十一月丙子，禮部員外郎孔文仲爲起居舍人。」卷三七七：「元祐元年五月戊午，正字李德芻、司馬康、孔武仲並爲校書郎。」卷三九五：「元祐二年二月丁酉，朝奉郎孔平仲爲集賢校理。」時三孔二在館閣，一爲近臣。故二句云。

［一二］蓬山：即蓬萊山。東漢以稱洛陽藏書、校書、修史之東觀。此指宋之崇文院。《後漢書・竇章傳》：「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，道家蓬萊山。」耆舊：故老，年老之舊好。

〔一三〕故事：舊事。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：「余所謂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也。」此指往日館閣中相聚飲酒賦詩事。

〔一四〕「來迎」二句：馮翊，漢郡名。治所在今陝西大荔縣。爲京畿之輔。此處似借指京城。傳：驛車。《左傳・成公五年》：「晉侯以傳召宗伯。」　組：印綬。《漢書・朱買臣傳》：「拜爲太守，買臣衣故衣，懷其印綬，步歸郡邸。值上計時，會稽吏方相與羣飲，不視買臣。買臣入室中，守邸與共食。食且飽，少見其綬。守邸怪之，前引其綬，視其印，會稽太守章也。守邸驚，……列中庭拜謁。買臣徐出户。有頃，長安廐吏乘四馬車來迎，買臣遂乘傳去。」此以買臣喻常父。

〔一五〕吾猶及：我還能看到。《論語・衛靈公》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」

〔一六〕册府：皇家藏書處。指宋崇文院。《穆天子傳》卷二：「羣玉之山，……先王之所謂策府。」郭璞注：「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册之府。」

〔一七〕「倡此風」，集甲、七集「倡」作「唱」。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風」一作「物」。查注謂「物」訛。

〔一八〕《禮記・檀弓下》：「晉大臣智悼子卒，未葬。師曠、李調侍晉平公飲酒。……杜蕢洗而揚觶。平公謂侍者曰：『如我死，則必勿廢斯爵也。』今既畢獻，斯揚觶，謂之杜舉。」觶，酒器。《禮記・禮器》鄭玄注：「凡觴，一升爲爵，三升爲觶」。

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，次韻爲謝〔一〕

江夏無雙種奇茗〔二〕，汝陰六一誇新書〔三〕。磨成不敢付僮僕〔四〕，自看雪湯生瓌珠〔五〕。列仙之儒瘠不腴〔六〕，祇有病渴同相如〔七〕。明年我欲東南去，畫舫何妨宿太湖〔八〕。《歸田録》：草茶以雙井爲第一。畫舫宿太湖，顧渚貢茶故事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七，七集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卷二七《武昌西山》之前，以爲元祐元年十一月作。王文誥云：「合注謂《山谷集·送雙井茶》詩編於二年，則次韻詩亦爲二年所作。今考雙井茶乃其家間所産，則所饋者必新茶也。因改編二年春中，則兩地合也。」（《蘇詩總案》卷二八）黃魯直：名庭堅。見前卷六《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》其一注〔一〕。雙井茶：雙井在洪州分寧縣，所産茶亦名雙井。宋初茶以兩浙所産日注爲第一。自景祐以後，雙井漸盛，出於日注之上。詩題，七集、外集無「黃」字。外集無「爲」字。

〔二〕江夏無雙：「天下無雙，江夏黃童」之省語。指黃庭堅。見本卷《送楊孟容》注〔一〇〕。

［三］汝陰六一：謂歐陽修。新書：指《歸田録》。見詩末自注。誇新書即新書誇之倒。

［四］「僮僕」，外集作「童僕」。

［五］「雪湯」，外集作「雪浪」。璣珠：喻茶湯沫之晶瑩。「璣珠」，七集作「幾珠」。

［六］「列仙」句：蘇軾自言其瘦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。」

［七］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相如口吃而善著書。常有消渴病。」句言自己好飲茶。

［八］「畫舫」，外集作「畫舸」。句末自注中「畫舫」，外集亦作「畫舸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直效山谷體，却非山谷之佳者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七）

附録

黄庭堅《雙井茶送子瞻》：人間風月不到處，天上玉堂森寶書。想見東坡舊居士，揮毫百斛寫明珠。我家江南摘雲腴，落磑霏霏雪不如。爲公唤起黄州夢，獨載扁舟向五湖。（《山谷詩集》卷六）

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〔一〕

扶桑大繭如甕盎〔二〕，天女織綃雲漢上〔三〕。往來不遺鳳銜梭〔四〕，誰能鼓臂投三丈〔五〕。人間刀尺不敢裁，丹青付與濠梁崔〔六〕。風蒲半折寒雁起〔七〕，竹間的皪橫江梅〔八〕。畫堂粉壁翻雲幕〔九〕，十里江天無處著。好卧元龍百尺樓〔一〇〕，笑看江水拍天流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春作於汴京。趙令晏：宋宗室，世融子。曾任邵州團練使、許州兵馬都監、登州防禦使、陳州鈐轄等職。崔白：字子西，濠州（舊治在今安徽鳳陽東北）人。北宋著名花鳥畫家。郭若虛《圖畫見聞志》卷四：「（白）工畫花竹翎毛，體制清贍，作用疏通。雖以敗荷鳧雁得名，然於佛道鬼神、山林人獸無不精絶。凡臨素，多不用朽（起草之炭條）。復能不假直尺界筆，爲長弦挺刃。熙寧初，命白與艾宣、丁貺、葛守昌畫垂拱殿御扆鶴竹各一扇，而白爲首出。後恩補圖畫院藝學。」大圖：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二六引《藝苑雌黄》：「東坡《觀崔白驟雨圖》云：『扶桑

大繭如甕盎……。』此語豪而甚工。」胡仔認爲「《畫品》中止有李營丘《驟雨圖》，從無崔白者。兼東坡此詩又云：『人間刀尺不敢裁，丹青付與濠梁崔。風蒲半折寒雁起，竹間的皪橫江梅。』乃是崔白《冬景圖》。」《詩人玉屑》卷三、《詩林廣記》卷四引《藝苑雌黃》逕改爲《冬景圖》。

〔二〕《神異經·東荒經》：「東方有桑樹焉，高八十丈，敷張自輔，叶長一丈，廣六七尺。其上自有蠶作繭，長三尺。繰一繭，得絲一斤。」任昉《述異記》卷上：「園客者，濟陰人。……有一女自來助養蠶，以香草食之，得繭一百二十枚，繭大如甕。」

〔三〕天女：織女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織女，天女孫也。」　綃：生絲所織之綢。　雲漢：天河。《詩·大雅·棫樸》：「倬彼雲漢，爲章於天。」

〔四〕戴叔倫《織女詞》：「鳳梭停織鵲無音，夢憶仙郎夜夜心。」

〔五〕鼓臂：振臂。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「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，而己與豕俱焦也。」　三丈：謂此圖幅徑。

〔六〕丹青：指繪畫。　濠梁崔：謂崔白。

〔七〕風蒲：風中蒲草。蒲，草名。水生，葉可織席、扇等。

〔八〕的皪：光亮鮮明貌。《文選》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「明月珠子，的皪江靡。」「橫江」，施本作「寒江」，查注謂「寒」訛。

〔九〕畫堂：有畫飾之堂。南朝梁簡文帝蕭綱《餞廬陵內史王脩應令》：「迴池瀉飛棟，濃雲

垂畫堂。」　雲幕：如雲之帷幕。杜甫《麗人行》：「就中雲幕椒房親。」

［一〇］《三國志·魏書·陳登傳》：許汜責陳登無客主之禮，自上大牀卧。劉備對曰：「如小人，欲卧百尺樓上，卧君於地。何但上下牀之間邪？」

［一一］拍天流：水與天接，如拍擊雲天而流。韓愈《題臨瀧寺》：「潮陽未到吾能説，海氣昏昏水拍天。」

集評

葉矯然：手快風雨，下筆有神者矣。（《龍性堂詩話》初集）

查慎行：「往來不遺鳳銜梭」二句，刻畫近俚。……後幅大有神氣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有蔚然之光，有蒼然之色，有鏗然之韻，不徒爲是大言炎炎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起極奇偉。○【「誰能鼓臂投三丈」】斗然折入，節奏天然。○查云：「『誰能』二句，刻畫近俚。」亦防微杜漸之意，其實此二句不得以俚目之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宋長白：天然豪放，得諸想像之外。（《柳亭詩話》卷五）

方東樹：筆勢颯然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趙克宜：全從幅徑三丈落想，故得絶好起勢，圖中景色更不去出力摹寫。（《角山樓蘇詩

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〔一〕

馮顛久已敍殘雪〔二〕，戎眼何曾眩落暉〔三〕。朔野按行猶爵躍〔四〕，東臺瞑坐覺烏飛〔五〕。道家有烏飛入兔宮之説。漫誇年少容吾在，樂天詩云：猶有誇張少年處，笑呼張丈喚殷兄〔六〕。若鬬尊前舉世稀。待向嵩陽求水竹〔七〕，一犁煙雨伴公歸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三月作於汴京。張昌言（一〇一三—一〇八七），名問，襄陽（今湖北襄樊市）人。以進士起家，通判大名，有治聲。提點河北刑獄，徙江東、淮南轉運使，拜集賢殿修撰，河東轉運使。熙寧末知滄州。新法行，問獨不阿時好，提舉崇福宮。元祐初，爲秘書監、給事中。元祐二年十一月卒，年七十五。給事：謂給事中。宋屬門下省。掌侍從規諫，稽察六部之弊，有駁正制勅違失及章奏封還之權。（參閱《宋史·職官志一·門下省》）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五：「元祐二年二月己丑，秘書監張問爲給事中。」省宿：值宿省中。

〔二〕馮顛：漢馮唐白首爲郎署長。此以言張問。以其白首居官也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

三八：元豐六年八月己卯，「知河陽軍張問，言齒髮遲暮，請提舉崇福宮。」顛：頭頂。皷殘雪：言白髮紛披貌。皷，傾斜。

［三］《晉書·王戎傳》：「視日不眩。裴楷見而目之曰：『戎眼爛爛，如巖下電。』」此言張問雖老而目光明亮。

［四］「朔野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野」一作「塞」。爵躍：爵，通雀。集甲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雀」。《莊子·在宥》：「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九六：「元豐二年二月乙丑，知滄州張問言，民饑至相食，今州倉大豆四萬九千餘碩，可支五年，漸有陳腐。乞留支二年外，斥其餘以賜饑民，可活民三萬口。」卷三九三：「元祐元年十二月辛亥，相度河北水等事張問言奏，臣經過永靜軍，訪問本軍有沿邊寄糴，並措置司斛斗約四十餘萬石，今既御河淤填，全無漕運之用，惟是歲久陳朽。深冬以來，永靜軍斛斗漸貴，民户艱食。若因此時，雖虧折些小元本，速行糶貨，乃是以向去必棄之物救恤民飢，欲望指揮所屬官司施行。從之。」句兼指此。

［五］東臺：指門下省。《新唐書·百官志》：「龍朔二年改門下省曰東臺。」白居易《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》：「南國人無怨，東臺吏不欺。」

［六］語出白居易《歲日家宴，戲示弟姪等，兼呈張侍御二十八丈，殷判官二十三兄》。「樂天詩云」云云，施本此條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

［七］嵩陽：嵩山之南。「嵩」，集甲、類本、施注本作「崧」。案，崧通嵩。《宋史·張問

傳》：「嘗仕鄜延幕府，與种世衡善。父喪，世衡遺汝州田十頃，辭弗受。……蕪穢者三十年。」汝州在嵩山之南。施注：「昌言本襄陽人。……當是徙居於汝。東坡亦欲居汝，故云『待向嵩陽求水竹，一犁煙雨伴公歸』。」

〔八〕一犁煙雨：即一犁雨。言雨量適中，滲入地下一犁深。

次韻三舍人省上〔一〕三月二十九日作。明日，駕幸景靈宮〔二〕。

紛紛榮瘁何能久〔三〕，雲雨從來翻覆手〔四〕。怳如一夢墮枕中〔五〕，却見三賢起江右〔六〕。曾子開、劉貢父、孔經父〔七〕，皆江西人。嗟君妙質皆瑚璉〔八〕，顧我虛名但箕斗〔九〕。明朝冠蓋蔚相望〔一〇〕，共扈翠輦朝宣光〔一一〕。武皇已老白雲鄉〔一二〕，正與羣帝驂龍翔〔一三〕，獨留杞梓扶明堂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三月二十九日作於汴京。三舍人：據詩中蘇軾自注，指中書舍人曾子開、劉貢父，起居舍人孔經父。然關於「三舍人」中有無孔經父及作詩日期，舊注多有異同。馮應榴云：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：元祐元年十一月，曾肇爲中書舍人。

十二月，劉攽（字貢父）爲中書舍人。二年十一月，孔文仲（字經父）爲中書舍人。先生此詩當作於二年冬季也。」王文誥云：「考孔文仲，字經父，時爲左諫議大夫。《道命録》載：『元祐二年八月，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劾奏程頤。』《宋史·本紀》：『元祐二年八月辛巳，程頤罷經筵。』與《東都事略》皆符，是二年八月尚在左諫議大夫任，則二年三月十九日必不爲中書舍人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亦不誤。……然是時文仲方爲左諫議大夫，焉得題名於後省，共唱和《三舍人省上》詩？」遂據此徑改詩中蘇軾自注「經父」爲「常父」。今案，馮應榴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改東坡作詩日期未當，王文誥以經父時爲諫議大夫，不得共唱和《三舍人省上》，徑改蘇軾自注亦非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一：元祐元年十一月丙子，「禮部員外郎孔文仲爲起居舍人。」卷四〇一：「元祐二年五月戊辰，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。」蘇軾作詩日，文仲爲起居舍人，非諫議大夫，與中書舍人並爲中書省屬官，同曾肇、劉攽共唱和於省上乃情理中事，奚所疑？經父原詩雖不可得，而常父和詩題作《三舍人題名於後省，皆賦詩，因寄呈劉貢父》。據此，渠未唱和於省上甚明。其詩云：「西垣寂寞今已久，三賢文章鳳池手。」「華堂刻石映今古，秀句連章動星斗。」倘唱和於省上者爲常父，不亦自炫太甚乎？「次韻三舍人省上」，集甲、類本「次韻」作「和」。西樓帖有此詩，「上」後有「一首」二字。

〔二〕景靈宮：宋宮觀名。王明清《揮麈録》卷一：「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，以奉聖

祖。其後，真宗之奉真，仁宗之孝嚴，英宗之英德，皆在其側也。」

［三］榮瘁：言昌盛病萎。瘁，困病。《詩·小雅·雨無正》：「惟躬是瘁。」鄭玄箋：「瘁，病也。」

［四］句言人事反覆無常。杜甫《貧交行》：「翻手作雲覆作雨，紛紛輕薄何須數。」

［五］怳：怳忽。鮑照《升天行》：「翩翻類迴掌，怳惚似朝榮。」底本校：「怳」，施本、西樓帖作「慌」。案，《集韻》：「慌」，昏也。或作「怳」。

［六］江右：古以江東爲左，江西爲右。故稱長江下游以西地區爲江右。後稱今江西省地爲江右。

［七］曾子開：名肇（一〇四七—一一〇七）。建昌南豐（今屬江西）人。布弟。治平四年進士。元祐中歷中書舍人、吏部侍郎。徽宗即位，累遷翰林學士。崇寧初，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，落職，安置汀州。年六十一卒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二：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，「起居郎蘇轍、起居舍人曾肇並爲中書舍人。」劉貢父：名攽。見前卷六《送劉攽倅海陵》注［一］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三：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子，「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爲中書舍人。」「孔經父」，底本原作「孔常父」。今據集甲、施乙、類丙、查注、馮應榴注及前注［一］改。孔經父，名文仲。

［八］妙質：美好資質。禰衡《鸚鵡賦》：「挺自然之奇姿，體金精之妙質。」瑚璉：古祭祀盛粟稷之二器名。甚貴重，因以喻人有當大任之才。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貢問曰：

『賜也何如？』子曰：『女器也。』曰：『何器也？』曰：『瑚璉也。』」

〔九〕箕斗：二星名。《詩·小雅·大東》：「維南有箕，不可以播揚；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

〔一〇〕冠蓋相望：謂官吏車乘前後不絶。《戰國策·魏策四》：「齊楚約而欲攻魏，魏使人求救於秦，冠蓋相望，秦救不出。」

〔一一〕扈：隨從、侍從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「孫叔奉轡，衛公驂乘，扈從橫行，出乎四校之中。」杜甫《奉贈嚴八閣老》：「扈聖登黃閣。」翠輦：皇帝之車駕。《北史·突厥傳》：「啓人奉觴上壽，跪伏甚恭。帝大悅，賦詩曰：『鹿塞鴻旗駐，龍庭翠輦回。』」宣光：殿名。神宗神御安放之所。宋王明清《揮麈録》：「元祐初，即治隆（英宗御容殿）之後宣光殿以奉神宗。」

〔一二〕白雲鄉：傳説仙人所居之地。舊題伶玄《飛燕傳》：飛燕進合德，成帝謂爲温柔鄉，曰：「吾老是鄉矣。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。」此以武帝喻神宗。

〔一三〕驂龍翔：駕龍翱翔。驂，同駕一車之三馬。《詩·小雅·采薇》：「載驂載駟。」此用如動詞。杜甫《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》：「矯如羣帝驂龍翔。」

〔一四〕杞梓：二木名。材優，常以喻優秀人才。《國語·楚語上》：「其大夫皆卿材也，若杞梓、皮革焉。楚實遺之。」明堂：古帝王宣明政教之處。凡朝會、祭祀、慶賞、選士、養老、教學等大典，均在此舉行。《淮南子·本經》：「是故古者明堂之

制……。」高誘注：「明堂，王者布政之堂。上圓下方，堂四出各有左右房，謂之个，凡十二所。王者月居其房，告朔朝歷，頒宣其令，謂之明堂。」句言神宗雖崩，留下人才，輔佐朝廷。

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〔一〕

當年我作《表忠碑》〔二〕，坐覺江山氣未衰〔三〕。舞鳳尚從天目下〔四〕，收駒時有渥洼姿〔五〕。踞牀到處堪吹笛，橫槊何人解賦詩〔六〕。知是丹霞燒佛手〔七〕，先聲應已懾羣夷〔八〕。廣西僧寺，頃有佛動之異。錢君碎而投之江中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三月作於汴京。錢承制：吳越王錢氏之後裔。餘不詳。承制，官名。即內殿承制。宋孫逢吉《職官分紀》卷四四《橫行東西班大小使臣·內殿承制》：「大中祥符二年詔置內殿承制。班在內殿崇班上，秩比殿中丞。元祐令內殿承制正八品。」廣西：謂廣南西路。轄今廣東西部及廣西、海南兩省。《元豐九域志》卷九《廣南西路》：「州二十三，軍一、縣六十四。」路分都監：官名。武職。《宋史·職官志七》：「路分都監，掌本路禁旅屯戍、邊防、訓練之政令，以肅清所部。」

［二］《表忠碑》：碑名。趙抃修杭州龍山廢佛祠妙因院爲觀，旌表吴越王錢氏之功德。後賜名表忠觀。蘇軾爲撰碑文，事在熙寧十年。

［三］坐：甚辭，猶深也。李白《贈宣城太守兼呈崔侍御》：「蹉跎復歸來，憂恨坐相煎。」

［四］舞鳳：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卷一《臨安府·山川》：「鳳凰山在城中，下瞰大江，直望海門。今大江内在焉。郭璞《地記》：『天目山前兩乳長，龍飛鳳舞下錢塘。』」　天目：山名。在臨安縣者稱東天目，鄰於潛縣者稱西天目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二六《杭州·於潛縣》：「天目山在縣東北六十里。有兩峯，峯頂各一池，左右相對，名曰天目。」蘇軾《表忠觀碑》：「天目之山，苕水出焉，龍飛鳳舞，萃於臨安。」

［五］「收駒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牧駒」。　渥洼姿：神馬之姿。《史記·樂書》：「又得神馬渥洼洼水中。」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元鼎四年秋，「馬生渥洼洼水中。」後遂以渥洼爲良馬之稱。杜甫《送李校書二十六韻》：「渥洼騏驥兒，尤異是龍脊。」句以神馬喻錢承制。

［六］「踞牀」二句：「踞牀」，集甲、類本作「據牀」。　《晉書·桓伊傳》：「善音樂，盡一時之妙，爲江左第一。有蔡邕柯亭笛，常自吹之。王徽之赴召京師，泊舟青溪側。素不與徽之相識。伊於岸上過，船中客稱伊小字曰：『此桓野王也。』徽之便令人謂伊曰：『聞君善吹笛，試爲我一奏。』伊是時已貴顯，素聞徽之名，便下車，踞胡牀，爲作三調。弄畢，便上車去，客主不交一言。」「横槊」句：《舊唐書·杜甫傳》：「建安之後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。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，往往横槊賦詩，故其遒壯抑揚、冤哀

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」二句以桓伊、曹氏比錢承制。

［七］「知是」句：「知是」，類甲作「如是」，疑誤。燒佛手：《景德傳燈録》卷一四《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》：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，師取木佛焚之。人或譏之，師曰：『吾燒取舍利。』人曰：『木頭何有？』師曰：『若尔者，何責我乎？』」「燒佛手」，集甲、類本作「破佛手」。

［八］先聲：聲威先於實績、實行。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：「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，此之謂也。」懾：震懾，使懾服。《淮南子·氾論》：「威動天地，聲懾海内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亦是應酬之作，而有點綴、有開合，便覺情致不同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［一］

吾州同年友，粲若琴上星［二］。當時功名意，豈止拾紫青［三］。事既喜違願［四］，天或不假齡［五］。今如圖中鶴，俯仰在一庭［六］。吾州同年友十三人［七］，今存者六人而已，故有「琴上星」、「圖中鶴」之語。退翁守清約［八］，霜菊有餘馨［九］。鼓笛方入破，朱絃微莫聽［一〇］。西南正春旱，廢沼黏枯萍。翩然一麾去［一一］，想見靈雨零［一二］。我無

謫仙句，待詔沉香亭[一三]。空騎内廐馬[一四]，天仗隨雲輧[一五]。竟無絲毫補，眷焉誰汝令[一六]。永愧舊山叟，憑君寄丁寧[一七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三月作於汴京。子由：蘇轍字。《欒城集》卷一五有《送家定國朝奉西歸》詩，轍所次即其韻。轍詩中云「晚春首歸路」，故知其作於三月。又西樓帖轍此詩後另行書：「元祐二年三月十日。」是知轍詩亦作於三月。王文誥編於四月，誤。家退翁：名定國（一〇三一—一〇九四），眉山人。安國弟。擢進士第。官永康司法參軍。韓絳欲治西山道，定國謂蜀近夷，恃險以安，若鑿石平塹爲坦途，將有後憂。絳然其言，爲之罷役。更歷澧州司理，遷知洪雅縣，簽書蜀州判官事。歲滿通判瀘州，知懷安軍。終朝請郎知嘉州。紹聖元年卒，年六十四。懷安軍：治所在今四川金堂縣趙鎮。

[二] 「吾州」二句：同年友：謂同科登第者。此或兼指同受學者。劉禹錫《送張盥赴舉》引：「古以偕受學爲同門友，今以偕升名爲同年友。」　琴上星：謂琴徽（音節之標識）。琴古爲五絃，周初爲七絃，凡十三徽。此以言十三人之衆。（參閱《急就篇》三：「竽瑟空侯築箏」顔師古注）二句言昔日之盛。

[三] 紫青：即青紫。漢制，丞相、太尉皆金印紫綬，御史大夫銀印青綬。《漢書·夏侯勝

傳》：「士病不明經術。經術苟明，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。」

[四] 喜：好也。「事既喜違願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事既與願違」。底本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、西樓帖改。查注、清施本謂「喜」字疑誤，當作「與」。孔凡禮曰：「喜違願」較「與願違」意更深。且「事既喜違願」與下句「天或不假齡」爲對偶句。

[五] 假齡：給予年壽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「晉侯……天假之年，而除其害。」杜預注：「獻公之子九人，惟文公在，故曰天假之年。」

[六] 「今如」二句：圖中鶴：《圖畫見聞志》卷二《紀藝》上：「程凝善畫鶴竹，兼長遠水。有《六鶴圖》……傳於世。」又云：「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歲，淮南馳騁，副以六鶴。蜀主遂命（黃）筌寫六鶴於便坐之殿，因名六鶴殿。」卷五《故事拾遺》：「黃筌寫六鶴，其一曰唳天，其二曰警露，其三曰啄苔，其四曰舞風，其五曰疏翎，其六曰顧步。」馮應榴曰：「《宣和畫譜》等書所載《六鶴圖》甚多，當是唐宋畫家體格如此。」此以言六人之數。二句寫今日之零落。

[七] 「十三人」，西樓帖「十」字前有「凡」字。

[八] 清約：清廉儉約。《後漢書·李恂傳》：「拜兗州刺史，以清約率下，常席羊皮，服布被。」

[九] 餘馨：餘香。馨，香氣遠聞。《尚書·君陳》：「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」

[一〇] 「鼓笛」二句：入破：唐宋大曲之專用語。大曲每套有十餘遍，分別歸於散序、中

序、破三大段。入破即爲破之第一遍。宋李上交《近事會元》卷四：「其曲之遍擊聲處名入破。」　朱絃：琴瑟之紅色絲弦。《荀子·禮論》：「清廟之歌，壹倡而三歎也。縣一鐘，尚拊之隔，朱絃而通越也，一也。」　微：指瑟聲柔婉幽微。白居易《卧聽法曲霓裳》：「朦朧閑夢初成後，宛轉柔聲入破時。」「退翁守清約，霜菊有餘馨。鼓笛方入破，朱絃微莫聽」，集甲、七集無此四句。施本、類本、清施本有此四句。西樓帖有此四句。

〔一一〕一麾：謂一麾出守。顔延年《五君詠·阮始平》：「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」杜牧《將赴吴興登樂遊原》：「欲把一麾江海去，樂遊原上望昭陵。」

〔一二〕靈雨零：好雨徐徐而下。《詩·鄘風·定之方中》：「靈雨既零，命彼倌人。」鄭箋：「靈，善也。」零：零落。

〔一三〕「我無」二句：謫仙：謂李白。　待詔：猶言候命。漢以才技徵詔而未有正式職銜者，使之待詔。有待詔公車，待詔金馬門等。唐玄宗時以待詔爲官名，稱翰林待詔，掌四方表疏批答，應和詩文等。李白曾任此職。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：「詔供奉翰林。……帝坐沉香子亭，意有所感，欲得白爲樂章，召入。……授筆成文，婉麗精切，無留思。」句本此。

〔一四〕内廐馬：天子馬廐之馬。見本卷《戲周正孺二絶》之二注〔一〕。

〔一五〕天仗：皇帝儀仗。韋應物《温泉行》：「身騎廐馬引天仗，直入華清列御前。」　雲

軿：天女所乘之車。此指皇家車駕。李商隱《燕臺四首・夏》：「安得薄霧起緗裙，手接雲軿呼太君。」

［一六］「誰汝令」，集甲作「誰語令」。

［一七］「永愧」二句：「永愧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永懷」。底本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改。西樓貼作「永媿」。「媿」、「愧」通。丁寧：叮囑。《詩・小雅・采薇》：「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。」鄭玄注：「丁寧歸期，定其心也。」舊山叟：王文誥云：「劉巨，字微之。公幼所從學者。此云『舊山叟』，正指劉也。據此二句，公甚念之，而集中他無一字及之。今補載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應酬詩之清雅者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附録

蘇轍《送家定國朝奉西歸》：我懷同門友，勢如曉天星。老去髮垂素，隱居山更青。退翁聯科第，俯仰三十齡。仕官守鄉國，出入奉家庭。鵠鷺性本靜，芷蘭深自馨。新詩得高趣，衆耳昏未聽。笑我老憂患，奔走如流萍。冠裳强包裹，齒髮坐凋零。晚春首歸路，朱幡照長亭。縣令迎使君，綵服導輜軿。長歎或垂涕，平反知有令。此樂我已亡，雖達終不寧。（《欒城集》

卷一五）

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街槐緑暗雨初匀〔二〕，瑞霧香風滿後塵〔三〕。清廟幸同觀濟濟〔四〕，豐年喜復接陳陳〔五〕。雍容已饜天庖賜〔六〕，俯伏初嘗貢茗新〔七〕。輦路歸來聞好語〔八〕，共驚堯顙類高辛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四月作於汴京。蘇轍和詩題作《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三日扈從二首》。曾子開：名肇。見本卷《次韻三舍人省上》注〔七〕。

〔二〕「街槐」，底本作「槐街」。今據集甲、類本、馮應榴注本改。緑暗：緑葉濃深。

〔三〕後塵：車馳，塵起於後。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韻》：「青雲滿後塵。」

〔四〕清廟：謂宗廟。鄭玄箋《詩·周頌·清廟》云：「清廟者，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。

謂祭文王也。」《左傳・桓公二年》：「是以清廟茅屋，……昭其儉也。」孔穎達疏：「此則廣指諸廟，非獨文王，故以清靜解之。」　濟濟：衆多貌。《詩・大雅・文王》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

［五］陳陳：謂陳穀逐年增積。《史記・平準書》：「太倉之粟，陳陳相因，充溢露積於外。」

［六］雍容：容儀温文。《史記・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相如之臨邛，從車騎，雍容閒雅甚都。」　饜：飽。《孟子・離婁下》：「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」　天庖：御廚。白居易《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》：「廐馬驕初跨，天廚味始嘗。」

［七］「俯伏」，盧文弨校：「俯仰」。又校：宋刻本作「伏」，伏字是。

［八］輦路：天子車駕常經之路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輦路經營，脩除飛閣。」

［九］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：「孔子獨立郭東門，鄭人或謂子貢曰：『東門有人，其顙似堯。』」《史記・五帝本紀》：「帝嚳（高辛氏）崩，……放勳立，是爲帝堯。」此言哲宗之類神宗也。

集評

譚元春：和「陳」、「辛」二韻奇。（《明刻東坡詩選》卷五）

紀昀：此種非東坡所長，凡詩人亦多不長於此。而長於此者又往往非詩人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其二

入仗魂驚愧草萊[一]，一聲清蹕九門開[二]。暉暉日傍金輿轉[三]，習習風從玉宇來。流落生還真一芥[四]，周章危立近三槐[五]。學士班近執政。道旁倘有山中舊，問我收身早晚回。

校注

[一] 入仗：言朝會時皇帝儀仗進入。凡朝會之仗，三衛番上，分爲五仗。朝日，宰相兩省官再拜，升殿。内謁者承旨喚仗。凡仗入，則左右廂加一人監捉。（參閱《新唐書·儀衛志》）草萊：田野。喻鄙野淺陋之人。此蘇軾自謂。《漢書·蔡義傳》：「臣山東草萊之人。」

[二] 清蹕：皇帝出行，清道戒嚴。蹕，辟止行人。《漢官儀》上：「車駕則衛官填街，騎士塞路；出殿則傳蹕，止行人清道。」顔延年《應詔觀北湖田收》：「帝暉膺順動，清蹕巡廣塵。」九門：古制，天子所居九門：應門、雉門、庫門、皋門、城門、近郊門、遠郊門、關門。（參閱《禮記·月令》季春之月「毋出九門」注）

[三] 暉暉：晴明貌。何遜《登石頭城》：「擾擾見行人，暉暉視落日。」金輿：金飾之輿。此指皇帝乘輿。《史記·禮書》：「人體安駕乘，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。」

[四] 流落：窮困失意，異地飄泊。蘇軾忤時，遠放黄州，故云。芥：小草。值賤。常以

喻人、事之輕微。

［五］周章：驚懼貌。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「輕禽狡獸，周章夷猶。」李善注：「周章夷猶，恐懼不知所之也。」　三槐：謂典樞要者。相傳周代宮廷外種有槐樹三棵，朝見天子時，三公面對三槐而立。《周禮·秋官·朝士》：「面三槐，三公位焉。」後世即以三槐比喻三公一類高官。《晉書·荀崧傳》：「生有三槐之望，沒無鼎足之名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如此說來，又不合廊廟之體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王文誥：公凡應制體，必要閣進曾經流落、老病當歸兩層。此其情性所發，亦當日風氣使然，並不以爲忌諱也。今之所謂應制體者，皆跪說終篇也。古之所謂應制體者，一篇之中，其跪說固有之，而立說、坐說甚至跳舞而說，並有之也。或不謂然，祇有不看之一法，未能一律論之也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八）

再和二首［一］

其一

眼花錯莫鬢霜勻［二］，病馬羸騶衹自塵［三］。奉引拾遺叨侍從［四］，思歸少傅羨朱

陳［五］。衰年壯觀空驚目，險韻清詩苦鬬新［六］。最後數篇君莫厭，搗殘椒桂有餘辛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四月作於汴京。「再和二首」，集甲、施本、類本、七集無「二首」二字。

［二］錯莫：杜甫《瘦馬行》：「失主錯莫無晶光。」仇兆鰲注：「錯莫，猶云落寞。」鬢霜：謂鬢白。白居易《老戒》：「兩鬢已成霜。」

［三］羸驅：羸，瘦弱。驅，主駕車馬之吏。「驅」，底本原作「驂」，此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改。自塵：言自取塵勞。《詩·小雅·無將大車》：「無將大車，祇自塵兮。」鄭玄箋：「鄙事（指將大車）者，賤者之所爲也。君子爲之，不堪其勞。」

［四］奉引：導引車駕。蔡邕《獨斷》卷上：「天子出，車駕次第謂之鹵簿。有大駕，有小駕，有法駕。大駕則公卿奉引。」拾遺：補正皇帝之失。《史記·汲鄭列傳》：「臣爲中郎，出入禁闥。補過拾遺，臣之願也。」杜甫《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》：「拾遺曾奏數行書。」叨侍從：忝列侍從。蘇軾爲翰林學士，知制誥。此次並兩省官扈駕赴宣光殿。故云。

［五］少傅：謂白居易。白于開成（文宗年號）初官太子少傅。朱陳：村名。在今江蘇豐縣

東南。村惟兩姓，世爲婚姻，民風淳樸。白居易《朱陳村詩》：「憶昨旅遊初，迨今五十春。孤舟二適楚，羸馬四經秦。晝行有飢色，夜寢無安魂。東西不暫住，來往若浮雲。……悲火燒心曲，愁霜侵鬢根。一生苦如此，長羨朱陳民。」句本此。

［六］險韻：韻字艱僻難押的詩韻。鬬新：爭新鬬奇。

［七］椒桂：皆辛香之木。陳巖肖《庚溪詩話》卷下以爲喻賢人。案此不確。軾熙寧五年《監試呈諸試官》有「調和椒桂醶，咀嚼沙礫碜」句，乃指詩句生辣不醇。「椒桂」，查注：「椒」，一作「薑」。

集評

吴聿：東坡和「辛」字韻，至「搗殘椒椓有餘辛」，用意愈工，出人意外。（《觀林詩話》）

陳巖肖：「最後數篇君莫厭，搗殘椒椓有餘辛」。……蓋以椒桂蕙茝，皆草木之香者，喻賢人也。詩人押險韻，冥搜至此，可謂工矣。（《庚溪詩話》卷下）

其二

憶觀滄海過東萊［一］，日照三山迤邐開［二］。桂觀飛樓淩霧起［三］，仙幢寶蓋拂天來［四］。不聞宫漏催晨箭［五］，但覺簷陰轉古槐。供奉清班非老處［六］，會稽何日

乞方回〔七〕。時方闕會稽守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滄海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蒼海」。查注、馮應榴注謂「蒼」訛。東萊：郡名，漢置。轄宋登州之地，治所在今山東萊州市。元豐八年十一月，東坡知登州。其地在渤海西南岸，故句云。

〔二〕三山：古代神話中之三神山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迤邐：曲折連綿貌。謝朓《治宅》：「迢遞南川陽，迤邐西山足。」

〔三〕桂觀：謂仙人居所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公孫卿曰：『仙人好樓居。』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。」飛樓：臨空之高樓。杜甫《白帝城最高樓》：「城尖徑昃旌旆愁，獨立縹緲之飛樓。」凌霧：聳入霧靄之中。

〔四〕仙幢：仙人之旗旌。幢，古代儀仗以羽毛爲飾之旗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「帥持幢，稱五帝之使。」寶蓋：飾以珍寶之車蓋。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二：「有金像輦，去地三丈，上施寶蓋。」拂天來：杜甫《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霸畫馬圖》：「憶者巡幸新豐宮，翠華拂天來向東。」拂，掠過。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「日出於暘谷，浴於咸池，拂於扶桑。」

〔五〕宮漏：古代宮中計時之器。箭：置漏下以標記時刻之物。《周禮·夏官》：挈壺氏

「縣壺以序聚檽。」鄭衆注：「縣壺以爲漏。」鄭玄注：「漏之箭，晝及夜共百刻，冬夏之間有長短焉。太史立成法，有四十八箭。」杜甫《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》：「五夜漏聲催曉箭。」

〔六〕供奉班：猶言供奉之班列，供奉之位次。杜甫《至日遣興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》：「憶昨逍遥供奉班，去年今日侍龍顔。」

〔七〕《晉書·郗愔傳》：愔，字方回。「除太常，固讓不拜。深抱沖退，樂補遠郡。從之，除爲輔國將軍、會稽内史。……久之，以年老乞骸骨，因居會稽。」句用愔事，明己欲離朝典郡也。

集評

王世貞：東坡與子開同居兩省。扈從車駕赴宣光殿，子開有詩。坡兩和其斷句「辛」字韻，一云：「輦路歸來聞好語，共驚堯顙類高辛。」又云：「最後數篇看莫厭，擣殘椒桂有餘辛。」押險韻冥搜至此，可謂工矣。（《藝苑卮言》卷四）

次韻劉貢父省上〔一〕

密雲今日破郊西〔二〕，疎雨翛翛未作泥〔三〕。要及清閑同笑語〔四〕，行看衰病費扶

攜〔五〕。花前白酒傾雲液〔六〕，户外青驄響月題〔七〕。不用臨風苦揮淚，君家自與竹林齊〔八〕。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甫同時之歎。然其兄子仲馮，今爲起居舍人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四月作於汴京。劉貢父：名攽。見前卷六《送劉攽倅海陵》注〔一〕。貢父此時爲中書舍人。施注本無「劉」字。七集續集重收此詩，題作《和喜雨》。

〔二〕《易·小畜》：「密雲不雨，尚在也。自我西郊，未施行也。」此言「破郊西」，謂天雨也。

〔三〕「疎雨翛翛」，七集續集作「小雨蕭蕭」。翛翛：猶蕭蕭，謂雨聲。未作泥：未泥濘。韓愈《南内朝賀歸呈同官》：「薄雲蔽秋曦，清雨不成泥。」韓偓《初赴期集》：「輕寒著背雨淒淒，九陌無塵未有泥。」

〔四〕「要及清閑同笑語」，七集續集作「且及清閑同笑樂」。

〔五〕行看：且看。行，且、將。《詩·魏風·十畝之間》：「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，行與子還兮。」

〔六〕雲液：酒也。白居易《對酒閒吟贈同老者》：「雲液灑六腑，陽和生四肢。」

〔七〕青驄：青白雜毛之馬。月題：馬絡頭。《莊子·馬蹄》：「夫加之以横扼，齊之以月題。」《釋文》引司馬（彪），崔（譔）：「月題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。」

［八］竹林：謂竹林七賢（阮籍、嵇康、山濤、向秀、阮咸、劉伶、王戎）。句以七賢之阮籍及兄子咸比劉貢父及兄子仲馮。

［九］劉仲馮：名奉世（一〇四一—一一一三）。新喻（今江西新余）人。敞子。中進士第。神宗朝爲太子中允居吏房，加集賢校理，進直史館、國史院編修官。元祐中歷度支左司郎中、起居郎、天章閣待制。累官僉書樞密院事。紹聖初，知成德軍，改知定州，貶隰州團練副使。徽宗立，復端明殿學士。政和三年卒，年七十三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一：「元祐元年十一月丙子，右司郎中權樞密都丞旨劉奉世爲起居郎。」「貢父詩中」云云，七集續集無此條自注。

再和［一］

當年曹守我膠西［二］，共厭餔糟與汩泥［三］。自古赤丸成習俗，因公黃犢免提攜［四］。生還各有青山興［五］，病起猶能小字題。莫怪歌呼數相和，曾將獄市寄全齊［六］。貢父爲曹州，盜賊皆奔鄰境。嘗有詩云［七］：從教晉盜稍奔秦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四月作於汴京。

［二］曹守：言劉貢父。因其熙寧中曾爲曹州（治所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南）守。　我膠西：蘇軾曾守密州。以密州轄漢膠西國地也。

［三］屈原《漁父》：「舉世皆濁，何不汨（一作淈）其泥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？」句言彼此都厭惡阿世隨俗之風。　餔：食。　汨：攪也。陶淵明《飲酒二十首》之九：「一世皆尚同，願君汨其泥。」

［四］「自古」二句：《漢書·尹賞傳》：「長安中姦猾浸多，閭里少年羣輩殺吏，受賕報仇，相與探丸爲彈，得赤丸者斫武吏，得黑丸者斫文吏，白者主治喪。城中薄暮塵起，剽劫行者，死傷橫道，枹鼓不絶。」又《漢書·龔遂傳》：「遂見齊俗多奢侈，好末技，不田作，乃躬率以儉約，勸民務農桑。……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。」《宋史·劉攽傳》：「曹爲盜區，重法不能止。攽曰：『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』至，則治尚寬平，盜亦衰息。」故二句云。

［五］生還：蘇軾曾謫黄州，攽亦以不職罪黜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三九：元豐六年九月戊辰，「詔前京東路轉運使朝散大夫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，任内不能修職事，致經用匱乏，屢煩朝廷應副。……劉攽不職罪甚明。可落集賢校理，降受朝請郎，增差監衡州鹽倉。」哲宗立，蘇軾自登州還，攽自衡州還。各居貶所有年，而今還朝，故云「生還」。

［六］「莫怪」二句：歌呼：言吟詩。用漢曹參事。見本卷《再和二首》注［五］。　獄市：刑獄、市易。　全齊：保全齊國。《漢書·曹參傳》：參为齊丞相，相齊九年，齊國安

集。「參去，屬其後相曰：『以齊獄市爲寄，慎勿擾也。』後相曰：『治無大於此者乎？』參曰：『不然。夫獄市者，所以並容也。今君擾之，姦人安所容乎？吾是以先之。』」

［七］「嘗有詩云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類甲、類丙「嘗」字上有「蓋」字。

送顧子敦奉使河朔［一］

我友顧子敦，軀膽兩俊偉［二］。便便十圍腹，不但貯書史［三］。容君數百人［四］，一笑萬事已。十年卧江海，了不見愠喜。磨刀向豬羊［五］，醽酒會鄰里［六］。歸來如一夢，豐頰愈茂美。平生批勅手，濃墨寫黄紙［七］。會當勒燕然［八］，廊廟登劍履［九］。翻然向河朔，坐念東郡水［一〇］。河來屹不去［一一］，如尊乃勇耳［一二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四月作於汴京。顧子敦：名臨，會稽人。學於胡瑗，通經學，長於訓詁。歷官館閣校勘，同知禮院。神宗以臨喜論兵，詔編《經武要略》，因條十事以上。元祐初擢給事中，拜河北都轉運使。召還，爲翰林學士。紹聖初知定州，徙應天、

河南府。忌者指爲黨人，斥饒州居住。年七十二卒。　奉使河朔：指爲河北路都轉運使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八：「元祐二年四月癸巳，給事中顧臨爲天章閣待制，判河北路都轉運使。」河朔，指黄河以北之地。

〔二〕軀膽：身軀、膽力。

〔三〕「便便」二句：《後漢書·邊韶傳》：韶，字孝先。「以文章知名，教授數百人。韶口辯。曾晝日假卧，弟子私嘲之曰：『邊孝先，腹便便。懶讀書，但欲眠。』韶潛聞之，應時對曰：『邊爲姓，孝爲字。腹便便，《五經》笥。但欲眠，思經事。』」

〔四〕《晉書·周顗傳》：「王導甚重之，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：『此中何所有也？』答曰：『此中空洞無物，足容卿輩數百人。』」

〔五〕子敦肥偉，蘇軾以屠戮之，故云。《獨醒雜志》卷五：「子敦肥碩，當暑，袒裼據案而寐。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：『顧屠肉案。』……同舍皆大笑。」

〔六〕醽酒：濾酒。《詩·小雅·伐木》：「伐木許許，醽酒有藇。」

〔七〕「平生」二句：《舊唐書·李藩傳》：「遷給事中，制敕有不可，遂於黄敕後批之。吏曰：『宜別連白紙。』藩曰：『別以白紙，是文狀，豈曰批敕耶？』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八：「元祐二年四月，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……等言：『顧臨資性方正，學有根本；慷慨中立，無所阿撓。自供職（任給事中）以來，封駁議論，凛然有古人之風，僥倖之流側目畏憚。』」故蘇軾以李藩爲喻。

［八］勒燕然：《後漢書·竇憲傳》：擊匈奴，大破之，「遂登燕然山，去塞三千餘里，刻石勒功，紀漢威德，令班固作銘。」《宋史·顧臨傳》：「熙寧初，神宗以顧臨喜論兵，詔編《經武要略》。……且問臨兵，對曰：『兵以仁義爲本。動靜之機，安危所繫，不可輕也。』因條十事以獻。」臨喜論兵，且使河朔，故云。

［九］廊廟：謂朝廷。劍履：劍履上殿。《史記·蕭相國世家》：天下定，論功行封，「蕭何第一，賜帶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」。

［一〇］「翻然」二句：翻然：高飛貌：《抱朴子·對俗》：「翻然淩宵，背俗棄世。」坐念：深念。東郡：漢郡名。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陽縣南。宋河北路轄其地。漢王尊守東郡，河決瓠子金隄。時河北數有水災，故云。孔武仲《送顧子敦赴河北序》：「是時河北數有水灾，澶魏故道久煙未復。議臣紛然，計有未定。子敦日日語人曰：『此不難辦也。』……舉朝之人睥睨前却，不敢徑往以蹈後悔。子敦獨日夜計畫，以爲己任。非確然不易，其肯爲之乎？」

［一一］《漢書·王尊傳》：尊遷東郡太守。久之，河水盛溢，泛浸瓠子金隄。老弱奔走，恐水大決爲害。尊躬率吏民，投沉白馬，祀水神河伯。尊親執圭璧，使巫策祝，請以身填金隄。因止宿，廬居隄上。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，尊終不肯去。及水盛隄壞，吏民皆奔走，惟一主簿泣在尊旁，立不動。而水波稍却迴還。」「屹不去」，類本作「訖不去」。馮應榴注：「屹」，一作「訖」。王文誥云：「此句雖用王尊事，仍寓戲

意。筆力之兼到者如此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八）

〔一二〕《漢書·王尊傳》：尊爲東平相。時東平王以至親，驕奢不奉法度。尊視事，謂王曰：「尊來爲相，人皆弔尊也，以尊不容朝廷，故見使相王也。天下皆言王勇，顧但負貴，安能勇？如尊乃勇耳。」句以王尊喻顧子敦。

諸公餞子敦，軾以病不往，復次前韻〔一〕

君爲江南英〔二〕，面作河朔偉〔三〕。人間一好漢，誰似張長史〔四〕。上書苦留君，言拙輒報已〔五〕。置之勿復道，出處俱可喜〔六〕。攀輿共六尺〔七〕，食肉飛萬里〔八〕。誰言遠近殊，等是朝廷美。遥知送別處，醉墨爭淋紙〔九〕。我以病杜門〔一〇〕，商頌空振履〔一一〕。後會知何日，一歡如覆水〔一二〕。善保千金軀，前言戲之耳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七）四月作於汴京。顧子敦：名臨。見前詩《送顧子敦奉使河朔》注〔一〕。

［二］江南英：子敦會稽（今浙江紹興市）人，故云。

［三］河朔：指黄河以北之地。

［四］「人間」二句：《舊唐書·狄仁傑傳》：「則天嘗問仁傑曰：『朕要一好漢任使，有乎？』……仁傑曰：『荆州長史張柬之，其人雖老，真宰相才也。且久不遇，若用之，必盡節於國家矣。』」此以子敦比張柬之。

［五］「上書」二句：蘇軾《乞留顧臨狀》云：「方今二聖臨御，肅正紀綱，如臨等輩，正當置之左右，以輔闕遺。……欲望朝廷别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，且留臨在朝廷，以盡忠亮補益之節。」報已：猶言不報。謂皇帝對臣下疏奏置之不復。王維《不遇詠》：「北闕獻書寢不報，南山種田時不登。」《宋史·顧臨傳》：翰林學士蘇軾等言，臨宜留置左右，以補闕遺。「諫議大夫梁燾亦言：『都漕之職，在外豈無其人？在朝求如臨者，恐不易得。』皆不報。」

［六］出處：謂去留。

［七］句言爲近臣。《漢書·袁盎傳》：「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，皆天下豪英。」

［八］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：相者謂超當封侯萬里之外。曰：「生燕頷虎頸，飛而食肉。此萬里侯相也。」句本此。

［九］醉墨淋紙：此指諸公餞飲時作贈行詩。

［一〇］杜門：閉門。《國語·晉語一》：「讒言益起，狐突杜門不出。」

〔一一〕漢劉向《新序》卷七《節士》：「原憲曳杖拖履，行歌商頌，而反聲滿天地，如出金石。」「商頌」，馮應榴注：「頌」一作「歌」。

〔一二〕覆水：水覆則不可收，喻歡會難再也。《後漢書·何進傳》：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？覆水不可收，宜深思之。」

〔一三〕「善保」二句：王直方：「元祐中，顧子敦有顧屠之號，以其肥偉也。故蘇軾《送子敦奉使河朔》云：『我友顧子敦，軀膽兩雄偉。便便十圍腹，不但貯書史。』又云：『磨刀向豬羊，釃酒會鄰里。』至於云『平生批勅手』，亦皆用屠家語也。子敦不樂。東坡遂和前篇，末句云：『善保千金軀，前言戲之耳。』」（《王直方詩話》）

集評

胡仔：「我以病杜門，商頌空振履。」蓋以諸公餞子敦，以病不往。押韻用事，豈復不佳？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三九）

紀昀：「好漢」終不雅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走筆謝吕行甫惠子魚〔一〕

卧沙細肋吾方厭〔二〕，通印長魚誰肯分〔三〕？好事東平貴公子〔四〕，貴人不與與

蘇君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據清施本補編於此。孔凡禮以爲作於熙寧三年（參《蘇軾年譜》卷九）。今暫依原編。　呂行甫：名希彦。蘇軾《書呂行甫墨顛》：「呂希彦行甫，相門子，行義有過人者，不幸短命死矣。平生藏墨，士大夫戲之爲墨顛。」　子魚：即詩所云「通印長魚」也。詩題，外集無「走筆」二字。

［二］細肋：謂肋魚。以其小也。《山堂肆考》卷二二四：「肋魚似鰣魚而小，身薄骨細。冬天出者名雪映魚，味佳。至夏則味減。」

［三］通印長魚：即通印子魚。范正敏《遯齋閒覽》：「莆陽通印子魚名著天下。蓋其地有通印侯廟，廟前有港，港中有魚最佳。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，謂之通印子魚。故荊公詩曰：『長魚俎上通三印』」。王得臣《麈史》中《詩話》：「印子魚，閩中鮮食最珍者。長七八寸，剖之，子滿腹，冬日正其佳時，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。」

［四］「好事」，外集作「多謝」。東平貴公子：謂呂行甫。　東平，地名。在今山東東平市。宋屬鄆州。

集評

紀昀：此在當日祇算代柬，原不以詩論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送吕行甫司門倅河陽〔一〕

結交不在久，傾蓋如平生〔二〕。識子今幾日，送別亦有情。子生公相家，高義久崢嶸。天才既超詣〔三〕，世故亦屢更〔四〕。譬如追風驥，豈免羈與纓〔五〕。念我山中人，久與麋鹿并。誤出挂世網〔六〕，舉動俗所驚。歸田雖未果，已覺去就輕〔七〕。河陽豈云遠〔八〕，出處恐異程。便當從此別，有酒無徒傾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據清施本補編於此。孔凡禮《蘇軾年譜》卷九以爲此詩作於熙寧三年。今暫依原編。　吕行甫：名希彦。見前詩《走筆謝吕行甫送子魚》注〔一〕。　司門：官名。宋稱司門郎中。宋孫逢吉《職官分紀》卷一一：司門郎中從五品上，「國朝司門掌諸關津橋路，官員過所，及廢置橋梁，移復道路，京城門鎖，官員出入，稽查詐僞等事。」　河陽：宋孟州治所。在今河南孟縣南。　「送吕行甫司門倅河陽」，外集「門」作「封」。

〔二〕傾蓋：蓋，車蓋。謂行道相遇，停車而語，車蓋相接。因稱初交相得、一見如故爲傾

蓋。《史記・魯仲連鄒陽列傳》「諺曰：『有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』何則？知與不知也。」

［三］「天才」，外集作「子才」。　超詣：造詣超卓。《世説新語・文學》：「諸葛玄年少，不肯學問。始與王夷甫談，便已超詣。王歎曰：『卿天才卓出。』」

［四］世故：世間諸事。此指變故。嵇康《與山巨源絶交書》：「機務纏其心，世故繁其慮。」　更：經歷。

［五］「譬如」二句：追風：馬名。以疾馳稱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中：「秦始皇有名馬七：一曰追風，二曰白兔，三曰躡景，四曰奔電，五曰飛翮，六曰銅爵，七曰晨鳧。」　羈縻：謂拘繫。羈，馬籠頭。縻，套馬之革帶。二句言行甫雖天才卓出，亦不免爲時俗所縛。

［六］「誤出」句：世網：謂宗法、禮教、風俗等對人之束縛。嵇康《答向子期難養生論》：「奉法循理，不絓世網。」晉陸機《赴洛道中作》：「借問子何之，世網纓我身。」

［七］去就：猶言去留、進退。《荀子・樂論》：「唱有應，善惡相象。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。」

［八］「豈云」，外集作「雖不」。

［九］「無徒」，外集作「無從」。

集評

查慎行：【「識子今幾日」二句】稱量而止，作家身分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紀昀：不失清妥，然非出色之作。○起自不套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和張昌言喜雨〔一〕

二聖憂勤忘寢食〔二〕，百神奔走會風雲〔三〕。禁林夜直鳴江瀨〔四〕，清洛朝回起縠紋〔五〕。夢覺酒醒聞好句〔六〕，帳空簟冷發餘薰〔七〕。秋來定有豐年喜，剩作新詩準備君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元年（一〇八七）四月作於汴京。蘇轍《次韻張問給事喜雨》云「已收蠶麥無多日」，蓋四月間也。張昌言：名問。見本卷《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二聖：指哲宗與高太后。

〔三〕會風雲：謂風起雲聚，興起雨象。

〔四〕禁林：翰林院之別稱。唐元稹《奉和竇容州》：「禁林聞道長傾鳳，池水哪能久滯龍。」夜直：官吏夜間值宿府署。韓愈《和席八（夔）十二韻》：「綺陌朝遊閒，綾衾夜直頻。」江瀨：言水聲。雨而江漲有聲，夜靜則聞也。

〔五〕清洛：謂汴渠。見本卷《送杜介歸揚州》注〔三〕。「朝回」，施乙、類本作「潮

回」。　縠紋：此言水之波紋。劉禹錫《竹枝詞》：「瀼西春水縠紋生。」蘇軾《臨江仙・夜歸臨皐》：「夜闌風靜縠紋平。」

〔六〕「好句」，施注本作「好語」。

〔七〕餘薰：餘香。江淹《別賦》：「閨中風暖，陌上草薰。」

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〔一〕

要知西掖承平事〔二〕，記取劉郎種竹初〔三〕。舊德終呼名字外〔四〕，後生誰續笑談餘。昔李公擇種竹館中〔五〕，戲語同舍：後人指此竹，必云李文正手植。貢父笑曰：「文正不獨繫筆，亦知種竹耶？」時有筆工李文正〔六〕。成陰障日行當見，取筍供庖計已疎。白首林間望天上，平安時報故人書〔七〕。李衛公北都童子寺竹，寺僧日報平安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五月作於汴京。劉貢父，名攽。見前卷六《送劉攽倅海陵》注〔一〕。時劉爲中書舍人。西省：謂中書省。

〔二〕西掖：謂中書省。應劭《漢官儀》上：「左右曹受尚書事。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，因

謂中書爲右曹，亦稱西掖。」劉楨《贈徐幹》：「誰謂相去遠，隔此西掖垣。」　承平：太平、治平相承。《漢書・食貨志上》：「今累世承平。」

〔三〕劉郎：謂劉貢父。

〔四〕舊德：有德望之故老。《晉書・何曾傳》：武帝詔：「可謂舊德老成，國之宗臣者也。」　名字外：觀蘇軾自注，當是公擇懸擬身後將得「文正」之謚，故云。紀昀曰：「『舊德』句太費解。意爲『文正』是謚法，謚所以易名耳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〔五〕李公擇：名常。見前卷八《李公擇求黃鶴樓詩……》注〔一〕。

〔六〕「筆工李文正」，底本校：類本「正」作「政」。　宋長白：「貢父好謔，偏有此種話言供其唇吻。坡公據以爲詩料，不必誦『猛士守鼻梁』矣。」（《柳亭詩話》卷六）

〔七〕「時報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時」，一作「待」。何焯校：「待報」。

〔八〕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・支植下》：「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，纔長數尺。相傳其寺綱維，每日報竹平安。」　「李衛公」云云，施本無此條自注。

集評

劉辰翁：風流謔浪，便成故事，語極深厚可味。（《蘇東坡詩集》）

紀昀：【「白首林間望天上」二句】關合巧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偶與客飲，孔常父見訪。方設席延請，忽上馬馳去。已而有詩，戲用其韻答之〔一〕

揚雄他文不皆奇〔二〕，獨稱觀瓶居井眉。酒客法士兩小兒，陳遵、張竦何曾知〔三〕。主人有酒君獨辭，蟹螯何不左手持〔四〕。豈復見吾衡氣機，遣人追君君絶馳〔五〕。盡力去花君自癡〔六〕，醍醐與酒同一卮，請君更問文殊師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夏作於汴京。孔常父：名武仲。見本卷《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……亦太平盛事也》注〔一〕。「方設席」，清施本無「方」字。

〔二〕揚雄：字子雲，西漢蜀郡成都人。少好學，長於辭賦，多仿司馬相如。成帝時以大司馬王音薦，獻《甘泉》、《河東》、《羽獵》、《長楊》四賦，拜爲郎。王莽時爲大夫，校書天禄閣。以事被株連，投閣自殺幾死。雄博通羣書，著書多種。「不皆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皆不」。底本據集甲、施本改。

〔三〕「獨稱」三句：觀瓶居井眉：「觀瓶之居，居井之眉」（揚雄《酒箴》）之省語。瓶，謂汲水罐。井眉，井口邊。法士：拘於禮法之士。陳遵：字孟公。漢哀帝末，以

功封奮威侯。好客，每飲食，取客車轄投井中，使客不得去。張竦：西漢末人，字德松，一作伯松。曾官丹陽太守。《漢書·陳遵傳》：張竦博學通達，以廉儉自守。而遵放縱不拘。「後俱免官，以列侯歸長安。竦居貧，無賓客，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，論道經書而已。而遵晝夜呼號，車騎滿門，酒肉相屬。先是，黃門郎揚雄作《酒箴》以諷諫成帝，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，譬之於物，曰：『子猶瓶矣。觀瓶之居，居井之眉。……酒醪不入口，臧水滿腹，不得左右，牽於纆徽。……自用如此，不如鴟夷。鴟夷滑稽，腹大如壺。盡日盛酒，人復借酤。……繇是言之，酒何過乎？』遵大喜之，常謂張竦：『吾與爾猶是矣。』」三句本此。言酒之可飲，謔常父之舉近於法度之士。「何曾」，集甲作「曾何」。

〔四〕《晉書·畢卓傳》：「卓嘗謂人曰：『得酒滿數百斛船，四時甘味置兩頭。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』」

〔五〕「豈復」二句：衡氣機：體氣持平之機兆。衡，平也。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列子與季咸見壺子，「壺子曰：『鄉吾示之以太沖莫勝（沒有朕兆），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』……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壺子曰：『追之！』列子追之不及，反，以報壺子曰：『已滅也，已失也，吾弗及也！』」　絕馳：斷然馳去。　紀昀：「寫馳去，雅切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〔六〕「盡力」句：常父原詩有「顏如桃花兩侍兒」之句。詩題中云「方設席延請，忽上馬馳

去」。乃自去花也。故蘇軾以「癡」戲之。

［七］「醍醐」二句：醍醐：酥酪之美者。《涅槃經》卷一四《聖行品》：「譬如從牛出乳，從乳出酪，從酪出酥，從生酥出熟酥，熟酥出醍醐，醍醐最上。」　卮：酒器。《史記・項羽本紀》：「沛公奉卮酒爲壽。」　「請君」句：王十朋集注引任居實曰：「（醍醐）與酒自是兩般。然如禪師，亦有飲米汁子者，惟文殊能知其同異。蓋文殊最爲智慧故也。」紀昀：「結句正答來語，此亦不見原唱則不知所云者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附録

孔常父《謁蘇子瞻因寄》：　華嚴長者貌古奇，紫瞳奕奕垂雙眉。顏如桃花兩侍兒，問其姓名不自知。囁嚅欲吐新奇辭，豈亦有虎來護持。維摩高卧盡口機（一作「盡不應」），蓬山藏史策馬馳。二豪兀坐渾如癡，錯認醍醐是酒卮，誰將此景付畫師。（《清江三孔集》卷五）

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［一］

潭潭古屋雲幕垂［二］，省中文書如亂絲［三］。忽見伯時畫天馬，朔風胡沙生落錐［四］。天馬西來從西極［五］，勢與落日爭分馳。龍膺豹股頭八尺［六］，奮迅不受人間羈。元狩虎脊聊可友［七］，開元玉花何足奇［八］。伯時有道真吏隱［九］，飲啄

不羨山梁雌〔一〇〕。丹青弄筆聊爾耳〔一一〕，意在萬里誰知之。幹惟畫肉不畫骨〔一二〕。而況失實空留皮〔一三〕。煩君巧説腹中事〔一四〕，妙語欲遺黄泉知〔一五〕。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，廄馬萬匹皆吾師〔一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夏作於汴京。子由：蘇轍字。李伯時：名公麟（一〇四九——一一〇六），宋舒州舒城（今安徽舒城縣）人。南唐先主李昇諸孫。熙寧三年進士，官至朝奉郎。晚年退居龍眠山，因號龍眠居士。擅長書畫，尤工山水佛像。山水似李思訓，人物類韓滉，鞍馬勝韓幹。其畫除摹臨之外，多不設色，惟用白描，世稱宋畫第一。韓幹：唐畫家。長安人。善寫人物，尤工鞍馬。初師曹霸，後獨擅其能，自成一家。「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」，盧文弨校：諸詩皆指伯時摹幹馬，恐「藏」字誤。

〔二〕潭潭：寬深貌。韓愈《符讀書城南》：「一爲公與相，潭潭府中居。」雲幕：幕如雲也。舊題漢劉歆《西京雜記》卷一：「成帝設雲帳、雲幄、雲幕於甘泉紫殿，世謂爲三雲殿。」

〔三〕省中：《文選》左思《魏都賦》：「禁臺省中，連闥對廊。」注：「漢制王所居曰禁中，諸公所居曰省中。」此指中書省。

［四］朔風胡沙：北地風沙。曹植《朔風》：「仰彼朔風，用懷魏都。」盧照鄰《雨雪曲》：「雪似胡沙暗，水如漢月明。」錐：筆鋒。《舊五代史·史弘肇傳》：「安朝廷，定禍亂，直須長槍大劍。至如毛錐子，焉足用哉？」胡三省注：「毛錐，謂筆也。以束毛爲筆，其形如錐也。」

［五］《史記·樂書》：漢武帝時，「嘗得神馬渥窪水中，作《太一之歌》：『太一貢兮天馬下，霑赤汗兮沫流赭。』」後伐大宛，得千里馬，又作歌曰：「天馬來兮從西極，經萬里兮歸有德。」

［六］龍膺：龍胸。《周禮·夏官司馬·廋人》：「馬八尺以上爲龍。」

［七］元狩：漢武帝年號。虎脊：駿馬名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載郊祀歌十九章，其第十章《天馬》，一爲「元狩三年馬生渥窪水中作」：「太一況，天馬下。霑赤汗，沫流赭」；一爲「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」：「天馬徠，從西極。涉流沙，九夷服。天馬徠，出泉水。虎脊兩，化若鬼。」

［八］玉花：馬名。唐玄宗畜有玉花驄、照夜白等，曾命韓幹圖寫。杜甫《丹青引贈曹將軍霸》：「先帝天馬玉花驄，畫工如山貌不同。」

［九］吏隱：官低職微者自謂隱於下位也。此言居官而持隱逸之志，如隱士然。宋之問《藍田山莊》：「宦遊非吏隱，心事好幽偏。」

［一〇］飲啄：飲水啄食。言安時處順之狀。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「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

飲。」　山梁雌：《論語・鄉黨》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！」何晏注：「言山梁雌雉得其時。」句言李公麟淡於趨競。

〔一一〕丹青弄筆：言揮毫作畫。《晉書・顧愷之傳》：「尤善丹青，圖寫特妙。」　聊爾耳：聊且如此。《世説新語・任誕》：阮仲容「以竿掛大布犢鼻幃於中庭。人或怪之，答曰：『未能免俗，聊復爾耳。』」

〔一二〕此句爲杜甫《丹青引贈曹將軍霸》成句。

〔一三〕「失實」，盧文弨校：「實」疑「質」。　「空留皮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作「空餘皮」。

〔一四〕君：指蘇轍。轍原唱《韓幹三馬》云：「畫師韓幹豈知道，畫馬不獨畫馬皮。畫出三馬腹中事，似欲譏世人莫知。伯時一見笑不語，告我韓幹非畫師。」故句云。

〔一五〕黄泉：謂葬身之地。此指作古之韓幹。《左傳・隱公元年》：「遂寘姜氏於城潁，而誓之曰：『不及黄泉，無相見也。』」

〔一六〕「君不」二句：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録》：唐玄宗令韓幹「師陳閎畫馬，帝怪其不同，因詰之。奏云：『臣自有師。陛下内廐之馬，皆臣之師也。』」

集評

紀昀：祇就伯時生情，韓幹祇于筆端縈繞，運意運筆，俱極奇變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

八）

趙克宜：紀云用筆奇變，固然。但題是書韓幹馬，亦似太脱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附録

蘇轍《韓幹三馬》：老馬側立鬃尾垂，御者高拱持青絲。心知後馬有爭意，兩耳微起如立錐。中馬直視翹右足，眼光未動心先馳。僕夫旋作奔佚想，右手正控黄金羈。雄姿駿發最後馬，回身奮鬣真權奇。圉人頓轡屹山立，未聽決驟爭雄雌。物生先後亦偶爾，有心何者能忘之？畫師韓幹豈知道？畫馬不獨畫馬皮。畫出三馬腹中事，似欲譏世人莫知。伯時一見笑不語，告我韓幹非畫師。（《欒城集》卷一五）

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〔一〕

明窗畏日曉先暾〔二〕，高柳鳴蜩午更喧〔三〕。筆老詩新疑有物〔四〕，心空客疾本無根〔五〕。隔牆我亦眠風榻〔六〕，上馬君先鎖月軒〔七〕。共喜早歸三伏近〔八〕，解衣盤礴亦君恩〔九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五月作於汴京。劉貢父：名攽。見前卷六《送劉攽倅海陵》注［一］。時劉爲中書舍人。省中：謂中書省官廨。

［二］畏日：炎夏之日。《左傳·文公七年》：「趙衰，冬之日也。趙盾，夏之日也。」杜預注：「冬日可愛，夏日可畏。」「畏日」，盧文弨校作「杲日」。暾：此謂温暖、明亮之意。謝靈運《石門新營……》詩：「晚見朝日暾。」岑參《春尋河陽閑處士別業》詩：「風暖日暾暾。」紀昀：「首句用杜預語未佳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［三］鳴蜩：鳴蟬。《詩·小雅·小弁》：「苑彼柳斯，鳴蜩嘒嘒。」陸機《擬明月何皎皎》：「寒蟬鳴高柳。」

［四］「筆老詩新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筆老新詩」。底本據類本改，云「筆老詩新」與下句「心空客疾」對。有物：有靈物護持。白居易《劉白唱和集解》：「如夢得『……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』之句之類，真謂神妙，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。」

［五］心空：謂心清淨無垢。《四十二章經》：「去心垢染，心即清淨矣。」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·觀心品》：「若能觀心體性空，惑障不生便解脱。」客疾：謂風寒入侵成病。《素問·玉機真藏論》：「今風寒客於人，使人毛髮畢直，皮膚閉而發熱。」句言心靜則風寒之疾無由發生。

［六］隔牆：蘇軾供職之翰林院與中書省皆在宮禁內，故云。《石林燕語》卷四：「元豐既新官制，建尚書省於外，而中書、門下省，樞密、學士院，設於禁中，規模極雄麗。」　風榻：臨風而放之臥具。《釋名・釋牀帳》：「人所坐臥曰牀，……長狹而卑曰榻。」

［七］「鎖月軒」，施本、類本、七集作「瑣月軒」。案，瑣通鎖。　月軒：對月之長廊。左思《魏都賦》：「周軒中天，丹墀臨焱。」李善注：「軒，長廊之有窗也。」李賀《房中思》：「月軒下風露，曉庭自幽濕。」

［八］《漢書・東方朔傳》：「伏日，詔賜從官肉。……朔獨拔劍割肉，謂其同官曰：『伏日當蚤歸，請受賜。』即懷肉去。」蘇軾《謝三伏早出院表》：「伏當早歸，下遂疎愚之性。」

［九］解衣盤礴：神閑意爽，不拘形迹之貌。《莊子・田子方》：「宋元君將畫圖，衆史皆至。……有更後至者，儃儃然不趨，受揖不立，因之舍。公使人視之，則解衣般礴，贏。君曰：『可矣，是真畫者也。』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可存無可賞也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五）

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，而秋冬之交，子由相繼入侍，次韻絶句四首，各述所懷〔一〕

其一

瞳瞳日脚曉猶清〔二〕，細細槐花暖欲零〔三〕。坐閱諸公半廊廟〔四〕，僕射呂公、門下韓公、右丞劉公〔五〕，皆自講席大用。時看黄色起天庭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五月作於汴京。邇英：閣名。侍臣講讀之所。查注引《汴京宫室考》：「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，蓋侍臣讀講之所也。」《宋史·仁宗紀》：「（景祐）二年春正月癸丑，置邇英、延義二閣，寫《尚書·無逸》篇於屏。」蘇軾文《謝中書舍人表二首》其一：「臣日侍邇英，親聞訪道。仰天威之甚近，知聖鑒之難逃。」子由：蘇轍字。相繼入侍：元祐元年八月，子由爲中書舍人，備席講筵。故云。

〔二〕瞳瞳：日初升漸明貌。何遜《苦熱》：「曈曈風逾靜，瞳瞳日漸晚。」日脚：自雲隙下射之日光。岑參《送李司諫歸京》：「雨過風頭黑，雲開日脚黄。」杜甫《羌村》其

一：「崢嶸赤雲西，日脚下平地。」

〔三〕零：凋落。束晳《補亡詩・由庚》：「木以秋零，草以春抽。」「暖欲零」，集甲、施本、七集作「暖自零」。施本原校：「自」一作「欲」。

〔四〕廊廟：當朝廷大任之廊廟器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許靖傳》：「許靖昔有名譽，……蔣濟以爲『大較廊廟器也。』」岑參《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》：「何爲廊廟器，至今居外藩。」

〔五〕吕公：吕公著。　韓公：韓維。　劉公：劉摯。　「右丞」，集甲、類丙作「左丞」。

〔六〕黄色：喜徵也。宋齊邱《玉管照神局》卷上：「天中黄色如蒸霧，下遏山根與準齊。加官即授來須速，不過三日便可知。」　天庭：謂兩眉之間。《雲笈七籤》卷一一《黄庭内景經》四《黄庭》：「天庭地關列斧斤。」注：「兩眉間爲天庭。」

集評

劉辰翁：看人自看皆可。（《蘇東坡詩集》）

其　二

上尊初破早朝寒〔一〕，茗盌仍霑講舌乾〔二〕。陛楯諸郎空雨立〔三〕，故應慚悔不儒冠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上尊：上樽酒也。《漢書・平當傳》：「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，上尊酒十石。」顔師古注：「如淳曰：『律，稻米一斗，得酒一斗，爲上尊。』」「上尊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上樽」。

〔二〕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一：「今講讀官初入，皆坐賜茶。惟當講，官起就立，講畢復就坐，賜湯而退。」故句云。

〔三〕陛楯諸郎：執楯侍衛於陛側之人。《史記・滑稽列傳》：「秦始皇時，置酒而天雨，陛楯者皆沾寒。優旃見而哀之，……臨檻大呼曰：『陛楯郎！』郎曰：『諾！』」

〔四〕儒冠：儒生之帽。《史記・酈生陸賈列傳》：「沛公不好儒，諸客冠儒冠來者，沛公則解其冠，溲溺其中。」後借指儒生。杜甫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：「紈袴不餓死，儒冠多誤身。」

其三

兩鶴摧頹病不言，年來相繼亦乘軒〔一〕。誤聞九奏聊飛舞〔二〕，可得徘徊爲啄吞〔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「兩鶴」二句：兩鶴：喻己與蘇轍。摧頹：蹉跎失意。焦延壽《易林》三《泰》之《咸》：「老楊日衰，條多枯枝。爵級不進，日下摧頹。」元豐二年十二月，蘇軾謫黄州，轍亦坐貶監筠州鹽酒税。故云。「年來」句：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：「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（大夫車）者。」元豐八年十一月，蘇軾以禮部郎中自登州召還，子由自績溪召還，擢右司諫。元祐元年三月，蘇軾除中書舍人。八月，蘇轍權中書舍人。九月，蘇軾除翰林學士知制誥。不期年，兄弟並爲近臣，職領清要。故二句云。

［二］九奏：奏樂九曲，猶言九成。《尚書·益稷》：「簫韶九成，鳳凰來儀。」孔安國傳：「備樂九奏而致鳳凰。」《史記·樂書》：「（師曠）援琴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；再奏之，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。」

［三］啄吞：猶啄食。鮑照《代昇天行》：「啄腐共吞腥。」

其四

微生偶脱風波地［一］，晚歲猶存鐵石心［二］。定似香山老居士，世緣終淺道根深［三］。

［一］微生：猶言平生。《莊子·山木》：「吾與之相忘於江湖，與之相造乎大莫，則兩者之於我也，奚足以滑成心！故曰：以道與世亡相待而不相物，故不足以滑成心。」

［二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，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，遂拜中書舍人。軾雖不敢自比，然謫居黄州，起知文登，召爲儀曹，遂忝侍從。出處老少，大略相似，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。

校注

〔一〕風波地：患難之所，指貶謫生涯。范仲淹《與朱氏》：「凡見利處，便須思患。老夫屢經風波，惟能忍窮，故免禍。」

〔二〕鐵石心：心腸剛毅，不爲情感所動。皮日休《桃花賦序》：「余慕宋廣平爲相，貞姿勁質，剛態毅狀。疑其鐵腸石心，不解吐婉媚辭。」

〔三〕「定似」二句：《舊唐書·白居易傳》：「（白居易）以刑部尚書致仕，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。每肩輿往來，白衣鳩杖，自稱香山居士。」融儒家「樂天安命」，道家「知足不辱」，釋家「四大皆空」爲一體，以養身、治心、延命，悠遊度歲。劉禹錫稱其爲「吏隱情兼遂，儒玄道兩全。」故二句云。羅大經曰：「東坡希慕樂天。其詩曰：『應似香山老居士，世緣終淺道根深。』然樂天醞藉，東坡超邁，正自不同。魏鶴山詩云：『溢浦猿啼杜宇悲，琵琶彈泪送人歸。誰言蘇白能相似，試看風騷赤壁磯。』此論得之矣。」（《鶴林玉露》卷一三）

集評

汪師韓：俯仰今昔，有激昂頹波之情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王文誥：公此詩雖佳，終是語讖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八）

附録

蘇轍《去年冬，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，講不逾時，遷中書舍人，雖忝冒愈深，而瞻望清光與日俱遠。追記當時所見，作四絶句呈同省諸公》：邇英肅肅曉霜清，玉宇時聞槁葉零。風過都城吹廣内，萬人笑語落中庭。○銅瓶灑遍不勝寒，雨點匀圓凍未乾。回首瞳曨朝日上，槐龍對舞覆衣冠。邇英前有雙槐甚高，而柯葉拂地，狀若龍蛇。講官進對其下。○早歲西廂跪直言，起迎天步晚臨軒。何知老侍曾孫聖，欲泣龍髯吐復吞。轍昔舉制策，坐於崇政西廊，蓋邇英之北也。是日晚，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，過所試幄前。瞻望天表，最爲親近。○講罷淵然似不勝，詩書默已契天心。高宗問答終垂世，未信諸儒測淺深。（《欒城集》卷一五）

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〔一〕

東來誰迎使君車〔二〕，知是丈人屋上烏〔三〕。丈人今年二毛初〔四〕，登樓上馬不用扶。使君負弩爲前驅，蜀人不復談相如〔五〕。老幼化服一事無〔六〕，有鞭不施安用蒲〔七〕。春波如天漲平湖，鞓紅照坐香生膚〔八〕。卷韜上壽白玉壺〔九〕，公堂登歌《鳳將雛》〔一〇〕。諸孫歡笑爭挽鬚，蜀人畫作西湖圖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夏作於汴京。宋構：字承之，成都雙流人。元豐七年爲夔州路轉運判官。紹聖三年提舉川茶事。朝散：隋置文階散官朝散大夫，唐、宋因之，從五品，簡稱朝散。白居易《聞行簡恩賜章服，喜成長句寄之》：「吾年五十加朝散，爾亦今年賜服章。」彭州：治今四川彭州市。「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」，集甲、施本無「構」字。《欒城集》詩題「朝散」作「朝請」。

［二］使君：漢以後對州郡長官之尊稱。此指宋構。

［三］丈人：謂老人。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丈人曰：『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』」屋上烏：指愛其人而及於有關之物。劉向《説苑》卷五《貴德》：「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。」杜甫《奉贈射洪李四丈明府》：「丈人屋上烏，人好烏亦好。」

［四］二毛：謂老人。以其鬚髮斑白也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「君子不重傷，不禽二毛。」庾信《哀江南賦序》：「信年始二毛，即逢喪亂。」

［五］「使君」二句：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相如拜中郎將，建節使西南夷。「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蜀人以爲寵。」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言宋朝散迎其親，爲之負弩前驅，所以甚言其爲父之榮也。」

［六］化服：謂德化誠服。

［七］《後漢書·劉寬傳》：「遷南陽太守。典歷三郡，温仁多恕。……吏人有過，但用蒲鞭罰之，示辱而已，終不加苦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二六一引吴均《齊春秋》曰：「（崔景真）爲平昌太守，有惠政，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。」句以言構之仁恕。

［八］鞓紅：牡丹之一種。色似紅鞓犀帶，故名。歐陽修《洛陽牡丹記·花釋名》：「鞓紅者，單葉深紅花。……其色類腰鞓，故謂之鞓紅。」《方輿勝覽》卷五四《彭州·土産》：「彭門牡丹在今蜀爲第一。承平洛陽花最盛，獨彭門有小洛陽之稱。……天彭亦謂之花州，而牛心山下謂之花村。宋景文帥蜀，以彭門牡丹錦被堆爲第一。」

［九］袷縙：束袖且加臂套。《史記·淳于髡列傳》：「若親有嚴客，髡袷縙鞠膳，侍酒於前。時賜餘瀝，奉觴上壽。數起，飲不過二斗，徑醉矣。」「袷」，類丙作「綅」。上壽：祝壽。祈長壽也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天子從禪還，坐明堂，羣臣更上壽。」

［一〇］公堂：貴族之廳堂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躋彼公堂。」登歌：升堂之歌。《周禮·春官宗伯·太師》：「大祭祀，帥瞽登歌，令奏擊拊。」鄭玄注：「登歌，歌者在堂也。」《鳳將雛》：古曲名。《宋書·樂志》一：「《鳳將雛哥（歌）》者，舊曲也。應璩《百一詩》云：『爲作《陌上桑》，反言《鳳將雛》。』然則《鳳將雛》其來久矣。」庾信《有喜致醉》：「兀然已復罪，摇頭歌鳳雛。」

［一一］西湖：在彭州。《方輿勝覽》卷五四《彭州·山川》：「西湖，唐元和間守王潛、蕭祐創。」

郭熙畫秋山平遠〔一〕文潞公爲跋尾〔二〕。

玉堂畫掩春日閑〔三〕，中有郭熙畫春山〔四〕。鳴鳩乳燕初睡起，白波青嶂非人間〔五〕。離離短幅開平遠〔六〕，漠漠疎林寄秋晚〔七〕。恰似江南送客時〔八〕，中流回頭望雲巘〔九〕。伊川佚老鬢如霜〔一〇〕，卧看秋山思洛陽。爲君紙尾作行草〔一一〕，炯如嵩洛浮秋光〔一二〕。我從公遊如一日，不覺青山映黄髮〔一三〕。爲畫龍門八節灘，待向伊川買泉石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郭熙：字淳夫，宋河陽府温縣（今屬河南）人。爲御畫院藝學。善山水，師李成畫法，得雲龜出没、峯巒隱顯之態，老年落筆愈壯。撰有《林泉高致集》。今存《窠石平遠圖》，藏故宫博物院。

〔二〕文潞公，文彦博。見前卷一四《和潞公超然臺次韻》注〔一〕。哲宗初年，司馬光復相，盡廢新法。彦博再起，任平章軍國事。元祐五年致仕。「文潞公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類本無「文」字。

［三］玉堂：謂翰林院。見本卷《玉堂栽花，周正孺有詩，次韻》注［一］。「畫掩」，集甲、類甲作「畫掩」。

［四］《蔡寬夫詩話》：「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，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。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，董羽水。……元豐末，既修兩後省，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。兩壁既毀，屏亦莫知所在。今玉堂中屏，乃待詔郭熙所作《春江曉景》。禁中官局，多熙筆迹，而此屏獨深妙，意若欲追配前人者。蘇儋州嘗賦詩云：『玉堂畫掩春日閑，中有郭熙畫春山。』今遂爲玉堂一佳物也。」（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》卷四二引）《石林燕語》卷四：「學士院畫《春江曉景》爲尤工。」

［五］白波：白浪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白波如山，海水震蕩。」青嶂：蒼翠之山峯。沈約《鍾山詩應西陽王教》：「鬱律構丹巘，崚嶒起青嶂。」

［六］離離：分明貌。《尚書大傳》卷五《略説》：「《書》之論事也，昭昭如日月之代明，離離若參星之錯行。」平遠：畫中山水之狀。《新唐書·王維傳》：「畫思入神，至山水平遠，雲勢石色，繪工以爲天機所到，學者不及也。」

［七］漠漠：廣布貌。陸機《君子有所思行》：「廛里一何盛，街巷紛漠漠。」

［八］「恰似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却似。」

［九］雲巘：雲霧繚繞之山。陶弘景《許長史舊館壇碑》：「闢闡風岫，通氣雲巘。」

［一〇］伊川佚老：謂文潞公。以其熙寧間致仕居洛陽（伊水在洛陽南）也。

［一一］行草：書法之一體。筆勢居於行書草書之間。周越《法書苑》：晉世以來，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。「兼真者謂之真行，帶草者謂之行草。」

［一二］嵩洛：指洛陽南之嵩山和洛陽北之洛水。

［一三］黃髮：老人髮白，白久則黃，因以黃髮爲壽高之象。也指老人。《詩·魯頌·閟宮》：「黃髮台背，壽胥與試。」鄭箋：「黃髮、台背，皆壽徵也。」

［一四］「爲畫」二句：八節灘：在洛陽龍門。白樂天致仕居洛陽，鑿龍門八節灘。其《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序》云：「東都龍門潭之南，有八節灘、九峭石。」伊川：謂伊水所經之地。此指洛陽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三《河南府》一：「（秦）立爲三川郡，初理洛陽。」以其「洛水在縣西北四里，伊水在縣東南十八里，瀍水在縣西北六十里。」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先生蓋欲卜居伊川，以從潞公也。」

集評

汪師韓：秋山平遠只是「離離短幅」，四句却先以玉堂之春江曉景爲秋山先導，復因文彦博跋尾，致其纏綿鄭重之情，而郭熙之入妙入神已不待更加贊歎矣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用古格亦自宛轉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方東樹：亦未妙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趙克宜：不甚著力，却自周匝。起用襯入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次韻張昌言喜雨〔一〕

千里黃流失故居〔二〕，年來赤地到青徐〔三〕。遥聞爭誦十行詔〔四〕，無異親巡六尺輿〔五〕。精貫天人一言足〔六〕，雲興嶽瀆萬靈趨〔七〕。愛君誰似元和老，賀雨詩成即諫書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夏作於汴京。　張昌言：名問。見本卷《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黃流失故居：言黃河之水橫流，衝蕩民居。韓愈《感二鳥賦》：「過潼關而坐息，窺黃流之奔猛。」《潁濱遺老傳》：「元豐中河決大吴，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，因導之北流。水性已馴，惟河道未深，隄防未立，歲有決溢之患。」故句云。

〔三〕赤地：謂旱災，遍地不生五穀。《韓非子·十過》：「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」青徐：宋京東路二州名。治所分别在今山東益都市，江蘇徐州市。

〔四〕十行詔：指皇帝詔書。《後漢書·循吏傳》：「（光武）以手迹賜方國者，皆一札十行，細書成文。」《宋史·哲宗紀》：「（元祐）二年夏四月辛卯，詔：冬夏旱暵，海内被災

者廣。避殿減膳，責躬思過，以圖消復。……己亥，太皇太后以旱權罷受册禮。癸酉，雨。」故句云。「詔」，七集作「語」。誤刊。

[五] 六尺輿：皇帝所乘車。見本集《諸公餞子敦，軾以病不往，復次前韻》注[七]。

[六] 精貫天人：精誠感通天人。

[七] 嶽瀆：五嶽四瀆之省稱。蔡邕《陳太丘碑文》：「徵士陳君，禀嶽瀆之精，包靈曜之純。」

[八]「愛君」二句：元和老：指白居易。諫書：規諫皇帝之書。白居易《賀雨詩》寫皇帝寬農責己，順人心，從天意，和氣衝融，久旱而雨。詩卒章云：「君以明爲聖，臣以直爲忠。敢賀有其始，亦願有其終。」故句云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寓諷於頌，又援古説，真能以「三百篇」諫者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亦是應酬詩，而結語自有斤兩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八）

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惟演、易。唱和四絶句，戲用其韻跋之[一]

其一

帝城春日帽簷斜，二陸初來尚憶家[二]。未肯將鹽下蓴菜[三]，已應知雪似楊

花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詩施注本編倅杭卷《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，復次前韻》之後。《紀年録》謂元祐五年帥杭作，題作《過金文寺》。查慎行疑在開封作。王文誥謂作於洛陽。並云：「據詩意，確是元祐中作。若置熙寧三、四年間，即又無此筆路。合倅杭諸絶讀之，亦甚不類也。吾杭自晉、唐以來，招提之盛，甲於天下，幾以千論。斷無宋時之寺，且入公詩，至於毫無踪影者。王、施注聚於南宋，而南宋不知杭有金門寺，其非杭州作審矣。此四詩，似當作於元祐二、三年中而不能定。今附載此卷之末。」王説近是。暫從之。金門寺：未詳。考詩有「無限龍蛇洛寺中」之句，寺當在洛陽。李西臺：即李建中（九四五—一〇一三），字得中，蜀人。宋書法家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，因稱李留臺、李西臺。「西臺」，集甲、類丙作「留臺」。錢惟演：字希聖（九六二—一〇三四）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。俶次子。從俶歸宋，爲右神武軍將軍。博學能文辭，真宗詔直祕閣，知制誥，爲翰林學士，尋罷。後遷工部侍郎，進尚書。仁宗朝拜樞密使。初附丁謂逐寇準，謂禍既萌，復擠謂以自解，竟坐事除爲崇信軍節度使。年七十三卒，謚文僖。錢易：字希白，錢塘人。刻志讀書，以才藻知名。年十七舉進士，以輕俊被黜。咸平二年中進士甲科。除蘄州通判，奏請除肉刑，帝嘉納其言。景德中舉賢良方正，累遷翰林學士，卒。

易才學膽敏過人，數千百言援筆立就。畫羅漢極古怪，尤善山水，兼工行草。

〔二〕「帝城」二句：帝城：京城。帽簷：即帽緣、帽沿。李商隱《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》：「新人橋上著春衫，舊主江邊側帽簷。」二陸：謂晉陸機、陸雲兄弟。《裴子語林》卷上：「陸士衡在洛，夏月忽思竹籜飲，語劉實曰：『吾鄉曲之思轉深，今欲東歸，恐無復相見理。』」二句以二陸比二錢。

〔三〕《世説新語·言語》：陸機詣王武子，「武子前置數斛羊酪，指以示陸曰：『卿江東何以敵此？』陸云：『有千里蓴羹，但未下鹽豉耳！』」

〔四〕王十朋集注引程縯曰：「世傳錢昭度詩：『南人如問雪，向道似楊花。』昭度，二錢之族也。」《捫蝨新話》卷一三《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》：「南人不識雪，向道似楊花。然南方楊實無花。……南人不但不識雪，則亦不識楊花矣。」

其二

平生賀老慣乘舟，騎馬風前怕打頭〔一〕。欲問君王乞符竹，但憂無蠏有監州〔二〕。

皆世所傳錢氏故事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平生」二句：「平生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生平」。賀老：唐賀知章，越州（今

紹興市）人。故謂「慣乘舟」云。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：「知章騎馬似乘船。」二錢皆錢塘人，故以賀知章爲喻。《韻府羣玉》：「石尤風，打頭逆風也。」施注引《五代史補》云：「吴越王初入朝，上賜以寶馬。馬出禁門，驕行却退。王謂左右曰：『豈遇打頭風耶？』」（今《五代史補》無此條）

〔二〕「欲問」二句：乞符竹：求典郡也。漢郡守受竹使符，後因以符竹爲郡守代稱。白居易《忠州刺史上表》：「況居符竹之寄，榮幸實多。」監州：官名。通判之别稱。歐陽修《歸田録》卷下：「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，既非副貳，又非屬官，故嘗與知州爭權，每云我是監郡，朝廷使我監汝，舉動爲其所制。太祖聞而患之，下詔書戒勵，使與長吏協和（一作同押）。凡文書，非與長吏同簽書者，所在不得承受施行。……往時有錢昆少卿者，家世余杭人也。杭人嗜蠏，昆嘗求補外郡，人問其所欲何州。昆曰：『但得有螃蠏無通判處則可矣！』至今人以爲口實。」二句以錢氏故事謔二錢。張謙宜：「（事）距東坡判杭不遠。煉得如此妙，其才可想。」（《綆齋詩談》卷五）

其三

西臺妙迹繼楊風，凝式。無限龍蛇洛寺中〔一〕。一紙清詩弔興廢，塵埃零落梵王宫〔二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西臺」二句：施注：「《法書苑》：李建中直集賢院，爲西臺御史。善古文八分行書。嘗得古文《孝經》，研翫臨學，遂盡其勢。楊凝式善行草，西洛寺觀二百餘處，題寫幾遍，時人以楊風呼之。」（今《法書苑》無此條）《蔡寬夫詩話》：「楊凝式書法高妙，傑出五代，可與顔、柳繼軌。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遺迹。《題華嚴院》一詩云：『院似禪心静，花如覺性圓。自然知了義，爭肯學神仙。』用筆尤奔放奇逸。李西臺建中，平生追師凝式書，題詩於旁曰：『枯杉倒檜霜天老，松煙麝煤陰雨寒。我亦生來有書癖，一回入寺一回看。』西臺亦自深穩老健，前輩所貴重也。」龍蛇：謂草書之筆勢。李白《草書歌行》：「怳怳如聞鬼神驚，時時祇見龍蛇走。」

〔二〕梵王宫：即梵宫。亦稱梵宇。謂梵天之宫殿。泛指佛寺。釋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一二《經師論》：「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，提婆颺響於梵宫。」王文誥曰：「以題論之，公至金門寺中，始見李錢題句。合觀此詩，即金門寺爲洛寺之一也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八）

其四

五季文章墮劫灰〔一〕，升平格力未全回〔二〕。故知前輩宗徐、庾，數首風流似玉臺〔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五季：指後梁、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五代。宋李格非《洛陽名園記·論》：「及其亂離，繼以五季之酷。」　劫灰：劫火之餘灰。釋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一《竺法蘭》二：「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，得黑灰，以問東方朔。朔云：『不委，可問西域人。』後法蘭既至，衆人追以問之。蘭云：『世界終盡，劫火洞燒，此灰是也。』」

［二］升平：太平。《漢書·梅福傳》：「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，升平可致。」　格力：詩文之格調風力。元稹《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》：「宋齊之間，……文章以風容色澤、放曠精清爲高。蓋吟寫性靈、流連光景之文也，意義格力無取焉。」

［三］「故知」二句：徐庾：謂詩風浮艷之徐庾體。《北史·庾信傳》：「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，掌書記。徐摛爲右衛率。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。父子在東宮，出入禁闥，恩禮莫比隆。既文並綺艷，故世號爲徐、庾體焉。」　玉臺：指寫宮廷生活、男女戀情、綺靡艷麗之玉臺體。亦稱宮體。查慎行：「詩至唐末，格調已極卑弱。降而五代，干戈擾攘，士生其際，救死扶傷不暇，豈復知有文章？所以有『五季文章墮劫灰』之歎也。宋興，轉禍亂爲昇平，人才輩出，宜其有挽回風氣、力追正始者。而一時如楊大年、宋子京輩，務爲艱澀隱僻，以誇其能，其間風流自命者，不過俎豆徐、庾，學爲纖艷之體而已。竊意李、錢倡和之什，猶染唐末之雲霧。故先生此詩云然。觀其命題，曰『戲用

韻跋之』，雖嘲謔爲文，隱寓譏諷之義也。」（《蘇詩補注》卷一〇）

集評

紀昀：四詩俱風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一〇）

王克讓　校注
陳應鸞　審訂
馬德富

蘇軾詩集校注卷二九

古今體詩四十二首

和穆父新涼〔一〕

家居妻兒號，出仕猿鶴怨〔二〕。未能逐什一，安敢搏九萬〔三〕。常恐樗櫟身，坐纏冠蓋蔓〔四〕。受知如負債〔五〕，粗報乃焚券〔六〕。但知眠牛衣，寧免刺虎圈〔七〕。清風來既雨，新稻香可飯。紫蟹應已肥〔八〕，白酒誰能勸。君今崔、蔡手，政比趙、張健〔九〕。三公行可致〔一〇〕，一語先自獻〔一一〕。幸推江湖心，適我魚鳥願〔一二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七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據清施本補編於此。穆父元祐間兩知開封，一在元祐元年十二月，爲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；一在元祐八年五月，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。詳審詩意，詩當爲初次權知開對時所和也。穆父：錢勰之字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［一］。元祐初，遷給事中，知開封府。後召拜工部、户部侍郎，進尚書，加龍圖閣直學士，復知開封。紹聖四年卒，年六十四。底本校：「和穆父新涼」，七集無「和」字，外集「和」字後有「錢」字。案，《清江三孔集》卷一有孔文仲《次韻穆父新涼可喜》詩，與此詩韻同。

［二］猿鶴怨，南齊周顒隱於鍾山，應詔出爲海鹽令。秩滿入京，欲過鍾山，孔稚珪作《北山移文》諷刺他離開鍾山時「蕙帳空兮夜鶴怨，山人去兮曉猿驚。」句乃化用此。

［三］「未能」二句：逐什一：逐利也。楊惲《報孫會宗書》：「惲幸有餘禄，方羅賤販貴，逐什一（十分之一）之利。」《南史·劉粹傳》：「有劉伯龍者，少而貧薄。及長，歷位尚書左丞、少府、武陵太守，貧窶尤甚。嘗在家慨然，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，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。伯龍歎曰：『貧窮固有命，乃復爲鬼神所笑也。』遂止。」搏九萬：謂乘風而上也。搏，盤旋。《莊子·逍遥游》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。」「安敢摶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安能摶」，七集作「安敢搏」。查注

謂「能」訛。二句言逐什一之利尚未能，安敢有騰達之想。

［四］「常恐」二句：樗櫟身：平庸無用之身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」又，《人間世》：「匠石之齊，至於曲轅，見櫟社樹。其大蔽數千牛。絜之百圍，其高臨山十仞後而有枝，其可爲舟者旁十數。觀者如市，匠伯不顧。……曰：『已矣！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』」　坐纏：致纏。坐，致也。　冠蓋：冠，禮帽。蓋，車蓋。官吏之服飾和車乘。借指官吏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冠蓋如雲，七相五公。」二句言懼其爲職事所累。

［五］受知：爲人知遇。此言荷皇帝知遇之恩。歐陽修《送滎陽魏主簿》：「受知固不易，知士誠尤難。」蘇軾還朝，不次遷升，未期年，由禮部郎中而翰林學士知制誥，位居尊顯。故云。「受知」，七集作「受恩」。「負債」，類丙作「債負」。

［六］焚券：燒毀債務契券。此言推君恩於民。《戰國策·齊策四》：馮諼爲孟嘗君收債於薛。至，「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。券徧合，起，矯命以責（債）賜諸民，因燒其券。民稱萬歲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八四：元祐元年八月己丑，中書舍人蘇軾奏曰：「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、雇妻女、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，朝廷忍復行之歟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，與熙寧之初，法無小異。而今月二日，指揮猶許人户情願請領，未免於設法綱民，使快一時非理之用，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，二者皆非良法，相去無幾也。今者已行常平糴糴之法，惠民之外官亦稍利。如此足矣，何用二

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？……以萬乘君父之尊，負放債取利之謗，錐刀之末，所得幾何？臣雖至愚，深爲朝廷惜之。欲乞特降指揮，青苗錢穀，今後更不給散。所有已請過錢斛，候豐熟日，分作五年十料（科），隨二稅送納。伏乞聖慈，念其累歲出息已多，自第四等以下人户，並與放免，庶使農民至此息肩，亦免後世有所譏議。」八月辛卯，青苗錢遂罷。故句云。

［七］「但知」二句：牛衣：牛禦寒之物，如蓑衣類，以麻或草編成。《漢書·王章傳》：「初，章爲諸生，學長安，獨與妻居。章疾病，無被，卧牛衣中，與妻決，涕泣，其妻呵怒之。……後章仕宦，歷位及爲京兆。欲上封事，妻又止之，曰：『人當知足，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？』」寧免：豈免。類丙、外集作「定免」。刺虎圈：《漢書·李廣傳》：李禹侵陵中貴人，愬之上，「上召禹，使刺虎。懸下圈中，未至地，有詔引出之。禹從落中以劍斫絶繫，欲刺虎。上壯之，遂救止焉。」二句言甘於貧賤，但仍未能免咎。

［八］「紫蟹」，七集作「紫蝤」。

［九］「君今」二句：崔蔡：謂後漢崔瑗、蔡邕。二人俱有文名。《後漢書·崔瑗傳》：「瑗高於文辭，尤善爲書、記、箴、銘，所著賦、碑、銘、箴、頌、《七蘇》、《南陽文學官志》、《歎辭》、《移社文》、《草書勢》、七言，凡五十七篇。其《南陽文學官志》稱於後世，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。」又，《蔡邕傳》：邕字伯喈。博學，好詞章、數術、天

文，妙操音律。「所著詩、賦、碑、誄、銘、讚、連珠、箴、弔、論議、《獨斷》、《勸學》、《釋誨》、《敘樂》、《女訓》、《篆勢》、祝文、章表、書記，凡百四篇，傳於世。」

趙張：謂漢張敞、趙廣漢。二人俱尹京兆，有能名。《漢書·趙尹韓張兩王傳》：「贊曰：自孝武置左馮翊、右扶風、京兆尹，而吏民爲之語曰：『前有趙、張，後有三王。』」穆父時權知開封，故以相況。「趙張」，七集作「張趙」。馮應榴注：一作「張趙」。二句言穆父工於文辭，敏於政事。

〔一〇〕三公：輔佐國君之最高軍政長官。歷代所稱各有異同。《宋史·職官志一》：「宋承唐制，以太師、太傅、太保爲三師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爲三公，爲宰相、親王使相加官。」已爲虛銜。

〔一一〕「先自」，類丙、七集作「自先」。

〔一二〕「幸推」二句：江湖心：退居隱逸之心。魚鳥願：歸耕，以魚鳥爲友之願。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：「豈必親魚鳥、樂林草哉？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遒緊無一剩語。　○【「受知」二句】奇語却真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趙克宜：【「清風」二句】只此二句是新涼正面，餘皆自寫己意耳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[一]

其一

與可畫竹時，見竹不見人。豈獨不見人，嗒然遺其身[二]。其身與竹化，無窮出清新[三]。莊周世無有，誰知此疑神[四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秋作於汴京。晁補之：字無咎。見前卷一二《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》注[一]。元祐初，晁爲太學正，後以禮部郎中出知河中府。文與可，名同，人稱石室先生。善畫山水，尤長墨竹。參見前卷六《送文與可出守陵州》注[一]。施注本詩題「與」字上有「文」字。

[二] 嗒然：物我兩忘貌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南郭子綦隱机而坐，仰天而噓，荅焉似喪其耦。」《釋文》：「荅，解體貌。本又作嗒。」白居易《隱几贈客詩》：「有時猶隱几，嗒然無所偶。」遺其身：亡失自我。遺，亡失。

［三］「其身」二句：清新：杜甫《春日憶李白》：「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」二句言佳製無盡於筆下。　王文濡：「身與竹化，乃有此疑神之作，的是與可知己。」（《宋元明詩評注讀本》卷一）

［四］疑神：凝于神。《莊子·達生》：「用志不分，乃疑（一作凝）於神。」宋張淏《雲谷雜記》卷三「疑凝二字」條：「東坡云：『近世人輕以意改書，……遂使古書日就訛舛。』」「蜀本大字書皆善本。蜀本《莊子》云：『用志不分，乃疑於神。』此與《易》『陰疑於陽』、《禮》『使人疑汝於夫子』同。今四方本皆作『凝』。」張淏案：「『用志不分，乃疑於神』之語，本出於《列子》。今《列子》皆作『疑』，則《莊子》之誤，於此可證矣，何待引《易》、《禮》然後知其爲誤也。」但今公認《列子》爲魏晉時僞書，後於《莊子》，其說未當。後不少注家均贊同蘇軾之說。如翁方綱《蘇詩補注》卷五：「乃疑於神者，謂直與神一般耳，非謂見疑之疑也。坡公所引《易》、《禮》二語，其釋疑字最精。」然亦有反對「疑神」說者，如李冶《敬齋古今黈》卷八：「冶曰：四注所援東坡之說，吾恐非蘇子之言也。信如蘇子之言，則蘇子之見厥亦偏矣。所謂先輩不敢改書，是固有理，若斷凝神以爲疑神，則吾不知其說也。《莊子》謂『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』，正如《繫辭》所謂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』。今東坡以爲與『陰疑於陽』、『使人疑汝於夫子』同，殆非也。何者？『陰疑於陽』，乃見疑於陽；『使人疑汝於夫子』，乃見疑於人。此『用志不分』，亦見疑於神乎？凡人之心，以先入者爲主。東坡蜀人，先

見蜀本。因目生心，承文立義；皦如星日，牢如膠漆。久之又久，心與理化。忽覽別本，如覩怪物。矛前盾後，能無改乎？東坡以蜀本爲善本，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，又安知四方本不爲善本而蜀本獨爲前人之誤乎？」「疑神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凝神」。集甲、施本作「疑神」。

集評

查慎行：【「其身與竹化」】二句入神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讀「其身與竹化」一語，覺《墨君堂記》爲繁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。

紀昀：亦有手與筆化之妙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趙克宜：【「其身與竹化」二句】二語超妙絶倫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其二

若人今已無〔一〕，此竹寧復有。那將春蚓筆，畫作風中柳〔二〕。君看斷崖上，瘦節蛟蛇走。何時此霜竿，復入江湖手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若人：此人。指與可。與可於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逝於陳州，故謂「已無」云。

[二]「那將」二句：那：何，誰。　春蚓筆：言筆墨柔弱。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制曰：「子雲近出，擅名江表，然僅得成書，無丈夫之氣。行行若縈春蚓，字字如綰秋蛇。」二句言拙手將竹畫成風中之柳，毫無勁拔之勢。

[三]江湖手：隱居垂釣者之手。《新唐書·陸龜蒙傳》：「不乘馬，乘舟設蓬席，齎束書、茶竈、筆牀、釣具往來，時謂江湖散人。」句或用此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次作見畫而思其人，却言人亡而畫不復得，珍惜之至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【末二句】忽爾宕開，正以不規規收繳爲妙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趙克宜：結有遠致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其三

晁子拙生事[一]，舉家聞食粥。朝來又絶倒，諛墓得霜竹[二]。可憐先生盤，朝日照苜蓿[三]。吾詩固云爾，可使食無肉。吾舊詩云：可使食無肉，不可使居無竹[四]。

校注

［一］拙生事：不善治産業、營生計。

［二］「朝來」二句：絶倒：《晉書·衛玠傳》：「琅邪王澄有高名，每聞玠言，輒嘆息絶倒。」又《隋書·陳孝意傳》：「後以父憂，……朝夕哀臨，每發一聲，未嘗不絶倒。」誄墓：指爲人寫墓誌。古作墓銘多溢美過實，故云。李商隱《劉叉》：「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，因持（韓）愈金數斤去，曰：『此誄墓中人得耳，不若與劉君爲壽。』」

［三］「可憐」二句：薛令之《自悼》：「朝日上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，苜蓿長闌干。」二句用此。黄庭堅《次韻戲嘲無咎》亦云：「此郎如竹瘦，十飯九無肉。」晁補之生活之清貧可見一斑。

［四］語出前卷九《於潛僧緑筠軒》。「吾舊詩」云云，施本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

集評

紀昀：先有末二句，乃有前六句。隨手牽綰，無不入妙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趙克宜：收到晁補之，是連章作法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戲用晁補之韻〔一〕

昔我嘗陪醉翁醉，今君但吟詩老詩〔二〕。清詩咀嚼那得飽，瘦竹瀟灑令人飢〔三〕。試問鳳凰飢食竹〔四〕，何如駑馬肥苜蓿〔五〕。知君忍飢空誦詩，口頰瀾翻如布穀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秋作於汴京。晁補之：字無咎。見前卷一二《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「昔我」二句：醉翁：指歐陽修。詩老：指梅聖俞。

〔三〕「瀟灑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蕭灑」。

〔四〕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鵷鶵（鸞鳳之屬）發於南海，而飛於北海。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（竹實）不食。」

〔五〕駑馬：罷弱之馬。《禮記·雜記下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凶年則乘駑馬，祀以下牲。』」苜蓿：植物名。也作目宿。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：「俗嗜酒，馬嗜苜蓿。」杜甫《贈田九判官梁丘》：「宛馬總肥春苜蓿。」

[六] 瀾翻：猶言滔滔不絕。韓愈《記夢》：「挈攜陬維口瀾翻，百二十刻須臾間。」布穀：鳥名。又名勃姑、鵓鴣，戴勝。鳴聲似「布穀」，故名。是鳥常鳴叫不止，句以言晁補之誦詩之勤苦。

集評

紀昀：此調終俗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書皇親畫扇〔一〕

十年江海寄浮沉〔二〕，夢繞江南黃葦林。誰謂風流貴公子，筆端還有五湖心〔三〕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皇親：未詳何人。「書皇親畫扇」，類本無「畫」字。

[二] 江海：謂江河湖海廣大之地。高適《送桂陽孝廉》：「如今江海一歸客，他日雲霄萬里人。」

[三] 五湖心：遁迹江湖之心。《吳越春秋》卷六：范蠡「乃乘扁舟，出三江，入五湖，人

莫知其所適。」王注次公曰：「唐人《題韓信廟》：『隆準早知同鳥啄，將軍應有五湖心。』」

集評

紀昀：不脱窠臼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野水參差落漲痕〔二〕，疎林欹倒出霜根〔三〕。扁舟一櫂歸何處〔四〕？家在江南黃葉村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秋作於汴京。時李世南在汴京編撰《元祐敕令式》。宋鄧椿《畫繼》卷四：「予嘗見其孫皓（李皓，字雲叟）云：此圖（即此詩所題之畫）本寒林障，

分作兩軸。前三幅盡寒林，坡所以有『龍蛇姿』之句；後三幅盡平遠，所以有『黃葉村』之句。其實一景，而坡作兩意。」李世南：字唐臣，安肅（今河北徐水縣）人。明經及第。官終大理寺丞。擅長山水寒林。「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」，集甲、七集無「二首」二字。

〔二〕此句爲「野水落漲痕參差」倒字而成。

〔三〕攲倒：橫斜貌。「倒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一作「側」。

〔四〕扁舟：小船。「扁舟」，《畫繼》卷四作「浩歌」，且云：「『浩歌』字，雕本皆以爲『扁舟』。其實畫一舟子張頤攲枻作浩歌之態。今作『扁舟』，甚無謂也。」紀昀校云：「如不出『扁舟』字，則『浩歌』一曲茫然無著，不見定是攲枻。此必後來改定，不得持墨迹駁之。」「一櫂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櫂」，一作「笑」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其聲清越以長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意境殊高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王文濡：詩中有畫。（《宋元明詩評注讀本》卷四）

趙克宜：天然妙語，佳在題畫。實賦便不及矣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其二

人間斤斧日創夷，誰見龍蛇百尺姿〔一〕？不是溪山曾獨往，何人解作挂猿枝〔二〕？

校注

〔一〕「人間」二句：創夷：同瘡痍，傷也。此言砍伐，用如動詞。《三國志·吴書·程普傳》：「攻城野戰，身被創夷。」龍蛇：古木枝幹曲虬貌。白居易《草堂記》：「有古松老杉，大僅十人圍，高不知幾百尺，修柯戛雲，低枝拂潭，如幢豎，如蓋張，如龍蛇走。」二句言砍伐日甚，古樹難覓。

〔二〕「不是」二句：「曾獨往」，底本原作「成獨往」。今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、七集改。挂猿枝：謂猿猱攀援於樹。李白《遊秋浦白笥陂》：「山光摇積雪，猿影挂寒枝。」二句謂若非畫家獨入溪山，焉能作此猿猱垂枝圖？

集評

趙克宜：亦有傷致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[一]

其一

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賦詩必此詩，定非知詩人[二]。詩畫本一律，天工與清新[三]。邊鸞雀寫生[四]，趙昌花傳神[五]。何如此兩幅[六]，疎淡含精匀[七]。誰言一點紅，解寄無邊春[八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鄢陵：縣名。宋屬開封府，今屬河南省。王主簿：不詳。折枝：畫花卉不帶根。韓偓《已涼》詩：「碧闌干外繡簾垂，猩血屏風畫折枝。」

[二]「論畫」四句：此爲蘇軾詩畫論之名句，然歷來理解與評價略有不同。多數人認爲蘇軾並不反對形似，僅反對拘于形似，而失却神思氣韻。《詩人玉屑》卷五引《漫叟詩話》：「世有《青衿集》一編，以授學徒，可以諭蒙。若《天》詩云：『戴盆徒仰止，測管詎

知之？』《席》詩云：『孔堂曾子避，漢殿戴馮重。』可謂著題。乃東坡所謂『賦詩必此詩』也。」費袞《梁谿漫志》卷七：「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。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，作月詩便説『明』，作雪詩便説『白』，間有不用此等語，便笑其不著題。此風晚唐人尤甚。」上二則，乃言「賦詩必此詩」之弊。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一四：「或請二公（按指歐蘇）所論，不以形似，當畫何物？曰：非謂畫牛作馬也，但以氣韻爲主爾。謝赫云：『衛協之畫，雖不該備形妙，而有氣韻，淩跨雄傑。』其此之謂乎？」王若虚《滹南遺老集》卷三九：「夫所貴于畫者，爲其似耳。畫而不似，則如勿畫。命題而賦詩，不必此詩，果爲何語？然則坡之論非歟？曰：論妙于形似之外，而非遺其形似；不窘其題，而要不失其題。如是而已耳。」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七：「此言（案，指「賦詩必此詩」二句）最妙。然須知作此詩而竟不是此詩，則尤非詩人矣。其妙處總在旁見側出，吸取題神；不是此詩，恰是此詩。」吴仰賢《小匏庵詩話》卷二：「此言（案，指「賦詩必此詩」二句）詩貴超脱，當别有寄託，不取刻畫。非不論何題，概以籠統門面語爲高渾也。」此外，亦有人批評蘇軾此論失之偏頗。如楊慎云：「東坡先生詩曰：『論畫以形似……定知非詩人。』此言畫貴神，詩貴韻也。然其言有偏，非至論也。晁以道和公詩云：『畫寫物外形，要物形不改。詩傳畫外意，貴有畫中態。』其論始爲定。蓋欲補公之不足也。」（《楊升庵全集》卷六六《論詩畫》）

［三］「詩畫」二句：詩畫本一律，言詩畫規律相同。此种意思素爲蘇軾所重。如《韓幹

馬》：「少陵翰墨無形畫，韓幹丹青不語詩。」《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》：「古來畫師非俗士，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。」《次韻吳傳正枯木歌》：「古來畫師非俗士，妙想實與詩同出。」天工：天然工巧。與，得也。張相《詩詞曲語辭匯釋》卷四：「與清新，得清新也。天工，猶云高才絶藝。」

［四］邊鸞：唐京兆人。德宗時官右衛長史。工畫，用筆輕利，設色鮮明。張彦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一〇稱其「花鳥冠于代」。宋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録》：邊鸞「最長于花鳥，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。……窮羽毛之變態，奪花卉之芳妍。貞元中，新羅國獻孔雀解舞者，德宗詔於玄武殿寫其貌，一正一背。翠彩生動，金羽輝灼；若連清聲，宛應繁節。」段成式《諸畫聯句》：「活禽生卉推邊鸞。」

［五］趙昌：見前卷二五《王伯敭所藏趙昌花四首》其一注［一］。趙昌善寫生。范鎮《東齋紀事》卷四：「每晨朝露下時，繞欄諦玩，手中調彩色寫之，自號寫生趙昌。……其爲生菜折枝果實尤妙。」然李廌《畫品·菡萏圖》謂趙昌長於花形而乏神：「昌善畫花，設色明潤，筆跡柔美。國朝以來有名于蜀。上（士）大夫舊云：『徐熙畫花傳花神，趙昌畫花寫花形。』然比之徐熙則差劣。」歐陽修《歸田録》卷二謂：「昌花寫生逼真，而筆法輭俗。」與蘇軾所見略異。

［六］「何如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如何」。查注：宋刻本作「何如」。

［七］「疎淡」，集甲、類丙作「疎澹」。

［八］解寄：能寄。解，能也。杜甫《洗兵馬》：「隱士休歌紫芝曲，詞人解撰河清頌。」

集評

王直方：東坡作《韓幹畫馬圖詩》云：「韓生畫馬真是馬，蘇子作詩如見畫。世無伯樂亦無韓，此詩此畫誰當看。」又云：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賦詩必此詩，定知非詩人。詩畫本一律，天工與清新。」又云：「少陵翰墨無形畫，韓幹丹青不語詩。此畫此詩今已矣，人間駑驥謾爭馳。」余以为若論詩畫，於此盡矣。每誦數過，殆欲常以爲法也。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三〇引《王直方詩話》）

陳善：文章要須于題外立意，不可以尋常格律而自窘束。東坡嘗有詩曰：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賦詩必此詩，定非知詩人。」此便是文章關紐也。（《捫蝨新話》下集卷四）

吕本中：東坡詩云：「賦詩必此詩，定非知詩人。」此或一道也。（何汶《竹莊詩話》卷一〇引《吕氏童蒙訓》）

方回：著題詩，即六義之所謂賦而有比焉，極天下之最難。石曼卿《紅梅》詩有曰：「認桃無緑葉，辨杏有青枝。」不爲東坡所取。故曰：「賦詩必此詩，定非知詩人。」然不切題，又落汙漫。（《瀛奎律髓·著題類序》）

俞弁：今人見畫不諳先觀其韻，往往以形似求之。此畫工鑒耳，非古人意趣，豈可同日語哉？歐陽文忠公詩云：「古畫畫意不畫形。」蘇東坡云：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」真

名言也。（《逸老堂詩話》卷下）

胡應麟：蘇長公詩無所解，獨二語絶得三昧。曰：「賦詩必此詩，定非知詩人。」蓋詩惟詠物不可汙漫。至於登臨、燕集、寄憶、贈送，惟以神韻爲主，使句格可傳，乃爲上乘。（《詩藪》内編卷五）

賀貽孫：作詩必句句著題，失之遠矣。子瞻所謂「賦詩必此詩，定非知詩人」。（《詩筏》）

賀裳：東坡曰：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賦詩必此詩，定非知詩人。」此言論畫，猶得失參半，論詩則深入三昧。（《載酒園詩話·詠事》）

紀昀：【起四句】識入深微，不嫌説理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趙翼：坡公生平詩俱超詣象外，此處自己説出。作詩欲詩境超脱，必從此等處證入。然實處亦不可全略也。（批沈德潛《宋金元三家詩選·蘇東坡詩選》卷下）

趙克宜：信筆拈出，自足千古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朱庭珍：詩以超妙爲貴，最忌拘滯獃板。故東坡詩云……。謂詩之妙諦，在不即不離，若遠若近，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間。……蓋興象玲瓏，意趣活潑；寄託深遠，風韻泠然。故能高踞題顛，不落蹊徑；超超玄著，耿耿元精。獨探真際于個中，遥流清音于弦外。空諸所有，妙合天籟。……詩至此境，如畫家神品、逸品，更出能品、奇品之上。凡詩皆貴此詣，不止詠物詩以此詣爲最上乘。（《筏園詩話》卷一）

其二

瘦竹如幽人，幽花如處女。低昂枝上雀〔一〕，搖蕩花間雨。雙翎決將起〔二〕，衆葉紛自舉。可憐採花蜂，清蜜寄兩股。若人富天巧〔三〕，春色入毫楮〔四〕。懸知君能詩，寄聲求妙語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低昂：或低或昂，此謂竹枝。屈原《遠遊》：「服偃蹇以低昂兮。」

〔二〕決：迅疾貌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搶榆枋，時而不至，則控於地。」

〔三〕若人：此人。指鄢陵王主簿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

〔四〕毫楮：謂筆、紙。楮，木名。即構樹。皮可制紙，故以爲紙之代稱。梁武帝《答隱居書》：「此亦非可倉卒運筆於毫楮，且保拙守中也。」

〔五〕「懸知」二句：懸知：料想。庾信《和趙王看伎》：「懸知曲不誤，無事畏周郎。」寄聲：猶言寄此詩，致意。《漢書·趙廣漢傳》：「亭長既至，廣漢與語，問事畢，謂曰：『界上亭長寄聲謝我，何以不爲致問？』」二句言由主簿之畫推知其詩必佳，故寄意相求。

集評

查慎行：【「瘦竹如幽人」二句】別有明秀之色。○【「低昂枝上雀」二句】分承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軾嘗言：「善畫者畫意不畫形，善詩者道意不道名。」語本歐陽「古畫畫意不畫形，作詩詠物無詠情」之句。若此詩言詩畫一律，又與軾他詩所云「韓生畫馬真是馬，蘇子作詩如見畫」以及「少陵翰墨無形畫，韓幹丹青不語詩」等句互相印可。然彼猶曰「此詩此畫誰當看」，又曰「此詩此畫今已矣」，歎索解人不得也。豈若此詩，直以詩畫三昧舉示來哲乎？次首言竹、言花、言雀、言蜂，又言花之枝、花之葉、花間之雨、雀之翎、蜂之蜜，合之廣大，析之精微，濃淡淺深，得意必兼得格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【起四句】生趣可掬。【末二句】忽回應前首作章法，可謂投之所向，無不如志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趙克宜：【「雙翎決將起」二句】十字清遒，宛如見畫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和張耒高麗松扇〔一〕

可憐堂堂十八公〔二〕，老死不入明光宮〔三〕。萬牛不來難自獻〔四〕，裁作團團手中

扇。屈身蒙垢君一洗，挂名君家詩集裏[五]。猶勝漢宮悲婕妤，網蟲不見乘鸞子[六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張耒：字文潛（一〇五四—一一一四），號柯山，楚州淮陰人。弱冠第進士。元祐元年授祕書省正字，累遷起居舍人。紹聖初知潤州，坐黨籍謫官。徽宗召爲太常少卿，出知潁、汝二州，坐黨籍落職。耒有雄才，尤長騷詞。誨人作文，以理爲主。詩效長慶體，晚年務平淡，而樂府得盛唐之髓。投閑困苦，口不言貧，晚節愈厲，學者稱宛丘先生。政和四年卒，年六十一。有《柯山集》等。高麗松扇：鄧椿《畫繼》卷一〇《雜説·論近》：「高麗松扇如節板狀。其土人云：非松也，乃水柳之皮，故柔膩可愛。其文酷似松柏，故謂之松扇。東坡謂高麗白松理直而疏，析以爲扇，如蜀中織櫚櫚心，蓋水柳也。」

[二] 堂堂：巨大高顯貌。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「以楚國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？」「堂堂」，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作「堂上」。十八公：言松。以其字析爲十八公也。三國張勃《吴録》：「丁固夢松樹生其腹上，人謂曰：『松字十八公也。後十八年，其爲公乎？』」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八《木部上·松》）

[三] 明光宫：漢宫名。武帝時建。一在北宫，太初四年秋建，南與長樂宫相連。一在甘泉

宮，爲武帝求僊而建。見《三輔黃圖》三《北宮》、《甘泉宮》。「明光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光明」。

［四］杜甫《古柏行》：「大厦如傾要梁棟，萬牛回首丘山重。」句用此以言松之巨。

［五］「屈身」二句：蒙垢：蒙受耻辱。一洗：全洗，盡洗。杜甫《丹青引贈曹將軍霸》：「斯須九重真龍出，一洗萬古凡馬空。」二句言堂堂之松不能爲棟爲梁，而屈身爲扇；因入張之詩，遂一洗其辱。

［六］「猶勝」二句：《文選》班婕妤《怨歌行》：「新裂齊紈素，皎潔如霜雪。裁爲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。出入君懷袖，動摇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風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絶。」「漢宮」云云本此。「網蟲」句：江淹《班婕妤詠扇》：「紈扇如團月，出自機中素。畫作秦王女，乘鸞向龜霧。」劉禹錫《團扇歌》：「秋風入庭樹，從此不相見。上有乘鸞女，蒼蒼網蟲遍。」二句以蕭史弄玉騎鶴飛升，與恩情中斷，團扇被捐，蟲網蒼蒼相對照。使事曲折盡情，別有思致。

集評

紀昀：短而不促，意境甚闊。起得奇崛，入得緊湊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〔一〕

青青一寸松，中有梁棟姿。天驥墮地走〔二〕，萬里端可期〔三〕。世無阿房宮，下建五丈旂〔四〕。又無穆天子，西征燕瑶池〔五〕。才大古難用，老死亦其宜〔六〕。丈夫恐不免，豈患莫己知。公如松與驥，少小稱偉奇〔七〕。俯仰自廊廟〔八〕，笑談無羌夷〔九〕。清朝竟不用〔一〇〕，白首仍憂時。願斬横行將，請烹乾没兒〔一一〕。言雖不見省〔一二〕，坐折姦雄窺〔一三〕。嗟我去公久，江湖生白髭〔一四〕。歸來耆舊盡〔一五〕，零落存者誰。比公嵇中散，龍性不可羈〔一六〕。疑公李北海，慷慨多雄詞〔一七〕。淒涼《五君詠》〔一八〕，沉痛《八哀詩》〔一九〕。邪正久乃明，人今屬公思〔二〇〕。九原不可作〔二一〕，千古有餘悲〔二二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李誠之：名師中（一〇一三——一〇七八），本楚丘人，徙居鄆州。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，由是知名。舉進士。累官中允，提點廣西刑獄，攝帥事，邊人化德，稱李大夫，不敢名。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，知泰州。爲政持重總大

體。乞詔司馬光、蘇軾等置左右，爲吕惠卿所排，貶和州團練使。師中常言王安石他日必亂天下，每進見，多陳君臣大節，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。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。雖屢黜，氣未嘗稍衰。元豐元年卒，年六十六。《宋史》有傳。待制：官名。宋龍圖、天章、寶文等閣皆設是官，從四品，位次直學士下。（參閱宋孫逢吉《職官分紀》卷一五《待制》）「故李誠之」，施本無「故」字。集甲、類本、七集「誠之」作「承之」。馮應榴注謂「承之」訛。孔凡禮曰：《函海》本《烏臺詩案》作「承之」。今案，蘇轍《欒城集》卷一四有《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》，作「誠之」。

〔二〕天驥：天馬。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：「初……得烏孫馬，好，名曰天馬。及得大宛汗血馬，益壯，更名烏孫曰西極，名大宛馬曰天馬云。」

〔三〕端：真也。蘇軾《水龍吟·小舟横截春江》：「料多情夢里，端來見我，也參差是。」

〔四〕「世無」二句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先作前殿阿房，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萬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旂。」「下建」，集甲、施本、七集作「可見」。查注：「下」，宋刻本作「可」。二句承松。

〔五〕「又無」二句：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穆王肆意遠游，命駕八駿之乘。「別日，升於崑崙之丘，以觀黄帝之宫，而封之以詒後世。遂賓於西王母，觴於瑶池之上。」二句承驥。

〔六〕「才大」二句：杜甫《古柏行》：「志士幽人莫怨嗟，古來材大難爲用。」「才」，集甲、施本、七集作「材」。二句雙挽松、驥。

［七］「少小」，底本校：類甲作「少子」，疑誤。偉奇：雄偉奇特。韓愈《縣齋有懷》：「少小尚奇偉，平生是悲吒。」《宋史·李師中傳》：「年十五，上封事言時政。父緯爲涇原都監，夏人十餘萬犯鎮戎，緯帥兵出戰，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留不進，諸將以衆寡不敵，不敢復出，緯坐責降。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。時吕夷簡爲相，詰問不屈。夷簡怒，以爲非布衣所宜言。對曰：『師中所言，父事也。』由是知名。」

［八］自廊廟：謂堪當朝廷大任之人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許靖傳》：「許靖夙有名譽，……雖行事舉動，未悉允當，蔣濟以爲『大較廊廟器也』。」

［九］《宋史·李師中傳》：知敷政縣（治所在今陝西延安市西南），權主管經略司文字。「夏人以歲賜緩，移邊曰：『願勿逾歲暮。』詔吏報許。師中更牒曰：『如故事。』樞密院劾爲擅改制書，師中曰：『所改者郡牒耳，非制也。』朝廷是之，薄其過。」故句云。

［一〇］清朝：清明之朝廷。《後漢書·楊震傳》：「阿母王聖，出自微賤。……外交屬託，擾亂天下，損辱清朝。」

［一一］「願斬」二句：橫行將：率意恣行之將。《史記·季布欒布列傳》：「上將軍樊噲曰：『臣願得十萬衆，橫行匈奴中。』……季布曰：『樊噲可斬也！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，困於平城。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？』」乾没兒：指僥倖射利者。《漢書·張湯傳》：「（湯）始爲小吏，乾没，與長安富賈田甲、魚翁叔之屬交私。」顔師古注：「服虔曰：『乾没，射成敗也。』如淳曰：『豫居物以待之，得利爲乾，失

利爲没。』」《宋史・李師中傳》：提點廣西刑獄。邕州蕭注、經略使蕭固、轉運使宋咸，謀啓邊釁。師中至，遂罷議。「會蠻徭申紹泰入追亡者，害巡檢宋士堯，注又張皇爲駭奏，仁宗爲之旰食。師中言無足憂，因劾注邀功生事，掊斂失衆心，卒致將率敗覆，按法當斬。於是注責泰州安置，並按固、咸，皆坐貶。」《東都事略》卷九一：師中知秦州（今甘肅天水市），時王韶欲屯兵以脇武勝軍，撫納洮河諸部。「師中言：『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，其後皆陷失，以清水爲界。大抵根本之計未實，腹心之患未除，而勤遠略、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。』韶師中罷帥事。韶又請置市易，募人耕緣邊曠土。師中奏韶指占極邊，見招置弓箭手地，置市易於古渭砦。臣恐自此秦州益多事，所得不補所失。秦州漢蕃户賣買一旦盡奪歸官，實恐細民失業，商旅不行。」故二句云。姚範曰：「『請烹乾没兒』，當爲安石之黨也。」（《援鶉堂筆記》卷四四）

〔一二〕不見省：不被識察，未受重視。《後漢書・虞詡傳》：「寧陽主簿詣闕，訴其縣令之枉，積六七歲不省。」

〔一三〕坐折：致折。窺：窺朝也。《漢書・郊祀志下》：谷永説上曰：「惟陛下距絶此類，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。」

〔一四〕「嗟我」二句：蘇軾熙寧四年（一〇七一）離朝外任，復謫黄州五年而再入朝，凡十五載，年届五十，故二句云。

〔一五〕耆舊：故老，年老之舊好。《漢書・蕭望之傳》附蕭育：「上以育耆舊名臣，乃以三

公使車，載育入殿中受策。」王文誥曰：「此句乃元祐中始作挽詞確據。故題云：故李誠之待制。合注疑編詩者皆列此詩元祐，此毋庸辯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九）

〔一六〕「比公」二句：「比公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此公」。嵇中散：名康，字叔夜，三國魏譙郡人。少孤，爲魏宗室婿，仕魏爲中散大夫。豐神俊逸，博洽多聞，崇尚老莊。工詩文，善鼓琴，精樂理。景元中遭鍾會誣陷，爲司馬昭所殺。龍性：如龍倔强難訓之性。顏延之《五君詠·詠嵇康》云：「鸞翮有時鎩，龍性誰能馴。」羈：拘繫。

〔一七〕「疑公」二句：李北海：唐李邕，字泰和，揚州江都人。李善之子。玄宗時，曾爲北海太守，世稱李北海。能文，尤長碑頌；善書，初學王羲之，時稱「書中仙手」。爲人則剛强激烈，屢忤權貴，數遭貶斥，後爲李林甫所殺。杜甫《八哀詩·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》：「憶昔李公存，詞林有根柢。聲華當健筆，灑落富清製。」

〔一八〕《宋書·顏延之傳》：顏延之領步兵，嗜酒疎誕，不能斟酌當事。「出爲永嘉太守。延之甚怨憤，乃作《五君詠》以述竹林七賢。」歎嵇康、向秀、阮籍、阮咸、劉伶之生世。

〔一九〕杜甫《八哀詩序》云：「傷時盜賊未息，興起王公、李公；歎舊懷賢，終於張相國。八公前後存歿，遂不銓次焉。」八公者，王思禮、李光弼、嚴武、李璡、李邕、蘇源明、鄭虔、張九齡也。

〔二〇〕「邪正」二句：屬公思：猶言歸心於公。《宋史·李師中傳》：「師中始仕州縣，邸

狀報包拯參知政事。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。師中曰：『包公何能爲？今鄞縣王安石者，眼多白，甚似王敦，他日亂天下，必斯人也。』後二十年，言乃信。」時王安石所行新法之不便者盡廢。故二句云。王文誥曰：「意不止此，且兼及追復之事也。詩有『江湖生白髮，歸來耆舊盡』等句爲界，句前爲熙豐，句後爲元祐。知其故，則全章詩旨出矣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九）

〔二一〕九原：山名。在今山西新絳縣北。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「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。」因晉卿大夫墓地在九原，後世因以稱墓地。沈約《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》：「誰當九原上，鬱鬱望佳城。」作：起也。此句以言人死不能復生。「作」，七集作「傳」。馮應榴注謂「傳」訛。

〔二二〕「餘悲」，繆刻七集作「餘怨」。案「怨」不協韵，當誤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比之於物，則松也，驥也；擬之於人，則嵇康也，李邕也。然而其身不見用，其言不見行，而死則其宜矣。明白道出，那得不千古餘悲？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香山門徑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〔一〕

送君應典鶡鸐裘〔二〕，憑仗千鍾洗別愁。脱帽風流餘長史，君喜草書而不工，故以此爲戲。埋輪家世本留侯〔三〕。張綱，子房七世孫也，犍爲武陽人〔四〕。墓在今彭山。君豈其後耶？子河駿馬方爭出〔五〕，麟府馬〔六〕，出子河汊。昭義疲兵得少休〔七〕。唐稱昭義步兵，蓋澤潞弓箭手〔八〕。定向秋山得佳句〔九〕，故關黄葉滿行輈〔一〇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孔常父：名武仲。見前卷二八《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，輒次其韻。余昔在館中，同舍出入，輒相聚飲酒賦詩。近歲不復講，故終篇及之，庶幾諸公稍復其舊，亦太平盛事也》注〔一〕。張天覺（一〇四三—一一一二）名商英，號無盡居士，四川新津人。張唐英弟。治平二年進士。初官通川縣（治所在今四川達縣市）主簿。因章惇薦，擢監察御史，攻擊司馬光等不遺餘力。出提刑河東。大觀中爲尚書右僕射，勸帝節華侈，息土木，抑僥倖。帝頗憚之。後爲臺臣疏擊，出知河南府。宣和三年卒，年七十九。《宋史》有傳。河東：謂河東路。轄今山西之地。

提刑：提點刑獄官之省稱。宋淳化二年（九九一）置。《宋史・職官志七・提點刑獄公事》：「（提刑）掌察所部之獄訟而平其曲直。所至審問囚徒，詳覆案牘，凡禁繫淹延而不決，盜竊逋竄而不獲，皆劾以聞及舉刺官吏之事。」

［二］鸛鶴裘：鸛鶴羽所製之裘。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：「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，居貧愁懣，以所著鸛鶴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。」

［三］「脱帽」二句：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：「張旭三杯草聖傳，脱帽露頂王公前。」旭曾任右率府長史，因稱張長史。句言天覺高情雅韵，有張旭之遺風。埋輪：東漢漢安元年，選派使節八人，巡視各地，所選多知名之士，其中張綱最年少，官職最低。七人受命出發，張綱到洛陽都亭，即停車不行，並拆下車輪埋於地裏，説：「豺狼當路，安問狐狸？」即上書彈劾獨攬朝廷大權之大將軍梁冀及其弟梁不疑，京師爲之震動。見《後漢書・張皓傳》附張綱。留侯：張良。良佐劉邦成帝業，因功封留侯。見《史記・留侯世家》。紀昀：「二句切姓，俗格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［四］「張綱子房七世孫也犍爲武陽人」，施本無「張」字，無「子房七世孫也犍爲」等字。

［五］子河駿馬：子河汊所産良馬。子河，汊名。在今内蒙古自治區伊金霍洛旗。《宋史・折御卿傳》：「契丹衆萬人入寇，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汊。」宋章如愚《羣書考索後集》卷四四《兵門・馬政類》：「凡馬之所出，以府州（治所在今山西保德市）爲最，蓋生於黄河之中子河汊（原作汶，當爲汊之訛）者爲善種，出環慶者次之。」

［六］麟府：宋麟州。隸河東路，治今陝西神木縣。

［七］昭義：謂宋昭德軍，治今山西長治市。《元豐九域志》卷四《河東路》：「唐昭義軍節度，皇朝太平興國元年改昭德軍，治上黨縣。」其地近西夏，元豐末屢起戰端。「得少休」，集甲作「亦少休」。

［八］「唐稱昭義步兵，蓋澤潞弓箭手」，施本無「東坡云」三字。

［九］「佳句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嘉句」。

［一〇］故關：古關名。在今山西平定縣東，與河北省井陘縣接界。輢：車轅。此謂車。屈原《九歌·東君》：「駕龍輢兮乘雷，載雲旗兮委蛇。」「輢」，類丙作「舟」。查注：諸本作「舟」者訛。

附録

孔常父《送張天覺使河東》：張郎肥馬衣輕裘，俊氣軒軒不解愁。曾立玉墀聯近侍，新持金節領諸侯。屠龍伎倆終須用，探虎功名未肯休。去矣范滂聊緩轡，太行雲路戒摧舟。（《清江三孔集》卷一〇）

送張天覺得山字［一］

西登太行嶺［二］，北望清涼山［三］。晴空浮五髻，晻靄卿雲間［四］。餘光入巖

石[五]，神草出茅菅[六]。何人相指似，稍稍落人寰。能令墮指兒，虬髯茁冰顏[七]。祝君如此草，爲民已痾瘵[八]。我亦老且病[九]，眼花腰脚頑[一〇]。念當勤致此，莫作河東慳[一一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張天覺：名商英。見前詩注[一]。「送張天覺得山字」，馮應榴注：一本無「張」字。

[二] 太行嶺：太行山。綿延山西、河北、河南三省界之大山脉。又名五行山、王母山、女媧山。（參閱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四六《河南》一《太行》）

[三] 清涼山：山西五臺山之别名。《華嚴經疏》：「清涼山者，即五代雁門郡五臺山也。以歲積堅冰，夏仍飛雪，曾無炎暑，故曰清涼。」

[四] 「晴空」二句：五髻：言五臺山五巒巍然。《清涼山志》卷二：「觀國師云：『表我大聖，五智已圓，五眼已淨。總五部之真祕，洞五陰之性源。故首戴五佛之冠，頂分五方之髻。運五乘之要，清五濁之災矣。』」　晻靄：蔭蔽貌。徐陵《與李那書》：「山澤晻靄，松竹參差。」　卿雲：慶雲、景雲。古人以爲祥瑞。《竹書紀年上·帝舜有虞氏》：「十四年，卿雲見，命禹代虞事。」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若龜非龜，若雲非雲，鬱鬱紛紛，蕭索輪囷，是謂卿雲。」

［五］清涼山乃文殊菩薩所居，常現佛光。贊寧《宋高僧傳·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》：「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，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睹白光數四，次有異雲靉靆。雲開，見五色通身光，光内有圓光紅色，文殊乘青毛師子。衆皆明見，乃霏微下雪，及五色圓光偏於山谷。」

［六］茅菅：謂仙茅，一名長松。可入药。《本草綱目》卷一二上《山草類·長松》：「其葉如松，服之長年。功如松脂及仙茆，故有二名。」李時珍曰：「長松生古松下，根色如薺苨，長三五寸。味甘，微苦，類人參，清香可愛。……今並、代間，土人多以長松雜甘草、山藥爲湯煎，甚佳。……《醫通》云：『長松産太行西北諸山根，似獨活而香。』」

［七］「何人」四句：指似：指與。似，與、給。「墮指兒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墜指兒」。虬髯：卷曲如虬之髯鬚。唐張詵《右羽林大將軍王氏神道碑》：「小頭鋭上，猿臂虬髯。」茁：茁生。冰顔：言面如冰之清瑩。釋惠祥《古清涼傳下》：釋普明游清涼山，鑿龕修業。「忽風雪飄駛，俄深數尺，凝寒猛烈，特異於常。日暮有一婦人，儀容婉嚴，告明曰：『寒苦之甚，請寄龕中。』明遂憫而許之。彼衣殊薄，又無茵蓐，更深雪厚，呻吟轉多，告明求寄牀上。明初不許。比至三更，其聲遂絶。明以手撫之，上下通冷，纔有氣息。恐其至殞，引使登牀。明解衣盖及手足，襯以暖之，廣其全濟。夜既深久，明忽忽爲睡，纔少而覺。女乃通身温適，細滑非常。明遂欲火内起，

便生惡念。方欲摩孜，彼已下牀。以手搭之，倏焉而失。明於是遍身洪爛，百冗膿流，眉毛鬚髮（施注引此作毛髮指爪）一時俱墮，而疼痛辛苦徹骨貫心，臭穢狼藉，蛆虫滿室。明既穫斯苦，慨責無限。……經二月餘，忽聞空中有聲曰：『汝無禪行，不可度脱。賜汝長松服之，當爲俗僊矣。』明承斯告，雖慶所聞，但未識長松，彌加懇惻。後經七日，空又告曰：『長松在汝庵前。』並陳色貌採餌之法。明依言取服，經三日，身瘡即愈，毛髮並生，姿顔日異。」

［八］「祝君」二句：已：去除。痾瘵：病也。《尚書·康誥》：「嗚呼！小子封，痾瘵乃身，敬哉。」「痾瘵」，集甲、施本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痾癢」。案，《字彙》：「癢」，同「瘵」。二句寄語天覺出民貧病。黄庭堅《送天覺得登字》亦云：「持節上三晉，典刑寄哀矜。」

［九］「老且病」，類丙作「老日病」。疑誤。

［一〇］頑：頑鈍，不靈便。

［一一］河東慳：王十朋集注引師民瞻曰：「河東，古晉地，其俗儉嗇。」末二句戲謂天覺勿吝賜長松。

集評

紀昀：善於生情，然究是無聊應付。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贈李道士〔一〕并敍

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固〔二〕，景祐中良吏也〔三〕。守漢州〔四〕。有道士尹可元〔五〕，精練善畫，以遺火得罪，當死。君緩其獄，會赦，獲免。時可元年八十一〔六〕，自誓且死，必爲李氏子以報。可元既死二十餘年，而君子世昌之婦，夢可元入其室，生子曰得柔〔七〕，小名蜀孫。幼而善畫。既長，讀《莊》、《老》，喜之，遂爲道士，賜號妙應。事母以孝謹聞。其寫真〔八〕，蓋妙絶一時云。

世人祇數曹將軍〔九〕，誰知虎頭非癡人〔一〇〕。腰間大羽何足道，頰上三毛自有神〔一一〕。平生狎侮諸公子〔一二〕，戲著幼輿巖石裏〔一三〕。故教世世作黄冠〔一四〕，布襪青鞋弄雲水〔一五〕。千年鼻祖守關門，一念還爲李耳孫〔一六〕。香火舊緣何日盡，丹青餘習至今存〔一七〕。五十之年初過二，衰顔記我今如此〔一八〕。他時要指集賢人，知是香山老居士〔一九〕。樂天爲翰林學士，奉詔寫真集賢院〔二〇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詩因李爲寫真而贈。李道士：名得柔，字勝之。河東（今山西永濟縣）人，徙居洛。宗固孫。幼喜讀《老》、《莊》，工詩文。宣和時爲紫虚大夫，凝神殿校籍，賜號妙應。工畫神仙故實，寫真妙絶一時。所設朱鉛，多以土石爲之，爲世俗所不能。題下「并敍」，施本作「并引」。

［二］駕部員外郎：隋置，唐宋因之。《宋史·職官志三·兵部》：「駕部員外郎掌輿輦、車馬、驛置、廐牧之事。」「李君宗固」，查注本作「李宗君固」。

［三］景祐：宋仁宗年號（一〇三四—一〇三七）。

［四］漢州：治所在今四川廣漢縣。

［五］尹可元：未詳。

［六］「年八十一」，底本校：類本、查注本無「年」字。

［七］「得柔」，馮應榴注：「補施注本（即清施本）引《紀年録》作『得素』，未知孰是。」

［八］寫真：摹寫人物肖象。顔之推《顔氏家訓·雜藝》：「武烈太子偏能寫真，坐上賓客，隨宜點染，即成數人，以問童孺，皆知姓名矣。」

［九］曹將軍：唐曹霸。三國魏曹髦之後。善畫馬。天寶末，常奉詔畫御馬及功臣像。官至左武衛大將軍，因稱曹將軍。

［一〇］唐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五載：晉顧愷之，字長康，小字虎頭。俗傳虎頭三絶：才絶、畫絶、癡絶。故句云。

［一一］「腰間」二句：杜甫《丹青引贈曹將軍霸》：「淩煙功臣少顏色，將軍下筆開生面。良相頭上進賢冠，猛將腰間大羽箭。」《世説新語·巧藝》：「顧長康畫裴叔則，頰上益三毛。人問其故。顧曰：『裴楷儁朗有識具，正此是其識具。』看畫者尋之，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，殊勝未安時。」二句承前二句。

［一二］狎侮：輕慢褻玩。《尚書·旅獒》：「盛德不狎侮。」《晉書·顧愷之傳》：「愷之好諧謔，人多愛狎之。」「猶信小術，以爲求之必得。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：『此蟬所翳葉也，取以自蔽，人不見已。』愷之喜，引葉自蔽。玄就溺焉，愷之信其不見己也，甚以珍之。」檀道鸞《續晉陽秋》：「愷之矜伐過實，諸年少因相稱譽，以爲戲弄。爲散騎常侍，與謝瞻連省。夜於月下長詠，自云得先賢之風致，瞻每遙贊之。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。瞻將眠，語捶脚人代，愷之不覺有異，遂幾申旦而後止。」故句云。

［一三］《世説新語·巧藝》：「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。人問其所以。顧曰：『此子宜置丘壑中。』」

［一四］黄冠：道士冠。因以稱道士。唐李淳風父播，初仕隋，官高唐尉。後棄官爲道士，自號黄冠子。韓愈《送張道士》：「詣闕三上書，臣非黄冠師。」得柔前世即爲道士，故句云。

［一五］布襪青鞋：山野之人所著裝。杜甫《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》：「吾獨何爲在泥滓，青鞋布襪從此始。」弄雲水：游戲雲水間。

［一六］「千年」二句：鼻祖：始祖，初祖。一念：一想，一動念。李耳：即老子。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：「老子者，……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史也。」「見周之衰，迺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『子將隱矣，彊爲我著書。』」得柔前生姓尹，此生姓李，皆爲道士，故二句云。

［一七］「香火」二句：香火舊緣：佛家稱彼此契合爲香火緣。謂前生已結緣，故今生得如此。此言得柔世爲道士，皆前世因緣。《北齊書·陸法和傳》：法和曰：法和是求佛之人，豈窺王位？「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，見主上應有報至，故救援耳。」

丹青：言繪畫。《晉書·顧愷之傳》：「尤善丹青，圖寫特妙。」得柔前生善畫，此生寫真復妙絶一時，故謂「餘習」云。

［一八］蘇軾生於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，至作詩日，五十二虚歲。故句云。

［一九］「他時」二句：白居易《香山居士寫真詩》：「昔作少學士，圖形入集賢。今爲老居士，寫貌寄香山。」二句本此。坡時爲翰林學士，故以爲喻。

［二〇］白居易《香山居士寫真詩序》：「元和五年，予爲左拾遺、翰林學士，奉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。」此條注文，施注本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

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〔一〕

玉堂給札氣如雲，初喜湘纍復佩銀〔二〕。樊口淒涼已陳迹〔三〕，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，來詩中及之。班心突兀見長身〔四〕。臺吏謂御史立處爲班心〔五〕。江湖前日真成夢，鄂杜他年恐卜鄰〔六〕。此去若容陪坐嘯，故應客主盡詩人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張舜民：字芸叟，自號浮休居士，又號矴齋，邠州人。治平二年進士。爲襄樂（治今甘肅寧縣東北）令。元祐初，以司馬光薦，召爲監察御史，尋出倅虢州，累擢吏部侍郎。崇寧初，坐元祐黨，商州安置。舜民慷慨喜論事，嗜畫，題評精當，爲文豪邁有理致，尤長於詩。有《畫墁録》及《畫墁集》八卷，補遺一卷。御史：官名，正八品。掌分察百僚、巡按郡縣、糾視刑獄、整肅朝儀諸事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四：「元祐二年正月乙亥，承議郎祕閣校理張舜民爲監察御史。」倅：宋州郡長官之副貳。舜民元祐二年六月任虢州通判，故云。虢州：治今河南靈寶縣。

〔二〕「玉堂」二句：玉堂：謂學士院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七：「學士院正廳曰『玉

堂』。蓋道家之名。……太宗時，蘇易簡爲學士，上嘗語曰：『玉堂之設，但虛傳其名。』乃以紅羅飛白『玉堂之署』四字賜之。」給札：猶言給筆札，爲皇帝寫詔誥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相如曰：『請爲天子游獵之賦。』上令尚書給筆札。」相如乃作《上林賦》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三：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寅，「奉議郎張舜民，奉議郎禮部編修貢籍趙叡並爲祕閣校理，……並爲學士院召試充選也。」「初喜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初起」。底本據集甲、施本改。湘纍：謂屈原。此指一度被貶之張舜民。揚雄《反離騷》：「因江潭而泝記兮，欽弔楚之湘纍。」注引李奇曰：「諸不以罪死曰纍。……屈原赴湘死，故曰湘纍也。」《宋史·張舜民傳》：「元豐中，朝廷討西夏，陳留縣五路出兵，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。王師無功，舜民在靈武詩有『白骨似沙沙似雪』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之句，坐謫監邕州鹽米倉。又追赴鄜延詔獄，改監郴州（治今湖南郴縣）酒稅。」蘇軾以非其罪，故以屈原喻。佩銀：近臣之飾。銀，銀製魚袋。宋岳珂《愧郯録》卷四：「内出魚袋以賜近臣。自是，内外陛朝文武皆帶。凡服紫者飾以金，服緋者飾以銀。」

［三］樊口：地名。在今湖北鄂城縣西北。位於樊山脚下，爲樊港入長江之口。《水經注》卷三五《江水》三：「江水右得樊口。」

［四］突兀：高貌。曹毗《涉江賦》：「狂颸蕭瑟以洞駭，洪濤突兀而横峙。」

［五］「臺吏」，王文誥本作「羣吏」。底本據諸本改。

［六］鄠杜：謂鄠縣（治今西安市西南户縣）、杜陵（在今西安市東南）。《漢書·地理志下》：「故秦地……有鄠杜竹林。」卜鄰：擇鄰。《左傳·昭公三年》：「且彦曰：『非宅是卜，惟鄰是卜。』二三子先卜鄰矣。」舜民鄉里邠州（治今陝西彬縣）近長安，故蘇軾有卜鄰鄠、杜之願。

［七］「此去」二句：坐嘯：閑坐吟嘯。後漢成瑨任南陽太守，用岑晊（公孝）爲功曹，公事一任公孝辦理。民間傳言：「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瑨但坐嘯。」「客主」，施本作「主客」。時王伯敭守虢州，故二句云。

次韻王定國倅揚州［一］

此身江海寄天遊［二］，一落紅塵不易收［三］。未許相如還蜀道，空教何遜在揚州［四］。又驚白酒催黄菊，尚喜朱顔映黑頭。火急著書千古事，虞卿應未厭窮愁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王鞏倅揚史無明載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二：元祐元年十一月，「宗正寺丞王鞏以人言罷黜爲河南府通判。」倅揚當在此後，故今仍王文誥編次之舊。王定國：名鞏。見前卷一五《送顔復兼寄王鞏》注［一］。

倅：州郡長官之副貳。倅揚州，即爲揚州通判。集甲、施本作「揚州倅」。

〔二〕天遊：心靈與自然共遊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心有天游。……心無天游，則六鑿相攘。」

〔三〕紅塵：佛道家謂人世爲紅塵。徐陵《洛陽道二首》其一：「緑柳三春暗，紅塵百戲多。」

〔四〕「未許」二句：相如還蜀：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乃拜相如爲中郎將，建節往使。……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蜀人以爲寵。」此句，言己未能遂歸鄉之願。何遜在揚州：《梁書·何遜傳》：「天監中，起家奉朝請，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，兼記室。王愛文學之士，日與游宴。及遷江州，遜猶掌書記。」又，《南平王傳》：始封南平元襄王。天監元年封建安王。「六年，遷使持節，都督揚、南徐二州諸軍事，右軍將軍，揚州刺史。」建安王都督揚州時，何遜正爲作記室。此以何遜比王鞏。

〔五〕《史記·平原君虞卿列傳》：「不得意，乃著書。上採春秋，下觀近世，曰《節義》、《稱號》、《揣摩》、《政謀》凡八篇，以刺譏國家得失。世傳之曰《虞氏春秋》。」末二句激勵王鞏潛心著述。

集評

紀昀：三、四言因己未去而累王，憤語却不甚露。○中四句虚字平頭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九）

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三館曝書防蠹毀〔二〕，得見《來禽》與《青李》〔三〕。秋蛇春蚓久相雜〔四〕，野鶩家雞定誰美〔五〕。玉函金籥天上來〔六〕，紫衣勅使親臨啓〔七〕。紛綸過眼未易識〔八〕，磊落挂壁空雲委〔九〕。歸來妙意獨追求，坐想蓬山二十秋〔一〇〕。怪君何處得此本，上有桓玄寒具油〔一一〕。巧偷豪奪古來有，一笑誰似癡虎頭〔一二〕。君不見長安永寧里，王家破垣誰復修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米黻：字元章，自號無礙居士，又號海嶽外史，襄陽人。世稱米襄陽。以母侍宣仁后舊邸恩補浴光（治今廣東英德市西北）尉。歷知雍丘縣、漣水軍，以太常博士出知無爲軍。復召爲書畫學博士，擢禮部員外郎。以言事罷知淮陽軍。黻爲文奇險，特妙於翰墨，沉着飛翥，得王獻之筆意。善畫山水人物，

精於鑒裁，遇古物書畫，竭力求取，必得乃已。多蓄奇石。有潔癖，性不能與世俯仰。

二王：謂晉書法家王羲之、獻之父子。張彥遠《法書要録》卷二梁虞龢《論書表》：「洎乎漢魏，鍾（繇）、張（芝）擅美，晉末二王稱英。」　跋尾：題文於書卷之末。

〔二〕三館曝書：宋敏求《春明退朝録》：「唐兩京皆有三館，而各爲之所，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。本朝三館（集賢、昭文、史館）合爲一，並在崇文院中。」《宋史·職官志四·秘書省》：「秘書郎二人，掌集賢院、史館、昭文館祕閣圖籍。……歲於仲夏曝書，則給酒食費。尚書、學士、侍郎、待制、兩省諫官、御史並赴。」

〔三〕《來禽》《青李》：王羲之所書法帖名。以篇首有「青李來禽」，故名。見張彥遠《法書要録》卷一〇《右軍書記》。

〔四〕春蚓秋蛇：言書法拙劣。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制曰：「子雲近出，擅名江表，然僅得成書，無丈夫之氣。行行若縈春蚓，字字如綰秋蛇。」

〔五〕野鶩家雞：言書風之異。晉庾翼之書，初與王羲之齊名。後羲之書大行，其兒輩皆學羲之，翼致友人書云：「小兒輩厭家雞，愛野雉。」（參閱何法盛《晉中興書》卷七《潁川庾録》）

〔六〕玉函：玉製書函。王嘉《拾遺記》卷三《周靈王》：「浮提之國，獻神通善書二人，……佐老子撰《道德經》，垂十萬言，寫以玉牒，編以金繩，貯以玉函。」　金籥：金製鎖鑰。籥，通鑰。《尚書·金縢》：「啓籥見書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籥，開藏之管也。」

「天上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上天」。

［七］紫衣勅使：皇帝之使者。《晉書・何無忌傳》：「無忌僞著傳詔服，稱勅使，城中無敢動者。」紫衣，貴官所服。唐五品以上服紫。

［八］紛綸：浩博也。《後漢書・井丹傳》：「（丹）通五經，善談論。故京師爲之語曰：『五經紛綸井大春。』」

［九］雲委：雲積。言其多也。《宋書・謝靈運傳》：「綴響聯辭，波屬雲委。」

［一〇］蓬山：即蓬萊山。東漢以稱洛陽藏書、校書及修史之東觀。《後漢書・竇章傳》：「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、道家蓬萊山。」此指宋崇文院。　二十秋：蘇軾治平二年（一〇六五）除直史館，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還朝，正二十年。

［一一］寒具：冷食名。即今之饊子。亦名餲、膏環。王十朋集注引《續晉陽秋》：「桓玄公好蓄法書名畫，客至，常出而觀。客食寒具，油污其畫，後遂不設寒具。」（今《續晉陽秋》無此條）

［一二］「巧偷」二句：《晉書・顧愷之傳》：「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，寄桓玄，皆其深所珍惜者。玄乃發其廚後，竊取畫，而緘閉如舊以還之，紿云未開。愷之見封題如初，但失其畫，直云妙畫通靈，變化而去，亦猶人之登仙。了無怪色。」「誰似」，馮應榴注本、王文誥注本作「何似」。底本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、查注本改。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一四：「米元章書畫奇絶，從人借古本自臨搨，臨竟，併與臨本、真本還其

家，令自擇其一，而其家不能辨也。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。蘇軾屢有詩譏之。」

〔一三〕「君不」二句：《新唐書·王涯傳》：李訓敗，涯就誅。涯居永寧里（《舊唐書》作永昌里），「家書多與秘府侔。前世名書畫，嘗以厚貨鈎致，或私以官。鑿垣納之，重複祕固，若不可窺者。至是，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，而棄其書畫於道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意注本題，先盤遠勢，東坡慣用此法。○入得飄瞥，得勢處却在「歸來」二句，過接無迹。○【「巧偷豪奪古來有」二句】此非敗德，故不妨於直諷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翁方綱：小小部位中，備極轉調之妙。換韻之中，略以平調句子使之伸縮舒和，亦猶乎末句之有可放平者也。尤以平韻與仄韻相參錯，乃見其勢，却須以三平正調攙。（《石洲詩話》卷三）

曾國藩：前六句敍曾在三館見二王真跡，後八句羨米得此本。（《曾文正公全集·讀書録》卷九《東坡文集》）

趙克宜：切王書敍起，却從大處襯入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其二

元章作書日千紙，平生自苦誰與美〔一〕。畫地爲餅未必似〔二〕，要令癡兒出饞水。錦

囊玉軸來無趾，粲然奪真疑聖智〔三〕。忍飢看書淚如洗，至今魯公餘《乞米》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誰與美：謂誰與比美之意。

〔二〕畫地爲餅：《三國志·魏書·盧毓傳》：時舉中書郎，詔曰：「選舉莫取有名，名如畫地作餅，不可啖也。」葛立方曰：「如此等句，似非知元章書者。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。所謂『嶺海八年，念吾元章邁往淩雲之氣，清雄絶俗之文，超邁入神之字，何時見之，以洗瘴毒。』又云：『恨二十年相從，知元章不盡。』所謂『畫地爲餅未必似』者，其知元章不盡者歟？」（《韻語陽秋》卷一四）

〔三〕「錦囊」二句：錦囊玉軸：錦製書囊，玉製卷軸。此指珍奇書畫。歐陽修《沈直講詩》：「奇書古畫不論錢，盛以錦囊裝玉軸。」來無趾：猶言無足自來。趾，脚也。奪真：亂真。奪，亂也。《尚書·舜典》：「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。」疑聖智：與聖人、智者一般。（參見本卷《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》其一注〔四〕）二句同上首「巧偷」二句之旨。

〔四〕《乞米》：唐顔真卿所寫借米信，人稱爲《乞米帖》。即《顔魯公文集》卷一一《與李太保帖》。

集評

劉辰翁：米顛敝詩更不可讀，坡和大難。第牽於其韻，險澀無復暢敍。若「油」字又得顛力。（《蘇東坡詩集》）

紀昀：直似山谷，非東坡本色。○「要令」句太俚。「粲然」句又太做作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九）

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詩老囊空一不留〔二〕，百番曾作百金收〔三〕。永叔以澄心百幅遺聖俞，聖俞有詩〔四〕。知君也厭雕肝腎，分我江南數斛愁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宋肇：字懋宗。歷官巫山令。元祐八年以朝奉郎

充夔州路轉運判官。　澄心紙：　李煜所造。光潔細潤，宋人珍之。《王直方詩話》：「澄心堂紙，乃江南李後主所製。國初亦不甚以爲貴，自劉貢甫首爲題之，又邀諸公賦之，然後世以爲貴重。」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三〇引）

［二］詩老：　謂梅聖俞。（參見注［四］）

［三］百番：　百張。古以整紙一張爲一番。晉王嘉《拾遺記》卷九：　張華造《博物志》四百卷，奏於武帝。帝於御前賜「側理紙萬番」。　「百」，馮應榴注：　一作「一」

［四］梅聖俞《永叔寄澄心堂紙二幅》：「江南李氏有國日，百金不許市一枚。」又《答宋學士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》：「五六年前吾永叔，贈余兩軸令寶之。」據此，永叔贈聖俞紙二幅。寄百幅者，宋次道也。蘇軾自注偶合兩事爲一事耳。　「永叔以澄心百幅」云云，施本、類丙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施注云：「歐陽永叔以澄心堂紙百幅遺聖俞，聖俞有詩云：　焙乾堅滑如鋪玉，一幅百金曾不疑。」

［五］「知君」二句：「也厭」，底本校：　類本作「也要」。案，當作「厭」。　雕肝腎：　言筆耕之艱勤。韓愈《贈崔立之評事》：「勸君韜養待徵招，不用雕琢愁肝腎。」　數斛愁：　言愁之多。斛，量器名，古以十斗爲一斛。澄心紙爲李後主所造，故謂江南云。二句言肇或已倦於作詩，故遺我以載愁之具，分我數斛之愁。

其　二

君家家學陋相如［一］，宜與諸儒論石渠［二］。古紙無多更分我［三］，自應給札奏新

書[四]。

校注

[一]「君家」句：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宋肇，蓋子京（案，宋祁）家。子京好險澀之語。」　相如：指漢文學家司馬長卿。其賦鋪張揚厲，文辭華美。故句云。

[二]石渠：西漢閣名。《三輔黄圖》：「未央宫有石渠閣，蕭何所造。其下礲石爲渠以導，若今御溝，因爲閣名。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。又，成帝於此藏祕書焉。」《漢書·施讎傳》：「詔拜讎爲博士。甘露（宣帝年號）中，與《五經》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。」

[三]「更分我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日分我」，類丁作「且分我」。

[四]給札：給紙筆。見本卷《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》注[二]。　奏：上，呈進。《尚書·舜典》：「敷奏以言。」

郭熙秋山平遠二首[一]

其一

目盡孤鴻落照邊，遥知風雨不同川[二]。此間有句無人識，送與襄陽孟浩然[三]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郭熙，宋著名畫家。見前卷二八《郭熙畫秋山平遠》注［一］。郭熙秋山平遠二首：底本校：西樓帖有此二詩，詩後書：「書郭熙秋山平遠二首。」其引云：「此紙頗有楊風子也。」陸游《渭南文集》卷二八《跋東坡帖》，有「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」之語。「郭熙山水詩」，當即此二詩。

［二］「目盡」二句：落照：落日之光。蕭綱《和徐録事見内人作卧具》：「密房寒日晚，落照度窗邊。」川：平野：崔顥《黄鶴樓》：「晴川歷歷漢陽樹。」二句言郭熙筆意恣肆，一幅之中或風或雨，亦陰亦晴，極盡其變。

［三］「此間」二句：此間有句：言畫中有詩也。「無人識」，集甲、施本、七集、西樓帖作「無人見」。孟浩然：唐著名山水詩人。二句言畫中詩意，非孟浩然不能道。

集評

紀昀：題畫習徑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其二

木落騷人已怨秋，不堪平遠發詩愁［一］。要看萬壑爭流處，他日終煩顧虎頭［二］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木落」二句：木落：樹葉凋落。左思《蜀都賦》：「晨鳧旦至，候雁銜蘆。木落南翔，冰泮北徂。」　騷人：詩人。李白《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》：「昨夜秋聲閒閤來，洞庭木落騷人哀。」　不堪：受不了。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：「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。」二句言熙所畫秋山藝術效果之强烈。

〔二〕「要看」二句：《世説新語·言語》：「顧長康從會稽還，人問山川之美，顧云：『千巖競秀，萬壑爭流，草木蒙龍其上，若雲蒸霞蔚。』」　顧虎頭：東晉著名畫家顧長康小字虎頭。此借指郭熙。二句言欲看奇拔秀韻之山川，還待郭熙揮毫。黄庭堅《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》：「畫取江南好風日，慰此將老鏡中髮。但熙肯畫寬作程，十日五日一水石。」可與此二句相發明。

送歐陽辯監澶州酒〔一〕

汗血駕鼓車，何從致千里〔二〕？紛紛糟麴間，欲試賢公子〔三〕。君家江南英〔四〕，濯足滄浪水〔五〕。却渡舊黄河〔六〕，漲沙埋馬耳。由來付造物〔七〕，倚伏何窮已〔八〕。當念楚子文，三仕無愠喜〔九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八月作於汴京。　歐陽辯：字季默，廬陵（治今江西吉水縣）人。歐陽修季子。　澶州：治所在今河南濮陽市。

［二］「汗血」二句：汗血，駿馬之一種。號一日千里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太初四年，「貳師將軍（李）廣利斬大宛王首，獲汗血馬來，作西極天馬之歌。」　駕鼓車：鼓車任輕，以汗血馬來駕，因以喻大才小用。《後漢書·循吏傳序》：「建武十三年，異國有獻名馬者，日行千里。……詔以馬駕鼓車。」杜牧《驊騮駿》：「遭遇不遭遇，鹽車與鼓車。」致：達到。二句言歐陽辯監酒稅，如千里馬駕鼓車，無以展其捷足。

［三］「紛紛」二句：糟粰：酒母。此指酒。蘇軾《次韻子由種杉竹》：「糟粰有神熏不醉，雪霜誇健巧相沾。」　賢公子：指歐陽辯。歐陽辯監酒稅，故二句云。

［四］江南英：歐陽修乃一代文宗，家廬陵。故云。

［五］《楚辭·漁父》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」

［六］「却渡」，集甲、施本、類丙作「揭渡」。　舊黃河：黃河下游易淤易決，河道多有徙易。惟東漢至宋初，河道較穩定。即《水經註》、《元和郡縣志》所載大河。其道自濮陽（今河南濮陽市）南，東北流經山東聊城、禹縣、濱縣入海。慶曆八年（一〇四八）河決商胡埽（今河南濮陽市東北），改道自濮陽東北，經河北大名、南宮、獻縣、青縣，至天津由海河入海。經

濮陽南之故道堙廢，即詩云「舊黄河」。（參閱《宋史·河渠志一·黄河上》、清胡謂《禹貢錐指》卷一三下《附論歷代徙流》）歐陽辯自汴京至澶州，得横越黄河故道，故句云。

［七］造物：指造物者，即自然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偉哉夫造物者，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」

［八］倚伏：言窮通禍福彼此依存，相互影響，互爲轉化。《老子》第五十八章：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」

［九］《論語·公治長》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」末二句予歐陽辯以慰藉。

九月十五日，邇英講《論語》，終篇，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。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。臣軾得《紫薇花》絶句，其詞云：「絲綸閣下文書靜，鐘鼓樓中刻漏長。獨坐黄昏誰是伴，紫薇花對紫微郎。」翼日，各以表謝，又進詩一篇。臣軾詩云〔一〕

繡裳畫衮雲垂地〔二〕，不作成王剪桐戲〔三〕。日高黄纊下西清〔四〕，風動槐龍舞交翠。

邇英閣前有雙槐，樛枝屬地〔五〕，如龍形。壁中蠹簡今千年，漆書科斗光射天〔六〕。諸儒不復

憂吻燥，東宮賜酒如流泉[七]。酒酣復拜千金賜，一紙驚鸞回鳳字[八]。蒼顏白髮便生光，袖有驪珠三十四[九]。臣所賜詩並題目及臣姓名，凡三十四字。歸來車馬已喧闐[一〇]，爭看銀鉤墨色鮮[一一]。人間一日傳萬口，喜見雲章第一篇[一二]。上前此未嘗以御書賜羣臣。玉堂畫掩文書靜，鈴索不搖鐘漏永[一三]。莫言弄筆數行書，須信時平由主聖[一四]。犬羊散盡沙漠空，捷烽夜到甘泉宮。似聞指揮築上郡，已覺談笑無西戎[一五]。時熙河新獲鬼章[一六]。是日，涇原復奏，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[一七]。文思天子師文母[一八]，終閉玉關辭馬武[一九]。小臣願對紫薇花，試草尺書招贊普[二〇]。謹案，唐制：翰林學士帶知制誥，許綴中書舍人班。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，故得以紫薇爲故事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九月十六日作於汴京。邇英：閣名。宋侍臣講讀之所。查注引《汴京宮室考》：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，蓋侍臣讀講之所也。《宋史·仁宗紀》：「（景祐）二年春正月癸丑置邇英、延義二閣，寫《尚書·無逸》篇於屏。」講讀史官：《宋史·職官志二》：「崇政殿説書，掌進讀書史，講釋經義，備顧問應對。學士侍從有學術者爲侍講、侍讀，其秩卑資淺而可備講説者則爲説書。」東宮：太子所居之宮。中使：皇帝宮中差出之使。多由宦官充任。御書詩：皇帝所書詩。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卷一：「故事，經筵徹章，宸翰賜講讀官詩，率取前人絶句。淳祐丙午，講《禮記》畢，賜宴祕書

省，御製七言唐律。……徹章賜御製詩自今上始。」《紫薇花》：白居易詩。「薇」，王文誥注作「微」。底本據集甲改。「紫微郎」之「微」集甲仍作「微」。施本「紫微花」、「紫微郎」，皆作「薇」。案，於省、郎之稱，「微」、「薇」可通用；於花之稱則作「薇」。絲綸閣：謂中書省。時白居易除主客郎中，知制誥，居西省。絲綸，謂皇帝詔書。《禮記·緇衣》：「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王言初出微細如絲，及其出行於外，言更漸大如綸。」紫薇花：亦名百日紅。落葉喬木，葉橢圓，全緑。夏季開花，瓣六出，呈淡紅色、紫色或白色。唐改中書省爲紫微省，於省中多種此花。紫微郎：唐中書郎別稱。玄宗開元元年，改中書省爲紫微省，取紫微垣爲義。中書省屬官遂冠以紫微二字。「翼日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本作「翌日」。「各以表謝」，施本無「各」字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五：元祐二年九月甲子，「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於東宮，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。以講《論語》終篇故也。乙丑，吕公著以下謝賜宴及御書。」即詩題云。

〔二〕晝衮：即衮衣。天子上公皆有之。《詩·豳風·九罭》：「衮衣繡裳。」毛傳：「衮衣，卷龍衣也。」陳奂《傳疏》：「衮與卷古同聲。卷者曲也，象龍曲形曰卷龍，畫龍作服曰龍卷，加衮之服曰衮衣。」雲垂地：言衮服長曳貌。雲乃衮服上所繪。繪龍必雲隨之。此言雲者，借代也。

〔三〕《史記·晉世家》：「成王與叔虞戲，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，曰：『以此封若。』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。成王曰：『吾與之戲耳。』史佚曰：『天子無戲言。言則史書之，禮成之，樂

歌之。』於是遂封叔虞於唐。」

［四］黃繖，即黃蓋，天子所用。繖，傘本字。《晉書・王雅傳》：「將拜（少傅），遇雨，請以繖入。」　西清：西堂清靜之處。《文選》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「青龍蚴蟉於東箱，象輿婉僤於西清。」李善注：「西清者，西箱清靜之處也。」此言宮内游宴處。宋徐鉉《茱萸》：「長和菊花酒，高宴奉西清。」

［五］「樛枝」，類丙作「樛然」。樛：樹木向下彎曲。

［六］「壁中」二句：《漢書・魯恭王傳》：「恭王初好治宮室，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，……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。」　漆書科斗：《晉書・束晳傳》：「太康二年，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（或言安釐王冢），得竹書數十車。……漆書皆科斗字。」二句言邇英閣多秘籍奇書。

［七］「諸儒」二句：吻燥：猶言脣乾。陸機《文賦》：「始躑躅於燥吻，終流離於濡翰。」軾詩卷三二《次韻袁公濟謝芎椒》：「燥吻時時著酒濡。」　漢東方朔《神異經》：「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，酒泉注焉。」杜甫《城西陂泛舟》：「不有小舟能蕩槳，百壺那送酒如泉。」

［八］驚鸞：索靖《草書狀》：「蓋草書之爲狀也，婉若銀鈎，飄若驚鸞。」　回鳳：猶言舞鳳、翔鳳。回，環繞、旋轉。《晉書・王羲之傳贊》：逸少之字「煙飛露結，狀若斷而還連；鳳翥龍蟠，勢如斜而反直。」

［九］驪珠：寶珠名。傳説出驪龍頷下。《莊子・列禦寇》：「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淵，而驪龍頷下。」

［一〇］喧闐：闐鬧貌。王維《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游有懷靜者季雜言》：「香車寶馬共喧闐，箇里多情俠少年。」

［一一］銀鈎：言書法筆勢之優美。見注［八］。

［一二］雲章：《詩·大雅·棫樸》：「倬彼雲漢，爲章於天。」鄭箋：「雲漢之在天，其爲文章，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。」因以稱天子筆迹。歐陽修《仁宗御書飛白記》：「雲章爛然，輝映日月。」

［一三］「玉堂」二句：玉堂：謂翰林院。見本卷《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》注［二］。鈴索：繫鈴之繩。此指鈴。施注引唐韋絢《戎幕閑談》：「李德裕云：『翰林院中有懸鈴，以備夜中警急。文書出入即引之以代傳呼。長慶中余爲學士，時河北用兵，一夜鈴作聲，如有人引其索。視之，乃無人。院中諸公私候其鳴時，皆應用兵之節，急則兵事急，緩則兵事緩。衆咸異之。時元相亦在院，有詩云：神感引鈴索。』蓋因此也。」（今《戎幕閑談》無此條）韓偓《雨後月中玉堂閒坐》：「夜久忽聞鈴索動，玉堂西畔響丁東。」鐘漏：即刻漏。古代計時裝置。二句言天下承平，政多暇日。

［一四］主聖：皇帝聖明。此言哲宗。

［一五］「犬羊」四句：甘泉宮：秦漢宮名。秦始皇作甘泉前殿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。故址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甘泉山上。「似聞」二句：《史記·蒙恬列傳》：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，收河南，築長城，因地形……暴師於外十餘年，居上郡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

編》卷四〇五：元祐二年九月己未，「涇原路經略司言夏人犯鎮戎軍。乙丑，涇原路經略司言夏人夜遁。」《宋史·哲宗紀二》：「元祐二年八月丁未，岷州行營將种誼復洮州，執蕃鬼章青宜結。」故四句云。

〔一六〕「時熙河新獲鬼章」，王文誥注本無。底本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補。「熙河」，施本作「西河」。　鬼章：青唐羌之首領。元祐二年爲种誼擒獲。

〔一七〕「皆遁去」，底本校：類本無「皆」字。

〔一八〕文思：功業道德。《尚書·堯典》：「欽明文思安安。」《釋文》引馬融：「經天緯地謂之文，道德純備謂之思。」因以稱頌帝王。杜甫《收京》：「羽翼懷商老，文思憶帝堯。」此句以言哲宗及宣仁太后。

〔一九〕《後漢書·臧宮傳》：宮願得五十騎收功邊塞，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請纓。詔不許。故其傳贊云：「臧宮馬武之徒，撫鳴劍而抵掌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。光武審《黃石》、存包桑，閉玉關（即今甘肅敦煌縣北玉門關）以謝西域之質。」蘇軾《三馬圖贊》云：「元祐初，上方閉玉門關，謝遣諸將。」句言朝廷務在息民。　趙克宜：「回應御書，不黏不脫。」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〔二〇〕尺書：簡短書札。《漢書·韓信傳》：「奉咫尺之書，以使燕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言其簡牘或長咫，或長尺，喻輕率也。今俗言尺書，或言尺牘，蓋其遺語耳。」　贊普：吐蕃君長之號。此指西北少數民族首領。《新唐書·吐蕃傳》：「其俗謂彊曰贊，丈夫曰普。故

號君長曰贊普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五：元祐二年九月辛酉，「詔劉舜卿先撫納河南生羌。若嘉木卓城未可下，先以禍福曉喻鄂特淩古其朗格占，乃許以諸司使令誘致磋藏丹貝葉公諸族，其間首領即次第補授一官。若朗格占能招撫果莊舊部族，地土即視果莊官禄推賞。」

集評

費袞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，敍天下無事，四夷畢服，可以從容翰墨之意。末篇云：「文思天子師文母，終閉玉關辭馬武。小臣願對紫薇花，試草尺書招贊普。」蓋因事諷諫，《三百篇》之義也。而或者笑之曰：「有甚道理？後説到陝西獻捷。」此豈可與論詩？若使渠爲之，定祇作一首寫字詩矣。（《梁谿漫志》卷七）

陳善：山谷嘗言，作詩正如作雜劇，初如布置，臨了須打諢，方是出場。予謂雜劇出場，誰不打諢，祇難得切題可笑也。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，惡其終篇無所歸，故有此語。然東坡嘗有《謝賜御書》詩曰：「小臣願對紫薇花，試草尺書招贊普。」秦少章一見便曰：「如何便説到這裏？」少章之意，蓋謂東坡不當合鬧。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。據坡自注云：「時熙河新獲鬼章。是日，涇原復奏，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。」故其詩云：「莫言弄墨數行書，須信時平由主聖。犬羊散盡沙漠空，捷書夜到甘泉宫。似聞指揮築上郡，已覺談笑無西戎。」乃知坡詩意自有在。（《捫蝨新話》卷七）

譚元春：麗而不流，便亦失其爲麗。然流者，非止接口順勢之謂也。雅頌大篇，應制良師。當以簡奥爲古雅，以和平爲簡奥。故此等詩，亦不欲選之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五）

汪師韓：敍記恩私，切合時事，無不莊雅有體。爛漫之才，又於此等詩見其誠敬之學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竟就自己作結，一筆不回顧本題，亦究是疏於法處。此處縈繞御書一筆，原不費力，何不趁勢一帶綰合作結乎？○【「諸儒不復憂吻燥」二句】二句太率易。○【「玉堂晝掩文書靜」四句】四句上下轉關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趙翼：筆力迴斡，惟獨見其大故也。○結處收到題，方不外散。（批沈德潛《宋金元三家詩選·蘇東坡詩選》卷下）

趙克宜：【「須信時平由主聖」以下】謝賜御書，不得專稱書法之美。生出此段議論，方爲得體。○【末二句】回映御書，不黏不脱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，今日玉堂獨坐，有懷其人〔一〕

晝卧玉堂上，微風舉輕紈〔二〕。銅瓶下碧井〔三〕，百尺鳴飛瀾。俯仰清夢餘，愛此一掬寒〔四〕。似予平生友〔五〕，苦語涼肺肝〔六〕。秀眉玉兩頰〔七〕，矯矯如翔鸞。置之江淮交〔八〕，清詩洗江湍。紅鱗對白酒，信美非所安〔九〕。丞相功業成，還家

酒杯寬［一〇］。人間有此客，折簡呼不難［一一］。相將扣東閣［一二］，起舞盡餘歡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九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編《次韻王定國倅揚州》之前。查注據詩云「置之江淮交」及黄山谷和詩「后土花藥麗，海門天水寬」之句，謂爲定國倅揚後所作，但尚仍施編。王文誥乃移編於此。韓丞相：即韓絳，字子華。見前卷九《韓子華石淙莊》注［一］。王定國，名鞏。見卷一五《送顔復兼寄王鞏》注［一］。玉堂：謂學士院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七：「學士院正廳曰『玉堂』，蓋道家之名。……太宗時，蘇易簡爲學士，上嘗語曰：『玉堂之設，但虚傳其説，終未有正名。』乃以紅羅飛白『玉堂之署』四字賜之。易簡即扃鐍置堂上。」

［二］輕紈：謂輕柔細絹之服。

［三］銅瓶：銅製汲水器。杜甫《銅瓶》：「銅瓶未失水，百丈有哀音。」碧井：軾詩卷二七《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》有「金井轆轤鳴曉甕」之句，黄庭堅《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》亦云「閣門井不落第二」。任淵注：「《東京記》曰：『文德殿兩掖有東西上閣門。予嘗聞故老云：東上閣門之東有井絶佳。』」句寫蘇軾玉堂所見，井或指此。

［四］「愛此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、查注本作「受此」。一掬寒：謂碧井水。一掬，一捧。前六句寫玉堂獨坐。

［五］「似予」，類丙作「似子」。案，當作「予」。

［六］苦語：逆耳之言，忠告。劉孝綽《栖隱寺碑》：「苦語軟言，隨方弘訓。」

［七］玉兩頰：言雙頰如玉。戴叔倫《早春曲》：「玉頰啼紅夢初醒，羞見青鸞鏡中影。」

［八］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九二：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，「宗正寺丞王鞏以人言罷黜，爲河南府通判。」已而倅揚州（蘇軾有詩次韻，見本卷前），處江北淮南。故句云。

［九］「紅鱗」二句：「紅鱗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江鱗」。信美：確實很美。王粲《登樓賦》：「雖信美而非吾土。」二句言富庶繁華之揚州，非定國所樂也。

［一〇］「丞相」二句：王文誥注：「（韓）絳出王氏，鞏乃絳之嫡表弟也。鞏屢爲言者所排，而絳不能薦，故前者《和鞏謝絳過飲》詩以寄意。此則鞏之見排日益甚，而絳終不能有以安之，故云『置之江淮交』，『信美非所安』。蓋謂絳已爲自了漢，雖當我而念鞏，亦無非杯酒餘歡之所及。故云『丞相功業成，還家酒杯寬』。其爲鞏痛惜之也甚至，特其言隱耳。」

［一一］折簡：古人以簡作書，簡長二尺四寸，短者半之。漢制，簡長二尺。單執一札謂之簡。折簡者，折半之簡，言其禮輕，隨便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王淩傳》：「淩至項，飲藥死。」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曰：「淩之見外，乃遥謂太傅（司馬懿）曰：『卿直以折簡召我，我當敢不至邪？』」

［一二］相將：相共，相隨。王符《潛夫論·救邊》：「相將諸闕，諧辭禮謝。」李賀

《官街鼓》：「幾回天上葬神仙，漏聲相將無斷絶。」東閣：也作東閤。《漢書·公孫弘傳》：「時上方興功業，婁舉賢良。弘……數年至宰相封侯，於是起客館，開東閤以迎賢人，與參謀議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閤者，小門也，東向開之，避當庭門而引賓客，以別於掾史屬官也。」後因以稱宰相招致款待賓客之所。末四句仍寄望於韓絳。

集評

紀昀：【「似予平生友」二句】入得別致，却極自然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王文誥：此詩有意不著迹象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九）

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莫道長松浪得名〔二〕，能教覆額兩眉青〔三〕。便將徑寸同千尺，知有奇功似茯苓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九月作於汴京。　王澤州：未詳。澤州，治今山西晉城市。張天覺：名商英。見本卷《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提刑河東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長松：亦名仙茅。見本卷《送張天覺得山字》注［六］。

［三］句言長松藥效奇特。見本卷《送張天覺得山字》注［七］。

［四］茯苓：菌類植物。別名松脂。寄生松根，入藥。《淮南子·説山》：「千年之松，下有茯苓，上有菟絲。」高誘注：「茯苓，千歲松脂也。」

其二

憑君説與埋輪使［一］，速寄長松作解嘲［二］。送張天覺詩有「埋輪」及「河東慳」之語［三］。無復青黏和漆葉［四］，枉將鍾乳敵仙茅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埋輪使：謂張天覺。見本卷《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》注［三］。

［二］解嘲：被人嘲笑而自爲作解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：「時雄方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。或嘲雄以玄尚白，而雄解之，號曰《解嘲》。」蘇軾前以「河東慳」爲戲，故此教寄

長松作解。

［三］「送張天覺詩有埋輪及河東慳之語」，施本無此條自注。「語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註」。底本據集甲、類本改。類本、七集無「送」、「輪」字。類丙「慳」作「堅」，誤。七集「埋」作「理」，誤。

［四］青黏漆葉：二藥草名。青黏又名黃精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華佗傳》：「（樊）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，佗授以漆葉青黏散：漆葉屑一升，青黏屑十四兩。以是爲率，言久服，去三蟲、利五臟，輕體，使人頭不白。」

［五］鍾乳：石灰岩洞頂所垂冰柱狀物。入藥。宋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：「桂林接宜融山中，洞穴至多，洞中有乳牀，如玉雪，石液融結所爲也。乳牀下垂，如倒數峯。」敵：對等。仙茅：亦名婆羅門參。以唐開元間，西域婆羅門僧進也。《政和證類本草》卷一一唐李珣《海藥本草》：「（仙茅）生西域。葩細有筋，或如筆管，有節文理，其黃色多涎，梵云呼爲阿輸乾陁。」此言長松。

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［一］

其一

夢覺真同鹿覆蕉，相君脱屣自參寥［二］。顏紅底事髮先白［三］，室邇何妨人自

遙［四］。狂似次公應未怪［五］，醉推東閣不須招［六］。援毫欲作衣冠表［七］，盛事終當繼八蕭［八］。唐蕭氏，自瑀及遘，八宰相［九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十月作於汴京。劉貢父：名攽。見前卷六《送劉攽倅海陵》注［一］。韓康公：名絳，字子華。見前卷九《韓子華石淙莊》注［一］。韓持國：名維（一〇一七——一〇九八），開封雍丘人。絳弟。以父輔政，不試進士。宰相薦其好古嗜學，召試學士院，不就。神宗爲淮陽王、潁王時，維皆爲記室參軍。帝即位，遷起居注，侍邇英講，累遷翰林學士，知開封府。哲宗立，拜門下侍郎，以太子少傅致仕。

［二］「夢覺」二句：「夢覺」句：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「鄭人有薪於野者，遇駭鹿，御而擊之，斃。恐人見之也，藏諸隍中，覆之以蕉。俄而遺其所藏之處，遂以爲夢焉，順途而咏其事。旁有聞者，用其言而取之。薪者歸，其夜真夢藏之之處，又夢得之之主。案所夢而尋得之，遂訟而爭之，歸之士師。士師請二分之，以聞鄭君。鄭君曰：『嘻！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？』訪之國相，國相曰：『夢與不夢，臣所不能辨也。欲辨覺、夢，惟黃帝、孔丘。』」脫屣：脫鞋。喻視事甚輕，不介意。《漢書·郊祀志上》：「嗟呼！誠得如黃帝，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。」元祐二年韓絳加守司空致仕。「相君脫屣」則指此

而言。參寥：莊子虛擬之人名，指高遠虛空之意。《莊子・大宗師》：「玄冥聞之參寥。」《釋文》引李（頤）：「參，高也。高邈寥曠，不可名也。」

〔三〕顏紅：猶紅顏，謂年少。鮑照《擬行路難十八首》之一：「紅顏零落歲將暮，寒光宛轉時欲沉。」

〔四〕《詩・鄭風・東門之墠》：「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」句本此。

〔五〕次公：漢蓋寬饒字。《漢書・蓋寬饒傳》：平恩侯入第，寬饒往賀。從西階上，東鄉特坐。平恩侯自酌曰：「蓋君後至。」寬饒曰：「無多酌我，我乃酒狂。」

〔六〕東閣：指宰相招延款待賓客之所。見本卷《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，有懷其人》注〔一二〕。

〔七〕衣冠表：猶衣冠譜，爲記録世族門第之譜牒。唐路敬淳撰《衣冠譜》六十卷（已佚）。

〔八〕《新唐書・蕭瑀傳贊》：「梁蕭氏興江左，實有功在民。厥終無大惡，以寖微而亡，故餘祉及其後裔。自瑀逮遘，凡八葉宰相。名德相望，與唐盛衰。世家之盛，古來未有。」韓忠獻公億，男八人，綱、綜、絳、繹、維、縝、緯、紞，多爲聞人。絳、縝皆至宰相，維門下侍郎。世稱桐樹韓家，爲宋代衣冠之盛。故蘇軾以唐蕭氏爲喻。

〔九〕「唐蕭氏」云云：施本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

其二

閉户端居念獨深〔一〕，小軒朱檻憶同臨〔二〕。燎鬚誰識英公意〔三〕，英公爲其姊作粥，

燎鬚。曰：「吾與姊皆老矣，能幾進之？」［四］黃髮聊知子建心［五］。子建《與楚王彪別》詩云「王其愛玉體，共享黃髮期」［六］。已托西風傳絶唱［七］，且邀明月伴孤斟［八］。他時内集應呼我［九］，下客先判醉墮簪［一〇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《漢書·陸賈傳》：「吕太后時，王諸吕。諸吕擅權，欲劫少主，危劉氏。左丞相陳平患之，力不能爭，恐禍及己。平常燕居深念，賈往，不請，直入坐。陳平方念，不見賈。賈曰：『何念深也？』」句言絳深念朝廷之事。

［二］朱檻：紅色欄杆。耿湋《元日早朝》：「羽扇紛朱檻，金鑪隔翠華。」

［三］英公：唐英國公李勣。《新唐書·李勣傳》：「性友愛，其姊病，嘗自爲粥而燎其鬚。姊戒止。答曰：『姊多疾，而勣且老，雖欲數進粥，尚幾何？』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四：元祐二年八月庚子，「新知鄧州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知汝州。維解機政出守，而其兄絳言其病悴，請汝州以便醫，故有是命。」詩因以英公事爲喻。

［四］「英公」云云，施本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集甲、類本「能幾進之」之「之」作「粥」。

［五］黃髮：言長壽。老人髮白，白久則黃，因以黃髮爲高壽之象。《詩·魯頌·閟宮》：「黃髮台背，壽胥與試。」　子建：曹植字。

［六］「子建」云云：施本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注文所引詩即曹植《贈白馬王彪》第七章中句。

［七］絶唱：謂無與倫比之詩文創作。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：「若夫平子艷發，文以情變；絶唱高蹤，久無嗣響。」

［八］孤斟：獨酌。韓愈《縣齋讀書》：「詩成有共賦，酒熟無孤斟。」

［九］内集：閨家聚會。《晉書·王凝之妻謝氏傳》：「（安）嘗内集，俄而雪驟下。」

［一〇］先判：先不顧，先豁出去。杜甫《曲江對酒》：「縱飲久判人共棄，嬾朝真與世相違。」仇兆鰲注：「判，普官切。」「判」，施本作「拼」。集甲、類本原注：「判」，平聲。醉墮簪：言酒醉失態，簪自頭墮。

附録

王文誥：是年（元祐二年）七月，韓維罷門下侍郎。先是，子由攻韓縝罷相，維始入政府。至是，范百禄、吕陶復攻維，去之，韓黨遂以公爲川黨領袖。公與維素厚，又出絳門下，其和此題及後之上維一首，皆於無聊賴中爲之，故詞多慰籍。而自述則云「吾儕小人但飽飯」，有不辨而自解之意在。其用意甚深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二九）

上韓持國〔一〕

韓氏三虎秉樞極，中有一虎似偉節〔二〕。端居隱几學無心〔三〕，夙駕入朝常正色〔四〕。犯時獨行太崯嶫，回天不忌真藥石〔五〕。輦致歸來荷二聖〔六〕，推排使至有衆力〔七〕。吾儕小人但飽飯〔八〕，不有君子何能國〔九〕？西湖醉卧春水船〔一〇〕，如何爲人作豐年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十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韓持國：名維。見前詩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「韓氏」二句：三虎：喻同時以雄桀稱於世之三人。此指韓絳、韓縝、韓維兄弟。《三輔決録》：「賈彪（字偉節）兄弟三人，並有高名，彪最優。故天下稱曰：『賈家三虎，偉節最怒。』」《宋史·韓億傳論》：「億有子位公府，而行各有適。絳適於同，維適於正，縝適於嚴。嗚呼！維其賢乎。」故坡以賈氏兄弟爲喻。樞極：謂北斗之天樞和北極星。常以喻朝廷權力中心。《後漢書·梁統傳論》：「夫宰相運動樞極，感會天人。」

李賢注：「樞謂斗樞。極，北極也。」韓氏兄弟絳、縝位至宰相，維門下侍郎。故云。

〔三〕隱几：倚着几案。《莊子·徐无鬼》：「南伯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。」無心：佛教指解脱無妄念之真心。《宗鏡録》卷四五：「所爲無心，何者？若有心則不安，無心則自樂。」故先德偈云：「莫與心爲伴，無心心自安。若將心作伴，動即被心謾。」

〔四〕夙駕：早起駕車出行。《詩·鄘風·定之方中》：「星言夙駕，説於桑田。」正色：表情莊重嚴肅。《尚書·畢命》：「正色率下。」孔穎達疏：「正色，謂嚴其顔色，不惰慢，不阿諂。」

〔五〕「犯時」二句：犯時：觸犯時忌。獨行：志節高尚，不阿依隨俗。《禮記·儒行》：「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。」《後漢書·獨行傳》則列操行高尚之人。嵬嵬：高峻貌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「崴磈嵬蔑，丘虚堀礨。隱轔鬱壘，登降施靡。」回天：諫止皇帝行爲。唐吴兢《貞觀政要》卷二：貞觀四年，給事中張玄素諫止太宗修洛陽乾元殿，魏徵歎曰：「張公遂有回天之力。」藥石：藥物之總稱。藥、砭石，皆以治病，因以喻規戒。《左傳·襄公二年》：「臧孫曰：『季孫之愛我，疾疢也；孟孫之愛我，藥石也。』」《宋史·韓維傳》：「（元豐）七年二月，召爲學士承旨。入對，帝曰：『天久不雨，朕日夜焦勞。奈何？』維曰：『陛下憂閔旱災，損膳避殿，此乃舉行故事，恐不足以應天變。當痛自責己，廣求直言。』退又上疏曰：『近畿内諸縣，督索青苗錢甚急，往往鞭撻取足，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。旱災之際，重罹此苦。若夫動甲兵，危士民，貿

財用於荒夷之地，朝廷處之不疑，行之甚銳。至於蠲除租稅，寬裕逋負，以救愁苦之民，則遲遲而不肯發。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。過於養人，猶過於殺人也。』上感悟，即命維草詔求直言。其略曰：『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？獄訟非其情與？賦斂失其節與？忠言讜論鬱於上聞，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？』詔出，人情大悅。」持國不避罪愆，痛砭時弊，皇帝爲之動容思過，反躬自責。故二句云。

［六］二聖：指哲宗趙煦和宣仁太后。《東都事略·韓維傳》：「神宗崩，維赴闕臨。宣仁聖烈皇后遣使降手詔勞問。……起知陳州，召赴闕，除兼侍讀。」故句云。

［七］推排：推擠排斥。《論衡·書虛》：「孔子生時，推排不容，故曰：『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』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三：元祐二年七月甲子，「先是，左司諫吕陶累章論維怙勢任情，陰竊威柄。方陛下垂簾聽政，不宜使大臣如此專恣。若不早賜罷免，邪計必行，邪黨必勝，非朝廷之福也。及是又言：『伏聞有旨差韓維知鄧州。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術，聳動四海，懼服萬官，自古聖君英主無以過；此宗社幸甚，天下幸甚。』」范百禄亦論維多除用親屬，故句云。

［八］吾儕：猶言我輩。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：「吾儕偷食，朝不謀夕。」句或由此化出。「飽飯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飯」，一作「食」。

［九］《左傳·文公十二年》：「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？」句以慰藉韓維。

［一〇］西湖：此指汝州（治今河南臨汝縣）西湖。在州治西南，一名龍塘陂。維時知汝州。

（參見《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》其二注［三］）

［一一］豐年：即豐年玉。喻太平聖世之材。此指韓維。《世説新語·賞譽》：「世稱庾文康（亮）爲豐年玉，稱恭（翼）爲荒年穀。」劉孝標注：「謂亮有廊廟之器，翼有匡世之才。各有用也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典則而風趣。既不狎褻，又無諂气，上前輩大老詩，正宜如此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一〇）

紀昀：詞意迫淺，未必出自東坡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［一］

玉堂孤坐不勝清［二］，長羨鄒、枚接長卿［三］。祇許隔牆聞置酒［四］，時因議事得聯名。機、雲似我多遺俗［五］，廣、受如君不治生［六］。共託屬車塵土後［七］，鈞天一餉夢中榮［八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十月作於汴京。劉貢父叔姪：貢父及兄子劉奉世。貢父名攽。

見詩集卷六《送劉攽倅海陵》注［一］。奉世字仲馮。天資簡重，有法度。第進士。熙寧中，爲集賢校理，進直史館，國史院編修官。謫蔡州，起爲吏部員外郎。元祐初，歷度支左司郎中、起居郎、天章閣待制，户部、吏部侍郎，權户部尚書。七年，拜樞密直學士。政和三年卒，年七十三。《宋史》有傳。　扈駕：隨侍皇帝車駕。也作扈蹕。唐鄭嵎《津陽門》：「五王扈駕夾城路，傳聲校獵渭水湄。」

［二］玉堂：謂翰林院。見本卷《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，有懷其人》注［一］。

［三］鄒枚接長卿：謂司馬相如從鄒陽、枚乘遊處。鄒陽，漢臨淄人。以文辯知名。初從吴王濞。吴王起兵，上書諫，不聽，投梁孝王。枚乘，漢淮陰人，字叔。先後爲吴王濞、梁孝王武文學侍從。長卿，漢司馬相如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梁孝王來朝，從游説之士齊人鄒陽、淮陰枚乘、吴嚴忌夫子之徒。相如見而説之，因病免，客游梁，得與諸游士居。數歲，乃著《子虚》之賦。」　「鄒枚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作「枚鄒」。

［四］蘇軾《記樂天西掖通東省詩》：「元祐元年，予爲中書舍人。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，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，禁同省往來。予白執政，應須簡要清通，何必樹籬插棘？諸公笑而止。明年竟作之。……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，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，可歎也！」時攽爲中書舍人，奉世爲起居郎，隸門下省；蘇軾在翰林院。俱處禁中，但往來不得自便。故句云。

［五］機雲：謂晉陸機、陸雲兄弟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九《時序》：「（潘）岳（夏侯）湛曜聯璧之華，機雲摽二俊之采。」時坡與子由俱在朝列，故以二陸爲喻。

［六］《漢書·疏廣傳》：廣爲太傅，兄子受爲少傅，俱移病歸鄉里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，請族人故舊賓客，與相娛樂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，趣賣以共具。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，勸説使買田宅。廣曰：「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？……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；愚而多財，則益其過。且夫富者，衆人之怨也。吾既亡以教子孫，不欲益其過而生怨。」

［七］屬車：皇帝侍從之車。秦漢以降，皇帝大駕屬車八十一乘，法駕屬車三十六乘，分中、左、右三列行進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今陛下……犯屬車之清塵，輿不及還轅，人不暇肆巧。」

［八］鈞天：鈞天廣樂。謂天上之音樂。此指帝王之樂。鈞天，上帝所居；廣樂，廣大之樂。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：「（趙）簡子寤，語諸大夫曰：『我之帝所甚樂，與百神游於鈞天。廣樂九奏萬舞，不類三代之樂，其聲動心。』」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昔者大帝説秦繆公而覲之，饗以鈞天廣樂，帝有醉焉。」餉：通「晌」。一會兒。韓愈《醉贈張祕書》：「雖得一餉樂，有如聚飛蚊。」

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［一］

庭下黄花一醉同，重來雪巘已穹窿［二］。不應屢費譏安石［三］，但使無多酌次

公［四］。鍾乳金釵人似玉［五］，鵾絃鐵撥坐生風［六］。少卿尚有車茵在，頗覺寬容勝弱翁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十月作於汴京。　韓康公：康國公韓絳，字子華。見前卷九《韓子華石淙莊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雪巘：積雪之山峯。巘，山峯。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陟則在巘，復降在原。」　穹窿：物中高而周下。蕭綱《京洛篇》：「重門遠照耀，天閣復穹窿。」

［三］安石：晉謝安之字。《晉書·謝安傳》：「又於土山營墅，樓館林竹甚盛。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，肴饌亦屢費百金。世頗以此譏焉，而安殊不以屑意。」康公置酒，故用安石事。「屢費」，查注作「屢被」。

［四］句用漢蓋寬饒事。見本卷《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》注［五］

［五］鍾乳：石灰岩洞頂所垂冰柱狀物，可入藥。見本卷《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》其二注［五］。　金釵：女人首飾。此指美女。白居易《酬思黯戲贈用狂字》：「鍾乳三千兩，金釵十二行。」自注云：「思黯（牛僧孺）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，甚得力。而歌舞之妓頗多。來詩謔予羸老，故戲答之。」

［六］鵾絃鐵撥：鵾雞筋所作琵琶絃及鐵製撥絃之具。段安節《樂府雜録·琵琶》：「開元

中，有賀懷智，其樂器以石爲槽，鵾雞筋作絃，用鐵撥彈之。」　坐生風：　自生風。鮑照《蕪城賦》：「孤蓬自振，驚沙坐飛。」

［七］「少卿」二句：　車茵：　車上墊褥。《詩·秦風·小戎》：「文茵暢轂，駕我馬彧。」《漢書·丙吉傳》：　丙吉，字少卿。「於官屬掾史，務掩過揚善。吉馭吏耆酒，數逋蕩。嘗從吉出，醉歐丞相車上。西曹主吏白欲斥之，吉曰：『以醉飽之失去士，使此人將復何所容？西曹地忍之，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。』」　又，《魏相傳》：　相，字弱翁。「爲人嚴毅，不如吉寬。」二句美丙吉以慰藉康公。

集評

趙克宜：　劉須溪曰：　其意气頗侵，但覺子華有富貴態，坡之落落往往如此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獲鬼章二十韻［一］

青唐有逋寇［二］，白首已窮妖。竊據臨洮郡［三］，潛通講渚橋［四］。廟謀周召虎，邊帥漢班超［五］。堅壘千兵破，連航一炬燒［六］。擒姦從窟穴［七］，奏捷上煙霄［八］。詭異人圖像［九］，歡娛路載謠。干誅非一事，伐叛自先朝［一〇］。取道經

陵寢〔一一〕，前期告廟祧〔一二〕。西來聞幾日〔一三〕，面縛見今朝〔一四〕。二聖臨雲陛〔一五〕，千官溢海潮。載囚車轣轆〔一六〕，失主馬蕭條〔一七〕。橫拜如蹲犬，胡裝尚衣貂。理卿辭具服〔一八〕，譯長舌初調〔一九〕。緩死恩殊厚〔二〇〕，求生尾屢搖。慈仁逢太母，寬厚戴唐堯〔二一〕。赤手真擒虎，和羹未賜梟〔二二〕。藁街虛授首〔二三〕，東市偶全腰〔二四〕。困獸何須殺，遺雛或可招〔二五〕。威聲西振夏，武節北通遼。帝道有强弱〔二六〕，天時或長消〔二七〕。羌情防報復，軍勝忌矜驕。慎重關西將，奇功勿再要〔二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十一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氏原編不載。類本載卷二二慶賀類。外集編卷七，題下原注「元祐二年」。七集載續集。清施本編續補遺下卷。查注編《九月十五日……臣軾詩云》之前。馮應榴據《宋史·哲宗紀》獻鬼章於崇政殿在元祐二年十一月，謂詩必作於此時，但尚仍查注之舊。王文誥删去未收。底本列於卷四七補編詩。今改編於此。鬼章：青唐羌之大酋。桀黠有術，數爲邊患。熙寧中誘陷河州景思立，神宗欲生致之。元祐二年據洮州，爲种誼所獲，檻送京師。尋赦之，授陪戎校尉，遣居秦州。旋卒。「鬼章」，馮應榴注本作「果莊」。

［二］青唐：今青海西寧市。「青唐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青雲」。案，當作「唐」。逋寇：逃竄之寇盜。此指鬼章。《東都事略・西蕃傳》：「（董氈）既死，阿里骨遂居青唐領事。」鬼章乃阿里骨部之大酋。

［三］臨洮郡：宋之洮州。治今甘肅臨潭縣。《東都事略・西蕃傳》：「元祐二年，阿里骨迫鬼章率衆竊據洮州。」故句云。

［四］講渚橋：宋有講朱城。蘇軾《迄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》作「講主城」，隸河州，執鬼章之役姚兕出兵之所。地在今甘肅臨夏縣南。「渚」、「朱」、「主」音近。講渚橋當在其地。

［五］「廟謀」二句：廟謀：謂朝廷治國安邦之計。《後漢書・光武帝紀》贊：「明明廟謨，糾糾雄斷。」　召虎：謂召穆公。周宣王時，淮夷不服，宣王命其領兵沿江漢出征。《詩・大雅・江漢》：「江漢之滸，王命召虎。」毛傳謂即召穆公。　班超：漢扶風安陵人，字仲升。明帝永平十六年出使西域，使西域五十餘國獲得安寧。在西域三十一年，封定遠侯。此指姚兕、仲誼諸將。蘇軾《三馬圖贊》：「太師文彦博，宰相吕大防、范純仁建遺諸生游師雄行邊，飭武備。師雄至熙河，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户除邊患，師雄許之，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誼結以獻。」《宋史・种誼傳》：「（鬼章）大有窺故土之心，使其子詣宗哥請兵入寇，且結屬羌爲内應。誼刺得其情，上疏請除之。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，遂與姚兕合兵出討。羌迎戰，擊走之，追奔至洮州。誼亟進攻，晨霧蔽野，

跬步不可辨，誼曰：『吾軍遠來，彼固不知厚薄，乘此可一鼓而下也。』遂親鼓之。有頃，霧霽，先登者已得城，鬼章就執。」

［六］連航：猶連舫。謂船之相結，言其多也。王粲《從軍詩五首》其四：「連舫踰萬艘，帶甲千萬人。」洮州有洮河經其南。此役焚鬼章河橋非一，橋或連舟而成，故句云。

［七］窟穴：言鬼章藏身之所。《漢書・趙廣漢傳》：「郡中盜賊，閭里輕俠，其根株窟穴所在，……皆知之。」

［八］煙霄：猶言雲霄。陳子昂《春日登金華觀》：「山川亂雲日，樓榭入煙霄。」

［九］詭異：奇特。此言鬼章形貌古怪。王充《論衡》：「此言詭異，聞者驚駭。」是句乃「人圖詭異象」倒字而成。

［一〇］「干誅」二句：干誅：觸犯誅滅之罪。曾肇《南京謝上表》：「頗識事君之義，敢干留令之誅？」「干」，外集作「千」。《宋史・神宗紀》：「熙寧七年三月壬寅，鬼章寇岷州。」「九年十一月壬午，鬼章寇岷州，知州种諤等敗之鐵城。」「十二月庚戌，詔：有得鬼章、冷鷄朴首者，賞之。」《宋史・董毯傳》：「王韶既定西河，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，踏白城，景思立死焉。帝命邊臣招來之。」

［一一］陵寢：帝王墓地之殿宇。此指神宗永裕陵。《後漢書・祭祀志下》：「秦始出寢，起於墓側。漢因而弗改，故陵上稱寢殿，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，古寢之意也。」宋朝皇帝陵墓在永安（在今洛陽東鞏縣境）。自洮州縛鬼章詣闕，洛陽、偃師、永安乃必經之

地。故句云。

〔一二〕廟祧：古代供祀祖宗之所。此言神宗靈祠。祧，遠主、始主之廟。皇帝立七廟，封其世次疏遠之祖，依次遷其神主於內，遷去之神主亦稱祧。《周禮·春官·守祧》：「掌守先王公之廟祧。」鄭玄注：「遷主所藏曰祧。」廟在汴京，陵寢在西京。捷報至即告廟，在檻車經陵寢之前。故謂「前期」云。

〔一三〕西來：謂自西邊侵擾爲患以來。

〔一四〕面縛：反背而縛。《左傳·僖公六年》：「許男面縛銜璧。」惠棟《左傳補注》：「面縛之謂，反背而縛之。」

〔一五〕二聖：指宣仁太后與哲宗趙煦。雲陛：謂殿前軒階。此指宮殿。謝朓《始出尚書省》：「惟昔逢休明，十載朝雲陛。」

〔一六〕「載囚」，類丙作「載因」，誤。轣轆：車聲。

〔一七〕失主：失去主人。蕭條：凋傷衰敗貌。杜甫《瘦馬行》：「皮乾剥落雜泥滓，毛暗蕭條連雪霜。」「失主錯莫無晶光。」

〔一八〕理卿：謂大理寺卿。《宋史·職官志五·大理寺》：「元豐官制行，置卿一人，少卿二人。」　辭服：謂服罪。辭，口供。《尚書·吕刑》：「民之亂，罔不中聽獄之兩辭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六：元祐二年十月丙午，「詔果莊易檻車護送大理寺劾治以聞。」

［一九］譯長：翻譯官。《新唐書・裴矩傳》：「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。」

［二〇］緩死：赦免死刑。《易・中孚》：「君子以議獄緩死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七：元祐二年十一月庚申，「以果莊（鬼章）入獻於崇政殿，詰犯邊之狀及諭以罪當誅死，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。果莊服從，釋縛。」

［二一］「慈仁」二句：太母：謂宣仁太后。戴唐堯：尊奉帝堯之德。戴，尊奉。《尚書・大禹謨》：「衆非元后何戴？」「戴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載」。

［二二］《史記・孝武本紀》：「祠黃帝用一梟破鏡。」《集解》引如淳：「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。以惡鳥，故食之。」示除絶邪惡之意。是句承「慈仁」二句，故謂「未賜」云。

［二三］藁街：在漢長安。外國使臣居此。《漢書・陳湯傳》：陳湯出使西域，假托朝廷之命，發兵斬郅支單于，奏請「懸頭藁街蠻夷邸間，以示萬里：明犯强漢者，雖遠必誅。」

［二四］東市：漢於長安東市處決人犯，後因以稱刑場。《史記・吴王濞列傳》：「（鼂）錯衣朝衣斬東市。」

［二五］「困獸」二句：蘇軾《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》云：「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，罪當誅死。然譬之爲鳥獸，不足深責。其子孫部族，猶足以陸梁於邊。全其首領，以累其心；以爲重質，庶獲其用。此實當今之良策。」二句意同此。

［二六］「有强弱」，外集作「存强弱」。

[二七]「或長」，外集作「有長」。

[二八]「慎重」二句：關西將：古代函谷關以西多出名將，故云。此指宋邊將。《後漢書·虞詡傳》：「嗇曰『關西出將，關東出相。』」蘇軾《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》：「今者俘獲醜虜，功誠不細。賞功勸後，固不應輕。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，整肅驕慢，若捷奏朝至，舉朝夕賀，則邊臣聞之，自謂不世之奇功。或恩禮太過，則將驕卒惰，後無以使。臣願朝廷鎮之以靜，示之以不可測。」末二句意與此同。

集評

查慎行：通章用意在結處六句。慮患防微，隱然言外，深識遠見，與《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》同，而諷刺微矣。（《蘇詩補注》卷二九）

汪師韓：此詩先陳偏師獨克，俘獲醜虜之功，繼述請命乞憐之狀，終稱放還不殺之德。至其歸宿乃曰「羌情防報復」，固後兩劄子（案，指蘇軾《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》、《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》）意也。曰「軍勝忌矜驕」，則又前兩劄子（案，指《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》、《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》）意也。而又申言之曰：「慎重關西將，奇功勿再要。」其所以爲緝治邊防、整肅驕慢計者，剴切周詳，誠一不二如此。」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放筆直走，雖排偶而似單行，氣格殊高。○結處得諷諭之體。若再渾融其詞，使

人咏歎而得之，則更佳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附録

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四：元祐二年八月戊戌，知岷州种誼復洮州，擒果莊。初，……夏國主乾順盡召十二監軍兵屯會州天都山西南，國母與梁葉普等率之，對蘭州通遠軍而營，欲與果莊連盟入寇。鄂特淩古發河北兵十萬，由嘉木卓城橋渡河圍河州。又發廓州兵五萬餘人，與夏人會熙州城東王家平。（游）師雄諜知之，謂（劉）舜卿曰：「事急矣！不可復待奏禀，宜聽（种）誼等出兵。急裝輕齎，並洮州而進。」舜卿曰：「彼衆我寡，奈何？」師雄曰：「在謀不在衆。此機一失，後當噬臍。儻不濟焉，願爲首戮。」議三夕，舜卿不得已，從之。於是遣總管姚兕部洮西，領武勝正兵，合河州熟户，擣嘉木卓城，脇取倫布宗部族。遣人走間道焚河橋，以絶西援。兕部洮東，以岷州蕃將包順爲前鋒，由格隆谷會通遠寨蕃兵，宵濟巴淩川，期是月十五日出師。十六日，兕破倫布宗，百里間焚蕩無孑遺，斬首千餘級。十七日，攻嘉木桌城，殺傷相當，日晡焚其飛橋。移時，羌十餘萬奄至，旌旗鎧杖亘數十里。至橋，不得渡，望風而潰。十八日晚，誼至洮州，壁青藏峽。會夜大雨，及旦，重霧晦冥，誼引兵圍城。部分甫畢，霧忽開。羌望見官軍，以爲從天而下，亟乘城拒守。漢兵四面攻之，其板筑猶未畢也，士皆鏖鬬，呼聲動天地，一鼓破之，擒果莊及其大首領九人，斬馘數千，獲牛馬器甲數萬計。城中萬餘人爲官軍所蹙，入洮水而死者幾半。誼固識果莊，既被擒，戲問曰：

「別後安否？」果莊曰：「天不使我復故土，命也。」師雄度官軍必勝，前命工爲檻車，遂縛果莊送闕下。

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〔一〕

君知六鑿皆爲贅〔二〕，我有一言能決疣〔三〕。病客巧聞牀下蟻〔四〕，痴人强覷棘端猴〔五〕。聰明不在根塵裏〔六〕，藥餌空爲婢僕憂。但試周郎看聾否，曲音小誤已回頭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作於汴京。王都尉：駙馬都尉王詵。詵字晉卿，太原人。能詩善畫，山水畫用破墨法。善寫廣漠平原煙雲變幻之景。

〔二〕六鑿：謂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心無天游，則六鑿相攘。」

〔三〕決疣：謂毒瘤自行潰散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彼以生爲附贅懸疣，以死爲決疣潰癰。」

〔四〕牀下蟻：殷仲堪父病虛悸，聞牀下蟻動，謂是牛鬬。見《世説新語·紕漏》。

〔五〕《韓非子·外儲説左上》：「燕王好微巧，衛人曰：『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。』燕王説之，養之以五乘之奉。……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：『臣爲削者也。諸微物必以削削之，

而所削必大於削。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，難以治棘刺之端。王試觀客之削，能與不能可知也。』」王令客爲棘削之，客則逃也。

［六］根塵：佛教以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爲六根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爲六塵。合稱根塵。《楞嚴經》卷五：「根塵同源，縛脱無二。」

［七］「但試」二句：《三國志·吴書·周瑜傳》：「瑜少精意於音樂，雖三爵之後，其有闕誤，瑜必知之，知之必顧。故時人謡曰：『曲有誤，周郎顧。』」末二句本此。言詘之耳疾必愈也。

集評

紀昀：宋氣太重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九）

送喬仝寄賀君六首［一］并敘

舊聞靖長官［二］、賀水部，皆唐末五代人，得道不死。章聖皇帝東封［三］，有謁於道左者，其謁云：晉水部員外郎賀亢［四］。再拜而去，上不知也。已而閔謁，見之，大驚，物色求之，不可得。天聖初［五］，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［六］，直數千萬。張公安道與澄游［七］，具得其事。又有

喬仝者，少得大風疾〔八〕，幾死。賀使學道，今年八十，益壯盛。人無復見賀者，而仝數見之。元祐二年十二月，仝來京師十許日〔九〕。余留之不可，曰：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〔一〇〕。又曰：吾師嘗游密州，識君於常山道上，意若喜君者〔一一〕。作是詩以送之，且作五絶句以寄賀〔一二〕。

其一

君年二十美且都〔一三〕，初得惡疾墮眉鬚。紅顔白髮驚妻孥，覽鏡自嫌欲棄軀。結茅窮山啖松腴〔一四〕，路逢逃秦博士盧〔一五〕。方瞳照野清而癯〔一六〕，再拜未起煩一呼。覺知此身了非吾，炯然蓮花出泥塗。隨師東游渡濰邽〔一七〕，濰、邽，密州二水名。山頭見我兩輪朱〔一八〕。豈知仙人混屠沽〔一九〕，爾來八十胸垂胡〔二〇〕。上山如飛嗔人扶〔二一〕，東歸有約不敢渝〔二二〕。新年當參老仙儒〔二三〕，秋風西來下雙鳧〔二四〕，得棗如瓜分我無〔二五〕？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　喬仝：沂人。得惡疾且死，去家訪道，得藥，疾愈。　賀君：年里未詳。仕石晉爲郎。去官得道，宋時猶存。　題下「并敍」，

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［二］靖長官：唐僖宗時人。爲登封令。既而棄官學道，遂僊去，隱其姓而以名顯。

［三］章聖皇帝：宋真宗趙恒。東封：於東嶽泰山設壇祭天。《宋史·真宗紀》：「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甲午，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。遣官告天地、宗廟、嶽瀆諸祠。」十月，巡幸泰山。「章聖皇帝」，類丙「章」上有「宋」字。底本校：類甲無「宋」字而空一字。

［四］「賀亢」，類丙、七集作「賀元」。

［五］天聖：宋仁宗趙禎年號（一〇二三——一〇三一）。

［六］喻澄：賀亢弟子。天聖初，詣闕獻金銀銅道釋像。

［七］張安道：名方平。見前卷六《次韻張安道讀杜詩》注［一］。

［八］大風：即麻風。《素問·長刺節論》：「骨節重，鬚眉墮，名曰大風。」

［九］陳師道《賀水部傳》：「元祐二年，仝年八十餘矣，見居士於東都，曰：『賀不忘君，語數及之。』已而求去。」

［一〇］上元：農曆正月十五。蒙山：在今山東蒙陰縣南，綿亘百二十里，有七十二峯，三十六洞及古刹七十餘所。

［一一］「吾師」三句：密州，治今山東諸城縣。常山：在密州。熙寧七年，蘇軾典密州，曾禱雨於此。蘇軾《祭常山祝文五首》之五：「七月某日，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。」

［一二］陳師道《賀水部傳》：「後仝復來，出賀書曰：『將使若人通言於君。』」是賀已見公詩矣。

［一三］君：謂喬仝。　都：優美貌。《詩·鄭風·有女同車》：「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。」

［一四］松腴：松脂。松樹分泌之膠汁。也稱松膏、松肪、松膠。入藥。亦以照明。《本草綱目》卷一：「松脂，味苦温，主疽、惡瘡、頭傷、白禿、疥搔、風氣。安五臟，除熱，久服輕身，不老延年。」《抱朴子内篇》卷一一《仙藥》：「上黨有趙瞿者，病癩歷年，衆治之不愈，垂死。或云不及活流棄之，後子孫轉相注易。其家乃齎糧，將之送置山穴中。……仙人以一囊藥賜之，教其服法。瞿服之百許日，瘡都愈，顔色豐悦，肌膚玉澤。……仙人告之曰：此是松脂耳。此山中更多此物，汝鍊之服，可以長生不死。瞿乃歸家。家人初謂之鬼也，甚驚愕。瞿遂長服松脂，身體轉輕，氣力百倍，登危越險，終日不極。年百七十歲，齒不墮，髮不白。」仝少得大風疾，因賀而得愈，故以爲喻。

［一五］《淮南子·道應》高誘注：「盧敖，燕人。秦始皇召以爲博士，使請神仙。亡而不反也。」

［一六］方瞳：方形瞳孔。道家謂眼方者壽千歲，因以方瞳爲仙人之徵。王嘉《拾遺記》三：「惟有黄髮老叟五人，或乘鴻鶴，或衣羽毛，耳出於頂，瞳子皆方。」李白《游泰山》其二：「山際逢羽人，方瞳好容顔。」　清癯：亦作清臞。言消瘦而有清逸之

態。「清而癯」，集甲、施本作「清而臞」。案：《廣韻》「癯」、「臞」通。

〔一七〕濰邦：二水名。《水經注》卷六二《濰水》：濰水又左合扶（即邦）淇之水，「水出西南常山，東北流注濰。」

〔一八〕兩輪朱：古代高官所乘之車，用朱紅漆輪。《漢書·楊敞傳》附楊惲《報孫會宗書》：「惲家方隆盛時，乘朱輪者十人。」陸機《贈馮文羆遷斥丘令》：「居陪華屋，出從朱輪。」

〔一九〕屠沽：同屠酤。謂屠户和賣酒者。《墨子·迎敵祠》：「舉屠酤者，置廚給事。」

〔二〇〕胡：頷下垂肉。此言老人胸肉松弛下垂貌。《詩·豳風·狼跋》：「狼跋其胡，載疐其尾。」

〔二一〕「嗔人扶」，集甲、施本作「瞋人扶」。

〔二二〕東歸有約：賀以上元期仝於蒙山，地在汴京之東。故云。渝：違背。《詩·鄭風·羔裘》：「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」

〔二三〕仙儒：儒者而有仙風道骨。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序：「列仙之儒，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。」

〔二四〕雙鳧：《後漢書·王喬傳》：「喬有神術，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。帝怪其來數，而不見車騎，密令太史伺望之。言其臨至，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。於是候鳧至，舉羅張之，但得一隻舄。乃詔尚方診視，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。」

［二五］棗如瓜：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（漢武帝），曰：「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。安期生食臣棗，大如瓜。」

其二

生長兵間早脱身［一］，晚爲元祐太平人。不驚渤海桑田變［二］，來看龜蒙漏澤春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敍云賀水部爲唐末五代人，生逢戰亂。故云。

［二］渤海桑田變：言世事更迭之巨。渤海，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之間，與黄海相通。「海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施本、類本作「澥」。

［三］龜蒙漏澤：龜蒙：山名。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北。相傳蒙山有龜蒙、中蒙、東蒙之分，實則爲一。《詩·魯頌·閟宫》：「奄有龜蒙。」漏澤，在山東泗水縣（宋隸密州）東北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三一《兖州·泗水》：「漏澤在縣東七十里。北澤漏穴有五，皆方丈餘，深三丈以上。其澤每春夏積水，秋冬漏盡。將漏之時，居人知之。不過三日，漏水都盡，以竹籬作薄離之，水族山積也。」賀嘗遊密州，故句云。

其　三

曾謁東封玉輅塵，幅巾短褐亦逡巡〔一〕。行宮夜奏空名姓〔二〕，悵望雲霞縹緲人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曾謁」二句：玉輅：飾以珠玉之車，爲天子所乘。班固《東都賦》：「登玉輅，乘時龍。鳳蓋棽麗，鮪鬣玲瓏。」逡巡：遲疑徘徊貌。《公羊傳·宣公六年》：「趙盾逡巡北面，再拜稽首。」真宗東封，賀曾謁於道左，故二句云。

〔二〕行宮：京城之外，帝王出行所居之宮殿。左思《吴都賦》：「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，行宮之基歟？」

〔三〕雲霞縹緲人：指得道之賀水部。

其　四

垂老區區豈爲身，微言一發重千鈞〔一〕。始知不見高皇帝，正似商山四老人〔二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微言：精微之言。此指賀水部謁真宗之語。漢劉歆《移書讓太常博士》：「及夫子没而微言絶，七十子卒而大義乖。」　千鈞：三萬斤。極言其重。

〔二〕商山四老人：即商山四皓：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黄公、甪里先生。高祖召，不應。後高祖欲廢太子，吕后用留侯計，迎四皓，使輔太子。一日，四皓侍太子見高祖。高祖曰：「羽翼成矣。」遂輟廢太子之議。　查慎行曰：「真宗東封時，尚未有嗣，劉修儀寵擅六宫。踰年，李氏生子，修儀攘爲己出，後立爲太子。賀之伏謁道左，疑有先幾之兆。故仁宗即位，復使弟子詣闕。公詩『微言一發重千鈞』，又用商山四老事，必有所爲，非泛引也。」（《蘇詩補注》卷二九）

集評

譚元春：因是寄他仙詩，事自幻妙，故存之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其五

舊聞父老晉郎官〔一〕，已作飛騰變化看。聞道東蒙有居處〔二〕，願供薪水看燒

丹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父老：對年老者之敬稱。《漢書·馮唐傳》：「（文）帝輦過，問唐曰：『父老何自爲郎？家安在？』」晉郎官：指賀水部。

〔二〕東蒙：指蒙山。見「其二」注〔三〕。

〔三〕薪水：柴和水。指飲食家務之事。蕭統《陶淵明傳》：「爲彭澤令，不以家累自隨，送一力給其子，書曰：『汝旦夕之費，自給爲難。今遣此力，助汝薪水之勞。』」「看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一作「事」。燒丹：鍊丹也。道家燒鍊金石藥物爲丹，謂服之可長生不老。徐陵《答周處士書》：「比夫煮石紛紜，終年不爛；燒丹辛苦，至老方成。」

其六

千古風流賀季真，最憐嗜酒謫仙人〔一〕。狂吟醉舞知無益，粟飯藜羹問養神〔二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千古」二句：賀季真：唐越州人，名知章。少以文辭知名。證聖初，舉進士。官正銀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書監。性放曠，善談笑，醉後屬詞，動成卷軸。又善草隸書。晚

年自號四明狂客。天寶初請爲道士，敕賜鏡湖，後終於其地。世以知章曾任祕書監，亦稱爲賀監。謫仙人：謂李白。其《對酒憶賀監》云：「四明有狂客，風流賀季真。長安一相見，呼我謫仙人。」詩序云：「太子賓客賀公，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，呼余爲謫仙人，因解金龜換酒爲樂。」

〔二〕粟飯：粗米飯。《宋書·宗慤傳》：「鄉人庾業，家甚富豪。……慤至，設以菜菹粟飯，謂客曰：『余，軍人，慣噉粗食。』」藜羹：嫩藜所爲之羹。泛指粗劣食物。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孔子窮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糝，顏色甚憊，而弦歌於室。」問養神：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五字語意自到耳。」與「願供薪水」之句遙相呼應。

附録

陳師道《賀水部傳》：賀亢，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，仕石晉爲郎。章聖皇帝東封，布衣巾裹謁於道左，稱晉水部員外郎賀某。帝故知其仙者，夜閱牓子得之，大驚。使求之不獲。每爲莊獻皇后言之，以爲恨。天聖中，賀使弟子喻澄詣闕，獻金、銀、銅道釋像，直數千萬。后怪之，召問澄，澄以師對。問師曰：「賀也。」后亦大驚，問：「今安在？可得耶？」澄曰：「在淮南。使臣有獻，固願見也。」后喜過望，遣使隨澄求之淮南與俱來。后爲幸洪福寺見之，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。后不樂，罷之，亦不罪也。沂人喬仝，得惡疾且死，遇賀得藥，曰服之可不死。然欲不止，疾當復作。仝，富家子，年少既疾愈，即娶婦，疾果復作。仝大悔，乃

出其婦，去家求賀，數年乃見澄。方仝見賀時，澄在旁，故識之。澄曰：「賀不可得見也。」仝涕泣隨澄，冀復見賀。歲餘，澄曰：「賀使復與汝約，可復相見。」仝叩頭如約，澄乃引仝同見之東山，使給薪水，久之疾愈。熙寧中，東坡居士爲密州，歲大旱，請雨常山。既歸而雨。居士却蓋以行，賀從道旁見之，以爲可授道也。欲往而疑無素，乃止。元祐二年，仝年八十餘矣，見居士於東都，曰：「賀不忘君，語數及之。」已而求去，曰：「賀約歲首過我於龜蒙，不可失也。」居士因仝以詩寄之。後仝復來，出賀書，曰：「將使若人通言於君。」若人，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知者。世言道家爲方之外，而賀猶喜與人事，豈世之所稱自爲不足，而賀之道又以及人耶？不然，老氏之道同於楊朱，難與儒釋並矣！賀一見東坡欲强授之。士之求仙，自修足矣！而世方區區弊精神，卑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，而幸一得。是果足以得之耶？其不爲賀笑乎？（《後山居士文集》卷一九）

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〔一〕

別君二十載〔二〕，坐失兩鬢青〔三〕。吾道雖艱難，斯文終典刑〔四〕。屢作退飛鷁，羞看乾死螢〔五〕。一落戎馬間，五見霜葉零〔六〕。夜談空說劍，春夢猶橫經〔七〕。新科復舊貫〔八〕，童子方乞靈〔九〕。須煩淩雲手〔一〇〕，去作入蜀星〔一一〕。蒼苔高昳室，古柏文翁庭。初聞編簡香，稍覺鋒鏑腥〔一二〕。岷峨有雛鳳〔一三〕，梧竹

養修翎〔一四〕。嗚呼應嶰律〔一五〕，飛舞集虞廷〔一六〕。吾儕便歸老，亦足慰餘齡〔一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二年（一〇八七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家安國：字復禮，眉山人。舉進士。初任教授，晚監郡。有《春秋通義》二十四卷。教授：學官名。宋制，諸路州軍立學，置教授，用經術行義教導諸生，並掌管課試之事。

〔二〕「載」，馮應榴注：墨蹟作「歲」。

〔三〕坐：猶徒也，枉也。王融《和王友德古意》：「坐銷芳草氣，空度明月輝。」

〔四〕斯文：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」文，指禮樂制度。典刑：舊法、常規。《詩·大雅·蕩》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鄭箋：「猶有常事故法，可案用也。」後引申爲模範、典範。

〔五〕「屢作」二句：退飛鷁：《春秋·僖公十六年》：「六鷁退飛，過宋都。」杜預注：「鷁，水鳥。高飛遇風而退。」後以言受阻遏，不得進而退。乾死螢：《晉書·車胤傳》：「家貧不常得油，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，以夜繼日焉。」後以乾死螢言讀書人之窘困。杜甫《題鄭十八著作丈》：「窮巷悄然車馬絶，案頭乾死讀書螢。」

〔六〕「一落」二句：施注：「隨韓存寶征夷人乞弟得官。」

［七］「夜談」二句：說劍：謂論劍、談劍。安國曾經戎馬生涯，故云。橫經：橫陳經書聽講。任昉《厲吏人講學》：「旰食願橫經，終朝思擁帚。」二句言安國寤寐僊俛於學。

［八］新科：科舉制謂本年科試爲新科。舊貫：舊制、舊例。《論語·先進》：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」王安石當軸，言少壯時閉門學作詩賦，及入官，世事皆所不知，此科法敗壞人材，於是改法，罷詩賦、帖經、墨義。元祐二年四月復科制。（參見《宋史·選舉制二》、《神宗紀二》、《哲宗紀上》）

［九］童子：未成年之人。此指應試學子。乞靈：求助於神靈或某種權威。《左傳·哀公二十四年》：「寡君欲徼福於周公，願乞靈於臧氏。」元祐初罷王安石經義，復試詩賦，學子或一時無措，故云。

［一〇］淩雲手：筆力雄健之文章高手。安國爲學官，故云。杜甫《戲爲六絶句》：「庾信文章老更成，淩雲健筆意縱橫。」

［一一］入蜀星：《後漢書·李郃傳》：「使者二人到益都，投郃侯舍。時夏夕露坐，郃因仰觀，……指星示云：『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。』」此以言安國。

［一二］「蒼苔」四句：高眠室：與下句「文翁庭」爲互文，指文翁石室。漢廬江（今安徽廬江縣）人文翁，景帝末任蜀郡太守，起學宮，興文教，有政聲。後漢高眠官蜀郡太守，慕文翁爲政之法，作石室祀之。故稱高眠室。今成都文廟西街石室中學乃其址，

庭中古柏已不復存。「高眹」，底本作「眹」，此據《華陽國志》卷三改。又，集甲、類丙、查注、馮應榴注、王文誥注本作「朕」。　編簡：史册、書籍。杜甫《故武衛將軍挽詞》：「封侯意疏闊，編簡爲誰青。」　稍：逐漸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項乃疑范增與漢有私，稍奪之權。」　「稍」，集甲、施本作「始」。　鋒鏑腥：謂以兵爭爲穢行。鋒鏑，指兵器。《史記·秦楚之際月表》：「銷鋒鏑，鉏豪傑，爲萬世之安。」四句言蜀地文化源遠流長，自文翁興學已厭兵爭而重文教。

〔一三〕岷峨：岷山北支，其南即峨眉山，因稱峨眉爲岷峨。此指蜀地。　雛鳳：幼鳳。喻有才華之子弟。李商隱《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，一座盡驚。他日，余方追吟，連宵待坐，裴回久之，句有老成之風，因成二絶寄酬，兼呈畏之員外》：「桐花萬里丹山路，雛鳳清於老鳳聲。」

〔一四〕梧竹：梧桐、竹實。見本卷《戲用晁補之韻》注〔四〕。　修翎：長羽。翎，羽也。白居易《放旅雁》：「健兒饑餓射汝喫，拔汝翅翎爲箭羽。」

〔一五〕嗚呼：叫呼也。《荀子·儒效》：「嗚呼而莫之能應。」王先謙集解：「言儒者窮困之呼，人不聽其呼召也。」　嶰律：謂音律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「黄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，昆侖之陰，取竹之解（通嶰）谷生，其竅厚均者，斷兩節間而吹之，以爲黄鐘之宫。制十二筒（通筒）以聽鳳之鳴，其雄鳴爲六，雌鳴亦六，比黄鐘之宫，而皆可以生之。是爲律本。」

［一六］虞廷：舜之廷。《尚書·益稷》：「簫韶九成，鳳皇來儀。」孔安國注：「韶，舜樂名。言簫，見細器之備。……備樂九奏而致鳳皇。」句本此。「岷峨」四句言蜀中多俊秀子弟，得其長養，必爲朝廷所用。

［一七］餘齡：猶言餘年。韓愈《過南陽》：「孰忍生以慼，吾其寄餘齡。」

集評

趙克宜：敍次簡淨，無一長語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三）

附録

查慎行：此詩墨蹟，小行書，白粉宋紙本。後有元至正辛巳石澗陳有宗跋尾。（《蘇詩補注》卷二九）

王克讓　校注
陳應鸞
馬德富　審訂

PDG

蘇軾詩集校注卷三〇

古今體詩六十七首

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〔一〕

其一

江湖流落豈關天〔二〕，禁省相望亦偶然〔三〕。等是新年未相見，此身應坐不歸田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正月作於汴京。此三詩之第二首，外集收入卷七，題作《戊辰元

日》。蘇轍：字子由，時爲户部侍郎。省宿致齋，齋戒宿於省署。致齋：祭祀或典禮前清整身心之禮。《禮記·祭義》：「致齋於内，散齋於外。」又《祭統》：「致齋三日以齊之。……齊者，清明之至也。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。」後帝王大祀，如祭天、地等行致齋。子由以户部侍郎預祈穀祭地之禮，故行致齋。

〔二〕江湖流落：元豐二年，蘇軾遠放黄州，蘇轍亦謫監筠州鹽酒税，元豐八年兄弟先後還朝。故云。「湖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集丙、施乙作「淮」。

〔三〕禁省：即禁中。禁中亦稱省中，因稱禁省，謂帝王宫禁之内。《後漢書·桓榮傳》：「父子給事禁省，更歷四世。」蘇軾時在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任，故云。「相望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作「相逢」。

〔四〕應坐：猶言應因。

集評

紀昀：意曲折而語自然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其二

白髮蒼顔五十三〔一〕，家人强遣試春衫〔二〕。朝回兩袖天香滿〔三〕，頭上銀幡笑阿咸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蒼顔：年老氣衰之色。歐陽修《醉翁亭記》：「蒼顔白髮，頹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。」「蒼顔」，外集作「龍鍾」。

［二］「强」，清施本、查注作「遥」。

［三］「朝回兩袖」，外集作「歸來衣袖」。天香：此指帝王新年祭天之香。宋吴自牧《夢粱録》卷一《元旦大朝會》：「元旦侵晨，禁中景陽鐘罷，主上精虔炷天香，爲蒼生祈穀於上穹。宰執百僚，待班於宫門之次。」蘇軾以翰林學士預此朝會，故云。

［四］「頭上銀幡」，外集作「剩插金幡」。銀幡：銀色幡勝。唐宋時每立春日用金銀箔羅綵剪作飾物或小幡，戴在頭上或繫在花下，用以歡慶春來臨，並互相遺贈。宋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録》卷六《立春》：「春日，宰執、親王、百官，皆賜金銀幡勝。入賀訖，戴歸私第。」「笑」，外集作「愧」。阿咸：阮籍呼兄子咸爲阿咸。此指子由諸郎。

其三

當年踏月走東風，坐看春闈鎖醉翁［一］。白髮門生幾人在［二］，却將新句調兒童［三］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當年」二句：踏月：月下行進。唐李洞《龍州送人赴舉》：「踏月趨金闕，拂雲看御題。」坐：爲也。春闈：謂春季會試。闈，考場。科舉考試考場關防嚴密，稱鎖闈，省稱闈。會試曰春闈，鄉試曰秋闈。醉翁，歐陽修。其《歸田録》卷下云：「嘉祐二年，余與端明子華，翰長王禹玉，侍讀范景仁，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，辟梅聖俞爲小試官，凡鎖院五十日。」是年蘇軾兄弟赴禮部試。（參見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）

〔二〕門生：科舉時代，貢舉之士於座主（主考官）之自稱。

〔三〕兒童：謂子由諸郎。元祐三年正月，蘇軾亦知貢舉（參見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），故不勝今昔之慨。

集評

紀昀：末句太輕薄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附録

蘇轍：《三日上辛祈穀，除日宿齋户部右曹，元日賦三絶句寄呈子瞻兄》：七度江南自作年，去年初喜奉椒槃。冬來誤入文昌省，連日齋居未許還。今歲初辛日正三，明朝春氣漸

東南。還家强作銀幡會，雪底蒿芹欲滿籃。北客南來歲欲除，燈山火急萬人扶。燈山例以北使見日立。欲觀翠輦巡游盛，深怯南宫鎖鑰拘。（《欒城集》卷一五）

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窗摇細浪魚吹日〔二〕，手弄黄花蝶透衣〔三〕。不覺春風吹酒醒，空教明月照人歸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一月作於汴京。此二詩集本、施注本不載，類本、外集載有。外集「韓」上有「上元」二字。七集續集以其一與別見之「昔日雙鴉」一詩合爲《雜詩二首》。於本題之下，僅著録「一一窗扉」一詩。清施本載續補遺卷下，查注據清施本補編於卷二九《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》之前。馮應榴據《侯鯖録》（見詩後附録），以爲七集本誤，乃從類本、外集作《書扇詩二首》。其「昔日雙鴉」一詩題作《雜詩》，亦隨之編於卷二九。王文誥謂《侯鯖録》所敍乃三年正月十六日事，因改編於此。而「昔日雙鴉」一首，則定爲起知文登過密州所作，改編於卷二六《遺直坊》之前。韓康公：

即韓絳，字子華。見前卷九《韓子華石淙莊》注〔一〕。絳哲宗朝封康國公，元祐二年七月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。

〔二〕杜甫《城西陂泛舟》：「魚吹細浪搖歌扇。」句由此化出。　魚吹日，據《侯鯖録》，乃詠侍兒之姓魯也。　「日」，七集作「沫」，原校：「沫」一作「日」。

〔三〕「透」，七集、外集、查注作「遶」。七集、查注原校：「遶」，一作「透」。

其　二

一一窗扉面水開，更於何處覓蓬萊〔一〕。天香滿袖人知否〔二〕，曾到旃檀小殿來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蓬萊：海中仙山。《山海經·海内北經》：「蓬萊山在海中。」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自宣、威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勃海中。」

〔二〕天香：祭神之香。庾信《奉和同泰寺浮屠》：「天香下桂殿，仙梵入伊笙。」　「袖」，類本、七集作「袂」。

〔三〕「曾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身」。　旃檀：即檀香。梵語謂旃檀那。唐釋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二七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·旃檀》：「旃檀那，謂牛頭檀香等。赤謂紫檀之類，

白謂白檀之屬。」

附録

趙令畤《侯鯖録》卷四：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，自潁入京看上元。至十六日，私第會從官九人，皆門生故吏，盡一時名德。如傅欽之、胡完夫、錢穆父、東坡、劉貢父、顧子敦（案王文誥謂顧提刑河東，不得與會，是爲誤）皆在坐。錢穆父知府至晚，子華不悦。坡云：「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住。」坐客大笑。方坐，出家妓十餘人。中燕後，子華新寵魯生唱罷，爲游蜂所螫，子華意不甚懌。久之，呼出，持白團扇從東坡乞詩。坡書云：「窗摇細浪魚吹日，舞罷花枝蜂遶衣。不覺南風吹酒醒，空教明月照人歸。」上句記姓，下句書蜂事。康公大喜。坡云：「惟恐他姬厮賴，故云耳。」客皆大笑。

次韻答張天覺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車輕馬穩轡銜堅〔二〕，但有蚊蝱喜撲緣〔三〕。截斷口前君莫問，人間差樂勝巢仙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春作於汴京。張天覺：名商英。時爲河東提刑。見前卷二九《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轡銜：猶轡勒。謂馬繮和銜勒。《列子·湯問》：「齊輯乎轡銜之際。」

［三］蚊蝱：蝱之一種。體長大，形橢圓，吻粗，生活於田野雜草中。撲緣：亦作僕緣，猶言附著。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夫愛馬者，……適有蚉蝱僕緣。」

［四］「截斷」二句：「問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作「怪」。差樂：頗樂。李商隱《李賀小傳》：「天上差樂不苦。」巢仙：謂居於山林，遁世學仙。韓愈《記夢》：「口前截斷第二句，綽虐顧我顏不歡。乃知仙人未賢聖，護短憑愚邀我敬。我能屈曲自世間，安能從女巢神仙？」韓詩後二句意謂：我倘能屈曲從人，則自居世間，安能從汝居山間學仙乎。蘇軾二句本此。

集評

紀昀：湊泊之痕不化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其二

馭風騎氣我何勞［一］，且要長松作土毛［二］。亦如訶佛丹霞老［三］，却向清涼禮白

毫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馭風騎氣：猶駕風乘氣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」又曰：「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」

［二］長松：草名。可入藥。一名仙茅。《本草綱目》卷一二上《山草類·長松》：「其葉如松，服之長年，功如松脂及仙茆。」多産於太行西北諸山。參見詩集卷二九《送張天覺得山字》「神草出茅菅」注［六］。　土毛：謂地上所生之物。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：「食土之毛，誰非君臣。」

［三］訶佛：訶問佛祖。　丹霞老：謂丹霞禪師。《景德傳燈録》卷一四《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》：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，師取木佛焚之。人或譏之，師曰：『吾燒取舍利。』人曰：『木頭何有？』師曰：『若爾者，何責我乎？』」張道《蘇亭詩話》卷五：「『訶佛』二字正鍼對天覺語。《曲洧舊聞》：『元祐間，東坡在禁林，無盡（天覺號無盡居士）以書自言曰：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。若得一把茅蓋頭，必能爲公訶佛罵祖。蓋欲東坡薦爲臺諫也。』」

［四］清涼：山名。即今五臺山。　白毫：如來三十二相之一。佛家傳説世尊眉間有白色毫毛，右旋宛轉，如日正中，放之則有光明。《法華經句解》卷一《序品》：「爾時，佛放

眉間白毫相光。」五臺山爲文殊菩薩所居，常現佛光。《清涼志》卷六《張商英傳》：「癸卯至真容院，止清輝閣。……良久，北山雲起，於白雲中現大寶燈。白雲既收，復現大白圓相，如明月輪。」又《續清涼傳》上：張商英除河東提刑，至清涼山，止清輝閣。商英發大誓願，「言訖，兩大金燈照耀崖石，……兩道光如閃電，一大金燈照耀於崖前。」

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〔一〕

少年鞍馬勤遠行，卧聞齕草風雨聲，見此忽思短策橫〔二〕。十年髀肉磨欲透〔三〕，那更陪君作詩瘦〔四〕，不如芋魁歸飯豆〔五〕。門前欲嘶御史驄〔六〕，詔恩三日休老翁〔七〕，羨君懷中雙橘紅〔八〕。黃有老母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三月作於汴京。蘇軾《書試院中詩》：「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，辟李伯時爲考校官。三月初，考校既畢，待諸廳參會，故數往詣伯時。伯時苦水悸，愊愊不欲食，作欲輾馬以排悶。黃魯直詩先成（案，見詩後附録），遂得之。……子瞻次韻云……。」此即軾次韻之詩。

［二］「少年」三句：齕草風雨聲：宋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卷上：「（黄魯直）得句云：『馬齕枯萁喧午夢，誤驚風雨浪翻江。』自以爲工，以語舅氏无咎。……余始聞舅氏言此，不解風雨翻江之意。一日，憩於逆旅，聞旁舍有澎湃鞺鞳之聲，如風浪之歷船者。起視之，乃馬之食於槽，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，方悟魯直之奇。」齕草，咬嚼草料。杜甫《韋偃畫馬歌》：「一匹齕草一匹嘶。」短策：短馬鞭。策，馬鞭。《左傳·文公二十三年》：「（士會）將行，繞朝贈之以策。」三句言見畫馬而思少年鞍馬遠行。

［三］髀骨磨欲透：言久於鞍馬，髀肉消瘦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先主傳》裴松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：「（劉備）嘗於表坐起至廁，見髀裏肉生，慨然流涕。還坐，表怪問備，備曰：『吾常身不離鞍，髀肉皆消。』」

［四］作詩瘦：因作詩勞苦而消瘦。杜甫《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》：「知君苦思緣詩瘦。」

［五］芋魁歸飯豆：歸食芋魁及豆。《漢書·翟方進傳》：「汝南有鴻隙大陂，郡以爲饒。成帝時，關東數水，陂溢爲害。」翟方進爲相，乃決去陂水。「王莽時常枯旱，郡中追怨方進。童謡曰：『壞陂誰？翟子威。飯我豆食羹芋魁。反乎覆，陂當復。誰云者，兩黄鵠。』」

［六］欲嘶御史驄：欲聞御史馬鳴。言切盼御史到來。驄，青白雜毛之馬，此泛言馬。後漢侍御史桓典執政無所迴避，常乘驄馬，京師畏憚。爲之語曰：「行行且止，避驄馬御史。」（見《後漢書·桓榮傳》附桓典）歐陽修《和出省》自注：「國朝之制，禮部考定卷子，

奏上字號，差臺官（御史）一人拆封出牓。」黃庭堅《題太學試院》：「是日，待御史日晏不來。」故句云。

［七］詔恩三日：天子詔賜休假三日。《漢書·馮野王傳》：「疾滿三月賜告，詔恩也。」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一五周必大《殿試筆記次韻》：「會待詔恩三日沐，湖山尋勝任舟輿。」注曰：「給歇泊假三日。」王注孫倬曰：「故事：省試官出院，給假三日。」

［八］《三國志·吳書·陸績傳》：「績年六歲，於九江見袁術。術出橘，績懷三枚，去，拜辭墮地。術謂曰：『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？』績跪答曰：『欲歸老母。』術大奇之。」

集評

劉辰翁：亦牽於山谷音節，殊不暢達。（《蘇東坡詩集》）

汪師韓：此格乃《禁臠》所謂「促句換韻」者。唐詩惟岑參有之，後人遂以爲此詩岑嘉州體。要其源固出於秦碑也。是須適然得之，不由作意，令轉換承接，一氣卷舒，不可增減，方稱入妙。……此篇次韻自然，又且奇氣勃窣，實較黃庭堅原唱爲更勝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和黃即似黃體。此路本之嘉州《走馬川》詩，嘉州又本之嶧山碑，但碑是四言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趙克宜：短章殊峭健，此格不容著一和緩語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附録

黄庭堅《觀伯時畫馬》：儀鸞供張饕蝨行，翰林濕薪爆竹聲，風簾官燭淚縱横。木穿石槃未渠透，坐窗不遨令人瘦，貧馬百嚼逢一豆。眼明見此五花驄，徑思著鞭隨詩翁，城西野桃尋江紅。（《山谷集》卷三）

余與李鷹方叔相知久矣，領貢舉事，而李不得第，愧甚，作詩送之〔一〕

與君相從非一日，筆勢翩翩疑可識〔二〕。平生謾説古戰場，過眼終迷日五色〔三〕。我慚不出君大笑，行止皆天子何責。青袍白紵五千人〔四〕，知子無怨亦無德〔五〕。買羊酤酒謝玉川〔六〕，爲我醉倒春風前。歸家但草淩雲賦，我相夫子非癯仙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三月作於汴京。李鷹：字方叔，華州（治今陝西華縣西）人。號濟南，又號太華逸民。少以文爲蘇軾所知，中年絶意仕進，定居潁州（今安徽阜陽縣）長社。喜論古今治亂，辯而中理。著有《師友談記》、《濟南集》諸書。年五十一

卒。鷹元豐間，贊文謁蘇軾於黃州。蘇軾謂其文有飛砂走石之勢。領貢舉：即知貢舉。唐宋時特派主持進士考試之官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八：「元祐三年正月乙丑，命翰林學士蘇軾權知貢舉。」

〔二〕翩翩：言文筆高妙。《南史·蕭引傳》：「此字筆勢翩翩，似鳥之欲飛。」

〔三〕「平生」二句：「平生」，集甲、七集本作「平時」。謾說：枉說。漫，枉、徒然。「說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一作「詶」。古戰場：《舊唐書·李華傳》：「（華）爲《祭古戰場文》，熏汙之如故物，置於佛書之閣。華與（蕭）穎士因說佛書得之，華謂之曰：『此文何如？』穎士曰：『可矣。』華曰：『當代秉筆者，誰及於此？』穎士曰：『君稍精思便可及此。』華愕然。」句以言識文章高下。　終迷日五色：《唐摭言》卷八：唐李繆公貞元中試《日有五色賦》，其破題曰：「德動天鑑，祥開日華。」翼日無名。楊於陵不平，攜之以詣主文，曰：「當今場中若有此賦，侍郎何以待之？」主文曰：「非狀元不可也。」於陵曰：「苟如此，侍郎已遺賢矣。」主文因致謝，於陵請擢爲狀元。此以《日有五色賦》喻李鷹之文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録解題》卷一七：「東坡知貢舉，得試卷，以爲鷹也，置之首選。已而不然，賦詩自咎，有『平生漫説古戰場，過眼方迷日五色』之句。」

〔四〕青袍白紵：指應試舉子。青袍：唐制，官八、九品服青，常以言位卑職微者。杜甫《徒步歸行》：「青袍朝士最困者，白頭拾遺徒步歸。」白紵，細而潔白之夏布。士子未

仕者著白衣。張籍《白紵歌》：「皎皎白紵白且鮮，將作春衫稱少年。」五千人：黄庭堅《題太學試院》：「元祐三年正月乙丑，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。」五千乃約舉成數。

［五］無怨亦無德：不怨恨也不感激。《左傳·成公三年》：「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，無怨無德，不知所報。」

［六］韓愈《寄盧仝》：「買羊沽酒謝不敏」。酤酒：買酒。「酤」、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沽」。案，「酤」，通作「沽」。玉川：唐盧仝號玉川子。居洛陽，貧而能詩。此借指李廌。

［七］「歸家」二句：淩雲賦：指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。癯仙：即臞仙。言形體消瘦者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（相如）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，此非帝王之僊意也。乃奏《大人賦》。」「天子大説，飄飄然有淩雲氣游天地之間意。」二句以廌比司馬相如，期其自强也。

集評

朱弁：【「平生謾説古戰場」二句】用事精切，雖老杜、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。（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上）

費袞：用「古戰場」、「日五色」，皆當家事，殆如天成。（《梁谿漫志》卷四）

紀昀：【「平生謾説古戰場」二句】善於解紛。○【「行止皆天子何責」三句】三句代方叔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趙克宜：【「平生謾説古戰場」二句】運用精切，情事俱透。……既能盡題事曲折，復不可移贈他人，斯爲加倍精采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附録

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一〇：東坡素知李廌方叔。方叔赴省試，東坡知舉，得一卷子，大喜，手批數十字，且語黄魯直曰：「是必吾李廌也。」及拆號，則張持致平，而廌乃見黜。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。初，廌試罷歸，語人曰：「蘇公知舉，吾之名必不在三名後。」及後黜，廌有乳母年七十，大哭曰：「吾兒遇蘇内翰知舉不及第，它日尚奚望？」遂閉門睡，至夕不出。發壁視之，自縊死矣。廌果終身不第以死，亦可哀也。

《宋史·李廌傳》：以學問稱鄉里，謁蘇軾於黄州，贄文求知。軾謂其筆墨瀾翻，有飛沙走石之勢，拊其背曰：「子之才萬人敵也。抗之以高節，莫之能禦矣。」……鄉舉試禮部，軾典貢舉，遺之，賦詩以自責。吕大防歎曰：「有司試藝，乃失此奇才邪？」軾與范祖禹謀曰：「廌雖在山林，其文有錦衣玉食氣。棄其寶於路隅，昔人所歎。我曹得無意哉？」將同薦諸朝。未幾，相繼去國，不果。

和宋肇遊西池次韻〔一〕

漢皇慈儉不開邊〔二〕，尚教千艘下瀨船〔三〕。貪看艨艟飛鬬艦，不知鼯鼠舞鈞天〔四〕。故山西望三千里，往事回思二十年〔五〕。自笑區區足官府〔六〕，不如公子散神仙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三月作於汴京。宋肇：字懋宗。歷官巫山令。元祐八年以朝奉郎充夔州路轉運判官。西池：即金明池，周迴九里。以在開封西鄭門西北，故名西池。《石林燕語》卷一：金明池，「歲以二月開，命士庶縱觀，謂之開池。至上巳車駕臨幸畢，即閉。」

〔二〕漢皇：此言宋朝皇帝。開邊：擴充疆土。杜甫《兵車行》：「武皇開邊意未已。」

〔三〕下瀨船：行於淺水急流之平底小船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元鼎五年，「甲爲下瀨船將軍，下蒼梧。」顔師古注引臣贊曰：「瀨，湍也。吴越謂之瀨，中國謂之磧。《伍子胥書》有下瀨船。」「船」，集甲作「舡」。《漢書·食貨志下》：「是時粤欲與漢用船戰逐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館環之。治樓船，高十餘丈，旗織加其上，甚壯。」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

卷一：「太平興國中，復鑿金明池於苑北，導金水河水注之，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。」

［四］「貪看」二句：艨艟鬬艦：古戰船名。《三國志·吳書·周瑜傳》：「劉表治水軍，艨艟鬬艦乃以千計。」艨艟，劉熙《釋名》卷七《釋船》：「狹而長曰艨衝，以衝突敵船也。」鬬艦：《通典》卷一六〇《兵》：「鬬艦，船上設女牆，可高三尺，牆下開掣棹孔。船內五尺又建棚，與女牆齊，棚上又建女牆，重列戰敵，上無覆背，前後左右樹牙旗、旛幟、金鼓，此戰船也。」鼉鼊：傳說中龍之一種。龜屬。《集韻》：「鼉鼊，鱷也。一曰雌鱷爲鼉。」「鼉鼊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鼊鼉」。鈞天：謂鈞天廣樂。鈞天，上帝所居。廣樂，廣大之樂。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：「（趙）簡子寤，語諸大夫曰：『我之帝所甚樂，與百神游於鈞天。廣樂九奏萬舞，不類三代之樂，其聲動心。』」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昔者大帝説秦繆公而覲之，饗以鈞天廣樂，帝有醉焉。」

［五］蘇軾熙寧二年（一〇六九）出蜀，距作詩日正二十年。故句云。

［六］區區：義猶辛苦。蘇軾《沁園春·赴密州，早行，馬上寄子由》：「世路無窮，勞生有限，似此區區長鮮歡。」足官府：謂多官府之事。

［七］散神仙：即散仙。道教對未受職仙人之稱。常以喻自由放曠之人。此指宋肇。韓愈《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並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》：「上界真人足官府，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氣格太傷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五）

僕領貢舉未出，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，三月二十日，同游金明池，始見其詩，次韻爲答[一]

雪知我出已全消，花待君來未敢飄。行避門生時小飲[二]，忽逢騎吏有嘉招[三]。魚龍絶技來千里[四]，斑白遺民數四朝[五]。知有黄公酒壚在，蒼顔華髮自相遥[六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三月作於汴京。領貢舉：謂進士考試之主考官。見前《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……作詩送之》注[一]。錢穆父：名勰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[一]。金明池：即西池。見前首詩注[一]。

[二] 門生：科舉時代，貢舉之士於座主（主考官）之自稱。進士牓出後，主考官出鎖院，門生多有謁見者，故句云。昔歐陽修領貢舉，梅聖俞《出省書事和永叔》有句云：「已

是瓊林芳卉晚，不須遊處避門生。」

〔三〕騎吏：長官之從吏。此指穆父之從者。《漢書・丙吉傳》：「吉止駐，使騎吏問：『逐牛行幾里矣。』」劉禹錫《有感》：「騎吏塵未息，銘旌風已翻。」　嘉招：誠敬之邀。潘岳《河陽縣作詩二首》：「微身輕蟬翼，弱冠忝嘉招。」

〔四〕魚龍絶技：謂魚龍變幻之技藝。此指金明池之水戲。《漢書・西域傳・贊》：「作……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。」顔師古注：「魚龍者爲舍利之獸，先戲於庭極，畢乃入殿前激水，化成比目魚，跳躍漱水，作霧障日畢，化成黄龍八丈，出水遨戲於庭，炫耀日光。」趙次公曰：「魚龍則競渡船之類，所謂魚龍蔓衍（變幻）之戲也。來千里必實言其事，有自遠來而能此絶技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〔五〕斑白：指老人。以其頭髮花白也。《禮記・祭義》：「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。」「斑白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班白」。　遺民：改朝換代，前朝遺存之民。《左傳・閔公二年》：「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。」此指本朝前代皇帝時之民。　四朝：東坡仁宗朝出仕，歷英宗、神宗，至哲宗，正四朝。

〔六〕「知有」二句：黄公酒壚：晉王戎曾與嵇康、阮籍酣飲於黄公酒壚。嵇、阮既亡，戎再過此，爲之傷感。後人遂用爲傷逝憶舊之詞。見《世説新語・傷逝》。　蒼顔華髮：指老人。謂年老氣色衰敗、髮白。此似指已故前賢。　「顔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頭」，誤。　「華」，類丙作「白」。　自相遥：已相隔遥遠。二句蓋因遊金明池而思及已故

之前賢。馮應榴云：「是月初七日，韓絳卒。豈以自領貢舉而追悼座主耶？」（《蘇詩合注》卷三〇）

集評

紀昀：清適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韓康公挽詞三首〔一〕

其一

故國非喬木，興王有世臣〔二〕。嗟余後死者，猶及老成人〔三〕。德業經文武〔四〕，風流表搢紳〔五〕。空餘行樂地，處處泣遺民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三月作於汴京。施元之謂「三詩墨迹精絶，（施）宿嘗刻石餘姚縣齋」（施乙卷二七）。韓康公：名絳，字子華。見卷九《韓子華石淙莊》注〔一〕。

三月初七，韓絳卒。「詞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詩」。

〔二〕「故國」二句：故國：舊國。興王：興國之君王。《隋書·李德林傳》：「皇帝載誕之初，神光滿室。具興王之表，韞大聖之能。」世臣：代有功勳之舊臣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「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」康公之父以忠義顯於仁宗朝，至參知政事，封冀國公。子華熙寧間兩度入相，元祐初封康國公，以太尉致仕，故二句云。

〔三〕老成人：年高德劭之人。此指韓絳。《詩·大雅·蕩》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句言己有幸見康公風範。

〔四〕德業：德行及功業。《後漢書·楊震傳》：「自震至彪，四世太尉，德業相繼。」經文武：經略文治武功。韓絳以文章知名於時。仁宗嘉祐間已爲翰林學士。後遷右諫議大夫，權御史中丞，復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。屢居顯要，不可概舉。仁宗朝，知慶州，熟羌有據堡劫鎮城殺吏士者，韓絳出兵討之。既平，詔書獎諭。神宗朝，夏人擾邊，慶州失利，拜韓絳陝西宣撫使，將校皆得自除，又奏攻守策，神宗手詔還之，曰：「此良策也。」後增築婁城等城，使河東陝西爲犄角。西邊既平，神宗曰：「西邊之平，卿之力也。」（參見《宋史·韓絳傳》、范純仁《司空康國韓公墓誌銘》）

〔五〕風流：謂儀表風度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劉琰傳》：「（劉備）以其宗姓，有風流，善談論。」　表撝紳：爲士大夫之儀範。表，儀範、表率。《禮記·表記》：「仁者，天下之

表也。」搢紳，謂士大夫。紳，大帶。古時仕宦者垂紳搢笏，故搢紳稱士大夫。

其二

再世忠清德〔一〕，三朝翊贊勳〔二〕。功成不歸國，就訪敢忘君〔三〕。舊學嚴詩律，餘威靖塞氛〔四〕。何當繼《韓奕》，故吏總能文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再世：言父子兩代。　忠清德：忠貞廉潔之德行。《後漢書・朱　穆傳》：「穆前在冀州，所用皆清德長者。」

〔二〕三朝：韓絳歷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，故云。　翊贊勳：輔佐贊助之功。翊贊：輔佐贊助。《三國志・蜀書・吕凱傳》：「今諸葛丞相……受遺托孤，翊贊季興。」「翊」，集甲、類丙、七集作「翼」。

〔三〕「功成」二句：不歸國：康公致仕後，不居汴京，卜居潁昌府（今河南許昌市），故云。　就訪：往從相問。蘇軾《祭韓獻肅公文》：「公勇於退，連章告歸。三公就第，大政是咨。」敢，不敢也。《左傳・莊公二十二年》：「敢辱高位。」杜預注：「敢，不敢也。」二句言雖去國，猶與大政。

〔四〕「舊學」二句：舊學：素常所學。嚴詩律：謂韓絳長於詩。餘威靖塞氛：贊子華之

武功。言其聲威安邊靖遠。（參見「其一」注〔四〕）

〔五〕「何當」二句：《韓奕》：《詩·大雅》篇名。中有句云：「韓侯受命，王親命之。……韓侯入覲，以其介圭。」此以韓侯比韓絳。蘇軾《祭韓獻肅公文》云：「韓侯奕奕，申伯番番。」故吏：舊日屬吏。此指蘇軾等康公之門生屬吏。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：「門生故吏，一偏於天下。」

其三

西第開東閣〔一〕，初筵點後塵〔二〕。笙歌邀白髮〔三〕，燈火樂青春〔四〕。扶路三更罷〔五〕，回頭一夢新。賦詩猶墨溼〔六〕，把卷獨沾巾。

校注

〔一〕西第：宰相府第。《後漢書·馬融傳》：「又作大將軍西第頌。」杜甫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郎》：「無數將軍西第成，早作丞相東山起。」「第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地」。馮應榴注謂「地」誤。東閣：亦作東閤。《漢書·公孫弘傳》：「時上方興功業，婁舉賢良。弘……數年至宰相封侯，於是起客館，開東閤以延賢人，與參謀議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閤者，小門也。東向開之，避當庭門而引賓客，以別於掾史屬官也。」後因以稱宰相招致款待賓客之所。

〔二〕初筵：古代大射禮，賓客初進門，登堂入席，曰初筵。此指宴飲。《詩·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：「賓之初筵，左右秩秩。」杜甫《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》：「羣公餞南伯，肅肅秩初筵。」點後塵：謂忝隨人後。「點」，通「玷」，污、辱。謙詞。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：「若僕大質已虧缺，……終不可以爲榮。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。」張協《七命》：「余雖不敏，請尋後塵。」趙令畤《侯鯖録》卷四：「康公絳子華謝事後，自潁入京看上元。至十六日，私第會從官九人，皆門生故吏，盡一時名德。如傅欽之、胡完夫、錢穆父、東坡、劉貢父、顧子敦，皆在坐。」

〔三〕白髮：蘇軾自謂。其《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》有「白髮蒼顏五十三」之句。

〔四〕青春：春天。《楚辭·大招》：「青春受謝，白日昭只。」注：「青，東方春位，其色青也。」曹植《迷迭香賦》：「應青春而凝暉。」

〔五〕扶路：言醉而扶路以歸。《晉書·謝安傳》附羊曇：「（曇）因石頭（石頭城）大醉，扶路唱樂，不覺至州門。」

〔六〕正月十六日，蘇軾預康公宴，作《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》。時不兩月，康公辭世。故句云。

次韻子由題《憩寂圖》後〔一〕

東坡雖是湖州派，竹石風流各一時〔二〕。前世畫師今姓李〔三〕，不妨還作輞川

詩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清施本載續補遺卷下，查注編於此。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，列卷四七補編詩。今仍查注之舊。　子由：蘇轍字。《憩寂圖》：爲蘇軾、李公麟所畫。蘇轍《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、古木、老僧，謂之憩寂圖，題其後》：「東坡自作蒼蒼石，留取長松待伯時。只有兩人嫌未足，更收前世杜陵詩。」

〔二〕「東坡」二句：湖州派：文與可元豐初知湖州，因稱文湖州。與可長於畫竹，評者謂其竹「疑風可動，不筍而成。」其後學甚多，稱爲「湖州竹派」。「竹石」句：蘇軾《題憩寂圖詩》：「文與可嘗云：『老夫墨竹一派，近在徐州（蘇軾熙寧末、元豐初知徐州）。』吾竹雖不及，石似過之。」

〔三〕前世畫師：王維《偶然作》其六：「宿世謬詞客，前身應畫師。」語本此。言李公麟畫藝超卓。　「前世」，外集作「前日」。

〔四〕輞川詩：王維有《輞川集》二十首，寫陝西藍田輞川山水。蘇軾借此言李公麟像王維一樣寫詩。

集評

紀昀：似老筆，實是率筆。老手頹唐，往往有此。讀者勿爲重名所壓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附録

蘇軾《題憩寂圖詩》：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，蘇子瞻、李伯時爲柳仲遠作《松石圖》。仲遠取杜子美詩「松根胡僧憩寂寞，龐眉皓首無住著。偏袒右肩露雙脚，葉裏松子僧前落」之句，復求伯時畫此數句，爲《憩寂圖》。子由題云：「東坡自作蒼蒼石，留取長松待伯時。只有兩人嫌未足，兼收前世杜陵詩。」因次其韻云：「東坡雖是湖州派，竹石風流各一時。前世畫師今姓李，不妨還作輞川詩。」文與可嘗云：「老夫墨竹一派，近在徐州。」吾竹雖不及，石似過之。此一卷公案，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。

黄庭堅跋：或言：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，流俗人不領，便是詩病。伯石一丘一壑不減古人，誰當作此癡計。子瞻此語是真相知。魯直書。

書艾宣畫四首〔一〕

竹鶴

此君何處不相宜〔二〕，況有能言老令威〔三〕。誰識長身古君子〔四〕，猶將緇布緣深衣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三月作於汴京。艾宣：金陵（今南京市）人。工畫花竹翎毛。《圖畫見聞志》卷四謂其「孤標高致，別是風規，敗草荒榛，尤長野趣」。

〔二〕此君：指竹。《世説新語·任誕》：「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，便令種竹。或問：『暫住何煩爾？』王嘯詠良久，直指竹曰：『何可一日無此君？』」

〔三〕老令威：謂鶴。舊題陶潛《搜神後記》卷一：「丁令威，本遼東人。學道于靈虚山。後化鶴歸遼，集城門華表柱。……徘徊空中而言曰：『有鳥有鳥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歸。』」

［四］長身古君子：謂鶴。杜甫《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》：「薛公十一鶴，皆寫青田真。……低昂各有態，磊落如長人。」

［五］緇布緣深衣：深衣之袂、邊緣以黑色之布。此以言鶴身白而翼之一部及尾端黑色。緇，黑色。《論語·陽貨》：「不曰白乎？涅而不緇。」緣，衣邊。《禮記·三藻》：「緣廣寸半。」此用爲動詞。深衣，古代諸侯、大夫、士家居之衣。因衣、裳相連，前後深長，故名。《禮記·深衣》：「古者深衣蓋有制度，以應規矩、繩權衡。」鄭玄注：「名曰深衣者，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太著相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黃精鹿［一］

太華西南第幾峯［二］，落花流水自重重。幽人只采黃精去［三］，不見春山鹿養茸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黃精：草名。亦名黃芝、菟竹、鹿竹等。葉似竹而短，根如嫩薑。可入藥，久服輕身延

年。道家以爲得其坤土之精粹，故名。嵇康《與山巨源絶交書》：「又聞道士遺言，餌术、黄精，令人多壽。」

〔二〕太華：西嶽華山。在陝西渭南縣東南。《書·禹貢》：「西傾朱圉鳥鼠，至於太華。」即此。

〔三〕幽人：謂隱士。《易·履》：「履道坦坦，幽人貞吉。」

〔四〕「春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青」。鹿茸：初生之鹿角。上被茸毛，故名。入藥，久服益氣强志。（參見《政和證類本草》卷一七《鹿茸》）「鹿養」，查注作「養鹿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跳出題外作烘染，用筆靈妙，畫意於言外見之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趙克宜：純用側筆，殊有別致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杏花白鶺〔一〕

天工剪刻爲誰妍〔二〕，抱蕊游蜂自作團。把酒惜春都是夢，不如閑客此閑看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白鶺：鳥名。亦名銀雉。似山雞而色白。産於我國東南。《西京雜記》卷四：「閩越王

獻高帝……白鷴黑鷴各一雙。」

〔二〕「工」，類本、查注、馮應榴注作「公」。馮應榴注原校：一作「五」。案，「五」當爲「工」之訛。此句謂杏花。

〔三〕閑客：謂白鷴。施注：「楊文公《談苑》：李昉畜五禽皆以客名。白鷴曰閑客，鷺曰雪客，鶴曰仙客，孔雀曰南客，鸚鵡曰隴客。」「此」，集甲作「比」，疑因形似而訛。

集評

紀昀：綰合大雅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蓮龜〔一〕

半脱蓮房露壓攲〔二〕，緑荷深處有游龜。祇應翡翠蘭苕上〔三〕，獨見玄夫曝日時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：「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。」張華《博物志》卷四：「龜三千歲遊於蓮葉，巢於卷耳之上。」

〔二〕蓮房：蓮實之外苞。以其分隔如房，故名。杜甫《秋興》之七：「波漂菰米沉雲黑，

露冷蓮房墜粉紅。」　攲：傾斜。

〔三〕翡翠：鳥名。亦名翠雀。羽有藍、緑、赤、棕等色。雄曰翡，雌曰翠。　蘭苕：蘭之莖。郭璞《遊仙詩》之三：「翡翠戲蘭苕，容色更相鮮。」

〔四〕玄夫：謂龜。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：神龜爲豫且網得而囚之，夜半來見夢於宋元王。元王悟，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，曰：「今寡人夢見一丈夫，延頸而長頭，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，來見夢於寡人。……是何物也？」衛平謂王曰：「玄服而乘輜車者，其名爲龜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與《黄精鹿》詩同一用意。而此用直筆，其味減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〔一〕

跪奉《新書》笏在腰〔二〕，談王正欲伴耕樵〔三〕。晉陽豈爲一門事〔四〕，唐高祖謂温大雅兄弟云：我起義晉陽，止爲卿一門耳〔五〕。宣政聊同五月朝〔六〕。貞元中，詔曰：自今後五月一日，御宣政殿，與文武百僚相見〔七〕。憂患半生聯出處〔八〕，歸休上策早招要〔九〕。後生可畏吾衰矣，刀筆從來錯料堯〔一〇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五月作於汴京。子由：蘇轍字。同轉對：謂兄弟同一日輪次奏事。子由詩題云《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》。是日，東坡有《轉對條上三事狀》，子由有《轉對狀》。轉對，百官輪次奏事。宋王林《燕翼貽謀録》：「後唐天成中，廢待制次對官。五日一次，由内殿百官轉對。」宋朝因之。太祖建隆三年初定此制。每五日内殿起居輪一員上殿，指陳時政得失。自侍從以下，稱輪當面對；如爲臺諫官，則稱有本職公事。（參見宋趙升《朝野類要》卷一《輪對》）

［二］《新書》：賈誼撰。其間不乏陳述政見之作。此指《轉對條上三事狀》。笏：古代朝會時所執之版。有事則書於其上，以備遺忘。

［三］談王：談王道（先王所行之正道）之省語。此指轉對上疏言事。耕樵：耕田、打柴。此謂種田及打柴之人。「耕」，類本、查注作「漁」。查注原校：一作「耕」。揚雄《長楊賦》：「士有不談王道者，則樵夫笑之。」句由此化出。蘇軾自參議役法、擢爲翰林學士之後，臺諫官攻擊不已，軾屢疏求去。是年三月《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》曰：「伏念臣多難早衰，無心進取。得歸丘壑以養餘年，其甘如薺。」

［四］《舊唐書·温大雅傳》：「武德元年，歷遷黄門侍郎。弟彦博爲中書侍郎，對居近密，議者榮之。高祖從容謂曰：『我起義晉陽（隋太原郡治所，今太原市西南），爲卿一門

耳。』」「議者榮之」者，不無嫉羨也。故有高祖從容之語。時蘇軾兄弟並顯於朝，議者非一，蘇軾尤爲言路所攻。御史賈易、王覿、趙挺之、楊康國等，更連章彈劾。謂蘇軾量狹識暗，喜怒任情，習爲輕浮，專欲引納輕薄虛誕之人。貪好權利，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，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。行非理義，文無法度。胸中斜僻，學術不正，長於辭章而暗於義理。其考試館職策題莽、卓、袁、曹之事，及求所以篡國遲速之術，虧損國體，震駭羣聽，罪不可赦。（參閱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四、四〇五、四〇七、四〇八）爲求稍安，蘇軾屢疏乞郡。賴宣仁后知之，不允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九：元祐三年三月乙亥，軾又言：「臣近因宣召，面奏聖旨：『何故屢入文字乞郡？』臣具以疾病之狀對。又蒙宣諭：『豈以臺諫有言故耶？兄弟孤立，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，不因他人。今來但安心，無邮人言，不用更入文字求去。』」故蘇軾此處用大雅兄弟對掌近密、高祖杜議者口之事。

［五］「唐高祖謂温大雅兄弟」云云，施乙無此條自注。

［六］宣政：唐長安宫殿名。在大明宫内，位於含元殿後。五月朝：《唐會要》卷二四：「貞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，……自今以後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。」「月」，類丙作「日」。

［七］「貞元中」云云，施乙此條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，注文與自注略同。集甲、類本有此條自注。「貞」，集甲作「正」，似因聲而訛。

［八］憂患：猶患難。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作《易》者，其有憂患乎？」出處：猶言進退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。」句謂與子由半生以來，同憂患，共進退。蘇軾《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》云：「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，便爲朱光庭、王巖叟、賈易、韓川、趙挺之等攻擊不已，以至羅織語言，巧加醞釀，謂之誹謗。……蓋緣臣賦性剛拙，議論不隨，而寵禄過分，地勢侵迫，故致紛紜，亦理之當然也。」

［九］歸休：離去、止息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歸休乎君，予無所用天下爲。」招要：即招邀，要約也。謝惠連《泛湖歸出樓中玩月》：「輟策共駢筵，並坐相招要。」

［一〇］《漢書·周昌傳》：「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：『君之史趙堯，年雖少，然奇士，君必異之。是且代君之位。』昌笑曰：『堯年少，刀筆吏耳，何至是乎？』居頃之，……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『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？』孰視堯曰：『無以易堯。』遂拜堯爲御史大夫。」此以趙堯比趙挺之等人。黄徹云：「周昌以趙堯刀筆吏，後果無能爲，所料信不錯。而云『錯料堯』，亦以涉譏謗倒用爾。」（《䂬溪詩話》卷四）王文誥云：「公嘗當衆指趙挺之爲傾險小人，登之奏狀。其後趙挺之、蔡京更代爲相，而宋亡矣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

集評

方回：兄弟一門，用温大雅事、唐高祖語，極切。尾句又似不平執政者之躁進。此乃東

坡平生口病也。（《瀛奎律髓》卷二）

柏石圖詩〔一〕并敘

陳公弼家藏《柏石圖》〔二〕，其子慥季常傳寶之〔三〕，東坡居士作詩，以爲之銘。

柏生兩石間，天命本如此。雖云生之艱，與石相終始。韓子俯仰人〔四〕，但愛平地美〔五〕。土膏雜糞壤〔六〕，成壞幾何耳。君看此槎牙〔七〕，豈有可移理？蒼龍轉玉骨，黑虎抱金柅〔八〕。畫師亦可人〔九〕，使我毛髮起。當年落筆意，正欲譏韓子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五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注原編於此。查注以爲坡去黄後，不得復與陳慥相聞問，故編黄州卷中，馮應榴注因之。王文誥云：「是時，陳慥自黄來京見公，寓於興國浴室，因題此詩。施注原編此詩不誤。」「柏石圖詩」，類本無「詩」字。題下

「并敍」，王文誥注缺，底本據集甲補。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［二］陳公弼：名希亮。見前卷四《客位假寐》注［二］。陳嘉祐八年夏知鳳翔，蘇軾時爲鳳翔府簽判。

［三］陳慥：字季常。少慕郭解、朱家爲人。稍壯，折節讀書。晚乃遯於光、黄間，不與世聞。詳見軾《方山子傳》。軾《與陳季常書》之一三：「聞車馬早晚北來，恐此書到日，已在道矣。」又一五：「聞公有意入京，不知幾時可來？」軾作此詩時，陳慥已至京。

［四］韓子：謂韓愈。俯仰人：謂與世浮沉之人。《莊子·天運》：「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？引之則俯，舍之則仰。彼人所引，非引人也。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。」

［五］韓愈《招楊芝罘》云：「柏生兩石間，萬歲終不大。」又云：「柏移就平地，……柏有傷根容。傷根柏不死，千丈日以至。」故句云。

［六］土膏：土地之膏澤。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：「陽氣俱蒸，土膏其動。」韋昭注：「膏，潤也。」糞壤：穢土、肥土。《離騷》：「蘇糞壤以充幃兮，謂申椒其不芳。」

［七］槎牙：錯雜不齊貌。也作槎枒。元稹《寺院新竹》：「槎枒矛戟合，屹仡龍蛇動。」陸龜蒙《太湖石》：「槎牙真不材，反作天下彦。」

［八］「蒼龍」二句：蒼龍：言柏之虬曲。金柅：止車之木。言柏也。《易·姤》：「繫於金柅，貞吉。」王弼注：「金者，堅剛之物。」孔疏：「柅者，在車之下，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。」

［九］可人：使人滿意之人。《禮記·雜記》：「其所與遊辟也，可人也。」

集評

劉辰翁：甚有理味。（《蘇東坡詩集》）

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［一］

老松燒盡結輕花［二］，妙法來從北李家［三］。翠色冷光何所似，牆東鬢髮墮寒鴉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五月作於汴京。此詩集本、施本不載，類本載卷一二筆墨類，清施本列補編中，查注不載，馮應榴注仍收入補編中，王文誥編於此。《總案》云：「此詩施注原編不載，外集載《試院觀伯時畫馬》詩後。……外集編知貢舉時，與公跋畫（漢傑畫）年月相符，是漢傑之在京審矣。今據此改編入集。」今從。　宋漢傑：名子房，鄭州滎陽（今河南滎陽市）人。宋選之子，宋復古之猶子。官至正郎。軾《跋宋漢

傑畫》謂其畫不古不今，稍出新意，真士人畫也。又云：「假之數年，當不減復古也。」

「惠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送」。李承晏：宋制墨名家。

〔二〕墨多爲松煙所製，故句云。宋晁李一《墨經》：「古用松煙石墨二種。石墨自魏晉以後無聞，松煙之製尚矣。」蘇軾《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》：「一螺點漆便有餘，萬竈燒松何處使。」

〔三〕北李家：唐李超，易水（在今河北省易縣）人。與其子庭珪、庭寬亡至歙州。其地多松，因留居。以墨名家。庭寬之子承晏亦以墨名。（參閱宋李孝美《墨譜法式》中、陸友《墨史》上）

〔四〕牆東：牆東女子之省語。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賦》：「天下之佳人，……莫如臣東家之子，……此女登牆闚臣三年。」鬢髮：稠美之黑髮。此以狀墨之黑。《詩·鄘風·君子偕老》：「鬢髮如雲，不屑髢也。」寒鴉：秋冬之烏鴉。王昌齡《長信秋詞五首》之三：「玉顔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」寒鴉亦狀墨之色。

慶源宣義王丈，以累舉得官，爲洪雅主簿，雅州户掾。遇吏民如家人，人安樂之。既謝事，居眉之青神瑞草橋，放懷自得。有書來求紅帶。既以遺之，且作詩爲戲，請黄魯直、秦少游各爲賦一首，爲老人光華〔一〕

青衫半作霜葉枯〔二〕，遇民如兒吏如奴。吏民莫作官長看，我是識字耕田夫。妻啼兒號刺史怒〔三〕，時有野人來挽鬚〔四〕。拂衣自注下下考〔五〕，芋魁飯豆吾豈無〔六〕。歸來瑞草橋邊路，獨遊還佩平生壺〔七〕。慈姥巖前自喚渡〔八〕，青衣江畔人爭扶〔九〕。今年蠶市數州集〔一〇〕，中有遺民懷袴襦〔一一〕。邑中之黔相指似〔一二〕，白髯紅帶老不癯〔一三〕。我欲西歸卜鄰舍〔一四〕，隔牆拊掌容歌呼〔一五〕。不學山、王乘駟馬，回頭空指黄公壚〔一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夏作於汴京。王慶源：名羣，字子衆，東坡之叔丈。宣義：宣義郎之省稱。隋置遊騎尉，散官。唐改爲宣義郎。宋因之。從七品上。累舉得官：屢

試禮部不中，積其舉數，且參其年，徑赴皇帝策試而得官。《宋史·選舉志一》：「凡士貢於鄉，而屢詘於禮部或廷試所不録者，積前後舉數，參其年而差等之。遇親策士，則別籍其名以奏，徑許附試，故曰特奏名。……命禮部敍爲一舉。」　洪雅：宋嘉州屬縣，治今四川洪雅縣西。　主簿：官名。掌諸簿目。雅州：治今四川雅安市。　户掾：户曹掾之省稱，即户曹參軍。掌户籍、賦税、倉儲受納等事。　眉：宋眉州。治今四川眉山市。青神：治今四川青神縣。　瑞草橋：在青神縣西。　紅帶：宋王得臣《麈史》卷一：「（帶）通以黑韋爲常服者，金、玉、犀則用紅韋。著令品制有差等，豪貴侈僭雖非經賜，亦多自服。」王慶源之服紅帶，殆亦此也。黄魯直：名庭堅。時在秘書省，爲實録院檢討官。秦少游：名觀。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，被召至京師。底本校：類本「王丈」作「王丈人」，「吏民」無「民」字，「請黄魯直秦少游各爲賦一首」，無「請」字、「爲」字。集甲、集丙、類本「直」後有「學士」二字，「游」後有「賢良」二字。集丙「光華」無「華」字。

〔二〕青衫：言官職低微。唐制，官八、九品服青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坐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「霜」，底本校：集丙作「華」。

〔三〕妻啼兒號：言慶源之清貧。韓愈《進學解》：「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。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。」刺史怒：蘇過《王元直墓碑》：「季父慶源官於洪雅，以論事不合，取長官怒。憂以罪去，……即謝病去，爲西蜀高人。」

［四］野人：鄉野之人，農夫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「乞食於野人，野人與之塊。」

［五］拂衣：褰衣、振衣。表示決意去官。《後漢書·楊彪傳》：「明日便當拂衣而去，不復朝矣。」自注下下考：自言政績最差。《舊唐書·陽城傳》：陽城爲道州刺史，賦稅不登，觀察使數加誚讓。州上考功第，城自署其第曰：「撫字辛勞，征科政拙，考下下第。」

［六］芋魁飯豆：言蔬食。《漢書·翟方進傳》：「童謡曰：『壞陂誰，翟子威。飯我豆食羹芋魁。』」

［七］句謂攜酒獨遊。杜牧《獨酌》：「獨佩一壺遊，秋毫泰山小。」

［八］慈姥巖：在青神縣。宋范成大《吳船録》卷上：發眉州六十里，午到中巖，號西川林泉最佳處。相傳爲……慈姥龍所居。「凡五里至慈姥巖，巖前即寺也。」

［九］青衣江：水名。源出四川寶興縣西，流經雅安、洪雅、夾江，至樂山匯於大渡河入岷江。「畔」，集甲、七集作「上」。

［一〇］蠶市：古代蜀中春季勸農之市。宋黄休復《茅亭客話》卷九：「蜀有蠶市，每年正月至三月，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。耆舊相傳，古蠶叢氏爲蜀主，民無定居，隨蠶叢所在致市居。此之遺風也。又蠶將興以爲名也，因市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藥雜物。」

［一一］懷袴襦：言懷念善政。《後漢書·廉范傳》：廉范遷蜀郡太守，政績卓著。百姓歌曰：「廉叔度，來何暮。不禁火，民安作。平生無襦今五袴。」

〔一二〕邑中之黔：謂春秋宋之子罕。《左傳·襄公十七年》：宋皇國父欲爲平公築臺，子罕請俟農功之畢。百姓乃作歌曰：「澤門之晳，實興我役；邑中之黔，實慰我心。」杜預注：「子罕黑色，而居邑中。」　指似：指與。白居易《戲贈李十三判官》：「垂鞭相送醉醺醺，遥看廬山指似君。」

〔一三〕癯：瘦。漢應劭《風俗通》卷七《太尉汝南陳蕃》：「昔子夏心戰則癯。」

〔一四〕卜鄰：擇鄰。《左傳·昭公三年》：「非宅是卜，惟鄰是卜。」

〔一五〕歌呼：歌唱呼號。《史記·曹相國世家》：「相舍後園近吏舍，吏舍日飲歌呼。」

〔一六〕「不學」二句：山王：謂晉山濤、王戎。　「學山王」，類甲作「覺山王」，類丙作「覺王山」。　駟馬：謂貴官所乘之駟馬高蓋車。山濤曾爲尚書右僕射，王戎曾爲尚書令。　黄公壚：《世説新語·傷逝》：晉王戎曾與嵇康、阮籍酣飲於黄公酒壚。嵇、阮既亡，戎再過此店，爲之傷懷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分明表出陽城、何易於一輩人物。除此筆力，莫能傳其人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【首八句】數語寫出循吏。正如「邊將無功吏不能」，祇七字，寫出仁宗。○【「青衣江畔人爭扶」】句外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張道：「青衫半作霜葉枯」。實爲吾輩老臞儒畫照，後人無此新穎之思。（《蘇亭詩話》卷一）

趙克宜：全從淺近處摹寫，人品自出。詩有不求深者，此類也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附録

蘇軾《與王慶源書》：向要紅帶，今寄一條去。却是小兒子輩聞公要此，頗盡功勾當釘造，不知稱尊意否？拙詩一首，並黄、秦二君，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，各賦一首。寫作《黄素經》一卷，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。京師有所須，但請示及。

次韻許沖元送成都高士敦鈐轄〔一〕

栘中老監本虚名，懶作燕山萬里行〔二〕。余昔與高君同奉使契丹，辭免，不行〔三〕。坐看飛鴻迎使節〔四〕，歸來駿馬換傾城〔五〕。高才本不緣勳閥〔六〕，餘力還思治蜀兵。西望雪山烽火盡〔七〕，不妨樽酒寄平生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夏作於汴京。許沖元：名將（一〇三七——一一一一），福州

閩縣（今福建福州市）人。嘉祐八年進士。神宗朝累拜翰林學士、龍圖閣直學士，出知成都府。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，進尚書左丞。累官門下侍郎平章事，出知河南府。政和元年卒。謚文定，改謚文恪。「次韻許沖元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次許沖元韻」。查注：一本無此五字。高士敦：字仲穆。宣仁后從弟。真宗朝忠武軍節度使高瓊諸孫。鈐轄：宋武官名。掌總治軍旅屯戍、營防守衛政令。時高爲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。

〔二〕「栘中」二句：栘中監：漢初官名。掌管鞍馬、鷹犬射猎等。以馬厩在栘中，故名。《漢書·昭帝紀》：始元六年，「栘中監蘇武前使匈奴。」燕山：山名。自河北薊縣東南蜿蜒而東，經玉田、豐潤、直至海濱，延袤數百里。時遼轄其大部。蘇軾以奉使遼不果，故二句云。

〔三〕「余昔與高君同奉使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「昔」、「同」字。施乙無「君」、「奉」字。契丹：我國古民族，爲東胡族一支，居今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一帶。公元九一六年建契丹國，後改國號爲遼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八五：「元祐元年八月己亥，中書舍人蘇軾爲皇帝賀遼國生辰使，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副之。」注云：「軾辭行。」

〔四〕坐看：旋看。李白《古風》六二：「坐看飛霜滿，凋此紅芳年。」

〔五〕駿馬換傾城：李玫《異聞實録·妾換馬》：「酒徒鮑生多聲妓，外弟韋生好乘駿馬。經

行四方，各求其好。一日，相遇於途，宿於山寺，各出所有互易之。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。」傾城：指絶色女子。《漢書·李延年傳》：「北方有佳人，絶世而獨立。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」

〔六〕勳閥：功臣門第。《新唐書·循吏傳序》：「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閥著者，各見本篇。」士敦，宣仁后從弟。故云。

〔七〕雪山：此指今四川松潘縣東之岷山。以主峯常年積雪，故名。烽火：古時邊防報警之煙火。《墨子·號令》：「晝則舉烽，夜則舉火。」

次前韻送程六表弟〔一〕

君家兄弟真連璧〔二〕，門十朱輪家萬石〔三〕。竹使猶分剌史符〔四〕，上方行賜尚書舄〔五〕。前年持節發倉廩，到處賣刀收薤栗〔六〕。歸來閉口不論功，却走渡江誰復惜〔七〕。君才不用如澗松〔八〕，我老得全猶社櫟〔九〕。青衫莫厭百僚底〔一〇〕，白首上有千薪積〔一一〕。憶昔江湖一釣舟，無數雲山供點筆〔一二〕。未應便障西風扇〔一三〕，祇恐先移北山檄〔一四〕。憑君寄謝江南叟，念我空見長安日〔一五〕。浮江泝蜀有成言〔一六〕，江水在此吾不食〔一七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七月作於汴京。元祐元年三月，蘇軾有《送程六知楚州》詩（見前卷二七）。此即次其韻，送程六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。「前韻」，類丙無「前」字。程六：蘇軾母成國夫人之侄，名之元，字德孺，眉山人。之才之弟。嘗知楚州，又持節嶺南。元祐中任夔州路轉運使，有政績。

［二］連璧：喻程氏德孺、懿叔兄弟才行並美。《魏書·陸俟傳》：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。洛陽令賈楨見其兄弟，歎曰：「僕以老年，更覩雙璧。」程氏兄弟三：德孺、懿叔、正輔。正輔娶蘇軾女兄，此女以不得志早亡。老蘇公以爲恨，蘇軾亦耿耿。故詩不及正輔。蘇軾《送表弟程六知楚州》詩亦云「炯炯明珠照雙璧」。

［三］朱輪：古代高官所乘之車，以朱紅漆輪，故名。《漢書·楊敞傳》附楊惲：「惲家方隆盛時，乘朱輪者十人。」家萬石：言其家官多禄厚。西漢石奮及其四子皆官至二千石，景帝號奮爲「萬石君」。見《史記·萬石君傳》

［四］竹使符：漢代分與郡國守相之符信。此言爲州郡長官。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：「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、竹使符。」

［五］上方：亦作尚方。官署名。掌製造、供應皇帝所用器物。「上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作「尚」。行：且、將。尚書舄：《漢書·鄭崇傳》：「哀帝擢爲尚書僕

射，數求見諫爭，上初納用之。每見曳革履，上笑曰：『我識鄭尚書履聲。』」後因以作重臣之典。　舃：鞋。

［六］「前年」二句：持節發倉廩：持符節開倉濟民。《漢書·汲黯傳》：「臣過河内，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，或父子相食。臣謹以便宜，持節發河内倉粟以振貧民。」賣刀收薤粟：猶賣刀買牛。薤粟，言牛。以其初生之角如薤如粟也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祭天地之牛角薤栗。」《漢書·龔遂傳》：「遂見齊俗奢侈，好末技，不田作，乃躬率以儉約，勸民務農桑。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。」二句言之元知楚州之惠政。

［七］宋江南西路轄今江西省地。之元赴江西漕，故謂「渡江」云。

［八］左思《詠史》其二：「鬱鬱澗底松，離離山上苗。以彼徑寸莖，蔭此百尺條。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沉下僚。地勢使之然，由來非一朝。」句用此，言之元高才而不爲世用。

［九］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匠石之齊，至於曲轅。見櫟社樹，其大蔽數千牛，絜之百圍。其高臨山，十仞而後有枝，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。觀者如市，匠石不顧。……曰：『已矣，勿言之矣。散木也。……是不材之木也，無所可用。』」後因以喻無用之人。　「猶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如」。

［一〇］青衫：唐制，官八、九品服青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坐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　百僚底：言官居最下層。杜甫《狄明府》：「比看伯叔四十人，有才無命百僚底。」

［一一］句言後來者反居於上。《漢書・汲黯傳》：「始黯列九卿矣，而公孫弘、張湯爲小吏。及弘、湯稍貴，與黯同位，……或尊用過之。……（黯）見上，言曰：『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，後來者居上。』」

［一二］點筆：謂書寫、描繪。杜甫《重過何氏五首》：「石欄斜點筆，桐葉坐題詩。」蘇軾元豐二年謫黄州，閒散於江湖。故上二句云。「憶昔江湖一釣舟，無數雲山供點筆」。類丙無此二句。

［一三］障西風扇：《晉書・王導傳》：「時（庾）亮雖居外鎮，而執朝廷之權。既據上流，擁强兵，趣向者多歸之。導内不能平，常遇西風塵起，舉扇自蔽，徐曰：『元規塵污人。』」

［一四］移北山檄：南齊周顒初隱於鍾山，後應詔出任海鹽令。期滿進京，再過鍾山。孔稚珪撰《北山移文》，假託山神之意，諷刺顒違背前約，熱衷利禄。北山，鍾山。

［一五］「憑君」二句：江南叟：指江南故人。蘇軾貶黄州五年，故句云。空見長安日：《晉書・明帝紀》：明帝幼而聰哲，爲元帝所寵異。宴羣僚，元帝問曰：汝謂日與長安孰遠？對曰：日近。元帝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舉目則見日，不見長安。」

［一六］成言：約言、成議。《左傳・襄公二十七年》：「楚公子黑肱先至，成言於晉。」

［一七］句言誓於江水，不自食其言。《後漢書・岑彭傳》：帝曰：「鮪今若降，官爵可得，況誅罰乎？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。」蘇軾《游金山寺》亦云：「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

田不歸如江水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出得突兀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送周正孺知東川〔一〕

得郡書生榮〔二〕，還家昔人重〔三〕。而況東西川，千騎許上冢〔四〕。里門下車入，父老自驚聳〔五〕。端如何武賢〔六〕，不事長卿寵〔七〕。清時養材傑〔八〕，杞梓方培擁〔九〕。未應遺合抱，取用及把拱〔一〇〕。如君尚出麾〔一一〕，顧我宜耕壟〔一二〕。告歸謝先手〔一三〕，求去悔不勇。豈云慕廉退〔一四〕，實自知衰冗〔一五〕。爲君掃棠陰，畫像或相踵〔一六〕。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七月作於汴京。此詩集甲、施乙、查注、馮應榴注均編於《送千乘千能兩侄還鄉》之後，爲十一月之作。然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一二載，元祐三年

七月丙辰，「考功郎中周尹知梓州」。王文誥乃據以移編於此。今從。　周正孺：名尹，四川新繁人。慶曆六年進士。歷侍御史，出知利州、眉州。丁母憂，服除入爲主客郎中，遷考功郎中，知梓州。在梓有善政，元祐五年十月加直秘閣。　東川：唐肅宗於梓潼（今四川三台縣）置劍南東川節度使。宋置梓州路，治梓州。（參閱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八二《梓州》）

〔二〕韓愈《贈崔復州序》：「丈夫官至刺史，亦榮矣。」

〔三〕《漢書·朱買臣傳》：「上拜買臣會稽太守。上謂買臣曰：『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繡夜行。今子何如？』」

〔四〕「而況」二句：東西川：唐元和後，劍南設東川節度使和西川節度使。後以東西川指四川東西部。此指四川。　千騎：《陌上桑》：「東方千餘騎，夫婿居上頭。」此代指州郡長官。　上冢：上坟，祭墓。《漢書·敍傳》：班伯爲定襄守。「歲餘，上徵伯。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。有詔，太守都尉以下會。……北州以爲榮。」二句言正孺守梓州，得郡而兼還鄉，顯榮過於尋常。

〔五〕「里門」二句：里門：鄉里之門。古聚族列里而居，里有門。　「自」，清施本作「且」。　驚聳：猶言震動。《左傳·成公十四年》：「大夫聞之，無不聳懼。」《漢書·石奮傳》：「萬石君徙居陵里。內史慶醉歸，入外門不下車。萬石君聞之，不食。……萬石君讓曰：『內史貴人，入閭里，里中長老皆走匿，而內史坐車中自如，固

當？』乃謝罷慶。慶及諸子入里門，趨至家。」

［六］「如」，施乙作「知」。《漢書・何武傳》：武，蜀郡郫縣人。「兄弟五人，皆爲郡吏，郡縣敬憚之。武弟顯，家有市籍，租常不入，縣數負其課。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。顯怒，欲以吏事中商。武曰：『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，奉公吏不亦宜乎？』武卒白太守，召商爲卒吏。州里聞之皆服焉。」

［七］不事：不作、不從。長卿寵：《漢書・司馬相如傳》：相如拜中郎將，建節使西南夷。「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蜀人以爲寵。」

［八］清時：謂太平盛世。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：「勤宣令德，策名清時。」

［九］杞梓：優質材名。此以喻俊秀人才。《國語・楚語》：「其大夫皆卿材也，若杞梓皮革焉。楚實遺之。」　培壅：培植養護。

［一〇］「未應」二句：合抱：兩臂合圍，言樹身粗大。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：「合抱之木生於毫末。」　把拱：即拱把，兩手合圍或一手把握。常以言樹木之小。《莊子・人間世》：「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斬之。」郭象注：「拱把之木，其材非大。」二句言清明盛時，材皆得其養而盡其用。

［一一］如，而也。《詩・大雅・常武》：「王奮其武，如震如怒。」　尚出麾：又持節出守。顏延之《五君詠・阮始平》：「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」

［一二］宜耕壟：謂宜於耕田。壟，田地分界之土埂。此指田地。《史記・陳涉世家》：「輟

耕之壟上。」

[一三] 告歸：告老歸鄉。《尚書・咸有一德》：「伊尹既復政厥辟，將告歸。」孔傳：「告老歸邑。」　謝先手：遜於他人先下手。此言告歸不果決。謝，遜讓，不如。

[一四] 廉退：廉潔謙退。《北史・高允傳》：「是時，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，而允子弟皆無官爵。其廉退若此。」

[一五] 衰冗：老弱庸劣。冗，庸劣。《後漢書・蔡邕傳》：「臣之愚冗，職當咎患。」

[一六] 「爲君」二句：棠陰：周武王時，召伯（奭）巡行南國，憩甘棠樹下。民思其德而名其地。《詩・召南・甘棠》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」句用此。　踵：追逐、跟隨。　二句言州人將感其惠政，彰其遺愛。《清波雜志》云：「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涖，繪像以彰遺愛。數百年後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？但畫衣冠，題爵位姓名耳。東坡《送周正孺知東川》落句云：『爲君掃棠陰，畫像或相踵。』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。」（《蘇亭詩話》卷五）

集評

查慎行：「清時養材傑」六句，一篇正意在此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紀昀：語自挺拔。○【「如君尚出麾」】或曰「尚一麾」，或曰「尚出守」，皆妥。惟割裂爲「出麾」，則不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趙克宜：方論遒緊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附録

蘇軾《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》：予自元祐之初，備位從官，日與正孺游。三年，予既有江海之意，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。遂請梓州，得之。予時以詩送行，有「掃棠陰」、「踵畫像」之語。旋出領杭州。二年還朝，老病日加，方上章請郡，曰：「正孺已及瓜矣，盍往代之，遂歸老眉山乎？」或曰：「不可。梓人之安正孺甚矣。其去正孺，如去父母。子其忍奪之？」乃止，不敢乞。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，詔許之。……正孺有書來，欲刻諸公送行詩於石，求予爲跋尾。乃記所聞以遺之，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，未始一日忘也。

次前韻再送周正孺〔一〕

東川得望郎，坐與西爭重〔二〕。高風傾石室，舊學鄙文冢〔三〕。劉蛻《文冢銘》在梓州〔四〕。蜀人安使君，所至野不聳〔五〕。竹馬迎細侯〔六〕，大錢送劉寵〔七〕。遥知句溪路，老稚相扶擁〔八〕。看畫古叢祠，百怪朝幽拱〔九〕。牛頭與兜率〔一〇〕，雲木蔚堆壟〔一一〕。醉鄉追舊遊〔一二〕，筆陣賈餘勇〔一三〕。聊將詩酒樂，一掃簿書

冗［一四］。西風吹好句，珠玉本無踵［一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七月作於汴京。此詩集甲、施乙、查注、馮應榴注皆編於《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》之後，王文誥改編於此。今從。　周正孺：名尹，四川新繁人。見前詩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「東川」二句：東川，指梓州。見前詩《送周正孺知東川》注［一］。　望郎：郎中之古稱。李商隱《酬令狐郎中見寄》：「望郎臨古郡，佳句灑丹青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一二：元祐三年七月丙辰，「考功郎中周尹知梓州。」故句云。　坐：因、致。與西爭重：言與西川文物風教爭長。

［三］「高風」二句：高風：風節高卓不羣。《後漢書·馮衍傳》：「沮先聖之成論兮，慕名賢之高風。」　石室：常璩《華陽國志》卷三《蜀志》：「始文翁立文學精舍，講堂作石室，……在城南。永初後，堂遇火。太守陳留高朕更脩立，又增造二石室。」今成都石室中學乃其址。　舊學：舊日所學。　文冢：文稿埋葬處。梓州兜率寺有唐劉蛻文冢。其銘之序云：「文冢者，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，聚而封之也。」二句言正孺風節學問不讓於先賢。

［四］「劉蛻文冢銘在梓州」，底本校：施乙、類本無此條自注。

［五］「蜀人」二句：安使君：對州郡長官滿意、尊從。使君，謂州郡長官。此指正孺。野不聳：民間不驚動。野，指民間。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：「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爲草莽之臣。」聳，驚動。

［六］《後漢書·郭伋傳》：郭伋，字細侯。爲并州牧。「始至行部，到西河美稷，有兒童數百，各騎竹馬，道次迎拜。伋問：『兒曹何自遠來？』對曰：『聞使君到，喜，故來奉迎。』」

［七］《後漢書·劉寵傳》：寵爲會稽太守，郡中大化。「徵爲將作大匠。山陰縣有五六老叟，龐眉皓髮，自若邪山谷間出，人齎百錢以送寵。寵勞之曰：『父老何自苦？』對曰：『山谷鄙生，未嘗識郡朝。它時守吏發求民間，至夜不絶，或狗吠竟夕，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車以來，狗不夜吠，民不見吏。年老遭值聖明，今聞當見棄去，故自扶奉送。』寵曰：『吾政何能及公言邪？勤苦父老！』爲人選一大錢受之。」

［八］「遥知」二句：句溪路：在梓州所轄中江縣西。老稚：猶言老幼。稚，幼小。扶擁：猶扶持。擁，持、抱。《莊子·知北游》：「神農隱几，擁杖而起。」

［九］「看畫」二句：叢祠：鄉野林間之神祠。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：「又間令吴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。」《索隱》：「高誘注《戰國策》：『叢祠，神祠叢樹也。』」朝：聚會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耆老皆朝於庠。」鄭玄注：「朝猶會也。」

［一〇］牛頭、兜率：梓州二寺名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八二《梓州》：「牛頭山在縣西南二里。

高一里，形似牛頭，四面孤絶，俯臨州郭，下有長樂寺（即牛頭寺），樓閣煙花爲一方之勝概。」杜甫《上牛頭寺》：「青山意不盡，袞袞上牛頭。」《方輿勝覽》卷六二《潼川府》：「兜率寺在南山，名長壽。有劉蜕文家碑及蜕三詩刻之石。」杜甫《上兜率寺》：「兜率知名寺，真如會法堂。」

〔一一〕雲木：入雲之樹木。蔚：盛貌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茂樹蔭蔚，芳草被隄。」堆壟：即堆隴。謂小丘。此指牛頭山與南山。

〔一二〕醉鄉：謂安樂自在之境。杜牧《華清宮三十韻》：「雨露偏金穴，乾坤入醉鄉。」《新唐書·王績傳》：「著《醉鄉記》，以次劉伶《酒德頌》。」

〔一三〕筆陣：謂詩文雄健有力如軍陣。蕭統《錦帶書十二月啓·太簇正月》：「談叢發流水之源，筆陣引崩雲之勢。」杜甫《醉歌行》：「詞源倒流三峽水，筆陣獨掃千人軍。」賈餘勇：言勇氣有餘可售。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：「欲勇者賈餘勇。」杜預注：「賈，賣也。言己有餘勇，欲賣之。」

〔一四〕簿書冗：官署文書繁多雜亂。簿書，官署文書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爲故。」顔師古注：「簿，文簿也。」

〔一五〕珠玉：喻詩文之美。《晉書·夏侯湛傳》：「咳唾成珠玉，揮袂出風雲。」踵：足後跟。此指足。無踵，謂無足自至。《韓詩外傳》卷六：「珠出於江海，玉出於崑山，無足而至者，猶主君之好也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牽於韻脚，多不自然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虛飄飄［一］

虛飄飄，畫檐蛛結網［二］，銀漢鵲成橋［三］。塵漬雨桐葉［四］，霜飛風柳條［五］。露凝殘點見紅日，星曳餘光横碧霄［六］。虛飄飄，比浮名利猶堅牢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焦竑《外集敍》云：「《虛飄飄》三首，公與黄、秦倡和，見《淮海集》。」周紫芝《太倉稊米集》卷三〇：「元祐間，山谷作《虛飄飄》，蓋樂府之餘。當時諸公皆有和篇。」此詩施編在遺詩中，查注始編於卷三〇。

［二］「檐」，施乙、七集作「簷」。案，《集韻》：「簷」，亦作「檐」。

［三］銀漢：天河，銀河。　鵲成橋：神話，每歲七月七日夜，牛郎、織女相會，羣鵲銜接成橋以渡。唐韓鄂《歲華紀麗·七夕》：「鵲橋已成，織女將渡。」注：《風俗通》云：

「織女七夕當渡河，使鵲爲橋。」

［四］塵漬：塵灰沾染。漬，沾染。《周禮·考工記》：「鍾氏染羽，……淳而漬之。」「塵漬」，外集作「塵積」。「桐葉」，外集作「梧葉」。

［五］風：吹拂。劉向《説苑·貴德》：「吾不能以春風風人。」

［六］「露凝」二句：「殘點」，外集作「淺點」。曳：拖、牽引。碧霄：天空。李白《酬岑勛以詩見招》：「中逢元丹丘，登嶺宴碧霄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此種豈可入詩集？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王文誥：短篇以三、五、七相間，李太白有此體，此但變末句耳。三詩（黄魯直原倡，秦觀和詩及此詩）行筆，皆用李法，其意自見。周紫芝以爲樂府之餘者，非也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

附録

黄庭堅《虚飄飄》：虚飄飄，虚飄飄，花飛不到地，虹起漫成橋。入夢雲千疊，游空絲萬條。蜃樓百尺聳滄海，鴈字一行書絳霄。虚飄飄，比人生命猶堅牢。（此詩不見於《山谷集》，轉引自《淮海集》卷三）

秦觀《和虛飄飄》：虛飄飄，虛飄飄，風寒飄絮浪，春暖履冰橋。勢緩霜垂霰，聲乾葉下條。雨中漚點没流水，風裏緑雲鋪遠霄。虛飄飄，比時光影猶堅牢。（《淮海集》卷三）

題李伯時《淵明東籬圖》〔一〕

彼哉嵇阮曹，終以明自膏〔二〕。靖節固昭曠〔三〕，歸來侶蓬蒿。新霜著疎柳，大風起江濤。東籬理黄菊，意不在芳醪〔四〕。白衣挈壺至〔五〕，徑醉還遊遨。悠然見南山，意與秋氣高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七集載續集，清施本載續補遺卷上，查注據外集移編於此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今仍查注之舊。　李伯時：字公麟，號龍眠居士。見前卷二八《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》注〔一〕。　「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一本無「淵明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「彼哉」二句：嵇阮：謂嵇康、阮籍。嵇康，字叔夜。仕魏爲中散大夫。豐神俊逸，博洽多聞。善詩文，精樂理。景元中遭鍾會誣諂，爲司馬昭所殺。阮籍，字嗣宗。善彈

琴。博覽羣書，猶好老莊。縱酒談玄，口不臧否人物。」以明自貴：因明而自取煎熬。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山木，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」二句言二人皆以明察被禍取害。

《晉書·嵇康傳》：鍾會憾之。「及是，言於文帝曰：『嵇康，卧龍也。不可起。公無憂天下，顧以康爲慮耳。』……帝既昵聽信會，遂并害之。」《晉書·阮籍傳》：「鍾會數以時事問之，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。皆以酣醉獲免。」

〔三〕靖節：陶淵明。顏延之《陶徵士誄》：「故詢諸友好，宜謚曰『靖節徵士』。」昭曠：昭明、曠達。《史記·魯仲連鄒陽列傳》附獄中上書：「越攣拘之語，馳域外之議，獨歡於昭曠之道也。」

〔四〕「東籬」二句：「黄菊」，七集作「黄華」。芳醪：美酒。蕭統《陶淵明傳》：「嘗於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，久之，滿手把菊。忽值（王）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歸。」

〔五〕檀道鸞《續晉陽秋》：「陶潛九日無酒，出籬邊悵望。久之，見白衣人至，乃王弘送酒使也。即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」

〔六〕「悠然」二句：杜牧《長安秋望》：「南山與秋色，氣勢兩相高。」二句用此。翁方綱：「本小杜詩句，而更加超脱。」（《石洲詩話》卷三）「悠然見南山」，陶淵明《飲酒二十首》之五中原句。

集評

紀昀：二詩（《虛飄飄》及此詩）非惟不似東坡，並不似能詩者所爲。後來書畫賈人僞作伯時之畫，因僞作東坡之詩。編詩者不能辨而誤收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喝石庵戲贈湛庵主［一］湛［二］，相國寺僧也［三］。

保康橋上夜觀燈［四］，喝石巖前夏飲冰［五］。莫把山林笑朝市，老夫手裏有烏藤［六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詩施編在遺詩中，查注據清施本編於卷二七《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……作小詩一絶》之前。王文誥據《石刻題名類編·相國寺石刻題名》，以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軾曾遊相國寺，改編於此。「喝」，施乙、類丙、七集、查注、馮應榴注、王文誥注作「碣」，今從外集。底本校：「碣」，疑應作「喝」。　喝石庵：未詳。「庵」，外集作「嵓」。

「戲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、外集作「寄」。　湛庵主：未詳。

［二］「湛」，七集無此字。

［三］相國寺：在今河南開封市。北齊天保六年建，後廢。宋至道二年重建，題大相國寺。僧房散處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。月開放五次，爲萬姓交易之大集市。（參閱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録》卷三、李濂《汴京遺跡志》卷一〇）

［四］保康橋：宋汴京蔡河第六橋。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録》卷一《河道》：「穿城河道有四。南壁曰蔡河，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，繚繞自東南陳州門出。河上有橋十一。自陳州門里曰内橋。從此，次曰宣泰橋，次曰蘇麥橋，次曰第一橋，次曰宜南橋，次曰保康橋。」

［五］喝石巖：宋潛説友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二五《山川》四引蔡襄《遊徑山記》云：「由西峯之北數百步，矻然巨石屏張笏立。上下左右可再千尺，劃而三之，若川字隸文，曰喝石巖，其傳甚神。」王十朋集注《遊徑山》引李照《徑山事狀》云：永泰中，師坐北峯石屏下，見白衣儒士拜於前，自言是天目巾子山人也。師曰：「汝有何術？」對曰：「我誦《俱眡觀音咒》，其功無比。」師曰：「吾座後石屏，汝能咒令破否？」曰：「可。」遂叱之，石屏裂爲三片。今謂之喝石巖。詩贈喝石庵之僧，故用是典。「喝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碣」。底本據外集改。飲冰：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内熱與？」

［六］烏藤：藤杖。句謂己亦不乏林泉之致。

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〔一〕

督郵有良馬，不爲君所奇〔二〕。顧收紙上影，駿骨何由歸〔三〕。一朝見縈策，蟻封驚肉飛〔四〕。豈惟馬不遇，人已半生癡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九月作於汴京。王晉卿：名詵。見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〔一〕。李伯時：名公麟。見卷二八《次韵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「督郵」二句：《晉書·王湛傳》：「（王）濟所乘馬，甚愛之。湛曰：『此馬雖快，然力薄不堪苦行。近見督郵馬當勝，但芻秣不至耳。』」

〔三〕「顧收」二句：顧收：祇收。顧，祇是。駿骨：千里馬之骨。此指駿馬。《戰國策·燕策一》：涓人爲古之君人求千里馬，「三月得千里馬，馬已死。買其骨五百金，返以報君。君大怒曰：『所求者生馬，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？』涓人對曰：『死馬且買之五百金，況生馬乎？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，馬今至矣。』於是不能期年，千里之馬至者三。」二句言只寶愛圖繪之馬，無以致千里捷足。

［四］「一朝」二句：縈策：揮動馬鞭，迴旋轉折。言騎術高超。《晉書・王湛傳》：「（王）濟有從馬絶難乘，濟問湛曰：『叔頗好騎不？』湛曰：『亦好之。』因騎此馬。姿容既妙，回策如縈。善騎者無以過之。」蟻封：即蟻冢，謂蟻巢上隆起之土堆。《孟子・公孫丑上》：「泰山之於丘垤。」趙岐注：「垤，蟻封也。」《晉書・王湛傳》：「湛又曰：『此馬任重方知之，平路無以別也。』於是當蟻封内試之，濟馬果蹶，而督郵馬如常。」

肉飛：骨騰肉飛之省語。趙曄《吴越春秋》卷四《闔閭内傳》：「慶忌之勇世所聞也。筋骨果動，萬人莫當，走追猛獸，手接飛鳥，骨騰肉飛。」

［五］半生癡：《晉書・王湛傳》：湛少有識度，少言語。初有隱德，人莫能知。兄弟宗族皆以爲痴。兄子濟嘗詣湛，見牀頭有《周易》，……濟請言之，湛因剖析玄理，微妙有奇趣，皆濟所未聞也。濟才氣抗邁，於湛略無子姪之敬。既聞其言，不覺慄然，心形俱肅。遂留連彌日累夜，自視缺然。乃歎曰：『家有名士，三十年而不知，濟之罪也。』」「武帝亦以湛爲癡。每見濟，輒調之曰：『卿家癡叔死未？』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如此用王家癡叔事，亦奇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五）

紀昀：「肉飛」二字雖出《吴越春秋》，然用來不雅。結尤不成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）

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絶句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簿書常苦百憂集〔二〕，樽酒今應一笑開〔三〕。京兆從教思廣漢〔四〕，會稽聊喜得方回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九月作於汴京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一四：「元祐三年九月庚戌，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錢勰知越州。」錢穆父：名勰。見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〔一〕。越州：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市。「絶句」，二字底本據集甲補。

〔二〕簿書：官署文書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「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。」顔師古注：「簿，文簿也。」開封府處輦轂之下，事繁。故句云。

〔三〕「樽酒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杯酒」。

〔四〕從教：任隨。思廣漢：《漢書·趙廣漢傳》：「司直蕭望之劾奏：『廣漢摧辱大臣，

欲以劫持奉公，逆節傷化，不道。』宣帝惡之，下廣漢廷尉獄。……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。或言『臣生無益縣官，願代趙京兆死，使得牧養小民』。廣漢竟坐要斬。……（廣漢）爲京兆尹廉明，威制豪强，小民得職。百姓追思，歌之至今。」《宋史·錢惟演傳》附錢勰：元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，電掃庭訟，上下皆驚咤。「宗室、貴戚爲之斂手，雖丞相府謁吏干請，亦械治之。積爲衆所憾，出知越州。徙瀛州。」故句以趙廣漢喻。

［五］方回：郗愔字。《晉書·郗超傳》：「時愔在北府。徐州人多勁悍，温恒云：『京口酒可飲，兵可用』，深不欲愔居之。而愔暗於事機，遺箋諸温，欲共獎王室，修復園陵。超取視，寸寸毀裂，乃更作箋，自陳老病，甚不堪人間，乞閑地自養。温得箋大喜，即轉愔會稽（治今浙江紹興市）太守。」錢勰出知越州，故詩以郗愔事爲喻。

其二

若耶溪水雲門寺［一］，賀監荷花空自開［二］。我恨今猶在泥滓［三］，勸君莫棹酒船回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若耶溪：在今浙江紹興市南。《嘉泰會稽志》卷一〇：「若耶溪在縣南二十五里。溪北

流，與鏡湖合。」　雲門寺：在紹興市南雲門山上。《嘉泰會稽志》卷九：「雲門山在縣南三十里。舊經云：晉義熙二年，中書令王子敬居此，有五色祥雲見。詔建寺，號雲門。」

〔二〕李白《對酒憶賀監二首》：「敕賜鏡湖水，爲君臺沼榮。人亡餘故宅，空有荷花生。」句本此。言鏡湖荷花更待神清志逸之士。

〔三〕泥滓：泥垢塵滓。杜甫《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》：「若耶溪，雲門寺，吾獨胡爲在泥滓。」　錢勰出知越州時，蘇軾亦屢爲言路所攻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五：元祐二年九月庚申，「侍御史王覿奏：『……軾自立朝以來，咎愆不少，臣不復言。但朝堂之上若使量狹識暗、喜怒任情如軾者預聞政事，則豈不爲聖政之累耶？』」卷四〇七：元祐二年十二月壬寅，「監察御史楊康國言：『……策題問王莽、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，莫不驚駭相視。……石勒一僭僞之主，猶曰終不學曹孟德、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。臣爲人臣，不忍盡道石勒之語。撰題者蘇軾也。』」又十二月乙巳，「監察御史趙挺之奏：『蘇軾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，取其浮薄之甚者力加論薦。前日十科乃薦王鞏，其舉自代乃薦黃庭堅。二人輕薄無行，少有其比。……軾設心不正，辜負聖恩。使軾得志，將無所不爲矣。』」爲避羣小攻訐構陷，蘇軾屢疏乞郡，不許。故云「猶在泥滓」。

〔四〕李白《重憶一首》：「稽山無賀老，却棹酒船回。」句反用此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史稱錢勰知開封府，臨事益精。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，勰掃筆立就以報。軾曰：「電掃訟庭，響答詩筒，近所未見也。」其出守越州，因坐奏獄空不實，亦由與安石輩不相能。故前作以趙廣漢、郗愔爲比，次作點竄李詩語，無窮清新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〔一〕

前身陶彭澤〔二〕，後身韋蘇州〔三〕。欲覓王右丞，還向五字求〔四〕。詩人與畫手，蘭菊芳春秋〔五〕。又恐兩皆是，分身來入流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此詩類本載書畫類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施氏原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卷上移編於此，王文誥注本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今仍查注之舊。　黃魯直：名庭堅。　伯時：姓李，名公麟。見卷二八《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》注〔一〕。　王摩詰：唐王維字摩詰。開元九年進士。官至尚書右

丞，世稱王右丞。以詩、畫享譽開元、天寶間。「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」，底本校：類本無「黃」字，「伯時」後有「所」字。七集無「黃」字。外集題作《次韻魯直書王摩詰畫》。

〔二〕前身：佛家語，即前生。《太平廣記》三八七《羊祜》引《獨異記》：「乃驗祜前身，東鄰子也。」白居易《昨日復今辰》：「所經多故處，却想是前身。」陶彭澤：晉陶淵明。曾爲彭澤令。弃官歸隱，以詩酒自娛。其詩寫山川田園之秀美，自然樸素。

〔三〕後身：來世所生之身。猶言轉胎也。《白孔六帖》卷二引《裴氏語林》：「此二人（張衡、蔡邕）才貌相類，時人云：邕是衡之後身。」韋蘇州：唐韋應物曾官蘇州刺史，有惠政，人稱韋蘇州。性行高潔，詩閒淡簡遠似陶淵明。

〔四〕王維長於五言詩。其澹泊自在、淵靜空寂、最具個性之田園山水詩，都爲五言小詩。故句云。

〔五〕「芳春秋」，底本校：類本、外集作「方春秋」。

〔六〕入流：列入品流。《南齊書·王僧虔傳》：「謝靈運乃不倫，遇其合時，亦得入流。」紀昀：「（二句）不成語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〔一〕

山西戰馬饑無肉，夜嚼長稭如嚼竹〔二〕。蹄間三丈是徐行，不信天山有坑谷〔三〕。

豈如廐馬好頭赤，立仗歸來卧斜日［四］。莫教優孟卜葬地，厚衣薪槨入銅歷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李伯時：字公麟。見卷二八《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》注［一］。好頭赤：伯時所畫御馬名。今故宫博物院藏李公麟《五馬圖卷》，畫御馬五：鳳頭驄、錦膊驄、好頭赤、照夜白、滿川花。好頭赤左有黄庭堅題跋：「右一匹，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，九歲，四尺六寸。」（宋周密《雲煙過眼録》所載與此同，惟「廿」作「二十」，「六寸」作「五寸」）「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」，底本校：類本無「李」字。

［二］「山西」二句：山西：戰國秦漢時稱崤山或華山以西爲山西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「蕭何填撫山西。」《正義》：「謂華山之西也。」後稱太行山以西爲山西。稭：禾藁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掃地而祭，席用葅稭。」《集解》：「應劭曰：『稭，禾藁也。』」二句言戰馬羸瘦，草料粗惡。

［三］「蹄間」二句：蹄間三丈：言馬疾走時，前後蹄之間相去三丈。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：「秦馬之良，戎兵之衆，探前趹後（言馬疾走之勢），蹄間三尋者，不可勝計。」《索引》：「七尺曰尋。言馬疾走，前後蹄間一擲過三尋也。」天山：謂祁連山。匈奴稱天山爲祁連。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記漢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，擊右賢王於

天山，即此山。二句言戰馬騰驤勇捷。

［四］「豈如」二句：廐馬：謂御馬。廐，馬棚。《詩·小雅·鴛鴦》：「乘馬在廐，摧之秣之。」此指宋御馬所居之天駟監、騏驥院。立仗：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置仗内六閑：飛龍、祥麟、鳳苑、鵷鸞、吉良、六羣。飛龍廐每日以八馬列於宫門之外，號南衙立仗馬，隨仗下而退。（見《新唐書·百官志二·殿中省》）

［五］「莫教」二句：優孟：春秋時楚國伶人。名孟。善諷諫。卜葬地：選擇葬地。薪槱：以柴燒之。薪，柴。槱，《説文》：「積木燎之也。」歷：即鬲，古炊具。《爾雅·釋器》：「款足者謂之鬲。」邢昺疏：「款，闊也。謂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。」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「楚莊王之時，有所愛馬，衣以文繡，置之華屋之下，席以露牀，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。左右爭之，以爲不可。王下令曰：『有敢以馬諫者，罪至死。』優孟聞之，入殿門，仰天大哭。王驚而問其故，優孟曰：『馬者，王之所愛也。以楚國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？而以大夫禮葬之，薄。請以人君禮葬之。』王曰：『何如？』對曰：『臣請以彫玉爲棺，文梓爲槨，楩楓豫章爲題湊。發甲卒爲穿壙，老弱負土。齊趙陪位於前，韓魏翼衛其後。廟食太牢，奉以萬户之邑。諸侯聞之，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。』王曰：『寡人之過一至此乎？爲之奈何？』優孟曰：『請爲大王六畜葬之。以壟爲槨，銅歷爲棺。齊以薑棗，薦以木蘭。祭以糧稻，衣以火光。葬之於人腹腸。』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（職掌飲食宴會），無令天下人久聞也。」二句由此檃栝而成。

集評

紀昀：此亦不佳，然是東坡筆墨。○寓刺太直。末二句尤爲激訐，均於詩品有乖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方東樹：前四句有筆勢。本題無可説，用此格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送程七表弟知泗州〔一〕

江湖不在眼，塵土坐滿顏〔二〕。繫舟清洛尾〔三〕，初見淮南山〔四〕。淮山相媚好，曉鏡開煙鬟〔五〕。持此娱使君，一笑簿領間〔六〕。使君如天馬〔七〕，朝燕暮荆蠻〔八〕。時無王良手，空老十二閑〔九〕。聊當出毫末，化服狡與頑〔一〇〕。勿謂無人知，古佛臨清灣〔一一〕。赤子視萬類，流萍閱人寰〔一二〕。但使可此人，餘事真茅菅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九月作於汴京。程七：蘇軾母成國夫人之侄，名之邵，字懿

叔，眉山人。以父蔭爲新繁主簿，歷夔路轉運判官，徙知鄭州。元祐中主管秦蜀茶馬公事，歲有增羨，進熙河都轉運使。徽宗時秦、鳳出師，命之邵經制，擢顯謨閣待制。敵犯熙河，攝帥事，敵人聞風遁去。俄以疾卒。泗州：治今江蘇盱眙縣。

〔二〕坐，遂也。陳子昂《秋日遇荆州府崔兵曹使宴》：「江湖一相許，雲霧坐交歡。」

〔三〕清洛尾：指汴河入淮河段。汴河舊引黄河水，元豐二年六月導洛水通汴，因稱清汴，或謂之清洛。入淮河段即爲「清洛尾」。宋時汴河經汴京、宋城（商丘）、宿州、虹縣、至泗州入淮河。之邵之任，自汴京乘舟東南而下，直達泗州。故句云。

〔四〕淮南山：指都梁山。其山在淮河南，今江蘇盱眙縣。山生蘭草（又名都梁），故名。

〔五〕「淮山」二句：淮山：謂淮河、都梁山。　煙鬟：峯巒青翠如雲鬟。二句言山水相映之美。

〔六〕簿領：登記之文簿。劉楨《雜詩》：「沉迷簿領書，回回自昏亂。」此言府署文書。

〔七〕天馬：駿馬。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：「初……得烏孫馬好，名曰天馬。及得大宛汗血馬，……名大宛馬曰天馬云。」

〔八〕句言馬行之速，朝發燕地，暮至荆楚。顔延之《赭白馬賦》：「旦刷幽燕，晝發荆楚。」

〔九〕「時無」二句：王良：春秋時善御者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、《荀子·王霸》、《吕氏春秋·審分》，皆謂之善御馬。　十二閑：謂天子馬廐。《禮記·夏官司馬·校人》：「天子有十二閑，馬六種。」鄭玄注：「每廐爲一閑。」二句言之邵未爲重用。

［一〇］「聊當」二句：毫末：極言其細微。《老子》第六十四章：「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」化服：以文德移易世道人心。

［一一］「勿謂」二句：「無人」，底本校：類甲作「庶人」。案，當作「無」。古佛：泗州僧伽塔頂多現佛像，故云。清灣：指淮河彎曲處。二句言善政自有神知。「清灣」，集甲、集丙、施乙作「濤灣」。

［一二］「赤子」二句：赤子：嬰兒。《尚書·康誥》：「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義。」孔穎達正義：「子生赤色，故云赤子。」此泛指人。流萍：隨水飄流之浮萍。楊炯《浮漚賦》：「觸流萍而欲散，礙浮芥而還連。」

［一三］「但使」二句：王十朋集注引師尹曰：「泗州大聖塔，臨泗水，舟人往來與居人祈禱，立應。詩謂郡政能可此人，則餘事等茅菅矣。」「可此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一作「此可」。

集評

袁宏道：有趣。惟中謔且切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紀昀：忽從泗州生情，善於揭虛，然是借發實理，不比小巧弄筆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一〇）

趙克宜：【「勿謂無人知」六句】隨手生發，自然圓足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

四）

送曹輔赴閩漕〔一〕

曹子本儒俠〔二〕，筆勢翻濤瀾〔三〕。往來戎馬間，邊風裂儒冠。詩成橫槊裏，楯墨何曾乾〔四〕。一旦事遠遊，紅塵隔巖灘〔五〕。平生羊炙口〔六〕，竝海搜鹹酸〔七〕。一從荔支食〔八〕，豈念苜蓿盤〔九〕。我亦江海人，市朝非所安〔一〇〕。常恐青霞志，坐隨白髮闌〔一一〕。淵明賦歸去，談笑便解官〔一二〕。我今何爲者，索身良獨難〔一三〕。憑君問清淮，秋水今幾竿〔一四〕。我舟何時發，霜露日已寒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九月作於汴京。曹輔：字子方，號靜常，海陵人。嘉祐八年進士。元豐間勾當鄜延路經略司公事，後提點廣西刑獄。蘇軾在惠數年，數有書帖往來。閩漕：謂福建漕運。施注云：曹輔「元祐三年九月，自太僕丞爲福建轉運判官。」

〔二〕儒俠：指學殖深厚，勇武仗義之人。

〔三〕翻濤瀾：言文思紛涌，筆意縱橫，若濤翻浪卷。濤瀾，巨浪。李白《贈華山王司士》：

「淮水不絶濤瀾高，盛德未泯生英髦。」

［四］「詩成」二句：元稹《杜工部墓繫銘》：「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，往往横槊賦詩。」楯墨：於楯上磨墨。《北史·荀濟傳》：「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，知梁武將王，然負氣不服，謂人曰：『會楯鼻上磨墨作檄文。』」

［五］紅塵：飛揚的塵土，狀繁華熱鬧。此言汴京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紅塵四合，煙雲相連。」「巖灘」，底本作「嚴灘」。今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改。巖灘謂山巖、險灘。王僧孺《與陳居士書》：「靜睇巖灘，信子陵之非遠。」武夷山延綿福建路，水道多峽谷險灘。曹掌閩漕，故句云。

［六］羊炙：烤羊肉。羊炙口即食羊肉之意。趙次公曰：「羊炙口，則任官於中原，或食於太官者矣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曹輔此前勾當鄜路經略司公事有年，久在西北，西北多羊，故句云。

［七］竝海：猶言傍海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。」《集解》引服虔：「並音傍。傍，依也。」案，「竝」爲「並」之本字。搜鹹酸：趙次公曰：「搜鹹酸則食海味之類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［八］蔡襄《荔枝譜》卷一：「（荔枝）惟閩中四郡有之。福州最多，而興化軍（治今福建莆田）最爲奇特，泉、漳時亦知名。」故句云。「食」、集甲、施乙作「飲」。

［九］苜蓿盤：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五《閩中進士》：薛令之「累遷左庶子。時東宫官僚

清淡，令之以詩自悼，復記於公署曰：『朝旭上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，苜蓿長闌干。』」後因以苜蓿盤言小官生活之清苦。輔由太僕丞爲福建轉運判官，故句云。

〔一〇〕「我亦」二句：江海人：即江海之士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「就藪澤，處閒曠，釣魚閒處，無爲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閒暇之所好也。」市朝：市肆、朝廷。此言朝廷。

〔一一〕「常恐」二句：青霞志：高奇之志。《文選》江淹《恨賦》：「鬱青霞之奇意，入修夜之不暘。」李善注：「青霞奇意，志言高也。」此言澹泊清遠之志。趙次公曰：「青霞志亦所謂紫霞想之意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坐：猶寖也，旋也。闌：盡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「酒闌，吕公因目固留高祖。」

〔一二〕「淵明」二句：《晉書·陶潛傳》：爲彭澤令，督郵至縣，「吏白應束帶見之。潛歎曰：『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鄉里小人耶！』義熙二年，解印去縣，乃賦《歸去來》。」

〔一三〕「我今」二句：「我今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今我」。索身：去世俗之羈縛，求身心之自由。白居易《除賓客》：「不病何由索，得身良獨難。」

〔一四〕「憑君」二句：憑君：猶言依仗你。憑，仰仗、託。杜甫《至後》：「愁極本憑詩遣興。」曹輔赴閩漕必南渡淮河，且時值深秋，故二句云。

集評

呂本中：前人文章各有一種句法。如老杜「今君起柂春江渡，予亦江邊具小舟」。「同心不減骨肉親，每語見許文章伯」。如此之類，老杜句法也。東坡「秋水今幾竿」之類，自是東坡句法。……學者若能遍考前作，自然度越流輩。（《童蒙詩訓》）

紀昀：「竝海」句費解，亦不成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〔一〕

百年一俯仰，寒暑相主客〔二〕。稍增裘褐氣〔三〕，已覺團扇厄〔四〕。不煩計榮辱〔五〕，此喪彼有獲。我琴終不敗，無攫亦無斁〔六〕。後生不自牧〔七〕，呻吟空挾策〔八〕。揠苗不待長，賣菜苦求益〔九〕。此郎獨靜退〔一〇〕，門外無行迹。但恐陶淵明，每爲飢所迫〔一一〕。淒風弄衣結〔一二〕，小雪穿門席〔一三〕。願君付一笑，造物亦戲劇〔一四〕。朝來賦雲夢〔一五〕，筆落風雨疾〔一六〕。爲君裁春衫，高會開桂籍〔一七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　王子立：名適。蘇轍壻。元祐四年卒，年三十五。適秀而和，與弟遹皆從蘇軾學。道日進，東南之士稱之。及軾得罪於吴興，親戚故人皆驚散，獨適兄弟不離左右。「風雨有感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雨」後一本有「敗書屋」三字。底本校：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一四引此詩，有「敗書屋」三字。

［二］「百年」二句：俯仰：言時間疾速、短暫。曹植《雜詩》：「俛仰歲將暮，榮耀難久恃。」　相主客：互爲賓主。二句言寒暑相代，百年祇在俯仰之間。

［三］稍：漸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，稍奪之權。」　裘褐氣：寒涼之氣。裘褐，禦寒之衣。《晉書·郗超傳》：「北土早寒，三軍裘褐者少，恐不可以涉冬。」

［四］團扇厄：謂團扇被棄之憂。《文選》班婕妤《怨歌行》：「新裂齊紈素，皎潔如霜雪。裁爲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。出入君懷袖，動摇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飈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絶。」

［五］不煩：勿須煩勞。《左傳·僖公三十年》：「若亡鄭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。」「不煩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作「不須」。

［六］攫：以爪抓取，此言以手撥動琴弦。釋：通釋。釋放，捨去。此言放開琴弦。《史記·

田完世家》：「攫之深、釋之愉者，政令也。」攫釋指琴絃之張弛。「亦無釋」，集甲、七集作「故無釋」，施乙作「故無釋」，類本作「亦無釋」。

［七］自牧：自我修養。《易・謙》：「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。」王弼注：「牧，養也。」

［八］挾策：手持簡策。喻勤奮讀書。策，書寫之竹簡。《莊子・駢拇》：「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。問臧奚事？則挾策讀書。」

［九］「摷苗」二句：《孟子・公孫丑上》：「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。……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……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後以揠苗助長，喻強求速成，反而無益有害。賣菜求益：皇甫謐《高士傳》：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於嚴光。……「子道求報。光曰：『我手不能書。』乃口授之。使者嫌少，可更足。光曰：『買菜乎？求益也。』」（見《後漢書・嚴光傳》李賢注）二句言後生讀書往往貪多務得，苦心極力而無所成。

［一〇］靜退：恬靜，安於退讓。《晉書・謝安傳》：「安妻見安獨靜退，乃曰：『大丈夫不如此也。』」

［一一］「但恐」二句：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序云：「余家貧，耕樵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瓶無儲粟。」又《乞食》云：「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。」

［一二］衣結：衣破而補綴打結，常以言貧困。宋趙蕃《大雪》：「鶉衣百結不蔽膝，戀戀誰

憐范叔貧。」

〔一三〕門席：作門之席。《漢書・陳平傳》：「家乃負郭窮巷，以席爲門。」

〔一四〕戲劇：兒戲、開玩笑。杜牧《西江懷古》：「魏帝縫囊真戲劇，苻堅投箠更荒唐。」

〔一五〕賦雲夢：言爲宏篇巨製。雲夢，古澤名。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寫楚之子虛夸雲夢澤於齊之亡是公。

〔一六〕句言爲文迅捷。杜甫《寄李白》謂「筆落驚風雨」。句由此化出。

〔一七〕「爲君」二句：春衫：春衣。賀徹《採桑》：「度水春衫綠，映日晚裝紅。」唐、宋省試皆在春天。句言爲王子立備省試行裝。高會：大聚會。《史記・項羽本紀》：「身送之至無鹽，飲酒高會。」《索隱》引服虔：「高會，大會也。」唐制，進士放榜集錢大宴於曲江亭子，稱聞喜宴。宋太宗端拱元年，從知貢舉宋白議，明定由朝廷置宴。高會即指此。（參閱王定保《唐摭言》三《譖名》、王栐《燕翼詒謀録》一）桂籍：科舉考試登第者之名籍。歐陽修《送道州張職方》：「桂籍春衫憶共遊，憐君華髮始爲州。」二句寄望王子立春試登第。

集評

紀昀：有吃力之感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次韻黃魯直嘲小德。小德，魯直子。其母微，故其詩云：「解著《潛夫論》，不妨無外家」〔一〕

進饌客爭起，小兒那可涯〔二〕。莫欺東方星，三五自橫斜〔三〕。名駒已汗血〔四〕，老蚌空泥沙〔五〕。但使伯仁長，還興絡秀家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黃魯直：名庭堅。底本校：類本無「黃」字。「解著」二句：《後漢書·王符傳》：符無外家，爲鄉人所賤。「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，以譏當時之失得。不欲章顯其名，故號曰《潛夫論》。」

〔二〕「進饌」二句：《晉書·裴秀傳》：秀少好學，有風操。其叔徽有盛名，賓客甚衆。「有詣徽者，出則過秀。然秀母賤，嫡母宣氏不之禮，嘗使進饌於客。見者皆爲之起，秀母曰：『微賤如此，當應爲小兒故也。』」那可涯：猶言豈可限量。涯，邊際、極限。此用如動詞。二句言小德秀異超世。

〔三〕「莫欺」二句：《詩·召南·小星》序：「《小星》，惠及下也。夫人無妒忌之行，惠及賤妾。」詩云：「嘒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」毛傳：「三星五噣，四時更見。」心宿三星；

噣即柳宿，有五星。故稱三五。

［四］名駒：謂汗血馬。見本卷《送程七表弟知泗州》注［七］。此以喻小德。

［五］蔡邕《青衣賦》：「金生砂礫，珠出蚌泥。歎茲窈窕，産於卑微。」句本此。

［六］「但使」二句：《晉書·列女傳》：周顗（字伯仁）母李絡秀，「少時在室。顗父浚爲安東將軍，時嘗出獵，遇雨，過止絡秀之家。會其父兄不在，絡秀聞浚至，與一婢於內宰猪羊，具數十人之饌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。浚怪使覘之，獨見一女子甚美，浚因求爲妾。其父兄不許，絡秀曰：『門户殄瘁，何惜一女？若連姻貴族，將來庶有大益矣。』父兄許之。遂生顗及嵩、謨。而顗等既長，絡秀謂之曰：『我屈節爲汝家作妾，門户計耳。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，吾亦何惜餘年？』顗等從命，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。」二句言小德將興其母家。

集評

吴曾：【末二句】絡秀，本伯仁父浚之妾。小德亦庶出。故坡用事，其切如此。（《能改齋漫録》卷三）

紀昀：凡近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書《黃庭内景經》尾〔一〕并敘

余既書《黃庭内景經》〔二〕，以贈葆光道師〔三〕。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〔四〕，而畫余二人像其後〔五〕。筆勢雋妙，遂爲希世之寶。嗟歎不足，故復贊之。

太上虚皇出靈篇〔六〕，黃庭真人舞胎仙〔七〕。髯耆兩卿相後前，卯妙夾侍清且妍〔八〕。十有二神服鋭堅〔九〕，巍巍堂堂人中天。問我何修果此緣〔一〇〕，是心朝空夕了然〔一一〕，恐非其人世莫傳。殿以二士蒼鵠騫〔一二〕，南隨道師歷山淵〔一三〕。山人迎笑喜我還〔一四〕，問誰遺化老龍眠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此詩類本、施本不載。集甲、七集載銘贊類。然山谷、子由皆有和詩，則固可入詩也。子由和詩編於《送葆光蹇師遊廬山》之前，故查注從七集採出編於此。

《黃庭内景經》：又稱《上清黃庭内景經》，道家經書《黃庭經》

之一部。稱大道玉宸君作，傳魏夫人，十二章。「書黃庭內景經尾」，集甲題作「黃庭經贊」。

〔二〕「內景經」，馮應榴注：一本無「經」字。

〔三〕葆光道師：姓蹇，名拱辰，字翊之，成都道士。善持戒行，符水多驗。居京城爲人治病，所獲不貲。

〔四〕龍眠居士：即李伯時。見前卷二八《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五〕余二人：謂蘇軾、李伯時。

〔六〕太上虛皇：道教神名。《黃庭內景經》上清第一章：「上清紫霞虛皇前。」劉長生注：「九天之上異景非常。上有三清，中有玉皇太上大道玉宸君。」靈篇：指《黃庭內景經》。《黃庭內景經》上清第一章：「太上大道玉宸君，閑居蘂珠作七言。」故句云。

〔七〕黃庭真人：《黃庭內景玉經訣》：「千萬過既畢，自然洞觀鬼神。內視腸胃，得見五藏。其時當有黃庭真人、東華玉女教子之神仙焉。」胎仙：《黃庭內景經》上清第一章：「琴心三疊舞胎仙。」梁丘子注：「胎仙，胎息之仙也。猶胎在腹中，有氣而無息。」

〔八〕「髯耆」二句：髯耆，多鬚老人。卿：古代對人之尊稱。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卿者，時人尊重之號，猶如相尊美亦稱子然。」「後前」，查注作「後先」，謂石刻「先」作「前」。馮應榴注：先生全集亦作「前」。卯妙：猶言美少年。卯，孩童束髮兩角之貌。《詩·齊風·甫田》：「總角卯兮。」妙，善、美好。夾侍：

隨侍左右。「夾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俠」，訛。「侍」，查注本作「持」。盧校作「待」。

［九］十有二神：當作十有三神。《黃庭内景經》至道第七、心神第八，共載十三神，皆身中内景之名。曰髮神、腦神、眼神、鼻神、耳神、舌神、齒神、心神、肺神、肝神、腎神、脾神、膽神。服銳堅：猶言披堅執銳。服，穿著、執持。《墨子·節用中》：「冬服紺、緅之衣，輕且暖。」又《國語·吴語》：「夜中，乃令服兵擐甲。」韋昭注：「服，執也。」

［一〇］「問我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石刻「問」作「今」。

［一一］了然：明白清楚。白居易《睡起宴坐》：「了然此時心，無物可譬喻。」

［一二］殿以二士：即敍云：「畫余二人像其後」之意。查慎行：「石刻先生自題云：『初，伯時畫予，且自畫其像。』故云『殿以二士』。」（《蘇詩補注》卷三〇）蒼鵠鶱：鶱舉飛騰如蒼鵠。鵠，似雁而大，羽白，飛翔甚高。「蒼鵠鶱」，集甲作「蒼鵠鶱」。案，「鶱」通「鶱」。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鳳鶱翥於甍標，咸遡風而欲翔。」

［一三］道師：指葆光道師（蹇道士）。因將歸廬山，故句云。

［一四］蘇軾元豐七年四月曾遊廬山，故云「喜我還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音節瑣然，語則少味，但覺章咒氣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送蹇道士歸廬山〔一〕

物之有知蓋恃息，孰居無事使出入〔二〕？心無天游室不空，六鑿相攘婦爭席〔三〕。法師逃人入廬山，山中無人自往還。往者一空還者失〔四〕，此身正在無還間。綿綿不絕微風裏，內外丹成一彈指〔五〕。人間俯仰三千秋，騎鶴歸來與子游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蹇道士：即葆光道師。見前《書黃庭內經尾》注〔三〕。廬山：在江西九江市南，東南傍鄱陽湖。

〔二〕「物之」二句：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物之有知者恃息。」言有知覺之物類皆依賴氣息。息，氣息。使出入：使氣息出入。出入即呼吸。《莊子·天運》：「孰噓吸是，孰居無事而披拂是？」成玄英疏：「孰居無事而爲此乎？蓋自然也。」

〔三〕「心無」二句：天游：與自然共游。六鑿：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。攘：擾亂。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室無空虛，則婦姑勃谿；心無天游，則六鑿相攘。」二句由此化出。言室無空地，婦女則爭坐卧之具；心靈不與自然共游，便六情擾攘。

〔四〕一空：一切皆空。還者失：返還塵世，則有所失。

［五］内外丹：道家以自身精氣鍊成之丹爲内丹，以烹鍊金石所成之丹爲外丹。（參閲《抱朴子·金丹》、《雲笈七籤》卷六五至七一）　一彈指：言時間短暫。王維《能禪師碑銘》：「彈指不留，水流燈滅。」

［六］騎鶴：謂登仙。任昉《述異記》卷上：荀瓌，字叔偉。「嘗遊憩江夏黄鶴樓上，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，俄頃已至，乃駕鶴賓也。鶴止户側，仙者就席。羽衣紅裳，賓主歡對。已而辭去，跨鶴騰空，眇然而滅。」

集評

查慎行：忽雜禪語。蒙莊之理，正與禪合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紀昀：少自在流出之妙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次韻黄魯直戲贈［一］

昨夜試微涼，汗衫初退紅［二］。我願偕秋風［三］，隨身入房櫳［四］。君王不好事，衹作好驚鴻［五］。細看卷蠆尾［六］，我家真栗蓬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七集載續集，查注

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　黃魯直：名庭堅。　七集無「黃」字。

［二］退紅：淺紅。王建《題所賃宅牡丹花》：「粉光深紫膩，肉色退紅嬌。」句謂著淺紅色之汗衫。

［三］「偕秋風」：七集作「隨秋風」。

［四］房櫳：窗户。《漢書·班倢伃傳》：「廣室陰兮帷幄暗，房櫳虚兮風泠泠。」

［五］「君王」二句：曹鄴《梅妃傳》：「上（明皇）與妃鬬茶，顧諸王戲曰：『此梅精也。吹白玉笛，作《驚鴻》舞，一座光輝。鬬茶今又勝我矣。』」

［六］卷蠆尾：婦女髮梢卷曲之貌。《詩·小雅·都人士》：「彼君子女，卷髮如蠆。」孔穎達疏：「曲卷其髮，末如蠆之尾。」蠆，蝎子類昆蟲，尾部末端有毒鈎。

［七］栗蓬：栗之外殼，俗名栗苞。多毛刺，因稱栗蓬。《天禄識餘》卷一引《東觀書》：「栗駭蓬轉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齊梁體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《歸去來》、《陽關》二圖後〔一〕

其一

不見何戡唱《渭城》〔二〕，舊人空數米嘉榮〔三〕。龍眠獨識殷勤處，畫出陽關意外聲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林次中：名旦。初名雄，字子明。福州福清人。嘉祐二年進士。爲監察御史裏行。元祐初累遷殿中侍御史，官終河東轉運使。李伯時：字公麟，號龍眠居士。見詩集卷二八《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》注〔一〕。鄧椿《畫繼》卷三：「伯時既出，道子詎容獨步耶？有《孝經圖》、《九歌圖》、《歸去來圖》、《陽關圖》。……一時名賢，俱留紀詠。」宋劉才邵《㵎溪居士集》卷一〇《跋龍眠淵明歸去來圖》：「淵明蕭然自寄於埃壒之外，初無忤物之累，故其辭平淡有太古之遺音。而龍眠翁能于筆端寫出情狀，使人觀之，想見傲逸之姿與林泉栖遯之趣，歷歷在眼中。豈與踞鍛問客、白眼視人者校遠近耶？」胡祇遹《紫山大全集》卷一四《跋陽關

圖》：「《陽關》一圖，去者有離鄉辭家之悲，來者有觀光歸國、拜父兄、見妻子之喜。挽輅援車，驅車引駝，祖餞迎迓，一貌一容，紛紛擾擾，恍然在京師門外塵坌羣動中。一漁父水邊垂釣，悠然閑適。前人以爲得動中之靜。」「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本「後」字後有「二首」二字。

〔二〕何戡：中唐善歌者。《渭城》：指王維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因此詩一作《渭城曲》。劉禹錫《與歌者何戡》：「舊人惟有何戡在，更與殷勤唱《渭城》。」

〔三〕米嘉榮：中唐善歌者。

〔四〕陽關：關名。在甘肅敦煌縣西南，以居玉門關之南而名。漢置，爲古代通西域之要隘。劉禹錫《與歌者米嘉榮》：「唱得涼州意外聲，舊人惟數米嘉榮。」「舊人」以下三句由此翻出。王若虛：「東坡《題陽關圖》云：『龍眠獨識殷勤處，畫出陽關意外聲。』予謂可言『聲外意』，不可言『意外聲』也。」（《滹南遺老集》卷三九《詩話》中）查慎行：「劉賓客詩本是「唱得涼州意外聲」，而先生乃改作陽關。雖偶爾借用，然未免牽率之病。」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其二

兩本新圖寶墨香〔一〕，樽前獨唱《小秦王》〔二〕。爲君翻作《歸來引》〔三〕，不學《陽關》空斷腸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兩本新圖：指《歸去來》、《陽關》二圖。「寶墨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墨寶」。

［二］《小秦王》：詞調名。亦名《丘家箏》、《陽關曲》。唐《教坊記》有《小秦王曲》，即秦王破陣樂，屬坐部伎。單調二十八字，四句三平韻。見《詞譜》一。

［三］翻：按舊譜製作新詞。劉禹錫《楊柳枝詞》：「勸君莫奏前朝曲，聽唱新翻楊柳枝。」《歸來引》：詞調名。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曰：「世傳先生《哨遍》，即此《歸去來引》也。」

［四］《陽關》：即《陽關三疊》。

集評

紀昀：二詩皆有風韻，入之《漁洋集》中，殆不復別。乃知東坡非不能爲此種，特不以此種爲安身立命處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次韻黃夷仲茶磨［一］

前人初用茗飲時［二］，煮之無問葉與骨［三］。寖窮厥味臼始用［四］，復計其初碾方

出〔五〕。計盡功極至於磨，信哉智者能創物〔六〕。破槽折杵向牆角〔七〕，亦其遭遇有伸屈。歲久講求知處所〔八〕，佳者出自衡山窟〔九〕。巴蜀石工强鐫鑿，理疎性軟良可咄〔一〇〕。予家江陽遠莫致〔一一〕，塵土何人爲披拂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秋作於汴京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六，七集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卷上移編於此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今仍查注之舊。　黄夷仲：名廉，分寧人。嘉祐六年進士。授宣州司理參軍，改著作佐郎，遷司農司勾當公事。神宗詔訪時務，對甚悉，擢監察御史裏行。河決曹村，壞民田廬，受詔安撫，全活甚多。元祐初爲户部郎中。陸師閔茶法爲川陝害，廉奏罷其太甚者。歷河東提刑，自尚書左司郎中拜給事中。元祐七年卒，年五十九。茶磨：磨茶之具。出衡山者佳。（見陸廷燦《續茶經》卷下之六《茶具十二圖》）「次韻黄夷仲茶磨」，查注：「黄」諸刻皆作「董」，訛。何焯校：「通首不似東坡。」

〔二〕茗飲：茶也。楊衒之《洛陽伽藍記》三《正覺寺》：「羊肉何如魚羹，茗飲何如酪漿。」

〔三〕骨：謂葉柄、細梗。

〔四〕寖窮厥味：寖，逐漸。　厥，其。　曰：春茶之具。陸羽《茶經》卷上：「杵曰，一曰碓，惟恒用者佳。」

［五］「初」，外集作「麁」。　碾：陸羽《茶經》卷上：「碾以橘木爲之，次以梨、桑、桐、柘爲之。内圓而外方。……長九寸，闊一寸七分。」

［六］《周禮·冬官·考工記》：「知者創物，巧者述之、守之。」

［七］「向牆角」，外集作「棄牆角」。

［八］知處所：謂知磨之産地。

［九］衡山：在湖南。跨長沙、衡陽二市。有七十二峯，以天柱等五峯最爲高峻。

［一〇］理疎：謂石質疎而不堅。

［一一］「江陽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江陵」。查注：「陵」，疑當作「陽」。底本據外集改。

集評

紀昀：何其拙鈍乃爾！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臥病逾月，請郡不許，復直玉堂。十一月一日鎖院，是日苦寒，詔賜宫燭法酒，書呈同院［一］

微霰疎疎點玉堂［二］，詞頭夜下攬衣忙［三］。分光御燭星辰爛［四］，拜賜宫壺雨露香［五］。醉眼有花書字大，老人無睡漏聲長。何時却逐桑榆暖，社酒寒燈樂未

央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一月一日作於汴京。直玉堂：直，值宿。玉堂，謂翰林學士院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七：「學士院正廳曰『玉堂』，……太宗時，蘇易簡爲學士。上嘗語曰：『玉堂之設，但虛其説，終未有正名。』乃以紅羅飛白『玉堂之署』四字賜之。易簡即扃鐍置堂上。」鎖院：爲保守機密，鎖閉學士院門。《宋史·職官志》：「凡拜宰相及事重者，晚漏上，天子御内東門小殿，宣召面諭，給筆札書所得旨。禀奏歸院，内侍鎖院門，禁止出入。」宮燭：宮庭所用蠟燭。黄庭堅《謝送碾壑源揀芽》：「中人傳賜夜未央，雨露恩光照宮燭。」「宮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本作「官」。

法酒：此指宮廷所造之酒。

〔二〕微霰：細雪珠。謝惠連《雪賦》：「微霰集，密雪下。」疎疎：稀疏。鄭谷《江際》：「杳杳漁舟破暝煙，疎疎蘆葦舊江天。」「疎疎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作「霏霏」。

〔三〕詞頭：朝廷命詞臣撰擬詔敕之摘由或提要。白居易《中書寓直》：「病對詞頭慚彩筆，老看鏡面愧華簪。」

〔四〕分光御燭：言賜宮燭。分光，分人餘光。《史記·樗里子甘茂列傳》：「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，貧人女曰：『我無以買燭，而子燭光幸有餘。子可分我餘光。』」「御

燭」，查注作「玉燭」。　爛：光明。《詩・鄭風・女曰雞鳴》：「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。」

［五］拜賜：拜謝或拜受賜贈。　宮壺：謂御酒。即所賜法酒。集甲作「官壺」。　雨露：喻酒。又喻皇帝恩澤。高適《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》：「聖代即今多雨露，暫時分手莫躊躇。」

［六］「何時」二句：「却逐」，查注本作「却遂」。　桑榆暖：謂晚年幸福。唐玄宗《續薛令之題壁詩》：「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」　「暖」，集丙作「煖」。案，「暖」、「煖」通。　社酒：舊時春秋社日祭祀土神所備飲宴之酒。宋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録・秋社》：「八月秋社，各以社糕、社酒相賫送貴戚。」　未央：未盡。《詩・小雅・庭燎》：「夜如何其，夜未央。」

集評

方回：中四句气燄逼人。（《瀛奎律髓》卷二）

袁宏道：結語是真心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汪師韓：氣象崢嶸，音節宏亮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老手恃老，往往頹唐。工部晚年，亦不免此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趙克宜：此詩尚未爲頹唐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送周朝議守漢州〔一〕

茶爲西南病〔二〕，岷俗記二李〔三〕。謂杞與稷也〔四〕。何人折其鋒〔五〕，矯矯六君子〔六〕。謂思道與姪正孺、張永徽、吴醇翁、吕元鈞、宋文輔也〔七〕。君家尤出力〔八〕，流落初坐此〔九〕。謂當收桑榆〔一〇〕，華髮看劍履〔一一〕。胡爲犯風雪〔一二〕，歲晚行未已。念歸誠得計，顧自爲謀耳〔一三〕。吾聞江漢間〔一四〕，瘡痏有未起〔一五〕。莫輕龔遂老，君王付尺箠〔一六〕。召還當有詔，挽袖謝鄰里。猶堪作水衡，供張園林美〔一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一月作於汴京。周朝議：謂朝議大夫周表臣。表臣字思道，四川新繁人。慶曆六年進士。熙寧末知漢州，爲李稷誣奏罷去。元祐三年再知漢州。漢州：治今四川廣漢市。

〔二〕病：苦、困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：「范宣子爲政，諸侯之幣重，鄭人病之。」蘇轍《論蜀茶五害狀》：「近歲李杞初立茶法，一切禁止民間私買，然猶所收之息，止以四十

萬貫爲額，供億熙河。……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，又增額至一百萬貫。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，朝廷許之。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，客旅無見錢買茶，許以金銀諸貨折轉。遂以折轉爲名，多遣公人牙人，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，賤買貴賣，其害過於市易。」故句云。

［三］岷俗：蜀地民風習俗。岷，岷山。在四川松潘縣北。「岷俗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氓俗」。馮應榴注：「岷」一作「甿」。記二李：不忘二李之惡。二李：指李杞、李稷。李杞熙寧七年入蜀買茶。初，蜀茶凡稅錢總三十萬。「杞創設官場，歲增息爲四十萬，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，侵其加直」。（洪邁《容齋三筆》卷一四）李稷神宗時提舉蜀部茶場，「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」。（洪邁《容齋三筆》卷一四）故蜀民疾之不忘。

［四］「謂杞與稷也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「謂」字。

［五］折其鋒：挫其奸鋒。《後漢書·桓帝紀》：「屢折奸鋒。」折，挫敗。

［六］矯矯：武勇貌。《詩·魯頌·泮水》：「矯矯虎臣，在泮獻馘。」

［七］「謂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此字。思道：周表臣字思道。正孺：名尹。見本卷《送周正孺知東川》注［一］。張永徽：張宗諤，字永徽，蜀人。吳醇翁：名師孟，成都人。進士及第。師孟提舉梓川路常平，疏言新法不便。後官至左朝議大夫知蜀州，又論茶法害民，遂謝事去。年九十卒。呂元鈞：呂陶字元鈞，號淨德，成都人。

皇祐進士。因對策枚數新法之過，謫通判蜀州。哲宗立，進給事中，以集賢院學士知潞州。後入元祐黨籍奪職。徽宗立，復集賢修撰，知梓州，年七十七卒。宋文輔：名大章，彰明知縣。

〔八〕六君子中周氏一門有思道、正孺叔姪二人，故句云。

〔九〕流落：指被貶謫。《新唐書·崔玄暐傳》：「開元二年詔：『玄暐謫殁荒海，流落變遷，……。』」坐此：坐，因也，爲也。此，指「折其鋒。」

〔一〇〕收桑榆：謂收功於後。《後漢書·馮異傳》：「始雖垂翅回溪，終能奮翼黽池。可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」

〔一一〕華髮：老人花白之髮。引申指年老。劍履：謂劍履上殿。《史記·蕭相國世家》：論功行對，「蕭何第一，賜帶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。」

〔一二〕犯風雪：冒風雪。韓愈《縣齋有懷》：「求官去東洛，犯雪過西華。」「風雪」，施乙作「雨雪」。

〔一三〕「念歸」二句：周表臣四川新繁人，故云「念歸」。顧：只是。自爲謀：《左傳·桓公六年》：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，忽辭。君子曰：「善自爲謀。」

〔一四〕江漢：指長江、漢水之間及附近之地。此指巴蜀。杜甫《枯棕》：「嗟我江漢人，生成復何有？」仇兆鰲注：「江漢指巴蜀。」「江漢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江海」。

〔一五〕瘡痏：創傷、瘢痕。此喻民生疾苦。元稹《連昌宮詞》：「廟謀顛倒四海搖，五十年

來作瘡痏。」

［一六］「莫輕」二句：《漢書・龔遂傳》：宣帝即位，渤海左右郡歲飢，盜賊並起。上選能治者，丞相御史舉遂可用，上以爲渤海太守。時遂年七十餘，召見，謂遂曰：「渤海廢亂，朕甚憂之。君欲何以息其盜賊，以稱朕意？」遂對曰：「海瀕遐遠，不霑聖化。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，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之中耳。今欲使臣勝之邪？將安之也？」上曰：「選用賢良，固欲安之也。」遂曰：「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，不可急也；惟緩之，然後可治。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，得一切便宜從事。」上許焉。　尺箠：一尺之杖。韓愈《送張道士》詩：「恨無一尺捶，爲國笞羌夷。」注：「捶，杖也。一本作箠。」

［一七］「猶堪」二句：水衡：漢武帝元鼎二年置水衡都尉、水衡丞，掌上林苑。供張：供具張設。《漢書・龔遂傳》：數年，上遣使者徵遂。「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，拜爲水衡都尉，議曹王生爲水衡丞，以褒顯遂云。水衡典上林禁苑，共張宮館，爲宗廟取牲。官職親近，上甚重之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題有發揮，詩未精采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木山[一]并敍

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[二]，且爲之記與詩。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[三]。今三十年矣，而猶子千乘又得五峯[四]，益奇。因次聖俞韻，使并刻之其側。

木生不願回萬牛[五]，願終天年仆沙洲[六]。時來幸逢河伯秋[七]，掀然見怪推不流[八]。蓬婆雪嶺巧雕鎪[九]，蟄蟲行蟻爲豪酋[一〇]。阿咸大膽忽持去[一一]，河伯好事不汝尤[一二]。城中古沼浸坤軸[一三]，一林瘦竹吾菟裘[一四]。二頃良田不難買[一五]，三年楛木行可槱[一六]。會將白髮對蒼巇[一七]，魯人不厭東家丘[一八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一月作於汴京。題下「并敍」，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[二] 先君子：謂其父蘇洵。　蓄：藏。　木山，即木假山。見前卷五《和子由木山引水二

首》其一注〔一〕。

〔三〕梅聖俞：名堯臣。北宋著名詩人。其所賦詩爲《蘇明允木山》。見後附録。

〔四〕猶子：謂姪子。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「喪服，兄弟之子，猶子也。蓋引而進之也。」後遂稱兄弟之子爲猶子。　千乘：蘇渙之孫，蘇軾之姪。

〔五〕杜甫《古柏行》：「大厦如傾要梁棟，萬牛回首丘山重。」句反用此，言木生不願爲梁棟。

〔六〕天年：自然之壽數。《莊子·山木》：「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」

〔七〕河伯秋：言洪水至。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，涇流之大，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。于是乎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。」河伯，河神。

〔八〕推不流：謂漂不走。《詩·王風·揚之水》：「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」

〔九〕蓬婆：山名。即大雪山。亦名蓬婆嶺。在今四川松潘縣境。杜甫《奉和軍城早秋》：「已收滴博雲間戍，更奪蓬婆雪外城。」雕鎪：雕刻。句謂木山之形成。

〔一〇〕蟄蟲：於土中伏藏過冬之昆蟲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東風解凍，蟄蟲始振。」　行蟻：成行之蟻。杜甫《獨酌》：「行蟻上枯梨。」　豪酋：酋長、首領。王勃《梓州慧義寺碑銘》：「避地岷濮，代爲豪酋。」句謂木山爲蟲蟻所據。

〔一一〕阿咸：阮籍呼兄子咸爲阿咸。此指千乘。

〔一二〕不汝尤：不怪罪你。尤，責怪、歸咎。《詩·鄘風·載馳》：「許人尤之，衆穉且狂。」

〔一三〕坤軸：古人想像之地軸。張華《博物志》卷一：「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

元之幽都，方二十萬里。地下有四柱，四柱廣十萬里。地有三千六百軸，犬牙相奉。」

［一四］菟裘：地名。故地在山東泗水境。《左傳·隱公十一年》：「羽父請殺桓公，以求太宰。公曰：『爲其少故也，吾將受之矣。使營菟裘，吾將老焉。』」杜預注：「菟裘，魯邑。在泰山梁父縣南。不欲復居魯朝，故別營外邑。」後因稱告老退隱之居處爲「菟裘」。《舊五代史·郭崇韜傳》：崇韜謂諸子曰：「吾佐主上，大事了矣。今爲羣邪排毀，吾欲避之，歸鎮常山，爲菟裘之計。」

［一五］二頃良田：《史記·蘇秦列傳》：蘇秦曰：「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，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？」

［一六］檟木：落葉喬木。速生，易成林。杜甫《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檟木數百栽》：「飽聞檟木三年大，與致溪邊十畝陰。」　檟：聚薪以燒。

［一七］蒼巘：蒼翠之山巒。此指木山。劉禹錫《唐侍御寄遊道林嶽麓二寺詩并沈中丞姚員外所和見徵繼作》：「高殿呀然壓蒼巘，俯瞰長江疑欲吞。」

［一八］東家丘：傳説孔子西鄰不識其才學，逕称之爲東家丘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邴原傳》引原《別傳》：「欲遠游學，詣安丘孫崧。崧辭曰：『君鄉里鄭君（玄）……誠學者之師模也。君乃舍之，躡屣千里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。』」

集評

汪師韓：次梅詩韻，即效其體格，炯炯清立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疏疏落落，押韻亦極自然。○「酋」字押得倒。○「阿咸」句粗。○【末句】押孔子諱，究非體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翁方綱：東坡《木山》詩：「木生不願回萬牛，願終天年仆沙洲。」即從「不露文章」意脱化而出。古人之善用事如此。（《石洲詩話》卷一）

方東樹：可不選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附録

梅堯臣《蘇明允木山》：空山枯楠大蔽牛，霹靂夜落魚鳧洲。魚鳧水射千秋蠹，肌爛隨沙蕩漾流。惟有堅骨蛟龍鏤，形如三山中雄酋。左右兩峯相挾翊，尊奉君長無慢尤。蘇子見之驚且異，買於溪叟憑貂裘。因嗟大不爲梁棟，又歎殘不爲薪樵。雨侵蘚澀得石瘦，宜與夫子歸隱丘。（《宛陵集》卷五三）

送千乘、千能兩姪還鄉〔一〕

治生不求富〔二〕，讀書不求官。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〔三〕。君看龐德公，白首終泥蟠〔四〕。豈無子孫念，顧獨貽以安〔五〕。鹿門上冢回，牀下拜龍鸞〔六〕。躬耕竟不起，耆舊節獨完〔七〕。念汝少多難，冰雪落綺紈〔八〕。五子如一人〔九〕，奉養

真色難［一〇］。烹雞獨饋母，自饗苜蓿盤［一一］。口腹恐累人，寧我食無肝［一二］。西來四千里，敝袍不言寒。秀眉似我兄［一三］，亦復心閑寬。忽然舍我去，歲晚留餘酸。我豈軒冕人［一四］，青雲意先闌［一五］。汝歸蒔松菊［一六］，環以青琅玕［一七］。檟陰三年成［一八］，可以挂我冠［一九］。清江入城郭，小圃生微瀾。相從結茅舍，曝背談金鑾［二〇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一月作於汴京。　千乘、千能：皆四川眉山人。蘇軾伯父蘇渙之孫，軾堂兄不欺之子。

［二］治生：謀生計、營家業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：「白圭樂觀時變，故人去我取，人取我與。……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。」

［三］「譬如」二句：《晉書·陶侃傳》：「每飲酒，有定限，常歡有餘，而限已竭。」王文誥云：「起四句該通篇之意。」

［四］「君看」二句：龐德公：漢末襄陽人。世稱龐公，有令名。居襄陽峴山之南，未嘗入府城。後攜妻子登鹿門山，采藥不返。《後漢書》有傳。　「龐德公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龐德翁」。泥蟠：蟠屈泥塗中。班固《答賓戲》：「故于泥蟠而天飛者，應龍之神也。」

［五］「豈無」二句：顧：祇是、不過。貽以安：遺平安於後人。貽，遺留。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：「（龐公）釋耕於壟上，而妻子耘於前。（劉）表指而問曰：『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，後世何以遺子孫乎？』龐公曰：『世人皆遺之以危，今獨遺之以安。雖所遺不同，未爲無所遺也。』」「貽以安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丙作「遺以安」。

［六］「鹿門」二句：鹿門：山名。在湖北襄陽縣境。上冢：祭掃先人墳墓。牀：坐卧之具。《釋名·釋牀帳》：「人所坐卧曰牀。」龍鸞：即龍鳳。謂伏龍諸葛亮，鳳雛龐士元。此當言諸葛亮，龐士元乃連文而及。東漢末，劉備往襄陽訪司馬徽，徽言當地有伏龍鳳雛。請問爲誰？答曰：「諸葛孔明、龐士元也。」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引《襄陽記》）《後漢書·龐德公傳》引《襄陽記》云：「諸葛孔明至德公家，獨拜牀下，德公初不令止。司馬德操嘗詣德公，值其渡沔上先人墓，德操徑入其堂，……。」

［七］耆舊：故老，年老之舊好。節：氣節、操守。杜甫《遣興》：「昔者龐德公，未嘗入州府。襄陽耆舊間，處士節獨苦。」

［八］綺紈：綺襦紈褲。爲豪門子弟所服。此指浮華習氣。《漢書·敘傳》「（班伯）出與王許子弟爲羣，在於綺襦紈褲之間，非其好也。」句言艱難生活淘盡了浮華之氣。

［九］五子：指不欺五子，千乘五兄弟。王十朋集注引林子仁曰：「五子即千乘、千之、千能、千秋、千鈞也。」蘇轍《伯父墓表》云：公諱渙，始字公羣，晚字文父。生子三

人：不欺、不疑、不危。「有孫男十二人：千乘、千運、千之、千能、千里、千秋、千經、千傑、千尋、千億、時、暉。」其中並不載有千鈞。林子仁之説或另有所本。

〔一〇〕色難：《論語・爲政》：「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『色難。』」注引包咸曰：「色難者，謂承順父母顔色乃爲難。」

〔一一〕「烹雞」二句：《後漢書・郭太傳》：茅容字季偉，陳留人也。「林宗（郭太字）行見之而奇其異，遂與共言，因請寓宿。旦日，容殺雞爲饌。林宗謂爲己設，既而以供其母，自以草蔬與客同飯。林宗起拜之曰：『卿賢乎哉！』」「饋母」，集甲作「餽母」。案，餽通饋。《周禮・天官・膳夫》注：「進物於尊者曰饋。」　苜蓿盤：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五：薛令之累遷左庶子，「時開元東宫官僚清淡，令之以詩自悼，復紀於公署曰：『朝旭上團團，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，苜蓿長闌干。』」自饗苜蓿盤，即《郭太傳》中茅容自飯草蔬之意。二句言其姪至孝。

〔一二〕「口腹」二句：「恐累人」，類丙作「正累人」。《後漢書・周燮傳》：太原閔仲叔「客居安邑。老病家貧，不能得肉，日買猪肝一片，屠者或不肯與。安邑令聞，敕吏常給焉。仲叔怪而問之，知，乃歎曰：『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？』遂去。」

〔一三〕「似我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我似」。查注云：「我似」訛。　兄：謂蘇不欺。蘇軾有《祭堂兄子正（案即不欺）文》。王十朋集注引林子仁曰：「我兄即太子中舍不欺。」

［一四］軒冕人：爲官食禄之人。軒冕，卿、大夫之軒車、冕服。因以言官職爵禄。《莊子·繕性》：「古之所謂得志者，非軒冕之謂也。」

［一五］青雲：喻高官顯爵。《史記·范睢蔡澤列傳》：須賈曰：「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。」闌：盡。

［一六］蒔：栽種。左思《魏都賦》：「水澍稂秕，陸蒔稷黍。」

［一七］青琅玕：指竹。白居易《溢浦竹》：「剖劈青琅玕，家家蓋牆房。」元稹《種竹》：「可憐亭亭幹，一一青琅玕。」

［一八］言檟木速生，易成林。見前詩《山木》注［一六］。

［一九］挂冠：《後漢書·逢萌傳》：「時王莽殺其子，萌謂友人曰：『三綱絶矣！不去，禍將及人。』即解冠挂東都城門。歸將家屬浮海，客於遼東。」後因稱辭官爲挂冠。孟浩然《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》：「遲爾同携手，何時方挂冠。」「挂我冠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我」一作「吾」。

［二〇］曝背：以背向日取暖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秦宓傳》：「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，誦顔氏之簞瓢，詠原憲之蓬户，……何困苦之戚焉？」談金鑾：談説朝廷之事。金鑾：唐宫殿名。李白《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》之一：「承恩初入銀臺門，著書獨在金鑾殿。」

集評

查慎行：「治生不求富」四句，知足語，可爲庭誥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一篇大旨，起四句道盡。預想歸田之樂，説到「曝背談金鑾」，津津有味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「鹿門」四句冗贅可删。○「冰雪」句費解。○「奉養」句不妥。○「烹鷄」一段亦曼衍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趙翼：詩以意理勝，明白如話，而趣逾永。（批沈德潛《宋金元三家詩選·蘇東坡詩選》卷下）

題李伯時畫《趙景仁琴鶴圖》二首[一]

其一

清獻先生無一錢，故應琴鶴是家傳[二]。誰知默鼓無絃曲[三]，時向珠宮舞幻仙[四]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一月作於汴京。　李伯時：名公麟，號龍眠居士。見前卷二八《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》注［一］。趙景仁：名屼。衢州西安（今浙江衢州市）人。趙抃長子。以蔭登第。元豐中通判温州。代還，爲太僕丞，擢監察御史，以父老請外。元祐五年再爲御史，所言皆切時務。避執政親嫌，改都官員外郎，出提點京東刑獄。元符中歷鴻臚少卿。以蔡卞排擠，不用。未幾卒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〇九：元祐三年四月，「監察御史趙屼爲都官員外郎。……尋轉考功郎。」作詩時景仁當在汴京。

［二］「清獻」二句：清獻：趙抃，字閱道。卒謚清獻。見前卷一九《趙閱道高齋》注［一］。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卷上：「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，平生蓄雷氏琴一張，鶴與白龜各一，所向與之俱。始除帥成都，蜀風素侈，公單馬就道，以琴、鶴、龜自隨，蜀人安其政，治聲藉甚。元豐間，既罷政事守越，復自越再移蜀，……既入，先帝問：『聞卿前以匹馬入蜀，所攜獨琴鶴。廉者固如是乎？』公頓首謝。」

［三］《晉書·陶潛傳》：「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，絃徽不具，每朋酒之會，則撫而和之，曰：『但識琴中趣，何勞絃上聲？』」

［四］珠宫：即蕊珠宫。道家傳説天上上清宫有蕊珠宫。後泛指道觀。吴筠《步虚詞》：「七

元已高飛，火鍊生珠宮。」殷堯恭《步虛詞》：「玉洞花長發，珠宮月最明。」舞幻仙：《黄庭内景經》上清第一章：「太上大道玉宸君，閑居蕊珠作七言，琴心三疊舞胎仙。」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變『胎』爲『幻』，未詳。」王文誥云：「道家以坐去爲騎鶴化，而鶴爲胎禽。舞胎仙亦借喻之詞，舞幻仙即此意也。……此詩因清獻好道，而發意謂景仁必有所傳，蓋偕琴鶴爲言也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「舞幻仙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、類丁作「作幻仙」。

其二

醜石寒松未易親，聊將短曲調長人〔一〕。乘軒故自非明眼〔二〕，終日傲傲舞鬢薪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長人：謂鶴。見本卷《書艾宣畫四首·竹鶴》注〔三〕。

〔二〕乘軒：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：「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者。」

〔三〕傲傲：傾側貌。此言舞姿。《詩·小雅·賓之初宴》：「亂我籩豆，屢舞傲傲。」鬢薪：指琴。《後漢書·蔡邕傳》：「吴人有燒桐以爨者。邕聞火烈之聲，知其良木。因請而裁爲琴，果有美音，而其尾猶焦，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。」

和吴安持使者迎駕［一］

小雪疎煙雜瑞光［二］，清波寒引御溝長。瞳瞳日色籠丹禁［三］，杳杳鞭聲出建章［四］。鵷鷺偶叨陪下列［五］，天閶聊啓望中央［六］。歸來喜氣傾新句，滿座疑聞錦繡香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詩施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卷二九，王文誥據馮應榴注改編於此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一七：元祐三年十月庚申，「吴安持爲都水使者。」題中有「使者」二字，詩必作於十月之後。吴安持：建州浦城人。吴充次子。王安石壻。以蔭入官，歷太子中允，羣牧判官，太常博士，知滑、蘇二州。元祐中改都水使者，遷工部侍郎，終天章閣待制。「使者」，外集作「使君」。迎駕：迎奉天子車駕。

［二］瑞光：吉祥喜氣之光。雍陶《永樂殷堯藩明府縣池嘉蓮詠》：「青蘋白石匝蓮塘，水裏蓮開帶瑞光。」

［三］瞳瞳：日初出漸明貌。何遜《苦熱》：「瞳瞳日漸旰。」丹禁：帝王所居之禁城。《隋書·百官志上》：「武騎之職，皆以分司丹禁。」宋之問《秋蓮賦》：「四繞兮丹禁，

三匝兮承明。」

［四］杳杳：悠遠貌。劉向《九歎・遠逝》：「日杳杳以西頹兮，路長遠而窘迫。」　鞭聲：鑾駕儀衛有靜鞭者，朝會時鳴之以示肅靜。《舊五代史・晉高祖紀》：「宜遣靜鞭官劉守威……等並赴契丹。」黃庭堅《賈天錫惠寶薰》：「雉尾映鞭聲，金爐拂太清。」　建章：漢宮名。故址在今陝西長安區西。（見《漢書・武帝紀》、《三輔皇圖》二《漢宮》）後泛指宮闕。賈至《早朝大明宮》：「千條弱柳垂青瑣，百囀流鶯繞建章。」

［五］鵷鷺：二鳥羣飛有序，因以喻朝官班行。《北齊書・文苑傳序》：「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，振鵷鷺之羽儀，縱雕龍之符采。」韓愈《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》：「鵷鷺欲歸仙仗裏，熊羆還入禁營中。」　叨陪下列：言有幸側身末行。王勃《滕王閣序》：「他日趨庭，叨陪鯉對。」

［六］天閶：猶言閶闔、天門。此言宮門。「天閶」，七集作「天閣」。　中央：謂國家最高權力機構。此指皇帝。《韓非子・揚權》：「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。」注：「四方謂臣民，中央謂主君。」

［七］錦繡香：錦，織綵爲文。繡，刺綵爲文。因常以二字喻詩文之精妙。劉禹錫《酬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》：「珍重和詩呈錦繡，願言歸計並園廬。」白居易《酬盧秘書二十韻》：「筆盡鉛黃點，詩成錦繡堆。」

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［一］

何遜揚州又幾年，官梅詩興故依然［二］。何人可復間季孟［三］？與子不妨中聖賢［四］。卜築君方淮上郡［五］，歸心我已劍南川［六］。此身正似蠶將老，更盡春光一再眠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七日作於汴京。王定國：名鞏。見前卷一五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注［一］。清虛堂：王鞏築堂於居室之西，置圖史百物，名曰清虛。軾詩《王鞏清虛堂》專詠其事。（見前卷一九）

［二］「何遜」二句：《三輔決録》：「遜在揚州，見官梅亂發，賦四言詩，人爭傳寫。」杜甫《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》：「東閣官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揚州。」蜀本注云：「何遜作揚州法曹，廨舍有梅花盛開，遜吟詠其下。後居洛思梅花，再請其任，從之。抵揚州，花方盛，遜對花彷徨終日。」（施注卷二七）王鞏元祐二年倅揚州，故此以何遜爲喻。參見前卷二九《次韻王定國倅揚州》注［四］。

［三］間季孟：處於季氏、孟氏之間。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齊景公待孔子曰：『若季氏則吾不

能，以季孟之間待之。』」又《晉書・王湛傳》：武帝問王濟曰：「『（湛）誰比？』濟曰：『山濤以下，魏舒以上。』……湛聞曰：『欲處我於季、孟之間乎？』」

［四］子：謂王翬。中聖賢：猶言中酒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徐邈傳》：「時科禁酒，而邈私飲至於沉醉。校事趙達問以曹事，邈曰：『中聖人。』……『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，濁者爲賢人。』」

［五］卜築：擇地建屋。《梁書・劉訏傳》：「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，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，有終焉之志。」淮上郡：指宿州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二一：「元祐四年正月癸未」下有注云：「實録於此載詔王翬罷知宿州，以御史論翬資質浮淺，貪贓污穢也。」據此，王翬得宿州當在三年歲暮。施注云：「時定國始得宿州，……以言者論罷，未嘗到任也。」宿州隸宋淮南東路，故句云。

［六］劍南：唐十道之一。貞觀元年設。包括今四川劍閣縣以南、長江以北、甘肅嶓冢山以南及雲南東北地區。（參閱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三一至卷三三《劍南道》）蘇軾四川眉山人，故言歸心「劍南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三、四江西派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興龍節侍宴前一日，微雪，與子由同訪王定國，小飲清虛堂。定國出數詩，皆佳，而五言尤奇。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，感念存沒，悲歎久之。夜歸稍醒，各賦一篇，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〔一〕

天風淅淅飛玉沙〔二〕，詔恩歸沐休早衙〔三〕。遥知清虛堂裏雪，正似蒼蔔林中花〔四〕。出門自笑無所詣〔五〕，呼酒持勸惟君家。踏冰淩兢戰疲馬〔六〕，扣門剥啄驚寒鴉〔七〕。羨君五字入詩律〔八〕，欲與六出爭天葩〔九〕。頭風已倩檄手愈，背癢却得仙爪爬〔一〇〕。銀瓶瀉油浮蟻酒〔一一〕，紫盤鋪粟盤龍茶〔一二〕。幅巾起作鸜鵒舞〔一三〕，疊鼓誰摻漁陽撾〔一四〕。九衢燈火雜夢寐〔一五〕，十年聚散空咨嗟〔一六〕。明朝握手殿門外，共看銀闕曉朝霞〔一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七日夜作於汴京。興龍節：哲宗趙煦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。元祐元年，羣臣請以十二月八日爲興龍節，以避僖祖忌辰，故後一日。（參見

《宋史・禮志一五》）　王定國：名鞏。見前卷一五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注［一］。　清虛堂：王定國堂名。見前詩注［一］。　孫巨源：名洙。見前卷六《孫巨源》注［一］。孫元豐二年已卒，年四十九。　詩題，馮應榴注：石刻作「侍宴前一日，微雪，舍弟子由同訪定國清虛堂小飲。坐中，出近詩數十首，皆清絶，而五言尤奇。子由又言與孫巨源輩同過定國，今幾年矣，死生聚散有足悲者。夜歸稍醒，作此詩。明日燕殿門外，當以示定國」。「同過定國」，查注「定」前有「王」字。「以示定國也」，施乙無「也」字。

［二］天風：天空之風。《易・卦象歌》：「乾爲天風。」又《文選・古詩》：「枯桑知天風。」　玉沙：沙之美稱。曹唐《仙子洞中有懷劉阮》：「玉沙瑤草連溪碧。」此指雪。「飛玉沙」，馮應榴注：石刻作「吹玉沙」。

［三］沐休：官吏休息沐浴。《初學記》卷二〇：「休假亦曰休沐。漢律，吏五日得一下沐，言休息以洗沐也。」皇帝生日，故得早歸沐也。

［四］蒼蔔：花名。梵語。又譯作旃簸迦、瞻博迦。義譯爲鬱金香。舊以蒼蔔爲梔子，非。

［五］無所詣：無所往。詣，往，到。《史記・孝文本紀》：「乃命宋昌參乘，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。」

［六］淩兢：寒冷戰粟貌。揚雄《甘泉賦》：「馳閶闔而入淩兢。」李白《鳴皋歌送岑征君》：「洪河淩兢不可徑度兮，冰龍鱗兮難客舫。」戰，通顫。

［七］剥啄：叩門聲。高適《重陽》：「豈有白衣來剥啄，亦從烏帽自欹斜。」

［八］五字入詩律：即題云「五言尤奇」。「羨君五字」，馮應榴注：石刻作「吾儕三昧」。

［九］「欲與六出爭」，馮應榴注：石刻作「坐看五字飛」。六出：此言雪花。天葩：天然美麗之花。韓愈《醉贈張祕書》：「東野動驚俗，天葩吐奇芬。」

［一〇］「頭風」二句：檄手：善爲檄文之人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王粲傳》附陳琳：「軍國書檄，多琳、瑀所作。」注引《典略》：「琳作諸書及檄，草成呈太祖。太祖先苦頭風，是日疾發，臥讀琳所作，翕然而起曰：『此愈我病。』」「背瘡」句：《太平廣記》卷六〇引《神仙傳》：「麻姑鳥爪。蔡經見之，心中念言，背大癢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。」二句喻鞏詩之精妙。馮應榴注：此二句，石刻在「撾」字韻下。底本校：「却得」，集甲、類本作「恰得」，「仙爪」，類甲作「仙掌」。

［一一］銀瓶、銀制之瓶。此言酒器。杜甫《少年行》：「不通姓字麤豪甚，指點銀瓶索酒嘗。」浮蟻酒：酒上泛起泡沫如蟻。《文選》張衡《南都賦》：「浮蟻若萍。」劉良注：「酒膏徑寸，布於酒上，亦有浮蟻如水萍也。」「蟻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螘」，底本據集甲改。案，《集韻》：「螘」與「蟻」同。

［一二］紫盌鋪粟：言茶沏後浮起之黄色水珠，猶軾詩《黄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爲謝》所云「自看雪湯生璚珠」也。盤龍茶：即龍團茶。真宗咸平中，丁謂爲福建漕，監御茶，進龍鳳團。仁宗慶曆中，蔡襄知建州，別擇茶之精者爲小龍團十斤以獻，斤爲十

餅。龍團鳳餅遂名天下。（見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）

〔一三〕《晉書·謝尚傳》：「始到府通謁，（王）導以其有勝會，謂曰：『聞君能作鴝鵒舞，一坐傾想，寧有此理不？』尚曰：『佳。』便著衣幘而舞。導令坐者撫掌擊節，尚俯仰在中，傍若無人。」「起作」，馮應榴注：石刻「起」作「自」。

〔一四〕「疊鼓」，馮應榴注：石刻「疊」作「書」。摻：即摻撾，擊鼓也。《後漢書·禰衡傳》：「（操）聞衡善擊鼓，乃召爲鼓吏，因大會賓客，閱試音節。諸吏過者，皆令脱其故衣，更著岑牟單絞之服。次至衡，衡方爲漁陽參撾，蹀躞而前，容態有異，聲節悲壯，聽者莫不慷慨。」

〔一五〕九衢：四通八達之道。沈約《歲暮愍衰草》：「彫芳卉之九衢，寶靈芝之三脊。」

〔一六〕十年聚散：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十二月，蘇軾貶黄州團練副使。王鞏因與軾往還貶賓州。元豐末相繼還朝，十年乃取其成數。

〔一七〕銀闕：銀造之宫闕。梁元帝《揚州梁安寺碑序》：「銀闕金宫，出瀛州之下。」此指宫殿之門。暾：初升之日。屈原《九歌·東君》：「暾將出兮東方，照吾檻兮扶桑。」「朝霞」，施乙作「晨霞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收頗草草。凡長篇，如十里來龍，非層層水抱山迴不能結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

○）

方東樹：未妙。而自然空圓轉宕，非老手剪裁不能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趙克宜：此非大篇，何用層層迴抱？○【「九衢燈火雜夢寐」二句】檃括題序中感念存歿一層，語渾厚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書王定國所藏《煙江疊嶂圖》〔一〕王晉卿畫。

江上愁心千疊山〔二〕，浮空積翠如雲煙〔三〕。山耶雲耶遠莫知，煙空雲散山依然。但見兩崖蒼蒼暗絶谷，中有百道飛來泉。縈林絡石隱復見，下赴谷口爲奔川。川平山開林麓斷，小橋野店依山前。行人稍度喬木外〔四〕，漁舟一葉江吞天〔五〕。使君何從得此本〔六〕，點綴毫末分清妍〔七〕。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〔八〕，徑欲往買二頃田〔九〕。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絶處，東坡先生留五年〔一〇〕。春風搖江天漠漠，暮雲卷雨山娟娟。丹楓翻鴉伴水宿，長松落雪驚醉眠〔一一〕。桃花流水在人世，武陵豈必皆神仙〔一二〕。江山清空我塵土，雖有去路尋無緣〔一三〕。還君此畫三歎息，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・畫》卷一二有此詩墨迹，末署「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書」。詩當作於此略前。王定國：名鞏，自號清虛居士。見前卷一五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注［一］。《煙江疊嶂圖》：王晉卿畫。王晉卿名詵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江上愁心：張説《江上愁心賦》：「江上之峻山兮，鬱崎嶬而不極。雲爲峯兮煙爲色，欻變態兮心不識。」「千疊山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作「三疊山」。章鈺校：《皇朝文鑑》作「千叠煙」。案，作「煙」與下句「煙」字複。當作「山」。

［三］積翠：翠色叢積。顔延之《應詔觀北湖田收》：「攢素既森藹，積翠亦葱芊。」王維《送李太守赴上洛》：「高山包楚鄧，積翠靄沉沉。」

［四］「喬木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作「橋木」。案，「橋」字與上句複，義亦不妥。當作「喬」。

［五］以上十二句寫畫中之景。王文誥云：「《孟子》長篇多兩扇法。……如此詩，即用兩扇法。以上自首句憑空突起，至此爲一扇，道圖中之景也。」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

［六］使君：謂州郡長官。此指王鞏，以其嘗典郡。以下十句寫觀畫人之感慨。

［七］清妍：猶言清秀。韓愈《月池》：「若不妒清妍，却成相映燭。」

［八］「此境」，章鈺校《皇朝文鑑》作「此景」。

［九］「往買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往置」　二頃田：《史記·蘇秦列傳》：蘇秦曰：「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，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？」

［一〇］「君不」二句：樊口：在今湖北鄂城縣西北。因位於樊山脚下，爲樊港入長江之口，故名。《水經注》卷三五《江水三》：「江水右得樊口。」　「東坡」句：蘇軾於元豐三年（一〇八〇）二月貶至黄州爲團練副使，元豐七年（一〇八四）四月遷汝州，首尾五年，故云。

［一一］「春風」四句：漠漠：瀰漫貌。王逸《九思·疾世》：「塵漠漠兮未晞。」韓愈《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游寄白二十二舍人》：「漠漠輕陰晚自開，青天白日映樓臺。」　丹楓翻鴉：鴉翔丹楓間。陶峴《西塞山下迴舟作》：「鴉翻楓葉夕陽動。」　伴水宿：伴人宿水邊。謝靈運《游赤石進帆海》：「水宿淹晨暮。」杜甫《水宿遣興》：「水宿伴鳧鷖。」　「驚醉眠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驚晝眠」。底本據集甲，施乙、類本改。四句寫黄州四季之景。

［一二］「桃花」二句：典出陶潛《桃花源記》。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三：「東坡云：『世傳桃源事，多過其實。考淵明所記，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。則漁人所見，似是其子孫，非秦人不死者也。又云殺雞作食，豈有仙而殺者乎？舊説南陽有菊水，水甘而芳。居民三十餘家，飲其水皆壽，或至百二三十歲。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，道

極險遠，生不識鹽醯，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，飲其水，故壽。近歲道稍通，漸能致五味，而壽亦益衰。桃源蓋此比也。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，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。常意天壤之間，若此者甚衆，不獨桃源。』」

〔一三〕《桃花源記》：武陵人既出桃花源，「詣太守説如此，太守即遣人隨其往。尋向所誌，遂迷不復得路。」句用此，言其歸隱無由。　王文誥云：「自『使君』句起，至此爲一扇，道觀圖之人也。後僅以二句作結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

〔一四〕「還君」二句：「還君」，底本校：類乙作「還若」。　歸來篇：《楚辭·招隱士》：「王孫兮歸來！山中兮不可以久留。」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：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」

集評

許顗：畫山水詩，少陵數首後，無人可繼者。惟荆公《觀燕公山水詩》前六句差近之，東坡《煙江疊嶂圖》一詩亦差近之。（《彦周詩話》）

胡應麟：題畫自杜諸篇外，唐無繼者。王介甫《畫虎圖》、蘇子瞻《煙江疊嶂》、《夜游圖》，……皆有可觀。而骨力變化，遠非杜比。（《詩藪》内編卷三）

譚元春：坡結句之妙者，亦只是議論挽束得有味耳。含不盡于言外，息羣動于無聲，如歌絃之未停、瀑布之未收者，未有也。至此等結，則誦者敗興而返，不但興盡矣。（明刻《東

坡詩選》卷五）

汪師韓：竟是爲畫作記。然摹寫之神妙，恐作記反不能如韻語之曲盡而有情也。「君不見」以下，煙雲卷舒，與前相稱，無非以自然爲祖，以元氣爲根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紀昀：【前十二句】奇情幻景，筆足以達之。竟是爲畫作記。然摹寫之妙，恐作記反不如也。【「春風搖江天漠漠」以下六句】節奏之妙，純乎化境。【「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絶處」二句】蹙起波瀾，文境乃闊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。）

方東樹：起段以寫爲敍，寫得入妙，而勢又高，氣又遒，神又旺。「使君」四句正鋒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曾國藩：前十二句狀畫中勝境。「使君」四句點明題目。「君不見」十二句，言樊口勝境亦不減于圖中之景，但人自欠閑耳。（《曾文正公全集·讀書録》卷九《東坡文集》）

王晉卿所藏《著色山》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縹緲營丘水墨仙〔二〕，浮空出没有無間〔三〕。邇來一變風流盡〔四〕，誰見將軍著色山〔五〕？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　王晉卿：名詵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營丘：即李成。成字咸熙。其先唐之宗室，五季艱難之際避地北海，遂爲營丘（山東昌樂縣）人。《宣和畫譜》卷一一：成「所畫山林藪澤，平遠險易，縈帶曲折。飛流危棧、斷橋絶澗、水石風雨、晦冥雪霧之狀，一皆吐其胸中而寫之筆下。……於時凡稱山水者，必以成爲古今第一，至不名而曰李營丘焉。」米芾《畫史》卷六：「李成淡墨如夢霧中，石如雲動。」句所以言其畫縹緲。

［三］句言李成《著色山》煙嵐飛動，明滅可見。如董逌云：「（李成）絶人處不在得真形。山水木石、煙霞嵐霧間，其天機之動，陽開陰闔，迅發警絶，世不得而知也。」（《廣川畫跋》卷四）

［四］風流：風韻、情致。「邇」，集甲、七集、查注、馮應榴注本作「爾」。

［五］將軍：謂唐李思訓。思訓乃唐宗室，官武衛大將軍。善畫青緑山水，筆致遒勁，金碧輝映。其子昭遠亦以畫金碧山水著名。思訓以官稱大李將軍，昭遠因父稱小李將軍。（參閱張彦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九、《舊唐書·長平王叔良傳》）

集評

紀昀：【「邇來一變風流盡」二句】淺淺語寄慨殊深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。）

其　二

犖确何人似退之[一]，意行無路欲從誰[二]。宿雲解駁晨光漏[三]，獨見山紅澗碧時[四]。

校注

[一] 犖确：山石不平貌。韓愈《山石》：「山石犖确行徑微。」退之：韓愈字。

[二] 意行：隨意而行。劉禹錫《蠻子歌》：「腰斧上高山，意行無舊路。」

[三] 解駁：猶解散。韓愈《南海神廟碑》：「雲陰解駁，日光穿漏。」

[四] 韓愈《山石》：「山紅澗碧紛爛漫，時見松櫪皆十圍。」句用此

集評

紀昀：用「山石犖确」句欠妥，讀之似退之犖确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和黃魯直效進士作二首〔一〕

歲寒知松柏〔二〕

龍蟄雖高卧〔三〕，雞鳴不廢時〔四〕。炎涼徒自變〔五〕，茂悦兩相知〔六〕。已負棟梁質〔七〕，肯爲兒女姿〔八〕。那憂霜霄貿貿〔九〕，未喜日遲遲〔一〇〕。難與夏蟲語〔一一〕，永無秋實悲〔一二〕。誰知此植物〔一三〕，亦解秉天彝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末作於汴京。此詩集甲、類本、施注本只載《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》（類本題無「黃」字、「詩」字），其《款塞來享》一首不載。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，別列總題作《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二首》。但《款塞來享》一首并非次韻，故王文誥改爲《和黃魯直效進士作二首》。黃魯直，即黃庭堅。

〔二〕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題語本此。

〔三〕龍蟄：謂龍伏蟄也。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」張協《雜詩》：「龍蟄

暄氣凝，天高萬物肅。」

［四］《詩·鄭風·風雨》：「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。」毛傳：「興也。風且雨，淒淒然，雞猶守時，而鳴喈喈然。」鄭箋：「興者，喻君子居亂世，不變改其節度。」

［五］炎涼：謂夏秋二季。白居易《寓意五首》其四：「紛飛來幾時，秋夏炎涼變。」「炎涼」，類甲、七集作「炎冷」。

［六］茂悅：指松柏。陸機《歎逝賦》：「信松茂而柏悅，嗟芝焚而蕙歎。」

［七］負棟梁質：抱棟梁之資質、才具。負，抱也。「棟梁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梁棟」。

［八］兒女姿：指青年男女纏綿脆弱之態。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：「無爲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。」韓愈《北極贈李觀》：「無爲兒女態，憔悴悲賤貧。」

［九］貿貿：昏冥之貌。韓愈《琴操》：「雪霜貿貿，薺麥之茂。」「貿貿」，集甲作「貿貿」。底本校：《字彙》：「貿」，俗作「貿」。

［一〇］遲遲：和舒貌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春日遲遲，采蘩祁祁。」

［一一］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局於時也。」

［一二］秋實：穀實。《管子·國蓄》：「夏貸以收秋實。」穀實熟，莖稈枯。松柏結籽則不減其蒼翠，故句云。

［一三］植物：百穀草本之總稱。《周禮·地官司徒·大司徒》：「一曰山林，其動物宜毛物，其植物宜皁物。」

［一四］秉天彝：執守天之常道。《詩・大雅・烝民》：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毛傳：「彝，常。」

款塞來享［一］

蠢爾氏羌國［二］，天誅亦久稽［三］。既能知面內［四］，不復議征西。斥堠銷兵火［五］，邊城息鼓鼙。輸忠修貢職［六］，棄過爲黔黎［七］。雪滿流沙靜［八］，雲沉太白低。巍巍二聖治［九］，盛德古難齊。

校注

［一］款塞來享：語出《漢書・宣帝紀》：「百蠻嚮風，款塞來享。」顏師古注引應劭曰：「款，叩也，皆叩塞門來服從也。」「款塞來享」，外集「享」字後有「詩」字。蘇軾《跋進士題目後》：「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上御延和殿，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。……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，……故進士作《延和殿奏新樂賦》、《款塞來享詩》云。」

［二］蠢爾：即蠢，蟲蠕動貌。《詩・小雅・采芑》：「蠢爾蠻荊，大邦爲讎。」氏羌：古代西北少數民族。《詩・商頌・殷武》：「昔有成湯，自彼氐羌。」此指西夏。

［三］天誅：此指帝王之征伐。《漢書・陳湯傳》：「臣延壽、臣湯將義兵，行天誅。」稽：

停，止留。句言久待王師征伐。

［四］面內：向內。猶言內附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高堂隆傳》：「夫移風易俗，宣明道化，使四表同風，回首面內，德教光熙，九服慕義，固非俗吏之所能也。」

［五］斥堠：謂放哨或偵察之人。《三國志・吳書・孫韶傳》：「常以警疆場、遠斥堠爲務。」「兵火」，七集作「烽火」，外集作「鋒火」。

［六］輸忠：表示忠心。輸，獻納。桓寬《鹽鐵論・本議》：「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。」

［七］黔黎：黔首、黎民之合稱。即庶民百姓。應劭《風俗通・怪神・城陽景王祠》：「哀我黔黎，漸染迷謬。」

［八］「流沙靜」，外集作「流沙淨」。

［九］二聖：謂宣仁太后與哲宗皇帝。

集評

紀昀：此格非東坡所長，故二詩皆不佳。邇來選長律者必録之，震於名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夜直玉堂，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，讀至夜半，書其後［一］

玉堂清冷不成眠，伴直難呼孟浩然。暫借好詩消永夜，每逢佳處輒參禪［二］。愁侵

硯滴初含凍〔三〕，喜入燈花欲鬬妍〔四〕。寄語君家小兒子，他時此句一時編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末作於汴京。　夜直玉堂：值宿翰林院。玉堂，謂翰林院。見本卷《卧病逾月，請郡不許，復直玉堂……》注〔一〕。蘇軾時爲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知制誥，故得值宿玉堂。　李之儀：字端叔。舉進士。元祐中爲樞密院編修官。能詩。後坐黨籍廢斥。有《姑溪集》傳世。　「百餘首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百餘篇」。

〔二〕「暫借」二句：永夜：長夜。駱賓王《別李嶠得勝字》：「寒更承永夜，涼景向秋澄。」　參禪：佛教語。謂冥思玄想探求佛理。玄覺《永嘉證道歌》：「遊江海，涉山川，尋師訪道爲參禪。」　葛立方：「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：『暫借好詩消永夜，每逢佳處輒參禪。』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，參禪之語，所以警之云。」（《韻語陽秋》卷一）　汪師韓：「能使人愁，能使人喜，非好詩那得有此？故曰可以參禪。」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四）

〔三〕硯滴：滴水於硯之具。皎然《送裴秀才往會稽山讀書》：「硯滴穿小池，書衣種楮多。」　紀昀：「句言詩境之苦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〔四〕燈花：燈芯餘燼爆成花形。庾信《對燭賦》：「刺取燈花持桂燭，還却燈檠下燭盤。」古人以燈花爲吉兆。杜甫《獨酌成詩》：「燈花何太喜，酒緑正相親。」　紀昀：「句言

賞心之樂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［五］「寄語」二句：白居易《劉白唱和集敍》：「命小姪龜兒編録成兩卷，仍寫二本，一付夢得小兒崙郎，各令收藏兩家集。」

集評

方回：李之儀詩得意趣，頗深晦，非東坡不之察，故有此佳句。以孟浩然待之，非誇也。（《瀛奎律髓》卷三）

紀昀：氣機流暢，然非五、六兩句茁實撐得住，則太滑也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［一］

短衫壓手氣橫秋［二］，更著仙人紫綺裘［三］。使我有名全是酒［四］，從他作病且忘憂［五］。詩無定律君應將，醉有真鄉我可侯［六］。且倒餘樽盡今夕，睡蛇已死不須鉤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注原編不載，清施本編續補遺卷下，查

注據外集補編於此。　王定國：名鞏。有雋才，長於詩。見前卷一五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注［一］。　王晉卿：名詵。長於畫，能詩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短衫：謂短袖單衣。《釋名·釋衣服》：「衫，芟，衫末無袖端也。」「短衫壓手」，外集作「短山壓耳」。

［三］紫綺裘：紫色綾所製之裘也。李白《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，達曙歌吹，日晚乘醉著紫綺裘、烏紗巾，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，往石頭訪崔四侍御》：「草裏烏紗巾，倒披紫綺裘。」

［四］《世説新語·任誕》：「張季鷹縱任不拘，時人號爲江東步兵。或謂之曰：『卿乃可縱適一時，獨不爲身後名邪？」答曰：『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即時一杯酒。』」句乃化用此。

［五］從他：任隨他。從，任也，聽也。李白：《白頭吟》：「莫捲龍鬚席，從他生網絲。」

［六］王績《醉鄉記》：「醉之鄉不知其去中國幾千里也。其土曠然無涯。……無晦朔寒暑，其俗人大同，無邑居聚落，其人甚清。」　醉侯：劉伶自稱。皮日休《夏景泝澹偶然作》：「他年詣帝言何事，請令劉伶作醉侯。」

［七］睡蛇：喻煩惱困擾、心緒不寧之精神狀態。《佛遺教經》：「煩惱毒蛇，睡在汝心。譬如黑蚖，在汝室睡，當以持戒之鈎，早摒除之。睡蛇既出，乃可安眠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兩聯（謂中間兩聯）爲中郎所最喜。祇是「詩」、「酒」、「病」三字裝點得好聽耳，不爲高勝也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二）

紀昀：三、四太滑。查云此非推轂定國，語气自見。結粗獷太甚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范景仁和賜酒燭詩，復次韻謝之［一］時公方進新樂［二］。

笙磬分均上下堂［三］，舊法，堂上之樂，皆受笙均；堂下之樂，皆受磬均［四］。游魚舞獸自奔忙［五］。朱絃初識孤桐韻［六］，舊樂，金石聲高而絲聲微［七］，今樂，金石與絲聲皆著。玉琯猶聞秬黍香［八］。舊法，以尺生律。今以黍定律，以律生尺。萬事今方咨伯始［九］，一斑我亦愧真長［一〇］。此生會見三雍就［一一］，無復寥寥歎未央［一二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十二月末作於汴京。范景仁：名鎮。見前卷一五《送范景仁

游洛中》注〔一〕。「范景仁」，集甲、類丙、七集無「范」字。賜酒燭詩：指《卧病逾月……詔賜宮燭、法酒，書呈同院》詩，見本卷前。

〔二〕時公方進新樂：蘇軾《跋進士題目後》：「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上御延和殿，奏端明殿學士（范鎮）所奏新樂。」

〔三〕分均：即分韻。均，通「韻」。陳綏《嘯賦》：「音均不恒，曲無定制。」李善注：「均，古韻字也。《鶡冠子》曰：『五聲不同均，然其可喜一也。』」

〔四〕「舊法……受磬均」，施乙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集甲、類本、七集本「舊法」作「舊説」。

〔五〕《荀子·勸學》：「昔者瓠巴鼓瑟，而游魚出聽。」《尚書·舜典》：「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。」句用二典以美新樂。

〔六〕朱絃：樂器上紅色絲絃。《荀子·禮論》：「朱絃而通越也。」孤桐：特生之梧桐，古以爲製琴之良材。此指琴。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惟徐州……羽畎夏翟，嶧陽孤桐。」孔安國傳：「孤，特也。嶧山之陽特生桐，中琴瑟。」

〔七〕「絲聲微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絃聲微」。

〔八〕玉琯：玉制古樂器名。長一尺，六孔，用以定律。「琯」，同「管」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「竹曰管。」顔師古注引孟康曰：「……《尚書大傳》，西王母來獻白玉琯。漢章帝時，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。古以玉作，不但竹也。」秬黍：黑米也。

《爾雅·釋草》：「秬，黑黍。」邢昺疏：「李巡曰：黑黍，一名秬黍。」古代以黍粒爲計量基準，累黍以定律管之長度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度本起黃鐘之長。「以子穀秬黍中者（不大不小者），一黍之廣，度之九十分，黃鐘之長。」《東都事略·范鎮傳》：「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。」范以黍定律，以律生尺，故謂「秬黍香」云。

［九］「今方」，底本校：類甲作「方今」。案，當作「今方」。伯始：漢胡廣字伯始。《漢書·胡廣傳》：「（廣）達練事體，明解朝章。……故京師諺曰：『萬事不理問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。』」此指范鎮。「咨伯始」，七集本作「啓伯始」。

［一〇］真長：晉劉惔字真長。性貴簡，居官無官官之事，處事無事事之心。《晉書·王獻之傳》：「年數歲，嘗觀門生樗蒲，曰：『南風不競。』門生曰：『此郎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』獻之怒曰：『遠慚荀奉倩，近愧劉真長。』拂袖而去。」

［一一］三雍：謂辟雍、明堂、靈臺。亦稱三雍宮，爲封建帝王祭祀典禮之所。《漢書·河間獻王傳》：「武帝時，獻王來朝，獻雅樂，對三雍宮及詔所問三十餘事。」

［一二］寥寥：《吕氏春秋·情欲》：「九竅寥寥，曲失其宜。」未央：未盡。

集評

紀昀：（起處）湊泊，無真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附録

《東都事略·范鎮傳》：神宗詔鎮與劉几定樂，鎮曰：「定樂當先正律。」神宗曰：「然。雖有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。」鎮作律尺、龠合、升斗、豆區、斛斛，欲圖上之。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鐘。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。樂成詔罷局，賜賚有加。鎮曰：「此劉几樂也，臣何與焉？」及鎮致仕，請太府銅爲之，逾年乃成，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。哲宗御延和殿，召執政同觀，賜詔嘉奬，以樂下太常。樂奏三日而鎮卒，年八十一。贈金紫光禄大夫。

《宋史·樂志三》：元祐三年，范鎮樂成。上其所制樂三章，鑄律十二、編鐘十二、鎛鐘一、衡一、尺一、斛一、響石爲編磬十二、特磬一、簫、笛、塤、篪、巢笙、和笙各二，並書及圖法。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，詔執政、侍從、臺閣、講讀官皆往焉。

王晉卿作《煙江疊嶂圖》，僕賦詩十四韻，晉卿和之，語特奇麗。因復次韻，不獨紀其詩畫之美，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，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，亦朋友忠愛之義也〔一〕

山中舉頭望日邊，長安不見空雲煙〔二〕。歸來長安望山上〔三〕，時移世改應潸

然[四]。管絃去盡賓客散，惟有馬埒編金泉[五]。渥洼故自千里足[六]，要飽風雪輕山川。屈居華屋啗棗脯[七]，十年俯仰龍旂前[八]。却因瘦病出奇骨[九]，鹽車之厄寧非天[一〇]。風流文采磨不盡，水墨自與詩爭妍[一一]。畫山何必山中人，田歌自古非知田[一二]。鄭虔三絶君有二，筆勢挽回三百年[一三]。欲將巖谷亂窈窕[一四]，眉峯修嫮誇連娟[一五]。人間何有春一夢[一六]，此身將老蠶三眠[一七]。山中幽絶不可久[一八]，要作平地家居仙。能令水石長在眼[一九]，非君好我當誰緣[二〇]。願君終不忘在莒[二一]，樂時更賦《囚山篇》[二二]。柳子厚有《囚山賦》[二三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閏十二月作於汴京。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卷四二有此詩墨迹，末有「閏十二月晦日醉後寫此」十字。王晉卿：名詵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[一]。十四韻：指《書王定國所藏〈煙江疊嶂圖〉》。「十四韻」，墨迹「韻」後有「而」字。「語特奇麗」，馮應榴注：「語」一作「詩」。契闊：謂離合聚散。《詩·邶風·擊鼓》：「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説。」在莒之戒：流離困隘之鑑戒。見本詩注[二一]。

[二]「山中」二句：《晉書·明帝紀》：明帝幼而聰哲，爲元帝所寵異。屬長安使來，因問

帝曰：「汝謂日與長安孰遠？」明帝對曰：「長安近。不聞人從日邊來。」明日，又問之。對曰：「日近。」曰：「何乃異間者之言乎？」對曰：「舉目則見日，不見長安。」李白《登鳳凰臺》：「總爲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。」此以長安喻汴京。

〔三〕歸來長安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五六：元豐八年五月，「右監門衛將軍潁州安置王詵免安置，許在京居住。」

〔四〕時移世改：言世事變遷。時神宗辭世，哲宗立，宣仁后秉政，廢斥新法，因忤新法而罷黜之大臣當軸及蘇軾、王鞏、王詵等相繼還朝。潸然：涕下貌。《漢書·中山靖王勝傳》：「紛驚逢羅，潸然出涕。」

〔五〕馬埒編金泉：馬埒：習射馳道，兩側有矮墻，使不外騖。泉，古錢幣名稱。《周禮·地官》序官《泉府》：鄭玄注：「鄭司農（衆）云：故書泉或作錢。」《世説新語·汰侈》：「王武子被責，移第北邙下。於時人多地貴，濟好馬射，買地作埒，編錢匝地竟埒。時人號曰『金埒』。」

〔六〕千里足：良馬之稱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：「使驥不得伯樂，安得千里之足？」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元鼎四年秋，「馬生渥洼水中，作寶鼎、天馬之歌。」

〔七〕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「楚莊王時，有所愛馬，衣以文繡，置之華屋之下，席以露牀，啗以棗脯。」

〔八〕龍旂：飾以交龍圖紋之旗。古王侯以作儀衛。《詩·商頌·玄鳥》：「龍旂十乘，大禧

是承。」《史記・禮書》：「龍旂九旂，所以養性也。」

［九］「瘦病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病瘦」。　奇骨：　謂人之骨相非凡。《晉書・桓溫傳》：「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，曰：『此兒有奇骨。可試使啼。』及聞其聲，曰：『真英物也！』」

［一〇］鹽車之厄：　喻遭逢逆境，艱難困危。《戰國策・楚策四》：「君亦聞驥乎？夫驥之齒至矣，服鹽車而上太行，……中阪遷延，負轅不能上。」賈誼《弔屈原賦》：「騰駕罷牛兮驂蹇驢，驥垂兩耳兮服鹽車。」　王文誥曰：「自首句『山中望日』起，至此爲一扇。於敍遷謫中，暗串詩畫作和贈主壻。詩從『山中望日』入手，乃遷謫一扇之確據也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

［一一］水墨：　水墨畫之省稱。此泛指繪畫。歐陽炯《貫休應羅漢畫歌》：「天教水墨畫羅漢。」

［一二］知田：　熟諳農事。《史記・齊悼惠王世家》：　朱虛侯劉章嘗侍高后燕飲，「已而曰：『請爲太后言耕田歌。』高后兒子畜之笑曰：『顧而父知田耳。若生而爲王子，安知田乎？』」

［一三］「鄭虔」二句：《新唐書・鄭虔傳》：　虔善圖山水，好書、能詩，「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，帝大署其尾曰：『鄭虔三絶』。」　筆勢：　書畫運筆之氣勢。《晉書・王羲之傳》：「論者稱其筆勢，以爲飄若游雲，矯若驚龍。」二句言晉卿書畫直追鄭虔。

［一四］窈窕：美好貌。《詩·周南·關雎》：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

［一五］修嫮誇連娟：《漢書·外戚傳》武帝悼李夫人賦：「美連娟以修嫮兮，命樔絶而不長。」顔師古注：「連娟，嬋弱也。嫮，美也。」

［一六］春一夢：喻世事無常，繁華易逝。白居易《花非花》：「來如春夢幾多時，去似朝雲無覓處。」

［一七］蠶三眠：蠶自初生至化爲蛹，通常脱皮三次，脱皮時不食不動，其狀如眠，故稱三眠。《荀子·賦篇》詠蠶：「三俯三起，事乃大已。」楊倞注：「俯謂卧而不食。……三起之後，事乃畢也。謂化而成繭也。」

［一八］劉安《招隱士》：「王孫兮歸來，山中不可久留。」

［一九］「能令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但能」。

［二〇］當誰緣：猶言當憑誰。緣，憑，憑藉。《荀子·正名》：「則緣耳而知聲可也，緣目而知形可也。」王文誥曰：「自『風流文采』句起，至此爲一扇。於敍詩畫中暗串遷謫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

［二一］不忘在莒：劉向《新序》卷四：「桓公與管仲、鮑叔、甯戚飲酒，桓公謂鮑叔，姑爲寡人祝乎？鮑叔奉酒而起曰：祝吾君無忘其在莒也（桓公曾出奔莒），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，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。」《宋會要輯稿》帝系八之五一：「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詔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。以詵交結蘇軾及攜

妾出城與軾宴飲也。」又「元豐三年七月十六日，責駙馬都尉王詵爲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，均州安置。」詵曾受此嚴譴，故蘇軾用桓公事戒其無忘。

〔二二〕《囚山篇》：指柳宗元《囚山賦》。有句云：「聖日以理兮，賢日以進。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。」晁無咎序賦於《變騷》曰：「宗元謫南海久，厭山不可得而出，懷朝市不可得而復。丘壑草木之可愛者，皆陷穽也，故賦《囚山》。」

〔二三〕「柳子厚有囚山賦」，施乙無此條自注。

集評

紀昀：與前詩有仙凡之別。○【「惟有馬埒編金泉」】「泉」者錢也。然如此借替，勢必至「札闥洪休」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方東樹：凡作詩皆宜如此。「屈居華屋」四句，即草長病牛羊、慧智疢疾生於憂患、貧賤玉成之意。「風流」二句入畫，敘「畫山」二句夾議，「鄭虔」二句棱，以山中收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）

趙克宜：【「風流文采磨不盡」】數語遒煉有力。○【「田歌自古非知田」】絶妙比例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〔一〕

寬詔隨春出内朝〔二〕，三軍喜氣挾狐貂〔三〕。鏤銀錯落翻斜月〔四〕，剪綵繽紛舞慶霄〔五〕。臘雪強飛纔到地，前一日微雪。曉風偷轉不驚條〔六〕。脱冠徑醉應歸卧，便腹從人笑老韶〔七〕。是日，幕次賜酒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閏十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與以下三詩施注原編是年之末。查注改編下年之首，馮應榴注仍之。王文誥以爲「此與熙寧九年編立春日詩不同。彼則去閏月甚遠，立春適届年頭歲尾兩三日之間尚莫能定，故尚可編正月之首。此則立春在閏十二月無疑也。今仍復施編之舊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今從。劉貢父：名攽。見前卷六《送劉攽倅海陵》注〔一〕。攽元祐初召拜中書舍人，四年卒。賜幡勝：立春日賜宰執、百官金銀幡勝。見本卷《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》其二注〔四〕。「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集丙「勝」後有「一首」二字。

〔二〕寬詔：寬大之詔令。《後漢書·侯霸傳》：「每春下寬大之詔，奉四時之令。」李賢注：「《月令》，春布德行慶，施惠下人，故曰寬大。」内朝：謂宫廷之内。《後漢書·和熹

鄧皇后紀》：「正位内朝，流化四海。」

［三］挾狐貂：披着貂狐裘。言受撫慰而覺温暖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「申公巫臣曰：『師人多寒。』王巡三軍，拊而勉之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。」杜預注：「言説以忘寒。」

［四］鏤銀：謂刻金銀箔爲幡勝。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或鏤金箔爲人，以貼屏風。」　斜月：西下之月。沈約《爲鄰人有懷不至》：「影逐斜月來，香隨遠風入。」

［五］剪綵：剪有色絹、羅爲幡勝。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或剪綵爲人，……以貼屏風，亦戴之頭。」　慶霄：猶慶雲。謝瞻《張子房》：「明兩燭河陰，慶霄薄汾陽。」

［六］驚條：謂風動樹枝。董仲舒《雨雹對》：「太平之世，風不鳴條，開甲散萌而已。」桓寬《鹽鐵論·水旱》：「當此之時，雨不破塊，風不鳴條。」

［七］便腹：肚子肥滿貌。　從人笑：任人笑。從，任也。《後漢書·邊韶傳》：「韶口辯，曾晝日假卧，弟子私嘲之曰：『邊孝先，腹便便。懶讀書，但欲眠。』」

集評

紀昀：句句生湊。○【末句】「老韶」亦生湊不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再和［一］

與君流落偶還朝［二］，過眼紛綸七葉貂［三］。莫笑華顛羞采勝［四］，幾人黄壤隔青

霄〔五〕。行吟未許窮騷雅〔六〕，坐嘯猶能出教條〔七〕。記取明年江上郡，五更春枕夢春韶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閏十二月作於汴京。

〔二〕蘇軾元豐二年以詩涉訕謗下御史臺獄，貶黄州團練副使，元豐八年還朝。劉攽元豐六年落集賢校理，差監衡州鹽倉，元祐元年還朝。故句云。

〔三〕紛綸：紛亂貌。七葉貂：言七世爲貴官。《漢書·金日磾傳贊》：「七世爲内侍，何其盛也。」《文選》左思《咏史》：「金張藉舊業，七葉珥漢貂。」李善注引董巴《輿服志》：「侍中、中常侍冠武弁，貂尾爲飾。」

〔四〕華顛：白首。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「唐且華顛以悟秦，甘羅童牙而報趙。」李賢注：「《爾雅》曰，顛，頂也。華顛謂白首也。」采勝：即綵勝。古代立春日用有色絹、紙剪成小幡或其他飾物，曰綵勝，也稱幡勝。插於髮或繫於花枝，表示迎春或相互饋贈。宗懔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立春之日，悉剪綵爲燕戴之，帖『宜春』二字。」「羞采勝」，集甲、施乙、七集本作「飄彩勝」。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風采勝」。

〔五〕黄壤：黄泉。白居易《題故元少尹集》：「黄壤誰知我，白頭獨憶君。」青霄：碧空。左思《蜀都賦》：「干青霄而秀出。」徐陵《陳公九錫文》：「氣涌青霄，神飛紫

闥。」紀昀：「三、四真語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［六］行吟：漫步歌吟。屈原《漁父》：「屈原既放，遊於江潭，行吟澤畔。」騷雅：指《離騷》和《詩經》之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。杜甫《陳拾遺故宅》：「有才繼騷雅，哲匠不比肩。」

［七］坐嘯：閑坐吟嘯。《後漢書·黨錮傳》序：後漢成瑨任南陽太守，用岑晊（公孝）爲功曹，以公事盡委於岑。民間傳言：「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瑨但坐嘯。」教條：法令、規章。《漢書·黃霸傳》：霸爲潁川太守，治尚寬平，「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，以贍鰥寡貧窮者。然後爲條教，置父老師帥伍長，班行之於民間，勸以爲善防姦之意。……姦人去入它郡，盜賊日少。」劉攽爲人疏儁，治尚寬平。《宋史·劉攽傳》：「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，户部判官知曹州。曹爲盜區，重法不能止。攽曰：『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』至，則治尚寬平，盜亦衰息。」故句以黃霸爲喻。

［八］春韶：春天美景。韶，韶景也。《初學記》卷三梁元帝《纂要》：「春曰青陽……景曰媚景、和景、韶景。」謝朓《贈王主簿》：「徘徊韶景暮，惟有洛城隅。」紀昀：「『春韶』亦不妥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葉公秉、王仲至見和，次韻答之［一］

衫絺方暑亦堪朝［二］，歲晚淒風憶皁貂［三］。共喜鵷鸞歸禁籞［四］，心知日月在重

霄〔五〕。君如老驥初遭絡〔六〕，我似枯桑不受條〔七〕。强鑷霜鬚簪彩勝〔八〕，蒼顏得酒尚能韶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閏十二月作於汴京。　葉公秉：名均，蘇州長洲（今江蘇蘇州市）人。清臣子。嘉祐七年知洪州，熙寧二年知蘇州，元祐元年以太常卿知荆南，三年以直龍圖閣太府卿爲秘書監。　王仲至：名欽臣，宋城人。洙子。清亮有志操，賜進士及第。哲宗時遷集賢殿修撰，知和州，徙饒州，斥提舉太平觀。徽宗立，復待制，知成德軍。年六十七卒。

〔二〕衫絺：細葛布單衣。《論語·鄉黨》：「當暑，衫絺綌，必表而出知。」邢昺疏：「衫，單也。」絺，細葛布。《詩·周南·葛覃》：「爲絺爲綌，服之無斁。」毛傳：「精曰絺，粗曰綌。」　「衫絺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紗絺」。

〔三〕皁貂：即皁貂裘，黑貂皮衣也。武元衡《送張諫議回朝》：「詔書前日下丹霄，頭戴儒冠脱皁貂。」戎昱《桂州口號》：「誰道桂林風景暖，到來重著皁貂裘。」

〔四〕鵷鸞：鸞鳳之屬。喻高貴之人。此指葉公秉、王仲至。李白《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》：「龍虎謝鞭策，鵷鸞不司晨。」　禁籞：宫中、朝廷。籞，藩籬，指宫垣。杜甫《洛陽城北謁玄元皇帝廟，廟有吴道子畫五聖圖》：「配極玄都閟，煙花隨城籞。」《續資

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一四：元祐三年九月辛酉，「朝奉大夫直龍圖閣太府卿葉均爲祕書監。」卷四一五：元祐三年十一月戊戌，「太僕少卿王欽臣爲祕書監。」二人俱在朝，故句云。

［五］日月：喻皇帝皇后。《禮記·昏義》：「故天子之與后，猶日之與月。」此指哲宗、宣仁太后。　重霄：九霄。指高空。

［六］遭絡：受羈縛。絡，馬籠頭。梁元帝《後園看騎馬》：「遥望黄金絡，懸識幽并兒。」

［七］不受條：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蠶月條桑。」鄭箋：「條桑，枝落之采其葉也。」

［八］强鑷霜鬢：强去白鬢。鑷，拔除、夾取。《古文苑》左思《白髮賦》：「星星白髮，生於鬢垂。……將拔將鑷，好爵是縻。」韋莊《鑷白》：「白髮太無情，朝朝鑷又生。」

彩勝：即采勝。見前詩《再和》注［四］。

［九］蒼顔：年老氣衰之色。歐陽修《醉翁亭記》：「蒼顔白髮頹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。」

韶：韶顔，美麗容顔。鮑照《發後渚》：「華志吝馳年，韶顔慘驚節。」紀昀：「此韶字亦不妥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再　和［一］

衰遲何幸得同朝［二］，温勁如君合珥貂［三］。誰惜異才蒙徑寸［四］，自慚枯枿借淩

霄［五］。光風泛泛初浮水［六］，紅糝離離欲綴條［七］。後日一樽何處共，奉常端冕作咸韶［八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閏十二月作於汴京。

［二］衰遲：衰年遲暮。鄭谷《中年》：「衰遲自喜添詩學，更把前題改數聯。」同朝：時蘇軾在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任，葉公秉爲祕書監，王仲至爲祕書少監。（參見前詩《葉公秉、王仲至見和，次韻答之》注［四］）

［三］珥貂：漢侍中、中常侍等貴近之臣插貂尾爲飾。珥，插也。左思《咏史》其二：「金張藉舊業，七葉珥漢貂。」《後漢書·輿服志下》：「侍中、中常侍加黄金璫，附蟬爲文，貂尾爲飾。」劉昭注：「應劭《漢官》曰：『説者以金取堅剛，百煉不耗。蟬居高飲潔，口在掖下。貂内勁悍，而外温潤。』此因物生義也。」

［四］異才：傑出才能之人。集甲、類丙、七集作「異材」。蒙徑寸：被徑寸所蒙。蒙，蔽也。徑寸，直徑一寸。左思《咏史》其二：「鬱鬱澗底松，離離山上苗。以彼徑寸莖，蔭此百尺條。」

［五］枯枿：猶朽枿。柳宗元《與蕭俛書》：「朽枿腐敗，不能生植。」枿，伐木後新生之條。此指伐木之餘。　淩霄：淩霄花，即紫葳。緣木而生，故句云。

［六］光風：雨止日出，日麗風和之景象。宋玉《招魂》：「光風轉蕙，泛崇蘭些。」

［七］紅糝：紅色花蕾。韓愈《送無本師歸范陽》：「始見洛陽春，桃枝綴紅糝。」離離：分披繁茂貌。《詩·王風·黍離》：「彼黍離離。」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朱實離離。」

「綴條」，底本校：類甲作「經條」。疑誤。

［八］奉常：官名。秦置。爲九卿之一，掌宗廟禮儀，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名太常。端冕：古朝服。端，玄端；冕，大冠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「吾端冕而聽古樂。」咸韶：謂炎帝樂咸池，舜樂簫韶。《周禮·春官宗伯·大司樂》：「舞咸池以祭地祇。」賈公彥疏云爲黄帝之樂。《尚書·益稷》：「簫韶九成，鳳凰來儀。」孔安國傳：「韶，舜樂名。」

王克讓　校注
陳應鷺
馬德富　審訂

蘇軾詩集校注卷三一

古今體詩四十三首

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〔一〕

東坡先生未歸時，自種來禽與青李〔二〕。五年不踏江頭路，夢逐東風泛蘋芷〔三〕。江梅山杏爲誰容〔四〕，獨笑依依臨野水。此間風物君未識，花浪翻天雪相激。明年我復在江湖〔五〕，知君對花三歎息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正月作於汴京（今河南開封市）。時軾在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

任。此詩施注原編元祐三年領貢舉《送李廌》詩後，查注改編於此，王文誥仍之。案，《三希堂石刻》收此詩，蘇軾自題其後云：「僕去黄州五周歲矣，飲食夢寐，未嘗忘之。方請江湖一郡，書此詩寄王文甫、子辯兄弟，亦請一示李樂道也。」蘇軾元豐七年（一〇八四）四月離黄州，至書此詩之日（一〇八九），恰五周歲。故仍從查注。王晉卿：名詵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［一］。「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」，施乙無「次韻」二字。底本校：集甲、集丙「次韻」二字爲題下自注。三希堂石刻題作《次韻王晉卿送梅花一首》。

［二］「東坡」二句：未歸時：言在黄州時。來禽：果名，即林檎。《藝文類聚》卷八七郭義恭《廣志》：「一名來禽，言味甘，熟則來禽也。」王羲之有《來禽帖》，帖首云：「青李來禽。」（見張彦遠《法書要録》卷一〇）

［三］蘋：生淺水中，葉柄長，柄端有四片小葉成田字，亦稱田字草。芷：香草名。一年生草。又名白芷、茝、蘼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扈江離與辟芷兮。」

［四］容：修飾、打扮。《詩·衛風·伯兮》：「豈無膏沐，誰適爲容。」

［五］王文誥曰：「公是時尚無出守之事。其詩意謂今年必去，則明年定在江湖也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一）

集評

紀昀：自説自話，題目祇借作映發，蹊徑甚别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次韻王晉卿惠花栽，栽所寓張退傅第中〔一〕

坐來念念失前人〔二〕，共向空中寓一塵〔三〕。若問此花誰是主？天教閑客管青春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正月作於汴京。王晉卿：名詵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〔一〕。花栽：猶言花苗。栽，幼苗。王充《論衡·初稟》：「朱草之莖如鍼，紫芝之栽如豆。」張退傅：謂張士遜。士遜字順之，光化軍（治所在今湖北老河口市）人。淳化三年進士。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封鄧國公，官至户部尚書。皇祐三年卒，年八十六。《東都事略·張士遜傳》：「七上章請老，優拜太傅，進封鄧國公致仕。」故稱其退傅。詩題，集甲「中」字後有「一首」二字。

〔二〕念念：瞬時，起滅連續不斷。《維摩詰所説經》上《方便品》：「是身如電，念念不住。」柳宗元《石門長老》：「坐來念念非昔人，萬遍蓮花爲誰用。」

〔三〕一塵：一粒微塵，喻事物之渺小。鮑照《野鵝賦》：「雖陋生於萬物，若沙漠之一塵。」白居易《逍遥詠》：「此身何足厭，一聚虚空塵。」

［四］閑客：猶閑人。白居易《閑行》：「五十年來思慮熟，忙人應未勝閑人。」又《天津醉吟》：「三川徒有主，風景屬閑人。」青春：春季。《楚辭·大招》：「青春受謝，白日昭只。」曹植《迷迭香賦》：「播西都之麗草兮，應青春而凝暉。」

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［一］

月上九門開［二］，星河繞露臺［三］。君方枕中夢，我亦化人來［四］。光動仙毬縋，香餘步輦回［五］。相從穿萬馬，衰病若爲陪［六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正月作於汴京。王晉卿：名詵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［一］。上元：農曆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。「宴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丙、七集本作「燕」。端門：宮殿南面正門。宋皇宮端門在大慶殿南。（見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一）宋朱弁《曲洧舊聞》卷七：「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。上元御端門，中元、下元御東華門。其後罷中元、下元二節，而上元觀游之盛冠於前代。」

［二］九門：古制，天子所居有九門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季春之月「毋出九門。」朱彬《禮記訓纂》卷六引王引之：九門指南面三門，三面各二門，合爲九門。

［三］星河：銀河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一七七引劉義慶《幽明録》：「横巖雲渚，竦曜星河。」露臺：高臺。《史記·文帝紀》：「嘗欲作露臺，召匠計之，直百金。」後世也指露天舞臺。宋陳元靚《歲時廣記》卷一《上元》上《縛山棚》：「樓下用枋木叠成露臺一所，采結棚檻。兩邊皆禁衛排立。樂棚、教坊、鈞容直、露臺子弟更互雜戲，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。」王十朋集注引師民瞻曰：「故事：上元日，端門築露臺，高丈餘，優人妓女皆列其上。」

［四］化人：長於幻術之人。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「西極之國有化人來，入水火，貫金石，……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。」趙次公曰：「枕中夢，化人來，皆以言一夜之間所遇仙境之富貴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［五］「光動」二句：步輦：輦，車。殷周時以載物。至秦去輪爲輿，改爲人抬，稱步輦，爲皇帝、皇后所乘。《文選》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乘茵步輦，惟所息宴。」李善注引應劭《漢官儀》：「皇后婕妤乘輦，餘皆以茵，四人輿以行。」《東京夢華録》卷六：正月十六日，「御座臨軒，……於是華燈寶炬，月色花光，霏霧融融，動燭遠近。至三鼓，樓上以小紅紗燈毬緣索而至半空，都人皆知車駕還内矣。」

［六］若爲：怎能。李白《與諸公送陳郎歸衡陽》：「臨歧惆悵若爲分。」

王鄭州挽詞〔一〕克臣〔二〕。

羨君華髮起琳宮〔三〕，右輔初還鼓角雄〔四〕。千里農桑歌子産〔五〕，一時冠蓋慕蕭嵩〔六〕。那知聚散春糧外〔七〕，便有悲歡過隙中〔八〕。京兆同僚幾人在〔九〕，猶思對案筆生風。予爲開封府幕〔一〇〕，與子難同廳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正月作於汴京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二一：元祐四年正月癸巳，「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鄭州王克臣卒。」王鄭州：即知鄭州王克臣（一〇一四—一〇八九）。克臣字子難，洛陽人。景祐進士。爲開封府、度支二判官，遷鹽鐵副使，監安上門。熙寧中知鄆州，元祐二年知鄭州，三年特遷太中大夫。年七十六卒。「王鄭州挽詞」，底本校：類本「挽詞」作「挽詩」。

〔二〕「克臣」，王文誥注本原無，底本據集甲、類本補。

〔三〕琳宮：仙人居所。亦爲道院、殿堂之美稱，猶言琳宇。《初學記》卷二三《空洞靈章經》：「衆聖集琳宮，金母命清歌。」殷堯藩《遊王羽士山房》：「落日半樓明，琳宮事事清。」

［四］右輔：漢京兆、左馮翊、右扶風，爲畿内三輔。右扶風別稱右輔。韓愈《石鼓歌》：「故人從軍在右輔，爲我量度拙臼科。」此指鄭州，以其藩衛汴京之西也。

［五］《左傳·襄公三十年》：子產從政及三年，輿人誦之曰：「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。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。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。」《宋史·王審琦傳》附王克臣：知鄆州，「河決曹村，克臣亟築隄城下。或曰：『河決澶淵，去鄆爲遠。且州徙於高地，八十年不知有水患。安事此？』克臣不聽，役愈急。隄成，水大至，不没才尺餘。復起甬道，屬之東平王陵埽，人得趨以避水。事寧，皆繪像祀之。」故句以子產爲喻。

［六］冠蓋：官吏服飾、車乘，借指官吏。《舊唐書·蕭嵩傳》：蕭嵩以太子太師請老，修蒔園區，優游自怡。「（其子）華時爲工部侍郎，（子）衡以主壻（尚新昌公主）三品，……家財豐贍，衣冠榮之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〇八：治平三年四月丁丑，「屯田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爲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，賜名師約，以尚德寧公主故也。」詩故以蕭嵩爲喻。

［七］聚散：積聚與散失。此偏言散。謝靈運《酬從弟惠連》：「晤對無厭歇，聚散成分離。」舂糧外：百里之外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適百里者宿舂糧。」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八《鄭州》：「東至汴州一百四十里。」

［八］過隙：白駒過隙之省語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「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郤，忽然而已。」《史記·魏豹彭越列傳》：「人生一世間，如白駒過隙耳。」《索隱》：「莊子云

『無異騏驥之馳過隙』。則謂馬也。小顔云：『白駒謂日影也。隙，壁隙也。』以言速疾，若日影過壁隙也。」

［九］京兆：漢代京畿行政區劃名，爲三輔之一。後因稱京都爲京兆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上》顔師古注：「京，大也；兆者，衆數。言大衆所在，故云京兆也。」

［一〇］「開封府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「府」字。

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［一］

其一

白髮四老人［二］，何曾在商顔［三］？煩君紙上影，照我胸中山。山中亦何有，木老土石頑。正賴天日光，澗谷紛斕斑。我心空無物，斯文何足關［四］？君看古井水［五］，萬象自往還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正月作於汴京。王定國：名鞏。見前卷一五《送顔復兼寄王鞏》

注［一］。王晉卿：名詵。見前卷一八《作書寄王晉卿……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四老人：秦末漢初，東園公、夏黄公、甪里先生、綺里季四人隱於商山（今陝西商縣東南），年八十餘，鬚眉皓白，稱商山四皓。（見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、《漢書·張良傳》）

［三］商顔：地名。即商原，也叫許原。在今陝西大荔縣北。《史記·河渠書》：「自徵引洛水至商顔山下。」《集解》：「服虔曰：顔音崖。應劭曰：徵在馮翊。或曰：商顔，山名。」

［四］關：涉及、關心。「何足關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集丙、施乙作「定何間」。

［五］古井水：孟郊《列女操》：「波瀾誓不起，妾心井中水。」

集評

趙次公：或問曰，題畫著色山而詩如此，極是難解。此篇大類前《奉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》詩。或曰，豈以同使「紙上影」三字而言之邪？非止是也。此篇又以戲晉卿也。畫馬詩以收所畫之馬不如識真形之馬，此篇以其所畫之山不如我胸中之山。所畫之山以爲商顔邪？則四老人元未嘗居之，所居者自己之山也。禪門謂還家山、歸舊山，則自己之山矣。故紙上之山不如我胸中之山也。又云，紙上山乃山之形矣，而山中之有，不過木與土石耳。以木則老，以土石則頑，非有斕斑之美也。正賴天日照之而生光彩，此亦以形容著色之意。若胸中之山則本自無物，亦何用文章滿其間哉？又以形容不須著色之意。心胸又如古井水之無波瀾，而萬

象自往還，則胸中之山與紙上之山相去遠矣。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紀昀：意境深微，氣益渾厚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〇）

趙克宜：未爲圓醒。紀氏乃極賞之，非末學所敢附會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其二

君歸嶺北初逢雪〔一〕，我亦江南五見春。寄語風流王武子〔二〕，三人俱是識山人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君：謂王鞏。元豐二年十二月，王鞏謫監賓州（治所在今廣西賓陽縣）鹽酒稅。地處嶺南。元豐七年十月度嶺北歸。故云「初逢雪」。

〔二〕王武子：《晉書·王濟傳》：「濟字武子。少有逸才，風姿英爽，氣蓋一時。」尚常山公主。此指王晉卿。以其能詩善畫，尚蜀國公主故也。

〔三〕蘇軾謫黃州五年，王鞏以往還連坐，謫監賓州鹽酒稅，王晉卿亦因與蘇軾交通追兩官勒停，後復謫均州三年。故言三人皆識山也。

呈定國〔一〕

舊病應逢醫口藥〔二〕，新粧漸畫入時眉〔三〕。信知詩是窮人物〔四〕，近覺王郎不作詩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二月作於汴京。此詩施注原編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定國：王鞏，字定國。見前卷一五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注〔一〕。「呈定國」，外集作「絶句呈定國」。

〔二〕舊病：柳宗元《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》：「凡人好辭工書，皆病癖也。吾不幸早得二病。學道以來，日思砭鍼攻熨，卒不能去。」句暗用此。

〔三〕入時眉：謂打扮入時。朱慶餘《閨意獻張水部》：「妝罷低聲問夫壻，畫眉深淺入時無？」

〔四〕歐陽修《梅聖俞詩集序》：「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，夫豈然哉？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……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，其興於怨刺，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，而寫人情之難言，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時黨爭激烈，蘇

軾曾因詩賈禍，言此或有深意。

寄傲軒〔一〕

先生英妙年，一掃千兔禿〔二〕。仕進固有餘，不肯踐場屋〔三〕。通闥何所傲〔四〕，傲名非傲俗〔五〕。定知軒冕中〔六〕，享榮不償辱。豈無自安計，得失猶轉轂〔七〕。先生獨揚揚〔八〕，憂患莫能瀆〔九〕。得如虎挾乙〔一〇〕，失若龜藏六〔一一〕。茅簷聊寄寓，俯仰亦自足。東坡無邊春，方寸盡藏蓄〔一二〕。醉哦旁若無〔一三〕，獨侑一樽醁〔一四〕。牀頭車馬道，殘月挂踈木。朝客紛擾時，先生睡方熟。

校注

〔一〕此詩施注原編不載，查注據外集補編於此。孔凡禮以爲建中靖國元年軾北歸過蕪湖時作（見《蘇軾年譜》卷四〇）。今暫依原編。寄傲軒：室名。在蕪湖。爲韋深道所築。深道，名許，自號湖陰居士，蕪湖人。從李之儀學，不事科舉。元符間，有遭貶逐過江上者，深道必款接周急。（見《輿地紀勝》卷一八）李之儀《姑溪集》有《題韋深道寄傲軒》詩。

［二］「先生」二句：英妙年：俊年而負才氣。潘岳《西征賦》：「終童山東之英妙，賈生洛陽之才子。」千兔禿：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：「雖禿千兔之翰，聚無一毫之筋。」此謂握管爲文者之衆。二句言深道英年早慧，才力過人。

［三］場屋：舊時科舉考試之所。王禹偁《謫居感事》：「空拳入場屋，拭目看京師。」

［四］通闤：闤，市闤、街市。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廓開九市，通闤帶闠。」

［五］傲名：高傲自負，輕視名利。傲俗：高傲，不隨世俗。《晉書·郭璞傳》：「傲俗者不得以自得。」

［六］軒冕：卿、大夫之軒車、冕服。亦指官爵。《莊子·繕性》：「古之所謂得志者，非軒冕之謂也。」

［七］轉轂：猶言轉輪。轂，車輪中央貫軸之圓木。此指車輪。句言世間得失無定如輪轉。

［八］揚揚：自得貌。《荀子·儒效》：「呼先王以欺愚者，而求衣食焉。得委積足以掩其口，則揚揚如也。」

［九］瀆：瀆犯。蘇軾《上神宗皇帝書》：「臣近者不度愚賤，輒上封章言買燈事。自知瀆犯天威，罪在不赦。」「瀆」，外集作「續」。

［一〇］虎挾乙：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卷一六《毛篇》：「虎威如乙字，長一寸，在脇兩旁皮內，尾端亦有之。佩之臨官，佳。」

［一一］龜藏六：《雜阿含經》卷四三：「過去世時，在河草中，有龜於中住止。時有野干

（獸名），飢行覓食，遥見龜蟲，疾來捉取。龜蟲見來，即便藏六。野干守伺，冀出頭足，欲取食之。久守龜蟲，永不出頭，亦不出足。……爾時世尊即説偈曰：『龜蟲畏野干，藏六於殼内。比丘善攝心，密藏諸覺想。』」龜頭、尾、四足共六，龜藏六即龜縮之意。

〔一二〕方寸：指心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：「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：『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』」

〔一三〕醉哦：醉而吟哦。哦，吟唱。旁若無：旁若無人之省語。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：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於市中，相樂也。已而相泣，旁若無人者。」

〔一四〕侑：勸也。《詩·小雅·楚茨》：「以爲酒食，以饗以祀，以妥以侑。」樽醁：即樽酒。醁，醁醽。美酒名。李賀《示弟》：「醁醽今夕酒，緗帙去時書。」「醁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緑」，外集作「淥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剽而不留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趙克宜：【「醉哦旁若無」】截去人字欠穩。結好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送吕昌朝知嘉州〔一〕

不羨三刀夢蜀都〔二〕，聊將八詠繼東吴〔三〕。卧看古佛淩雲閣〔四〕，勑賜詩人明月湖〔五〕。得句會應緣竹鶴〔六〕，思歸寧復爲蓴鱸〔七〕。横空好在修眉色〔八〕，頭白猶堪乞左符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春作於汴京。吕昌朝：同治《嘉定府志》卷三二：「吕昌朝，字潛叔。元祐中守嘉州。蒞官清雅，有操行。」《憩園偶談》有昌朝題名，首稱「元祐己巳（案元祐四年）歲三月八日，郡將朝散大夫吕昌朝潛叔。」孔凡禮《蘇軾年譜》卷二八云：「此題名當作於到任之初。蘇軾送行詩約作於歲初。」「吕昌朝」，集甲作「吕昌明」。嘉州：治所在今四川樂山市。

〔二〕《晉書·王濬傳》：「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，須臾又益一刀。濬驚覺，意甚惡之。主簿李毅再拜賀曰：『三刀爲州字，又益一者，明府其臨益州乎？』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，果遷濬爲益州刺史。」

〔三〕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昌朝得宋復古畫《八景圖》來嘉州。其目曰：洞庭晚霞、廬

阜秋雲、平田雁落、闊浦帆歸、雨暗江村、雪藏山麓、泉岩古柏、石岸孤松。」南齊隆昌初，沈約爲東陽（今浙江金華縣）太守，於府學之西建玄暢樓，并爲之題八詠詩。其目曰：《登臺望秋月》、《會圃臨春風》、《歲暮愍衰草》、《霜來悲落桐》、《夕行聞夜鶴》、《晨征聽曉鴻》、《解佩去朝市》、《被褐守山東》。宋至道中，郡守馮坑據此改玄暢樓爲八詠樓。（參閱《浙江通志》卷四七《元暢樓》）東陽郡爲三國孫吴所置，隋初改吴寧縣。故詩稱「東吴」。句言昌朝風流文彩紹繼沈約。「繼東吴」，施乙作「寄東吴」。

［四］古佛淩雲閣：宋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二《嘉定府》：「淩雲寺，在府之南山。唐開元中，僧海通於瀆江、沫水、濛水三江之合，悍流怒浪之濱，鑿山爲彌勒大像，高踰三百六十尺，建七層閣以覆之。至韋皐時，積十九年而工始備。」

［五］勅賜：誥命賞賜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後主劉禪傳》：「存亡敕（通勅）賜，惟所裁之。」詩人：「指言吕侯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　明月湖：在嘉州治之東。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二：「明月樓在譙樓之右，下瞰明月湖。郭璞讖：『鬱姑鬱姑，將州對洛都。但看千載後，變成明月湖。』後隋鬱姑將軍開此湖。」

［六］竹鶴：馮應榴云：「《宣和畫譜》：黄筌、黄君寶、滕昌祐，均蜀人，有《竹鶴圖》。豈吕昌朝於宋復古八景之外，復有收藏名畫，故先生云爾耶？」（《蘇詩合注》卷三一）

［七］蓴鱸：謂蓴菜（菰菜）、鱸魚。《世説新語·識鑒》：「張季鷹（翰）辟齊王東曹掾，在洛見秋風起，因思吴中菰菜羹、鱸魚膾，曰：『人生貴得適意爾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

名爵？』遂命駕便歸。」

［八］修眉：長眉。橫空修眉，指峨眉山。《輿地紀勝》卷一四六《嘉定府》引《益州記》：「峨眉山，在南安縣界，兩山相對如峨眉。」蘇軾《寄黎眉州》詩：「峨眉翠掃雨餘天。」

［九］乞左符：謂爲州郡長官。《漢書·文帝紀》：「初與郡守爲銅虎符，竹使符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與郡守爲符者，謂各分其半，右留京師，左以與之。」

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［一］

其一

樹頭啄木常疑客，客去而嗔定不然［二］。脱轄已應生井沫［三］，解衣聊復起庖煙［四］。平生詩酒真相污［五］，此去文書恐獨賢。早晚西湖映華髮［六］，小舟翻動水中天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四月作於汴京。黃魯直：名庭堅，號山谷道人。《山谷外集詩

注》卷二有《郭明甫作西齋於潁尾請予賦詩》，乃在京寄題之作。軾即次此詩之韻。郭明父：未詳。蘇軾《與明父權府提刑一首》云：「到官半歲，依庇德宇。獲遂解去，感服深矣。」蘇軾元祐六年九月知潁州，七年三月去潁移揚，適半歲。所言當即此人。府推：即潁州府推官。推官，官名。唐置。爲節度、觀察等使僚屬。「府推潁州」，類丙無「府推」二字，「潁州」作「潁川」。施乙「潁州」作「潁州」；類甲作「潁川」。案，作「潁」疑誤。

〔二〕「樹頭」二句：啄木：謂啄木鳥啄木之聲。韓愈《剥啄行》：「剥剥啄啄，有客至門。我不出應，客去而嗔。」二句或由此化出。趙次公曰：「兩句蓋反韓退之『剥剥啄啄，……』。先生之意謂明父雖聞樹頭木鳥之聲，猶疑其爲客而出接之。豈似退之不出應而貼客之怒嗔乎？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「嗔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瞋」。紀昀評「客去」句云：「不成語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〔三〕脱轄：取下車轄。《後漢書·陳遵傳》：「遵耆酒，每大飲，賓客滿堂，輒關門，取賓客車轄投井中。雖有急，終不得去。」轄，車廂兩端之鍵，去轄則車不能行。後以投轄言人留客。井沫：投轄井中所生水沫。

〔四〕解衣：《漢書·韓信傳》：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。」趙次公曰：「解衣爲之，皆言其好客矣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　庖煙：廚煙。起庖煙，謂準備飯食待客。

〔五〕污：謂牽累。杜甫《謁文公上方》：「久遭詩酒污，何事忝簪裾。」

［六］早晚：猶言何時。西湖：在潁州西北。《讀史方輿紀要·鳳陽府·潁州》：「西湖，州西北二里，長十里，廣二里，潁河合諸水匯流處。」許渾《潁州從事西湖亭讌餞》：「西湖清讌不知回，一曲離歌酒一杯。」

其二

寂寞東京月旦州［一］，德星無復綴珠旒［二］。莫嗟平輿空神物［三］，尚有西齋接勝流［四］。春夢屢尋湖十頃，家書新報橘千頭［五］。雪堂亦有思歸曲［六］，爲謝平生馬少游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東京：謂東漢。《晉書·儒林傳序》：「逮於孝武，崇尚文儒。爰及東京，斯風不墜。」月旦州：謂東漢汝南郡。《後漢書·許劭傳》：「初，劭與（從兄）靖俱有高名，好共覈論鄉黨人物，每月輒更其品題，故汝南俗有『月旦評』焉。」潁州漢屬汝南郡，蘇軾因以稱潁州。

［二］德星：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景星者，德星也。其狀無常，常出於有道之國。」德星常喻賢士。東漢陳寔從諸子姪造荀淑父子，於時德星聚。太史奏：「五百里内有賢人聚。」（見劉敬叔《異苑》卷四）綴珠旒：綴，連綴。珠旒，珠串。《後漢書·天文志上》：

「三皇邁化，協神醇朴，謂五星如連珠。」德星無復綴珠旒，承上句「寂寞」而言，謂潁州賢士已不如當年聚集之多。

〔三〕平輿：東漢縣名。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北。《後漢書·許劭傳》：「兄虔亦知名，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。」李賢注：「平輿故城（在）今豫州汝陽縣東北，有二龍鄉、月旦里。」句本此。趙次公曰：「神物所以言龍。空，則先生以爲今無有矣。以引下句美郭明父之西齋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〔四〕勝流：名流。顧愷之有《魏晉勝流畫贊》（見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五）。《梁書·曹景宗傳》：「雖公卿無所推揖。惟韋叡年長，且州里勝流，特相敬重。」

〔五〕「春夢」二句：橘千頭：漢丹陽太守李衡於武陵汜洲上種橘千株。臨終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止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。」（見《三國志·吳書·孫休傳》注引《襄陽記》）趙次公曰：「腹聯人謂先生曾欲於潁州置田舍，故有尋湖與家書報橘之語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〔六〕雪堂：在黃州東坡。蘇軾《雪堂記》：「蘇子得廢圃東坡之脅，築而垣之，作堂焉，號其正曰雪堂。堂以大雪中爲之，因繪雪於四壁之間，無容隙也。」思歸曲：王十朋集注引堯卿曰：「公嘗裁節陶淵明《歸去來》爲《思鄉曲》。」

〔七〕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援從容謂官屬曰：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：「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澤車，御款段馬，爲郡掾史，守墳墓，鄉里稱善人，斯可矣。

致求盈餘，但自苦耳。」

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〔一〕

碧畦黃隴稻如京〔二〕，歲美人和易得情。鑑裏移舟天外思，地中鳴角古來聲〔三〕。山園故國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〔四〕。二子有如雙白鷺，隔江相照雪衣明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七月作於杭州。時軾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任。秦少章：名觀，高郵人。秦觀弟。元祐六年進士。調臨安主簿。有才名，能詩文。時從蘇軾學於杭州。黃山谷有《送少章從蘇公餘杭》詩。少章元祐五年歸，蘇軾作《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》相贈。錢蒙仲：錢穆父之子。穆父時知越州，蒙仲亦在越。時從東坡學，故結句云：「隔江相照雪衣明」。

〔二〕京：高丘。《詩·小雅·甫田》：「曾孫之庾，如坻如京。」鄭箋：「京，高丘也。」

〔三〕「鑑裏」二句：鑑裏移舟：謂舟行清澈之水中。李白《清溪行》：「人行明鏡中，鳥度屏風裏。」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鑑裏移舟，蓋越州之景。王羲之嘗曰：每過山陰道，如明鏡中行。」「天外思」，施乙作「天外意」。地中鳴角：《後漢書·公孫瓚傳》：

「鼓角鳴於地中。」元稹守越州，《以州宅夸於樂天》云：「星河影向簷前落，鼓角聲從地底迴。」《唐宋詩醇》：「『鑑裏』句即是老杜『春水船如天上坐』之意；『地中』句即是微之『鼓角聲從地底迴』之意。爐錘在胸，森秀別出。」（卷三九）

［四］「山圍」二句：西陵：地名。今浙江蕭山縣之西興鎮。此指代越地。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蒙仲，豈越州之子弟乎？先生詩似正比越州也。」李冶：「『山圍故國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』。此則全用劉禹錫《石頭城》詩，但改其下三五字耳，亦是太峻快也。」（《敬齋古今黈》卷八）焦竑：「劉禹錫詩：『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』樂天歎爲警絶。子瞻云：『山圍故國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。』則又以己意斡旋用之。然終不及劉。大率詩中翻案，須點鐵成金手，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，始得。」（《焦氏筆乘》卷四）王文誥：「錢蒙仲不但是錢越州之子，並屬錢王之後。詩乃特用『山圍故國』，而以城空二字易去『周遭』。其下句之『意未平』，亦有感慨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一）

［五］「二子」二句：古代有以鷺喻人品之高潔者。《詩·周頌·振鷺》鄭箋云：「杞、宋之君有絜白之德。……其至止亦有此容，言威儀之善如鷺然。」雪衣：謂白色羽毛。唐天寶中，嶺南獻白鸚鵡，養於宮中，歲久聰慧，洞曉言詞，明皇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女。（見鄭處誨《明皇雜録》）蘇軾《常、潤道中有懷錢塘，寄述古五首》其三云：「記得金籠放雪衣。」自注云：「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。」觀此，凡羽毛之白者，皆可以言雪衣矣。

集評

趙次公：此篇竊疑，蓋先生平時詩用事最工，以古人語對偶，輕重無偏處。地中鳴角乃公孫瓚與其子書，言袁氏之攻，鼓角鳴於地中，梯衝舞樓上。是易京事而用於越州，此可疑者一也。地中鳴角乃四字全語。庾信「地中鳴鼓角」用對「天上下將軍」，人最稱爲工。今却用對「鑑里移舟」。若只是王羲之事，則不工矣！此可疑者二也。「山圍」、「潮打」字是劉禹錫金陵詩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」，若以「潮打」便對「山圍」，亦已無功，而「山圍故國」四字全語，却改對「潮打西陵」，此可疑者三也。但恐「鑑里移舟」、「潮打西陵」皆別有出處。指言越州，次公所未見，以俟博雅。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葉夢得：蘇子瞻「山圍故國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」，此非誤用，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，莫彼我爲辨耳。（《石林詩話》卷中）

洪邁：劉夢得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」之句，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，無復措詞。坡公仿之曰：「山圍故國城空在，潮打西陵意未平。」坡公天才，出語驚世。如追和陶詩，真與之齊驅。獨此二句，比之韋、劉爲不侔。豈非絶唱寡和，理自應爾邪？（《容齋隨筆》卷一四）

紀昀：【「碧畦黄隴稻如京」】用經。「如京」，字腐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次韻錢越州〔一〕

髯尹超然定逸羣〔二〕，南遊端爲訪雲門〔三〕。謫仙歸侍玉皇案，老鶴來乘刺史幡〔四〕。已覺簿書哀老子，故知籩豆有司存〔五〕。年來齒頰生荆棘〔六〕，習氣因君又一言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七月作於杭州。錢越州：即錢穆父，名勰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〔一〕。穆父元祐三年九月出知越州。越州：治今浙江紹興市。

〔二〕髯尹：謂錢穆父。以其知越州，且多鬚，故稱髯尹。

〔三〕南遊：指錢穆父由知開封府出知越州。雲門：山名。在今紹興市南，上有雲門寺。《嘉泰會稽志》卷九：「雲門山在縣南三十里。舊經云：晉義熙二年，中書令王子敬居此，有五色祥雲見。詔建寺，號雲門。」

〔四〕「謫仙」二句：謫仙：謂居世間之仙人。古以譽才行高邁之士。李白《玉壺吟》：「世人不識東方朔，大隱金門是謫仙。」此指穆父。玉皇案：玉皇置香爐之几案。案，香案也。白居易《以州宅夸於樂天》：「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謫居猶得住蓬萊。」句化用此。

刺史幡：刺史所乘之車。幡，車。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：「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者。」蘇軾時知杭州，故云。「刺史幡」，底本校：類丁作「刺史幡」。查慎行：「『謫仙』句謂錢，『老鶴』，公自謂。」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［五］「已覺」二句：簿書：官署文書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「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。」　哀老子：令老子哀傷。老子，自稱。猶言老夫。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「諸曹時白外事，援輒曰：『此丞、掾之任，何足相煩？頗哀老子，使得遨遊。』」　籩豆：古代祭祀之禮器，因以指代祭祀。　有司：謂主管其事之吏。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」。句本此。

［六］荊棘：叢生有刺之灌木。句言久不作詩文，口齒荒廢。

［七］習氣：猶習慣。此言作詩之習。蘇軾朝辭守錢塘，「往別潞公（文彥博），公曰：『願君至杭少作詩，恐爲不相喜者誣謗。』」《蘇詩總案》卷三一）此因穆父復作詩，乃習氣使然。

附録

趙翼《甌北詩話》卷五：其《送錢越州》詩云：「年來齒頰生荆棘，習氣因君又一言。」《答趙景貺》云：「或勸莫作詩，兒輩工織紋。」蓋至是始悔其得禍之由，已無及矣。或疑坡既早見及此，何以作詩草制不加檢點，稍爲諸人留餘地？蓋才人習氣，落筆求工，必盡其才

而後止，所謂矢在弦上，不得不發也。然如詠檜而及地下之蟄龍，當遏密之後而有「花鳥欣然」之語，亦太不檢矣。

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〔一〕

平明已報百吏散，半日來陪二子閑〔二〕。立鵲低昂煙雨裏〔三〕，行人出沒樹林間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八月作於杭州。秦、仲二子：謂秦少章、仲天貺。施注（施宿）云：「黄師是龍圖閣諸孫直孺，以其先世此詩刻石歸宿。後題云：『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，偶同仲天貺、秦少章來遊寶山。』石刻雖已湮泐，而字極姿媚可愛也。」寶山：在西湖吴山之南。

〔二〕白居易《松齋偶興》：「賴此松簷下，朝回半日閑。」句或用此。

〔三〕「立鵲」，施乙作「立鶴」。低昂：屈原《遠遊》：「服偃蹇以低昂兮，驂連蜷以驕驁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語意脱洒，然非經意之筆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去杭州十五年，復遊西湖，用歐陽察判韻〔一〕

我識南屏金鯽魚，重來拊檻散齋餘〔二〕。還從舊社得心印〔三〕，似省前生覓手書〔四〕。葑合平湖久蕪漫，人經豐歲尚凋疎〔五〕。誰憐寂寞高常侍，老去狂歌憶孟諸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八月作於杭州。蘇軾熙寧七年（一〇七四）由杭倅移守密州，至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知杭州，計十五年。「杭州」，集甲、七集本無「州」字。歐陽察判：未詳其名。宋州府幕職有觀察判官，節度所在之大州又有節察判官。

〔二〕「我識」二句：南屏：謂西湖南屏山。拊檻：手撫欄杆。拊，撫摸。宋釋惠洪曰：「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，皆金色。道人齋餘，爭倚檻投餅餌爲戲。東坡習西湖

久，故寓於詩詞耳。」（《冷齋夜話》卷九）

〔三〕舊社：社謂佛教徒所結之香火社。因以香煙燈燭供佛，故名。十五年前蘇軾倅杭，与寺僧即有往還。舊社或指此。　心印：佛教禪宗主張不用語言文字，而直接以心相印證，頓悟成佛，稱心印。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·頓漸》：「師（六祖慧能）曰：『吾傳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。』」劉禹錫《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，因謁河南尹白侍郎》：「自從七祖傳心印，不要三乘入便門。」

〔四〕洪惠《冷齋夜話》卷七：「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，遊琅琊，周行廊廡，神觀清淨。至藏院，俛仰久之，呼左右梯梁間，得經一函。開視之，則楞伽經四卷，餘其半未寫。公因點筆續之，筆迹不異。……遂大悟流涕，見前世事。蓋公前生嘗主藏於此，病革，自以寫經未終，願再來成之故也。……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，坡爲重寫，題公之名於其右，刻於浮玉山龍遊寺。」

〔五〕「葑合」二句：葑：菰。此指水草。　蕪漫：荒蕪。蘇軾《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》：「及錢氏有國，置撩湖兵士千人，日夜開浚。自國初以來，稍廢不治，水涸草生，漸成葑田。熙寧中，臣通判本州，則湖之葑合，蓋十二三耳。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，遂堙塞其半。父老皆言十年以來，水淺葑橫，如雲翳空，倏忽便滿。更二十年，無西湖矣。」「蕪漫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蕪沒」，底本據集甲、類本改。

〔六〕「誰憐」二句：高常侍：謂高適。以其官終左散騎常侍。　孟諸：澤名。故址在今河

南商丘東北，周五十里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九《宋州》：「孟諸澤去縣（虞城縣）西北十里，俗號盟諸澤。」高適《商丘作》：「我本漁樵孟諸野，一生自是悠悠者。乍可狂歌草澤中，寧堪作吏風塵下。……夢想舊山安在哉，爲銜君命且遲迴。乃知梅福徒爲爾，轉憶陶潛歸去來。」高常侍，蘇軾自喻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蕪没凋疎，人地依然如故，而俯仰已成今昔，感愴何限。軾再至杭，值水旱迭逢，饑疫並作，於是免上供米，糶常平義倉，作饘粥，設病坊，浚二河，完六井，去葑田，築湖堤，凡所惠養杭民者至周且備，而蕪没者使之通，凋疎者令之起，此其爲君子之用心，不徒寄之感歎者也。趙堯卿謂公遊壽星院，入門便悟，有「前生我已到杭州」之句，引之以與此詩「似省前生覓手書」一語相印證，稱爲異人。抑思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初不在此。即「似省前生」，詩人之語豈必徵實？他日到惠州，亦有「仿佛曾遊」之句，何獨無解耶？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〔一〕

到處相逢是偶然，夢中相對各華顛〔二〕。還來一醉西湖雨，不見跳珠十五年〔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八月作於杭州。莫同年：名君陳，字和中，吴興人。與蘇軾同登嘉祐二年進士第，故云同年。君陳少從胡瑗學，熙寧中置大法科，甚爲王安石所重。元祐三年知舒州，四年八月罷兩浙提刑，與知州差遣。官終少府監。有《月河所聞集》，皆記當時雜事。湖：指杭州西湖。

［二］夢中相對：猶相對如夢中。杜甫《羌村三首》：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。」華顛：白頭。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「唐且華顛以悟秦，甘羅童子而報趙。」

［三］跳珠：雨或水濺起之水珠。白居易《三遊洞序》：「水石相薄，跳珠濺玉。」軾詩卷七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絶》之一：「白雨跳珠亂入船。」十五年：蘇軾熙寧七年（一〇七四）由杭倅移守密州，至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知杭州，計十五年。

集評

王士禎：可追踪唐賢。（《帶經堂詩話》卷九）

紀昀：窠臼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送子由使契丹〔一〕

雲海相望寄此身，那因遠適更沾巾〔二〕。不辭駟騎淩風雪〔三〕，要使天驕識鳳麟〔四〕。沙漠回看清禁月，湖山應夢武林春〔五〕。單于若問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九月作於杭州。使契丹：出使遼國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三一：元祐四年八月癸丑，「刑部侍郎趙君錫、翰林學士蘇轍爲賀遼國生辰使。」

〔二〕杜甫《南征》：「偷生長避地，適遠更霑襟。」句化用此。

〔三〕駟騎：驛馬。《孔叢子》卷六《問軍禮》：「若不幸軍敗，則駟騎赴告天子。」元稹《酬樂天東南行一百韻》：「駟騎來千里，天書下九衢。」「駟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驛」，底本據集甲、類本、七集本改。案，「駟」，後通作「驛」。

〔四〕天驕：漢時匈奴自稱「天之驕子」。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「南有大漢，北有强胡。胡者，天之驕子也。」後泛指强盛的邊地民族。此指契丹。鳳麟：喻傑出之人或事物。李白《贈僧行融》：「卓絶二道人，結交鳳與麟。」此指宋朝之人才、文明。

［五］「沙漠」二句：清禁：謂皇宫。應劭《風俗通·十反》：「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，詳左右清禁之内，謹供養之官，嚴宿衛之身。」權德輿《弘文館大學士壁記》：「公署書府，静深華敞；清禁之内，輔臣攸居。」　武林：謂杭州。《漢書·地理志上》：「錢塘，西部都尉治。武林山、武林水所出。」「武林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武陵」。案，當作「林」。　紀昀：「子由本翰林，而東坡在杭州，二句清切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［六］單于」二句：單于：匈奴對最高首領之稱。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：「匈奴單于曰頭曼。」裴駰集解引《漢書音義》：「單于者，廣大之貌。言其象天單于然。」此指遼國國主。第一人：《新唐書·李揆傳》：「揆美風儀，善奏對，帝（肅宗）歎曰：『卿門地、人物、文學，皆當世第一，信朝廷羽儀乎！』」德宗時揆以「入蕃會盟使」至蕃地，「酋長曰：『聞唐有第一人李揆，公是否？』揆畏留，因紿之曰：『彼李揆安肯來邪？』」汪師韓曰：「非以第一人相矜誇，正是臨别而望其遄歸之意。」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案，蘇氏一門知名契丹，蘇軾聲名尤著。蘇軾《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》有「時時缺舌問三蘇」句，自注云：「余與子由入京時，北使已問所在。後余館伴，北使屢誦三蘇文。」蘇轍《神水館寄子瞻兄》：「誰將家集過幽都，逢見胡人問大蘇。」（《欒城集》卷一六）王闢之《澠水燕談録》卷七《歌咏》載張舜民（芸叟）使遼，見范陽書肆刊刻《大蘇小蘇集》等。凡此皆可爲證。　紀昀：「結用事亦好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集評

譚元春：雖不甚佳，自負太過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趙克宜：後四句倜儻不羣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〔一〕有美堂燕集，景文有詩〔二〕。

我老詩壇仆鼓旗〔三〕，借君佳句發良時〔四〕。但空賀監杯中物，莫示孫郎帳下兒〔五〕。夜燭催詩金燼落〔六〕，秋芳壓帽露華滋。故應好語如爬癢〔七〕，有味難名祇自知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秋作於杭州。劉景文：名季孫，開封祥符（今河南開封市）人。劉平少子。篤志好學。監饒州酒務，時王安石爲江東提刑，兼攝州學，由此知名。以左藏庫副使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。仕至文思副使，後知隰州卒。家無餘財，但有書三萬軸，畫百幅而已。左藏：左藏庫使之省稱。《東京記》：「淳化三年

分置左、右藏。四年廢右，分左藏爲四庫：曰錢金銀，曰絲綿，曰生白匹帛，曰雜色匹帛。」宋初諸州貢賦均輸左藏，設左藏庫正、副使各一人。景文時爲左藏庫副使。

〔二〕劉景文有《有美堂燕集》詩（見後附録），蘇軾即次此詩之韻。有美堂在杭州吴山上。見前卷九《正月九日，有美堂飲……》注〔一〕。「有美堂燕集景文有詩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此條自注。施乙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

〔三〕仆鼓旗：猶言偃旗息鼓。仆，向前傾跌，泛言倒下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樊噲側其盾以撞，衛士仆地。」

〔四〕良時：良辰。顔延之《秋胡行》：「良時爲此別，日月方相除。」

〔五〕「但空」二句：唐賀知章官秘書監，好酒。李白《憶賀監》：「昔好杯中物，今爲松下塵。」孫郎：指孫策。《三國志·吴書·張昭傳》裴松之注引《典略》云：「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，以示禰正平，正平蚩之，言：『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？將使張子布見乎？』」時劉景文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（見蘇軾文《乞擢用劉季孫狀》），故以孫策爲喻。

〔六〕金燼：燃燒之燭芯。徐彦伯《孤燭歎》：「玉盤紅淚滴，金燼彩光圓。」《南史·王僧孺傳》：「竟陵王（蕭）子良嘗夜集學士，刻燭爲詩。四句者刻一寸，以此爲率。」

〔七〕杜牧《讀韓杜集》：「杜詩韓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癢處搔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「好語如爬癢」，袁（宏道）亦賞之，自家不免稍稍受累矣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附録

劉景文《有美堂宴集》：雲間獵獵立旌旗，公在胥山把酒時。笑語幾番留湛輩，風流千載與吴兒。湖山日落丹青渙，樓閣風收雨露滋。誰使管簫江上住，胸中事業九門知。是日大霈。（《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卷一九引）

坐上復借韻送岑嵐軍通判葉朝奉〔一〕

雲間踏白看纏旗〔二〕，莫忘西湖把酒時。夢裏吴山連越嶠，樽前羌婦雜胡兒〔三〕。夕烽過後人初醉，春雁來時雪未滋〔四〕。爲問從軍真樂不〔五〕，書來粗遣故人知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秋作於杭州。借韻：借劉景文詩韻。（見前詩）岑嵐軍：

治所在今山西岢嵐縣。宋太平興國五年置，隸河東路。　通判：官名。宋以文臣知州，并置州府通判（以京朝官儒臣充之）與知州知府共理政事。　葉朝奉：名未詳。此以官稱。宋朝奉大夫正五品，朝奉郎正七品。不知孰是。

〔二〕踏白：唐宋騎兵番號名。師行即爲先驅。司空圖《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》：「公前命寧國兵遮截之，生得踏白數十騎，乃並山引退。」北宋末，宗澤留守開封，命岳飛爲踏白使，以五百騎破金兵於汜水。（見黃潛《日損齋筆記》）「踏白」，施乙作「蹋白」。

〔三〕「夢裏」二句：吴山：在杭州市東南。　越嶠：謂越地之山。鮑照《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》：「南帆望越嶠，北榜指齊河。」嶠，尖峭之山。《爾雅·釋山》：「山小而高，岑；銳而高，嶠。」此泛指山嶺。宋之杭州東南與越州西北接壤，故詩及之。　羌婦：羌族婦女。趙次公曰：「吴山越嶠之夢，言葉朝奉去而懷吴越也。羌婦胡兒言岢嵐軍有之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〔四〕「夕烽」二句：夕烽：薄暮報警之烽火。杜甫《夕烽》：「夕烽來不近，每日報平安。」岢嵐軍居宋西北邊陲，故有烽燧。　雪未滋：雪未溶。趙次公曰：「夕烽亦邊城之事也。雁來而雪未滋，亦邊城之地然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　趙克宜：「五六清切，含咀不厭。」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〔五〕「樂不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作「樂否」。

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，如芡實，可作枕。聞梅丈嗜石，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。子明有詩，次韻[一]

海隅荒怪有誰珍，零落珊瑚泣季倫[二]。法供坐令微物重[三]，軾舊有怪石供[四]。色難歸致孝心純[五]。祇疑薏苡來交趾[六]，未信蠙珠出泗濱[七]。願子聚爲江夏枕，不勞揮扇自寧親[八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作於杭州。「始於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本「始」字前有「軾」字。文登：宋登州。治所在今山東蓬萊市。芡實：又名雞頭。水生，可供食用或入藥。（參閱《本草綱目》卷三二《果六·芡實》）梅丈：謂子明之父。梅子明：名灝，吴郡人。熙寧六年進士。曾爲杭州州學教授。元豐二年爲國子監直講。時爲杭州通判。《彭城集》卷二二有《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梅灝通判杭州制》。「次韻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本「次」後有「其」字。

[二] 零落：凋敗。此言破碎。季倫：晉石崇字。《世説新語·汰侈》：石崇與王愷爭豪，武帝每助愷。「嘗以一珊瑚樹，高二尺許，賜愷。枝柯扶疏，世罕其比。愷以示崇。崇視

訖，以鐵如意擊之，應手而碎。愷既惋惜，又以爲疾己之寶，聲色甚厲。崇曰：『不足恨，今還卿。』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，有三尺四尺、條幹絶世、光彩溢目者六七枚，如愷許比甚衆。愷罔然自失。」

〔三〕法供：佛教稱對僧人供養、布施曰法供。《魏書·釋老志》：「高祖於永寧寺設大法供，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餘人。」　坐令，頓令。　微物：指石。蘇軾《怪石供》：「今齊安江上往往得怪石，與玉無辨，多紅、黄、白色。其文如人指上螺，精明可愛，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。」「既久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。……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，遂以爲供。」

〔四〕「軾舊有怪石供」，施乙無「東坡云」字樣，而作「東坡舊有怪石供」，非自注。

〔五〕色難：難在孝子時常容色愉快。《論語·爲政》：「子夏問孝，子曰：『色難。』」何晏注引包咸曰：「色難者，謂承順父母顔色乃爲難。」　歸致：謂以白石歸獻其父。致，給與。趙次公曰：「『孝心純』字，純孝心之倒文也。此句蓋言梅丈嗜石，而其子子明得此石歸以爲饋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〔六〕薏苡：禾本科植物，果實橢圓，果仁曰薏米。色白，可食。此以喻白石。　交趾：漢郡名。治所在今越南河内。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「初，援在交趾，嘗餌薏苡實，用能輕身省欲，以勝瘴氣。南方薏苡實大，援欲以爲種。軍還，載之一車。……及卒後，有上書譖之者，以爲前所載還，皆明珠文犀。」

［七］蠙珠：蚌珠。《書・禹貢》：「淮夷蠙珠暨魚。」孔安國傳：「蠙珠，珠名。」孔穎達疏：「蠙是蚌之別名。此蚌出珠，遂以蠙爲珠名。」　泗濱：泗水之濱。泗水源於山東泗水縣陪尾山，爲淮河重要支流。淮乃古産珠之所，因及於泗。

［八］「願子」二句：江夏枕：《東觀漢記・黄香傳》：「黄香字文彊，江夏安陸人也。父況舉孝廉爲郡五官掾，貧無女僕。香躬執勤苦，盡心供養。冬無被褥而親極滋味，暑即扇床枕，寒以身温席。」　寧親：使父母安寧。《漢書・揚雄傳》引《法言》：「孝莫大於寧親，寧親莫大於寧神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「色難」句腐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次韻錢越州見寄［一］

莫將牛弩射羊羣，卧治何妨晝掩門［二］。稍喜使君無疾病，時因送客見車轓［三］。搔頭白髮秋無數，閉眼丹田夜自存［四］。欲息波瀾須引去，吾儕豈獨坐多言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作於杭州。本卷有《次韻錢越州》七律一首，此詩再次其韻。錢越州：謂錢穆父。見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［一］。穆父時知越州。

［二］「莫將」二句：牛弩，大弩也。宋葉廷珪《海録碎事》卷二〇《武器部·弓矢門》引《炙轂子》：「漢初得八牛弩以射楚軍，矢達十里之外。」李商隱《贈四同舍》：「橫行闊視倚公憐，狂來筆力如牛弩。」上句乃割雞焉用牛刀之意。卧治：《漢書·汲黯傳》：上召黯拜爲淮陽太守。黯泣曰：『今病，力不能任郡事。臣願爲中郎，出入禁闥，補過拾遺，臣之願也。』上曰：『……顧淮陽吏民不相得，吾徒得君重，卧而治之。』」穆父長於吏治，故以汲黯比。

［三］「稍喜」二句：使君：漢以後對州郡長官之尊稱。此指錢穆父。車轄：謂車。

［四］丹田夜自存：丹田：道家稱人臍下三寸爲丹田。《黄庭外景經》上：「丹田之中精氣微。」夜，謂清明純淨之夜氣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平旦之氣，……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；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」

［五］「欲息」二句：引去：退出、引退。韓愈《剥啄行》：「凡今之人，急名與官。子不引去，與爲波瀾。」坐：因也；爲也。李商隱《遊聖女山石室》：「已坐迂疏來此地，分將勞苦送生涯。」施氏於前《次韻錢越州》題下注云：「東坡起流落中，掌二制，勇

於報國，不爲顧慮，且復疎於言語。是時衆賢雖聚本朝，而已有洛黨、川黨、朔黨之語。言路以謗訕誣之。二聖察其忠盡，不以爲罪。諸公無以洩其怒，凡所薦引如黄魯直、歐陽叔弼、王定國、秦少游，皆被彈劾，無得免者。公乃屢章乞去，歷辨謗傷。元祐四年三月，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。而錢穆父時以京尹坐奏獄空事守越，正言劉器之爲責之太薄。錢與公以氣類厚善。……又和云『欲息波瀾須引去，吾儕豈獨坐多言』，意皆有在也。」（《注東坡先生詩》卷二八）紀昀曰：「結二句太激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文登蓬萊閣下，石壁千丈，爲海浪所戰，時有碎裂，淘灑歲久，皆圓熟可愛，土人謂此彈子渦也。取數百枚，以養石菖蒲，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〔一〕

蓬萊海上峯〔二〕，玉立色不改〔三〕。孤根捍滔天，雲骨有破碎〔四〕。陽侯殺廉角〔五〕，陰火發光彩〔六〕。纍纍彈丸間，瑣細或珠琲〔七〕。閻浮一漚耳〔八〕，真妄果安在？我持此石歸，袖中有東海〔九〕。垂慈老人眼，俯仰了大塊〔一〇〕。置之盆盎中，日與山海對。明年菖蒲根，連絡不可解。倘有蟠桃生，旦暮猶可待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作於杭州。　文登：即登州。治所在今山東蓬萊市。　蓬萊閣：在山東蓬萊市北丹崖山上，下臨海。宋嘉祐中郡守朱處約就原海神廟改建，爲州人遊覽之所。（參閲《山東通志》三七《古蹟》四）　「淘灑」，底本校：類乙、類丁作「陶灑」。　彈子渦：即彈子窩。「《雲林石譜》：『登州海岸沙土中出石潔白或瑩澈者，質如芡實，粒粒圓熟。間有大者，或如櫻桃。土人謂之彈子窩。久因風濤刷激而生。』」（張道《蘇亭詩話》卷五引）　石菖蒲：草名。生水邊。有香氣，可入藥。　垂慈堂老人：謂杭州千頃廣化院主持僧了性。該院爲開平元年吴越王建，大中祥符九年改賜今額。了性俗姓朱，餘杭人。精於醫，善草書。趙清獻公名其堂曰垂慈堂，以著其療疾濟人之功。（見《武林梵志》卷一）

［二］句指蓬萊閣所在之丹崖山。

［三］玉立：傲然挺立。桓温《薦譙元彦表》：「身寄虎吻，危同朝露，而能抗節玉立。」

［四］「孤根」二句：孤根：特立高聳之崖石。根，雲根。杜甫《瞿塘兩崖》：「入天猶石色，穿水忽雲根。」雲骨：亦崖石。

［五］陽侯：指大浪。古淩陽國之君溺死而成水神，能爲大波。屈原《九章·哀郢》：「淩陽侯之泛濫兮，忽翱翔之焉薄。」　殺廉角：磨平棱角。殺，割削。《論語·鄉黨》：「非

帷裳，必殺之。」

［六］陰火：海中生物所發之光。木玄虛《海賦》：「陽冰不治，陰火潛燃。」楊慎《藝林伐山》卷三《陰火》：「凡海中水遇陰晦，波如燃火滿海。以物擊之，遂散如星。有月即不復見。木玄虛所謂『陰火潛燃』，豈謂是乎？」

［七］「或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成」，底本據集甲、集丙、施乙改。珠琲：珠串。《文選·吳都賦》：「金鎰磊珂，珠琲闌干。」劉逵注：「琲，貫也。珠十貫爲一琲。」

［八］閻浮：閻浮提之略稱。梵語，即南贍部州。俗謂此指中華及東方諸國，實則佛經專指印度。（見唐釋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一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三）此泛指人類所居之地。一漚：漚，水泡。佛教認爲自然和人生皆空虛短促，如水泡旋生旋滅，虛無空寂。《楞嚴經指掌疏》卷六：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。」蘇軾詩常用此意。如《龜山辯才師》：「羨師遊戲浮漚間。」《次韻林子中、王彥祖唱酬》：「蚤知身寄一漚中。」《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》：「天人幾何同一漚。」

［九］「我持」二句：《冷齋夜話》卷五引此二句，推爲「造語之工」，「盡古今之變」之範例，並引黃庭堅語：「經皆謂之句中眼。學者不知此妙語，韻終不勝。」汪師韓：「『袖中東海』，語至奇而理至平。進于《易》則天在山中，通於禪則一毫端現寶王剎也。」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［一〇］大塊：大地、大自然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。」一說指千

頃院之異石。張道：「詩中『垂慈老人眼，俯仰了大塊』句，東坡此詩遺垂慈老人者，以千頃院有異石也。《石譜》云：『頃歲錢塘千頃院有石一塊，高數尺。舊有小承天法善堂徒弟，折衣鉢得此石，直五百餘千。其石置方廨中，四面嵌空險怪，洞穴委曲，於石罅間植枇杷一株，頗年遠。巖竇中常有露珠凝滴，目爲瑰石。元居中有詩，略云：人久衆所憎，物久衆所惜。爲負磊落姿，不隨寒暑易。政和間取歸內府，亦石之尤者。』案，東坡詩云云，蓋以戲老人對此大塊石耳。《石譜》：「『瑰石』疑『塊石』之訛，故東坡使『塊』字。」

〔一一〕「倘有」二句：《博物志》卷九：西王母「索七桃，大如彈丸，以五枚與帝（漢武帝），母食二枚。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。母曰：『取此核將何爲？』帝曰：『此桃甘美，欲種之。』母笑曰：『此桃三千年一生實。』」王水照云：「蘇詩反用此典，謂若有蟠桃，早晚即能生成。此乃與僧人借石談佛理之詩。前言大小相等（小石而謂『袖中有東海』，盆盎而謂『日與山海對』），此則言時間久暫無別，三千年不過旦暮而已。蓬萊本因漢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而得名，與《博物志》所載同爲漢武帝事。」（《蘇軾選集》）

集評

紀昀：筆筆奇警，不覺題之瑣碎。【「陽侯殺廉角」二句】精采煥發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

一）

趙克宜：精鍊語不可多得。○【「袖中有東海」】奇句。○以小物遣人，却與盡情説大了方覺有興，此詩人鋪張之旨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次韻毛滂法曹感雨〔一〕

江南佳公子〔二〕，遺我錦繡端〔三〕。攬之温如春，公子焉得寒〔四〕？興雨自有時，膚寸便濛霺〔五〕。斂藏以自潤，牛斗何足干〔六〕。空庭月與影，强結三友歡〔七〕。我豈不足歟，要此清團團〔八〕。欲歡在一醉〔九〕，常恐樽中乾。捨酒尚可樂，明珠如彈丸〔一〇〕。但恐千仞雀，悤悤發虚彈〔一一〕。迨子閑暇時，種子田中丹〔一二〕。一朝涉世故〔一三〕，空腹容欺謾〔一四〕。我頃在東坡〔一五〕，秋菊爲夕餐〔一六〕。永愧坡間人，布褐爲我完。雪堂初覆瓦〔一七〕，上簟無下莞〔一八〕。時時亦設客〔一九〕，每醉筒輒殫〔二〇〕。一笑便傾倒，五年得輕安〔二一〕。公子豈我徒，衣鉢傳一簞〔二二〕。定非郊與島，筆勢江河寬〔二三〕。悲吟古寺中，穿帷雪漫漫。他年記此味，芋火對嬾殘〔二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月作於杭州。毛滂：字澤民，號東堂，衢州江山（今浙江江山縣）人，徙嘉興。元祐中，蘇軾守杭州，滂爲法曹。軾得所爲文，深器重之，後薦於朝，擢知秀州。滂素行儇薄，其後出蔡京兄弟之門，驟得進用。詩文在北宋末足以自成一家。有《東堂集》，《東堂詞》。法曹：即司法參軍。州府曹官，「掌議法斷刑」。（見《宋史·職官志七》）「感雨」，集甲「雨」後有「詩」字。

［二］佳公子：謂毛滂。滂浙江衢州人，故謂江南云。滂父毛維瞻（字國鎮），天聖中進士。以詩名。與同邑趙抃甚相得。知筠州時，蘇轍適謫其地，相與唱和甚多。

［三］錦繡端：喻毛滂詩之美。劉禹錫《酬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》：「珍重和詩成錦繡，願言歸計並園廬。」端，古布帛長度名。紀昀：「去其數，則端字無著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［四］寒：窮困。《史記·范睢蔡澤列傳》：「范叔一寒如此哉！」

［五］「興雨」二句：興雨：降雨也。《文選·蜀都賦》：「潛龍蟠於沮澤，應鳴鼓而興雨。」膚寸：膚寸而合之省語。言雲氣聚合。膚寸皆古代長度單位。一指寬爲寸，四指寬爲膚。《公羊傳·僖公三十一年》：「觸石而出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雨遍天下者，惟太山爾。」何休注：「側手爲膚，案指爲寸。」　濛霪：雨露充沛。霪，雨露濃。二句以潛

龍比毛滂，其興作自會有時。

[六]「斂藏」二句：斂藏：收斂潛藏。自潤：養德以沾溢其身。《禮記·大學》：「富潤物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。」「牛斗」句：《晉書·張華傳》：晉初，牛宿斗宿之間常有紫氣照射。雷煥謂張華曰：寶劍之精上徹於天。後雷煥爲豫章豐城令，掘牢獄地基，得寶劍兩把，一曰龍泉，一曰太阿。干：干犯。二句寄語毛滂韜光養德，無騁才自炫。

[七]「空庭」二句：李白《月下獨酌》其一：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飲，影徒隨我身。」二句化用此。

[八]「要」，通「邀」。清團團：言明月。杜甫《薄遊》：「淅淅風生砌，團團月隱牆。」

[九]「欲歡」，集甲、類丙、七集作「所歡」。

[一〇]《南史·王筠傳》：「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。」句以明珠、彈丸喻毛滂之詩。

[一一]「但恐」二句：「悤悤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忽忽」。《莊子·讓王》：「以隋侯之珠，彈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。是何也？則其所用者重，而所要者輕也。」毛滂或曾干請於人。二句以隋侯之珠爲喻，「戒其無以好詩暗投」。（趙次公語，見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[一二]「迨子」二句：迨：及，趁著。田中丹：道教修鍊要求守氣於丹田。丹田位於臍下三寸之處。二句勸毛滂趁暇時養其氣。意同「斂藏以自潤」句。

［一三］世故：世間一切事故。特指變故。嵇康《與山巨源絶交書》：「機務纏其心，世故繁其慮。」潘尼《迎大駕詩》：「世故尚未夷，崤函方嶮澁。」

［一四］容：猶言豈容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辛毗傳》：「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，惟知時也。苟時未可，容得已乎？」欺謾：誑騙。韓愈《謝自然》：「逶迤不復振，後世恣欺謾。」

［一五］東坡：地名。在今湖北黄岡市東。蘇軾元豐中貶黄州團練副使築室於此。

［一六］《楚辭》屈原《離騷》：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

［一七］雪堂：在黄岡東坡。以堂於大雪中爲之，故名。見本卷《次韻黄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》其二注［六］。

［一八］簟：竹席。莞：蒲草。此言莞製之席。《詩·小雅·斯干》：「下莞上簟，乃安斯寢。」句以言其困窘。

［一九］設客：具饌宴客。設，具饌。《世説新語·雅量》：「羊曼拜丹陽尹，客來蚤者，並得佳設，日晏漸罄，不復及精。」

［二〇］筒輒殫：筒儲之錢盡。蘇軾《答秦太虚書》之四：「初到黄，廩入既絶，人口不少，私甚憂之。但痛自節儉，日用不得過百五十。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，斷爲三十塊，掛屋梁上。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，即藏去叉。仍用大竹筒别貯用不盡者，以待賓客。此賈耘老法也。」「筒」，底本校：集丙作「筩」。

［二一］五年：蘇軾元豐二年（一〇七八）貶黄州，元豐七年（一〇八四）移汝，首尾五年。

[二二]「公子」二句：徒，弟子、門人。又有徒類、黨徒之意。衣缽：佛教僧尼之袈裟和食器。《金剛經》：「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」禪宗初祖至五祖，師徒間傳授道法，付衣缽爲憑證，稱爲衣缽相傳。《舊唐書·神秀傳》：後魏末，有僧達摩者，「得禪宗妙法，云自釋迦相傳，有衣缽爲記，世相互授。」《玉壺野史》卷六：范質舉進士，和凝主文。凝舊登第在第十三人，遂謂范質曰：「君之辭業合在甲選，暫屈爲第十三人，傳老夫衣缽，可乎？」簞：盛飯之竹器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一簞食，一瓢飲。」二句謂毛滂不會困窘似我。

[二三]「定非」二句：郊與島：孟郊、賈島。皆苦吟詩人。詩境清寒，詩思局促。蘇軾《祭柳子玉文》：「元輕白俗，郊寒島瘦。」筆勢：詩文之氣勢。范曄《獄中與諸甥姪書》：「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。」二句謂毛滂詩非郊、島之寒瘦，將有更大發展。

[二四]嬾殘：唐釋明瓚之別稱。明瓚居衡山，性疏懶，常食衆僧食餘之飯菜，時人謂之嬾殘。李泌嘗於衡嶽寺讀書，察嬾殘所爲，曰：「非凡人也。」聆其中夜梵唱，響徹山林，先悽愴而後喜悅，必謫墮之人。中夜潛往謁焉，嬾殘命坐，發火取芋以啗之，曰：「慎勿多言，領取十年宰相。」泌拜而退。（見《宋高僧傳》卷一九《唐南嶽山明瓚傳》）此處嬾殘，軾自喻。「嬾殘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本作「懶殘」。

集評

譚元春：郊、島筆勢，正少一「寬」字。妙，妙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紀昀：爲韻所牽，不免支湊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送鄧宗古還鄉〔一〕

廣漢有姜子，孝弟行里閭。赤眉雖豺虎，弛兵過其墟〔二〕。至今空清泉，無復雙鯉魚〔三〕。南鄭有李郃，妙得甘公書。夜坐指流星，驚倒兩使車〔四〕。抱關不肯仕，布褐蒙璠璵〔五〕。西南固多士，君得二子餘〔六〕。凜凜忠文公〔七〕，搜士及樵漁〔八〕。澗溪有幽討〔九〕，蘋芷真嘉蔬〔一〇〕。歲晚終不食，心惻當何如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作於杭州。鄧宗古：簡州陽安（今四川簡陽市）人。父死，自培土爲墳，廬其側，晨夕號慟。甘露降於墓木。里中稱鄧孝子。《宋史》有傳。《與地紀勝》卷一四五《成都府路·簡州》：鄧宗古有孝行，「部使者上其事，賜號孝廉。遊京

師，范蜀公、蘇文忠公各以詩贈行。」

［二］「廣漢」四句：《後漢書·姜詩妻傳》：廣漢姜詩及其妻侍母至孝，「赤眉散賊經詩里，弛兵而過，曰：『驚大孝，必觸鬼神。』」廣漢，後漢郡名。治所在今四川廣漢市北。孝弟：孝順父母，敬愛兄長。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？」「孝弟」，施乙作「孝悌」。赤眉：西漢末農民起義軍眉涂赤色，因稱赤眉軍。弛兵：緩持兵器。墟：即墟里、村落。

［三］「至今」二句：《後漢書·姜詩妻傳》：「姑嗜魚鱠，又不能獨食，夫婦常力作供鱠，呼鄰母共之。舍側忽有涌泉，味如江水。每旦輒出雙鯉魚，常以供二母之膳。」二句謂遺迹空存。

［四］「南鄭」四句：南鄭：今陝西漢中市。「妙得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作「得妙」。甘公：西漢人，一名德。知星歷（參見《史記·天官書》、《張耳陳餘傳》）。《後漢書·李郃傳》：李郃字孟節，漢中南鄭人。通五經，善河圖風星。爲縣幕門侯吏。和帝即位，分遣使者，皆微服單行，各至州縣，觀採風謡。「使者二人當到益部，投郃候舍。時夏夕露坐，郃因仰觀，問曰：『二君發京師時，寧知朝廷遣二使邪？』二人默然，驚相視曰：『不聞也。』問何以知之。郃指星示云：『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，故知之耳。』」

［五］「抱關」二句：抱關：守門。《荀子·榮辱》：「或監門御旅，抱關擊柝而不以爲寡。」蒙：包裹、覆蓋。璠璵：美玉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四《逸論語》：「璠璵，魯之

寶玉也。」二句言李郃有才德而甘居下位。

[六]「西南」二句：西南：此指巴蜀。君：謂鄧宗古。二子：謂姜詩與李郃。王十朋集注引師曰：「宗古事親孝，亦精於星歷之學，故用姜詩、李郃二子事。」

[七]凜凜：莊肅貌。忠文公：范鎮，字景仁。元祐三年末卒，謚忠文。

[八]樵漁：打柴捕魚。此言砍柴捕魚之人。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宗古必景仁門生矣。」

[九]幽討：猶言尋幽探勝。杜甫《贈李白》：「李侯金閨彥，脱身事幽討。」

[一〇]蘋芷：二植物名。蘋，生淺水中，葉柄長，柄端小葉四片成田字形。芷，又名白芷、茝、蘺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扈江蘺與辟芷兮。」

[一一]「歲晚」二句：《易·井》：「井渫不食，爲我心惻。」言浚治之井水，潔淨清澈，而飲者無人，心生悲戚。

集評

譚元春：此詩格氣甚古，不類諸作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紀昀：牽扯成篇，殊勉强少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，會者十六人，分韻賦詩，軾得心字〔一〕

漲水返舊壑〔二〕，飛雲思故岑。念君忘家客，亦有懷歸心〔三〕。三間得幽寂，數步藏清深。攢金盧橘塢〔四〕，散火楊梅林〔五〕。茶筍盡禪味，松杉真法音。雲崖有淺井〔六〕，玉醴常半尋〔七〕。遂名參寥泉〔八〕，可濯幽人襟。相攜横嶺上，未覺衰年侵。一眼吞江湖，萬象涵古今〔九〕。願君更小築〔一〇〕，歲晚解我簪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月作於杭州。參寥：釋道潛別號。杭州於潛（舊治在今浙江臨安縣西）人。善詩，與蘇軾、秦觀爲詩友。參見詩集卷一七《次韻僧潛見贈》注〔一〕。智果院：在杭州孤山。吴越王所建。（見《武林梵志》卷五《北山分脉》）「軾得心字」，施乙無「軾」字。施乙「字」下自注云：「用《圓覺經》，以『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』爲韻。」

〔二〕壑：溝池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「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。」

〔三〕「歸心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歸」一作「居」。

[四] 攢金：聚金。攢，聚集。　盧橘塢：盧橘，果名。果實呈金黃色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「盧橘夏熟。」塢，四面如屏之花木深處。句言盧橘叢生，果實纍纍。

[五] 楊梅：果名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附《上林賦》：「樗棗楊梅，櫻桃蒲陶。」《索隱》引《荊揚異物志》：「其實外肉著核，熟時正赤，味甘酸。」句言楊梅色紅如火。

[六] 雲崖：雲氣瀰漫之山崖。鮑照《從庾中郎遊園山石室》：「荒塗趣山楹，雲崖隱靈室。」此指孤山。

[七] 玉醴：玉泉。常以言泉水之美。《文選》張衡《思玄賦》：「飲青岑之玉醴兮，餐沆瀣以爲粮。」李善注引揚雄《法言》：「飲玉醴以解渴。」　半尋：一尋八尺，半尋即四尺。

[八] 參寥泉：軾《參寥泉銘》敍云：參寥卜智果精舍居之。「舍下舊有泉，出石間。」

[九] 「一眼」二句：「萬象」句乃「涵古今萬象」倒字而成。二句借井談佛理。猶前《文登蓬萊閣》詩「袖中有東海」句意。

[一〇] 小築：杜甫《畏人》：「畏人成小築，褊性合幽棲。」此小築用爲動詞。言稍加修築。

[一一] 解簪：解去冠簪。謂來此疏散休憩。

集評

紀昀：起二句全襲左思，而意則迥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哭王子立，次兒子迨韻三首〔一〕

其一

彭城初識子〔二〕，照眼白而長〔三〕。異夢成先兆，余爲密州，子立未嘗相識，忽告同舍生曰：「吾夢爲密州壻，何也？」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。清言得未嘗〔四〕。豈惟知禮意，遂欲補詩亡〔五〕。子立能詩，而有禮學。咄咄真相逼〔六〕，諸生敢雁行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一月初作於杭州。王子立：名適（一〇五五—一〇八九），趙州臨城（今河北臨城縣）人。王嚴孫，蘇轍壻。元祐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卒，年三十五。適秀而和，與弟遹皆從蘇轍學，道日進，東南之士稱之。及轍得罪於吴興，親戚故人皆驚散，独適兄弟不離左右。適涵泳圖史，馳騖浮圖老子之書，有詩賦雜文十五卷。（見蘇轍《王子立墓志銘》）迨：字仲豫，眉山人。蘇轍次子。官至承務郎，年四十二爲筦庫官。「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」，馮應榴注：一本無「三首」二字。

［二］彭城：今江蘇徐州市。蘇軾《王子立墓志銘》：「始予爲徐州，子立爲州學生。知其賢而有文，喜怒不見，得喪若一，曰：『是有類子由者。』」

［三］照眼：猶耀眼。司空曙《和李員外與舍人詠玫瑰花寄徐侍郎》：「攢星排緑蒂，照眼發紅光。」　白而長：言其白皙身高。

［四］清言：猶清談。陶淵明《扇上畫贊》：「鄭叟不合，垂鈎川湄。交酌林下，清言究微。」句言彼此未曾接談，即自注「未嘗相識」之意。

［五］《文選》卷一九束皙《補亡詩序》云：「皙與司業疇人，肄修鄉飲酒之禮。然所詠之詩，或有義無辭（指《詩經》中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等六篇文辭亡佚之作），音樂取節，缺而不備。於是遥想既往，存思在昔，補著其文，以綴舊制。」句用此，言子立能詩。

［六］《世説新語·排調》：「桓南郡（玄）與殷荆州（仲堪）語次，……後作危語。……殷有一參軍在坐，云：『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。』殷曰：『咄咄逼人！』仲堪眇目故也。」句言子立爲學之氣勢逼人。

［七］敢：豈敢。　雁行：相次而行，如雁羣飛有序。《詩·鄭風·大叔於田》：「兩服上襄，兩驂雁行。」《文選》丘遲《與陳伯之書》：「今功臣名將，雁行有序。」句言子立詩文，州學諸生無人能及。

其二

非無伯鸞志［一］，獨有子雲悲［二］。恨子非天合［三］，猶能使我思。兒曹莫悽

慟［四］，老眼欲枯萎。會哭皆豪傑［五］，子立與黃魯直、張文潛、晁無咎、秦少游、陳無己皆友善。誰爲感舊詩［六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伯鸞志：高世之志。《後漢書·梁鴻傳》：鴻字伯鸞，家貧而尚節介。博覽無不通，而不爲章句。學畢，乃牧豕於上林苑中。娶孟氏女，「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織爲業，詠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彈琴以自娛。仰慕前世高士，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。」

［二］子雲悲：無子之悲。揚雄，字子雲。其《法言·問神》云：「育而不苗者，吾家之童烏乎？九齡而與我玄文。」童烏，揚雄子，幼殤。句言子立無子。蘇軾文《與錢穆父二十八首》其五云：「子立祇一女，竟無兒。可傷，可傷！」作書去子立之卒甚近，故傷子立無兒與詩同。蘇轍《王子立秀才文集引》：「君之没，女初未能言，而子裔未生。」蘇軾《王子立墓志銘》云：元祐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卒，享年三十五。「女初晬（子生一歲），有遺腹子裔。」則子立後仍有子。

［三］天合：馮應榴注引《東萊子》：「以人合者，有時而離；以天合者，無時而離。」注：「人合，交遊朋友之類；天合，父子兄弟之屬。」

［四］「悽慟」，集甲、類本作「淒動」。馮應榴注：「慟」，一作「切」。

［五］會哭：一同慟哭者。

［六］感舊詩：指懷念子立之詩。晉向秀追思嵇康、呂安曩昔遊宴之好，作《思舊賦》。句或用此意。

集評

紀昀：「眼枯」字本杜詩，「萎」字却是湊韻。有淚方可言「枯」，非花安得曰「萎」？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其三

龍困嘗魚服，羊儇或虎蒙［一］。悤悤成鬼録，憒憒到天公［二］。偶落藩牆上，同遊羿彀中［三］。回看十年事，黄葉卷秋風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「龍困」二句：龍困：劉向《説苑·正諫》：「昔白龍下清泠之淵，化爲魚。漁者豫且射中其目。白龍上訴天帝，天帝曰：『當是之時，若安置而形？』白龍對曰：『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。』天帝曰：『魚故人之所射也。若是，豫且何罪乎？』」《文選》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「白龍魚服，見困豫且。」儇：輕佻巧慧。虎蒙：蒙以虎皮。揚雄《法言·吾子》：「羊質而虎皮，見草而説，見豺而戰，忘其皮之虎也。」

[二]「悤悤」二句：鬼録：死者之名册。曹丕《與吴質書》：「觀其姓名，已爲鬼録；追思昔遊，猶在心目。」　憒憒：糊塗。《晉書·天文志下》：「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：『歲星犯天關，占云關梁當分。比來江東無他故，江道亦不艱難，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，不通信使。此復是天公憒憒，無皂白之徵也。』」趙次公曰：以上四句言：「如子立者，如龍變化之才而困於魚服。世人有如羊之儇蕩而假虎皮之蒙。如龍者宜壽，如羊者雖夭而無嫌。而二者於忽忽之間皆成鬼録。此天公不分皂白憒憒之所致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[三]「偶落」二句：《南史·范縝傳》：縝曰：「人生如樹花同發，隨風而墮，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，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。墜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糞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貴賤雖復殊途，因果竟在何處？』」　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「遊於羿之彀中而不中者，命也。」二句言人生貴賤壽夭之偶然，不可知。

[四]「回看」二句：十年：蘇軾熙寧末守徐州識王子立，至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，十年有餘，詩取其成數。二句言往事如煙，似秋風落葉，一掃而空。

集評

紀昀：三詩趁韻而成，殊乏警策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王文誥：【其三】詩謂通塞由命。龍服羊蒙，莫非天也。花落藩牆不一，猶適之與己游

穀，則同傷憒憒也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〇）

異鵲〔一〕并敘

熙寧中，柯侯仲常通守漳州〔二〕。以救飢得民，有二鵲棲其廳。事訖，侯之去，鵲亦送之，漳人異焉。爲賦此詩。

昔我先君子〔三〕，仁孝行於家。家有五畝園，么鳳集桐花〔四〕。是時烏與鵲，巢穀可俯拏〔五〕。憶我與諸兒，飼食觀羣呀〔六〕。里人驚瑞異，野老笑而嗟。云此方乳哺，甚畏鳶與蛇〔七〕。手足之所及，二物不敢加〔八〕。主人若可信，衆鳥不我遐〔九〕。故知中孚化，可及魚與豭〔一〇〕。柯侯古循吏，惸惸真無華〔一一〕。臨漳所全活〔一二〕，數等江干沙。仁心格異族〔一三〕，兩鵲棲其衙。但恨不能言，相對空楂楂〔一四〕。善惡以類應，古語良非誇。君看彼酷吏，所至號鬼車〔一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作於杭州。「并敘」，底本據集甲補。施乙作「并引」。

［二］柯侯：名述，字仲常，泉州南安（舊治在今福建南安市西）人。嘉祐四年進士。嘗倅漳州，賑飢有惠政。歷福建提刑、湖南轉運使。元祐、元符間兩知福州，終朝議大夫、直龍圖閣。　通守：官名。隋置，位低於太守。宋稱通判，與知府、知州共理政事。侯，士大夫間之尊稱，猶言君。　漳州：治所即今福建漳州市。

［三］先君子：語出《禮記·檀弓》，後多用以稱亡父。此指蘇軾之父蘇洵。

［四］么鳳：鳥名。羽五色，狀如傳説中之鳳鳥而體形較小，故名。又因其常於桐花開時集於桐上，也稱桐花鳳。

［五］巢穀：巢中幼鳥。穀，待哺之鳥。《爾雅·釋鳥》：「生哺，穀。」《國語·魯語上》：「鳥翼穀卵。」韋昭注：「生哺曰穀，未乳曰卵。」　拏：握，執持。通「挐」。

［六］呀：張口。柳宗元《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》：「縣谷跨谿，皆大石林立。……抉其穴，則鼻口相呀。」

［七］「甚畏」，施乙作「甚慰」，疑誤。　鳶：鷙鳥名。俗稱鸇鷹。狀類鷹，惟嘴較短，尾較長。

［八］「手足」二句：二物：謂鳶與蛇。二句言近於人，鳶、蛇不敢加害。

［九］遐：遠。《詩·周南·汝墳》：「不我遐棄。」蘇軾文《記先夫人不殘鳥雀》：「少時所居書屋前，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，衆鳥巢其上。武陽君惡殺生，兒童婢僕，皆不得捕取鳥雀。數年間，皆巢於低枝，其穀可俯而窺。又有桐花鳳，四五日翔集其間。此鳥羽毛

至爲珍異難見，而能馴擾，殊不畏人。閭里間見之，以爲異事。此無他，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。有野老言，鳥雀巢去人太遠，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。人既不殺，則自近人者，欲免此患也。」

〔一〇〕「故知」二句：《易·中孚》：「中孚，豚魚吉。」言誠信於中，愚鈍如豚魚亦能感化而誠信之。豭：牡豬。泛指豬。「豭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鰕」。查注謂「鰕」訛。二句言誠信能感化異類。

〔一一〕悃愊：誠樸無所雕飾。《後漢書·章帝紀》：「安靜之吏，悃愊無華。」

〔一二〕全活：使瀕於死亡者得以生存、保全。《漢書·成帝紀》：「水旱爲災，關東流冗者衆，……務有以全活之。」

〔一三〕格異族：感通異族。格，感通。《書·君奭》：「成湯既受命，時則有若伊尹，格於皇天。」

〔一四〕楂楂：鵲鳴聲。韓愈《雜詩》：「鵲鳴聲楂楂。」

〔一五〕鬼車：傳説中之九頭鳥。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卷一六：「鬼車鳥，相傳此鳥昔有十首，能收人魂，一首爲犬所噬。秦中天陰，有時有聲。聲如力車鳴，或言是水雞過也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事甚妙，又不徑賦一事，更妙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紀昀：香山門徑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〔一〕

君方夢謫仙〔二〕，來詩記李白郎官湖事〔三〕。我亦弔文園〔四〕。江上同三黜〔五〕，天涯共一樽〔六〕。濤雷殷白晝〔七〕，梅雪耿黃昏〔八〕。歸去多情雨，應隨御史軒〔九〕。詹爲御史臺主簿〔一〇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一月作於杭州。詹適：未詳。宣德：宣德郎。宋元豐改制前爲正七品文散官，改制後廢文散官，遂爲新寄禄官。巽亭：在杭州城東南鳳凰山舊府治内。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五二：南園巽亭，「慶曆三年，郡守蔣堂建。」

〔二〕謫仙：謂李白。

〔三〕郎官湖：在宋漢陽（今武漢市）。明以後乾涸。「郎官湖事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「事」字。李白《泛沔州城南郎官湖》序云：「乾元歲秋八月，白遷於夜郎，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，沔州牧杜公、漢陽宰王公，觴於江城之南湖，樂天下之再平也。方夜水月如練，清光可掇，張公殊有勝概，四望超然，乃顧白曰：『此湖，古來賢豪遊者

非一，而枉踐佳景，寂寥無聞。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，以傳不朽。』白因舉酒酹水，號之曰郎官湖，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。」郎官湖事即此。

［四］文園：漢文帝墓園。司馬相如曾爲文帝陵園令。（見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）後詩文中遂以文園指司馬相如。杜牧《爲人題贈》之一：「文園終病渴，休詠《白頭吟》。」王注次公曰：「先生有還鄉之意，故云。」

［五］「江上」，底本校：類甲作「江土」，疑誤。　三黜：三次被罷官。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柳下惠爲士師，三黜。」後以三黜稱官場失意遭罷黜。元豐間蘇軾謫黄州，詹適或亦曾謫江干。故謂「同三黜」云。

［六］「共一樽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又一樽」。

［七］濤雷：洪波湧激，濤聲如雷。孟郊《峽哀詩》：「春濤百丈雷。」

［八］耿：光、明。軾詩《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》：「山頭孤月耿猶在。」

［九］「歸去」二句：御史軒：御史之車。軒，曲轅有轓之車。《舊唐書·顔真卿傳》：「四命爲監察御史，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。五原有冤獄，久不決。真卿至，立辨之。天方旱，決獄乃雨，郡人呼之爲御史雨。」二句譽詹適執法公正，有惠於民。

［一〇］「御史臺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「臺」字。

東川清絲寄魯冀州，戲贈〔一〕

鵝溪清絲清如冰〔二〕，上有千歲交枝藤。藤生谷底飽風雪，歲晚忽作龍蛇升〔三〕。嗟我雖爲老侍從〔四〕，骨寒衹受布與繒〔五〕。牀頭錦衾未還客〔六〕，坐覺芒刺在背膺。豈如髯卿晚乃貴〔七〕，福禄正似川方增〔八〕。醉中倒著紫綺裘〔九〕，下有半臂出縹綾〔一〇〕。封題不敢妄裁剪〔一一〕，刀尺自有佳人能。遥知千騎出清曉〔一二〕，積雪未放浮塵興〔一三〕。白鬚紅帶柳絲下，老弱空巷人相登〔一四〕。但放奇紋出領袖〔一五〕，吾髯雖老無人憎〔一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一月作於杭州。東川：唐肅宗於梓州（今四川三台縣）置劍南東川節度使，轄梓州、劍州、緜州等。此指梓州。清絲：謂鵝溪綾絹。魯冀州：謂魯有開。此以官稱。有開字元翰，見前卷一〇《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》注〔一〕。魯熙寧中通判杭州，時知冀州。

〔二〕鵝溪：《輿地紀勝》卷一五四《潼川府》：「鵝溪，在鹽亭縣（北宋屬梓州，今屬四川）

境。其地産絹。文與可詩云：『待將一段鵝溪絹，掃取寒梢萬尺長。』」

［三］「上有」三句：言綾絹之紋若交枝老藤，飽經風霜，曲虬蒼勁，夭矯如龍蛇飛騰。

［四］侍從：宋代稱翰林學士、給事中、六部尚書、侍郎爲侍從。（參見宋趙升《朝野類要》卷二《侍從》）蘇軾曾爲翰林學士知制誥，故云。

［五］「祇受」，盧校作「祇愛」。　布：麻、苧、葛織物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「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？」　繒：謂繒練無文彩之絲織物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「莽欲以虚名説太后，自言新承孝哀丁傅奢侈之後，百姓未贍者多。太后宜衣繒練，頗損膳，以視天下。」

［六］錦衾：錦製之衾。《詩·唐風·葛生》：「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。」杜甫《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》：「客從西北來，遺我翠織成。開緘風濤涌，中有掉尾鯨。……錦鯨卷還客，始覺心和平。」此句及下句化用此。譚元春：「卷錦還客，正用子美詩中事。然如此命意，胸中可想其暇，非尋常應付。」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［七］髯卿：謂魯有開。以其多鬚也。

［八］《詩·小雅·天保》：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。」句言魯有開其盛長之勢未可量。

［九］紫綺裘：紫綺裘衣。李白《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，達曙歌吹，日晚乘醉，著紫綺裘烏紗巾，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，往石頭訪崔四侍御》：「草裏烏紗巾，倒披紫綺裘。」

［一〇］半臂：短袖衣。張泌《妝樓記·家法》：「房太尉家法，不著半臂。」　縹綾：有文彩之淡青色絲織物。縹，淡青色，今所謂月白。

［一一］封題：封緘書札而題其表。白居易《與元微之書》：「封題之時，不覺欲曙。」軾此言封緘鵝溪清絲。

［一二］清曉：天剛亮之時。杜甫《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》：「力疾坐清曉，來詩悲早春。」韓愈《秋懷》：「清曉卷書坐，南山見高稜。」

［一三］「浮塵」：底本校：集甲、集丙、類本「浮」作「游」。興：起也。

［一四］登：升也。句言百姓爭看魯有開。紀昀：「言觀者衆多，自相踐踏耳。語殊欠妥貼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［一五］奇紋：指鵝溪清絲。

［一六］髯：即上文所云髯卿，謂魯元翰。

集評

紀昀：戲筆亦有波峭。然終是小品，不以詩論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絶句三首〔一〕

其一

當年大白此相浮，老守娛賓得二丘〔二〕。郡人有閭丘公〔三〕。太守王規父嘗云：不謁虎丘，即謁閭丘。規父，忠玉伯父也。白髮重來故人盡，空餘叢桂小山幽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一月作於杭州。王忠玉：名瑜。元祐間提點兩浙西路刑獄。元祐五年八月爲刑部員外郎。元符間以京東轉運副使知亳州。虎丘：山名。在蘇州西北九里。景色清幽，爲吴中名勝。「絶句」，二字查注、馮應榴注、王文誥注本無。

〔二〕「當年」二句：劉向《説苑·善説》：「魏文侯與大夫飲酒，使公乘不仁爲觴政。曰：『飲不釂者浮以大白。』文侯飲而不盡釂，公乘不仁舉白浮君。」後轉稱滿飲爲浮白。《梁書·沈約傳》附《郊居賦》：「或升降有序，或浮白無算。」老守：謂忠玉伯父王規父。規父名誨，舉正子。熙寧四年累官度支判官，歷司勳郎中。熙寧六年知蘇州。時蘇

軾倅杭，沿檄往來常、潤間，過蘇州，與規父有唱和詩。（見卷一一《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……二首》）娛賓：令賓客歡愉。

［三］閭丘：閭丘孝忠，字公顯，蘇州人。嘗守黄州，致仕後居蘇州。參見前卷一一《蘇州閭丘、江君二家雨中飲酒》其一注［一］。

［四］叢桂小山幽：語出劉安《招隱士》：「桂樹叢生兮山之幽。」言白髮歸來，王誨、閭丘皆已不見，惟餘昔日游處。王文誥云：「規父守蘇時，公三過其處，必别有實事在。否則，『空餘』之下斷不落此五字也。或謂與二丘相映成趣，然公詩無此容易之筆也。此詩指王規父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一）

其二

青蓋紅旗映玉山［一］，新詩小草落玄泉［二］。風流使者人爭看［三］，知有真娘立道邊［四］。虎丘中路有真娘墓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青蓋：指青傘。《宋史·輿服志二》：「傘，人臣通用，以青絹爲之。宋初，京城内獨親王得用」，其後，「京城外則庶官通用。」　玉山：言忠玉資質之美。《世説新語·容止》：「嵇叔夜（康）之爲人也，巖巖若孤松之独立。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將崩。」

［二］玄泉：瀑布。「玄」通「懸」。孟郊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》：「手中飛黑電，象外瀉玄泉。」

［三］風流使者：謂王忠玉。時爲提點兩浙西路刑獄。

［四］「知有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知是」。真娘墓：唐蘇州名妓真娘，死後葬於虎丘。《方輿勝覽》卷二：「真娘墓，在虎丘。吴之樂妓。」白居易《真娘墓》：「真娘墓，虎丘道。不識真娘鏡中面，惟見真娘墓頭草。」

［五］「虎丘中路有真娘墓」，施乙、王文誥注本無此條自注，底本據集甲、類甲、類乙補。案，類丙、七集、查注亦有此條注文，類丙注文「虎」上有「相」字。王文誥云：「此詩指王忠玉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一）

其三

舞衫歌扇轉頭空［一］，祇有青山杳靄中［二］。若共吴王鬬百草［三］，使君未敢借驚鴻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「舞衫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舞衣」。

［二］杳靄：深遠貌。韋應物《往雲門郊居塗經迴流作》：「明滅泛孤景，杳靄舍夕虚。」亦

作「杳藹」。《文選》張衡《南都賦》：「杳藹蓊鬱於谷底，森蓁蓁而刺天。」

〔三〕「若共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莫共」。　吳王闔百草：劉禹錫《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遊宴之盛因以戲贈》：「若共吳王闔百草，不如應是欠西施。」軾詩卷一一《蘇州閶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》之二：「敢將百草鬬吳王。」

〔四〕驚鴻：驚飛之鴻雁。曹植《洛神賦》：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」常以言舞姿歌態。劉禹錫《泰娘歌》：「舞學驚鴻水榭春，歌撩上客蘭堂暮。」　王文誥：「此詩指閻丘公顯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一）

集評

譚元春：二首（指其二、其三）淺甚，爲後代詞人便路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和錢四寄其弟穌〔一〕

其一

再見濤頭湧玉輪〔二〕，煩君久駐浙江春〔三〕。年來總作維摩病〔四〕，堪笑東西二老人〔五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一月作於杭州。此詩集甲、施乙、類丙，題下祇「再見濤頭湧玉輪」一首。「老來日月似車輪」一首施乙、類丙載於注中。查注從注中采出列題下，爲第二首。馮應榴仍之。王文誥復施乙、類丙之舊，列注中。底本收於卷四七補編詩。今從查編。錢四：謂錢勰，字穆父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［一］。錢龢：字岂仲。錢勰弟。居杭州，建傑閣，藏書甚富。蘇軾榜曰錢氏書藏。仕至直秘閣，知荆南府。

［二］濤頭：謂錢塘江潮。玉輪：指月。駱賓王《在江南贈宋五之問》：「玉輪涵地開。」趙次公云：「先生自言其至杭兩見之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［三］浙江：指越州。以越州在浙江之東。錢勰元祐三年出知越州，時在任。

［四］維摩病：維摩詰以無量方便饒益衆生。其以方便現身有疾。以其疾，故數千人皆往問疾，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爲説法。（見《維摩詰經》卷中《問疾品》）此泛言病。

［五］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越居浙東，杭居浙西，而穆父與先生爲二郡守，故曰『東西二老人』也。」（類本卷一六）

其　二

老來日月似車輪［一］，此去知逢幾箇春。昨夜冰花猶作柱［二］，曉來梅子已生

人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白居易《春遊》：「大限年百歲，幾人及七旬？我今六十五，走若下坂輪。」句即此意，言時光飛逝。

〔二〕凝冰所成之柱狀物稱冰柱。劉叉《冰柱》：「旋落旋逐朝暾化，簷間冰柱若削出交加。」「作柱」，馮應榴注：「作」一作「在」，訛。

〔三〕人：果實之心。《説文通訓定聲》：「果實之人在核中，如人之在天地之中，故曰人。俗以仁爲之。」

故周茂叔先生濂溪〔一〕溪在廬山下〔二〕。

世俗眩名實〔三〕，至人疑有無〔四〕。怒移水中蠏，愛及屋上烏〔五〕。坐令此溪水〔六〕，名與先生俱。先生本全德〔七〕，廉退乃一隅〔八〕。因抛彭澤米〔九〕，偶似西山夫〔一〇〕。遂即世所知，以爲溪之呼。先生豈我輩，造物乃其徒〔一一〕。應同柳州柳〔一二〕，聊使愚溪愚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二月作於杭州。周茂叔：名敦頤（一〇一七—一〇七三），宋道州（治今湖南道縣）人。築室爲濂溪書堂。著《太極圖説》及《通書》四十篇，對宋明理學影響甚大。死謚文公，世稱濂溪先生。（參閱《宋元學案》卷一一、一二《濂溪學案》）濂溪：周敦頤家廬山蓮花峯下，前有溪合於湓江，遂取道州營樂鄉之濂溪（周敦頤生於此）以名之。此詩乃應敦頤子燾之請而作。燾時爲兩浙轉運判官。

［二］「溪在廬山下」，施乙無此條自注。

［三］眩名實：爲名實眩惑。《漢書·元帝紀》：「宣帝作色曰：『……俗儒不達時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於名實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』」名實，名稱、實際。《管子·九守》：「名實當則治，不當則亂。」

［四］至人：道德修養達於極高境界之人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

［五］「怒移」二句：《晉書·解系傳》：張華、裴頠之被誅也，趙王倫、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。梁王肜欲救之，倫怒曰：「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，況此人兄弟輕我耶？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？」「解」與「蟹」同音，因恨解姓者而牽怒於水中之蠏。《尚書大傳·牧誓》：「愛人者，兼其屋上之烏。」言愛其人而推愛於有關之人或物。趙克宜：「信手

舉例，自成强對。」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［六］坐令：遂使。坐，遂也，致也。

［七］全德：道德高尚完備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「天下之非譽，無損益焉，是謂全德之人哉！」

［八］廉退：廉潔謙退。《北史·高允傳》：「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，而允子弟皆無官爵，其廉退若此。」一隅：一方面。

［九］拋彭澤米：舍去爵禄。蕭統《陶淵明傳》：「會郡遣督郵至縣，吏請曰：『應束帶見之。』淵明歎曰：『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！』即日解綬去職，賦《歸去來》。」

［一〇］西山夫：謂伯夷。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：「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齊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餓且死，作歌，其辭曰：『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也。』」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西山即首陽山也。」

［一一］「先生」二句：造物：謂造物主。《莊子·天下》：「上與造物者游，下與外死生、無終始者爲友。」徒：謂同類之人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「知季曰，原屏咎之徒也。」杜預注：「徒，黨也。」趙克宜：「二句極力縱開，爲結句作地。此匠心也。」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［一二］柳州柳：謂柳州刺史柳宗元。《新唐書·柳宗元傳》：「嘗爲柳州刺史，世號柳柳州。」其《種柳戲題》云：「柳州柳刺史，種柳柳江邊。」

［一三］愚溪：水名。在今湖南零陵縣西南。本名冉溪，柳宗元謫居於此，改稱愚溪。其意謂

己之愚及於溪水。柳宗元《愚溪對》：「柳子名愚溪而居。五日，溪之神夜見夢曰：『子何辱予，使予爲愚耶？有其實者，名固從之，予固若是耶？……』柳子曰：『汝誠無其實，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，汝惡得避是名耶？』」趙克宜：「牽愚溪作襯結，却於句法弄筆生姿。」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集評

趙次公：此篇乃吾先生一集之中新格，首兩句所以引其下之曲折。自「怒移水中蟹」至「名與先生俱」，所以言世俗眩名實之義也。自「先生本全德」至「聊使愚溪愚」，所以言「至人疑有無」之義也。……孟子云：聞伯夷之風者頑廉。今吾先生詩句言周先生以縣令罷官而廉節不移，似伯夷之廉矣。故隨俗所知以廉配水而名溪。「造物乃其徒」言周先生非如我名利之人，直與造物游，爲方外之士矣。此所以結「至人疑有無」義。「名與先生俱」者，先生指言周茂叔也。而詩句之意謂水中蟹非其憎之物，而私心怒其姓者以爲可憎；屋上烏非其愛之物，而私心喜其人者以爲可愛。乃以世俗眩名實而然也。正似周先生之廉，世人喜之，而以廉配水爲溪稱焉。此以結「世俗眩名實」一句之義。「全德」字，莊子全德之君子謂之。「聊使」正以周先生以廉配水而爲濂溪，尚不足以盡先生之全德也。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吴子良：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。又云：「西風壯士淚，多爲程灝滴。」東坡爲濂溪詩云：「夫子豈我輩，造物乃其徒。」蓋蘇氏師友，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。惜乎復因嘻笑

而成仇敵也。（《荆溪林下偶談》卷四《程蘇分黨》）

汪師韓：作詩以頌大儒，風格倍加峻潔。如曰：「先生本全德，廉退乃一隅。」不煩言而得其體要。前後布置，鏗然韻流，無一毫道學詩習氣也。周子《自題濂谿書堂》詩曰：「吾樂蓋易足，名濂以自箴。」詩蓋本此爲説。（《蘇詩選評箋譯》卷五）

紀昀：刻意作出，語語深警。東坡傾倒於茂叔如是，而與伊川不免齟齬，則伊川有以激之也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次周焘韻［一］并敘

周焘游天竺［二］，觀激水，作詩云：「拳石耆婆色兩青［三］，竹龍驅水轉山鳴［四］。夜深不見跳珠碎［五］，疑是簷間滴雨聲。」東坡和之［六］。

道眼轉丹青［七］，常於寂處鳴。早知雨是水，不作兩般聲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二月作於杭州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

補編於此。　周燾：字通老，改字次元，道州營道（今湖南道縣）人。敦頤次子。元祐三年進士，時爲兩浙轉運判官。政和七年累官知成都，移知揚州，歷兩浙轉運使，終寶文閣待制。「次周燾韻」，七集作「杭州次周燾韻游天竺觀激水。」

〔二〕天竺：寺名。在杭州靈隱山飛來峯之南。有上、中、下三天竺。此言下天竺。下天竺靈山教寺，隋開皇十五年僧真觀法師與道安禪師建，號南天竺。中有曲水亭，流杯亭，水臺盤。（見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八〇）

〔三〕耆婆：查注：「藤名。」

〔四〕竹龍：連竹引水，竹相接如龍。宋陳郁《藏一話腴》：「（慈溪縣安慶寺）後有泉，出於深谷。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。舒亶有詩云：『松蓋作雲遮十里，竹龍行雨出千山。』」

〔五〕跳珠：比喻泉水之珠。蘇軾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》：「黑雲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亂入船。」

〔六〕「周燾游天竺觀激水……疑是簷間滴雨聲東坡和之」，外集以此引爲題。紀昀校：「此後人記録之語，非引也。」馮應榴注：「間」一作「前」。底本校：類本「之」後有「云」字。外集「和」前有「聊爲」二字。

〔七〕道眼：能抉擇真妄之眼。《楞嚴經》卷一：「發妙明心，開我道眼。」

送南屏謙師〔一〕并引

南屏謙師妙於茶事，自云：得之於心，應之於手，非可以言傳學到者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聞軾游落星〔二〕，遠來設茶，作此詩贈之〔三〕。

道人曉出南屏山〔四〕，來試點茶三昧手〔五〕。忽驚午盞兔毛斑〔六〕，打作春甕鵝兒酒〔七〕。天台乳花世不見〔八〕，玉川風腋今安有〔九〕。先生有意續《茶經》〔一〇〕，會使老謙名不朽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二月作於杭州。此詩施注本載遺詩中，查注據外集補編於此。謙師：未詳。「送南屏謙師」，施乙作「南屏謙師遠來送茶」。外集「送」作「贈」。

〔二〕落星：未詳。「落星」，查注「落」一作「壽」。「星」後一本有「寺」字。案，七集作「壽星寺」。盧文弨校：「壽星」。今案，或當作「壽星寺」。宋杭州有「壽星寺」，

而不見「落星」之名。

［三］「南屏謙師……作此詩贈之」，施乙無此引。七集以此引爲題。外集無「此」字。

［四］道人：六朝以來僧人之別稱。《世説新語·言語》：「竺法蘭在簡文坐，劉尹（惔）問：『道人何以在朱門？』答曰：『君自見其朱門，貧道如游蓬户。』」此指謙師。南屏山：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二三《山川》：「南屏山在興教寺後。怪石聳秀，中穿一洞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。」

［五］「來試」，底本校：施乙、類本、外集作「來施」。三昧手：言技藝精絶者。三昧，奥妙、訣竅。李肇《國史補》中：「長沙僧懷素好草書，自言得草書三昧。」

［六］蔡襄《茶録·茶盞》：「茶色白，宜黑盞。建安所造者紺黑，紋如兔毫。其杯微厚，熁之久熱難冷，最爲要用。」「午盞」，馮應榴注：「盞」，一作「琖」。案：《説文》：「琖」，玉爵也，從玉，戔聲。或從「皿」。然則「琖」、「盞」通。「兔毛」，施乙、七集作「兔毫」。

［七］鵝兒酒：即鵝黄酒。杜甫《舟前小鵝兒》：「鵝兒黄似酒，對酒愛新鵝。」

［八］天台：山名。在今浙江天台縣北。《天台記》：「丹丘出大茗，服之生羽翼。」乳花：烹茶所生之泡沫。崔珏《美人采茶行》：「銀瓶貯泉水一掬，松雨聲來乳花熟。」

［九］玉川風腋：言飲茶後之爽然愜意。唐盧仝自號玉川子。其《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》云：「一椀喉吻潤，兩椀破孤悶。……七椀吃不得也，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」「安

有」，施乙作「何有」。

［一〇］「先生」，施乙、七集作「東坡」　《茶經》：唐陸羽著，三卷。論茶之性狀、採製、烹飲等，記載翔實，爲我國最早論茶專著。

集評

紀昀：淺陋，不似東坡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［一］

其　一

老人癡鈍已逃寒，子復辭行理亦難［二］。余昔年辭免使北［三］。要到盧龍看古塞［四］，投文易水弔燕丹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十二月作於杭州。是年十一月，蘇轍使遼歸。十一月二十六日有

《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絶》（見《欒城集》卷一六）。此詩即次子由之作。涿州：治今河北省涿州市。

［二］「老人」二句：老人，蘇軾自謂。子：指蘇轍。癡鈍：愚笨、遲鈍。顔之推《家訓·音辭》：「梁世有一侯，嘗對元帝飲謔，自陳癡鈍。」

［三］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八五：元祐元年八月己亥，「中書舍人蘇軾爲皇帝賀遼國生辰使，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副之。」注云：「軾辭行。」

［四］盧龍：古塞名。地在今河北盧龍縣境。

［五］《史記·燕召公世家》：秦兵臨易水，禍且至，「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，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，因襲刺秦王。秦王覺，殺軻，使將軍王翦擊燕。……燕王亡，徙居遼東，斬丹以獻秦。」易水：有南、北、中三水，皆發源於河北易縣（今大部已涸）。宋涿州轄易縣，故句云。

集評

紀昀：起二句太樸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其二

胡羊代馬得安眠，窮髮之南共一天［一］。又見子卿持漢節［二］，遥知遺老泣山

前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胡羊」二句：代馬：代州（治所在今山西代縣，轄山西東北部）之馬。窮髮：謂極荒遠之地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」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：「髮猶毛也。山以草木爲髮。窮髮言極荒遠之地也。」紀昀：「虚字入絶，不合格。古體則可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〔二〕子卿：漢蘇武字。漢節：漢使臣所持之符節（示信之物）。《漢書·蘇武傳》：武帝天漢元年，武以中郎將出使匈奴，被扣，徙至北海。武嚙雪食草籽，「杖漢節牧羊，卧起操持，節毛盡落。」在匈奴十九年方歸漢。此以蘇武比子由。

〔三〕遺老：此指淪爲異國之民，猶遺民。五代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（相當於今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之地）賂契丹。宋時十六州仍爲契丹所有。《宋史·地理志序》：「至是，天下既一，疆理幾復漢、唐之舊，其未入職方氏者，惟燕雲十六州而已。」故句云。

其三

氈毳年來亦甚都〔一〕，時時鴂舌問三蘇〔二〕。余與子由入京時，北使已問所在。後余館伴，北使屢誦三蘇文。那知老病渾無用，欲向君王乞鏡湖〔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氈毳：氈裘、毳帳。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服飾、帳蓬。此指契丹。毳，鳥獸細毛。《漢書·王褒傳》：「夫荷旃被毳者，難與道純錦之麗密。」　都：美好。

［二］鴂舌：言語難懂，若鴂鳴之聲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「今也南蠻鴂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。」　三蘇：謂洵、軾、轍蘇氏父子。蘇轍《神水館寄子瞻兄》：「誰將家集過幽都，逢見胡人問大蘇。」

［三］「欲向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作「欲問」。　鏡湖：在會稽、山陰兩縣界。《新唐書·賀知章傳》：天寶初，知章以病請爲道士，還鄉里，詔許之。以宅爲千秋觀而居。「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。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。」句言欲致仕請老。

其四

始憶庚寅降屈原［一］，旋看蠟鳳戲僧虔［二］。隨翁萬里心如鐵，時猶子遲侍行。此子何勞爲買田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屈原《離騷》：「攝提貞於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」趙次公曰：「此篇指言子由之子

遲，正借屈原生事以言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［二］《南齊書·王僧虔傳》：「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，弘子僧達下地跳戲，僧虔年數歲，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。」曇首，王弘弟；僧虔，曇首子。

［三］《漢書·陸賈傳》：「以好畤田地善，往家焉。有五男，乃出所使越橐中裝，賣千金，分其子，子二百金，令爲生産。」

王克讓　校注
陳應鸞　審訂
馬德富

PDG

蘇軾詩集校注卷三二

古今體詩七十四首

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，報以大龍團，仍戲作小詩〔一〕

妙供來香積〔二〕，珍烹具太官〔三〕。揀芽分雀舌〔四〕，賜茗出龍團。曉日雲葢暖〔五〕，春風浴殿寒〔六〕。聊將試道眼〔七〕，莫作兩般看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春作於杭州。案，此詩底本原在卷三一，爲元祐四年冬之詩。然題言「新茶」，又詩中云「曉日雲葢暖，春風浴殿寒」，則詩當作於春天。今移編於此。

怡然：即清順。杭州寶嚴院僧。見卷八《是日宿水陸寺，寄北山清順僧》其一注[一]。垂雲：杭州寶嚴院舊名垂雲。元豐中僧清順作垂雲亭。是處産茶。（見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九）大龍團：宋代貢茶名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：「故事，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，以八餅爲斤。」

[二]妙供：謂垂雲新茶。佛教稱供奉過菩薩的食物爲供品。茶來於佛寺，故云。香積：謂僧廚。《維摩詰經》卷下《香積品》：「有國名衆香，佛號香積。……苑圃皆香，其食香氣。」後稱僧廚爲香積廚。

[三]太官：官名。秦漢有太官令、丞，掌皇帝飲食宴會，屬少府。北齊以後歷代爲光禄寺卿之屬官。《新唐書·百官志》：「太官署，令二人，從七品下。丞四人，從八品下。掌供祠宴朝會膳食。」「太官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大官」，底本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改。

[四]揀芽：茶芽之一種。《宣和北苑貢茶録》：「凡茶芽，數品最上曰小芽。……一芽帶一葉者，號一槍一旗。……故一槍一旗號揀芽，最爲挺特。」雀舌：嫩茶芽。劉禹錫《病中一二禪客見問，因以謝之》：「添鑪烹雀舌，灑水淨龍鬚。」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二四《雜誌》：「茶芽，古人謂之雀舌、麥顆，言其至嫩也。」

[五]雲菴：雲中小廟。李存《題雲菴》：「夜宿雲菴中，白雲滿牀頭。」

[六]浴殿：浴堂殿。《新唐書·李絳傳》：「元和二年，授翰林學士，俄知制誥。……絳見浴堂殿。」蘇軾曾爲翰林學士，知制誥，故用此。

［七］道眼：能抉擇真妄之眼。《楞嚴經》卷一：「發妙明心，開我道眼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賴有一結。實先有一結，而後有前六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寄蔡子華［一］

故人送我東來時，手栽荔子待我歸［二］。荔子已丹吾髮白，猶作江南未歸客。江南春盡水如天，腸斷西湖春水船。想見青衣江畔路［三］，白魚紫筍不論錢。霜髯三老如霜檜［四］，舊交零落今誰輩［五］。莫從唐舉問封侯［六］，但遣麻姑更爬背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二月七日作於杭州。案，此詩查注、馮應榴注、王文誥注均編在卷三一，爲元祐四年冬作。然據施注云：「《成都帖》有詩敍云：『王十六秀才將歸蜀，云子華宣德蔡丈見託求詩。夢中爲作四句，覺而成之，以寄子華，仍請以示楊君素、王慶源二老人。元祐五年二月七日。」又，詩中云：「江南春盡水如天，腸斷西湖春水

船。」亦可證其作時在春，而非在冬。舊編不當，今移於此。　蔡子華：名褒，眉山人。蘇軾叔丈。

〔二〕荔子：即荔枝。「待我歸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待君歸」。馮應榴注謂「君」訛。

〔三〕青衣江：又名平羌江。源出四川寶興縣北，經雅安、洪雅、夾江等地，至樂山滙大渡河入岷江。

〔四〕三老：謂王慶源、蔡子華、楊君素。王是蘇軾叔岳丈，楊是軾表叔。蘇軾《與王慶源》尺牘云：「知宅醞甚奇，日與蔡子華、楊君素聚會。每念此，即致仕之興愈濃也。」

霜檜：檜謂檜柏。常綠灌木，幹直立，高丈餘。經霜而不凋。

〔五〕零落：衰敗、喪亡。孔融《論盛孝章書》：「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，……海内知識，零落殆盡。」　今誰輩：猶言今已無人能與三人相類、相比。輩，類、比。《世説新語·賞譽》：「人問王夷甫：『山巨源義理如何？是誰輩？』」「今誰輩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丁作「知誰輩」。

〔六〕唐舉：戰國時善相術士。《史記·范睢蔡澤列傳》：澤嘗從唐舉相，曰：「富貴吾所自有，吾所不知者壽也。願聞之。」「唐舉曰：『先生之壽，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。』蔡澤笑謝而去，謂其御者曰：『……揖讓人主之前，食肉富貴，四十三年足矣。』」

〔七〕舊題葛洪《神仙傳》載：東漢桓帝時，仙人王方平降於蔡經家，召麻姑至，年十八、九，甚美。蔡經見麻姑手指纖細似鳥爪，自念：「背大痒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。」

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六〇引）杜牧《讀韓杜集》：「杜詩韓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癢處搔。」

趙克宜：「結句乃用杜牧詩意也。」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集評

紀昀：風韻特佳，如出初唐人手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一）

趙克宜：純用婉約之筆，音節琅然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臥病彌月，聞垂雲花開，順閣黎以詩見招，次韻答之〔一〕

道人心似水〔二〕，不礙照花妍。宴座春强半〔三〕，清陰月屢遷〔四〕。平生無起滅〔五〕，一念有陳鮮〔六〕。嫋嫋風枝舉〔七〕，離離日萼蔫〔八〕。病吟終少味，老醉不成顛。何必遨頭出〔九〕，湖中有散仙〔一〇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二月作於杭州。垂雲：寺名。建於後唐。宋治平三年改寶嚴院。元豐中僧清順於院内作垂雲亭。（見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九）順閣黎：即杭州寶

嚴院僧清順。　閣黎，梵語，謂僧徒之師。見詩集卷八《是日宿水陸寺，寄北山清順僧二首》其一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道人：有道僧人之尊稱。《世説新語·言語》：「竺法蘭在簡文坐，劉尹（惔）問：『道人何以在朱門？』答曰：『君自見其朱門，貧道如遊蓬户。』」

〔三〕「宴座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丙、七集作「燕坐」。　强半：過半。

〔四〕清陰：清涼之樹陰。沈約《直學省愁卧詩》：「虚館清陰滿，神宇曖微微。」

〔五〕起滅：生滅。《湼槃經》卷一四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爲樂。」

〔六〕一念：一動念。沈約《却出東門行》：「一念起關山，千里顧丘窟。」　「陳鮮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陳」，一作「塵」。

〔七〕嫋嫋：吹拂貌。屈原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：「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」

〔八〕離離：紛披貌。《詩·王風·黍離》：「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」　日萼：言花。與上句「風枝」對舉。韓愈《苦寒》：「日萼行鑠鑠，風條坐襜襜。」　蔫：萎。

〔九〕「何必」，底本原作「向必」，疑排印之誤。今據集甲、施乙、類丙、七集改。　遨頭：宋代成都自正月至四月，太守出遊浣花溪，士女縱觀，稱太守爲遨頭。陸遊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八：「四月十九日，成都謂之浣花，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。傾城皆出，繡錦夾道，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。」

〔一〇〕散仙：道家稱未受職務之仙人爲散仙。韓愈《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》：「上界真人足

官府，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。」又常以言放曠不羈之人。白居易《雪夜小飲贈夢得》：「久將時背成遺老，多被人呼作散仙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無甚佳處，氣機好耳。東坡五言長律皆流走有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雪後，便欲與同僚尋春。一病彌月，雜花都盡，獨牡丹在爾。劉景文左藏和順閣黎詩見贈，次韻答之〔一〕

殘花怨久病，剩雨泣餘妍。不見雙旌出〔二〕，空令九陌遷〔三〕。開園時市井皆入〔四〕。知君苦寂寞，妙語嚼芳鮮。淺紫從爭發〔五〕，浮紅任蚤蔫〔六〕。天葩尚青萼〔七〕，國色待華顛〔八〕。載酒邀詩將〔九〕，臞儒不是仙〔一〇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二月作於杭州。劉景文：名季孫。見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〔一〕。順閣黎：清順。寶嚴院僧。見前卷八《是日宿水陸寺，寄北山清順僧二首》其一注〔一〕。

[二] 雙旌：唐節度使領刺史者之儀仗。《新唐書·百官志四下》：「節度使掌總軍旅，顓誅殺。初授，具弩抹兵杖詣兵部辭見，觀察使亦如之。辭日，賜雙旌雙節。」李商隱《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》：「賜以竹節之重，遂以霍氏固辭之第早建雙旌。」徐炯注：「雙旌惟節度使領刺史者有之，諸州不與焉。今則通用爲太守之故事矣。」時蘇軾在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任，故謂「雙旌」云。

[三] 九陌：漢長安城有九街八陌（見《三輔黃圖》卷一）。此泛指都市大道。

[四] 「開園時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續集無「時」字。

[五] 從爭發：任其競放。從，任也。

[六] 「浮紅」，施乙作「深紅」。　蚤，通「早」。　蔫：萎。

[七] 天葩：天然美麗之花。韓愈《醉贈張秘書》：「東野動驚俗，天葩吐奇芬。」此指牡丹。

[八] 國色：牡丹艷麗非常，有國色之美譽。劉禹錫《賞牡丹》：「惟有牡丹真國色，花開時節動京城。」　華顛：白頭。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「唐且華顛以悟秦。」此軾自謂。

[九] 詩將：指劉季孫。時劉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，又能詩。

[一〇] 臞儒：清瘦之儒者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列仙之儒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，非帝王之仙意也。」此處臞儒乃軾自謂。

集評

紀昀：「空令」句不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仲天貺、王元直自眉山來，見余錢塘，留半歲。既行，作絶句五首送之〔一〕

其一

仲君豈弟多學〔二〕，王子清修寡言〔三〕。病後空驚鶴瘦，時來或作鵬鶱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春作於杭州。此五詩施注、查注均編於四月詩中，馮應榴謂其小誤，以爲「五詩之作，當在元祐五年春間」。王文誥《蘇詩總案》定於二月。孔凡禮《蘇軾年譜》又據詩中「白醪光泛新春」句，以爲作於正月。今暫依王文誥編次。仲天貺：未詳。王元直：名箴，眉山人。蘇軾妻王潤之之弟。九歲通經。弱冠，軾見其文，甚愛之。元祐間累詔徵之，力辭而免。建中靖國元年卒，年五十一。蘇過《斜川集》卷五有《王元直墓碑》。

〔二〕豈弟：和樂平易。《詩·小雅·青蠅》：「豈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」

〔三〕清修：操行潔美。《後漢書·宋弘傳》附宋漢策：「太中大夫宋漢，清修雪白，正直無

邪。」

［四］鵬鶱：鵬高飛。喻人升遷騰達。李白《贈從孫義興宰銘》：「蹩屈雖百里，鵬鶱望三台。」「鵬鶱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鵬鶱」。

其二

海角煩君遠訪［一］，江源與我同來［二］。剩作數詩相送，莫教萬里空回。

校注

［一］海角：沿海僻遠之地。白居易《潯陽春》之一《春生》：「春生何處閬周遊，海角天涯遍始休。」此言杭州，以其近海也。

［二］江源：長江源頭。古以爲長江始於岷。《文選》郭璞《江賦》：「惟岷山之導江，初發源乎濫觴。」蘇軾家眉山，居岷江之濱，故此句云云。又，軾《遊金山寺》亦云：「我家江水初發源。」

其三

三人一旦同行，二子與秦少章同寓高齋［一］，復同舟北行。留下高齋月明。遥想扁舟京口［二］，尚餘孤枕潮聲。

校注

［一］秦少章：名觀，高郵人。秦觀弟。元祐六年進士。有才名，能詩。　高齋：葉夢得《避暑録話》卷上：「錢塘州宅之東，消暑堂之後，舊據城闉横爲屋五間。下瞰虚白堂，不甚高大，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。故爲州者多居之，謂之高齋。」案，「消暑堂」，據《乾道臨安志》、《咸淳臨安志》諸書，應作「清暑堂」。

［二］京口：今江蘇鎮江市。

其　四

更欲留君久住，念君去國彌年［一］。空使犀顱玉頰［二］，長懷髯舅凄然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去國：離開故鄉。國，謂鄉國。彌年：經年。

［二］犀顱：喻額角隆起之狀。玉頰：謂臉頰潔白。軾《贈上天竺辯才師》：「我有長頭兒，角頰峙犀玉。」（見卷九）長頭兒謂蘇迨。角犀頰玉即與此犀顱玉頰意同。參見該詩句注。此處犀顱玉頰謂軾諸子。

［三］髯舅：謂王元直。

其五

爲余遠致殷勤[一]，瑞草橋邊老人[二]。老人，王慶源也。紅帶雅宜華髮[三]，白醪光泛新春[四]。

校注

[一] 殷勤：親切之情義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，通殷勤。」

[二] 瑞草橋：在青神縣（今屬四川）西。（據曹學佺《蜀中名勝志》卷一二）老人：謂蘇軾叔岳丈王慶源。

[三] 紅帶：宋王得臣《麈史》：「（帶）通以黑韋爲常服者。金、玉、犀，則用紅韋。著令品制有差等。豪貴侈僭雖非經賜，亦多自服。」蘇軾元祐三年應王慶源之求，遺以紅帶。其《與王慶源》尺牘之十二云：「向要紅帶，今寄一條去。却是小兒輩聞翁要此，頗盡力勾當釘造。不知稱尊意否？」詩故及之。華髮：老人花白頭髮。

[四] 白醪：糯米酒。白居易《代書詩六韻寄微之》：「白醪充夜酌，紅粟備晨炊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豈復成詩？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病後醉中［一］

病爲兀兀安身物［二］，酒作逢逢入腦聲［三］。堪笑錢塘十萬户［四］，官家付與老書生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詩集甲、施注本不載，類本列雜賦類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下卷移編於此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案，王文誥删此詩並無根據，今依查注編於此。

［二］兀兀：靜止貌。韓愈《雉帶箭》：「原頭火燒靜兀兀。」

［三］逢逢：鼓聲。《詩·大雅·靈臺》：「鼉鼓逢逢。」「逢逢」，類本、七集、外集作「蓬蓬」。查注謂「蓬蓬」訛。

［四］十萬户：概言一州之民。《新唐書·陳子昂傳》：「一州得才刺史，十萬户賴其福；得不才刺史，十萬户受其困。」

［五］官家：古代對皇帝之稱。《晉書·石季龍載記上》：「官家難稱，吾欲行冒頓之事，卿從我乎？」老書生：蘇軾自謂。

次韻劉景文、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〔一〕

絮飛春減不成年〔二〕老境同乘下瀨船〔三〕。藍尾忽驚新火後〔四〕，白樂天《寒食》詩：三杯藍尾酒，一碟膠牙餳〔五〕。遨頭要及浣花前〔六〕。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遊〔七〕，謂之遨頭〔八〕，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。山西老將詩無敵〔九〕，洛下書生語更妍〔一〇〕。共向北山尋二士〔一一〕，畫橈鼉鼓聒清眠〔一二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二月二十六日（寒食）作於杭州。劉景文：名季孫。見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〔一〕。周次元：名燾。敦頤次子。見卷三一《次周燾韻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絮飛春減：杜甫《曲江》：「一片花飛減却春。」句由此化出。

〔三〕下瀨船：行於淺水急流之小船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元鼎五年，「甲爲下瀨將軍，下蒼梧。」顏師古注引臣瓚曰：「瀨，湍也。吴、越謂之瀨，中國謂之磧。《伍子胥書》有下瀨船。」

［四］藍尾：酒名。唐代宴飲，酒巡至末座，謂之藍尾酒。也作婪尾酒。白居易《七年元日對酒》之三：「三盃藍尾酒，一楪膠芽餳。」新火：古代四季，各用不同木材鑽以取火。易季時所取之火曰新火。參見前卷三《次韻子由岐下詩·杏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五］「白樂天《寒食詩》：三杯藍尾酒，一碟膠芽餳」，王文誥注本原爲注文。底本據集甲、類本定爲自注。施乙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，注文中「碟」作「楪」。

［六］遨頭：見本卷《卧病彌月……》注［九］。

［七］「正月二日」，底本校：類乙、類丙作「正月十日」。

［八］「謂之遨頭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此四字。

［九］山西老將：謂劉景文。《漢書·趙充國傳》：「秦漢以來，山東出相，山西出將。」景文時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，故云。

［一〇］洛下書生：《世説新語·雅量》注引宋明帝《文章志》：「（謝）安能作洛下書生詠，而少有鼻疾，語音濁，後名流多斅其詠。」此指周次元。

［一一］二士：指清順、參寥。《參寥子詩集》卷六有《寒食日，蘇翰林同王中玉提刑過訪，有詩示怡然並余，余次韻云》。怡然即清順。

［一二］畫橈：有畫飾的船槳。鼉鼓：鼓聲逢逢如鼉鳴，故曰鼉鼓。《詩·大雅·靈臺》：「鼉鼓逢逢。」「清眠」，馮應榴注本作「清明」。案，「明」不協韻，誤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「藍尾」，古風也。「遨頭」，俗稱也。引古對今，所謂以法眼觀，無俗不真者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紀昀：後四句平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連日與王忠玉、張全翁游西湖，訪北山清順、道潛二詩僧，登垂雲亭，飲參寥泉，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，忠玉有詩，次韻答之〔一〕

北山非自高，千仞付我足。西湖亦何有，萬象生我目。雲深人在塢，風靜響應谷〔二〕。與君皆無心，信步行看竹。竹間逢詩鳴〔三〕，眼色奪湖淥。百篇成俯仰，二老相追逐〔四〕。故應千頃池，養此一雙鵠〔五〕。山高路已斷，亭小膝屢促〔六〕。夜尋三尺井，渴飲半甌玉〔七〕。明朝鬧絲管，寒食雜歌哭〔八〕。使君坐無聊，狂客來不速〔九〕。載酒有鴟夷，扣門非啄木〔一〇〕。浮蛆灩金盤〔一一〕，翠羽出華屋〔一二〕。須臾便陳迹，覺夢那可續。及君未渡江，過我勤秉燭〔一三〕。一笑換人

爵，百年終鬼録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二月作於杭州。　王忠玉：名瑜。時提點兩浙西路刑獄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絶句三首》其一注〔一〕。　張全翁：名璹，安陸（今屬湖北）人。時爲兩浙轉運判官。「全翁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作「金翁」。「游西湖」，類甲無「游」字。　清順，寶嚴院僧。見卷八《是日宿水陸寺，寄北山清順僧》其一注〔一〕。　垂雲亭即在寶嚴院，清順建。　道潛：即參寥，見卷一七《次韻僧潛見贈》注〔一〕。時參寥在智果禪院。參寥泉即在院内。　名爲蘇軾所命。　唐州：治今河南唐河縣。　陳使君：陳師錫，字伯修，建陽人。熙寧進士。元豐初爲湖州昭慶軍掌書記，甚得蘇軾器重。元祐初，蘇軾薦其德行文章。時在杭，或已除唐州，故稱其使君。徽宗立，拜殿中侍御史，出知潁、廬、滑三州。坐黨籍削官，安置郴州卒。《宋史》有傳。

〔二〕響應谷：聲音回響於山谷。駱賓王《月夜有懷簡諸同病》：「山靈響似應。」

〔三〕逢詩鳴：謂逢人吟詩。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言二詩僧也。」

〔四〕「百篇」二句：百篇成俯仰，謂作詩之速。二老：指清順、道潛。

〔五〕「故應」二句：千頃池：指西湖。　一雙鵠：亦喻清順、道潛。

〔六〕亭：即垂雲亭。「屢促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更促」，底本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改。

［七］「夜尋」二句：三尺井：指參寥泉。半甌玉：半甌泉水。玉，言水之澄碧。白居易《酬吴七見寄》：「似漱寒玉水，如聞商風弦。」

［八］雜歌哭：是日人多上塚，故歌哭相雜也。

［九］「使君」二句：使君：州郡長官之尊稱。此指陳師錫。坐：猶正也、適也。狂客：謂蘇軾諸人。來不速：不招而來。《易·需》：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。」孔穎達疏：「速，召也。不須召喚之客有三人自來。」

［一〇］「載酒」二句：鴟夷：盛酒之器。《初學記》卷二六揚雄《酒賦》：「鴟夷滑稽，腹大如壺。盡日盛酒，人復藉酤。」扣門非啄木：韓愈《送僧澄觀》詩：「丁丁啄門疑啄木。」此反用其意。

［一一］浮蛆：浮於酒面之泡沫或膏狀物。同「浮蟻」。宋陶穀《清異録·酒漿》：「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，不知其果何物。予得吴婢，使釀酒，因促其功，答曰：尚未熟，但浮梁耳。試取一盞至，則浮蛆酒脂也。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。」灩：猶瀲灩。水波動貌。此言酒。

［一二］翠羽：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賦》：「眉如翠羽。」因喻美人之眉。傅玄《燕歌行》：「蛾眉分翠羽，明目發清揚。」

［一三］「及君」二句：未渡江：未渡江北上赴唐州任。秉燭：秉燭夜遊。李白《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》：「浮生若夢，爲歡幾何？古人秉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。」

［一四］「一笑」二句：人爵：爵位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」鬼録：死者之名册。《文選》曹丕《與吴質書》：「觀其姓名，已爲鬼録；追思昔遊，猶在心目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「筆不加點，倚馬萬言」。此語極誤人。縱使真才，何妨稍一鑽研，而剌剌不休，取一時庸衆張目也？每讀坡公詩，恨不得同時以此言進之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紀昀：「詩鳴」，不妥。「換人爵」，不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新茶送簽判程朝奉，以饋其母。有詩相謝，次韻答之［一］

縫衣付與溧陽尉，舍肉懷歸潁谷封［二］。聞道平反供一笑［三］，會須難老待千鍾［四］。火前試焙分新鞊［五］，雪裏頭綱輟賜龍［六］。從此升堂是兄弟［七］，一甌林下記相逢［八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二月作於杭州。簽判：簽書判官廳公事之簡稱。爲州府幕職

官，掌諸案文移事務。　程朝奉：　名遵彦，字之邵，鄱陽人。舉進士。歷仕州縣，有惠政。在蘇軾幕府二年。替還，軾有詩送赴闕（見本卷後《送程之邵簽判赴闕》）。蘇軾再入翰林，薦於朝。仕至祠部郎官。之邵吏事周敏，學問該洽，文辭雅麗，頗受蘇軾稱贊。

〔二〕「縫衣」二句：　「付與」，底本校：　類本作「送與」。馮應榴注謂「送」訛。　溧陽尉：　指孟郊。《新唐書·孟郊傳》：　孟郊字東野，湖州武康人。「年五十得進士第，調溧陽尉。」其《遊子吟》云：「慈母手中綫，遊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」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：「潁考叔爲潁谷封人。聞之，有獻於公（鄭莊公）。公賜之食，食舍肉。公問之，對曰：『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。請以遺之。』」趙次公曰：「兩句皆以母事言之；上句母之於子，下句子之於母。皆其情之至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〔三〕《漢書·雋不疑傳》：「每行縣録囚徒還，其母輒問不疑：『有所平反，活幾何人？』多有所平反，母則喜笑，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；或亡所出，母怒，爲之不食。」句以言程母之賢。

〔四〕會須：　猶該當。　難老：　不易老，意即長壽。《詩·魯頌·泮水》：「既飲旨酒，永錫難老。」《後漢書·華陀傳》：「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，能經鴟顧，引挽腰體，動諸關節，以求難老。」千鍾：　言俸禄豐厚。《莊子·寓言》：「曾子再仕而心再化，曰：『吾及親仕，三釜而心樂；後仕，三千鍾而不洎親，吾心悲。』」句言程母當壽考，之邵

之爵禄將旺。

［五］火前：寒食節禁火前。試焙：製第一批茶葉。宋黄儒《品茶要録》卷一《采造過時》：「茶事起於驚蟄前，其採芽如鷹爪，初造曰試焙。」新鞊：方形茶餅。鞊，古人腰帶之方形扣板。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：「宣和後，團茶不復貴，皆以爲賜，亦不復如向日之精。後取其精者爲鞊茶。」熊蕃《宣和北苑貢茶録》：「既又製之者，細芽及試新鞊、貢新鞊。……其制，方寸新鞊，有小龍宛延其上，號龍圖勝雪。」「鞊」，底本原作「胯」。此據類丙改。

［六］頭綱：每年首批貢茶。熊蕃《宣和北苑貢茶録》：「歲分十餘綱，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興役，浹日乃成，飛騎疾馳，不出中春已至京師，號爲頭綱。」頭綱茶芽或經雪，故謂「雪裏」云。輟賜龍：貢茶皆以龍鳳模造型，有小龍宛延於茶團之上。

［七］升堂：升堂拜母之省稱。古代友誼篤誠者相訪，有入後堂拜候對方母親之禮。《三國志・吴書・周瑜傳》：「（孫）堅子策與瑜同年，獨相友善。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，升堂拜母，有無互共。」

［八］林下：謂退隱之所。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五《竺僧朗》：「朗常蔬食布衣，志耽人外。……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，每共遊處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【「舍肉懷歸潁谷封」】去「人」字不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次韻林子中、王彦祖唱酬〔一〕

早知身寄一漚中〔二〕，晚節尤驚落木風。近聞莘老、公擇皆逝〔三〕，故有此句。昨夢已論三世事〔四〕，歲寒猶喜五人同〔五〕。軾與子中〔六〕、彦祖、子敦〔七〕、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〔八〕，今皆健。雨餘北固山圍座〔九〕，春盡西湖水映空〔一〇〕。差勝四明狂監在，更將老眼犯塵紅〔一一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三月作於杭州。林子中：名希。見前卷一九《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……》注〔一〕。時林知潤州。王彦祖：名汾，巨野人。王禹偁曾孫。中進士甲科。官至工部侍郎。後入元祐黨籍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三五：元祐四年十一月，「知明州左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王汾爲秘書少監。」其與林子中唱酬當在北去過潤州之時。

〔二〕一漚：漚，水泡。佛教以喻生命之虛幻。《楞嚴經·指掌疏》卷六：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。」

［三］「近聞」，底本校：類本無「聞」字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三八：元祐五年二月丁酉，「龍圖閣直學士中散大夫新知成都府李常（公擇）卒。……戊戌，龍圖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靈仙觀孫覺（莘老）卒。」

［四］三世事：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之事。《集異門論》卷三：「三世者，謂過去世、未來世、現在世。」

［五］歲寒：一年之寒冬。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此以喻暮境。《文選》潘岳《金谷集作》：「春榮誰不慕，歲寒良獨希。」李善注：「春榮，喻少；歲寒，喻老也。」

［六］「軾與」，施乙作「余與」。

［七］子敦：顧臨字。見前卷二八《送顧子敦奉使河朔》注［一］。

［八］完夫：胡宗愈字。見前卷二六《次韻胡完夫》注［一］。景德寺：在汴京麗景門東。俗呼東相國寺。宋真宗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。（見《汴京遺蹟志》卷一〇）

［九］北固：山名。在江蘇鎮江市北。山陡入江，三面臨水，其勢險固，故名。《世説新語·言語》：「荀中郎在京口，登北固望海云。」劉孝標注引《南徐州記》：「城西北有別嶺入江，三面臨水高數十丈，號曰北固。」

［一〇］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先生自言也。」

［一一］「差勝」二句：四明狂監：謂賀知章。《新唐書·賀知章傳》：「知章晚節尤誕放，

遨嬉里巷，自號『四明狂客』及『秘書外監』」。此處四明狂監指王彦祖。因王曾知明州，又爲秘書少監，故以賀知章爲喻。塵紅：即紅塵，謂飛揚之塵土。常以狀京城之繁華。《文選》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闐城溢郭，旁流百廛，紅塵四合。」王内召赴京，故云「犯塵紅」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軾帥杭，代林希；及去杭，希復來替。其去杭時，希蓋守潤也。北固在潤，西湖在杭，點綴無一泛設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紀昀：尚老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壽星院寒碧軒〔一〕

清風肅肅搖窗扉〔二〕，窗前修竹一尺圍。紛紛蒼雪落夏簟〔三〕，冉冉緑霧沾人衣〔四〕。日高山蟬抱葉響〔五〕，人靜翠羽穿林飛〔六〕。道人絶粒對寒碧〔七〕，爲問鶴骨何緣肥。

校注

［一］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九《寺觀》：「壽星院在葛嶺。五代後晉天福八年建。有寒碧軒、此君軒、觀臺、杯泉。」《晚香堂蘇帖》有蘇軾之跋，云：「僕在黄州，偶思壽星竹軒，作此詩。今録以遺通悟師。元祐五年五月十二日，東坡居士書。」孔凡禮云：「據跋，詩乃黄州時作。然詩末『道人絶粒對寒碧，爲問鶴骨何緣肥』二句，明明係就通悟師而言。詩有戲通悟意，跋故隱約其詞。詩實爲此時作。」（《蘇軾年譜》卷二九）又，施注本、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、王文誥注均編於此。

［二］肅肅：風聲。蔡琰《悲憤詩》：「處所多霜雪，胡風春夏起。翩翩吹我衣，肅肅入我耳。」

［三］蒼雪：喻蒼翠之竹葉。王惲《夏縣道中》：「遥憶筠溪亭下水，萬竿蒼雪照吟燈。」「落夏簟」，盧文弨校：石刻「落」作「洒」。簟，竹席。

［四］緑霧：李賀《江南弄》：「江中緑霧起涼波，天上疊巘紅嵯峨。」此言竹間青靄。

［五］山蟬：寒蟬。李白《江上秋懷》：「山蟬號枯桑。」杜甫《秦州雜詩》之四：「抱葉寒蟬静。」「山蟬」，何焯校作「寒蟬」。

［六］翠羽：翠緑之鳥羽。《逸周書·王會》：「請令以珠璣、琲瑁、象齒、文犀、翠羽、……爲獻。」此指翠鳥。顧況《芙蓉榭》：「文魚翻亂葉，翠羽上危欄。」

［七］絶粒：猶辟穀。道家以不火食，不進五穀爲修煉方法，稱絶粒。孫綽《游天台山賦》：「非夫遺世翫道，絶粒茹芝者，烏能輕舉而宅之？」

集評

周必大：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，其實關鍵甚密。再來杭州，《壽星院寒碧軒》詩句句切題，而未嘗拘。其云：「清風肅肅摇窗扉，窗前修竹一尺圍。紛紛蒼雪落夏簟，冉冉緑霧沾人衣。」寒碧各在其中。第五句「日高山蟬抱葉響」，頗似無意，而杜詩云「抱葉寒蟬静」，併葉言之，寒亦在中矣。「人静翠羽穿林飛」，固不待言。末句却説破：「道人絶粒對寒碧，爲問鶴骨緣何肥。」其妙如此。（《二老堂詩話》）

王士禛：予每讀之，輒如入篔簹之谷，臨瀟湘之浦，而吟嘯于渭川千畝之濱焉。（《帶經堂詩話》卷五《序論類》三七）

《唐宋詩醇》卷三九：語語兀傲自喜，拔俗千尋。

紀昀：渾成脱灑。前六句有杜意，後二句是本色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十二）

方東樹：奇氣一片。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二〇）

陸次雲：長公律詩，初讀之，似信手而成，無可圈者。再讀之，覺有可圈之句。細讀之，則無一字不可圈。以其一氣貫注，才法俱奇也。（《唐宋詩本》卷六）

張道：《壽星院寒碧軒》詩，羌無故實，却句句寫寒碧。（《蘇亭詩話》卷一）

趙克宜：五、六精細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〔一〕

家雞野鶩同登俎，春蚓秋蛇總入奩〔二〕。君家兩行十二字〔三〕，氣壓鄴侯三萬籤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三月作於杭州。劉景文左藏：即左藏庫副使劉景文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〔一〕。王子敬：名獻之，晉琅琊臨沂人。羲之第七子。少有盛名，高邁不羈。幼時學書，羲之授以《筆陣圖》。其書幾可與父亂真。官至中書令。「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」，集甲、類丙、七集無「左藏」二字，「帖」字後有「絶句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「家雞」二句：家雞野鶩：晉庾翼書法初與王羲之齊名。後羲之盛行，其兒輩學羲之。翼與友人書云：「小兒輩厭家雞，愛野鶩」。（見何法盛《晉中興書》卷七《潁川庾録》）後以喻不同風格之書法。登俎：列於俎豆。俎，古代祭祀之禮器。春蚓秋蛇：喻書法拙劣。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：「子雲（梁蕭子雲）近出，擅名江表，然僅得

成書，無丈夫之氣，行行若縈春蚓，字字若綰秋蛇。」二句言衆人所藏書帖精粗雜陳。

〔三〕兩行十二字：指王子敬帖。「兩行十二」，蘇軾《書韋蘇州詩》自引此句作「子敬十六」（見後附録）。馮應榴謂《百斛明珠》「十二」亦作「十六」。

〔四〕鄴侯：唐李泌封鄴縣侯，家富藏書。韓愈《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》詩：「鄴侯家多書，插架三萬軸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「奩」字强押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附録

蘇軾《書韋蘇州詩》：世傳王子敬帖有「黄柑三百顆」之語。此帖乃在劉景文處。景文死，不知今在誰家矣。韋蘇州有詩云：「書後欲題三百顆，洞庭須待滿林霜。」蓋蘇州亦見此帖也。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：「君家子敬十六字，氣壓鄴侯三萬籤。」

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《一筆畫》〔一〕

宛轉回文錦〔二〕，縈盈連理花〔三〕。何須郭忠恕，匹素畫繅車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三月作於杭州。劉景文：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［一］。宗少文：南朝宋宗炳，字少文。善彈琴，工書畫。隱居不仕，好遊山水。曾築室廬山，與釋慧遠等十人結白蓮社。又嘗西陟巫荆，南登衡嶽。後因病還江陵，將所歷山水繪於室中，曰：「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難遍覩，惟當澄懷觀道，臥以遊之。」年六十九卒。著有《畫山水序》。《一筆畫》：一筆繪成之畫。米芾《畫史》：「宗少文《一筆畫》，唐人摹絹本，在劉景文家，故蘇太簡物。」

［二］回文：詩詞字句回旋往返皆成意可誦者。《晉書·竇滔妻蘇氏傳》：「（滔）被徙流沙，蘇氏思之，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。」此喻畫筆致連綿回環。「回文」，集甲、類丙、七集「文」作「紋」。

［三］縈盈：縈紆之貌。《文選》謝惠連《雪賦》：「初便娟於墀廡，末縈盈於帷席。」李善注：「縈盈，雪迴委之貌。」連理：異根草木枝幹連生。班固《白虎通·封禪》：「德至草木，朱草生，木連理。」句言畫之氣脉連貫。

［四］「何須」二句，繅車：繅絲之具。旋輪以收絲。此指紙鳶綰綫之輪。郭若虛《圖畫見聞誌》卷三：郭忠恕，字恕先，洛陽人。善畫屋木、林石。「岐有富人主官酒酤。其子喜畫，日給醇酎，設几案絹素及好紙數軸，屢以情言。忠恕俄取紙一軸，凡數十番，首圖

一卯角小童持綫車，紙窮處作風鳶，中引一綫，長數丈。富家子不以爲奇，遂謝絶焉。」

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〔一〕

羨君飄蕩一虛舟〔二〕，來作錢塘十日游。水洗禪心都眼淨〔三〕，山供詩筆總眉愁。雪中乘興真聊爾〔四〕，春盡思歸却罷休。何日五湖從范蠡，種魚萬尾橘千頭〔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三月作於杭州。張山人：名天驥，字聖途。居彭城雲龍山，號雲龍山人。蘇軾守徐州時，曾數過其處。參見詩集卷一五《過雲龍山人張天驥》及注。此詩施注本編守杭詩中。阮閱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三八引《紀詩》云：「徐州雲龍山人張天驥，不遠千里，見朱定國於錢塘。愛其中風物，遂欲徙家居焉。春盡思歸，以詩戲之云……（引此詩，略）。」查注據此，以爲朱定國作，遂移編於他集互見卷中。馮應榴認爲此詩在東坡手自編定的前集中，且後卷三十五有《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，次舊韻》詩，所次即此詩之韻，故此詩爲東坡所作無疑。乃復施編之舊。王文誥定爲三月杪作。今案，《詩話總龜》所載，純爲第三人稱口吻，詩必非朱定國作，而是蘇軾作。馮説根據確鑿。

［二］虛舟：舟也。陶淵明《五月旦作和戴主簿》：「虛舟縱逸棹，回復逐無窮。」杜甫《題張氏隱居二首》：「對君疑是泛虛舟。」

［三］禪心：謂寂定之心。江淹《吴中禮石佛》：「禪心暮不雜，寂行如無私。」李欣《題璿公山池》：「清池皓月照禪心。」

［四］雪中乘興：《世説新語·任誕》：「王子猷居山陰。夜大雪，眠覺開室，命酌酒，四望皎然，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隱詩》，忽憶戴安道。時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王曰：『吾本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。』」

聊爾：聊且如此。句言張山人來杭不過乘興而至而已。

［五］「何日」二句：《國語·越語下》：范蠡佐勾踐滅吴後，「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，莫知其所終。」五湖，指太湖。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載，范蠡後來「耕於海畔，苦身戮力，父子治産，居無幾何，致産數十萬。」號陶朱公。段公路《北户録》卷一引陶朱公《養魚經》曰：「治生之法有五，水畜第一。……求懷妊鯉魚長三尺者任二十頭，……内池中，……至來年二月，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。」橘千頭：《三國志·吴書·孫休傳》注引《襄陽記》：漢丹陽太守李衡於武陵汜州上種橘千株。臨終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。」

真覺院有洛花，花時不暇往，四月十八日，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[一]

綠暗初迎夏，紅殘不及春。魏花非老伴[二]，盧橘是鄉人[三]。井落依山盡，巖崖發興新。歲寒君記取，松雪看蒼鱗[四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四月十八日作於杭州。真覺院：在杭州西北龍山北。洛花：洛陽花之簡稱，特指牡丹。歐陽修《洛陽牡丹記·花釋名第二》：「洛花以穀雨爲開候。」韓琦《和袁陟節推龍興寺芍藥》：「廣陵芍藥真奇美，名與洛花相上下。」劉景文：名季孫。時任兩浙西路兵馬都監，在杭州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[一]。

[二] 魏花：牡丹品種之一。歐陽修《洛陽牡丹記·花釋名第二》：「魏家花者，千葉肉紅花，出於魏相仁溥家。」

[三] 盧橘：果名。一名金橘。生時色青，熟則金黃。蜀中常見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六《果部》引《魏王花木志》曰：「蜀土有給客橙，似橘而非，若柚而香。冬季花實相繼，或

如彈丸，或如拳，通歲食之，亦名盧橘。」熟時形狀似枇杷，故蘇軾以枇杷言之。惠洪《冷齋夜話》卷一：東坡詩：「客來茶罷空（空字原缺）無有，盧橘微黃尚帶酸。」張嘉甫問蘇軾：「盧橘何種果類。」答云：「枇杷是矣。」且謂出於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。張嘉甫謂《上林賦》言「盧橘夏熟，黃甘橙榛，枇杷橪柿，亭柰厚樸」，四果并列，則盧橘不應爲枇杷。蘇軾竟笑曰：「意不欲耳。」於此後人辨者甚多。見《藝苑雌黃》卷中《盧橘》條、《韻語陽秋》卷一六。

［四］「歲寒」二句：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據此詩續篇《又和景文韻》之「牡丹松檜一時栽」，則結二句指松檜不凋。紀昀：「宕開作收，不結本題，而恰結本題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附録

林昌彝《海天琴思録》卷三：昔人識東坡用盧橘事，不知唐人已有作枇杷用者。樊珣原注《全唐詩》五函六册狀江南仲夏：「盧橘垂金彈，甘蕉吐白蓮。」

又和景文韻〔一〕

牡丹松檜一時栽〔二〕，付與春風自在開。試問壁間題字客，幾人不爲看花來〔三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四月作於杭州。景文：劉季孫字。見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［一］。時爲兩浙兵馬都監，在杭州。「又和景文韻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「景」前有「劉」字。

［二］檜：檜柏。常緑灌木，幹直立、高丈餘。又名圓柏。

［三］劉禹錫《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，戲贈看花諸君子》：「無人不道看花回。」句由此化出。

集評

紀昀：言人愛繁華而忽高節，用以自寓耳。然意曲而措語却淺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西湖壽星院此君軒［一］

卧聽謖謖碎龍鱗，［二］，俯看蒼蒼立玉身［三］。一舸鴟夷江海去，尚餘君子六千人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作於杭州。壽星院此君軒：在西湖葛嶺。見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九。《世説新語·任誕》：「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，便令人種竹。或問：『暫住，何煩爾？』王嘯詠良久，直指竹曰：『何可一日無此君？』」後因以此君爲竹之代稱。

［二］謖謖：風聲。《初學記》卷三陸機《感時賦》：「寒冽冽而寢興，風謖謖而屢作。」

［三］立玉身：言竹堅貞挺秀之姿。白居易《題東武丘寺六韻》：「龍蟠松矯矯，玉立竹森森。」

［四］「一舸」二句：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：勾踐用范蠡計，「發習流二千人，教士四萬人，君子六千人，諸御千人，伐吴」，竟滅吴。范蠡以勾踐爲人難與處安，「乃裝其輕寶珠玉，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，終不反。……變姓名，自謂鴟夷子皮。」六千君子，喻竹。

此君軒［一］

雲幢煙節十洲人［二］，犀甲檀槍百萬軍［三］。翳薈叢生何足道［四］，此君真是此君君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詩集本、施本不載，類本載竹類，外集編卷四倅杭詩中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查注、馮應榴注編卷三十二《西湖壽星院此君軒》之後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今依查注移於此。　此君軒：在杭州西湖壽星院。見前詩《壽星院寒碧軒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雲幢煙節：言竹之狀。雲幢，舊時儀仗飾有雲形圖案之旗幡。此言竹。　十洲人：言其衆。包何《送泉州李使君之任》：「雲山百越路，市井十洲人。」「十洲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七洲」。外集「洲」作「州」。

［三］犀甲：犀兕皮所爲之甲。屈原《九歌·國殤》：「操吴戈兮被犀甲。」此言竹葉。　檀槍：即沈槍。謂染成濃緑色之槍。杜牧《郡齋獨酌》：「白羽八札弓，脞壓緑檀槍。」此言竹之莖。宋龔頤正《芥隱筆記·緑沈緑檀》：「老杜有『苔卧緑沈槍』，《南史》有『緑沈屏風』，杜牧之有『脞壓緑檀槍』。『檀』與『沈』宜相近。」

［四］翳薈：草木茂盛貌。此謂竹之密集，即前兩句所説之竹。《孫子·行軍》：「山林翳薈，謹覆索之。」《抱朴子外篇·博喻》：「繁林翳薈，則羽族雲萃。」「叢」，七集作「發」。「道」，類本、外集作「數」。七集原校：「道」一作「數」。

［五］前「此君」謂此君軒之竹，後「此君」指翳薈叢生之竹。句末之「君」用如動詞。句言

此君軒之竹堪爲衆竹之宗主。馮景云：「言竹之發生，必有以爲之主者。猶《莊子·齊物論》所云『其有真君存焉』。《莊子·天地》又云：『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。』即此君君同意。」（《蘇詩合注》卷三二引）亦備一説。

集評

紀昀：前二句不免粗材杜牧之誚，結尤不成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觀臺[一]

三界無所住[二]，一臺聊自寧。塵勞付白骨[三]，寂照起黄庭[四]。殘磬風中嫋[五]，孤燈雪後青。須防童子戲，投瓦犯清泠[六]。

校注

[一] 此詩集甲、施乙不載，類本載卷九，外集編卷四倅杭詩中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何焯校以爲山谷詩。觀臺：在壽星院。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九《寺觀》五：「壽星院在葛嶺。五代後晉天福八年建。有寒碧軒、此君軒、觀臺、杯泉。東坡皆有詩。」

［二］三界：佛教把生死流轉之人世間分爲三界，即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《楞嚴經》卷一：「弘範三界，應身無量。」　無所住：無所執著。《金剛經》：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」

［三］塵勞：佛教謂世俗事物之煩惱，亦泛指事務勞累。《無量壽經》卷上：「散諸塵勞，壞諸欲塹。」

［四］寂照：安靜清明。多言心境。《楞嚴經》卷六：「淨極光通達，寂照含虛空。却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。」　黄庭：道家以人之腦中、心中、脾中，或自然界之天中、人中、地中爲黄庭。《上清黄庭内景經·釋題》：「黄者，中央之色也。庭者，四方之中也。……内指事即腦中、心中、脾中，故曰黄庭。」此特指腦中。

［五］風中蝡：謂隨風飄蕩繚繞。蝡，摇動。白居易《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》：「水禽翻白羽，風荷蝡翠莖。」　「風中蝡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丙作「風中溺」。

［六］「須防」二句：清泠：清涼貌。此謂水。《楞嚴經》卷六：「月光童子白佛言：『（於）室中安禪，我有弟子闚牕觀室，惟見清水，遍在室中，了無所見。童稚無知，取一瓦礫投於水内。激水作聲，顧眄而去。我出定後頓覺心痛。……童子捷來我所，説如上事。我則答言：汝更見水，可即開門入此水中，除去瓦礫。童子奉教。……我後出定，身質如初。』」　底本校：「童子戲」，類本、七集作「戲童子」。「投瓦」，類本、外集作「投礫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五、六，九僧一派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遊中峯杯泉〔一〕

石眼杯泉舉世無，要知杯渡是凡夫〔二〕。可憐狡獪維摩老，戲取江湖入缽盂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作於杭州。此詩集甲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杯泉：在葛嶺壽星院。見本卷《壽星院寒碧軒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杯渡：晉、宋時僧人。亦作杯度。釋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一〇：「晉杯渡者，不知其姓名。常乘木杯渡河，因名焉。」

〔三〕「可憐」二句：狡獪：詭變。維摩老：謂釋迦同時人維摩詰。曾向佛弟子舍利弗、彌勒、文殊師利等講說大乘佛教。缽盂：僧人食器。亦作鉢盂。德輝《敕修百丈清規》五：「鉢，梵云鉢多羅，此云應量器。今略云鉢，又呼云鉢盂。」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注引《維摩經》云：「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撓魚鼈等。而彼大海本相如故。」

「江湖」，外集作「江河」。

贈善相程傑〔一〕

心傳異學不謀身〔二〕，自要清時閱搢紳〔三〕。火色上騰雖有數〔四〕，急流勇退豈無人〔五〕。書中苦覓原非訣〔六〕，醉裏微言却近真。我似樂天君記取，華顛賞遍洛陽春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夏作於杭州。善相：觀人形貌以占測其命運之人。程傑：未詳。

〔二〕心傳：師徒間心法相傳授。不謀身：猶不爲身謀。柳宗元《冉溪》：「少時陳力希公侯，許國不復爲身謀。」

〔三〕搢紳：插笏於帶間。紳，大帶。古時仕宦者垂紳搢笏，因稱士大夫爲搢紳。《莊子·天下》：「其在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者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。」

〔四〕《舊唐書·馬周傳》：「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：『吾見馬君論事多矣。……然鳶肩火色，騰上必速，恐不能久耳。』」有數：有命數，猶言命定。

［五］急流勇退：言船於急流中迅速退出，喻官吏在得意時隱退，明哲保身。《邵氏聞見録》卷七：「錢若水爲舉子時，見陳希夷於華山。希夷曰：『明日當再來。』若水如期往，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鑪坐。僧熟視若水，……徐曰：『急流勇退人也。』……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，年才四十致政。」

［六］「原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作「元」。訣：秘訣、訣竅。紀昀：「五六兩句是到骨宋詩，然是真語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［七］「我似」二句：華顛：白頭。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「唐且華顛以悟秦，甘羅童子而報趙。」白居易優游洛陽二十餘年，其《醉吟先生傳》云：「洛城内外六、七十里間，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。」

參寥惠楊梅［一］

新居未換一根椽［二］，祇有楊梅不直錢［三］。莫共金家鬬甘苦［四］，參寥不是老婆禪［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八守杭

詩中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下卷移編於此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列卷四七補編詩。今仍查注之舊。參寥：釋道潛別號。見前卷一七《次韻僧潛見贈》注［一］。「參寥惠楊梅」，外集「梅」後有「戲贈」二字。

［二］椽：房檩上架屋瓦之木條。《左傳·桓公十四年》：宋人「以（鄭）大宮之椽歸，爲盧門之椽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椽，榱也。圓曰椽，方曰桷。」

［三］楊梅：常緑乔木。實形如楮實子，色紅，五月熟。直錢：即值錢。猶言值價。

［四］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三〇《山川》九：「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峯石塢内。有一老嫗，姓金，其家楊梅盛。俗呼楊梅塢，所謂金婆楊梅是也。」參寥居上智果院，其地多楊梅。卷三一《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……軾得心字》有「散火楊梅林」之句。故此言勿與金家鬬楊梅。

［五］老婆禪：説禪以直截爲貴，稱反覆多言者爲老婆禪。《景德傳燈録》卷一〇《鎮州普化和尚》：「一日入臨濟院，……師乃振鐸唱曰：『河陽新婦子，木塔老婆禪。臨濟小厮兒，祇具一隻眼。』」

集評

紀昀：此真惡札。摭一時打諢之作編之集中，東坡之受累多矣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〔一〕

奇逸多聞老敬通，何人慷慨解憐翁〔二〕。十年簿領催衰白〔三〕，一笑江山發醉紅〔四〕。聞道賦詩臨北固〔五〕，未應舉扇向西風〔六〕。叩頭莫喚無家客，歸掃岷峨一畝宮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林子中：名希。見詩集卷一九《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……》注〔一〕。時林知潤州。蒜山亭：在鎮江蒜山上。《丹徒縣志》卷七《宮室》：「明二翁亭即蒜山亭。《嘉定鎮江志》：《無爲集》云：浮玉僧建亭蒜山之頂，丹陽新舊太守林子中希、楊次公傑首登之，因名二翁。」

〔二〕「奇逸」二句：奇逸：奇特超俗。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：「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。」老敬通：後漢馮衍字敬通。幼有奇才，少事名賢，持節奉使，屢建功勳。因數遭讒毀，遂坎壈於時。（見《後漢書·馮衍傳》）此以馮衍比林希。慷慨：感歎也。《文選》陸機《門有車馬客》：「慷慨惟平生，俛仰獨悲傷。」李善注引《説文》：「慷慨，壯士不得於心。」二句言林希老而位卑，無人憐恤。

［三］簿領：官府文簿。《文選》劉楨《雜詩》：「沈迷簿領書，回回自昏亂。」李善注：「簿領，謂文簿而記録之。」　衰白：人老體衰，鬢髮疏落花白。嵇康《養身論》：「積微成損，積損成衰，從衰得白。」杜甫《收京》：「生意甘衰白。」

［四］醉紅：酒後面顏泛紅。白居易《宴坐閑吟》：「霜浸殘鬢無多黑，酒伴衰顏祇暫紅。」

［五］北固：山名。在潤州（今江蘇鎮江市）北。《世説新語·言語》：「荀中郎在京口，登北固望海云。」劉孝標注引《南徐州記》：「城西北有別嶺入江，三面臨水，高數十丈，號曰北固。」

［六］《晉書·王導傳》：庾亮（字元規）「據上流，擁强兵，趣向者多歸之。導内不能平，常遇西風塵起，舉扇自蔽，徐曰：『元規塵污人。』」紀昀曰：「六句仍有不平之氣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［七］「叩頭」二句：叩頭：以頭叩地。舊時以示極敬重之禮。　無家客：蘇軾自謂。軾《蒜山松林中可卜居……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》即有「蒜山幸有閑田地，招此無家一房客」句。　岷峨：峨眉山在岷山北支之南，因稱峨眉爲岷峨。　蘇軾家眉山，居峨眉附近。故云。　一畝宫：一畝之宅居。《禮記·儒行》：「儒有一畝之宫，環堵之室。」白居易《咏懷》：「如何辦得歸山計，兩頃村田一畝宫。」費袞《梁谿漫志》卷五云：「林子中在京口，作詩寄東坡云：『欲喚無家一房客，五云樓殿鑌鼈宫。』」故詩以「叩頭」二句答之。

再和并答楊次公〔一〕

毘盧海上妙高峯〔二〕，二老遥知説此翁〔三〕。聊復艤舟尋紫翠〔四〕，不妨持節散陳紅〔五〕。高懷却有雲門興〔六〕，好句真傳雪竇風〔七〕。唱我三人無譜曲，馮夷亦合舞幽宫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楊次公：名傑。見前卷二六《送楊傑》注〔一〕。時傑爲兩浙提點刑獄。

〔二〕毘盧海：佛經中海名。《華嚴經》卷二三：「有世界海，名毘盧遮那海。」妙高峯：佛經中山名。《華嚴經》卷六二：「於此南方，有一國土，名爲勝樂。其國有山，名曰妙高峯。」鎮江金山之頂峯曰妙高峯，下臨大江。故句云。

〔三〕二老：馮應榴注：「指林子中及元長老。」（《蘇詩合注》卷三二）此翁：謂楊次公。

〔四〕艤舟：船泊岸邊。顔延年《祭屈原》：「弭節羅潭，艤舟泊渚。」紫翠：言山色之美。唐彦謙《高平九日》：「雲淨南山紫翠浮。」

〔五〕持節：古使臣出使，必持節以作憑證。節，符節。楊次公時提點兩浙刑獄，故云。陳

紅：謂倉儲之陳糧。《史記・平準書》：「太倉之粟，陳陳相因，充溢露積於外。」《漢書・賈捐之傳》：「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。」

〔六〕雲門興：謂參禪學佛之興。　雲門，謂禪宗南宗五家之雲門宗。源出六祖慧能弟子行思。雲門宗勃興於五代，極盛於北宋。

〔七〕雪竇風：言雪竇禪師吟詠之風采。明州雪竇禪師名重顯，字隱之，姑蘇嘉興人，姓張氏。嗣雪峯。南漢乾和七年己酉歲示寂。後宋太祖乾德四年賜謚大慈雲匡直弘明禪師。雪竇工詩，有「頌古百則」。施注云：「次公有《雪竇語録序》。」

〔八〕馮夷：河神名。《莊子・大宗師》：「馮夷得之，以游大川。」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：「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。」　幽宮：深邃之宮室。

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〔一〕

其一

誰識天閑老驥〔二〕，不爭日暮長途〔三〕。送盡青雲九子〔四〕，歸去扁舟五湖〔五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劉景文：名季孫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［一］。錢蒙仲：錢穆父之子。穆父時知越州。蒙仲在杭，從蘇軾學。時蒙仲赴舉，景文以詩送之。

［二］天閑：天子馬廐。閑，馬廐。《周禮·夏官·校人》：「天子十有二閑，馬六種。」鄭玄注：「每廐爲一閑。」老驥：老馬。此喻錢穆父。

［三］杜甫《江漢》：「古來存老馬，不必取長途。」句用此。

［四］青雲：喻高官顯爵。《史記·范睢蔡澤列傳》：須賈曰：「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。」九子：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一〇：「錢穆父風姿甚美，有九子。都下九子母祠，作一巾紵美丈夫，坐於西偏。俗以爲九子母之夫。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。東坡贈詩云：『九子羨君門户壯。』蓋戲言也。」

［五］五湖：其説不一。通常以太湖及附近長蕩湖、射湖、貴湖、滆湖爲五湖。《國語·越語下》：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吴，度勾踐不可共安樂，「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。」

其二

寄語竹林社友［一］，同書桂籍天倫［二］。王郎獨爲鬼録［三］，世間無此玉人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竹林社友：《世説新語・任誕》：「陳留阮籍、譙國嵇康、河内山濤，三人年皆相比，康年少亞之。預此契者：沛國劉伶、陳留阮咸、河内向秀、琅邪王戎。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，肆意酣暢，故世謂『竹林七賢』。」此次應試，蘇軾門下有若干人參加，乃以「竹林社友」爲喻。

［二］桂籍：科舉考試登第者之名籍。徐鉉《廬陵别朱觀先輩》：「桂籍知名有幾人，翻飛相續上青雲。」天倫：兄先弟後，天然倫次。故稱兄弟爲天倫。《穀梁傳・隱公元年》：「兄弟，天倫也。」此句望門人同時登第。

［三］王郎：謂子由壻王子立。昔子立與其弟邁皆從蘇軾於吴興。文有師法，學道日進，東南之士稱之。元祐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没於奉高傳舍。軾有《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》（見卷三一）。鬼録：登記死者之名册。曹丕《與吴質書》：「觀其姓名，已爲鬼録；追思昔遊，猶在心目。」

［四］玉人：言人容貌美好如玉。《世説新語・容止》：「（裴）楷儼頭亂服皆好，時人以爲玉人。」《晉書・衛玠傳》：「總角乘羊車入市，見者皆以爲玉人。」

其　三

五字古原春草［一］，千金漢殿長門［二］。經緯尚餘三策［三］，典刑留與諸孫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張固《幽閑鼓吹》：「白尚書應舉，以詩謁顧著作（況）。顧睹姓名，熟視白公，曰：『米價方貴，居亦弗易。』乃披卷。首篇曰：『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』即嗟賞曰：『道得個語，居即易矣！』因爲之延譽，名聲大振。」

［二］司馬相如《長門賦序》云：「孝武陳皇后時得幸，頗妒。別在長門宮，愁悶悲思。聞蜀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，奉金百斤，爲相如、文君取酒，因于解悲愁之辭。而相如爲文以寤主上，后復得幸。」以上二句褒揚錢蒙仲之才華。

［三］經緯：規劃治理。《左傳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：「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，以經緯其民。」王十朋集注引堯卿曰：「錢氏先世易與醇老，皆應制舉，答策甚工。」（類本卷二二）

［四］典刑：舊法、常規。《詩·大雅·蕩》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鄭玄箋：「猶有常事故法，可案用也。」後引申爲模範、典範。以上二句言蒙仲有先世遺風。

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［一］

南漪杜鵑天下無，披香殿上紅氍毹［二］。鶴林兵火真一夢，不歸閬苑歸西湖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菩提寺南漪堂：《咸淳臨安志》七九《寺觀》五：「普提院，太平興國二年錢惟演建，名惠嚴。七年改賜今額。……淳祐六年重建千佛閣。舊有二堂，曰南漪、迎薰。」「菩提寺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菩薩」。杜鵑花：又名映山紅。春末開紅花。

［二］披香殿：漢後宮殿名。班固《西都賦》「披香、發越」即指此。故址在今西安市北長安故城。紅氍毹：猶言紅地毯。氍毹，爲毛或毛麻混織之毛布、地毯之類，其細者爲氍毹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烏丸鮮卑東夷傳》注引《魏略·西戎傳》：「（大秦國）有織成細布，言用水羊毳，……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，織成氍毹、毾㲪、罽帳之屬皆好，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。」白居易《紅線毯》：「揀絲練線紅藍染，染爲紅線紅於藍，織作披香殿上毯。」

［三］「鶴林」二句：《續仙傳》卷下：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，每春末花爛熳，爲游賞之最。時將重九，周寶謂殷七七曰：「能令此花開否？」七七乃宿其下，次日花發。此花平日開時，常見三紅裳女子護之。及是，忽女子來語七七曰：「花在人間已百年，非久即歸閬苑，今與道者開之。」數日，花俄不見，亦無花落之迹。其後兵火焚寺，樹失根株，信歸閬苑矣。

集評

紀昀：作古詩起四句即好，作絶句似老而局縮少致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寒具[一]乃捻頭，出劉禹錫《嘉話》[二]。

纖手搓來玉數尋[三]，碧油輕蘸嫩黄深[四]。夜來春睡濃於酒[五]，壓褊佳人纏臂金[六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作於杭州。此詩集甲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八守杭詩中，查注從外集補編於此。寒具：冷食名。即饊子。用糯米粉和麵油煎制成。古代寒食節禁火，以代餐。漢人名爲寒具。其異名有粔籹、環餅、捻頭等。（參閱《本草綱目》卷二五）

[二] 劉禹錫《嘉話》：指韋絢追述劉禹錫語所成之《劉賓客嘉話録》。「嘉話」，七集作「佳話」。

［三］「數尋」，外集作「色勻」。

［四］輕蘸：謂油煎適度。蘸：浸入。《楚辭·大招》：「湯谷寀只。」王逸注：「寀（同寂），水蘸之貌。」洪興祖補注：「蘸，没也。」「輕蘸」，外集作「煮出」。「嫩黄」，七集作「嫩黄」。

［五］「濃於酒」，外集作「無輕重」。

［六］纏臂金：鐲子、手釧。《新五代史·慕容彦超傳》：「（閻）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彦超，欲贖出弘魯。」此以喻寒具。

集評

譚元春：風流極矣，却傷雅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一二）

趙克宜：思臻不惡，然已開後來俗調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附録卷下）

題楊次公春蘭［一］

春蘭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獻［二］。時聞風露香，蓬艾深不見［三］。丹青寫真色，欲補《離騷傳》［四］。對之如靈均［五］，冠佩不敢燕［六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楊次公：名傑。時提點兩浙刑獄。見前卷二六《送楊傑》注［一］。春蘭：多年生草本植物。俗名草蘭。一莖一花，花清香。屈原《九歌·禮魂》：「春蘭兮秋菊，長無絶兮終古。」

［二］羞自獻：言其自尊自重也。

［三］「時聞」二句：謂蘭雖掩於蓬艾，而其香遠播。蓬，蓬蒿。艾，艾蒿。趙克宜云：「次聯入微。」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［四］《離騷傳》：謂解釋屈原《離騷》之著作。《漢書·淮南王傳》：淮南王安爲人好書，武帝「使爲《離騷傳》，旦受詔，日食時上。」趙次公曰：「《楚辭》獨《離騷》謂之經，自《九歌》而下皆謂之傳。而漢武帝使爲《離騷傳》。先生詩意言《離騷》中既言蘭矣，今以丹青寫之，乃所以傳《離騷》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

［五］靈均：屈原字。《離騷》：「名予曰正則兮，字予曰靈均。」

［六］《漢書·汲黯傳》：「大將軍青侍中，上踞廁視之。丞相弘宴見，上或時不冠。至如見黯，不冠不見也。」不敢燕：不敢褻慢。《禮記·學記》：「燕朋逆其師。」注：「燕猶褻也。」

集評

汪師韓：態濃意遠，餘味曲包，故得騷經之流韻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紀昀：常意，而寫來深遠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題楊次公蕙[一]

蕙本蘭之族，依然臭味同[二]。曾爲水仙佩[三]，相識《楚辭》中[四]。幻色雖非實，真香亦竟空。云何起微馥[五]，鼻觀已先通[六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楊次公：名傑。時提點兩浙刑獄。見卷二六《送楊傑》注[一]。

[二] 蕙：香草名。俗名佩蘭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爲茅。」「題楊次公蕙」，施乙、查注無「楊」字。

[三] 臭味：香味。臭，香氣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」孔穎達疏：「臭，氣香馥如蘭也。」

[三] 水仙：謂屈原。王嘉《拾遺記》卷一〇：「屈原以忠見斥，……被王逼逐，乃赴清泠之水。楚人思慕，謂之水仙。」

[四]《離騷》：「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維紉夫蕙茝。」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」故句云。

[五] 微馥：猶言幽香。馥，香。陸機《擬西北有高樓》：「芳氣隨風結，哀響馥若蘭。」

[六] 鼻觀：鼻聞。黃庭堅《題海首座壁》：「香寒明鼻觀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此却平淺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[一]

仙山靈草濕行雲[二]，洗遍香肌粉未勻。明月來投玉川子[三]，清風吹破武林春[四]。要知冰雪心腸好[五]，不是膏油首面新[六]。戲作小詩君一笑[七]，從來佳茗似佳人[八]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作於杭州。　曹輔：字子方。見前卷三〇《送曹輔赴閩漕》注［一］。時曹爲福建轉運判官。　壑源：在今福建建甌市。宋北苑茶即産於此。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二五：「建茶勝處曰郝源（即壑源）、曾坑，其間又岔根、山頂二品尤勝。李氏時號爲北苑，置使領之。」胡仔云：「北苑，官焙也。」「壑源，私焙也，土人亦入貢茶爲次。二焙相去三四里間。」（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》卷四六）　新芽：新茶。熊蕃《北苑貢茶録》：「凡茶芽數品，最上曰小芽，如雀舌鷹爪，以其勁直纖鋭，故號芽茶。」「新芽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新茶」，底本據舊注各本改。

［二］仙山：指壑源。　靈草：仙草。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於是靈草冬榮，神木叢生。」此指茶。「靈草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靈雨」。施注云：「集本云『仙山靈雨濕行雲』，『戲作小詩君一笑』。吴興向氏有畢良史舊藏墨迹，『靈雨』作『靈草』，『一笑』作『勿笑』。今從墨迹。」

［三］明月：喻團茶。　玉川子：唐盧仝號。其《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》云：「手閲月團三百片。」

［四］清風：盧仝《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》：「七椀喫不得，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蓬萊山，在何處，玉川子，乘此清風欲歸去。」　武林：山名。即今杭州市西靈隱山。「武

林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武陵」。

［五］冰雪：喻晶瑩潔白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綽約若處子。」此喻茶。蔡襄《茶録·色》：「茶色貴白。」「冰雪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甲、類乙、七集作「玉雪」。　心腸好：言内在質地好。

［六］膏油首面：言造茶者以膏油塗其表。黄儒《品茶要録·辯壑源沙溪》：「沙溪之園民亦勇於爲利，或雜以松黄，飾其首面。凡肉理怯薄，體輕而色黄，試時雖鮮白不能久。」

［七］「一笑」，施乙作「勿笑」。

［八］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一八：「此謂壑源新芽白如玉雪，不似餅茶、團茶外若膏油之沃也。故云佳茗似佳人。」　查慎行：「結句從膏油首面四字來。」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集評

汪師韓：艷體作茶詩，似不相稱者。結句特爲點出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紀昀：五、六凡近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附録

安磐《頤山詩話》：予與韓子爵遊淩雲，時二月中旬也。寺僧煮茗，色香殊絶。予笑謂子爵曰：「古來詠佳人者，多以海棠、荳蔻、牡丹爲言，俱未若淩雲茗之爲近也。安得數語發其

義哉？」後讀東坡《寄鄞源新芽》詩，有曰：「仙山靈雨濕行雲……。」乃知古人先有此意矣。

次韻袁公濟謝芎椒〔一〕

燥吻時時著酒濡〔二〕，要令卧疾致文殊〔三〕。河魚潰腹空號楚〔四〕，汗水流骸始信吴〔五〕。《吴真君服椒法》云：半年脚心汗如水〔六〕。自笑方求三歲艾〔七〕，不如長作獨眠夫〔八〕。羨君清瘦真仙骨，更助飄飄鶴背軀〔九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袁公濟：名轂，字容直，一字公濟，鄞縣（今浙江寧波市）人。博貫群書，擅名詞藻。登嘉祐六年進士。時通判杭州。後知邵武軍，條鹽法利害，奏減其課。移知楚州，終朝奉大夫。芎：即芎藭。香草名。生於川者爲川芎。根莖入藥，治頭腦之疾，兼禦濕氣。（參閲《本草綱目》卷七）椒：花椒之類。《詩·唐風·椒聊》：「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。」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上：「椒樹似茱萸，有鍼刺，莖葉堅而滑澤。蜀人作茶，吴人作茗，皆合煮其葉以爲香。」「謝芎椒」，集甲、類丙「椒」後有「詩」字。

［二］燥吻：乾唇。陸機《文賦》：「始躑躅於燥吻，終流離於濡翰。」

［三］《維摩詰經·問疾品》：文殊奉佛旨，詣維摩詰問疾。諸菩薩大弟子咸作是念：「今二大士文殊師利、維摩詰共談，必說妙法。」

［四］河魚潰腹：猶河魚腹疾。此指腹瀉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「楚子伐蕭，……還無社（蕭大夫），與司馬卯言，號申叔展（卯與叔展皆楚大夫）。叔展曰：『有麥麴乎？』曰：『無。』『有山鞠藭乎？』曰：『無。』『河魚腹疾，奈何？』」麥麴、鞠藭用以禦濕治腹疾。

［五］汗水流骸：謂足底出汗。骸，脛骨近足之細處。此指足。王袞《博濟方》卷五：「又歌曰：其椒應五行，其仁通六義。欲知先有功，夜間且不起。服之半年內，脚心汗如水。」

［六］「吴真君服椒法」云云，施乙此注文無「東坡曰」字樣，「法」作「訣」。

［七］三歲艾：艾，草名。莖葉有香氣，可入藥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「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。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。」

［八］葛洪《神仙傳》卷一：「彭祖教采女云：故有上士別牀，中士異被。服藥千裏，不如獨卧。」句用此。

［九］趙次公曰：「言鶴背之身軀也。」（《蘇詩佚注》卷上）道家謂成仙者騎鶴飛昇。故句云。

集評

紀昀：三、四是何等語！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〔一〕龍井水洗病眼有效。

漏盡雞號厭夜行〔二〕，年來小器溢瓶罌〔三〕。棄官縱未歸東海〔四〕，罷郡猶堪作水衡〔五〕。幻色將空眼先暗〔六〕，勝遊無礙脚殊輕。空煩遠致龍淵水，寧復臨池似伯英〔七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五月作於杭州。楊次公：名傑。見前卷二六《送楊傑》注〔一〕。時傑提點兩浙刑獄。徑山：山名。在浙江餘杭縣西北，爲天目山東北峯。因有路徑通天目山，故名。山有東西二徑，盤旋迂迴而上，各高十里。龍井：蔡襄《端明集》卷二八《遊徑山記》：「一峯南絶，卓爲巨擘，屋蓋高下，在掌中矣。其間小井或云龍湫也。龍亡湫在，歲率嘗一來。雷雨鳴噎，而鄉人祠焉。」「次韻楊次公」，集

甲、類本「楊」字前有「和」字。

〔二〕漏盡：漏刻已盡。蔡邕《獨斷》：「夜漏盡，鼓鳴則起；晝漏盡，鐘鳴則息。」句言有眼疾。

〔三〕小器溢瓶罍：小器，度量狹隘。《論語・八佾》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常以言人之才具有限。此乃蘇軾謙辭，言才能不勝其任。

〔四〕歸東海：謂歸鄉里。東海，郡名。治所在今山東郯城縣。《漢書・疏廣傳》：疏廣字仲翁，東海蘭陵人也。廣謂受（廣兄子）曰：「今仕宦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懼有後悔。豈如父子相隨出關，歸老故鄉，以壽命終，不亦善乎？」上疏乞骸骨，上以其年篤老，皆許之，加賜黃金二十斤，歸鄉里。

〔五〕作水衡，任水衡都尉。《漢書・龔遂傳》：爲渤海太守，民安土樂業，徵還。「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，拜爲水衡都尉。」

〔六〕幻色：虛幻之色彩。佛教謂耳目所接皆虛幻，色亦如此。《楞伽經》：「彩色本無文，非筆亦非素。……種種皆如幻，雖現無真實。」

〔七〕《晉書・衛恒傳》：「弘農張伯英者，因而轉精甚巧。凡家之衣帛，必書而後練之。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。」

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[一]

與子甥舅氏[二]，摧頹各蒼顏[三]。並爲東諸侯[四]，長此佳江山。寒松無時花，安得插髻鬟[五]。惟將老不死，一笑榮枯間[六]。我甚似樂天，但無素與蠻[七]。挂冠及未耄[八]，當獲一紀閑[九]。子亦拙進取，才高命堅頑[一〇]。譬如萬斛舟，行此九折灣。仲氏新得道，一漚目塵寰[一一]。君之兄德孺，自云近於佛法有得[一二]。歲晚家鄉路，莫遺生榛菅[一三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六月作於杭州。次京師韻：即次《送程七表弟知泗州》（見前卷三〇）韻。程懿叔：名之邵。見該詩注[一]。夔州：治所在今重慶奉節縣。運判：轉運判官之省稱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六八：元祐六年十二月，「夔州路轉運判官程之邵爲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路茶事。」

[二] 蘇軾母出程氏，之邵乃蘇軾母之內侄。故句云。

[三] 摧頹：衰敗、衰老。應場《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》：「遠行蒙霜雪，毛羽日摧頹。」

蒼顏：衰老之容也。歐陽修《醉翁亭記》：「蒼顏白髮者，太守醉也。」

［四］東諸侯：《左傳·成公十六年》：「郤犨將新軍，且爲公族大夫，以主東諸侯。」蘇軾、程之郤家西蜀，皆官於蜀之東。故句云。

［五］髻鬟：髮髻。董思恭《王昭君》：「髻鬟風拂散，眉黛雪沾殘。」紀昀：「常意而寫來超脱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［六］榮枯：謂盛衰、隆替。李白《樹中草》：「如何同枝葉，各自有枯榮。」

［七］素與蠻：謂白居易侍女樊素、小蠻。孟棨《本事詩·事感》：「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，妓人小蠻善舞。嘗爲詩曰：『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。』」

［八］挂冠：《後漢書·逢萌傳》：「時王莽殺其子宇。萌謂友人曰：『三綱絶矣！不去禍將及人。』即解冠挂東都城門，歸將家屬浮於海，客於遼東。」後因稱解官爲挂冠。耄：年高。《左傳·隱公四年》：「老夫耄矣，無能爲也。」

［九］一紀：歲星（木星）繞太陽一周約需十二年，所以古代稱十二年爲一紀。《國語·晉語》四：「文公在狄十二年。狐偃曰：『……蓄力一紀，可以遠矣。』」

［一〇］堅頑：頑鈍不通。白居易《微之重誇州居，其落句有西州羅剎之謔，因嘲兹石聊以寄懷》：「誰知太守心相似，抵滯堅頑兩有餘。」

［一一］「仲氏」二句：仲氏：謂之邵之兄程德孺。一漚：漚，水泡。佛教以水泡比喻生命之空幻。《楞嚴經·指掌疏》六：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。」塵寰：人世間。

李羣玉《送隱者歸羅浮》：「自此塵寰音信斷，山川風月永相思。」句言目人世間如水泡般虛幻。蘇軾《跋送表弟懿叔赴夔州運判詩後》：「時德孺在嶺外，適有使至杭，當録本示之。德孺書中自言學佛有所悟入，寄偈頌十數篇來，故有『新得道』之語。」

紀昀：「帶一人作波好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〔一二〕「君之兄德孺自云近於佛法有得」，施乙無此條自注。類丙「云」作「言」。底本校：類甲「得」作「德」，疑誤。

〔一三〕榛菅：叢生草也。韓愈《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》：「稱多量少鑒裁密，豈念幽桂遺榛菅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押韻自然，通體老潔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附録

《王直方詩話》：東坡平生最慕樂天之爲人，故有詩云「我甚似樂天，但無素與蠻」；又云「我似樂天君記取，華顛賞遍洛陽春」；又云「他時要指集賢人，知是香山老居士」；又云「定似香山老居士，世緣終淺道根深」；又云「淵明形神似我，樂天心相似我」。東坡在杭又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，其詩云「在郡依前六百日」者是也。（《宋詩話輯佚》卷上）

次韻劉景文登介亭[一]

澤國梅雨餘，衰年困蒸潯[二]。高堂磨新磚[三]，頗覺利腰足。松根百尺井，兩綆飛淨淥[四]。流觴聚兒童[五]，一笑爲捧腹[六]。清風信可御[七]，剛氣在巖麓。始知共此世，物外無三伏[八]。長歌入雲去，不待絃管逐[九]。西湖真西子，煙樹點眉目。濤江少醞藉[一〇]，高浪翻雪屋[一一]。俯仰拊四海[一二]，百世飛鳥速。遠追錢氏餘[一三]，近弔祖侯躅[一四]。吾生如寄耳[一五]，寸晷輕尺玉[一六]。誰似劉將軍[一七]，逸韻謝邊幅[一八]。千言一揮手[一九]，五車不再讀[二〇]。春巖彩雞舞，月峽哀猿哭[二一]。朝先啼鳩起，暮與寒蛩續[二二]。我老廢吟哦，賴君時擊觸[二三]。從今事遠覽[二四]，發軔此幽谷[二五]。清游得三昧[二六]，至樂謝五欲[二七]。莫作狂道士，氣壓劉師服[二八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六月作於杭州。劉景文：名季孫。時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[一]。介亭：在杭州鳳凰山。

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二二《山川一》：「鳳凰山在城中錢塘舊治西十里。下瞰大江，直望海門。……熙寧中郡守祖無擇對排衙石作介亭，天風泠然，有縹緲憑虛之意。」

〔二〕蒸潯：悶熱而潮濕。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六：「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，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潯，與吳中梅雨時相類乎！」

〔三〕高堂：高大之殿堂。屈原《招魂》：「高堂邃宇，檻層軒些。」此言杭州府署之堂。磨新磚：《景德傳燈録·慧能大師》：「開元中，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，常日坐禪。師知是法器，往問曰：『大德坐禪圖什麽？』一曰：『圖作佛。』師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。一曰：『師作什麽？』師曰：『磨作鏡。』一曰：『磨磚豈得成鏡邪？』師曰：『坐禪豈得作佛也。』」句用此，謂靜坐高堂。「新磚」，集甲、類本作「新塼」。案「磚」、「塼」通。

〔四〕綆：汲水器上之繩。　淨淥：澄清之水。白居易《昆明春》：「千介萬鱗同日活，今來淨淥水照天。」

〔五〕流觴：即流觴曲水。古代風俗，三月上巳日於水邊聚會歡飲，以祓除不祥。後來仿行，於環曲之水渠旁宴集，置杯水上，杯行停其前，當即取飲，因稱流觴曲水。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：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，引以爲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」

〔六〕捧腹：兩手抱腹。言大笑之態。《史記·日者列傳》：「司馬季主捧腹大笑。」

〔七〕御：駕御。此猶乘也。《莊子·逍遥游》：「列子御風而行。」「可御」，集甲、類本作

「可馭」。

［八］物外：世外。謂超越世事之外。《晉書・單道開傳》：「入羅浮山，獨處茅茨，蕭然物外。」無三伏：謂涼爽。

［九］「絃管」，底本校：類乙、類丙作「管絃」。

［一〇］「濤江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作「濤沙」。案，當作「江」。醞藉：含蓄不露鋒芒。《漢書・薛廣德傳》：「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。」

［一一］「雪屋」，施乙作「飛屋」。

［一二］拊：通撫。《莊子・在宥》：「俛仰之間，而再拊四海之外。」

［一三］錢氏餘：謂錢武肅王之遺迹。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二二《山川》一：「其右山巔石筍林立，最爲怪奇。舊傳錢武肅王鑿山，見怪石排列兩行，如從衛拱立趋向，因名排衙石，及刻詩石上。」

［一四］祖侯蹠：謂祖無擇之遺迹。侯：猶言君。祖無擇（一〇一〇—一〇八五），字擇之，蔡州上蔡（今屬河南）人。寶元元年進士。通判齊州，知南康軍、海州。升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。治平四年至熙寧二年知杭州。在杭作介亭，故句云。

［一五］句言生命短促，如寄居世間。《古詩十九首》：「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」曹丕《善哉行》：「人生如寄。」

［一六］寸晷：寸陰。晷，日影，借指時間。《淮南子・原道》：「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重

寸之陰；時難得而易失也。」《初學記》卷一引潘尼詩：「尺璧信易得，寸晷難可踰。」「尺玉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寸玉」。案，當作「尺」。

〔一七〕劉將軍：謂劉景文。

〔一八〕逸韻：安閑自在之情韻。　謝邊幅：不飾儀容。邊幅，儀表、衣著。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：見公孫述曰：「天下雄雌未定，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，與圖成敗，反修飾邊幅，如偶人形，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？」

〔一九〕言其作文之速，千言之文，揮手而就。「千言」，底本校：類甲、類乙作「千年」。似誤。

〔二〇〕五車：言書之多。《莊子·天下》：「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」　不再讀：謂過目成誦，一覽不忘。韓愈《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》：「爲人强記覽，過眼不再讀。」

〔二一〕「春巖」二句：彩雞舞：劉敬叔《異苑》卷三：「山雞愛其毛羽，映水則舞。」　哀猿哭：《宜都山川記》：「峽中猿鳴至清。行者歌之曰：『巴東三峽猿鳴悲，猿鳴三聲淚沾衣。』」馮應榴云：「二句狀其詩之華麗淒清也。」

〔二二〕「朝先」二句：鵖：即鶗鴂。《文選》張衡《思玄賦》：「鶗鴂鳴而不芳。」李善注：「《臨海異物志》曰：『鶗鴂，一名杜鵑。至三月鳴，晝夜不止。夏乃止。』」「啼鵖」，施乙作「鶗鵖」。　寒蜩：蟬之一種。似蟬而小。　王充《論衡·變動》：「是故夏末蜻蜓鳴，寒蜩鬧，感陰氣也。」施注：「此二句謂景文篤學苦吟也。」

〔二三〕擊觸：謂鞭策激發。

〔二四〕遠覽：遠眺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程昱傳》：「其高遠雖未足比邢山，……曠然遠覽，情之所安也。」

〔二五〕發軔：啓行。軔，剎車木。行車必先去軔，故云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。」

〔二六〕三昧：佛教語，梵文音譯。意爲去除一切雜念，使心神平靜。後稱解脱束縛爲三昧。李肇《翰林志》：「（學士）每下值出門，相謔謂之小三昧；出銀臺乘馬，謂之大三昧。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。」

〔二七〕五欲：佛教語。謂財、色、名、飲食、睡眠。《法華經・譬喻品》：「凡夫淺識，深著五欲。」

〔二八〕「莫作」二句：韓愈《石鼎聯句》序：狂道士軒轅彌明，與劉師服進士相識，劉與侯喜聯石鼎句，彌明應之如響。二子思竭不能續，因起謝曰：「尊師非世人也，某等服矣。願爲弟子，不敢更論詩。」二句本此。狂道士戲喻己，劉師服乃喻劉景文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長篇次韻，觸擲如志。中間題品江湖，復有此卓傑之詞，抑何秀氣磅礴！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紀昀：曼衍少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袁公濟和劉景文《登介亭》詩，復次韻答之〔一〕

昏昏墮醉夢，奈此六月潯〔二〕。君詩如清風〔三〕，吹我朝睡足。登臨得佳句，江白照湖淥〔四〕。袖手獨不言〔五〕，默稿已在腹〔六〕。是時風雨過，靄靄雲歸麓〔七〕。疎星帶微月，金火爭見伏〔八〕。惜哉此清景〔九〕，變滅不可逐。歸來讀君詩，耿耿猶在目〔一〇〕。却思少年日，聲價爭場屋〔一一〕。文如翻水成，賦作叉手速〔一二〕。秋風起鴻雁〔一三〕，我亦繼華躅〔一四〕。那知君蹭蹬〔一五〕，獨泣荊山玉〔一六〕。相見南新道〔一七〕，青衫垂破幅〔一八〕。早知事大謬，恨不十年讀〔一九〕。莫嫌馮唐老〔二〇〕，終勝賈誼哭〔二一〕。今年復爲僚〔二二〕，舊好許重續〔二三〕。升沉何足道，等是蠻與觸〔二四〕。共爲湖山主，出入窮澗谷。衆馳君不爭，人棄我所欲。何時神武門，相約挂冠服〔二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六月作於杭州。袁公濟：名轂。見本卷《次韻袁公濟謝芎椒》

注［一］。劉景文：名季孫。見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［一］。詩題，施乙無「劉景文登介亭詩」七字。

［二］六月溽：謂盛夏濕熱天氣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季夏之月，「土潤溽暑，大雨時行。」

［三］清風：喻詩之清和高妙。《詩·大雅·蒸民》：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」

［四］湖淥：湖水澄清。淥，清澈。《文選》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「於東則洪池清籞，淥水澹澹。」

［五］袖手：縮手於袖。韓愈《石鼎聯句》序：「道士啞然笑曰：『子詩如是而已乎？』即袖手聳肩，倚北牆坐。」

［六］《新唐書·王勃傳》：「勃屬文，初不精思。先磨墨數升，則酣飲，引被覆面卧。及寤，援筆成篇，不易一字。時人謂勃爲腹稿。」

［七］靄靄：雲盛貌。陶淵明《停雲》：「靄靄停雲，濛濛時雨。」「靄靄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藹藹」。

［八］施注：「《曆忌釋》：伏者，何也？金氣伏藏之日也。四時代謝，皆以相生。立夏火代木，木生火。立秋金代火，金畏於火，故至庚日必伏。顔師古曰：陰氣將起，迫於殘陽而未得升，故爲藏伏。」（施乙卷二九）

［九］清景：清美之景。杜甫《渼陂西南臺》：「從此具扁舟，彌年逐清景。」

［一〇］耿耿：明貌。謝朓《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》：「秋河曙耿耿，寒渚夜

蒼蒼。」

〔一一〕聲價：聲名及身份地位。《後漢書·北海靖王傳》附子睦：「中興初，禁網尚闊，而睦性謙恭好士，千里交結，自名儒宿德，莫不造門，由是聲價益廣。」　場屋：舊時科舉考試之所。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八，會昌六年：「（李）景莊老於場屋。」胡三省注：「唐人謂貢院爲場屋，至今猶然。」也稱科場。王禹偁《謫居感事》：「空拳入場屋，拭目看京師。」

〔一二〕「文如」二句：韓愈《崔二十六立之》：「文如翻水成，初不用意爲。」叉手：兩手交叉相拱。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三《敏捷》：「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，但籠袖凭几。每賦一咏，一吟而已。故場中號爲温八吟。一稱温八叉。」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卷四：「（温庭筠）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曰『温、李』。才思艷麗，工於小賦。每入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叉手而八韻成。」

〔一三〕「鴻雁」，施乙原校：「雁」一作「鵠」。底本校：類本作「鴻鵠」。

〔一四〕華躅：光顯之事迹。躅，足迹。袁燮《先公墓表》云：曾祖「贈光禄大夫，諱轂。」「初，光禄公秋試開封，實爲首選，而東坡蘇公第二。後通守錢塘，蘇公作牧，相得歡甚。介亭和篇有曰：『秋風起鴻鵠，我亦繼華躅。』識前事也。」

〔一五〕蹭蹬：困頓失意。李白《贈張相鎬》之二：「晚途未云已，蹭蹬遭讒毀。」

〔一六〕《韓非子·和氏》：「楚人和氏，得玉璞楚山中，奉而獻之厲王。厲王使玉人相之。玉

人曰：『石也。』王以和爲誑，而刖其左足。及厲王薨，武王即位，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又曰：『石也。』王又以和爲誑，而刖其右足。武王薨，文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盡而繼之以血。……王乃使玉人理其璞，而得寶焉，遂命曰和氏之璧。」句以言袁轂懷才不遇。

〔一七〕南新：縣名。北宋太平興國六年，改吴越南新鎮置，崇寧五年省。故治在今浙江臨安縣西南。

〔一八〕青衫：唐制，文官八品、九品服以青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坐中泣下誰最多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

〔一九〕「早知」二句：《南史·沈攸之傳》：「早知窮達有命，恨不十年讀書。」大謬：大錯。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，務一心營職，以求親媚於主上，而事有大謬不然者。」

〔二〇〕馮唐老：《史記·馮唐列傳》：馮唐，漢安陵人。文帝時爲中郎署長。文帝輦過，問曰：「父老何自爲郎？」唐敢直諫，言漢法賞輕罰重。文帝悦，任爲車騎都尉。王勃《滕王閣序》：「時運不濟，命途多舛。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。」

〔二一〕賈誼哭：賈誼，洛陽人。文帝召爲博士，遷太中大夫，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制法度、興禮樂。爲大臣所忌，出爲長沙王太傅，遷梁王太傅而卒，年三十三。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誼上疏陳政事：「臣竊惟事勢，可爲痛哭者一，可爲流涕者二，可爲長太息者

六。」

［二二］僚：同官之人。《左傳·昭公十一年》：「（女）遂奔（孟）僖子，其僚從之。」時袁爲杭州通判。

［二三］舊好：猶言舊誼。《左傳·桓公二年》：「公及戎盟於唐，修舊好也。」

［二四］蠻與觸：《莊子·則陽》：戴晉人曰：「有所謂蝸者。有國於蝸之左角者，曰觸氏；有國於蝸之右角者，曰蠻氏。時相與爭地而戰，伏尸數萬。」此以言微不足道。

［二五］「何時」二句：神武門：宮門名。在建康。爲宮之西門。挂冠服：言辭官。《南史·陶弘景傳》：「永明十年，脱朝服挂神虎門，上表辭禄。」參見本卷《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》注［八］。

集評

查慎行：【「惜哉此清景」四句】筆有化工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此作專就和詩上用意，與前作無一筆相犯。「衆馳君不爭」一句，收得氣足神完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紀昀：氣脉滿足，復能變動開合，筆有餘地。○【「君詩如清風」】「答」字分明。○【「是時風雨過」六句】得此點綴，前後俱爲生動。贊來詩如此下筆，真乃超妙。若實寫一段，便是凡筆。○【「歸來讀君詩」】兜合緊。○【「却思少年日」】又拓。○【「那知君蹭

蹬」】轉。○【「今年復爲僚」】合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趙克宜：敍登介亭所見實景，却都納入公濟詩内，最見手法。（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四）

介亭餞楊傑次公〔一〕

籃輿西出登山門〔二〕，嘉與我友尋仙村。丹青明滅風篁嶺〔三〕，環珮空響桃花源〔四〕。郡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。前朝欲上已蠟屐〔五〕，黑雲白雨如傾盆〔六〕。今晨積霧卷千里〔七〕，豈畏觸熱生病根〔八〕。在家頭陀無爲子〔九〕，久與青山爲弟昆〔一〇〕。孤峯盡處亦何有，西湖鏡天江抹坤〔一一〕。臨高揮手謝好住〔一二〕，清風萬壑傳其言。風迴響答君聽取，我亦到處隨君軒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九月作於杭州。介亭：在杭州鳳凰山。見本卷《次韻劉景文登介亭》注〔一〕。楊次公：名傑。見前卷二六《送楊傑》注〔一〕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四四五：元祐五年七月乙丑「提點兩浙刑獄楊傑爲禮部員外郎。」傑有《和酬

子瞻内翰贈行長篇》，見《無爲集》卷三，中言及「桂漿」、「九月」，故傑之行在九月，軾餞行詩亦作於此時。

〔二〕籃輿：竹轎。《宋書·陶潛傳》：「潛有脚疾，使門生二兒舉籃輿。」

〔三〕丹青明滅：謂紅花緑樹時顯時隱。丹青，泛指繪畫顏色。《漢書·蘇武傳》：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？」此言山色。明滅，時隱時現，忽明忽暗。王維《山中與裴秀才迪書》：「寒山遠火，明滅林外。」　風篁嶺：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二八《山川》：「風篁嶺在錢塘門外放馬場西。路通龍井，嶺最高峻。元豐中僧辯才師淬治修篁怪石，風韻蕭爽，因名曰風篁。」

〔四〕環珮：佩玉。阮籍《詠懷》之二：「交甫懷環珮，婉孌有芬芳。」杜牧《華清宮三十韻》：「神仙高縹緲，環珮碎丁當。」

〔五〕蠟屐：以蠟塗屐（木爲之，底有二齒，以行泥地），便於登山。《世説新語·雅量》：「或有詣阮（孚），見自吹火蠟屐。」元稹《奉和嚴司空……登龍山落梅臺佳宴詩》：「謝公秋思眇天涯，蠟屐登高爲菊花。」

〔六〕「傾盆」，施乙作「傾盃」，誤。

〔七〕「積霧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積雪」。案，作「雪」誤。

〔八〕觸熱：冒犯暑熱。杜甫《貽華陽柳少府》：「自非曉相訪，觸熱生病根。」觸，冒犯。

〔九〕頭陀：梵語對僧人之稱。亦作「頭陁」。《文選》王簡栖《頭陁寺碑》李善注：「天竺

言頭陁，此言斗藪。斗藪煩惱，故曰頭陀。」無爲子：楊傑之號。無爲，佛教指無因緣造作，無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之造作爲無爲。

〔一〇〕弟昆：兄弟。杜甫《彭衙行》：「誓將與夫子，永結爲弟昆。」

〔一一〕鏡天：倒映天空。江抹坤：江水拍地而流。杜牧《池州送孟遲先輩》：「大江吞天去，一練橫坤抹。」

〔一二〕好住：問候語，猶今言保重。元稹《酬樂天醉別》：「好住樂天休悵望，匹如元不到京來。」「好住」，七集作「好佳」。疑誤。

集評

紀昀：「豈畏」句不雅。○結却淡宕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葉教授和潛字韻詩，復次韻爲戲，記龍井之遊〔一〕

先生魯諸儒〔二〕，飲食清不潛〔三〕。空腸出秀句，吟嚼五味足〔四〕。華堂鬧絲管，眸子漲春淥〔五〕。先生疾走避，面冷毒在腹〔六〕。歸來煮瓠葉〔七〕，弟子歌《旱麓》〔八〕。聲淫及《靈臺》，中有麈鹿伏〔九〕。功名一走兔，何用千人逐〔一〇〕。故應容我輩，清坐時閉目。高亭石排衙〔一一〕，木杪挂飛屋〔一二〕。我來無時節，

客亦不待速〔一三〕。似聞雪鬢叟〔一四〕，西嶺訪遺躅〔一五〕。朝陽入潭洞，金碧涵水玉〔一六〕。泉扉夜不扃，雲袂本無幅。慈皇付寶偈〔一七〕，神侶得幽讀。訥菴有老人〔一八〕，宴坐天魔哭〔一九〕。時來獻瓔珞〔二〇〕，法供燈相續〔二一〕。吾儕詩酒污，欲往無乃觸〔二二〕。齋廚費晨炊，車騎滿山谷。願聞第一義〔二三〕，缽飯非所欲〔二四〕。便投切雲冠，予幼好奇服〔二五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秋作於杭州。葉教授：未詳。龍井：在杭州風篁嶺。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三七《山川》：「龍井本名龍泓。吴赤烏中，葛洪煉丹於此。道西湖南山登風篁嶺，澗泉決決，與幽花野草延緣山磴。更上嶺背，巖壑林樾皆老蒼，而西湖已蔽掩不可見，氣象愈清。古巖骨棱，瘦泉流停，涵一泓清澈，即之凄然。相傳有龍在焉。觸石爲雲，禱者輒應；因建龍祠，曰惠濟廟。」

〔二〕魯諸儒：《漢書·叔孫通傳》：説上曰：「夫儒者難與進取，可與守成。臣願徵魯諸生，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」

〔三〕清不潠：飲食清淡而不恣滋味。潠，味濃厚。《禮記·儒行》：「其居處不淫，其飲食不潠。」

〔四〕五味：酸、苦、甘、辛、鹹。《周禮·天官·疾醫》：「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。」鄭玄

注：「五味，醯、酒、飴蜜、薑、鹽之屬。」賈公彥疏：「醯則酸也，酒則苦也，飴蜜即甘也，薑即辛也，鹽即鹹也。」

［五］春淥：春水澄澈。此狀華堂歌女暗送秋波。

［六］面冷：陶穀《清異録・茗荈》：「符昭遠不喜茶。嘗爲御史，同列會茶，歎曰：『此物面目嚴冷，了無和美之態，可謂冷面草也。……』」句言葉教授面目莊肅，以爲華堂歌舞，於人有害。

［七］煮瓠葉：《詩・小雅・瓠葉》：「幡幡瓠葉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嘗之。」鄭箋：「亨，熟也。熟瓠葉者，以爲飲酒之葅也。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。其農功畢，乃爲酒漿，以合朋友，習禮講道藝也。」

［八］《詩・大雅・旱麓》：「瞻彼旱麓，榛楛濟濟。豈弟君子，干禄豈弟。」毛傳：「旱，山名也；麓，山足也。」又云：「干，求也。言陰陽和，山藪殖，故君子得以干禄樂易。」

［九］「聲淫」二句：聲淫：樂音連延。《禮記・樂記》：「詠歎之，淫液之。何也？」孔穎達疏：「淫液，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絶之意。」《靈臺》：《詩・大雅》篇名。小序云：「靈臺，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，民樂其有靈德，以及鳥獸昆蟲焉。」其第二章云：「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。」鄭箋：「文王親至靈囿，視牝鹿所遊伏之處，言愛物也。」

［一〇］「功名」二句：劉向《説苑》卷三《建本》：「一兔走於街，萬人追之。一人得之，萬人不復走。分未定，則一兔走使萬人擾；分已定，則雖貪夫知止。」

［一一］高亭：指介亭。見本卷《次韻劉景文登介亭》注［一］。石排衙：石頭對峙如排衙。排衙：謂長官陳列儀仗，屬吏依次參拜。白居易《雨雪放朝因懷微之》：「不知雨雪江陵府，今日排衙得免無。」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二二《山川》：「其右山（鳳凰山）巔石筍林立，最爲怪奇。舊傳錢武肅王鑿山，見怪石排列兩行，如從衛拱立趨向，因名排衙石。」

［一二］木杪：木末、樹端。謝靈運《山居賦》：「蹲谷底而長嘯，攀木杪而哀鳴。」

［一三］不待速：不待邀請。速，召請。《易·需》：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。」

［一四］雪髯叟：馮應榴注：「疑指劉景文。景文髯美，謂之髯劉。」

［一五］遺躅：猶言遺迹。躅，足躅。劉禹錫《登司馬錯故城》：「登臨直蕭辰，周覽壯前躅。」

［一六］金碧：黄金碧玉之色。常以言色彩燦燦。錢起《尋華山雲臺觀道士詩》：「林行拂煙雨，溪望亂金碧。」「水玉」，類丙作「冰玉」。

［一七］寶偈：佛教語。對偈頌的敬稱。《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》：「一窺寶偈，慶溢心靈。」

［一八］訥菴：即訥齋。在杭州龍井院，爲辯才居所。蘇轍《杭州龍井院訥齋記》：師策杖至天竺之南山，以茅竹自覆。「不期年，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，丹堊炳煥，如天帝釋宫。師自是謝事，不復出入。高郵秦觀太虚名其所居曰『訥齋』。」「訥菴」，查注：

「菴」當作「齋」。　老人：謂辯才。

［一九］宴坐：佛教禪宗稱坐禪爲宴坐。《維摩經·弟子品》：「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是爲宴坐。」天魔：佛教語天子魔之略稱。爲欲界第六天王。常爲修道設置障碍。《四十二章經》：「佛初成道，天魔波旬以三旬嬈亂耳。」

［二〇］瓔珞：串珠玉而成之裝飾物。多用爲頭飾。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：「解頸衆寶珠瓔珞，價直百千兩金，而以與之。」「瓔珞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纓絡」。

［二一］法供：佛教謂對僧人之供養、布施。《魏書·釋老志》：「承明元年八月，高祖於永寧寺設大法供，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有餘人。」燈相續：以法傳人，如燈火相續。《維摩詰經·菩薩品》：「有法門名無盡燈，汝等當學。無盡燈者，譬如一燈燃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不盡。」

［二二］觸：冒犯。《漢書·元帝紀》永光元年三月詔：「去禮義，觸刑法，豈不哀哉！」

［二三］第一義：佛教指最上最深之妙理。《大乘義章》一：「第一義者，亦名真諦。第一是其顯勝之目，所以名義。」杜甫《謁文公上方》：「願聞第一義，迴向心地初。」

［二四］鉢飯：謂僧之齋飯。「鉢飯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作「鉢飯」。案，《正字通》：「鉢」，俗作「鈸」。

［二五］「便投」二句：屈原《九章·涉江》：「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帶長劍之陸離兮，冠切雲之崔嵬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【「華堂鬧絲管」二句】是袁（宏道）所極喜，鄙亦不悟其妙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七）

紀昀：多爲韻脚所牽，支湊拉雜，不爲佳作。○「伏」字趁韻。○「哭」字强押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次韻林子中見寄［一］

飄零洛社數遺民［二］，詩酒當年困惡賓［三］。元亮本無適俗韻，孝章要是有名人［四］。蒜山小隱雖爲客，江水西來亦帶岷［五］。卷却西湖千頃葑［六］，笑看魚尾更莘莘［七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秋作於杭州。林子中：名希。時在潤州。見前卷一九《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……》注［一］。

〔二〕洛社：宋歐陽修、梅堯臣等於洛陽所結之詩社。歐陽修《酬孫延仲龍圖》：「洛社當年盛莫加，洛陽耆老至今誇。」

〔三〕惡賓：不屈從主人意之賓客。《西京雜記》二：「公孫弘起家徒步，爲丞相。故人高賀從之，弘食以脱粟飯，覆以布被。……賀告人曰：『公孫弘内服貂蟬，外衣麻枲；内廚五鼎，外膳一肴。豈可以示天下？』於是朝廷疑其矯焉。弘歎曰：『寧逢惡賓，不逢故人。』」

〔四〕「元亮」二句：陶潛，字元亮。其《歸園田居》其一：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」「適俗」，類丙作「通俗」。疑誤。孝章，三國盛憲。《三國志·吴書·孫韶傳》注引《會稽典録》：盛憲，字孝章。素有高名，孫策深忌之。融憂其不免禍，乃與曹公書曰：「今之少年喜謗前輩，或能譏平孝章；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民所共稱歎。」二句，上句以陶潛喻己，下句以盛憲比林子中。

〔五〕「蒜山」二句：《輿地紀勝》卷七：「蒜山，在（潤州）城西三里，大江岸上。……《寰宇記》云：山多蒜，因以爲名。」江水：指長江。《書·禹貢》：「岷山導江。」古以爲長江發源於岷山，岷江爲其上游。蘇軾家眉山，居岷江之濱，故謂「帶岷」云。

〔六〕葑：葑田。水乾涸，雜草叢生之湖沼。蘇軾《乞開杭州西湖狀》：「自國初以來，稍廢不治，水涸草生，漸成葑田。」蘇軾守杭，開浚西湖，親至湖上相度。以葑田無所置，而環湖三十里往來不達，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。句言此。「千頃葑」，底本

校：類丁作「千頃緑」。

［七］「笑看」，類丙作「笑他」。　莘莘：衆多貌。《國語·晉語》四：「周詩曰：『莘莘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』」

安州老人食蜜歌［一］贈僧仲殊［二］。

安州老人心似鐵，老人心肝小兒舌［三］。不食五穀惟食蜜，笑指蜜蜂作檀越［四］。蜜中有詩人不知，千花百草爭含姿。老人咀嚼時一吐［五］，還引世間癡小兒。小兒得詩如得蜜，蜜中有藥治百疾［六］。正當狂走捉風時，一笑看詩百憂失。東坡先生取人廉，幾人相歡幾人嫌。恰似飲茶甘苦雜［七］，不如食蜜中邊甜［八］。佛云：吾言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［九］。因君寄與雙龍餅［一〇］，鏡空一照雙龍影。三吴六月水如湯［一一］，老人心似雙龍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秋作於杭州。　安州老人：即僧仲殊，字師利。俗姓張氏，名揮，安州（治所在今湖北安陸市）人。因事出家，住蘇州承天寺、杭州吴山寶月寺。常

啖蜜，號曰蜜殊。工詩，有《寶月集》，今不傳。

［二］「贈僧殊仲」，施乙此注文無「東坡云」字樣。

［三］「安州」二句：心似鐵：言其修持堅定，不爲外物所動。皮日休《桃花賦序》：「余嘗慕宋廣平……剛態毅狀，疑其鐵腸石心。」小兒舌：言其嗜甜。

［四］檀越：施主。梵語陀那鉢底。亦作「檀那」。沈約《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》：「乃得七十檀越，設供果，食皆精。」

［五］吐：謂作詩。上二句言蜂釀千花百草成蜜，此句言仲殊釀蜜成詩。

［六］「治百疾」，集甲、施乙原注：「治」，平。「疾」，七集作「病」。

［七］「飲茶」，類丙作「飲荼」；注引《詩》：「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。」

［八］「不如」，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如」一作「知」。中邊：表裏、裏外。《四十二章經》三九：若有人得道，「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。」

［九］「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」，施乙無此條自注。

［一〇］雙龍餅：言茶。宋咸平中，丁謂爲福建漕，進龍鳳團茶。仁宗慶曆中，蔡襄知建州，別擇茶之精者爲小龍團，十斤以獻，斤爲十餅，龍團鳳餅遂名冠天下。（參閱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八、宋徽宗《大觀茶論序》）

［一一］三吳：地名。此指吳興、吳郡、會稽之地。（見《水經注》四《漸江水》）水如湯：言其熱。

集評

汪師韓：游戲三昧，掣電機鋒，合之以成絶世奇作。昔軾嘗引佛言「譬如食蜜、中邊皆甜」之語，以論陶、柳詩。謂人食五味，知其甘苦皆是，能分別其「中邊」者，百無一二也。如此篇，其亦詩之「中邊皆甜」者乎？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紀昀：純是晚唐下調。初白先生極賞之，殆非末學所知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附録

陸游：族伯父彦遠言：少時識仲殊長老，東坡爲作《安州老人食蜜歌》者。一日，與數客過之，所食皆蜜也。豆腐、麵觔、牛乳之類，皆漬蜜食之，客多不能下箸。惟東坡性亦酷嗜蜜，能與之共飽。崇寧中，忽上堂辭衆，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。及火化，舍利五色不可勝計。……彦遠又云：殊少爲士人，遊蕩不羈。爲妻投毒羹胾中，幾死，啖蜜而解。醫言復食肉則毒發，不可復療。遂棄家爲浮屠。（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七）

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虛白堂前合抱花〔二〕，秋風落日照橫斜。閱人此地知多少，物化無涯生有涯〔三〕。

虛白堂前紫薇兩株，俗云樂天所種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秋作於杭州。錢穆父：名勰。見詩集卷二六《次韻錢穆父》注〔一〕。時錢知越州。紫薇花：落葉喬木。高丈餘，花紫紅色或白色，如穗狀。又名百日紅。以其自夏日開花，接續至八、九月也。

〔二〕虛白堂：在杭州廨署内。白居易《虛白堂》：「虛白堂前衙退後，別無一事到中心。」

〔三〕物化：謂死亡。《莊子·刻意》：「聖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」生有涯：言人生有限。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」

集評

紀昀：「物化」太腐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其二

折得芳蓯兩眼花〔一〕，題詩相報字傾斜。篋中尚有絲綸句〔二〕，坐覺天光照海涯〔三〕。樂天詩云：絲綸閣下文章靜〔四〕，鐘鼓樓中刻漏長。獨坐黃昏誰是伴？紫薇花對紫微郎〔五〕。上嘗書此以賜軾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芳蓯：猶言香花。蓯，草木之花。陸機《文賦》：「播芳蓯之馥馥，發青條之森森。」

〔二〕絲綸：《禮記·緇衣》：「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。」孔穎達疏：「王言初出微細如絲，及其出行於外，言更漸大如綸也。」後因稱帝王詔書爲絲綸。此指皇帝書法。

〔三〕海涯：猶言海邊。蘇軾知杭州，近海，故云。「坐覺天光照海涯」，施乙此句下自注注文爲「上嘗書樂天詩以賜軾」。

〔四〕樂天詩題爲《紫薇花》。「文章」，集甲、類丙、《白居易集》作「文書」。

〔五〕「紫微郎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紫薇郎」。底本據集甲、類丙改。

［六］「書此以賜軾」，集甲、類丙、七集「此」後有「詩」字，類丙無「以」、「軾」字。

送張嘉州［一］

少年不願萬户侯，亦不願識韓荆州［二］。頗願身爲漢嘉守［三］，載酒時作淩雲遊［四］。虚名無用今白首，夢中却到龍泓口［五］。浮雲軒冕何足言［六］，惟有江山難入手［七］。「峨眉山月半輪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」［八］。謫仙此語誰解道［九］，請君見月時登樓［一〇］。笑談萬事真何有，一時付與東巖酒［一一］。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。歸來還受一大錢，好意莫違黄髮叟［一二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秋作於杭州。張嘉州：未詳。嘉州，治今四川樂山市。

［二］韓荆州：唐韓朝宗。歷左拾遺，累遷荆州刺史。喜獎掖後進，士咸歸之。李白《與韓荆州書》：「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：生不用封萬户侯，但願一識韓荆州。」

［三］漢嘉守：嘉州太守。北周宣帝二年置嘉州，因州境近漢之漢嘉舊縣而得名。（據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三一）故詩以漢嘉稱嘉州。

［四］淩雲：山名。在樂山市東。一名九鼎山。山之東有淩雲寺。

［五］龍泓口：王十朋集注引次公曰：「在淩雲之上。土人謂之龍嵓。」《嘉定府志》卷五《古蹟》：「澄江樓，（在）城東舊憲司後，宋建。左窺龍泓，右瞰烏尤。高明爽塏，盡得江山之勝。」撰諸舊注、方志，龍泓口當在淩雲山東部。今已不能確指。

［六］軒冕：古卿大夫之軒車、冕服。亦謂官職爵禄。《莊子·繕性》：「古所謂得志者，非軒冕之謂也。」浮雲軒冕，謂視軒冕如浮雲。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不義而富且貴，于我如浮雲。」

［七］難入手：言難遂悠游山水之願。

［八］「峨眉」二句：出李白《峨眉山月歌》。平羌江，即青衣江。

［九］謫仙：謂李白。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：「往見賀知章，知章見其文，歎曰：『子，謫仙人也。』」

［一〇］「請君」，馮應榴注：「君」，一作「看」，訛。見月時登樓：嘉州州治東有明月樓，下臨明月湖，爲嘉州勝景之一。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二：「明月樓在譙樓之右，下瞰明月湖。」陸游《嘉州月榭》：「試傾萬頃湖亭酒，來看半輪江月秋。」

［一一］東巖：《輿地紀勝》卷一四六：「東巖，在府城東佛峽。山水明秀，有洞曰東巖，泉宜釀酒。」《嘉定府志》卷四《山川》：「東山即東巖淩雲山，……又名聖岡山。薛能（咸通中以監郡攝嘉州刺史）所謂一郡隔前岡即此。山泉宜釀，故曰『佛峽人家白酒

舊有名』也。」

［一二］「歸來」二句：黄髮：老人髮白，白久則黄，因以黄髮爲壽高之象。也指老人。《詩·魯頌·閟宫》：「黄髮台背，壽胥與試。」鄭玄箋：「黄髮、台背，皆壽徵也。」《後漢書·劉寵傳》：寵字祖榮，拜會稽太守。「簡除煩苛，郡中大化。徵爲將作大匠。山陰縣有五、六老叟，庞眉皓髮，自若耶山谷間出，人資百錢以送寵。……（寵）爲人選一大錢受之。」二句寄語張嘉州惠政愛民。

集評

紀昀：前半篇雖是空架，尚有筆力。○結不成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絶句［一］

春來濯濯江邊柳［二］，秋後離離湖上花［三］。不羨千金買歌舞，一篇珠玉是生涯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秋作於杭州。此詩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「絶

句」，底本校：類本、外集題作《西湖絶句》。

〔二〕濯濯：明淨清新貌。《世説新語·容止》：「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：濯濯如春月柳。」

〔三〕離離：分明貌。謝朓《詠牆北梔子》：「映日以離離。」

〔四〕珠玉：喻詩文之美。杜甫《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》：「朝罷香煙携滿袖，詩成珠玉在揮毫。」

九日袁公濟有詩，次其韻〔一〕

古來靜治得清閑〔二〕，我愧真長也一斑〔三〕。舉酒東榮挹江海〔四〕，回樽落日勸湖山。平生傾蓋悲歡裏〔五〕，早晚抽身簿領間〔六〕。笑指西南是歸路〔七〕，倦飛弱羽久知還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九月作於杭州。袁公濟：名轂。見本卷《次韻袁公濟謝芎椒》注〔一〕。此詩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

〔二〕靜治：猶無爲而治。《史記·曹相國世家》：「蓋公爲言，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。」及曹參卒，百姓歌之曰：「載其清淨，民以寧一。」

［三］真長：晉劉惔，字真長。性簡貴，居官無官官之事，處事無事事之心。《晉書·王獻之傳》：「年數歲，嘗觀門生樗蒱，曰：『南風不競。』門生曰：『此郎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』獻之怒曰：『遠慚荀奉倩，近愧劉真長。』拂袖而去。」「真長」，七集作「真常」。「一斑」，七集作「一班」。

［四］東榮：屋東之飛檐（屋檐兩端翹起之挑角）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「夙興，設洗直于東榮。」鄭玄注：「榮，屋翼也。」挹：舀，酌取。《詩·小雅·大東》：「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

［五］傾蓋：行道相遇，停車而語，車蓋接近。因以稱初交相得一見如故爲傾蓋。鄒陽《獄中上梁王書》：「諺曰：『有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何則？知與不知也。』」

［六］簿領：官府之文簿。《文選》劉楨《雜詩》：「沉迷簿領書，回回自昏亂。」李善注：「簿領，謂文簿而記録之。」

［七］西南：指巴蜀。蘇軾家四川眉山，故句云。

［八］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：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「回樽」句勝出句。○【「平生傾蓋悲歡裏」四句】語有觔兩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〔一〕

雲間朱袖拂雲和〔二〕，知是長松挂女蘿〔三〕。髻重不嫌黄菊滿，手香新喜緑橙搓〔四〕。墨翻衫袖吾方醉，紙落雲煙子患多〔五〕。祇有黄雞與白日，玲瓏應識使君歌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九月作於杭州。蘇伯固：名堅，泉州人。居潤州丹陽（今屬江蘇）。爲錢塘丞，督開西湖。與蘇軾倡和甚多。及軾從儋耳北歸，猶作詩寄之，有「靈均一去楚江空，澧陽蘭芷無顔色」之句。堅有詩名，終通判建昌軍。主簿：官名。漢中央各機構及郡、縣官府皆置此官，職掌文書簿籍及印鑑，爲掾吏之首。伯固時以臨濮縣主簿兼杭州監税官。

〔二〕雲和：《周禮·春官宗伯·大司樂》：「孤竹之管，雲和之琴瑟。」雲和，山名。以産琴瑟著稱，因以爲琴瑟琵琶等樂器之通稱。唐有雲和琵琶，似箏，十二絃。（見《文獻通考》卷一三七《樂考》）白居易《雲和》：「非琴非瑟亦非箏，撥柱推絃調未成。吹散白頭千萬恨，只消紅袖兩三聲。」

［三］「知是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應是」。長松挂女蘿：寫樂曲之意境。李白《寄遠十二首》其一：「遥知玉窗裏，纖手弄雲和。奏曲有深意，青松交女蘿。」女蘿，地衣類植物。即松蘿。《詩·小雅·頍弁》：「蔦與女蘿，施於松柏。」

［四］「髻重」二句：黄菊滿：謂菊花插滿頭。唐宋重九，人插菊花於頭，以示吉慶。杜牧《九日齊安登高》：「塵世難逢開口笑，菊花須插滿頭歸。」緑橙搓：以橘橙之皮搓手。韓偓《幽窗》：「手香江橘嫩，齒軟越梅酸。」

［五］紙落雲煙：言作詩文之速。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：「張旭三杯草聖傳，脱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入雲煙。」子患多：言伯固富於才情。《晉書·陸機傳》：「機天才秀逸，辭藻宏麗。張華嘗謂之曰：『人之爲文，常恨才少，而子更患其多。』」

［六］「祇有」二句：「白日」，集甲、類甲、類丙、七集作「白髮」。案，當作「日」。使君：漢以後對州郡長官之尊稱。此軾自謂。白居易《醉歌》：「罷胡琴，掩秦瑟，玲瓏再拜歌初畢。誰道使君不解歌，聽唱黄雞與白日。黄雞催曉丑時鳴，白日催年酉時没。腰間紅綬繫未穩，鏡裏朱顔看已失。玲瓏玲瓏奈老何，使君歌了汝更歌。」

集評

查慎行：「搓」字定當壓倒原唱。（《初白菴詩評》卷中）

汪師韓：媚以芬倩，遠則沅湘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和公濟飲湖上[一]

昨夜醉歸還獨寢，曉來宿雨鳴孤枕[二]。扁舟小棹截湖來[三]，正見青山駁雲錦[四]。須知老人興不淺[五]，莫學公榮不共飲[六]。與君歌鼓樂豐年，喚取千夫食陳廩[七]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九月作於杭州。此詩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八守杭詩中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袁公濟：名轂。見本卷《次韻袁公濟謝芎椒》注[一]。《和公濟飲湖上》，外集題作《袁公濟飲客湖上東坡來爲不速》。

[二] 宿雨：昨夜之雨。王維《田園詩》其六：「桃紅復含宿雨，柳緑更帶春煙。」「宿雨」，外集作「急雨」。

[三] 「小棹」，外集作「短棹」。截湖：謂横渡湖水。截，直渡。《文選》郭璞《江賦》：「鼓帆迅越，趋漲截河。」「截湖」，外集作「絶湖」。

[四] 「青山」，外集作「晴山」。駁雲錦：色彩斑駁如雲錦。

[五] 老人：蘇軾自謂。「老人」，外集作「老子」。興不淺：言興致甚濃。《晉書·庾

亮傳》：「亮在武昌，諸佐吏殷浩之徒，乘秋夜往共登南樓。俄而不覺亮至，諸人將起避之。亮徐曰：『諸君少住，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。』」

［六］《世説新語·簡傲》：「王戎弱冠詣阮籍，時劉公榮在坐。阮謂王曰：『偶有二斗美酒，當與君共飲。彼公榮者，無預焉。』二人交觴酬酢，公榮遂不得一杯。而言語談戲，三人無異。或有問之者，阮答曰：『勝公榮者，不得不與飲酒；不如公榮者，不可不與飲酒；惟公榮，不可與飲酒。』」

［七］「喚取」，馮應榴注：「取」一作「收」。千夫：言人衆多。陳廩：倉中陳積之糧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太倉之粟，陳陳相因。」

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［一］

其一

忽憶韓公二妙姝［二］，琵琶箏韻落空無。猶勝江左狂靈運，空鬬東昏百草鬚［三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作於杭州。此三詩施注本不載，查注從清施本補編於此。景文：

即劉季孫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〔一〕。「景文山堂聽箏」，外集「景」前有「劉」字。查注、馮應榴注：「聽」一作「彈」。

〔二〕韓公：謂韓愈。二妙姝：姝，美女。《唐語林》卷六：「韓退之有二妾，一曰絳桃，一曰柳枝。」韓愈《壽陽驛題絶句》：「不見園桃兼巷柳，馬頭惟有月團團。」「二妙姝」，外集作「出二姝」。

〔三〕「猶勝二句」：靈運：南朝宋陽夏人。謝玄孫，襲封康樂公。工書畫，尤擅詩文。初爲武帝太尉參軍，文帝時爲臨川内史。因行爲放縱爲有司所糾，流徙廣州，旋以謀反罪被殺。東昏：南齊廢帝蕭寶卷，爲梁武帝所殺，追貶爲東昏侯。《苕溪漁隱叢話·前集》卷四〇：「劉公《嘉話》云：『晉謝靈運髯美，臨刑，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髮（當作鬚），寺人寶惜，初不虧損。中宗朝，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，欲廣其物色，令馳驛取之，又恐爲他所得，因剪棄其餘，今遂無。』其集所載，止此而已。及觀東坡《次韻景文聽琵琶》詩云：『猶勝江左狂靈運，共鬬東昏百草鬚。』乃以安樂公主爲東昏侯。案，東昏侯是齊明帝第三子。雖昏虐暴亂，實未嘗取靈運鬚以鬬百草，豈非誤歟？」馮應榴注：「景文美髯，故三首皆用舊事戲之。」

其二

馬上胡琴塞上妹，鄭中丞後有人無〔一〕。詩成樺燭飄金燼〔二〕，八尺英公欲燎

鬚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馬上」二句：馬上胡琴：謂琵琶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五八二《樂部》二一《琵琶》：「釋名曰：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，推手曰琵，引手曰琶，因以爲名。」鄭中丞：唐樂工名。段安節《樂府雜録》：「唐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於胡琴。内庫有兩面琵琶，號大忽雷，鄭常彈小忽雷。」

〔二〕樺燭：樺皮捲蠟所成之燭。白居易《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閤因示十二韻》：「宿雨沙堤潤，秋風樺燭香。」「樺燭」，七集、外集作「畫燭」。

〔三〕《新唐書·李勣傳》：「性友愛，其姐病，嘗自爲粥而燎其須。姐戒止。答曰：『姐多疾，而勣且老，雖欲數進粥，尚幾何？』」李勣封英國公。

其三

荻花楓葉憶秦姝〔一〕，切切幺絃細欲無〔二〕。莫把胡琴挑醉客〔三〕，回看霜戟褚公鬚〔四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。」其所寫琵琶女「本長安倡女」（見詩序）。長安古屬秦，故此云「憶秦姝」。「憶」，外集作「思」。

［二］切切：言琴聲細促幽微。　幺絃：細絃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「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語。」

［三］「莫把」，外集作「欲把」。　「挑醉客」，外集作「心挑客」。

［四］《南史·褚彥回傳》：「景和中，山陰公主淫恣，窺見彥回，悅之，以白帝。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，公主夜就之，備見逼迫。彥回整身而立，從夕至曉，不爲移志。公主曰：『君鬚髯如戟，何無丈夫意？』彥回曰：『回雖不敏，何敢首爲亂階。』」

秋興三首［一］

其一

野鳥游魚信往還［二］，此身同寄水雲間。誰家晚吹殘紅葉，一夜歸心滿舊山。可慰摧頹仍健食［三］，比來通脱屢酡顏［四］。年華豈是催人老，雙鬢無端祇自斑。

校注

［一］此三首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八守杭詩中，七集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下卷改編於卷三二，馮應榴注從之。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今復查注之舊。

［二］信往還：任隨往還。信，任意。《荀子·哀公》：「故明主任計不信怒，闇主信怒不任計。」

［三］摧頹：衰敗、衰老。應瑒《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》：「遠行蒙霜雪，毛羽日摧頹。」

［四］「比來」，馮應榴注本、王文誥注本作「此身」。七集、查注作「此生」。底本據外集改。通脱：曠達不拘小節。《晉書·袁耽傳》：「遂變服懷布帽，隨（桓）溫與債主戲。……耽投馬絶叫，探布帽擲地，曰：『竟識袁彦道（耽字彦道）不？』其通脱若此。」酡顔：謂醉容。白居易《與諸客空腹飲》：「促膝纔飛白，酡顔已渥丹。」

其　二

故里依然一夢前，相攜重上釣魚船。嘗陪大幙全陳迹［一］，謬忝承明愧昔年［二］。報國無成空白首［三］，退耕何處有名田［四］？黄雞白酒雲山約［五］，此計當時已浩然。

校注

〔一〕大幙：將軍帳幕。李頻《梨岳詩集·送鳳翔范書記》：「大幕來相辟，高人得自由。」全陳迹：俱成過去。陳迹，已往之事迹。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：「向之所欣，俛仰之間，已爲陳迹。」「嘗陪大幙全陳迹」，外集「嘗陪」作「約賓」，七集「全」作「今」。

〔二〕承明：承明廬，漢承明殿旁屋。入承明廬即入朝，或在朝爲官。《漢書·嚴助傳》武帝賜書：「君厭承明之廬，勞侍臣之事，懷故土，出爲郡吏。」

〔三〕「白首」，外集作「自道」。

〔四〕名田：以私人名義占有之土地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，皆無得籍名田，以便農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謂賈人有市籍，不許以名占田地。」「有名田」，外集作「可求田」。

〔五〕「黄雞白酒雲山約」，外集作「黄雞白犢陪少年」。

其　三

浴鳳池邊星斗光〔一〕，宴餘香滿上書囊。樓前夜月低韋曲〔二〕，雲裏車聲出未央〔三〕。去國何年雙鬢雪〔四〕，黄花重見一枝霜。傷心無限厭厭夢〔五〕，長似秋宵

一倍長〔六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鳳池：鳳凰池之省稱。唐以前指中書省。《南齊書·劉瓛傳》：「上欲用瓛爲中書郎，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。戢謂瓛曰：『上意欲以鳳池相處，恨君資輕，可且就前除。』」

〔二〕「樓前」，外集作「簷前」。韋曲：地名。在陝西長安縣。東北倚龍首，南面神禾、滻水繞其前。爲樊川第一名勝。唐時以諸韋世居此而名。杜甫《奉陪鄭附馬韋曲》之一：「韋曲花無賴，家家惱殺人。」

〔三〕未央：漢宮殿名。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長安故城內西南角。高祖七年，蕭何主持營造。

〔四〕「雙鬢雪」，外集「雪」作「白」。

〔五〕「傷心」，外集作「傷秋」。厭厭：氣息不屬，微弱。《世説新語·品藻》：庾道季云：「曹蜍、李志雖見在，厭厭如九泉下人。」

〔六〕「長似秋宵一倍長」，外集作「長似長江一線長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此三首亦不似東坡筆墨；東坡不如此甜熟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贈劉景文〔一〕

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須記〔二〕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〔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十月作於杭州。劉景文：名季孫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「好景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好處」。

〔三〕「最是」，王文誥注本原作「正是」。底本據集甲、施乙、類本改。

集評

胡仔：「天街小雨潤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無。最是一年春好處，絶勝煙柳滿皇都」。此退之早春詩也（案，《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》其一）。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……。」此子瞻初冬詩也。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，皆曲盡其妙。（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一〇）

江師韓：淺語遥情。（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）

王文誥：此是名篇，非景文不足以當之。景文忠臣之後，有兄弟六人皆亡，故贈此詩。

送李陶通直赴清溪〔一〕

忠文、文正二大老〔二〕司馬温公、范蜀公，君之師友。蘇、李、廣平三舍人。蘇子容、宋次道與先公才元丈〔三〕，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，天下謂之三舍人〔四〕。喜見通家賢子弟〔五〕，自言得邑少風塵〔六〕。從來勢利關心薄，此去溪山琢句新〔七〕。肯向西湖留數月，錢塘初識小麒麟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十二月作於杭州。李陶：字唐父，成都華陽人。大臨子。學於司馬光，賢而通經。（參《全蜀藝文志》卷五三費著《氏族譜》）通直：宋文階官名，即通直郎。清溪：北宋縣名，屬睦州，地在今浙江淳安縣北。

〔二〕忠文：范鎮，字景仁，成都華陽人。仁宗朝知諫院，哲宗朝除端明殿學士，固辭不拜，累封蜀郡公。年八十一卒，謚忠文。文正：司馬光，字君實。歷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。哲宗即位，入爲相。死謚文正，追封温國公。紀昀：「二句殊嫌野氣，下句猶

湊。」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二二）

［三］「才元丈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無「丈」字。

［四］熙寧初，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，召見，擢太子中允，守監察御史裏行。知制誥宋敏求（字次道），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，著任執法，非故事。蘇頌（字子容）、李大臨（字才元）相繼封還詞頭，不草制。敏求前罷，頌與大臨更奏，復下，至於七八，遂俱罷歸班，而定御史之命亦中寢。（參閱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一一）

［五］通家：世代有交誼之家。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：融欲觀李膺其人，「故造膺門，語門者曰：『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』門者言之，膺請融，問曰：『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？』融曰：『然。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（聃）同德比義，而相師友，則融與君累世通家。』」

［六］風塵：風起塵揚。郭璞《游仙詩》之一：「高蹈風塵外，長揖謝夷齊。」

［七］琢句：琢磨詩文字句。貫休《寄匡山紀公》：「寄言無別事，琢句似終身。」

［八］錢塘：秦縣名，宋爲杭州治所。小麒麟：猶麒麟兒。言人子之聰穎。《陳書·徐陵傳》：（陵）年數歲，寶誌摩其頂曰：「天上石麒麟也。」杜甫《徐卿二子歌》：「孔子釋氏親抱送，並是天上麒麟兒。」查注：陶有子能詩，「小麒麟」指其子。

集評

袁宏道：【「喜見通家賢子弟」二句】接得妙。（《明刻東坡詩選》卷八）

辯才老師退居龍井，不復出入。余往見之。嘗出，至風篁嶺。左右驚曰：「遠公復過虎溪矣。」辯才笑曰：「杜子美不云乎：與子成二老，來往亦風流。」因作亭嶺上，名曰過溪，亦曰二老。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〔一〕

日月轉雙轂〔二〕，古今同一丘〔三〕。惟此鶴骨老〔四〕，凛然不知秋。去住兩無礙〔五〕，人天爭挽留〔六〕。去如龍出山，雷雨卷潭湫。來如珠還浦〔七〕，魚鼈爭駢頭〔八〕。此生暫寄寓〔九〕，常恐名實浮〔一〇〕。我比陶令愧〔一一〕，師爲遠公優。送我還過溪，溪水當逆流。聊使此山人，永記二老游。大千在掌握〔一二〕，寧有別離憂〔一三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冬作於杭州。孔凡禮《蘇軾年譜》卷二九據《故宫周刊》所載《宋四家真迹》，謂此詩作於十二月十九日。辯才，即釋元淨。見前卷九《贈上天竺辯才師》注〔一〕。龍井：在杭州延恩衍慶院。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八《寺觀》：「延

恩衍慶院在風篁嶺。乾祐二年，居民淩霄募緣建立，舊額報國看經院。淳祐六年改今額。有龍井。元豐三年，辯才大師元淨自天竺退休茲山，始鼎新棟宇及游覽之所。」「余往」，集甲、七集作「軾往」。「嘗出」，集甲、七集作「常出」。風篁嶺：在錢塘門外放馬場西。見本卷《介亭餞楊傑次公》注〔三〕。遠公過虎溪：宋陳舜俞《廬山記》卷二：「（太平興國）寺前之水曰清溪，溪上有清溪亭。……流泉匝寺，下入虎溪。昔遠師（慧遠）送客過此，虎輒號鳴，故名焉。」「名曰」，集甲、七集「名」后有「之」字。二老亭：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五：二老亭「後改『德威』。舊在風篁嶺頭。東坡、辯才往來於此，皆有詩。今移於龍井祠下。」「賦詩一首」，施注本、查注本、馮應榴注本、王文誥注本無此四字。底本據集甲、七集補。

〔二〕雙轂：猶言雙輪。轂，車輪中央貫入車軸、固定輻條之圓木。此指車輪。賈島《古意》：「碌碌復碌碌，百年變雙轂。」

〔三〕《漢書·楊惲傳》：「古與今，如一丘之貉。」句用此。

〔四〕鶴骨：言骨格清奇，或身體消瘦。孟郊《石淙》六：「飄飄鶴骨仙，飛動龍背庭。」

〔五〕去住：離去與止留。蔡琰《胡笳十八拍》：「十有二拍兮哀樂均，去住兩情兮難具陳。」

〔六〕「爭挽留」，馮應榴注：「爭」一作「曾」。

〔七〕珠還浦：《後漢書·孟嘗傳》：「州郡表其能，遷合浦太守。郡不產穀實，而海出珠寶。……先時宰守並多貪穢，詭人採求，不知紀極，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。於是行旅不

至，人物無資，貧者餓死於道。嘗到官，革易前敝，求民病利。曾未踰歲，去珠復還，百姓皆反其業。」施注：「辯才住天竺十七年，有僧文捷利其富，轉運使奪以與捷。師歸於潛。捷敗，事聞朝廷，復以畀師。留三年，終欲捨去，老於南山龍井之上，以茅竹自覆。吳越人爭爲築室甓瓦，金碧咄嗟而就。三年，復爲太守鄧温伯請，居南屏一年。鄧去，乃歸龍井終焉。故有『去如龍出海』、『來如洙還浦』之句。」

〔八〕駢頭：頭並頭，言魚鱷羣至。《易・剥》「貫魚」王弼注：「駢頭相次，似貫魚也。」韓愈《叉魚招張功曹》：「交頭疑湊餌，駢首類同條。」

〔九〕《文選・古詩十九首》：「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」

〔一〇〕名實浮：名過於實。浮，超過。《韓詩外傳》卷一：「名過其實者損。」

〔一一〕陶令：晉陶潛，曾爲彭澤令。李白：《口號贈徵君鴻》：「陶令辭彭澤，梁鴻入會稽。」

〔一二〕大千：大千世界之省稱。李清《造報德像碑》：「放光明於大千，燎華燈於深夜。」柳宗元《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》：「小劫不逾瞬，大千若在掌。」

〔一三〕「別離」，集甲、七集作「離別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極用意而不自然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問淵明〔一〕或曰：東坡此詩與淵明相反。此非知言也。蓋亦相引以造於道者，未始相非也。元祐五年十月十四日〔二〕。

子知神非形，何復異人天〔三〕。豈惟三才中〔四〕，所在靡不然。我引而高之，則爲日星懸〔五〕。我散而卑之，寧非山與川。三皇雖云没〔六〕，至今在我前。八百要有終，彭祖非永年〔七〕。皇皇謀一醉〔八〕，發此露槿妍〔九〕。有酒不辭醉〔一〇〕，無酒斯飲泉。立善求我譽，飢人食饞涎。委運憂傷生〔一一〕，憂去生亦遷〔一二〕。縱浪大化中，正爲化所纏〔一三〕。應盡便須盡，寧復事此言〔一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十月作於杭州。此詩施注本不載，類本載卷二五，外集載卷八守杭詩中，查注據清施本補編於此。陶淵明有《形影神·神釋》詩，軾即對此而問。

〔二〕「或曰」以下文字，外集爲詩末跋語。劉尚榮云：七集續集收此詩時，將跋語訛作自注置詩題下。類本無此條自注。「蓋因東坡初作此詩時，不應預料他人会有『此詩與淵明相反』的評價。必是在詩已傳世後聞有此説」，才以「此非知言」作答。故「元祐五年十月十四日」非作詩之日，而是後來重書時之落款。查注等據此繫年不確。（《蘇軾著作

版本論叢》一二六頁）

［三］「復異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異復」。

［四］三才：天、地、人。《易・説卦》：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；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《易》六畫而成卦。」

［五］「日星懸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星斗懸」。底本據類丙、外集改。

［六］三皇：説法不一，通常指伏羲、神農、黄帝。

［七］彭祖：傳説爲顓頊帝玄孫陸終氏第三子，姓籛名鏗，堯封之於彭城。因其道可祖，故謂之彭祖。籛鏗在商爲守藏史，在周爲柱下史。年八百歲。（見舊題劉向《列仙傳》卷上）

［八］皇皇：匆忙貌。同遑遑。《漢書・董仲舒傳》對策：「皇皇求仁義。」

［九］露槿：木槿夏秋開紅、白或紫色花。朝開暮斂，因稱露槿。盧綸《秋夜寄馮著作》：「露槿月中落，風螢地上分。」　妍：美。

［一〇］「不辭醉」，類丙作「醉不辭」，外集作「飲不辭。」

［一一］委運：隨順自然，聽憑天命。陶淵明《形影神・神釋》：「甚念傷吾生，正宜委運去。」

［一二］「憂去」，七集原校：「憂」一作「運」。類丙、外集作「運去」。「生亦遷」，「遷」底本作「還」。「還」於義不可通，今據類丙、七集改。生亦遷即生亦去而不存。

［一三］「縱浪」二句：縱浪：猶放浪。大化：謂宇宙自然。《荀子・天論》：「四時代

御，陰陽大化。」陶淵明《形影神・神釋》：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」

［一四］此言：指淵明「縱浪大化中」等語。「事此言」，類本作「俟此言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純用文句而不弱不腐，此故當參。「飢人」句鄙俚，遂致全篇減色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附録

陶淵明《神釋》：大鈞無私力，万理自森著。人爲三才中，豈不以我故？與君雖異物，生而相依附。結託既喜同，安得不相語？三皇大聖人，今復在何處？彭祖愛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老少同一死，賢愚無復數。日醉或能忘，將非促齡具？立善常所欣，誰當爲汝譽？甚念傷吾生，正宜委運去。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

偶於龍井辯才處得歙硯，甚奇，作小詩［一］

羅細無紋角浪平［二］，半丸犀璧浦雲泓［三］。午窗睡起人初靜，時聽西風拉瑟聲［四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冬作於杭州。此詩集甲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四倅杭詩中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查注據清施本續補遺移編於此。龍井：在延恩衍慶院。見本卷《辯才老師退居龍井……賦詩一首》注［一］。辯才：釋元淨。見前卷九《贈上天竺辯才師》注［一］。歙硯：歙州婺源縣（今屬江西）歙溪所產之硯石，也稱婺源硯。

「甚奇」，外集作「奇甚」。馮應榴注：一本無「甚」字。

［二］宋唐積《歙州硯譜·品目第四》：「外山羅紋，其紋十三種：麤羅紋，細羅紋，古犀羅紋，角浪羅紋……。」《辯硯石説》：「角浪羅紋：直紋數路，如角浪然。」句言硯之石理。

「無紋」，七集作「無文」。

［三］犀璧：謂墨。古人常以珪、璧、玦喻墨。軾詩《孫莘老寄墨四首》：「近者唐夫子，遠致烏玉玦。」「先生又繼之，珪璧爛箱篋。」犀角珍奇，色暗，因以狀墨。蘇軾《記王晉卿墨》云：「胡人謂犀黑暗，象白暗。可以名墨，亦可以名茶。」「浦雲泓」，外集作「涌雲泓」。雲泓：形容硯水。

［四］「西風」，外集作「淒風」。

集評

紀昀「泓」字懸脚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書辯才白雲堂壁〔一〕

不辭清曉扣松扉〔二〕，却值支公久不歸〔三〕。山鳥不鳴天欲雪，卷簾惟見白雲飛。

校注

〔一〕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四倅杭詩中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查注據清施本續補遺卷下移編於此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詩。今暫依查注編次。

辯才：釋元淨。見前卷九《贈上天竺辯才師》注〔一〕。白雲堂：查注謂在延恩衍慶院。查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八所載延恩衍慶院無白雲堂。俟再考。

〔二〕「扣松扉」，七集、外集作「叩松扉」。

〔三〕支公：晉釋支遁（道林）善清言，享譽當世。後以支公泛稱高僧。此指辯才。

集評

紀昀：亦不似東坡筆墨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送程之邵簽判赴闕［一］

夜光不自獻［二］，天驥良難知［三］。從來一狐腋，或出五羖皮［四］。賢哉江東守，收此幕中奇［五］。無華豈易識［六］，既得不自隨［七］。留君望此府［八］，助我憐其衰。二年促膝語，一旦長揖辭［九］。林深伏猛在，岸改潛珍移［一〇］。去此當安從，失君徒自悲。念君瑚璉質［一一］，當今臺閣宜［一二］。去矣會有合，豈當懷其私［一三］？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冬作於杭州。程之邵：名遵彦。程時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，任滿赴京。見本卷《新茶送簽判程朝奉……次韻答之》注［一］。

［二］夜光：珠名。桓譚《新論》：「夫連城之璧，瘞影荊山；夜光之珠，潛輝鬱浦。」

［三］天驥：千里馬。《文選》張景陽《七命》：「天驥之駿，逸態超越。」

［四］「從來」二句：狐腋：狐狸腋下之皮。《慎子·內篇》：「狐白之裘，非一狐之腋。」《史記·趙世家》「（周舍）好直諫。周舍死，簡子每聽朝，常不悅。大夫請罪，簡子

曰：「大夫無罪。吾聞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諸大夫朝，徒聞唯唯，不聞周舍之鄂鄂。是以憂也。」　五羖皮：五張羊皮。羖，黑色公羊。通「羖」。《史記・秦本紀》：「百里傒亡秦走宛，楚鄙人執之。繆公聞百里傒賢，……使人謂楚曰：『吾媵臣百里傒在焉，請以五羖羊皮贖之。』楚人遂許與之。……繆公大悅，授之國政，號曰五羖大夫。」二句謂一狐腋遠勝五羊皮，以喻人才價值之懸殊。

[五]「賢哉」二句：施注云：「元祐三年六月，楊元素繪卒於杭，龍圖閣待制熊伯通本自越移杭，自杭改江寧，而先生繼之。之邵蓋是伯通羅致幕府。故云『賢哉江東守，收此幕中奇』。」

[六]無華：言不露文彩。

[七]不自隨：不自將隨行也。

[八]望此府：猶言重此府（杭州）。《舊唐書・韋思謙傳》：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，引韋思謙爲同府倉曹，謂思謙曰：「公豈此池中物，屈公爲數旬客，以望此府耳。」

[九]長揖：拱手自上而至極下以爲禮。《史記・酈生陸賈列傳》：「酈生入，則長揖不拜。」「長揖」，集甲、類本、七集作「長挹」。

[一〇]「林深」二句：伏猛：言虎。《禮記・郊特牲》：「虎豹之皮，是伏猛也。」　潛珍：言龍。賈誼《弔屈原賦》：「襲九淵之神龍兮，沕淵潛以自珍。」二句言猛虎之所藏者，以其林木深也。既無林木，宜其去矣。若岸水已改，潛虬遂移。

［一一］瑚璉質：謂堪當大任之才。瑚璉，古代祭祀盛粟稷之二器皿。因其貴重，常以喻堪當大任之人。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子貢問曰：『賜也何如？』子曰：『汝器也。』曰：『何器也。』曰：『瑚璉也。』」

［一二］臺閣：此泛指中央機關。韓愈《送諸葛覺》：「臺閣多官員，無地寄一足。」

［一三］「豈當」，集甲、施乙、類本、七集作「豈常」。

寄題梅宣義園亭［一］

仙人子真後，還隱吳市門［二］。不惜十年力，治此五畝園［三］。初期橘爲奴［四］，漸見桐有孫［五］。清池壓丘虎［六］，異石來湖黿［七］。敞門無貴賤，遂性各琴樽。我本放浪人，家寄西南坤［八］。敝廬雖尚在［九］，小圃誰當樊［一〇］。羨君欲歸去，柰此未報恩［一一］。愛子幸僚友［一二］，久要疑弟昆［一三］。明年過君西［一四］，飲我空瓶盆［一五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冬作於杭州。梅宣義：吳郡人。杭州通判梅子明之父。蘇軾

曾以白石遺子明以奉其父。（見前卷三一《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……次韻》）「寄題」，施乙無「題」字。

［二］「仙人」二句：子真：漢梅福字子真，九江壽春人。少補南昌尉。後去官，棄妻子，去九江，傳爲仙。其後有見於會稽者，已變姓名，爲吳市門卒。（見《漢書·梅福傳》）吳市：謂吳郡治所。今蘇州市。二句謂梅宣義。

［三］「不惜」二句：五畝園：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」二句謂梅宣義隱於農桑。

［四］漢丹陽太守李衡於武陵汜州上種橘千株。臨終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。」（見《三國志·吳書·三嗣主傳》注引《襄陽記》）種橘如畜奴，後遂以橘奴爲橘樹之別稱。

［五］桐有孫：桐樹新生小枝。庾信《詠樹》：「楓子留爲式，桐孫待作琴。」楊升庵《丹鉛總録》卷四：「凡木本實而末虚，惟桐反之。試取其小枝削之，皆堅實如蠟，而其本皆虚。故世所以貴孫枝者，貴其實也。」

［六］蘇州西北閶門外有虎丘山。相傳吳王闔閭葬於此，三日有虎踞其上。故名。山上有劍池。

［七］湖龜：謂江蘇無錫太湖之龜山。以突出湖濱似龜頭，又名龜頭渚。太湖石即出此山。其石瑩潔可鑑，堅潤如金石。故句云。

［八］西南坤：西南地。蘇軾家四川眉山，故云。坤，八卦之一，象地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

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」又卦辭云：「利西南得朋。」王弼注：「西南致養之地，與坤同道者也。」

［九］敝廬：謙稱己之居室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：「若免於罪，猶有先人之敝廬在。」

［一〇］樊：籬笆。此用如動詞，言築籬。《詩·齊風·東方未明》：「折柳樊圃。」

［一一］柰：奈何，怎奈。未報恩：言皇恩未報。

［一二］愛子：指梅宣義子梅子明。「愛子」，七集作「愛予」。案，當作「子」。僚友：同官之人。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僚友稱其弟（同悌）也。」

［一三］久要：長期交結相好。要，約、結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」疑：比擬、類似。弟昆：兄弟。

［一四］蘇州爲蘇軾秩滿去郡歸途，故句云。

［一五］瓶盆：盛酒之具。《禮記·禮器》：「盛於盆，尊於瓶。」杜甫《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》：「叫婦開大瓶，盆中爲吾取。」

滕達道挽詞二首［一］

其一

先帝知公早，虛懷第一人［二］。至今詩禮將［三］，獨數武、宣臣［四］。材大雖難

用，時來亦少信［五］。高平風烈在［六］，威敏典刑新［七］。公少受知於范希文、孫元規［八］。空試乘邊策［九］，寧留相漢身［一〇］。淒涼舊部曲［一一］，淚濕冢前麟［一二］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十月末作於杭州。　滕達道，字元發（一〇二〇—一〇九〇），東陽人。皇祐五年進士。受知范仲淹。神宗時拜御史中丞、翰林學士，知開封府。論議讜直，言無文飾。歷知鄆州、定州諸郡。入覲，力言新法之害。後貶居筠州。哲宗時復知鄆州，徙真定、太原。治邊凜然，威行西北，號稱名將。官至龍圖閣學士，改知揚州。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卒，年七十一。蘇軾有《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》。《宋史》有傳。

［二］「先帝」二句：軾《滕公墓誌銘》云：「元發始見知于英祖，而未及用，書其姓名藏禁中。帝（神宗）以是知之。」又云：元發在神宗前論事，「如家人父子，言無文飾，洞見肝鬲。帝知其誠盡，事無鉅細，人無親疏，輒以問公。或中夜降手詔，使者旁午。公隨事解答，不自嫌外。」

［三］詩禮將：猶言儒將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七年》：「（晉）作三軍，謀元帥。趙衰曰：『郤穀可。臣亟聞其言矣。說禮樂而敦詩書。詩書，義之府也；禮樂，德之則也。……。』

乃使郤縠將中軍。」

［四］「獨數」，集甲、施乙作「惟數」。七集作「最數」。　武、宣：漢武帝、宣帝。武帝時有衛青、霍去病等，宣帝時有趙充國等。班固《兩都賦序》：「至於武、宣之世，乃崇禮官。」又《後漢書·左周黃傳》：「則武、宣之軌，豈其遠而？」

［五］少：稍微。　信：通伸，謂舒展、伸張。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」「信」，七集作「伸」。

［六］高平：縣名。宋屬澤州，後周爲高平郡。此指范仲淹。馮應榴注引《鐵網珊瑚》：「范文正公書《伯夷頌》，題云：高平范仲淹書。」軾《滕公墓誌銘》：「范希文，（滕元發）皇考舅也。見公而奇之，教以文。」《避暑録話》卷上：「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。文正奇其才，謂他日必能爲帥，乃以將略授之，達道亦不辭。然任氣使酒，頡頏公前，無所顧避。」「達道後卒爲名臣，多得文正規模。故子瞻挽詞云『高平風烈在』。」

［七］威敏：謂神宗朝樞密副使孫沔。沔字元規，會稽人。累官左正言，論事有直名。爲陝西轉運使，三知慶州，邊人服其能。卒，謚威敏。軾《滕公墓誌銘》：滕達道「授大理評事，通判湖州。時孫元規守錢塘，一見公曰：『名臣也。後當爲賢將。』授以治劇守邊之要。」

［八］「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」，底本校：類本爲趙次公注文。

［九］乘邊策：安邊之長策。乘邊，守邊。《漢書·高帝紀》：「興關中卒，乘邊塞。」

［一〇］《漢書·王商傳》：「（商）爲人多質有威重。長八尺餘，身體鴻大，容貌甚過絶人。河平四年，單于來朝，引見白虎殿。丞相商坐未央廷中，單于前，拜謁商。商起，離席與言，單于仰視商貌，大畏之，遷延卻退。天子聞而歎曰：『此真漢相矣！』」

［一一］部曲：古時軍隊編制單位。《漢書·李廣傳》：「及出擊胡，而廣行無部曲行陳。」

［一二］冢前麟：墓前麒麟雕像。杜甫《曲江》：「苑邊高冢卧麒麟。」冢，墳墓。

其二

雲夢連江雨，樊山落木秋［一］。公方占賈鵬［二］，我正買龔牛［三］。共有江湖樂，俱懷畎畝憂［四］。荆溪欲歸老，浮玉偶同遊［五］。骯髒儀刑在［六］，驚呼歲月遒［七］。回頭雜歌哭，挽語不成謳。

校注

［一］「雲夢」二句：雲夢：澤名。《周禮·夏官司馬·職方》：「正南曰荆州，其澤藪曰雲瞢（通夢）。」古雲夢澤歷來説法不一。綜合古籍記載，先秦兩漢所稱雲夢澤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陽縣、湘陰縣以北，湖北江陵縣、安陸縣以南，武漢市以西地區。樊山：在今湖北鄂城縣西北。蘇軾有《樊山記》。元豐初蘇軾謫黄州，滕元發落職安州（今湖北安陸縣）。二句憶及此。王文誥云：「滕元發罷安州，赴闕，公與約會於岐亭。及往迎之，

會連日風雨，阻於黃陂。而元發道出信陽，遂相失。『雲夢』句指元發罷安州之時，『樊山』句自謂在齊安謫籍；其意直下，而句法分起。故次聯分承，三聯總束，而四聯復分。歸老，則指買田時重遇金山，元發嘗代籌乞常事也。一路寫下，機神靈活之甚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二）

［二］占賈鵬：賈誼爲長沙王傅三年，有鵩鳥入舍，作《鵩鳥賦》云：鵩集於舍，止於坐隅，貌甚閑暇。異物來崒，私怪其故。發書占之，讖言其度。曰：「野鳥入室，主人將去。」此言元發落職安州。

［三］買龔牛：《漢書·龔遂傳》：「遂見齊俗多奢侈，好末技，不田作，乃躬率以儉約，勸民務農桑。……民有帶持刀劍者，使賣劍買牛，賣刀買犢。」此言己貶謫後躬耕於野。

［四］「俱懷」，底本校：類本作「空懷」。畎畝憂：身在江湖，心憂社稷。

［五］「荊溪」二句：荊溪：水名。在江蘇宜興縣南，以近荊南山得名。上承永陽江，下注太湖。浮玉：山名。鎮江金山之別稱。釋惠凱《金山志》：「此山大江環繞，每風四起，勢欲飛動，故南朝謂之浮玉。」元豐七年八月，蘇軾與滕元發遇於金山，定議乞常州居住事。故二句云。

［六］骯髒：剛直倔强貌。李白《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》：「有如張公子，骯髒在風塵。」

儀刑：猶言法式、典範。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：「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」

［七］遒：迫近，盡。《楚辭》宋玉《九辯》：「歲忽忽而遒盡兮，恐余壽之弗將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輓詩例多應酬，此獨其言有物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五）

王文誥：誥謂《達道挽詞》與《神宗挽詞》同一手法。蓋二臣知遇被放，事皆一轍；其相約自效於晚節，而志弗伸，亦同。故其言外之痛，公自不能已也。合讀其義自出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二）

觀湖二首〔一〕

其一

乘槎遠引神仙客〔二〕，萬里清風上海濤。回首不知沙界小〔三〕，飄衣猶覺色塵高〔四〕。須彌有頂低垂日〔五〕，兜率無根下戴鼇〔六〕。釋梵茫然齊劫火〔七〕，飛雲不覺醉陶陶〔八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此二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八守杭詩中，七集本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

續補遺下卷移編於此，馮應榴因之，王文誥注本删去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。今依查注移於此。「觀湖」，馮景注：疑作「觀海」。馮應榴注：「湖」疑「潮」字之訛。

〔二〕槎：竹、木筏。張華《博物志》卷三：傳説天河通海，人有居海渚者，年年見浮槎去來，不失期。遂乘槎浮海而至天河。遇織女、牽牛，問是何處。答曰：「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，則知之。」後至蜀，君平曰：「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牽牛宿。」正此人到天河時也。

〔三〕沙界：即佛教所説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。《金剛經·一體同觀分》：「是諸恒河所有沙數。佛世界如是，寧爲不多？」

〔四〕色塵：佛教語，六塵之一。青黑赤白等顯色及男女形色等染污情識者，謂之色塵。《圓覺經》：「耳根清淨，故色塵清淨。」

〔五〕須彌：佛教山名。或譯爲「妙高」、「妙光」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一：「蘇迷羅山，梵語寶山名。或云須彌山。」

〔六〕兜率：天名。佛教所云第四層天。《法華經·勸發品》：「若有人受持讀誦，解其義趣，是人命終，……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。」戴侗《列子·湯問》：「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，有大壑焉。……其中有五山焉：一曰岱輿，二曰員嶠，三曰方壺，四曰瀛州，五曰蓬萊。……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，常隨波上下往還，不得暫峙焉。仙聖毒之，訴之

于帝。帝恐流於西極，失羣仙聖之居，乃命禺强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。迭爲三番，六萬歲一交焉。五山始峙而不動。」

〔七〕劫火：佛教語，指世界毀滅時之大火。《新譯仁王經》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。」

〔八〕陶陶：和樂貌。《詩·王風·君子陶陶》：「君子陶陶，……其樂只且。」

其二

朝陽照水紅光開，玉濤銀浪相徘徊。山分宿霧儘寬遠〔一〕，雲駕高風馳送來〔二〕。昇霞彩色敧殘火〔三〕，及物氣燄明纖埃。可憐極大不知已，浮生野馬悠悠哉〔四〕。

校注

〔一〕儘：本作盡。有聽任、放任之意。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虛坐盡後，食坐盡前。」「儘」，外集作「盡」。

〔二〕「雲」，外集作「帆」。

〔三〕「敧」，外集作「欺」。

〔四〕野馬：田野間蒸騰浮游之煙靄。《莊子·逍遥遊》：「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」「馬」，馮應榴注：一作「趣」。

集評

紀昀：二詩殊不稱題，次首尤凡猥，亦不似東坡語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醉題信夫方丈〔一〕

鶴作精神松作筋，堦庭蘭玉一時春〔二〕。願君且住三千歲，長與東坡作主人。

校注

〔一〕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八守杭詩中，七集本載續集。查注從清施本續補遺下卷移編於此，馮應榴注因之。然王文誥注未收，底本收入卷四七補編。今依查注編於此。信夫：未詳。「夫」，七集本作「老」。

〔二〕蘭玉：謂蘭草、玉樹。宋之問《折楊柳》：「玉樹朝映日，羅帳春風生。」

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同景文、義伯、聖途、次元、伯固、蒙仲遊七寶寺，題竹上[一]

結根豈殊衆，修柯獨出林。孤高不可恃，歲晚霜風侵。

校注

[一] 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十二月十二日作於杭州。此詩集本、類本、施注本不載，外集載卷八，七集載續集，查注從清施本改編於此。景文：劉季孫字。見前卷三一《次韻答劉景文左藏》注[一]。時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。義伯：未詳。「義」，查注：一作「義」。聖途：張天驥字。見本卷《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》注[一]。次元：周燾字。見詩集卷三一《次周燾韻》注[一]。燾，敦頤次子。伯固：名蘇堅。蒙仲：錢蒙仲，錢勰之子。見詩集卷三一《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》注[一]。七寶寺：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六《寺觀》：「七寶院在盥橋東。舊在七寶山，貞明七年錢氏建，舊名上方多福。大中祥符初改今額。舊有六游堂、臨輝閣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即李衛公《孤石》之意而語較露骨。此唐宋之分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熙寧中，軾通守此郡。除夜，直都廳，囚繫皆滿，日暮不得返舍，因題一詩於壁。今二十年矣，衰病之餘，復忝郡寄。再經除夜，庭事蕭然，三囚皆空。蓋同僚之力，非拙朽所致。因和前篇呈公濟、子侔二通守〔一〕

前詩

除日當早歸，官事乃見留。執筆對之泣，哀此繫中囚〔二〕。小人營餱糧〔三〕，墮網不知羞〔四〕。我亦戀薄禄，因循失歸休。不須論賢愚，均是爲食謀。誰能暫縱遣，閔默愧前修〔五〕。

校注

［一］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十二月除夕作於杭州（《前詩》作於熙寧五年除夕）。通守：即通判。州府副長官，與知州、知府共理政事。公濟：袁公濟，名轂。見本卷《次韻袁公濟謝芎椒》注［一］。子侔：未詳。

［二］「執筆」二句：後漢會稽人盛吉仕爲廷尉。每至冬節，罪囚當斷，妻夜執燭，吉執册筆，夫妻相向垂泪而後決罪。（見《藝文類聚》卷四九引《會稽典録》）

［三］餱糧：乾糧。《詩·小雅·無羊》：「何蓑何笠，或負其餱。」此言衣食。

［四］墮網：觸犯刑律。網，謂法律。《史記·酷吏列傳序》：「昔天下之網嘗密矣，然奸僞萌起，上下相遁，至於不振。」王文誥云：「熙寧中，杭州歲配鹽犯萬七千人。公録囚至於執筆流涕，因作此詩。故云官與犯無非謀食，而以此罪彼，是自不知恥也。」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二）

［五］「誰能」二句：《後漢書·虞延傳》：建武初，除細陽令。「每至歲時伏臘，輒休遣徒繫，各使歸家。并感其恩德，應期而還。」又《晉書·曹攄傳》：「獄有死囚，歲夕，攄行獄，愍之曰：『卿等不幸致此非所，如何？新歲人情所重，豈不欲暫見家邪？』衆囚皆涕泣曰：『若得暫歸，死無恨也。』攄悉開獄出之，剋日令還。……至日，相率而還，並無違者。」　閔默：亦作閔嘿，憂鬱不語。吴均《送歸曲》：「送子獨南歸，攬

衣空閔默。」　前修：前賢。屈原《離騷》：「謇吾法乎前脩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」《後漢書·劉愷傳》：「今愷景仰前修，有伯夷之節。」

集評

譚元春：蓄意甚厚。（明刻《東坡詩選》卷八）

紀昀：語語真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今　詩〔一〕

山川不改舊，歲月逝肯留〔二〕。百年一俯仰，五勝更王囚〔三〕。同僚比岑、范，德業前人羞。坐令老鈍守，嘯諾獲少休〔四〕。却思二十年，出處非人謀〔五〕。齒髮付天公〔六〕，缺壞不可修。

校注

〔一〕「今詩」，底本校：集甲、類本、西樓帖作「今和」。

〔二〕肯留：猶言豈肯留。　「肯留」，王文誥注本作「不留」，底本據集甲、類本、西樓帖改。

［三］五勝：五行相勝。言水勝火，火勝金，金勝木，木勝土，土勝水，稱五勝。《史記·曆書》：「頗推五勝，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。」「更」，集甲原注：「更，平聲。」王囚：陰陽五行家用語。施注云：「五行有王相死囚休廢。」王，旺盛；囚，禁錮，引申爲衰弱。喻事物之消長更迭，猶興衰。

［四］「同僚」四句：岑、范：謂岑晊、范滂。岑晊，後漢棘陽人，字公孝。有高才，與郭泰等相友善，有董正天下之志。范滂，後漢人，字孟博。少勵清節，爲州里所服。坐令：遂令。《後漢書·黨錮列傳序》：汝南太守宗資（南陽人）信用功曹范滂，南陽太守成瑨（弘農人）信用功曹岑晊，時謠云：「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陽宗資主畫諾。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瑨但坐嘯。」四句以岑、范比杭州通判袁公濟、子侔。「老鈍守」，軾自謂。「獲少休」，西樓帖作「得少休」。

［五］「却思」二句：二十年，自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）至今，共十九年，此舉成數。出處：進退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。」

［六］齒髮：牙齒、頭髮。借指年齡。杜甫《咏懷》之二：「齒髮已自料，意深陳苦辭。」

集評

紀昀：此首殊不佳。（《紀評蘇詩》卷三二）

王文誥：獄空而不以聞，賢於錢穆父遠矣。至此詩並不以獄空自任，身份益高。（《蘇軾詩集》卷三二）

王克讓　校注
陳應鸞
馬德富　審訂